焦點文庫

叫父親太沉重

艾蓓著

明报出版社

艾蓓

第十版



書名：叫父親太沉重
作者：艾蓓
責任編輯：傅佳嬋
封面設計：李錦興
攝影：杜偉雄
出版：明報出版社
發行：明報出版社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595 315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印刷：大時印刷有限公司
再版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
定價：62.80元
出版書號：94Fc017
ISBN 962-357-651-X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艾蓓這本《叫父親太沉重》是沒法不惹人矚目的——她天生麗質、才情橫溢；她迷離的身世、書中政治人物的「解構」、全都引起媒體沸騰的論斷、社會強烈的反響。

艾蓓不屑充當桃色獵奇的向導、也沒有興趣扮演政治黑幕的揭秘者，她只是用綿密柔情描寫「全中國最美好的兩對眸子」的相遇相愛，又用澎湃激情鋪陳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時刻。一個億萬人崇敬的偶像，卻是一個可憐的父親。艾蓓以嶄新角度、獨特的觀點、重塑總理的形象。在她如手術刀一般的筆下，沒有神、沒有聖人，僅僅有的是真實的人。



作者簡介

艾蓓，一九五六年底生，現定居美國。幼年遇上文化大革命，沒能完成小學學業，而后四處漂流，上了「五七」中學、「五七」大學，正規醫學院醫療系，后留在醫學院做醫師，師時才二十歲。一九八四年轉爲專業寫作，著有中短篇小說集 Red Lay Green Earth Mother（《紅壤綠度母》）、No Way Out of China（《走不出中國》）、《女牢》。一九八九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參加全美作家大會，她花了四年寫成這本《叫父親太沉重》。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叫父亲太沉重

艾 蓓 著

明报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一九四九……一三
第二章　外婆家的旧故事……四〇
第三章　婚姻·恋爱·孩子……六三
第四章　阴差阳错……九四
第五章　相思没有时间……一二〇
第六章　大舞台小舞台……一四七
第七章　红海棠与白色马蹄莲……一七九
第八章　造原子弹……二一二
第九章　外交买卖……二三九
第十章　离婚的玄机……二四一
第十一章　一石两鸟……二六八
第十二章　幕后导演……二八七
第十三章　一九五七年……三〇九

叫父亲太沉重
艾　蓓　著
明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香港柴湾嘉业街十八号明报工业中心6座十五楼595 315
新加坡、马来西亚总代理—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
天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1999年9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94FC017 ISBN 962－357－651－X
定价:62.80元

第十四章　一瞬间的重量……三一四
第十五章　戏……三六五
第十六章　饥饿王国……三八九
第十七章　主席的天国……四〇〇
第十八章　最后的骄横……四一七
第十九章　红色十字架……四五八
第二十章　长集……四九一
第二十一章　忍……五二八
第二十二章　识破天机……五五五
第二十三章　挣不断的红丝线……五九一
第二十四章　本来无一物……六二六

「焦点文库」序

我们编订「焦点文库」，是因为有见近年出版业十分蓬勃，新出的书籍品类繁多，内容良莠不齐，读者不。可能每本都卖回来翻阅，遑论巨细无遗地加以消化；尤其喜欢精读和关心文坛走向人士，更须有人代他们过滤，淘沙见金地把一些优秀作品挑选出来，让他们节省宝贵的时间。

「焦点文库」取材有两大方向：第一是「禁书类」，第二类是「争议类」。

「禁书类」是一些难以面世的书籍，多数由于执政者缺乏信心，深恐知识分子展露阴暗面，因而禁止出版。我们本着捍卫言论自由的原则，争取出版这类书籍，让读者自己判断是非曲直。例如刘兵雁的《我的日记》，在一九八六年在国内印妥准备发行，但却被禁了，结果就成为「焦点文库」的第一书本。

「争议类」则争取一些富争论性的作品，或者内容尖锐，或者题材突破，总之不人前人窠臼，而又忠于良心的著作，我们都会将之公诸同好的。

我们选稿不限国界党派，不管作者身在何处，只要作品出色，都是争取的对象。

至于书籍的内容和观点，就算我们全不同意；为了绝对尊重作者，我们仍不会妄加删改，以保持原著神髓。所以这些作品所写的，也不能视为我们的立场。

我们切盼在此所尽的绵力，能够在日后成为文化历史的小小见证。如果未能办到的话，还请读者多多指教和包涵。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方良柱

序

这肯定是一部惹起争议的书，因为书中的政治背景，以及对共党高层人物的敏感「解构」，还未成书前被转载时，早已在海峡两岸酿成风波。媒体沸腾的评论，社会强烈的反响，在证明了这是一本极具吸引力的著作。

虽然大部分人对《叫父亲太沉重》最感兴趣的是总理的婚外情及作者艾蓓的身世，但不容忽略的是本书所流征的写作野心和诚意。

若单从故事结构而言，艾蓓以绵密柔情为经，描写「全中国最美好的两对眸子」的相遇相爱，以澎湃激情这纬，铺陈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人性的复杂难测，政治的彼诉云诡，斗争的惨烈残酷，外交的尔虞我诈，交织成连场扎实多姿的好戏，故事的吸引力是肯定的。

但艾蓓的写作雄心并不只此。正如她自己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受了那么痛苦的时代裂变和那么沉重的苦难，体验是刻骨铭心的。这个怪诞的时代，像个六十岁临产的老太婆，那破旧筋肉的撕裂，那浑沌奇形的怪婴，我们身临其境，我们既是那喘喘挣扎的老太太，又是那个血头血脸的新生命。现实生活已经够千奇百怪，现实的感受已经够荒谬无经，任何文学艺术的想像，也难于与它相比。基于这一文学立场，我决定直面人生，沐浴或恬淡如牧歌，或肮脏如粪土，或残酷如绞肉机，进入一个被历史的云雾层层覆盖的现实内核与生命的内何抓住那个被沉重的道德，漂亮的理念所摧毁，所歪曲，所吞食的人生

与感情。」

艾蓓以她如手术刀一般锐利的笔锋，将舞台上的大人物小角色，甚至自己，身上一件件虚饰的外衣不留余地，近乎残酷的剖脱净尽。在她笔下，总理，一个亿万人崇敬的偶像，却是一个可怜的父亲。小蕾，一个天生敏感脆弱的娇宝宝，却同时是天使与魔鬼。艾蓓对人无情的剖析；令人想起鲁迅对人性尖刻的戳破穿透。书里没有神，没有偶像，也没有圣火，仅仅有的是真实的人，一个个有血有肉，鲜蹦活跳的人。

艾蓓的写作雄心更在于她细腻描绘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如何被政治运动折腾得颠三倒四，既顽强又软弱的中国人如何被这场恶梦所恫吓，愚弄。艾蓓笔下的长集——总理私生女小石流浪岁月的一个重要驿站，本来生机蓬勃，经受文革冲洗后却千疮百孔，历尽沧桑。长集不过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丁点；但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它足以反映中国那尤如产后血崩的苦难。

宏观时视野广大，微观时感触深邃，这本对作者自身，对民族；以至对人性反思的作品，已经超然独立于作者本身，故此作者是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明报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六月

两次电话（代序）

第一次电话

小蕾从美国给母亲打电话。

「我要写一本书，为总理传记弥补一些空缺。」

「你不能写。」

「为甚么？」

「大姐没咽气，你写就有危险。我和她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到今天才明白，没有一个女人配做她的对手。」（万幸，此书完稿时，大姐——总理夫人刚去马克思那里报到。）

「在美国写，她管不着。」

「你怎么还没长大？中国甚么都落后，安全系统却是一流的，你就是跑到北极去写，他们的手也能够去得到！」

「她不会对我下手的，如果想灭口，何必把我留到现在？」

「总理在世，她不愿意拉下假面具，她知道他疼你……」

「别说疼我，你们不配。」

「不要激动。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没有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你当然平安无事。一旦你戳破他们的面具，她不会饶过你的。再说，人民也习惯了自己创造的总理形象，你突然

闯进总理的历史，人民是不会承认的。」

「我从来就没被承认，还怕否认？在我咿呀学语，叫爸叫妈时，在我多病的童年要在你们的怀里撒娇放赖时，在我作错作业弄脏衣服，需要你们教训时，在我初潮初恋第一次带着男孩回家，应该面对你们脸红时，在我穿上婚纱，需要你们挽着手臂，需要你们祝福时，在我上学参军出国，需要在表格里填写父母的姓名时，在跑到他的灵车后面，需要哭喊一声爸爸时，我——都——没——有——。现在，我还要甚么？」

第二次电话

「你把他给你写的信、字条、和我一起拍的照片，找个可靠的人给我带来。」

「你不理解他，甚么该留下，甚么不该留下，他早就有准备，就像他没留下著作灵堂墓碑，一把骨灰撒到水里去一样，他的私生活，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他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写的每一封信，遣词造句，滴水不漏。领袖关怀百姓，抱孩子亲吻拍照，算不了甚么凭证。」

「亲情需要凭证，还算甚么亲情？凭证只能证实血缘关系，亲情需要在孩子胚胎发育成长过程中一点一滴加进去。缺了，想补是补上的。你怀孕时，他问你爱吃酸还是甜，让你的内衣不要穿得太紧，商定我的姓名，看到我能把王翠叶子画下时的兴奋，追问他从苏联带回的小皮鞋是否合我脚，说我的浓眉大眼是他给我的最珍贵礼物，这样的信件，这样的字句，也是领袖对老百姓的关怀吗？」

「小蕾，不要追问了。做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不是更好吗？你看，林彪的女儿现在

的处境，文革期间邓小平大儿子失去了两条腿，贺龙女儿家破人亡，还有谁的儿子枪毙前，活着被挖下两个肾脏……我们为你选了一条安全可靠的道路，你能平安长大，不容易了。」

「我宁愿少胳膊断腿，挖掉两个肾，也要活得堂堂正正，那怕只有几天，也抵得上蝇营狗苟几十年。」

「说得轻松，我还不知道你，两鞭子一抽，还有甚么脾气？他在官场上了走了一辈子的钢丝绳，太累太惊险。让你远远躲开，从根上切断。一旦他被打倒，就不会株连到你的头上，你还不懂。」

「正因为懂，我才要让人们知道，二十世纪有这样一个人，一个亿万人崇拜的偶像，却是一个可怜的父亲。」

「你疯了。大姐风烛残年，受得了这种打击吗？我的处境，我丈夫儿子的颜面，你都想过了吗？如果因为你的一本书，夺走一条老命，毁了我一家人的安宁，你能幸福吗？」

「你以为只有你下过地狱？只有你写出自己的不幸，才能横越千古，才是警世恒言？古今中外，这类事情到处都是。经过文化革命，哪家不是一本苦涩的大书？」

「……」

「怎么不说话了？邱吉尔说过，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不要冒然行事，如果因为这本书，得罪中共，出了事，没有哪个国家会真正出面保护你的。」

「……」

「因为这本书，如果你永远回不了国，你是受不了的。」

「大姐活不了多久了。」

「不光是大姐，党内有一批有权有势的老人，他们也不会容忍你写这本书的。」

「事情会变的，社会主义阵营都瓦解了嘛。」

「结论太早。中国不一样，老一代的势力还很大，否定社会主义，等于否定他们一辈子，没那么容易。」

「你也这么情熟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写一个人，写一本书。」

「你还是要写？如果我站出来反对你呢？」

「那你就不是我的母亲，我也就更无所顾忌了，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值得我留恋的人。」

艾蓓

这是一本小说。

——作者的话

这个世界没有永恒，我们之间的、水恒只有一个事实——他的一粒细胞，繁衍成我短暂的生命。

我像个屁股，被定为羞处。自从夏娃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人们就要把它遮住。

我在偷情中诞生，阴影里长大，在枪口与我脑袋的距离中，外婆用双臂编织一座我的儿童乐园。

人需要面包、自由、性和忍受不了孤苦时的互相舔抚，也需要鞭子和上帝。没有鞭子，人会轻薄；没有血气，没有上帝，就没有敬畏，就没有长城、希特拉和文化大革命的颤栗。没有鞭子和上帝，人会像荒草一样春来冬去。

——小蕾的话

一九四九年

·厕所里的平等机会

苏联宇航员从月球返回地面时，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是长城。二十世纪将留下两大痕迹：两次世界大战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躁随人心近百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与瓦解。当然，在控制着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没有瓦解前，还不能画上这个句号。

近一个半世纪前，一个国际性的，推进社会变革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宣告成立。二十世纪初，这个游荡的幽灵！迅速壮大，吞噬了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中国、越南、古巴……

它的目标是征服全人类。

开始，它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根治私有制社会的弊病，废除私产，人人劳动，产品归公，人民生活在一个极其平实的社会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使用了最残酷的手段，从根本上破灭了这个梦幻。

一九八九年初，我来美国，坐着表姐的超豪华奔驰车，来到一个商场中心。五颜六色的蔬果，又大又亮的板栗，几十种咖啡……有些店主把一些水果热咖啡放在门外的架子上，让流浪人随意吃喝……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里，我似乎看见了共产党人的梦境，像吞金，心里又沉又疼。

表姐领我走进一家豪华服装店，满目豪华的服饰。表姐在试一双意大利皮鞋，服务员

把她侍候得像公主。我随意拿起价格牌，用人民币一比算，是个天文数目。我心一酸，泪水在眼里直打转。表姐不知所措，问我怎么了？

「我要去一下厕所。」

商场的厕所敞亮，清香，比我在北京的办公大楼里的任何一室一厅都要优雅。厕所里有六个小门，但人们只排一队等候，我问：「为甚么？」

表姐对着镜子抹口红：「有人用厕所时间长，有人时间短，一个人盯一个门，对于排队的人来说，机会不均等。」

美国的社会制度可能毛病百出，它的一些合理的成分，却已经变成习惯，浸入了表姐这样普通的家庭主妇的生活细节。像被谁刷了一巴掌，我满脸涨红。

表姐愣了一会，说：「别难过，我帮你申请绿卡，没问题。」

中午，我两臂紧抱双膝，把自己的身体打成一个小包裹，坐在油光闪亮的草地上。望着表姐，我抓心挠肺，表达不出自己的情绪。我们不是在同一天空下长大，我的社会主义情结，不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人所能理解。我在苦水里泡大，血水里成人，受不了太轻太甜的东西。那个生我而没养我的男人，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大义灭亲；大姐隐忍了一生，我的母亲躺在一个不爱的男人身下流了几十年的眼泪，都说是为国为民。革命斗争，运动不断，也是为国为民。到头来，国穷民贱，除了那点理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只是一种荒谬，一种失败，为荒谬付出真诚，为失败作出牺牲的人，当然令人哭笑不能！

一九九〇年冬，我站在表姐家的窗口，目光飘散在一尺多厚的冰霜上。刺骨的冷风里，表姐夫在铲雪，撅屁股弓腰，一缕缕热气把他包绕。表姐夫自私，早已著名于亲朋邻

里之间。大清早，他怎么会为路人打扫冰雪？

「辛苦了，这么早。」我走近表姐夫。

表姐夫脱下毛衣，右脚剐去粘在铲子上的冰雪：「不扫干净，过路的人要是滑倒在门前，我们会被罚款的。」

我一脚踢飞一片雪雾：「这制度真他妈的懂得利用人性！甚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键看那根鞭子能抽到的人的三寸上！你再自私，这个制度逼着你为别人服务。」

表姐夫看了看我，出于客气，没骂我是神经病。

我愣在雪地上，咖啡的香味钻出房门，飘散在清晨的空气里。我回到起坐室，一口气喝了大半杯资本主义咖啡，才从社会主义的情绪中缓缓走出。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三月，未来的主席与总理，带着二十几车破被烂褥，一群红光满面，土头土脑的干部警卫，走出了窑洞，走出了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向几朝帝王盘居的深宫大院——紫禁城挺进。

主席衣裤臃肿，布鞋布帽，外加一件抵挡延安酷寒的皮大氅，他已经被同路人捧出毛病，骄横任性，粉墨登场；从来懒散。但是，做皇帝前，他却整夜不眠。

总理忙得像鸡婆，接管一个庞大的国家，总理一国的吃喝拉尿。需要多少人马，主席只是大写意画了个草图，一切细节只能靠他弥补添加。

凌晨，主席上床前告诉秘书：「明天九点以前叫我起床。」

总理重新交代秘书：「明天去北平，路上太疲劳，十点再叫醒主席。」

清晨，主席起床，刮了刮没有胡子的脸，在小草房门外踱步。

总理迎面走来请安。

主席眯觑着双眼，环视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心中浮起千般滋味。在这个弹丸之地，他指挥过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接待了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英国最早的通商使者，各国记者文化人。还有国军大将傅作义，在这里与共产党密谋策反国民党。它是新皇帝最后一个发祥地，也是中共渡过苦难的最后一个小村庄。

「我们今天进京赶考喽。」主席心潮狂涌，嘴里却玩笑轻松。

「主席，多睡一会嘛，坐车时间长，也很累的。」总理太实际，没有注意到主席的幽默。

「进京赶考，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主席自说自答。

「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总理说。

「退回来就是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失败！」

两人激动得无法按捺，无端长声大笑。

穿山越岭，二十几辆破车颠了两天三夜，新皇帝第一次坐上自己的专列。

共产党人久居窑洞山沟，猛然进京做主人。见过几朝兴衰的京城人，头一次接受上头土脸的新主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总理规定：入城仪式后，所有中央工作人员，先住进西郊香山，三个月内，一律不准

进城。

专列抵达城郊清华园，主席在香山颐和园闭目养神，总理忙得像小二，脚跟一刻也没沾地。安排入城仪式，保证主席安全，试坐主席要走的路线，试坐主席的车辆……

下午五时，主席吃饱睡足，总理忙碌妥当，两人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主席领着共党的元勋们，站在几辆敞蓬吉普车上，检阅了炮兵装甲坦克师，三万多官兵欢呼致意，主席微醉。

接见北平市一万多群众时，主席披身大汗上，皮大氅里的土布棉袄，棉袄里面的土布衬衫，胶水一样粘在身上。一百多位民主党派领导，无党派名人雅士来见主席，在一片西装革履的映衬下，主席天庭油亮，印堂潮红，一派血脉旺盛的帝王气派。

总理衣裤平整，发丝青亮，像个仪表堂堂的夫人，始终衬托在主席的身旁。

当然，读者们绝不能把总理想像成一片阴云雾气，始终缠绕在主席的脐孔腰间！

·最辉煌的一刻

中共经过了九死一生的磨难，最辉煌的时刻终于来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卫士两小时前，侍候主席起床。擦身洗脸，套上特制的登基礼服，一个全国大人孩子一眼就能认出的主席形象，此时此刻产生，二十七年不变。

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地道还没修建，主席需要乘车穿过故宫，在城楼后面下车；再走

百级台阶，才能登上城楼。

提前三小时，总理用那只一直端在小肚子上的瘦弱的右手，一阶一阶按压，检查着百级台阶。这个撅屁股弯腰的总理形象，同样二十七年不变。

上城楼的一小时前，主席召集打下江山的功臣，弃暗投明的民主党派要人，来到勤政殿。不是焚烧，而是论功行赏，宣布人民共和国第一批核心人物就职。二十七年后，这批核心人物，或昙花一现，被革了职，或死有余辜，被革了命。只有主席到死是主席，总理到死是总理。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当然，偶然与必然原本为一体，没有此也就没有彼。

广播员大声咕：「主席来啦！」

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容纳三十万人的大广场，红旗人流，军乐锣鼓，如海咆哮。

主席宣布新中国诞生。他太激动，用力太大，太尖利，像个老娘子，走了腔调。这一声被固定在报纸胶片磁带图书馆里。关于它的描写不下千万，但形容词只有一个：「宏亮」。

主席的话音一落，礼炮齐鸣，北京城栗栗发抖。

憨厚敦实的总司令，举起方头宽脸，下达阅兵令，共产党人最抖威风的时刻终于来临！

一方方大裆肥裤，一队队粗鞋俗帽，人人血气方刚，个个挺胸昂头，「唰唰」大步从主席眼前通过。这支粗壮的农民大军，比不上国民党军队华贵的装束，明亮的刀枪，但是

它战胜了华贵和明亮！它属于中国史上几支屈指可数的勇猛军队，属于朴拙强悍的泰军子孙。

主席胸脯踊动，头脸放光。他向大军挥手，全中国人熟悉的手势出现——像擦拭镜子上的灰尘，左右大幅度摆动。

坦克炮队装甲车通过，飞机汽球横扫长空。总理挥手致意，两眼潮湿。

阅兵仪式间隙，主席作了一个双臂拥搂广场东西的姿式，红着脸对身边的总理说：「十年后，我们要让这里浓烟滚滚，烟囱林立。」

总理挥起那只残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大工厂遍地都是。」

这是两个共产党领导人最初的朴实愿望，当然，没有想到环境污染。

天安门广场忽地一下，灯火齐放，烟花冲天闪耀。灯笼火把，秧歌舞蹈。人群狂呼着主席万岁，从城楼前通过。

主席憋足劲，尖着湖南高腔喊：「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总理再三劝主席休息，主席走进城楼，还没来得及端起茶杯，总理又劝他出去亮相：「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停下来不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好吧，疲劳也得去呀。」

主席嘴上抱怨，心里感动。从此，他像一盏灯，每逢佳节必被人民悬挂在天安门的小门楼上。一挂就是二十七年，直到油捻燃尽。

·共和国的第一夜

当晚，主席住进中南海的丰泽园。

宽大酥软的雕龙大木床上，他吃了两次安眠药，仍然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是住惯了窑洞？睡惯了农家的土坑？还是太激动？他起来，抽了支烟，抱着枕头被子，轻手轻脚溜进了书房。

主席夫人不见丈夫，光着脚丫四处寻找。她看到他瞪大双眼，仰面朝天，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夫人挨着他躺下，温情地拉住他的手。两人默默地望着窗外，那是一个无星无月的夜空，除了天安门仍然灯火通明外，整个北京沉没在黑暗中。

历史从这一夜开始，书写了又一凝血书，人民从这一夜开始做恶梦，二十七年始终没醒。

鸡叫第一遍，主席夫人抬起头，见丈夫仍然睁大眼睛，轻声问：「老板你在想甚么？」

良久，丈夫说：「年青时到北京来，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每次我想翻身，想放屁，都要先警告睡在我两边的人……」

夫人轻声一笑，贴到丈夫的胸口。

中南海的西北角总理的办公室里，总理正在审阅通告各国新中国成一五的函件。

大姐（中共德高望重的女领导或领导人的夫人多被尊称为大姐，主席夫人到死也没有

得到这个头衔）披衣走进，催总理休息。

总理收拾好手边的宗卷，写下秘书要办的事项，坐到大姐的床边。

「睡吧，还愣着干甚么？」暖气太热，或是老妇调请，大姐侧身，稀松的小腹裸露到被外，三角型的小眼里冒出炙人的热气。

他替她盖好被子，笑着说：「战争过去，革命胜利，我们也老了。」

大姐张大嘴打呵欠，层层叠叠的下巴跟着颤抖。

「今后我会更忙，不如在隔壁房间里搭张小床，免得打扰你睡觉。从明天起，好不好？」他扬起两条粗眉，像就要起飞，或是就要落地的鹰翅，蠕动了一下，又缓缓地压在一双阴柔四溢的大眼上。

大姐坐起，靠在床头的墙上，一丝悲凉划下嘴角，跳上眉梢；苦笑着说：「和平环境中，人们要的是鲜花、美女和孩子。」

「有你，有工作，我就满意了。」他像个打奶的孩子，供进了大姐的怀抱。

大姐下额抵在他的头顶上，平视着对面的墙壁；五指插进地油光闪亮的发丛，慢慢地梳捋，慢慢地品味，半响泪水涌出。

「你生个孩子吧？」她吻了吻他的头发说。

他鼾声大作。

三年后，总理给我妈的信上说：「我不是脚踩两只船的人，建国的第一天，我就要分床，大姐抱着我的头，半响只问：「你想生个孩子吧？」我不知道说甚么，只好装眼着。」

·情人与玩笑

中医有个著名的理论，不通则痛。

对于生我而没养我的人，我爱恨不能，天长日久，瘀积成病。微小的刺激，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就能让我伤心，绝望。我表面圆滑，面对世界嘻嘻哈哈；我内里孤独，鄙弃自己、别人，甚至所有两条腿的动物。我残忍，从不相信人们的嘴巴表达。我也简单，别人伤心，我会流泪，男人们山盟海誓，明知是假，仍然心花怒放。有时，我也脆弱，谁给我一丁点真情，我就能把他当成亲爹妈。对于生我的人，我的感情太复杂，既无法像常人那样尊敬自己的父母，也无法像个不相干的人描述他们如何第一次做爱，如何两身相知相爱。我只能站在一个不三不四的立场，直呼总理其名，从那事毕说起。

那事毕，我妈开了灯，看到他赤身裸体，蜷在她的胸前，像个贪恋母乳的孩子。崇拜敬畏隐退，那个掌管一国大事的总理，叱咤风云的共产党的领袖形象消失。他只是一个男人，一个一丝不挂，闭着眼睛的通俗男人。我妈的日记上说，再伟大的男人在床上也只是个男人。

他的身体没有和年龄同时老化，仍然明亮顺畅。但是，在一个上帝的杰作面前，他不能自信。而后，他喜欢关灯做那些事情，黑暗中，身体一律平等，只有凭能力。当两条滚烫的身体融在一起；当只有刻骨铭心的亲密时，也许他是主宰者，他自信。

他羞涩地避开我妈的视线，一件一件穿着衣服。

我妈绕开窘迫，玩笑说：「听说开国大典时，主席通身汗湿，一群群虱子爬出袖口。那些西装革履的民主党派领袖看着虱子发愣，你捏下一个，对着阳光，笑着说：一你们看，这就是我们从延安窑洞里带来的革命虫呀！」

「哈，哈，我的大洋行的阔小姐，这一定是资产阶级造的谣言！在延安，一位西方记者对我有一段评论说：他的穿戴非常整齐，不像其他红军的衣服那么臃肿，很合身材很帅气，并且熨得平平正正……」

「不可能。」我妈那人天生招引男人爱，她说不可能时，娇声惯气，比说可能更能让他舒服。

他穿好衣服，恢复了总理的公众形象，顿时酿酒自如、羞涩、不自信像一片阴影，立即被伟人的光辉照耀。他接过我妈，像逗一个小姑娘：「为甚么不可能？」

我妈抚摸着他喉节上的一颗痞子，温热的嘴唇贴在他的一只大耳朵上：「住在窑洞里，整年不洗澡，能不生虱子？国民党追得你们东躲西藏，哪里能熨衣裳？」

「哪里有条件熨哟，傻丫头。晚上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平平正正，有角有棱。」

「在朝鲜，听彭总说，主席总司令和那些老帅们穿戴窝囊，身上虱子终年不断。只有你，炮火纷飞也不会忘记带小镜子……」

「不准确，大姐们哪个不把自己的丈夫收拾得干干净净？主席夫人最懂得穿着打扮了，在延安最艰险的时候，她帮助警卫理发，替孩子织毛衣，她不可能让主席身上生虱子！常言说，男人长街走，身上背着老婆的手。」

「你穿戴那么讲究，大姐的手也很巧喽？」

「当然，她不但是个意志坚强的革命者，也是个很懂得穿着的女同志。」他有意夸大姐，逗我妈生气。

「是吗？我可看不出。」我妈说话从来慢声细语，意思不满，像陈年老酒，让人越品越有滋味。

「她大气，不爱忌妨……」他有意把话音拉长。

我妈扬起低垂的睫毛，像个久病的孩子无力地望着他，又像望着远不可及的地方。那眼神，如雨夜无尽的诉说，如一片晨空的寂寞。

他受不了这种眼神，它让人无端生出怜爱，害怕眨眼之间她会失去。它鼓励男人盲目英勇，愿意为她肝脑涂地。第一次见面，他就被这双眼睛迷惑，一连数日，只要一闭上眼睛，她的眼睛就会出现。他再次被她的眼睛打动，他心慌意乱，摄紧了她的手，百般讨好：「不高兴了，我的小姑娘。」

我妈伏在他怀里，点点头，显示出委屈。提起爬雪山过草地的红色夫人，伟大的压迫，红色的阻拦，她总觉得他们之间隔着一条金光闪闪时沟壑，她无法忽视，无法逾越。与大姐相比，她像一粒挂在孩子嘴边的饭粒，谁都会顺手把它擦掉。当大姐带着肺病，咳着血，爬雪山过草地时，她还是个拥有两个保姆的娇宝宝。大姐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她是个被革命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大姐是总理的革命同志加战友，她却是个偷鸡摸狗的小情妇，她不能不自卑。

「不要像林黛玉，小肚鸡肠，不长肉。」

「我不如她。」我妈寒下了脸。

·击中了主席的靶心

一九四七年元宵节，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高跷花灯锣鼓杂耍秧歌口号，乱轰轰，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其实，这里是一片枯瘦的黄土地，是一根无肉的骨头，国共两党却仍然不会放弃争夺撕咬。

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将军集结二十三万人，围剿二万余人的西北共军，逼迫主席和他的党中央退出延安，渡过黄河。

延安是中共的象征，放弃它已经不是纯军事上的问题。

「保卫延安！保卫主席！」这是总理——也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提出的口号。

胡宗南将军的十四个旅，分兵两路逼近延安。五十多架飞机狂轰了一整天，第一颗重磅炮弹落到了主席的窑洞外面。

「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主席望着盘旋在头顶上的敌机，笑着说。在过分沉重的时刻，过分的幽默、大气，是主席随意张扬自己的性格，故作胸襟宽阔的姿态。正是这姿态，组成了一个个迷人的特写镜头，悬挂在他的历史上。主席这个和平环境中的异物，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像一面战旗飘荡出光彩；只有浴血插在某一高地时，才能象征着意志和力量。

军委副主席则不属于此类尤物，他像一道深而宽阔的河床，任何激流恶浪流经这里，

都会平静。他劝主席离开延安，主席说：「我要最后一个离开，我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甚么样子！」

又一颗炮弹落在主席的窑洞前，树皮崩掉一大块，窑洞里黑烟滚滚，嗡嗡直响，脸对脸看不清鼻子眼。辛辣的硝烟散去，警卫看到主席右手在地图上画的调兵路线没歪没斜，左手的茶杯，滴水未洒。

主席抬起那双古典美女般的双眼，笑着问：「客人走了吗？」

警卫愣愣地问：「哪有客人？」

「国民党的飞机呀。」他接过警卫手里的弹片，一本正经地说：「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

军委副主席劝不定主席，只好从前线叫回了脾气暴烈的彭大将军。彭将军离门八丈远，像头发情狮子；大吼：「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胡宗南大兵有甚么好看？马上给我走，一刻也不准停留！」他回头喝令警卫们：「不许主席任性，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主席与他的党中央被国民党退出了延安，是否离开陕北？过不过黄河？中共中央五大巨头躲在一孔窑洞里，像五只伸长脖子的大斗鸡，横鼻子竖眼地争论起来。

军委副主席主持会议：「第一种意见，中央放到晋北，我们五个人都过黄河……」

「反正我不过黄河！」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已经稳固，骄横已经初步养成。为了面子，他和党中央不能过黄河，不能离开陕北。

任弼石说：「一你坐下来，有话慢慢讲。我主张大家一起过黄河，党中央放在一个安

全的地方，好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局。」

「要走你们走，我一个人留在陕北！」主席猛地站起来，吼一声，脖子涨得比脸粗。

军委副主席插话：「第二，我们五个都不过黄河，中央坚持在陕北。」

党的副主席自认为瞄准了主席的心思，附和说：「这样比较好。」

「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主席突然反问副主席。

「不大可能吧。」党的副主席虽然一向讨好主席，但总是打不中主席的靶心。

任弼石：「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出现这种局面，我还要多活几年，看看新中国是个甚么样子，听听小孙子怎么叫我爷爷呢。

五人强颜欢笑，缓和了窑洞里的火药气氛。

主席拧灭烟头，长长地瞄了一眼弥勒佛一样时朱总司令，等着他表态。

任弼石像个钻出地面的半截青萝卜，愣头得脑地望着总司令，也在争取他的态度。

总司令不说话，只是连连打呵欠。

主席把目光转向军委副主席，中央五大巨头，一个反对他的意见，一个困得睁不开眼睛，一个想支持又瞄不准他的靶，他希望军委副主席态度明朗化。

军委副主席心里反对，但是他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主席的犟劲。他必须找出一条既不让主席丢面子，又能顾全大局的中间道路。他沉默良久，以总结大家的意见的口气，说出了自己的主意：「第三种意见，是五个人分成两半，一部分留在陕北，一部分渡过黄河。」

两全其美，主席眉开眼笑。

总司令与党内部主席马上表态，愿意留在陕北陪主席。

任弼石说：「我还是主张大家都过黄河。」

主席的脸再次棱起毛发，伸长脖颈。

军委副主席怕再次出现僵局，在这骨节眼上，军委副主席宣布休会。像魔术师，经他分别交谈，再次开会时，头头脑脑们全都顺应了主席的心愿。

主席动了情，颤着嗓门说：「敌人大兵压境，党中央必须和陕北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军委副主席附和：「国民党想把我们赶过黄河，以便在政治上欺骗人民，打击我们的党。」

党的副主席附和：「如果党中央离开陕北，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对陕北和全国民心军心是不利的。」

总司令附和：「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只留下四个连保卫，武器又不好，我不放心哪。」

最后决定：主席、军委副主席和任提石留在陕北，再加四个警卫连，组成一个叫昆仑的纵队。

事后，有人说主席一伙人留在陕北，除了被国民党军队追得屁滚尿流，东躲西藏外，不可能起甚么作用，只是人们把这一反常的举动神化。面对荣辱毁誉，一城一地的得失，保持理智，既懂得进攻又知道忍让，既经得起赢又经得起输的人，才具有大胸襟，大气魄。

其实，主席留在陕北不光是自尊任性，就全局战略面言，他说过：「我像一块臭肉，

走到那里苍蝇都会嗡嗡跟来，我们要借此托住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也便于刘邓大军进军中原。」

·向东还是向西？

潜伏在国民党将军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特务传来情报：「美制电台测向仪已探明中共中央驻地，胡宗南令部下四个半旅袭击你们。」

国民党军队逼近陕北，中共中央寡不敌众，只有一条退路、逃跑。

「向哪里转移？往东还是西？」任弼石问主席。

「你看呢？」主席反问。

「向东走。」

「向东，为甚么？」

「一、敌军主力从西边来，向西走会和他们相遇。二、西面是马家军八个骑兵团的防区。三、越往西走，人烟越少，粮食越困难……」

「不能往东，必须往西走！胡宗南就是要把我们往东赶，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我要出乎他们的预料，偏偏向西，不向东！」主席粗莽打断任弼石的话。

两人同时望着军委副主席，渴望得到他的关键性的一票，造成两比一，压倒对方？军委副主席站在窑洞门口，始终一言不发。

突然，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传来一封信：有一股敌人已向王家湾东面迂回，请主席不要

自东转移。

主席觉得自己料事如神，大得意。

任弼石是个瘦弱多病的硬汉子，他不服气，仍然反对主席：「向西走太危险，敌人四个半旅，我们能参加战斗的只有一两百人……」

军委副主席仍然沉默，仍然像个平衡仪，气泡漂在正中，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洞外的警卫不时向他报告。

「敌人离这里只有七里了！」

「敌人快到这儿了！」

「你为甚么老是考虑我的安全呢？」主席和任弼石还在洞子里争吵。

任弼石指着主席的脸：「我是昆仑纵队司令兼政委，任务就是保证你和党中央的安全！」

军委副主席知道火候已到，两人已经吵尽，吵透，清楚地暴露出各自坚持的程度，他才发话：「敌人已经到了家门口，不能再争了。你们快出来看看吧。」

主席与任弼石走到洞口，西边的天已经被枪炮烧红，人畜的惨叫四下传出。

「立即向西出发！」主席女人般细嫩的大手往下一砍，脸上露出不准更改的表情？

「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任弼石挺起瘦弱的胸膛，像去堵枪眼。

主席暴怒：「我命令你下命令！」

「我不下！」

主席青了脸，使用了战况紧急时的特殊权力。他一把拉住军委副主席的右臂：「从现

在起，我命令你担任这个纵队的司令兼政委，我停他的职！」

一声炸雷，暴雨如同主席的暴怒，铺天盖地压下来。全体官兵全副武装站在睁不开眼的风雨眼，等待向东还是向西的决定。

「我个人的生命算什么？可主席，党中央的安全，我怎么能不负责任？万一出了事，我怎么向党交代？」任弼石觉得委屈，眼泪流出了镜框外。

军委副主席跟着任弼石红了眼圈，仍然没有站出来支持他。

一段难忍难耐的沉默过去，主席看着脚尖，走到隔壁的窑洞。跟随他多年的老厨师卫士们，望着西边刺目的火光，乞求他赶快向东转移。主席没有被硬汉子们的眼泪打动，反而激增了他的犟劲。他指着炮声越来越近的西边说：「在这里我们有老百姓，是人心所向，敌人没有群众，是瞎子，是聋子，对我们没办法！别看胡宗南气势汹汹，我们不能听他的指挥，要让他听我们的。我要让他往东，我们往西！」

枪炮声不允许军委副主席再犹豫，他的大主意已定，知道怎样才能软化主席的犟劲，怎样才能让他下台阶。他运用了他那张优秀的嘴巴，那么技巧，那么圆滑地打了个生死攸关的大圆场！

一大把眼珠子等着军委副主席开口，几百条性命系在他的一句话上。他走到主席身旁，轻声说：「按主席说的，向西走。」

任弼石一怔，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主席眼睛一亮，瞬息转暗，也许，满足了任性之后，往西走，他心里真的没有底数。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先往北走，然后再往西拐，你看怎么样？」军委副主席

拐弯磨角，不知不觉中修正了主席的意见。

「噢，好嘛。不过让老百姓都要往西走。」既然有了台阶，主席只好顺着往下爬。

「老百姓已经往东走了。」任弼石冷冷地说。

「马上派人追回来！」主席又来了犟劲。

「好，我让人去追。」军委副主席像哄孩子，和声细语，答应了主席的要求。其实，在主席与任弼石争吵时，他已经下令四个班留下掩护，其余的人领着群众沿山间小路向北转移。

头上是往下倒的大雨，脚下是一步踏空，就会粉身碎骨的羊肠小道。伸手不见五指，又不敢露出一丝光亮，队伍只有借助闪电，才能向前走几步。

军委副主席一身泥水，跑前跑后，一会让大家解下绑腿被包带，接在一起营救掉进山谷里的报务员，一会让大家手拉手穿过小径。

主席已经五十多岁，平日又极少体力活动，跟着大家跌跌撞撞走了一夜，到了小河村，已经像只大泥猴子。屁股后面枪声大作，头顶上的敌机嗡嗡盘旋，他不敢让部队久留，没等烤干衣服，只得匆匆上路。

军委副主席命令一个排，一挺机关枪，阻击追兵，为主席发报机和党中央文件，赢得一点过河时间。

老天像与蒋介石签了同盟协议，共产党的队伍一停，风雨跟着就停；队伍一出村，暴风雨又劈头盖脸砸下来。小河暴涨，原先的小桥被水冲走，探试水深的战士，一个接着一个被水冲倒。搭桥过河，需要有时间，国军的枪炮却又在身后紧逼。

军委副主席给阻击追兵的那个排传去了死命令：「敌人不进村，不许开枪。接火后，要坚守阵地，直到主席和全支队转移后你们才能撤离！」

这个排真的截住了三个旅的轮番进攻，赢得了光辉灿烂的三个半小时，主席和党中央得以逃窜。

天黑了，过河后，主席一伙人连滚带爬摸黑到了山顶。蓦然可见，左侧山头，山沟里，火堆一个接着一个，前看不见到头，后不见尾。一条长长的雨雾被染得五彩缤纷。国军的喝令，骡马的嘶叫，共军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后面的炮火还再继续，脚下又出现了追兵，向导一急之下迷了路。军委副主席站在光秃秃，山梁上，雨水寒气刺痛了他那只、永远端在小肚子上的手臂。他把它抱在胸前，凝视着左山下的火光，低声传出命令：「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大声说话。」

大家的心提到了嗓门口，一起看着主席不敢大声端粗气。

主席时而望着天空，时而踱步，他吮吮嘴唇说：「这场雨下得好哟，再过半个月就要收麦子了。」他的动作，他的逍遥泰然，在后人的追忆文章里显得大气磅礴。但当时他表现的松弛，却并没能安抚一个个提着小命等在他身边的人们。

任弼石踏着泥泞从队伍的前面走近主席：「向导找到路了，走吧。」

主席「噢」了一声，声音冰冷发空。

军委副主席领着昆仑支队，摸黑走到了二十里以外的天赐湾小村庄，左侧的敌军也顺着山沟出发了。两路人马上下交错而过，国军居然没有发现，共军的首脑机关竟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一溜而过。

「共匪首脑已逃窜到山西了！」

「共匪已成流寇！」

蒋介石的境系军团胡宗南的部队攻进共党的根据地陕北，占据了共党首府延安后，国民党的电台报纸夸大地宣扬着喜讯。

「主席还在陕北！」

「共党中央还在陕北！」

共产党及主席本人也在制造另一种舆论。在和平环境，制造这种舆论，像政治游戏，在当时，对于共产党及拥护它的人民来说，却是一种精神支柱。大凡主席这类激情型的英雄式人物，多能给历史、文字留下拿自家性命作赌注的壮举。其实，此类磅礴的举动，多出自脆弱、偏激的情绪，它是一种灵性与勇气，也是普通军事家不具备的素质。

一路逃跑，一路侥幸。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国军再次把共军一行两百多人逼到黄河边上。暴雨不断，黄河水位猛涨，十几里路就可能听到恶浪咆哮。

上有暴雨灌顶，下有泥泞，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十几万追兵，怎么办？主席的心情极坏。他曾扬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东躲西藏，坚持了一两个月，不但没有打败胡宗南，反倒要被逼过黄河，他无法屈服于眼前的绝境。

军委副主席又像哄儿子，装出认真的模样说：「主席，前面是葭萨河，不是真正过黄

河。」三岁的孩子也知道南萨河在这里人黄河，老百姓把它叫做「黄河叉子」。主席当然明白。

敌军逼近对面的山梁，子弹在头上嗡嗡乱叫，他们只有一个警卫连参加阻击，一两百人比十几万正规军，前景不容主席坐下来生气。连日在暴雨中送命，战士们没穿过一件干衣裳，没吃过一顿的安宁饭，惊恐疲累，已经没有应战能力。主席被逼同意过河，但是此时过河，谈何容易。

巨流，狼群一般扑向岸边，震天动地的响声加上摔出百丈之外的水花，战士们无法立足。羊皮筏子刚下水，马上就被激流卷走。军委副主席的心沉下来，再也无法顾及到主席任性与脾气。他久久地望着长空，轻声说：「天与我们作对呀。」

任弼石的脸上爬满了水珠，不知是泪，还是雨水。也许，他正在后悔没有与主席争辩到底，才落到如此绝境。

「拿烟来。」主席伸出两个指头，做个夹烟的姿式。

「烟……烟，有烟吗……主席要吸烟。」两百多人的队伍低声传问。不久前，主席得了肺炎，卫士没有为他准备烟。连日大雨，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那里能藏住一包干烟。

「烟呢？」死到临头，主席耍了个帝王的脾气，雨中的卫士们望着他，战战兢兢。

马夫立了大功，从贴胸口的衣袋里掏出一支自卷的纸烟，解除了主席的危机。在这危急的时刻，军委副主席居然让卫士打开一只被包，亲自扯着一个边角，用身子遮挡斜射的风雨，把主席包裹在被下安稳抽烟。

炮声越来越紧，水浪越来越高，主席装着全然不觉，他眯着那双东方古典美女般的杏仁眼，一缕青烟从齿缝中缓缓流人鼻孔！又从嘴里丝丝吐出。

人们不说不动，呆呆地看主席吞云吐雾。

「不过黄河了！」主席猛地站起来摔掉烟头，顺着黄河岔，向前走去。卫士们抢前保护，被他喝退。他走在最前头，军委副主席急忙跟在他的身后。不要说十几万追兵，就是任何一颗流弹片，也会让中国今天的历史重写。但是，不知巧合，还是无意，历史在这里成全了这个死到临头仍然骄横跋扈的主席，也成全了一个怂恿骄横跋扈的军委副主席。

奇迹发生了！也许，几万追兵不能想像一小撮共军居然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突然停止射击；看着几个亡命徒领着二百多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据说这情景在共党转战陕北时经常发生，追兵们穷追猛打，真的追上了，反而不再追打或是绕开走掉。

半晌，几万追兵似乎回过了神，枪声重新大作，而且更加凶猛。

主席一伙走到一座山下，望着云遮雾罩的山顶，示意要上山？

任弼石向队伍后面传递命令：「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主席九死一生，闯过了鬼门关，灵感一动，立即折回身？把拄着上山的柳木棍，往路边的草棵里一戳：「擦甚么？就在这里立块牌子，写上我的名字，就说我是由此上山的！」

「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印会追来的。」卫士们劝主席。

主席吭哧吭哧往草地戳着柳木棍：「给我竖牌子，我看他敢追我们。」

「打的就是你，为甚么不敢追？」军委副主席心里觉得主席荒唐，嘴里却像哄儿子一样对他说：「是的，不要擦。」

等到主席上山后，他领着几个战士有意编到最后面，悄悄地拔掉主席戳的柳木棍，擦去所有的脚印。

到了山上，主席走腔拉调，喊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里的一句：「我站在城楼观山景……」

·人意

主席一伙人冒雨下山！又有一条小河横在面前。会水的战士游到对岸，借来绳索门板搭浮桥。水面不宽，但水流太急，蘑菇半天，也没弄出头绪。敌机像雨前的蜻蜓在头顶上飞舞，炮声在屁股后一声接着一声。追兵到了他们刚离去的山顶，卫士劝主席到山角下躲进工会，主席望着嗡嗡直响的天空说：「他们不要命吗？我看他们比你们乖巧。」

双方离得太近，几乎混在一起，敌机怕炸伤自己人，哼哼半天，不敢投炸弹，匆匆离去。主席让四名卫士各理军棉被的一角，搭起了中共中央的「指挥部」，架起电台与全国各战区联系。也许主席不需要在屁股后着火时，不需要下发一道道命令。他只是摆出稳操胜券的架式，只要电台「迪，迪」一响，战士们的情绪就会稳定。

浮桥搭好，有些晃动，几名战士赤条条地站在水里，做「桥墩」，水浪劈头盖脸，「桥墩」纹丝不动。主席走到河边，眼圈发红，声音发抖：「同志们先过。」

「主席先过！」岸上水里的战士齐声喊。

「同志们先过。」主席还是不肯先过浮桥。

虽说八月天，但阴雨不断，风大浪急；站在水里战士冻得青头紫脸。军委副主席在桥上来回试了一趟，确信安全，走到主席身边，小声说：「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谁让久了，站在水里的同志会冻出毛病的。」

「请主席先过！」「桥墩」们又一次请求主席。

主席像个接受别人糖果的孩子「看了一眼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像他妈，使劲点了一下头，意思说：「拿着吧！」主席眼圈一红，泪水汪汪地踏上了浮桥。

外婆家的旧故事

·传说

关于我外婆家发迹的传说，众口不一，越传越奇。这个家族阴盛阳衰，才女美女辈出；男人不是多病早夭，就是性情柔弱，撑不起门面。我外婆的曾祖父，二十六岁时病逝，三位姐妹却个个鲜枝绿叶。算命的说：「王家阴气重，不出三代，男人家破人亡，女儿都是寡妇活寡妇。」王家门：「怎么破解？」算命的拂袖而去，丢下一句话：「没救了。」

王家的三位姑娘应验了算命人的话，三姐妹虽说琴棋诗画无所不能，虽说有着羞花闭月之容，但个个克夫败家婚姻不幸。大姑娘嫁给金陵船王十三少，按惯例，媳妇进门，婆婆亮出一碗翡翠珠宝作为见面礼物。三天回门，又带了一船舶来货。可惜，夫婿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早已染上了脏病。新娘子过门的第二年，一条白绫自尽。

二姑娘排三栋四，嫁给了山东孔府第几代子孙，后人不太清楚。据说二姑爷是个大学士，因不满朝政，立志矫世变俗，上万言书，得罪了皇帝，赐死罪，满门抄斩。

王家立下誓言：「宁可往南嫁一千，绝不可往北移一砖！」三姑娘终于南嫁杭州，两家门当户对，世代友好。三姑娘婚礼极尽富贵荣华，新娘子金顶红绸八人抬的大花轿，丫头奶妈八顶红绸小轿。统罗绸缎八大箱，桌椅柜橱八十八条腿。新娘子的大花轿刚到西子湖边，一队人马，披麻负孝迎面奔来。王家只知道三姑节体弱多病，想冲喜。报丧的人说：「新郎病卧数月，今早刚穿好大红袍，一头栽地断了气。」公婆怕三姑娘进门就做寡

妇，差人报信，希望花轿及早回头。

此时，两人常在西子湖畔的石块上玩耍！三姑娘念记这段旧情，从湖边抱回一块小石头，随轿回家，扶养侄儿侄女，终生未嫁。后来，王家发了财，成了丝都苏州的丝王。传说，三姑娘当年从湖边抱回来的是块金砖，还有个没满十二岁孩子看到，有四对金童玉女，跟随三姑娘的花粉进了王家。王家怎样发的财，至今无法考证，但众所周知，王家世代出美女，不是寡妇就是活寡妇。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廷被逼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中国五个港口通商。从此，英国人横行上海，固然上海还只是个肮脏的小渔村。由于地理位置，它吞吐了长江流域的丰富产品，通过湖泊衔接经都苏州，顺着大运河来往于京城。所有的中国货物都可以通过上海出口，所有的外国商品都可以经上海运往内地。

当英国抢先设立租界，苏州河分升起了联合王国国旗后，美国人跟着在苏州河北岸飘起了星条旗，接着是法国的。英美携手，形成了公共租界。最后，外国的商人教士云集上海。几乎与外国的商人同步，三姑娘带着侄儿家小离开丝都，成为第一批迁进上海滩的外乡人。

上海洋化，发迹了。开始，西方人控制了机械工业贸易商行市场，中国人根本无法插足。等到外国公司经济一出现衰退迹象，三姑娘变卖屋产家业，建立棉花加工厂丝厂，人股航运银行商行。

·王子良

自从上海发迹，争占抢夺，起义暴动，连年不断。王家的产业与上海一起，在刀光剑影中、铁血成长，在腐败革命欺诈贪欲的横流中！飞黄腾达。我外婆的祖父英年早逝，把一对未成年的子女，一份巨大的家产，丢给了白发苍苍的三姑妈。

外婆的父亲，王子良是王家唯一红火的男人。他从三姑奶奶手里接过家产不久，一跃成为回家丝厂的大老板，顺带兼管一个大洋行。十里洋场，他穿梭于中外的金银之间。中国人想在外国买房置地，展拓买卖，款项需要从王子良的洋行周转。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厂，需要他的洋行转汇与信用。三姑奶奶死后，他把王家迁人公共租界，房前屋后花团锦簇，藤蔓环绕着巍峨廊柱。临近的海滨路，一尘不染，站在王家的落地窗前，能看到傲慢的英国米字旗下，河面漂满了英国的船舶，这里笼罩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威风，这里充满了英国人的傲气。夕阳西下，海滨的林荫道上，英国领事馆对面的贝壳形的建筑物内，不时传出管弦乐团的西洋乐曲。但是这美景不属于中国和中国人，白人们在这里听音乐喝午茶，而「华人不得人内」、「东方人不得人内」、「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招牌到处都是。虽然王子良与极少数的高等华人例外，但他从不肯轻易涉足。偶尔为生意出人，看到那些衣着破烂的人力车夫等在远处，一些白人脸上的鄙薄，一些华人脸上的卑怯，他会心口闷气，几天不说不笑。而后，他终生保持了这种沉郁。

我外婆的父亲，王子良老先生的真正的缺憾是没有儿子继承他庞大的产业。他十八岁结婚，三十岁那年，妻子生下了我外婆。又隔了十年，妻子求医求神，再次怀孕，结果胎死人亡。亲友劝他续弦，他一想到我妻子死于难产，心里就内疚。为了不让我外婆蒙受后母的虐待，他只嫖不娶。而后成了规矩。我外婆长大后，灵气模样超出王家前辈的所有姑娘，王子良终于扶平断子绝孙的遗憾；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我外婆的身上。他爱不宠，娇小惯；每天上午请复旦国文系陈老先生教授女儿国文史地理，下午由英籍戴安娜小姐教授英文数理化。乐课有小姑妈传授古筝与钢琴。我外婆虽然过早失去母爱，但终日读书弹琴，保姆玩伴陪着，从来没有孤单过。我外婆从小脑袋清醒，不轻不嗲，说话办事仿着大人模样。十六岁，她的小姑妈学新派远嫁，随丈夫东渡日本留学。父亲公务繁忙，家庭开支、礼尚往来，由她全权掌管。平日里，男仆女佣不怕她的父亲，倒是对她敬畏三分。正当王家资产登峰造反时，她的父亲旧疾重犯，常常心力不支。一些重要决策，大笔款项支出，总要与她和计商量。我外婆自幼耳德目染，懂得金融市场，出谋划策，常让父亲惊讶。她的父亲得意，但深藏不露，怕她少年得志，日后骄横跋扈。他对女儿的训练，不是让她接班，而是日后辅佐丈夫。我外婆十八岁生日那天，她父亲宴请了三席亲朋女眷，祝酒时，他红着眼圈说：「自从贤妻撒手归天，我竭尽全力把小女拉扯成人。但是女儿大了，有许多事情，做父亲的无能为力，敬请各位尊长夫人，助我一臂之力，共同调教小女体识一些家道妇道，待人接物，社交礼仪。」

听了这番话，好几位夫人动情流了泪。从这天起，说客媒婆纷纷登门。老爷子向来开明，事事与女儿商谈，双方意见统工才可定论。可惜，所提及的男孩子，不是有识无学，志大才疏，就是有学无识，因循守旧，难以摊洒于大雅之堂。一挑再挑，一拖再拖，终究没有一个称心如意。

我外婆十九岁那年，家庭教师戴安娜小姐回国，提议让她同行，就读于她弟弟大卫所在的大学。刚到伦敦，戴安娜让大卫陪同我外婆每日散步，补习功课。而后，两人同校的三年，时节假日遍游了欧洲。当然，王家每月汇款，包括了大卫的全部费用。当我外婆戴上国际金融学士方帽时，大卫牵着他未婚妻的手，苦着脸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我外婆有苦说不出口，她与大卫虽然情投意合，双方从没说破。我外婆是个喜怒哀乐从不上脸的人物，她很快控制了情绪，与大卫像往常一样说笑。

也许真正刺伤我外婆的不是大卫，而是戴安娜。当晚，她们对坐在一个柔和的咖啡厅里，两只手在桌面上轻轻地握在一起。那一瞬，我外婆的泪水直想向外涌，但她把脸控制得到处都是微笑，半响，戴安娜盯着我外婆眼睛说：「亲爱的丽裳，你的才貌家世都是一流的。我弟弟很爱你，但是他说服不了我们的母亲。非常遗憾，你是个中国人，我们的家族不可能接受一个东方人……」

我外婆的头往椅背上一仰，端详了戴安娜了良久，笑着说：「我真的要说一声，谢谢你们没有要我。中国很封建，讲究门当户对，如果我嫁给一个家庭女教师的弟弟，一个裁缝的儿子，你说，我的父亲会不会气昏倒呢？」

「要知道，我的父亲生前是有爵位的……」戴安娜青了脸：「但是，他女儿的一英镑咖啡费，还得由一个东方人恩赐。瞧，这是我父亲刚寄来的，大卫下半年度的学费，当然，还加上一笔作为我的保留的费用。」我外婆把钱放在桌子上，静静地看着戴安娜哆嗦地将它装进手提包里。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外婆决定不再继续深造。几天后，她微笑着告别了戴安娜全家和伦敦。

码头上，戴安娜恢复了往日的神气，拥抱着我外婆说：「别担心你的婚姻。中国的传统中有些高贵人家的公主，站在楼台上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朝楼下众多的男人抛下一个美丽的彩球。接到球的男人，就能成为这个公主的丈夫。回上海时，你可以试试，一定很有意思。」

「那不是中国传统中的嫁娶方式，只是一种浪漫的传说。最后，我真诚地代表父亲向你道歉，你在我家这么多年，他让你和下人们在同一幢楼里吃住，可能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你心里充满嫉很、偏见，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不可能真正的理解，更不可能热爱……」

「对不起，我无法理解与想像，你们文化中的那么多稀奇古怪……」

两位多年的老朋友，在冷言冷语中分了手。大卫像木鸡，满面泪痕，向我外婆挥手致意。

回到上海，按习俗，我外婆已经到了不好嫁的年龄。勉强将就，不是填房，就是为妾，她心气高，不肯屈就。

「这几年，您年老体衰，硬撑着这么大的家业。我远在异国他乡，鞭长莫及。从今后我不再让您孤独了。有合适的就嫁，没有就陪你多过几年，急甚么！」我外婆安慰她的父亲说。

闺女嫁不出去，父亲当然着急。他尽夜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新花招。他在一家大报纸上，登出一条洋行招聘总裁助理的消息。他肯出最高薪资，要求的条件资除了精通金融、英文，品行端正的青年男人外，还要填写一份婚姻年龄家庭状况的小表格。

·安伯钊

浙江头号盐商的大公子安伯钊，拒绝从小结发的新娘子，惹恼了父亲。大盐商命令家丁绑架着儿子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从此，保镖佣人轮班看管，直到新媳妇肚大腰圆，安伯钊才有机会进出家门。他讲落南洋，多年经商。妻子分娩！孩子伤寒早夭，他却始终没有回家。岳父忍无可忍，领着本族数十人丁，大闹安府后，带回了女儿，留下一对休书。那年月，男人休女人天经地义，男人被女人休弃，安家蒙受了奇耻大辱。父亲含羞饮恨，发誓再不要这个儿子。母亲日夜思念，一病不起，父亲心软，只好派人把他找回。母亲见到久别的儿子，大病自愈，父亲也改变了心意。返回南洋前，父亲送他一只十吨位的小火轮，在上海等待验收下水。逗留期间，他偶然见到报上的消息，又听说过王家有个看一眼，白天黑夜忘不了的千金小姐，因无人匹配，只得孤芳自赏。他好奇，好胜，闲得无聊，想去一试，弄清楚其中的名堂。经一位有头有脸的亲友介绍，王子良老爷子在办公楼

里接见了安伯钊。

安伯钊白西装白皮鞋白缎领结，一顶巴拿马草帽拿在手上；一根南洋阔少风貌。

老爷子浮肿的上眼皮往上一翘，横扫了安伯钊的两片又薄又大的把风耳朵，心里已经不乐意。再细端详，尖鼻子缩腮，心窄藏奸；眉梢多动，心术不正；目光游移，神情不定；举止言谈夸张走题，必是轻浮之辈。一个小时的会见，老爷子当了五十五分钟的听众，偶然插进一两句，安伯钊不是走神，就是东张西望。

老爷子回家把安伯钊当成笑料，与女儿开心取笑。不料我外婆好奇，一心想见识这位怪人。老爷子略备条点，邀安伯钊来家里谈一椿南洋的贷款交易。安伯钊已经觉出貌似慈祥宽厚的王老先生精明过人，苍蝇虻虫飞过也能一眼分辨出雌雄。他本来只想见识我外婆，根本没打算长久留在上海，自知落选后，反而天南地北，风土民俗一越侃越轻松自在。躲在屏风后面的我外婆，久居深闺大院，接触的人物，不是父亲的阔友，就是租界里装模作样的假洋鬼子。比起那些满身铜臭，粉头俗脸，安伯刈钊如同尤物，通体新鲜。正当安伯钊谈到兴头，我外婆从湘绣屏风缝中悄悄一看，哦，安伯钊成为我外公的事实已在这一瞬间命定。安伯钊浑身放荡着熟透的男人的韵味，我外婆春心大醉，她尽力告诫自己：「招女人爱的男人，多被宠坏，自私自爱。这种男人受看不受用，跟着他像走钢丝，提心吊胆；很难夫妻走到头。」我外婆正在自相矛盾，安伯钊起身告辞，老爷子也没有挽留。

从来不好做梦，不好流泪的我外婆，鼻子一酸，永别一般的感伤涌出。她从屏风后款款走出，冲安伯钊点点头，淡淡地一笑，像一杯温吞水，不冷不热。

老爷子怔住，她却慢条斯理地说：「难得你和父亲谈得来，何不留下吃顿便饭？」

老爷子浮肿的眼皮连眨儿下，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对女儿的暗示，还是吃惊的反应。

太突然，安伯钊像个植物人。他听说过，这位大美人像树尖上一只金苹果，看了耀眼；没人伸手拿得到。他正要退却，金苹果却落到了他的眼前，何不顺手捡起来尝一次新鲜？他从懵懵中惊醒，慌慌张张地瞟一眼，冰花一样纯静易逝的感觉，刹那间浸透了他的骨肉。她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仅仅像一个挑逗他的梦境。

王老爷子干咳一声？掸掉领带上一粒看不见的尘土，客气地说：「安先生商务缠身，怕是没时间在寒舍耽搁吧？」

安伯钊丢给我外婆一个眼波，不是有意，是习惯。关键时刻，他知道怎么一把抓住女人的心。他年出毫不留恋的神情，拉足了要走的架式：不麻烦了，我还有点小事要办。」

我外婆的自尊心被激怒，析着眉头，吩咐女管家：「陈姨，客人在这吃晚饭，加几道老爷爱吃的菜。清蒸生蚝，多放豆豉，少放蒜末。醉虾要用茅台酒。」

「这……」安伯钊已经戴上了那顶巴拿马的小草帽，嘴说要走，脚却寸步不动。

就这么定了。我外婆五根蓝白一般柔嫩的手指，往外轻轻一扇，不可更改，不可违抗的霸气，在一个温柔的手势中流露。

安伯钊看了老爷子一眼，但在一个走不像走，留不像留的尴尬中。

「你们谈吧，我不打扰了。」我外婆虽然强行留下了安伯钊，心里总觉得窝火。她丢下客人，通直朝楼上走去。

安伯钊望着我外婆一对精美得让他心动的小鞋跟，一级一级移动，裙摆像云，在他心

里流逸。一切都在她那五根白嫩的手指往外一扇时铸成定局，像孩提时捉迷藏被人抓住时一样，既兴奋又慌张。一声清亮的电话铃声，安伯钊一机灵，看清了老爷子脸上的冰冷。

陈姨捂住传话筒，冲楼上招呼：「小姐，Tom牧师问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参加他女儿的生日Party？」

丽裳从楼梯口，测出小半拉脸，一根指头往太阳穴点了一下，马上缩回了脸。

仆人阿富端出五小盅茶样，弓身问安伯钊：「先生请尝尝，你吃哪一种？」

安伯钊不习惯王家仆人的周到，后来他说，总有一种冒充皇帝的感觉。

「你吃哪一种？」阿富仍然弓在安伯钊的面前。

「随便。」

阿富一愣，马上微笑说：「那就吃一杯汉水银针吧？」

安伯钊无心享用一道道从没见过的菜肴，无心享用一套套精雕细刻的银制餐具。他担心那五根纤柔的指头再往外一扇，再做出甚么决定。美人面前，他从来无力反抗。

老爷子的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他不清楚女儿挽留客人的用意，又不能伤害女儿的情面。他嘴里介绍着各类菜肴，心里却在算计着另一码事情：万一女儿恶作剧，有意逗客人，他将适时把握分寸，免得出格。女儿绝不是轻薄的人，今天的举动，莫非是动了真情……他不敢往下想，他要把事情阻止在没发生之前，既给女儿退路，又不伤害客人的情面。

饭后，老爷子的对策已经想好，他把宽厚的下巴朝外一掀，立在两旁的佣人退出了餐厅。他拿过一只矮腿大肚子的酒杯，倒进少许白兰地，两指夹住杯腿，杯体握进肥硕的掌心少顷，凑在鼻前，享受着由掌心温热蒸发出的醇香。半晌，他呷了一小口，眯着眼睛说：「安先生年轻有为呀。」

安伯钊端详着老爷子饮洋酒的作派，心里一片混乱。他瞟一眼左侧的我外婆，见她的五根手指，静静地躺在桌子上，让他涌出许多餐桌上不该出现的幻想。另外的五根指头摆弄着一只高脚水晶杯，它们时聚时散，忽柔情绵绵，忽顽皮地敲击着水晶杯。在他的眼里，那滋味，那韵律，绝不下于贝多芬达芬奇。他突然有一种藏块粘在鼻凹里——只能看见吃不到的感觉。他在心里责骂自己不识抬举，面对绝代佳人，却想临阵逃脱。

我外婆把水晶杯举在眼前，透过红色的葡萄液体，看到安伯钊一脸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慌张。她嘲笑自己，左挑右选，竟然对这位外表烧酒，内心怯场的男人动了情。「我真的爱他吗？他能代替父亲支撑这么大的家业吗？」他那与巴拿马草帽同样颜色的领带，配上白西装，本应人时而不失高贵，但是，他把结打得又扁又大，像个西餐馆的服务生。她受不了他肩上的香气，那是警犬也难分辨的混杂的香水味。她放下水晶杯，太重，弄出了响声，脸跟着声音红起来。

「再添一点酒吗？」安伯钊问。

我外婆摇摇头，轻得几乎看不见。

「要不要换杯白兰一地？」安伯钊的殷勤勇往直前。

我外婆又摇一下头，自左向右，摇到右边没有再摇回来，看上去像冷淡地倒过脸。

安伯钊尴尬，喝了一大口白兰地，一股辣味顺着弯弯曲曲的肠胃滑下去。

三人各自看着自己的或别人的杯子，冷了场。

「安先生人才难得，我这个小庙可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哟！我已经聘了两位助手了，该你来听他们差使，着实委屈了你。」老爷子的话外意思是：「我不能要你，你来只能给我的助手当差！」

安伯钊笑说：「与洋人打交道，我的英文火候差，不能胜任。在东南亚，我经营橡胶种植园，买卖很好，我也习惯在外面闯荡

老爷子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把酒杯捧在唇边，呷一小口：「年轻人有气魄，在南洋有家了吗？」

「哈哈，你老人家忘了，成家的人哪里有资格来这里应聘？」安伯钊大笑大饮。

我外婆不满意父亲的含沙射影，更恼恨安伯钊没有留下的诚意。她还没有被人轻视的习惯，没有学会认输。她盯着安伯钊，眼珠子不躲不闪：「如果安先生不嫌弃，就留下来帮帮父亲吧。英文嘛，那是小职员应该精通的事情，你只要把握大体，使用人才……」

「丽裳——」老爷子拉长了脸，声音像闷在笼子里的兔子，颤抖了一下，猛地窜出来。

我外婆截住了父亲的话头：「谈判、签字、阅读文件，有翻译，我也可以帮你处理。父亲老了，腰腿又有毛病，我不忍看他一个人忙里忙外。唉，如果我有个哥哥弟弟的，他也就能安心养老了……」她伤了心，也许并不是王家断子绝孙，而是一腔荒凉的老处女心境。她起身，离开了餐桌，老爷子抬头叹气，装满疲累的大眼袋，一红一鼓涨：「丽裳，你听我说……」

我外婆没回头，眼里含了两颗大泪球。

·红颜薄命

虽然，一九一六年的中国像个被摔碎的大西瓜，四分五裂，血水遍地；虽然，一九一六年的上海像个大腿露出老茧的妓女，被军阀割据武装帮派黑社会共产党暴动国民党镇压的百般蹂躏，我外婆的婚礼仍然极尽奢华。虽然父亲都不是基督教徒，但上海的上流人家常把教堂的礼仪当作一种时尚。男士们在此交谊新贵旧友，谈及生意买卖，夫人们自然多了一次展示服饰机会。王家的宝贝女儿终于出了嫁，老爷子恨不得把古今中外各式礼仪统体举行一道。先是在上海圣约翰大教堂，由Allan牧师主持的基督教仪式，新旧官僚、大富翁、帮派头目、三教九流，上海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都到齐。而后，安家派来披金挂银的大花轿，接走了凤冠霞被的新娘奶妈丫头绫罗绸缎整套的嫁妆。喇叭笙箫，亲朋乡邻，安家摆宴三天三夜流水席。第四天回上海，乘坐安伯钊的新火轮，经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蜜月旅行。老爷子不顾多日腰腿酸痛，亲临码头送行。鞭炮声中亲友们朝小轮船抛掷金银纸屑，彩色纸带。小轮船一声长鸣离岸，金银纸屑迎风飘散，彩带纷纷挣断。

我外婆望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像团墨点模糊在岸边。她心一酸，看一眼身边的丈夫。

我外公目光优惑，挥动的一只手，犹豫地落在我外婆的肩上，很轻，几乎没有分量。

他们一直坐在船头，我外公的手不时地搂在我外婆的腰间。奔忙的船工只瞥一眼，

我外婆像针扎一般硬起身子，移开一点。

我外公对着我外婆的耳朵说：「没想到你这个洋学生还这么怕羞，第一夜我才知道你对男女的事一窍不通。」

我外婆红着脸侧向一边。第一夜她浑身僵硬，像一把生锈的锁，任凭我外公使尽绝招，终是无法打开。

我外婆的羞涩刺激了我外公。当着船工的面，他一把搂住我外婆的小腰，轻狂地说：「我就喜欢女人甚么都不懂，甚么都懂的娘们甚么意思都没有了。」

「噢，你经验很丰富？」我外婆像见到一只色狼，直直地望着我外公。

我外公拉长了脸，松开了手：「怎么，你怀疑我？」

「对不起，也许是我多心了……」我外婆捏下他头上纸屑。

海上的奇妙，南亚的湿热，初婚的刺激，我外婆像个掉进糖缸里的孩子，甜蜜得要命。沿途遇到好吃好玩的地方，他们便停船住上几日。不知道泊过多少个码头，走过多少路，在一个菲律宾马尼拉港的黄昏里，船工们纷纷登岸，我外婆陶醉在千杆万杆如林如瓜洲的景致之中。

我外公愤不自禁地咕哝一声：「这妖精，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谁？」

我外公没回话，像只警犬窜上岸，直奔一位站在岸边的女人。

良久，他回到船上，我外婆逗着鹦鹉问：「出了甚么事？」

「本来我想带你来，一了百了……」我外公望着仍然呆站在岸边的女人，支支吾吾：「说甚么她也听不进去……说不定她会冲上船和你吵闹呢……我不知道还有这么麻烦的女人……」

我外婆目光像钉子陷进了他的眼里：「甚么事？」

「甚么事？」鹦鹉重复我外婆的话说。

我外公点燃一根雪茄，抽完，抬起眼皮：「她丈夫上次为我装船，不幸出事。上有老下有小，家境又不好，她想找我闹。」

「唉，这种事情。」我外婆放下了心！打开接金紫檀木大箱，打开象牙雕花首饰盒，拿出两根金条递给陈姨：「给那个女人送去。」

我外公接过金条，放回到首饰盒里：「她不是要钱……不，我是说，我给的钱够多了。你不要烦心，我上岸把她送回家，和她说清楚，免得后患。车来时，让陈姨阿富陪你去旅馆，「别等，我可能回来的很晚。」

「但愿一了百了，你去吧。」我外婆半信半疑。

他急匆匆地走到船头，又回来，抽完了手里的雪茄，稳住了神。我外婆看着丈夫走出船舱，走上跳板，走下跳板，走近岸边的女人。她转过脸，走近鹦鹉，看着它发呆。

深夜我外公回到旅馆，见我外婆愣在灯下，即兴为那女人的丈夫编造了一个凄婉的丧生过程，而后，两人甜蜜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清晨，我外婆在旅馆的花园里散步，见那女人站在他们的窗下，一动不动。

那女人幽黑的肌肤被露水打湿，浓重的长发，被冷风吹乱。突兀的前额，高耸的颧骨，深凹的大眼睛，有一种刀砍不知痛，火烧不知躲避的麻木。也许，她站在这里太久，

甚至一夜。我外婆朝她走近，突然，那女人的鼻子眼睛一抽动，整个身子鲜活起来。我外婆顺着那女人的视线，看到了丈夫穿着睡衣站在窗前伸懒腰。

我外婆丢下那女人，跑回房间，屏住气，沉了一会问：「是钱给少了，还是有甚么说不出口的事情？」

「没事……大概是嫌钱少了。」我外公愣一会，粗鲁地拽过我外婆，疯狂地亲吻，疯狂地做爱。破天荒，我外公终于打开了这把锈锁，我外婆极尽快乐。事毕，我外公像通过凯旋门的拿破仑，对仆人们一挥手：「启锚，这里不玩了，今晚就去马来西亚。」

船抵达马来西亚前，也有多次靠岸，装货卸货，也有男有女，早在岸边等候。我外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行船跑码头，交友太多，遇上困难，互相照应。你不要起疑；好好玩，好好吃，好好看南洋的风光。」

我外婆一会怀疑他走私贩毒拐卖女人，一会自责多疑。我外公一路甜言蜜语，一路猛烈做爱，两人云山雾罩，小火轮已经到达了新加坡。在ralphl大旅馆住了一个星期；新郎新娘亲亲热热，玩遍了全城。就在启锚返航前二个娇艳刺目的妇人，一手抱一手搀着两个小男孩，闯到船上。

女仆阻拦，那女人冲船舱，用英文叫喊：「安伯钊，你出来！」

我外公走出船舱，两个孩子小鸟一样，展开翅膀扑向他。小的走路不稳，跌跌撞撞，叫爸爸。我外婆像根蜡，脸色灰白，僵在船头。

那女人拿眼斜了一下我外婆，用英文说：「新上手的，早上好！」

我外婆发抖得说不出话来。

小男孩摔倒在我外公脚前，他抱起来，亲一口，掏出我外婆送给他的白丝帕，擦去孩子颔下的口水与浓涕。

一系列家常动作，我外婆看得眼花缘乱。

我外公突然回过滋味，他把孩子塞到那女人怀里，一个指头戳在她的脑门上：「谁叫你来的？不是和你说清了吗？」

「你好狠心哦，你舍得丢掉我，也舍得丢掉你儿子吗？你的儿子，我不管了。」那女人一急之下，说出了道地的上海话。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天知道你睡过多少男人？」

「你，你不要脸！」那女人丢下孩子，撕扯着我外公哭闹。

「阿富，把这个无赖赶走！」我外公气青了脸。

两个孩子「哇哇」大哭，我外公急忙蹲下拥搂他们。

那女人止住哭闹，冷冷一笑，冲着我外婆说：「你看见了吧，谁的儿子他会这么宝贝？」

与一群又腥又臭的妓女为伍，共用一个男人，我外婆的自尊已经被揉碎。他娶她，不是为了才貌家产，仅仅因为她是另一个女人。在这个花花公子和一个卖笑的女人面前，她不能流眼泪，流出一滴，都是再次羞辱。她憋住气，走进船舱，扶着船壁，一个劲地呕吐。

不知道我外公如何摆脱那女人，回到船舱，他「扑通」跪在我外婆面前。

我外婆像条油盐不进的塑胶鱼，任凭他忏悔、解释，一句也没听过心里去。

夜又一次来到海上，船又一次行到深处，陈姨阿富睡去，我外公熬不住，坐着发出了鼾声。我外婆走到船尾，让呼叫的风浪淹没她的哭声。她哭到下半夜，似乎一辈子的泪水全都流尽。第二天清晨，她扶着船板站起来，丈夫像个泥菩萨呆坐在她的身后。她抑制住厌恶，望着绿得发黑的海水，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你还想和我往下过，一、把所有清扫所在地的财产转让在那些女人与孩子的名下，不管他们是不是你儿子，从此一刀两断。二、卖掉其余财产，回上海，接手我家的事业。三，回上海以后，除了阿姨阿富，解雇所有的船工仆人，不得透出一点风声，包括我们的父母。」

我外公理亏，又腻烦了十多年的漂泊生活。沿途和他有一腿的女人，除几个高级妓女，多数仰仗他养家糊口。她们千依百顺，他早就倒了胃口。偶有一两个痴情的，不是嫉妒别的女人，就是哭哭啼啼缠着他不放松。他骂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腰上的皮带，看门的狗」。他习惯把女人当成袜子和衬衫，脏了脱，旧了扔，不想招惹更多的麻烦。他从不在意女人的哭闹，鼻涕眼泪并不妨碍他亲嘴做爱。完了事，不管那女人是哭是闹，他拍拍屁股就走，下次再来，她还会流着泪张开腿。他常说：「女人十有八九是贱货！男人越甩越冷落，她就越是想，越是离不开你。」

我外婆不哭不闹，不温不怒，一夜间，想出三条绝招，既堵死了他的后路，又合乎情理。他惊奇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冷静的女人，能把他这个著名的大玩家整个地镇住！

「你不说话，就算是同意了。此事，就算了结了。」我外婆一只纤柔的小手往外一扇，我外公慌忙点头答应。

回到上海，我外婆每天抽出更多的时间过问丝厂洋行事务，更多地关照父亲的饮食起居。蜜月里发生的事情，从没露出蛛丝马迹。

不久，老爷子宣布我外公接任两家丝厂董事长时说：「扶小婿上马，老夫我还再送一程。」

这是老爷子的一步高棋，有他辅佐，部下们既不敢欺瞒「乘龙快婿」，他又不失实际权力。

白天，我外公像个老保姆，买进卖出、装运、订单、资金周转，厂里的大小事务统统归他关照。晚上，请客、被请客、应酬中，常常因为抬高或压低一分钱，与客商明争暗算，费尽心机。难得几次留在家里，本想与我外婆寻欢作乐，但一看到我外婆及地的白丝袍如云烟飘到床前，鲜嫩光亮的脸，无怨无恨，又无热情的眼睛，我外公就觉得自己脏，不敢对我外婆她动粗求欢。等到我外公调整好情绪，身心早已疲惫，对性事索然无味。此时，我外婆会递给他睡衣睡裤，客气地问：「你还需要甚么？」我外公会怯生生地说：「不要了，谢谢你。」不论同床异梦，还是同床无梦，我外公的心「总是想着那些愿意在船舱、地板、桌椅板凳、湿滴溜的胶园里，任他脱尽扒光，作足浪劲贱态，任他挑逗玩耍，或大屁股大脸，或粗胳膊粗腿，或涂脂抹粉皮笑肉不笑高级妓女，或下身躁具荡妇们。在她们的两股之间，我外公没羞耻，没顾虑，放得松？要得开。不久，我外公对新婚、新职、大都市开始厌恶，害怕应酬，害怕回家。他想离开上海，又没有理由与借口，只好耐着性子等待。

机会终于采了，上海工商界筹款捐助商团武装的酒会上，我外公代表丝厂签字捐赠三十万元，众人哗然。

早就与我外公为敌的丝厂总经理亮出一张老爷子签好的巨额支票，玩笑着说：「我想你还是先回家问问你的岳父、太太今晚让你喝几杯酒！再回来捐钱吧。」

我外公摔碎酒杯，丢下满堂惊讶回到了家。他枯坐到下半夜，没有和床上的妻子道别，提起一只皮箱，正要溜出卧室。我外婆赤着脚，一把拉住他。他想解释，又不知道解释甚么，想走，又不敢走。

「你在这里不开心，我同意你走。」外婆说。

我外公不知所措。

「不过，我想要一个孩子。」

「你……你不是不想要的吗？」我外公被惊呆，愣看我外婆。

「我不会再结婚……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外婆关上了卧室的灯，点上一根红蜡烛，脱下睡衣，昂起头，静静地站在我外公面前。

我外公向后退一步，隔着烛光愣看我外婆一会，突然浑身颤抖，恶狼一样扑到我外婆身上。折腾了多少日子，不知道，直到我外婆确信怀孕，我外公悄然离去。

我外婆曾派阿富下南洋寻找打听消息，听说我外公去了日本。我妈出世后，我外婆又派阿富带我妈的百日相片，找到了日本，我外公没回来，只留下了照片。有人说，在日本我外公花天酒地，最后死在一个妓女的身上。有人说，他穷困潦倒，下体疳臭，死时身上只有一张我妈的小照片。浙江安家让我外婆去收尸，我外婆微微一笑说：「还收甚么，不是一块烂掉了吗？」

当然，这都是传说。以我外婆的修养，她只会沉默。

·关于外婆的另一种记忆

我妈说，那到夜里，也像这么黑，也有这么多花的香，我妈背对着外婆，站在上海的花园洋房前。

「我怀孕了。他还不能和我结婚。」我妈等着她妈暴怒。

良久，没有声音，我妈回头，她妈已经走向前楼。

我妈提心吊胆，跟在她妈的身后。

她妈拿出两双布底绣花鞋：「高跟鞋不好，这是我怀你时穿过的，很软。」

「妈——」我妈攥紧鞋，下巴抵到胸口。

她妈甚么也没问，为我妈换上新被褥、新床单，离去时轻轻地关上了房门。而后，她辞去了佣人，自己买菜洗衣做家务，还要抽时间缝织我的衣物和尿片。

不几天，总理突然出现，虽然进门前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还是被我外婆的沉稳震住。

「我想，是你。」我外婆伸出一只带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纹，仍然纤柔的小手，他急忙双手紧握。

「您晓得了。」总理飞起鹰翅般的浓眉，表现出内疚歉意。

外婆持持纹丝不乱的白发，坐在他对面，四平八稳：「你来这里一趟不容易，长话短说吧。」

总理低下头，突然红了脸。

「你真想留下这个孩子？不知可舍得丢掉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

总理看了她一眼，使劲点了点头。

「实在有困难，你说清楚，我好有个准备。」

「我要这孩子，大姐会主动提出离婚的。」

「她主动提出离婚？」外婆眯细眼睛，沉了一会：「没有那么简单吧？」

「目前，就是那么简单。」总理挥了一下那只端在小肚子上的右手，满脸微笑，满脸自信。

「但原如此。」外婆一笑，不露声色。

「我可以上去和安然单独谈谈吗？」

「我应该问你，在你没离婚前，还有单独谈的必要吗？」

总理干在客厅，进退不能。

·速描大姐

她像一道宽阔的河床，任何激流风浪都会从这里平缓，通过。

她从没有过少女的清纯，青春的妩媚，仿佛生来就是大姐，就是妈。

慈母是她的公众形象，为了党国的利益，领袖的名义，她拥抱着整个错误和不幸。也许，这仅仅是占有一个男人的手段。这手段让我们爱不能爱，亲不能亲，终日演戏，而且永不落幕。

她既精通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又精通男女之权术。她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她没有美色美德，却胜过了所有的美色，拥有了所有的美德。

她没有治国的大智大谋，没有英雄的赫赫战功，却像个不倒翁，始终盘踞在中共的最高领袖集团。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共产主义幽灵窜到了龙的故乡，多灾多难的中国开始骚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战胜国。巴黎和会上，愣是把德国从中国猎取的权益交给了日本人。强国的欺辱，无能的朝政，激起了中国人近百年的积怨。五月四日，学生示威游行，烧毁外交财政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打伤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十多人

被捕，长期麻木的人们突然惊醒。从此，「五四」这一天，被钉在中国的历史上，恶魔一般诱惑着热血青年失去理性，失去生命。

这一天，盛产狂热与恐怖，英雄魔鬼野心勃勃，同时出洞。

这一天成为祭日、激动点、野心的佐证、统治者的心病。

这一天，被夸张，不断提前或推后。而后，整个春大都在流血。

一九一九年，总理夫人十五岁。她争强好胜，泼辣无畏，着裙服女装，更像一个小男生。

她自幼失去父亲，母亲在一个做官的人家当保姆兼家庭教师。她置身于富资环境，又未能像主人家的孩子一样享用富贵。她自尊好强，却不得不寄人篱下。奋助学潮，她的积怨终于得到发泄。她与一群不安于囚居闺房，单调的女校生活的新女性，打破了几千年男女授受不亲的疆界，与男人平起平坐共商国事。革命放大了她的野心，运动给了她出人头地的机遇。

一五一九年，总理还是个多次落榜的苏北青年。在日本，他既考不上官费学校，又无钱度日，赶上学生闹革命，他回国另辟途径。也许，他英俊潇洒，天性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也许，他无所事事，只有专注于革命。这个穷困潦倒的校外生，闹学潮不久，便有了小小的名气，有了漂亮的女生暗中倾慕。

九月十六日下午，一次命中注定的聚会中，那个叫上帝或是叫甚么的，已经把她悄悄地推到了苏北青年的身边，并用一根链条把他们串在一起，从此再也挣不开。

就在上帝把锁链套在他的脖子上，咔嚓一声上了锁，而且毁了钥匙的同时，苏北青年

正在同一位他喜爱的女学生说笑，正在飞起浓重的黑眉，眼里闪出一片灵光。

上帝似乎对她太不公平「要引起男生的注意，她必须费尽心机；展示出女性以外的魅力。她在他面前绕了两圈，仍然进不了他的视线一她以少年无忌的优势，率先伸出了双手：「你的《革心！革新！》写得真棒！就是要革整个社会的新！革整个民族的心！」

她不好看，但率真泼辣。每句话都得用惊叹号的声势，像一团火，照得她里外发光。

他一只手握住她的手，一只手拍在她的肩上，对那位女学生说：「你看，她年纪虽小，革命的热情比我们男士还要大。」

她凸出的上唇，往前一撅，一笑，露出满口水汪汪的牙床。

此后，他们一起开会，一起编辑刊物油印传单。虽说是命中注定的夫妻，此时两人并不来电，而且各有所爱。

全国反日情绪激涨，抵制口货的高潮来临。一天早晨，她带着几个杀气腾腾的女学生，把一位日本籍老师赶出教室，再把教课书撕成条，摔在老师的脸上。

老师看着学生，呆得像只大冬瓜。

她举臂高呼：「觉悟！反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

老师脸色铁青，走出狂怒，走出少女们的呼喊。

在南开大学的操场上，人们把堆积如山的日本制造的汽车百货，浇汽油点燃。十多万人围着火堆狂呼，她蹬上高高的演讲台，面对滚滚浓焰，黑压压的人头，边哭边喊：「救亡！爱国！牺牲！猛进！」

小人儿感动了许多大人观众，他们跟着她疯狂哭喊。

警笛四起，警车围绕，她两眼血红，声音更加响亮。警棍重重地落到她那还没发育成熟的身上，她第一个反应不是逃跑，而是反抗。她吐着血，冲进学生队伍，继续演讲，继续呼口号。

苏北青年与同学纠集了一个代表团，进京请愿。结果被捕入狱，以绝食威胁当局。

中国被几个学生震动，知识分子和报纸一起声援。她伙同二十四名同伴，背着行李来到京城找警察厅长：「学生代表因为爱国，被你们抓起来了。代表是我们选出来的，不能只让他们在牢里受苦，我们要替换他们！」

她的举动，感动了狱中的同学，苏北青年当然也不例外。

她成为总理夫人后，一位德国朋友说：「她首先爱上了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她活跃在几乎所有的宣传和示威活动中，有机会就与他经常接触。」

总理不置可否地说：「她先爱上我，我先爱上她，有甚么两样嘛？」

在我们最后一次评价大姐时，我说：「能让一个有爱人的男人爱她，需要手段和能力。」

听说，你喜欢的那女人，富有漂亮，你们同船去了欧洲……」

他轻叹了一口气，呆呆地看着往事，一句话没说。

·十年河东转河西

地质学上的移山造海，移海造山运动，需要亿万年。木变石，石变成玉的物界过程，需要千万年。但一个种族的枯荣兴衰，只需要几百年。

自从蒸汽机电灯塑料在伦敦巴黎纽约出现，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的人开始傻了眼。遗憾的是中国强大时，没有飞机电器，只能靠口碑影响四邻。一个马可波罗来朝圣，还要千辛万苦走上好几年。西方人无法骑驴坐船来中国留学访问，目睹东方大帝国的风采。蒸汽机电灯发明人的时代不同，华盛顿的一个响屁，也能通过电讯响彻全球。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发明火药的人知道发明电灯电话的人厉害，知道崇洋媚外。谁能去西洋留学镀金，谁能披上假洋鬼子的外衣，人们就会觉得他秃顶上有毛，瘸着的两腿一般长。一九二〇年夏，苏北青年和一群在中国横着竖着活都不快活的青年人一起，怀里揣着西方的大月亮，乘船去了巴黎。大战后，欧洲经济大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留学生只能找到收垃圾、搬东西、擦皮鞋，打零工又便宜又脏的粗活。除了一批官费留学生和富家子女外，靠打工赚钱的学生，十几个人合租一间小阁楼，合用一盏小煤油炉轮流做饭，根本交不起昂贵的学费。

既然共产国际愿意供给理想与面包，苏北青年和一群吃不饱饭的中国留学生，当然愿意专事革命。不久，这位既知道自己漂亮，又爱漂亮的苏北青年，生活宽松了。他拍了一张小照片，照像馆免费为他上了彩色。他把照片印在自用的明信片上，寄到四面八方。

在同学家，她看到了他的明信片，心里软得跳不动。她记下了地址，捧着热心，写了一封问候的使他回了信，述说了欧洲的见闻。一九二三年春天，她和几个躁动不安的小伙子，为一家地方报纸办一个不定期副刊，第一期，发表了他的回信，题目叫「德法问题与革命」。

他收到报纸和稿费，一夜没睡，马上给她写了另一封类似的回信，她再次把它登在第二期副刊上，当然删掉了他是个独身主义者的脱词。私人信件公开发表，既说明她与海外的政治活动有联系，也是把他们之间尚未发展成爱情的关系提前公开，革命化。其实，这类信件和卡片，他同时寄给许多的男女同学，只是没人在意，没有人公开发表在报上。

一九二四年春，她的心被苏北青年的一张明信片搞乱，或是说明信片上简单的几句话，被她想得太复杂。明信片上。绿草茵茵，三个披散着金发的姑娘迎风中奔跑。背面是他的短语：「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她认定这是一首情诗，是求爱的暗示。她马上回了信，单刀直入：「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甚么新的想法？你身边不是有一位恋人吗？」

苏北青年正在失恋，他所爱的姑娘厌烦了那些不上学，也上不了学的职业革命的留学生。她要他收心学习，一起攻读学位。当然，这是难题，他既收不了心，更难考进学校，只好分道扬镳。他被勇敢的丑小鸭感动，回信说，那位女同学性格脆弱，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经决定一生献给中国革命，只有像她这样志同道合的姑娘，才能共患难……

从此，两人开始纸上恋爱。

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为事实上的革命政府。固然这个政府只有一个煽动人心的主义，控制国家命脉的枪杆子，仍然握在各地军阀和商团的手里，广东仍然是革命的中心，激进青年向往的地方。既然在欧洲没戏唱，一九二四年底，苏北青年离开了马赛港。

孙中山聘请苏俄顾问，作为国民党组织时训练员。苏共出两百万元现款，一批军事干

部，八千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帮助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结束了十一年赤手空拳的革命生涯。

苏北青年走出码头，看到满街标语口号，如同浪子归家，一头扑进了老娘的怀抱。他带三封朋友的介绍信，找到了国共两党要人，当上了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的共产党区委员长及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一个只会游行抗议的留学生小头目，成为两党要人；应该说国民党给了他展示才华的机遇。共产党的委员长只是个空头衔，黄埔军校才是他虽初的政治、外交舞台。与校长蒋介石共事近三年，两次东征打军阀商团，直到两党翻脸，两人之间，仍然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情愫。

有人说，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清除共产党，蒋介石悬赏二百万大洋，捉拿他的头，其实是虚晃一枪，暗中放了他一马。不然，他插翅难逃脱刀枪密布的上海滩。

也有人说，西安事变，总理千般周旋，不顾张学良的安危，放了蒋介石一命，两件事，一还一报，别有用心。

当然，这只是俗人优雅的梦境，政敌之间从没有这般柔情蜜意。逃出上海是他的侥幸，放走蒋介石是时局的需要与斯大林的命令。

·情书

苏北青年拿着情书，在九百一十四个共产党员的后脑勺中寻找高委员？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时的一幅情景。

共产党北京区委的高委员，未婚妻是个漂亮的女作家，苏北青年相信他对女人的鉴赏能力。五年多没见面，丑小鸭是否变成了白天鹅？他请高委员先过目，是否结婚，再作决定。

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下午，丑小鸭虽说没有变成白天鹅，已经成了大姑娘。她白衣黑裙，站在船头，望着码头上的人流。小小的眼睛被白花花的阳光刺痛。她似笑非笑，有些紧张，也有些醉意。信里约好，下了船，她就是他的新娘，就要成为终身伴侣。五年多没见面，他游历了那么多的国家，接触过那么多名女人，洋女人，会不会嫌弃她？她捋了捋刚在船舱里流光的横横髦，看了看胖墩墩的方口黑皮鞋，眼里一片茫然。她站在最显眼的地方，没抬头，希望他能一眼认出她。她要看他的第一个反应，听他说第一句话，再以玩笑的口气问他：「现在，你还要不要我这个新娘子？」船刚抵岸边的那一刻，她突然慌乱，带上一副半月型的洋眼镜。

他没去接船，说忙着组织省港大罢工。他拿出几张她的照片，像温习功课，看了一遍又一遍。第一张全身相，亭亭玉立，一只手犹豫地在衣襟上。这只手白嫩柔软，他恨不得马上提住它。一九二四年，他打开她的信，一张照片落在地上，他心里喊：「女孩大了真是十八变呀！」那一天，在巴黎的一条大街上，他遇到他所恋慕的姑娘和她的新恋人。他邀请他们在一家小餐饭吃便饭，结了账，他的钱不够买一张回程的地铁票。他装着有事，等他们消失，才徒步走回拉丁区。到了住所，两条腿硬得像木棍，看了表，凌晨一点多。他睡不着，再次拿起桌子上的照片，写了一封回信，响应了她的恋情。

他把这张照片交给警卫副官，让副官去接他的新娘。

副官堵住码头的出口，对着照片察看每一张少女的脸蛋，人去船空，码头上空空荡荡，副官没有看到照片上的女人。他赶回到苏北青年的住处，她已经先到一步。副官带她找到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苏北青年正坐在满屋的烟雾中。

她心惊肉跳，他身着国民党军官制服，这么帅气！

副官走近，对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

他抬起头，心一沉。她几乎没有变，撅凸的上唇，小小的肿眼皮，黄巴巴的圆脸上，鼻头往下秃往后缩，平视可见两只黑呼呼的小鼻孔。

她等着他走过来表示亲切。

他草草地点了一下头，站起来，像逃跑，快步走出会场。

新娘子被晾在一边，尴尬地看着满屋陌生人。她仰起头，憋住泪水。

副官打了个圆场：「对不起，他要赶回广东区委开会，来不及打招呼，让我送你回去休息。」

她顾不得二十多天的旅途疲劳，强迫自己笑着说：「他忙，我理解，不用他照顾我。我想了解一点罢工情况，就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宵禁前，他没有回来？警卫副官只好临时找一间房子，让新娘子度过第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仍然没来和她见面，直接去了黄埔军校。

她忍住了羞辱，忍住了怨恨，直接去广东区委报到，要求马上工作。

午后，他坐在办公桌前，思前想后，内疚起来。她丢下年老多病的寡母，千里迢迢来做他的新娘，组织上的调动只是虚设，他毕竟通过白纸黑字与她谈情说爱一两年。革命者择偶的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绝不是外貌。黄昏，他回到住所，她似乎没有在意他的冷落，像五年前闹学期时一样，谈到革命、工作，脸上闪射出纯金般的光亮。她天性激进，适应革命的艰险环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作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需要激情和勇气，娇美柔弱不适应革命。她从没被漂亮宠坏，激情美化了她的外貌，与那些娇柔的美女相比，她鲜明生动，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没新房，没有仪式，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婚礼如此简陋；与国民党官员相比，他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廉正与革命化。草率的婚宴上，人们好奇这位国共两党的大红人，为甚么偏偏选中这般模样的夫人，纷纷要他们说出爱情过程。苏北青年正在羞怯，新娘子却大方地站到了高凳上，把明信片上的短句，一字不漏地背诵一遍。

他红着脸，低下头，一杯接着一杯，连喝了三瓶白兰地，酩酊大醉。

深夜，朋友们即将离去，他突然抓住一位朋友的手，哭腔乞求：「你们不能走，不能留下我自己，你们不能走……」

新娘子送走客人，把他拖到阳台上，撬开他的嘴，灌了半碗醋，扣住他的喉门，吐出晚餐，他像死人一样昏昏大睡。

由于忌妒，我东跑西颠，收集了一大堆书报杂志，论证大姐年轻时如何丑陋，如何使用手腕抓住了丈夫。在一些苛毒损人的句子下面，我划上一条条粗重的红线。像恶魔，不知不觉我会被这些红线左右，对于大姐的描述失去了公正，现在只能矫正。人们的编凋只

他说的有道理；但最深的原因是他们的婚姻第一次出现了裂痕。婚后，她常陪丈夫参加聚会，那些名人要员的夫人们，打扮入时，像一束束花，捧在丈夫手里！向她的丈夫炫耀。和她们站在一起，就有比较，就有压力。她自尊自卑，但从来没有人在意。男人们与她握手，寒暄，谈工作，谈党务，不是把她当敌人就是同志。女人们也不与她争风吃醋，不管她赞美她们的丈夫，还是她们的丈夫与她单独交谈，她们从不对她防范。偶有一两位夫人大发慈悲，像打发她丈夫的一个跟班，为了给主子面子，草草地塞给她一句恭维话。当然，不是夸她的衬衫，就是赞美她领口上的一枚新别针。在这种场合，她丈夫却像一尾鱼，潇潇洒洒，游戈在男人们的争论，女人们的妩媚之中。她恨不得用硫酸枪毁了一张张娇美的脸，恨不得把丈夫憋回到娘胎。但是，明处她吞下忌恨，以鄙弃夫人们的庸俗而宽慰，以大度自卫。暗处，她查防每一个与丈夫接触的女人，包括一句笑话，一个喷嚏。

结婚不久，她的寡母曾叮嘱过女儿：「孩子是拴住男人的裤腰带，他心花，只有用孩子拴住他。」

她拉住丈夫的手，红着眼圈说：「我要留下这孩子。」

他强打起精神，逗她说：「要作妈妈了喽，还哭鼻子？」

不久，他走了，一走近半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为她作出任何安排。她没有向同志诉苦，没向朋友求助，临产时只有寡母相伴。她的个子小，孩子大，两天两夜生不出。医院小，条件差；母子不能两全。

寡母说：「舍孩子，保大人。」

她阴着脸，点了一下头。

孩子的头颅被粉碎，用产钳一点一点夹出来。

她从昏迷中醒来，望着枯坐在病床前的老母亲，咽下了怨恨，两天没说一句话。

国民党为清除隐患，四月十二日开始屠杀共产党。

一名化装成男人的女共产党员，潜入病房通知她逃跑，一位护士把她和寡母连夜送上船。从国民党通缉令中，她知道丈夫在上海，她赌气要回老家休养。

寡母硬是把女儿带到上海，找女婿讨回公道。死里逃生，她们终于逃到上海，却无法找到他的下落。寡母到报馆，用他的化名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了，现在我带她来上海找你，希望速到旅馆与我们相会。」

几天后，他派人把妻子、岳母接列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深夜，他剃掉浓重的眉毛，化妆后，突然站在妻子的床前。

好侧过脸，看墙，不看他。他陪笑脸，去、拉她的手，她抽回手，阴森森地瞪着他。他觉得被撕碎，身子一缕缕吸进她的眼里。他想哭，没有眼泪，想笑，笑不出，他把刊登通缉他的报纸；装着无意，放到了她的床头。

「不必了，我知道你的头很贵，价值二十万大洋！」

他像个木偶，持在她的床前，再也没有戏。

妻子冷笑一声：「环境险恶，不允许我们争吵，也不允许我们再演戏了！我是个党员，也做过地下工作，知道你来上海搞武装暴动需要保密；但是，你可知道，一个快临产的妻子也需要丈夫，你一走了之，我知道你能说出一百条理由，我也知道，只要你心里有我，也能找到一千种办法与我联络！」

他陪尽笑脸，低声下气：「我们还年轻，可以再生一个。」「恐怕你再不会有孩子了，除非你离婚再找一个。」岳母娘像门重型大炮，炮口早就瞄准了他的后脑勺。

他打了个冷噤接近下跪，她们才肯出医院和他住在一起。第四天，他再次离开了武汉。她赶到武汉，他又去了南昌。

在南昌，他领着一群没被杀尽灭绝的共产党人起义暴动，朝国民党开了第一枪。虽然惨败，差一点送了他的命，但共产党把这一枪粉刷在党史、军史上，把这一天定为建军节。每逢过一天，军营里杀猪宰羊开澡堂子放电影，当官的分肉分米作报告，当兵的喝酒吃肉听报告。

我常玩笑说：「如果大姐如花似玉，让我老爹晕头转向，他绝不会再次扔下妻子去开这一枪。这一天，也就不会有吃有喝，金光灿烂。」

·失败的婚姻

我外公愤断意绝离家出走的第二天，我外婆叉开肿疼的双腿，站在花园洋房正中，目光越过租界巡警的雪亮的刺枪，超过上海人睁圆的眼睛，看到一九二六年十月的军阀、商团武装的大刀砍下一具具共产党员、暴动工人的人头。挂在电线杆、老西门上的人头，个个眼睛睁圆，鲜血液流。我外婆的目光越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越过阴暗潮湿时闸北区，看到苏北青年身穿灰市棉袍，头戴鸭舌帽，黑皮鞋黑西装裤，深灰色围巾一端搭在肩前，一端指在肩后。这模样，只要在共产党的文学艺术里一露面，三岁的孩子也能认出他是个地下党员。他领着十几万破衣褴服的暴动工人，穿行在破衣褴履的横尸中。

国共合作的北代国民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域，正向上海挺进。上海像一块肥肉，悬在两只俄狼唇边。

共产党说，国民党早有迹象，北伐胜利枪口一转，就会对准我们。

国民党说，大元帅孙中山死后，共产党利用党内的左派，吞食反共的右派，企图推翻整个国民党。

四月，北伐军接近上海，上海的部队正在换防。刚被国民党革职的苏北青年还有棱角，还会激动犯错误。共产党派他去上海，秘密策划工人暴动。连着两次失败，一急眼，他把上海和几十万工人的性命做为赌注，第二次以决胜负。

真正控制上海的主人们——外国的租界势力、地痞流氓青红帮派头目及富人集团，整日颤抖在人头落地、倾家荡产的恶梦中。上海的西方《华北日报》连日散布红色恐怖的消息：

一个外国妇女被四名赤匪强暴。

某某国教士一夜之间被暴民砍掉了头颅。

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同好淫邪盗……

奇迹出现！穷急眼的工人、只会喊口号游行的学生、一百多支茅塞枪、几千人的棍棒大刀队，居然占领了警察局电话大楼和发电厂；茅塞枪大刀队，控制了租界以外的整个大上海！经历了三十个小时的血战，新市民政府如海市蜃楼，破衣烂履的暴动工人，正沉醉

在欢呼声中。

那时，共产党两万人不到，领导人是几个刚从国外跑回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知识分子。苏北青年使出全身的聪明和伎俩，制造矛盾，离间国民党内的左右派，争取国共两党携手控制上海。

蒋介石毕竟是个江湖人，在他面前，几个共产党的呆头书生，像吃奶的孩子一样稚嫩。为弥补国民党左派与温和派的裂痕，他把主席的头衔让给无能的汪精卫，但实权一天也没有离开他的铁腕。他的炮艇已经停泊在黄埔江边，与公共租界的主人、青红帮头目已经达成协议。上海的富豪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倾家荡产，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要不就得把一笔笔「自愿」捐款，流入地头蛇及蒋介石的腰包。心疼钱的富人，不几天，就会发现独生子失踪，或是门缝里塞进一张逮捕令。

我外婆的老爹是个明白人，他抢先为国民党付清了十辆装甲车涨单。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清晨四点，金钱胀满了腰包—子弹推少论膛，国民党两员大将李宗仁与白崇接电摆好了阵势。几百名熟知上海地形的混混们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坐上了外国人的装甲车。此时，苏北青年的牌局已经输定。

蒋介石先派人为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送来一面「奋斗到底」的锦旗，表示合作与鼓励。工人纠察队穷大哥们正在激动，国民党的枪口一转，对准了一张张傻笑的脸。

苏北青年正在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客厅，不知道他的武装已经被缴械。军官的弟弟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邀请他来谈事，其实是软禁。是念记弟弟的情分，还是蒋介石压根儿没想要他的命，他知道事情真相后，疯子一样吼叫着冲出客厅。

他再次组织工人学生游行抗议，要求交还被逮捕的战友和武器。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长达二里路。敌手已经埋伏，数十架机枪突然扫射……

事件后，共产党主席臭骂了苏北青年，斯大林又暴跳如雷，臭骂了共产党主席。不管谁对谁错，就在他被推向断头台的前两分钟，逃离了险境。

四十年后，重述这段往事，总理平淡如水：「年轻人革命热情高，认为天下事好像就那么容易。稍为有点成功，就容易骄傲，至少是头脑发昏。结果，给敌人骗了。当时，我们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面貌，他卖我们，我们还在帮他数钱呢！他背信弃义，太没良心。」

我曾说：「没有道德良心！即是政治家的道德良心。不择手段，才是政治家的真正手段。」

他曾呆望着我，满眼惊慌如倒塌一团的蜂窝。

·情种出世

上海又回到了平静。租界的花园洋房里，外国佬与青红帮派的交直中，又加上了蒋介石这位新股东。

我外婆家的银行、工厂，不再如同往年兴旺。我外公出走后，我外婆的肚子渐渐长大。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天，太阳没出前，我妈落地时双眼含泪；无声无息。

「是活的。」张大夫听了我妈的小心脏，眉眼月芽一般弯弯急起时说。

我妈「喵」了一声，而后没再哭，没再动。

外婆常到婴儿室，把棉絮放在孩子的鼻孔上，测试有没有呼吸。

外婆的父亲已经苍老，不再雄心勃勃，他每天趴在摇篮边，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没有人搀扶，靠自己，再也不能站起来。我妈满月的那一天，她的老外公趴在摇篮边，又看了大半天，眼睛潮湿地说：「这孩子这么弱，我王家的烟火真是不旺哟。过去有个算命瞎子对我家的老姑奶奶说，三代不出我王家男人家败人亡，女儿都做寡妇活容易，过去我不相信……」

「爸。」我外婆撑起产后的身子，扶起了老爷子，他已经变质，轻得像纸片，一阵小风就能吹跑。岁月把他划分到弱小的那一类，像孩子，需要怜爱和关怀。她觉得她应该与父亲转换角色，肩负起这份家业。

「没满月，你不能下床。」陈姨丢下菜蓝子，扶起老爷子，再逼着我外婆躺回床上去。

据说，此时我妈像迎接食物的小鸟，冲着她的老外公张开小嘴一笑，惹得老爷子连着回味好几个月。

「肉连肉，疼不够，现在老爷子除了孩子，甚么也看不见了，甚么也不放在心上喽！」陈姨理着衣物，感叹地说。

「不知大小姐现在可想吃？」厨子从门外递进一只乳瓷饭煲。

陈姨打开乳瓷盒盖，锦囊中露出一只小碗，揭开碗盖，是一大盎子热滚滚的燕窝汤。

我外婆推开燕窝汤：「你哥哥做事的服装厂倒闭，卖掉没有？」

「大小姐，你别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放在心上。老爷子赏我一笔钱，让哥哥回安徽老家做了点小买卖。汤喝了吧。」

「等会再喝。」

「趁热喝不腥。」

「放在盒子里，不会凉的。」我外婆示意陈姨退出。对老爷子说：「现在，上海的太太小姐，见到英国人穿抹布也觉得好看。我们出大钱，从英国请裁剪师，买下这些倒闭的服装厂，廉价劳工……」

「戴安娜的妈是一位怀才不遇的小裁缝！把她请来，你说好不好？」我外婆在房间走了一圈。老爷子不回话，摸着我妈的小手，卟哧一笑。

「人老，耳朵也老了。」我外婆的眼睛再次潮湿。

「这孩子叫（安然）吧。」老爷子扶着墙站起来，两腿左右打晃。

「姓安？」我外婆小声咕哝，背过了脸。

「当然姓安。别忘记，她是安伯钊的女儿。」

「你耳朵不背呀，这么小的声音，也听得清？那好，我们把那些倒闭的服装厂买下来……」

「叫安然好，这孩子的性情温和，安静。」老爷子佝偻着背，晃晃荡荡走出了婴儿室。

·我妈的初恋

我妈一生只爱过两个男人，两个都没成为她的丈夫。

十七岁，我妈开始为男人流泪，而后，常常流，像个挥泪如雨的小女人。十七岁，她

虽然思春想男人，身体发育却始终跟不上。我外婆让我妈上最好的学校，请一流的家庭教师，出国旅行，穿戴不完的服饰，我妈却终日闷闷不乐。每当我妈的同学朋友提起她妈，她的家，我妈那双云遮雾盖的眼睛，一闪亮，像海燕！藐视着雷电。但是，在我妈的心里！外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是一棵参天大树。她觉得自己太微小，在大树的阴影下，像一朵小花小草，得不到足够的雨露阳光。她上了中西女中，不论成绩好坏，认识外婆的老师都会睁圆眼睛，说：「你是王丽裳的女儿？噢，你妈可真是才貌双全哟！」同学们来家里玩，视线和话题也总是集中在外婆的身上。偶尔外婆带我妈去交际场所，老男人小男人们，围着我外婆谄媚讨好，从没有人顾及大美人的手里还牵着一个枯瘦的小丫头。最多，太太们大惊小呼：「你有这么大的女儿？真是看不出！」

那时，我妈低下头，躲到她妈的身后，那窘态，恨不得钻进老鼠洞，我那被漂亮宠坏的外婆，不懂得女儿的心情，常把她接到怀里，说：「不小了，十七岁了。」太太们再次惊讶：「十七岁？一点也看不出，你妈十七岁当家，十九岁就去英国留学了！」

我妈害怕别人拿她妈和她比较「但每个熟人都爱这么比较。每次遇到这种比较，她就垂眉低目，一声不响。等到红男绿女们说够，说累，她妈把她领回家，她才敢抬头喘出一口粗气。后来，一个叫夏阳的男孩子，建立了我妈的自信，让我妈意识到自己也漂亮，也是个招人爱的大姑娘？

我妈的好友舒文十八岁生日，避开父母租了一辆大客车，约了十对富家的少男少女到郊外玩耍。车上，男孩坐一起，女孩坐一起，表面上授受不亲，但二十颗初放的春心，早已在夏日的阳光里神秘地交合在一起。男女孩子们的目光相遇，会有人脸红。拿饼干汽

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手，会有人心抖。不是谁爱上了谁，只因为他们十八九岁。他们躺在茸茸的草地，融融的热气，钻进他们敏锐的肌肤，肌肤变得更加敏锐。他们坐在大树下，吃着果品，津津有味地说一些最没有意思的话。一只苹果掉在谁的脚边，起汽水瓶盖的声响，他们也会笑弯了腰。

有人提议背诵陆游的《钗头凤》，一人联一句，接不上的罚唱歌。

舒文抢先，塞满饼干的嘴巴腾出一点空档：「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没意思，成千上万的人背了几百年了。让老寿星讲讲她在伦敦有没有Ｋｉｓｓ过大鼻子？」陈二少的嘴巴像个小黑洞，说话时满口金牙直闪光。一阵轰笑，大家逼着舒文交代。

「该死的陈家恶少，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保守，我没甚么好说的。还是讲讲你哥哥在马赛港怎么被妓女吓跑的浪漫史吧！」

「那是杜撰。请你哥哥讲讲你没过门的嫂子，结婚前夜逃去延安，投奔共匪的新闻吧……」陈二少知道玩笑开大，碰到夏阳的痛处，他张大金光闪闪的嘴巴，愣在半道说不出话。

和大家一样，我妈转过股春夏阳，为他难堪。

半晌没人说话，只能听到青草在阳光里拔节，吱吱声响。

我妈同情夏阳，装捋头发，从手臂底下朝他偷看。她吓得一跳，他像盯着她，又像盯着她脑袋后边的大树干上。

后来，我妈对我说，当时，她看到夏阳脸色发青，脖子上一层鸡皮疙瘩。

后来，我妈又说，她不知道是他嘴巴长得太高，还是人中太短，反正和别人的不一样，百看不讨厌。

「现在去延安是时髦，这种走火火魔的女孩子跑了，是你夏阳的福气。」陈大少为弟弟的冒失话打圆场。

夏阳的眼珠子动了动，仍然看着我妈，或是她脑袋后的大树干，轻轻叹气：「其实她并没有错。」

「甚么？她丢下你跑了还没有错？她不想结婚，为甚么不早说？害得你从英国跑回来丢人现眼，害得我爸妈一家家退喜礼，一家家解释。」舒文竖眉竖眼瞪着他哥哥。

夏阳把妹妹搂近自己，像情人，手臂搭她的肩着上：「怕爸妈生气，我没替她说过一句公道话。既然闹得满城风雨，我也不再在乎甚么了。说实话，我敬佩她的勇气，也敬佩她敢走自己要走的路。」

「嗯，敬佩一个追随共匪，追随共产共妻的女人！」陈二少一歪嘴，一道冷光照在我妈的跟上，我妈觉得屁股底下凉丝丝出冷气，不再是夏日的草地。

「共产党不像报上说的那么坏，追随它，我看没有错。」

「你是甚么时候被赤匪同化的？」陈二少大叫。

夏阳掰开一个巧克力，盯着巧克力说：「瞧！我们这些阔小姐、大少爷，吃这又苦又甜的外国造一吟诗诗品茶，游手好闲。你们知道吗？人年抗战胜利，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后，面临的问题是甚么？」

「消灭共匪！国民党八年抗战，血肉换回的成果，绝不能让共匪抢占。」舒文说。

「不是国民党打垮了日本鬼子，也不是共产党，是美国的一颗原子弹。中国的最紧要的关口到了，天皇下了《结束战争的诏书》，日本军投降，中国还有百万日本军队等待缴械。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华南，共产党的在华北华中。谁去把那些武器缴械？谁抢先占领那些地盘？剑拔弩张，谁肯退让？抗战八年，中国不能内战了。」夏阳激动，胸肺晡动，眼珠子彤红。

一些粗浅的中国现状，经夏阳铅块一样的腔调，深不见底的神情表述，我妈像只惊弓之鸟，望着他那张与众不同的大嘴巴，不知道他有多么深刻，多么伟大。她想拉住他的手，给他安慰，但是她不敢，不敢多看他一眼。

一位姑娘走近夏阳（我妈忘记了她的姓名），一手搭在他的肩上：「老同学，抗战时，你愁，胜利了，你也愁。明摆着的事体，国民党是执政党，接收土地武器，名正言顺。要是共匪掌管这个国家，我们祖祖辈辈用心血挣来的家产就要充公，我们这些人就会成为那些破衣烂履的工人农民的阶下囚。这不公平，也不合情理。」

「共产党最爱抗统一战线，他们抓我们做甚么？」夏阳说。

「三一年，下令杀我舅舅全家老少九口的，就是共匪二号头子——现在的共匪军委副主席！当时，我妈要是晚走半步，也会被杀掉。这个人没有一点人性，连我八岁的小表弟也没放过。法国警察在贝当路爱棠村十一号，挖出尸体，上海的大小报纸通缉悬赏，捕杀杀人大魔王。哼，算他命大，跑了。你们讲，怎么能让一个凶手，掌管一个礼仪之邦呢？」

「你舅舅要真是个玩魔术的，共产党为甚么要杀他？他也是共产党的特工员，后来叛

变，出卖了共产党，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说，哪个家哪个党不惩治叛徒？」

「哪个国家哪个党惩治判徒会连带不懂事的小孩子？别忘了，为了把共匪赶出上海，你老爹也给蒋介石五十万。你别潜伏在我们霞飞路的赤匪特务？」姑娘提高嗓门，离开夏阳一步。

「噢，夏阳回来两个月不到，就被赤化了。」一个方头大脸的男孩子接过话题。

「瞎讲，我哥哥看过了一本美国作家EdgarSnow写的RedstarChina，从那里知道一些共党情况。你不能开这种玩笑！」舒文急忙打住了方头大脸。

「这年头，谈政治、宗教等于憋人不穿裤子翻筋斗。天气这么好，我给大家拍几张照片好不好？」陈二少嘴巴大张，满脸沐浴着金光。

姑娘小伙子们涌向了陈二少，摆出姿态让他拍照。

「小姑娘，你怎么不去照相？」夏阳的眼珠子左右活动一下，像生锈的弹子，刚涂上一层滑润滑。

「我？」我妈垂下睫毛，瞟他一眼。他躺在树荫下，头伸进阳光里，脸雪白没有光亮。我妈摘下一堆小花，围在自己的皮鞋边，看着远处问夏阳：「你想去延安找她吧！」

「不光是为了找她，是去找真理。」夏阳声音很低，像对自己说话。

「要是有机会了解你，也许她不会对你隐瞒的。」我妈心里发抖，佯装轻松随便。

「小姑娘，你还真能理解人。」夏阳坐起来，无拘无束地看我妈。

我妈尽量装作深沉，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小女孩。

夏阳的目光不含蓄不羞涩，赤裸裸，从头扫到我妈的脚。

「你十几岁？」像抚摸小猫小狗，他一只手放在我妈的头顶上。

一瞬间，我妈的心血「咯噔」休止了一跳。她憋住气，挚住劲，不让头颈移动，不让那只手觉得劳累。

「十七岁。」我妈的声音小得像蜜蜂。

「十七岁是大姑娘了！看不出，看不出。」夏阳的声调没有因为她十七岁而改变，仍然像逗小孩子。我妈不高兴，扬起睫毛，瞟他一眼，马上被鲜红肥厚的下唇吸引住。

他再次躺在树荫下，双手伸进阳光，平摆在头上方的草地上。草地油光闪亮，他的手惨白刺目。我妈心疼，觉得他像死人，没有一点血气。

「会打网球吗？」他问，闭着眼睛。

「会。接发球姿式不好看，移步太笨重……」我妈的脑子里飘逸出她妈在网球场上的优美图像。

「又不是比赛，不要那么讲究。下星期天和我们一起去俱乐部好吗？」

「真不巧，我家有个小型音乐会。」我妈踢散脚前的一难野花，心下一片遗感。

「我能参加吗？」他纵身坐起来，认真地打量我妈。

「当然。我会给你寄请帖的。」我妈心里打鼓，名单、曲目是由她妈选定，自作主张邀请一个男孩子，不知道她们会不会答应。

夏阳举起身边的照相机：「不要动。就这样，不要动，一定是张艺术品。」他走过去，替我妈捋一下刘海，指头插进我妈的发丛，如同插进了心窝，我妈像发烧前畏寒！浑身直打颤。

他人帮我妈理了理领口，我妈的灵魂早已出窍：

「看这里，」

我妈扬起低垂的睫毛，云遮雾盖的大眼睛，突然云开雾散。她像看他，又像看一个远不可及的地方，那种神情，如雨夜不尽的诉说，如晨空无边的寂寞。那说不清道不明，似有似无的神情带有欺骗性，诱惑人们联想起无奈忧伤，产生怜爱。其实它与牛俱来，与我妈的喜怒哀乐毫不相干。

特写镜头把我妈的眼神渲染放大，夏阳发痴发呆，快门迟迟不愿意按下。他的心往上提了一下，后悔没有早一点发现这双神奇的大眼睛。

郊游回来，我妈常常愣在镜子前脸红心慌。她盼星期天来临，又安不下心事练琴。她的钢琴老师依莎贝拉小姐，是个从不正眼看人的老处女。据说，父亲曾在皇家乐队拉小提琴，她九岁被称为神童，常为女王演奏华格纳，十三岁开过独奏音乐会。父亲病故，母亲为了糊口，带着她和三个弟妹嫁给一位铜匠。此后，依莎贝拉不再摸钢琴，不再正眼看她的母亲和那位整天系着大围裙的小铜匠。一个偶然的机遇，她不辞而别，来到上海教授钢琴。她第一眼看透我妈的天性与音乐无缘，上帝枉费心机，造了一双修长矫健，本应该属于钢琴家的手！也许她想籍机温故儿时的阔绰生活。也许，这个学生不可造就。她怎么做也不算误人子弟。她每周二天，来享受殷勤的侍候，丰盛的食物。不管我妈是否专心，是否长进，依莎贝拉小姐从不给也压力。敞亮的琴房里，正中一架「史坦威」三角琴，每次由我妈先弹练习曲，依莎贝拉小姐闭着眼躺在松软的沙发里，似听非听，似睡非睡。不一会，依莎贝拉轻描淡写地指出几处错误，然后让我妈长时间地欣赏着她的演奏。只要

坐在琴前，弹出华格纳的一两个乐句，她便堕入九岁时的辉煌。女王的亲吻、爆炸似的掌声、父亲把她高高地举起……一曲结束，她泪流满面，伏在钢琴上一动不动。开始时我妈崇拜得要命，次数一多，也就习惯了。再后来，我妈讨厌，不想听也不想看，觉得依莎贝拉小姐神经出了点毛病。我妈不想让我外婆知道，不想让俄莎贝拉离开，不是留恋，是害怕压力。后来换一位叫HanSen老师HanSen是个红头发眼睛的北欧人，他让我妈坐在琴前，一弹就是两三个小时。那双瞳仁崩裂的浅灰色眼睛，像蜂巢，盯着我妈嗡嗡有声音。一量我妈露出烦躁，他会增加练习曲目，延长授课的时间。再不然，请来外婆，两人静坐在我妈的背后。我妈不敢反抗，但是对钢琴越来越没兴趣，坐在琴前，等于活受罪。

「小小姐，试一下衣服吧。」陈姨拎来一件白乔其纱的天使裙。

「我要穿舒文送我的晚礼服。」

「你妈说，袒胸露背，等两年才可以穿那件。」

我妈垂下睫毛，垂下头。

陈姨知道，她就是说破嘴皮，我妈也不会再说一句话。

熬到了星期天，我妈关上门，在屋里装扮了几个小时，缓缓地走向三角琴。满堂惊讶，就连最懂得打扮的外婆也张大了嘴巴。这一刻，我妈蜕变，从一个清纯的小姑娘，变成了令人心动的大姑娘！高耸的发髻，墨绿色的长裙，可以捏出水的长颈，初隆的胸脯，她像一朵半合半绽的花蕾。

我外婆放下手里的水晶杯，从一圈皮沙发中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微笑着说：「我实然

觉得自己老了。我女儿已经亭亭玉立，再不是要妈妈梳洗辫子的孩子……」我外婆的声音有些发涩，眼圈微微泛红。

我妈没有马上演奏，盯着大门口发愣。

我妈弹得慌乱浮躁，但掌声从来没有这么真诚。

依莎贝拉弹得像抽疯，等到她泪流满面，伏在琴上，人们已经失去了礼貌和忍耐。

「依莎贝拉小姐，你的形式大于内容。」当晚，我外婆送给她一个小红包，小手往外一扇，笑着说：「如果你愿意，欢迎以后来作客。」

我妈脱下晚礼服，根起夏阳。

「对不起，小小姐睡了，我明天告诉她……」陈姨在和客人说话。

我妈套上晚礼服，如警犬奔下楼，又急着折回头，对着镜子涂上了口红，再追到门外。月光下，夏阳一犹豫，一甩头急急地说：「对不起，我有事没能来。」

我妈受感动，眼泪止不住。

「能不能借一点钱给我？这封信明天交给舒文，她会还你的。」他没顾得上看我妈的礼服和眼泪。

「你要去延安找她？」

「小声点。」他一根指头竖在我妈的嘴唇上。

我妈的嘴唇栗栗发抖，希望他的指头像柳枝，在她的唇上生根发芽。

「你有没有钱？」夏阳不耐烦。

我妈惊醒，转身跑上楼，拿出了她所有的私房钱。

夏阳接过钱，转身就走，我妈取下脖子的珍珠项链急忙追上。

「我等你！」我妈递给他项链时勇敢地说出了这句不着边际的话。

直到有一天，我也对一个男孩子说了同一句话，才知道情窦初开的少女，身心已经准备好，急于爱人，被人爱，如同一盆拔出去的水，洒到甚么样的男人身上，并不重要。

夏阳走后，我妈听说他从延安到了北京，终日盘算着如何找他。第二年春，我妈会去圣约翰女大，不顾老外公乞求，到了北京，没有找到夏阳，而后念了医学院。

阴差阳错

一九四八年，兵荒马乱，老爷子中风偏瘫，我外婆请来医生护士在家里治理，对外封锁消息。工厂银行，家事应酬，她左顾右及，忙得昏天黑地。

外婆联系好学校，暑假前派阿富去北平接我妈回上海，由于事先没商量，再次伤了我妈的自尊心：「她喜欢的学校，我却不喜欢。你回去，就讲我不转学，也不回上海度暑假了。」

阿富为难拍电报回上海。我外婆鞭长莫及；又怕把关系弄僵，只好把转学的事情推后一个学期。

十二月十四日，共军包围了北平。蒋介石派飞机去接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陈寅格等文化名流。我外婆再次派阿富去北平，我妈仍然不肯让步。

「不要慌，等着看。像拉大锯，你来我往，鹿死谁手，尚难分明。孩子既然不想回来，就由她去吧。」老爷子虽然久病卧床导但各路消息仍然灵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没发一枪一炮，共军和平进入北平。二十七日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党的总统府。

上海成为国民党的最后退路，成为一个豪华的孤岛。

各路消息情报纷纷涌进王家的深宅大院：

美国为国民党的内战已经下了六十亿美元的赌注，眼见输光，岂能不管？

欧美各国在上海有巨额投资，占全国外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

只要炸毁水电系统，工商企业混乱、倒闭，上海成了死城，全国的经济就会停摆。

已经隐退的蒋介石乘舰艇到上海，白天在复兴岛召见军官，晚上只敢在舰艇上睡觉。

蒋介石说：「只要在上海坚守六个月，美军就会出兵援助。」

共军炸伤了「紫石英」号军舰，英国只骂了几句，也没敢对共产党动武。

美国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英国的军舰顿伦号、永卫号撤出了吴淞口。

美国国会反对出兵干涉中国内战，但仍然有出兵的可能……

我妈同意回上海，外婆与老爷子商量，决定等上海局势清楚以后，再把她从安全的北平接回动乱的上海。

四月初，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外商秘密从银行转移巨款，提取黄金，国民党露出了战败的迹象。

一年来，物价翻了几万倍，工业原料奇资奇缺。一九四八年夏，一只大饼涨到了二万多圆，一粒米也要折合近百圆。国民党为囤积金银外币，大量印制的金圆券已经贬到了分文不值的地步。王家的银行几乎被淘空，两家工厂，一家停产，一家开不出工资。我外婆当机立断，瞒着老爷子宣布银行体业，工厂暂时停产。外婆第三次派阿富去北平时，她把那些一两、五两重的大小黄鱼一金块一装箱，清理了转移到国外银行的账目，只等女儿一到，携家到香港避难。

谁也不会想到国民党败得这么快。五月初，上海常常晚上十点钟后戒严，隐隐听到炮声。五月十五日，上海国际饭店的第十四层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

场伯恩上将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功大会，亲手将一枚青天白日的大勋章，挂在消灭共军有功的五十二军军长的胸前：「现在，我们有。三十万大军，一百四十架飞机，三十多艘军舰；坚守六个月还成问题吗？到时候，美国就会出兵来援助我们了！」

当天国民党中央社消息：「国军在上海附近设置了无数袋状阵地，周围布满了步、炮、野战、装甲兵种，对共匪之楔形攻击、渗透战术，均能发挥巨大效力。仅十三日，匪军伤亡了六七千人。若每日有五个袋形阵地战斗，共匪每日可死伤三万人……」

阿富一去无音讯，老爷子每日焦虑，病情加重。

北平上海之间的铁路被炸毁后刚修复，火车每小时只走八华里，而且时而阻断，一停就是两三天。车上没有卧铺，我妈坐了十几天，腿肿头晕，上吐下泻。

五月十八日晚上拉完戒严警报，陈姨喂老爷子的汤药，我外婆用红布包住手电筒照亮。一个人影从窗外一晃，门缝底下塞进一个大信封。

我外婆拿着大信封，躲进地下室，把共产党的「告工商界书」和一封动员王家及产业不要跟国民党逃走的告示看了两遍，埋到了墙角的地下，装着没事一样回到楼上。刚坐稳，楼下又传出两三下重重的敲门声。她稳了稳神，交代陈姨：「去开门，要是共产党，有甚么要求，就说主人不在家，你不能作主。千万不要得罪，也不要声张。要是小姐回来，我们立即动身。」

陈姨开门，模模糊糊看见一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冲她吖通一声，并皮靴，四四方方行个军礼：「我们司令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请王老先生和大小姐十二点半船上见！」一说完他塞给陈姨一个信袋，转身就走。

外婆拿出三张船票，望着高烧中的父亲发愣。

老爷子用力推开药勺，把头调向陈姨。

陈捷弯下腰，耳朵贴到他的嘴上。

「你侍候大小姐二十几年，诚心诚意……如今我王家老弱病残，孤儿寡母……」老爷子大口喘着粗气，歇息一会接着说：「自从上海紧张，有的仆人告假，有的甩手就走，你和阿富寸步不离……你陪大小姐先走吧，我等小小姐和阿富……」

陈姨「卟通」跪下：「老爷子，我从小被您买来，您待我全家恩重如山。不要说兵荒马乱，就是刀压住我的脖子，我也会侍候您终老了。可是我不能丢下老父老母，一个人跟大小姐走……」

我外婆的手往外一扇，陈姨闭上嘴巴，退出。

老爷子抓住了我外婆的手，哆哆嗦嗦地说：「我不能把祖祖代代创下的家业白白地丢给共产党……你走吧……我不愿意死在外面，做孤魂野鬼，我倒要看看共产党能把我怎么样……」

我外婆强作轻松：「你不是说过了吗？像拉大锯，你来，我去，多少次了。日本人没把上海吃掉。共产党是自己国家的人，还想留住我们呢。」

「不，共产党的宗旨，是帮助无产阶级穷人……打倒我们这样的富人……」

「安然没回来，丢下你们，就是走到天边，又怎么能心安呢？」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老爷子挣扎着坐起来。

「张大夫说，你不能激动。」

一阵炮声，玻璃窗嗡嗡直响，我外婆熄灭了手电，搂住父亲。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南京路，数千名国民党部队，游行高喊「高桥作战胜利」的口号。呐喊的小姐太太们，站在卡车上，摇旗助威。

天生笑眉笑眼的张大夫轻手轻脚地走到我外婆身边，低声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不几天就要完了。」

外婆看着五只准备运走的大皮箱，沉了一会说：「别等我了，你帮我把这几个箱子先带到香港，万一我们不去了，就放在你那儿吧。」

张大夫笑弯了双眉双眼，把听诊器装进衣袋，拎着药箱，走下了楼。

我外婆打开窗，看着张大夫身影一晃，消失在小花园外，一个冷噤在心里滚来滚去。晚上，她把五只大皮箱和老爷子的病床，抬到地下室防炮弹的夹道，独自在楼下的大客厅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一阵门铃，我外婆站起来，躲在门后听了一会动静，豁出去一般，开了门。张大夫嘿嘿一笑：「蛮好，蛮好，解放军困马路边上，不打扰老百姓，个个抱着枪和衣蜷在门外边。蛮好，真个蛮好！」

外婆拉着张大夫就走：「难道我们留对了？坐你的车，我要亲眼看看。」

两人摇下车商在城里兜了一日；我外婆果真看到一群群「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八路军正在马路边上，刷牙洗脸吃早餐。

五月底，阿富像背一条死狗，把我妈背进了家门。我妈发烧、昏睡几天醒来，皇历已经翻了新篇。老外公中风，家境徒然变了模样。共产党登记了王家的全部财产；戴着「军

管会一袖章的解放军日夜一保护一着工厂、银行与王家的花园洋房。

六月二一日，上海军管会送来一份新市长陈将军亲自签名的大红请柬，邀请王子良老先生，下午二时去中国银行大楼，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老爷子当然不能参加。

工厂早就停工；发不出工资，工人每日堵在家门外，要钱要粮。老爷子昏迷不醒，我外婆躲在屋里不敢露面。

当晚，军管会代表登门拜访，宣传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愿意帮助王家恢复生产。

我外婆甚感动，以为太平盛世再次来临。

·还是阴差阳错

一九五〇年盛夏，北京四处可见伸长舌头的狗，汗湿脊背的人。狗躲在阴凉里喘粗气，人在大街小巷东张西望！脸上直放红光。共产党人刚进城，不知道自己多大多粗，人人腰杆挺直，止不住惊奇、得意。

剃头削脚唱戏拉洋车的苦力市贫下九流，一脱祖上三代的谦卑；摆足了操持大国大业的小老板架式。他们高声亮语，大模大样，出入于新工会、新政府的庭堂馆所及各种名目的会议之间。

不适应任何朝代，在任何朝代都觉得苦闷的书呆子或是清谈家们，或是怀揣经纶，幻想着新朝代的新伯乐们的赏识。

不知天高地厚，一点就着的学生们，唾弃一切陈旧，崇尚一切新生，盲目地盼望着新中国奇迹发生。

主席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中国像一锅滚开的水，我妈却被冷落，找不到出路。中共掌权后，每一届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里，她面临着出路与阶级立场的抉择。她的家属于买办大资产阶级，被革命的对象。上海解放时，她超过了十八岁，属于被改造的一类。同学们多属于中小型资本家，但许多人秘密参加了地下党团组织，或是父母一方出身贫寒，同情支持过革命。她的父母，父母的父母，加在一起，除了偷偷卖给龙海道的共产党一卡车药，一车卡盐以外，与红色革命几乎没有瓜葛。

学校提倡「跟着新生力量走」，「向工人阶级学习」，她必须与家庭对立，重新脱胎换骨，从服党和组织的安排，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北平，为了追求夏阳；留在北平读书，为了脱离妈妈的阴影。她从没想到毕业后去外地工作，更没想到顷刻间变成了一个残迹品，将被别人改造。

外婆很少给她来信，偶尔一封，也只重复几句同样的话：「我老了，你要学会适应新生活、新环境。」从陈姨的一封信里，我妈知道了王家的银行已属国家所有，我外婆代表王家在军代表和工会的监督下，维持工厂生产运转。有共产党撑腰，工人的要求不断升级，先是增加薪水，后要改善住房劳保。一项不应，马上闹事罢工。经过深思熟虑，外婆决定把工厂的不动产折成共产党刚发行的人民币，一半存进银行，一半捐给上海的两家孤儿院。

我妈两天吃不下饭，她不知道母亲的用意，但是她觉得她的家像一堆倒塌的积木，

她母亲在共产党的压迫下，变相交出资产，企图建造出王家的另一种形象。

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两千多人结业，同学们即将去自己愿意或是不愿意去的地方。结业典礼，在清华大礼堂举行，我妈没参加。她没有服从党的建议，不愿意去江西，只好等待校方的最后决定。

一个平常而又偶然的机遇，像看见洗手间地上一元钱，如带着几分不情愿捡起来，居然，改变了她的整个生命。

中午，她踏着自己的影子在校园里晃荡，新改名叫刘新华的班长，去「抗议美帝侵犯朝鲜暴行」南会场贴标语口号，拿不动浆糊桶，请我妈帮忙。

会场四周挂满了美军飞机屠杀朝鲜妇女儿童的图片和标语口号。北京市长聂元帅的讲话，多次被炸雷般的口号震住。

不知人们太盲目，还是青春期火气过盛，火上房顶也不会拉动的我妈，看了几张图片，也跟着同学们没头没脑地悲壮起来。

一位北大女学生的讲话，把气氛推到了使炸的边缘。如果地球真有灵性，西半球正在睡觉的美国人，一定都在做恶梦。女学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讲美军飞机炸死炸伤她舅舅的家乡——东北边境的一个村子的惨状。突然间，像亲眼看到炸死她舅舅一样，她趴在讲台上，哭叫起来。

台下人的舅舅都被炸了一半，伸长胀红的脖子、手臂，吼叫：

「打倒美帝国主义！」

「血债要用血来偿！」

刘新华匆匆离开会场，匆匆回来，拉着我妈往台上挤去。

「我……」我妈不知所措。

「帮我拉一下纸。」刘新华不耐烦。

犹豫与会场的气氛不协调，我妈低着头跟上了台。刘新华让我妈帮着展开一张「和平宣言口书」，大声念：「美帝国主义猖狂发动武装侵略朝鲜，阻扰我国解救台湾，干涉越南、菲律宾人民的解放运动，破坏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破坏联合国的宪章。为了保卫我国的领土主权，支持朝鲜，请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有良心，有正义的人士签名抗议美帝国主义！」

念完，她掏出钥匙链上的一把小刀，冲右手食指肚上一划。

我妈「哎哟」一声，闭上了眼睛。掌声震得我妈脑门盖嗡嗡直响，她张开眼，「刘新华」三个闪着血光的大字，映红了她的脸。她掏出白丝帕替刘新华裹住伤口，丝帕转眼间湿透。刘新华的那只的手，似乎没有痛觉，随着口号时起时落。

又有几个青年刺破手指，我妈头晕，想吐，想离开会场。

满堂林立着正气的臂膀，恨不得吃了美国佬的情绪，涌上台签名的青年，震住了我妈。她克制哆嗦，瞟一眼讲台上那把无数人用过的小刀。头皮一紧，又哆嗦起来。刘新华斜我妈一眼，我妈知道共产党人最瞧不起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的软弱。我妈头重脚轻，朝一个正在划指头的男生飘去。那男生慌慌张张地划破指头，慌慌张张地把小刀塞给了我妈。我妈接过刀，愣一会，浑身一紧，刺破右食指。刺破的那一瞬，她望一眼台下黑压压一片，突然心如止水，把名字端正地写在一串鲜艳的名字下。她似乎跳过一道力不能及的绝

望，[illegible]不停到这边的[illegible]，要备[illegible]看看我，[illegible]

刘新华[illegible]了，一二[illegible]的[illegible]，执[illegible]把握着我[illegible]

[illegible]革命的先[illegible]，我[illegible]同一人，新人[illegible]掌声中。

一[illegible]亮，[illegible]的一[illegible]的青年人[illegible]

[illegible]要[illegible]致，[illegible]会[illegible]致，我[illegible]出名了，全校都知道有个资产阶级大买办的阔

[illegible]美帝国[illegible]政治思想教育成功的范例，夸张了我妈的

[illegible]感[illegible]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来北京，她被推选为献花给团长的

人[illegible]首都[illegible]万人大会上，指定她拿着大喇叭筒子喊口号。

朝鲜人表报告朝鲜青年学生怎样与美帝国主义英勇战斗的事迹后，青年们疯了似地站起来鼓掌，长达六分钟。

刘新华抵了抵愣征中的我妈，「安然，呼呀！」

我妈几次把喇叭筒对着嘴，几次喊不出声。

刘新华夺过我妈手里的喇叭筒，撕开嗓门刚要喊叫出：「斯大林万岁！」被另一个女孩子的喊声压下。她想等到第二句间隙接着呼喊，又被另一个男生抢了先。一急之下，没等那男生落音，刘新华大呼、一个长句：「斯大林、毛主席、金日成首相万岁、万岁、万岁！」众人一拐，有人随刘新华，有人随那男生，唏哩哗啦乱呼起来。

我妈没憋住，噗哧笑出声，刘新华和周围的人一起斜眼瞪她。我妈低下头，直到散会，没敢抬头，没敢吭声。

·总理夹在两强之间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六天内占领了朝鲜的北半部，分界线叫着三八线。四八年苏联军撤出，扶植了共党北韩政府，南关部由美国人扶植的南韩政府统治。

一九五〇年六月「子五日拂晓，南北朝鲜使发内战。开战的第三天，北韩得势，一口气打到了南韩的首府。美国人不能眼看着共党势力吞并全朝鲜，二十七日出动海军空军，三十日派出陆军第八集团军，并让联合国组织了十六国的「联合国军」与南韩一起打北韩。

美军第七舰队人主台湾海峡，防止中共进攻台湾的国民党。七月底，「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国民党刚刚失去中国，身心空虚，有意夸张了这次的造访。

九月中，南韩转败为胜，超过了三八线，直驱北韩的首府平壤，扬言感恩节前打到中朝交接的鸭绿江；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中朝分界线。

中国将四个军的三个炮兵师及部分特种兵，二十六万大军压在中朝的边界线上。总理戎装未脱，仍然兼任军委副主席。他通过印度与缅甸统中国的大使向美国传话：「如果美国扩大朝鲜战争，入侵台湾，我们一定要抵抗，并从美国手中夺取台湾。」

斯大林来电话，询问中国与朝鲜交界处的兵力，能否出兵协助北韩。

中共苦战了一千多年！百废待兴，兵疲国弱，几乎没有能力参战。

九月下旬，美军大胜，把北朝鲜的人民军逼运到鸭绿江边。

主席说：「不能见死不救。」

总理感叹：「两国唇齿相依，唇亡便齿寒。」

「既要援兵，又能不把战火引回家。」主席与总理商议。

「我想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字赴朝参战，意思是群众自愿组织的军队？表示政府不出面参战。美国抓不到把柄，不好向中国政府宣战。」

「好，好，这个名字好。」主席眯细了古典美女眼。

「从电报上看，朝鲜吃了美军空军的亏，我们的空军还没搞起来，请求斯大林出空军，他们管天上，我们管地面。」总理说。

主席懂得总理更深的用意：「让老大哥卷进韩城，免得中国独自应付美国佬。」

斯大林怕苏联出兵，把战火引向家门，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中国独一互承担责任。中国军队装备都是些老掉牙的常规武器，没有空军做掩护，与现代化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伦作战，难度太大。

十月一日，北韩首相急电中共，请求兵援。

斯大林同意出动空军，协助中共军队赴朝作战。

中共任命彭将军为志愿军总司令，十月八日率兵，跨过鸭绿江。四十年代，彭将军指挥过「百团大战」，出击一千八百多次，毙伤俘掳日伪军四万五千人，毁坏敌据占三千，敌占铁路公路长两千多公里。在西北战场，他的小米加步枪，击败国民党十多万正规军，保住了主席与他的党中央。中共派出猛将出场，当然是过高地估计了美军的办量。

美国准备宣布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

斯大林突然变卦，电告中共：「我空军尚未装备好，暂缓出动。」

中国处境很尴尬，志愿军已经被逼上了梁山。

总理直扑主席书房，主席看了电报，脸色大变，忘记抽烟，忘记踱步，沉默一会说：「你看苏联，早不说迟不说，等我们下了命令，他们才说，让我把话说出去不好收回。他们不出动空军，我们丧失了制空权，敌机狂轰乱炸，白天无法作战，这样难度太大。」

「暂缓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要我们打，他们避开风险，万一我们打败，他们没卷进来，不会与美军直接对抗……如果没有空军掩护，这一仗我们是不是有把握……」总理接过主席的话茬。在主席一系系重大选择中，总理从来不是拍板下令的人，但是他的想法隐含在他的观察别析，瞻前顾后加疑虑中影响主席。一旦主席拍板，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人。

「我们也暂缓，命令志愿军原地进行洲练，不要出动。总理，恐怕还要劳驾你去一趟莫斯科。」决策形成，主席开始抽烟，开始在书房踱步。

这是一次摊牌，一次软抵抗。既然要把球踢给苏联，胁迫他们出兵出武器，又不能太伤感情。总理走到克里姆林宫两扇雕花烫金大门前，面对斯大林这位大家长之前，他的恐慌像不倒翁，一次次被他压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是在南俄黑海边的阿德列休养所会谈的一。固然斯大林血洗过苏共，但是敌对阵营对于他的独裁残酷的渲染，多少有些过分。其实，他对待兄弟党国是个多情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爱作严父的姿态。

总理战战兢兢地走近斯大林的办公桌前，微笑着问候。

斯大林认出了总理身边的林将军：「如果我没弄错，你是在南俄养病吧？」

「是的。不过我很想和总理一道来看望您，这是一次机会。」这位后来成为主席接班人，文化革命中的大明星，被斯大林一眼认出，受宠若惊。起初，主席想派他来领兵出征朝鲜，林将军知道中美武器的悬殊，怕打得不好，丢掉他常胜将军的称号。他藉病来南俄疗养，躲避了这次风险。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下令出兵，听说，彭将军作战勇猛，仗打得不错？」斯大林问。

「是的，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他打得都很好。」总理说。

「不过和美军作战情况会有不同。与现代化武装的军队作战，不能光靠勇猛。」林将军接着说。

「美军有甚么了不起？他们是在别人的领土上进行非正义战争，士气必然低落，你说是吗？」斯大林想让中国参战，只能昧着良心说空话。

「当然，美军师出无名，不是正义之战。但是，我们一个野战军只有几十门火炮，还抵不上美军一个团的火力，而且，装甲部队极少。按我们的装备来说，至少要比敌军多五六倍以上的兵力，才能取胜……」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你们要我们帮助装备四十个师，我同意，但要分步骤来，现在可以立即装备二十个师……不过，不必等到装备好了再作战，应该边战边改装备，这样士兵会更快地熟悉这些装备……」斯大林之所以说得如此轻松，因为流血的不是苏联军队。

总理削尖话头，一直插不进去，趁斯大林停顿时，急忙抢过话题：「感谢斯大林同志提出为志愿军改装备的问题；但是我们决定暂缓出兵。」

「你们不是已经出动了吗？朝鲜的情况这么危急，怎么要暂缓呢？」苏联外交部长惊讶地盯住总理。

斯大林明白了来访者的目的，久久不动声色。

冷场。

沉默中，斯大林的回马枪已经射向总理：「我想，我们还可以设法解决。」他转身面对他的外长：「告诉参谋部，应该抓紧对中国空军进行训练。」

「刚扶上飞机的中国空军怕是……」总理的话突然休止，表情传达出下半句话的余音。

「对不起，目前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飞机到了天上，很难划清界线，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在战后的恢复期。」斯大林的脸像钢板。

林将军灵机一动，提出个儿戏般的建议：「让苏联空军穿上中国志愿军服，以中国志愿军名义作战。这样既可以解决我军的制空权，又能避免美苏直接冲突。」

「鼻子怎么换！万一被俘，怎么办？」斯大林哭笑不得，回头向总理：「你这次来莫斯科，就是要通知我们这件事吗？」

「是的，没有苏联空军配合，我们暂时不能出兵。」总理亮出了这次来访的底牌。

斯大林坐不住了，他在室内踱步，半晌说：「我理解你们的困难，只是不知道你们要缓到甚么时候？」

总理即兴打好腹稿，他没有直接回答斯大林的问题，空泛地说：「也许朝鲜问题短时

问解决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朝鲜的事情对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世界大战，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

斯大林在踱步，在回旋话题。

苏联在二战中打得太苦，害怕与美国直接交战。中国不同，万一北韩失败，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边境，将面临美韩日台的挑战，势必要陈兵百万。朝鲜的事，中国不能袖手旁观。总理盘算既不能退使苏联出动空军，也得抓住苏联的武器装备：「您答应提供我们二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能够尽快运到，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运输汽车，……」

固然，总理是个很难应付的谈判对手，但是，不出血就想要这要那，斯大林绝不会轻易恩赐。他不动声色，一脚把总理踢来的球踢还给了总理：「我说过，装备还是在实战中改换更好，部队可以在实战中训练，在实战中迅速掌握使用技术，发挥先进装备的效力。」

既然已经通知了暂缓出兵的消息，斯大林的注意力又被陷进援助装备的谈论，还没来得及指责中共改变计划。总理的第一个使命已经完成，避免被动，及时告退。

总理回到莫斯科大旅馆，把谈判的详情写好，正准备发回北京，主席在北京变了卦。他发来一份特急电，由驻苏大使亲交总理。

当天下午，总理带着出尔反尔的尴尬，再次走进斯大林的办公室。

斯大林满脸狐疑，冷淡地问：「我们不是今天凌晨才谈过吗？」

「我刚接到北京的电报，我们政治局再次决定，立即出兵。」

翻译把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他直立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他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将要付出甚么样的代价。

「斯大林同志。」总理呼唤。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斯大林背过脸，仰起头，泪水涌到他那枯黄的脸上。

最后苏联愿意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汽式飞机，只是不到前线。回国前，总理开出第一批军火及装备清单，斯大林当场批示同意。他以为这是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所以没有谈清付款问题。七八年后，在中国天灾人祸最困难的时期，赫鲁晓夫脸一变，强行要回这笔巨款，加重了中国的困难。

·初见总理

一九五〇年春节前，中国官方报纸报道，彭将军连打了三场胜仗，夺取了汉城、仁川港等要地。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忍受着他戎马生涯的最后屈辱，被追击到三八线以外。中美双方过高估计对方的野心，一方认定占领北韩只是侵犯中国的第一道门坎，另一方认定共产势力企图吞噬亚洲甚至西欧。

比起一九九一年美国人相信布殊下令轰炸伊拉克是为了正义还要傻的北京人，连天加夜庆祝联欢，开展拥军拥属活动。

我妈所在的医学院更踊跃，党团支部一动员，毕业班几乎人人报名参加志愿军。多数学生冲动，顺大流。少数人知道中国奇缺人才，不会让那么多的大学生去当炮灰。即便是去了，医院总是设在大后方。熬上一两年，就能捞回一生的政治资本。

党组织—弃阶级成见，十二月底，破例批准我妈穿上了大屁股大裆的棉军装。

「安然参军了！」

「资本家的大小姐居然混进了革命的队伍。」

「这人真有点莫名其妙……」

那几天，不论我妈躲到那里，人们的议论就会追到那里。不管出于甚么样的巧合，甚么样的动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代表了党的思想教育的成功范例，像一个政治标本，休现着党的怀柔与宽大政策。兴奋、得意之后，我妈觉得自己像个投机分子，钻进了革命阵营。她本来属于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异物，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到了一个披金挂银，闪着红光的位子上。

我妈再也左右不了自己，大会小会，讲话照相？人们把她的事迹越传离她越远，学院给她的评语让她越看越不像自己。甚么在自我批评、诉苦教育、怎样学习马列、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心得体会活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新中国成立后，她动员大资产阶级的家庭，为上海两所孤儿院捐出财产……我妈浑浑噩噩，整日不知道自己在做些甚么。

新兵出发前，在青年文化宫看南金记一，看到一半，刘新华把我妈急猴猴地拉出来，说是中央首长接见。

三辆黑色的小轿车，七拐八转，停下来。文化部长领着十来个大学生走进一个宽敞的办公室。

一进门，刘新华像开水烫了一样，尖叫了一声：「是总理！」

我妈躲在一位大个子戴眼镜的女生身后，抬起头，第一次看清总理的真面目。他比报纸书报上显得年轻，显得矮，没有人们传说或是她心里想像得那么高大。他的眼睛闪烁着珠光宝气，或是说比珠光宝气更有灵性。它们太亮，太抢眼，掩盖了他脸上的所有缺陷，也夺走了所有的光彩。他的衣着整洁，不像是从延安窑洞来的土八路。他正面看不出甚么毛病，稍侧脸，上下唇紧闭时，嘴巴前撅，鼻唇沟显得又深又长，末了处一个小肉尖微微垂下。当然，那天晚上，我妈没敢细看，几年后，她才把这些缺陷一点一点读出来。

「听说你们这些秀才要上战场……」文化部长开场白。

总理扬起两道粗重的黑眉，像起飞前或是刚落地的鹰翅蠕动两下，潇潇洒洒地挥起那只永远端在小肚子上的残臂，说：「不，秀才只是中学生，他们是探花、状元。」

「总理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你们，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请总理给我们作指示。」

戴眼镜的大个子女生带头鼓掌。

总理与大家一一握手。

我妈如同熟睡中猛然睁开眼睛，一时分不清是梦，还是真实。他站在她的面前，她能听到他的呼吸；觉得他身上的热气。他的手那么软，像似没有骨头。他的目光那么热，滚烫地流动在她的脸上。

我妈扇起低垂的睫毛，像个久病的孩子，无力地看着他，又像望着一个远不可及的地方。

那眼神空蒙，遥远，如晨雾深深无边，如天水茫茫相连。

他受不了这种眼神，它怂恿男人充当救世英雄，为她肝脑涂地。它让男人无端生出怜爱，害怕眨眼间就会失去。

瞬息间，四只漂亮的中国大眼睛交合，照耀。一双如云天雾海连为一体，空蒙而不虚无，另一双穿云破雾，精灵而不媚俗。一双含融万事万物，另一双看破万事万物。一双如无痕的雪地，把紧张，慌乱掩盖在一片纯静之下，一双居高临下，平铺直述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喜悦。就在这一瞬，世上注定又要多了一双延续它们灵性的大眼睛！

五十二岁的总理，充满了走遍雪山草地，穿过枪林弹雨的第；二大三岁的我妈透出温室孕育出的衰弱。他带着取不尽用不完的精力；她带着午睡后的情懒。

他握紧了她的手。她的长睫毛，像一株含羞草，一触及到他的目光，缓缓地垂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和平、友谊，主席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要你们活着回来，像今天这样来见我。」总理放下她的手，坐回到办公桌后，声音像舍不得儿女远游的妈。

「打倒美帝国主义！」刘新华习惯地窜起来咕口号。

一位男同学拉了一下她的衣襟：「小声些，这是总理办公室。」

「我太激动了。」刘新华脸红了。

「你是哪个学校的？多大了？」

刘新华立正，答话：「总理，二十四岁，贫农，家住江苏省靖江小桥头村。姑妈没孩子，我从小跟她在北京上学。」

「由一个贫农家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哦。」总理的目光从几个人的肩头，曲曲折折地找到了我妈。

我妈像一尊睡佛。

刘新华不情愿地解释说：「我姑妈成分不好。」

「出生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嘛。」总理看着「睡佛」说。

我妈的头编进水獭皮领里，白呢大衣显示出她的阶级成分，她有点自卑。

「叫甚么名字？」总理问。

「安然，总理问你呢。」刘新华抵了一下我妈的小腰。

「安然。」我妈站起来。

「好雅致的名字。」

我妈揪着心，等待着「多大了？」、「家在甚么地方？」、「甚么成分？」这些首长们爱问的话题。

「朝鲜很冷，多带几件绒衣。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吗？体检时照过X光片子吗？」

年长男人的怜爱，总让我妈联想到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她扇起长睫毛，柔和地瞟了他一眼，又缓缓地垂落：「没有甚么毛病。」

「噢——」总理像放下一颗千斤重的心。他让我妈坐下，把自己的椅子移向前，就近了大家。

「安然，你学的是甚么专业？」

「微生物。」我妈声音如蜜蜂。

「大声点，总理关怀你呢。」刘新华推一下我妈的后背，最后干脆替她说：「总理，别看她不爱说话，唱歌、跳舞、弹钢琴甚么都会。去年全国大学生消夏晚会，她弹的《蓝色

的多瑙河》，全场鼓掌。」

「好啊，是个人才呵。打胜仗回来，你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做教授研究员。小安，能唱个歌给我们听听吗？」总理倒杯水递到我妈面前。

「唱得不好。」我妈扭怩起来。

「不能害羞，马上要去前线当战士了。」总理走过来，那只永远端在小肚子前的手臂，重重地按在我妈的肩头。

我妈全身一紧，扬起睫毛，云雾中的大眼睛闪出一道光亮。

「唱得不好，就弹一段曲子给总理听听嘛。」刘新华说。

「没脑子，没钢琴怎么弹？」一个男生抢白着刘新华。

我妈静止在总理的眼前，像一缕风中的云，随时都会飘离。

「坐下吧，等你们胜利回来，邀请我们大家到你的琴房，再听你弹《蓝色的多瑙河》。今天，我们一起唱个新歌，不晓得你们会不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总理左腔左调地起了个头，左臂大幅度地按节拍摆动，残废瘦弱的右手臂跟着情绪，在胸前小打小闹。

大家正要跟着唱，值班秘书走近，对着总理的耳朵说了一会，他看了看表，歉意地说：「和青年人在一起，时间过得就是快。我要去机场迎接外宾，由浓部长代我送送大家，我祝同志们凯旋归来！」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最后，他拉过我妈的手，用劲抖了两下，压低嗓音说：「小安呀，把欠我们的歌还给前线的战士吧。」

我妈心一酸，低下了头。走出总理办公室的门，寒风猛地钻进领口，她才觉出他的手那么暖和！那么紧地包裹住她的手，他的眼那么长久地盯着她的眼睛。自从跟着大家一起报名，到参加各种欢送会；我妈被亢奋、光荣所包绕，还没有时间把战场上的血、火、焦土、尸骨和自己的性命连系在一起。车轮下的长安街，发出沙沙的响声，她望着昏黄的路灯下，昏黄的行人，突然生出生离死别的悲哀。

·受伤·

在朝鲜二年，我妈先是在医院作化验，后被抽调到总部协助做些宣传报道工作。每天抄抄写写，粉饰那些死了的英雄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甚至还要借用死人的口，编几句豪言壮语，让活人觉得死人高尚。固然，我妈每天把死亡描写得光辉灿烂，直到她倒在炸弹前的那刻，才知道死亡是甚么滋味。

那一年中国的青年人突然浪漫起来，小伙子争着抢着参军打美帝，做个「最可爱的人」。姑娘们写情书，做情物，献给「最可爱的人」。情书多出于城里的女学生之手，慰问赞美的词语中，常带有暧昧的情愫。情物多来自工厂农村的姑娘们，在鞋底、袜垫、手套、荷包上，不是绣上赞美的词句，就是一些并头的莲花，戏水的鸳鸯。邮件几乎都没有收信人姓名地址，统称为「最可爱的人」？部队把成堆成捆的邮件按编制下发，有的一个班派分到十来封情书，有的三五个人分到一件情物。战士们按照姑娘们的地址，寄回一些废旧的弹片炮壳，或是用它们做成的小玩意。你来我往，有人竟真的谈起了恋爱！

为了让某英雄用身体堵枪眼的那一瞬更动人，我妈和宣传干事小李一起去汉江北岸的五十师，找一位老班长，讲述英雄牺牲时的情形。顺便，捎去两大包情书情物。

我妈和小李每人背一大包情书情物，跳下了装满罐头咸菜大蒜头的卡车，刚一踏上被积雪照亮的夜路，一片嗡嗡的响声压下来。几乎在我妈意识到是敌机的瞬间，喷喷的炸弹片已经把她脚下的冰雪卷起。接着，是天塌地陷的爆炸，她恍惚看到满天飞散着情书情物，恍惚听到远处鬼哭一样的警报声。突然，像一只黑布袋，套住了我妈的头，她甚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自己像满天飞散的情书一样，轻轻飘起，又轻轻地落地，而后失去了知觉……在焦糊刺鼻的大蒜气味中，我妈醒来，确信自己还活着。她第一个动作是想摸一下脸，但是她觉不出手在甚么地方。她的心像个被拔掉了牙的空洞，虽然没有一物，仍然抽着痛。她觉得头脸越胀越大，像眼前的黑暗一样无边无际。她挣扎一下，脑子里「嗡」地一响，再次失去了记忆。

我妈再次睁开眼睛，是躺在病床上。窗外是桔黄色的阳光和一座看不见顶的雪山。她摸了摸头上的绷带，坐起来，愣半晌，打开了一扇小玻璃窗，头在突然涌进的冷风中，绷紧，跳着痛。她用衣袖遮住玻璃的反光，照出了缠着绷带的脸。她哆哆嗦嗦地解下绷带，一段血从被剪掉头发的左额发丛涌出。我妈「啊」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别担心，没破相。美国佬的子弹见了你这张脸蛋也走了神，还好，没打中。」一位挂着听诊器的老大夫幽默时脸上的表情比胃痛还要让人难受。他走近我妈，关上小窗，缠好她头上的绷带：「再随便打开，细菌可没有那么多情。亏你还是学微生物的！」

「小李怎么样？就是那个和我一起的？」

「我们医院条件差，送他去总院截肢了。」

「哦……」我妈灰白着脸，浑身发抖，直到用了大量的镇静剂，才能止住。

一连几个星期，只要一想起卡车、大蒜、小李，我妈就像失去了四肢，只能感觉到光秃秃的身子，两腿怎么也站不起来。

彭将军两次视察过我妈头部的伤口，医院专门做了一次大会诊，诊断为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需要转送回国医疗。

一九五二年底，我妈与一车厢断臂少腿的伤兵们，穿过鸭绿江，回到了中国。大多数伤兵被留在东北各医院治疗，她在彭总司令的关照下，送进了北京的解放军医院。

想思没有时间

·两种女人

如果你问中国的男人，你最爱的女人是谁？十有八九说，我妈，而且，此时的表情比真理还要纯正。

如果中国的男人远行，或是远行归来，第一个亲热的人，一定是他妈。且不论是传统、虚伪、害羞，还是男人的脐带始终未断，在中国的农村，能找到十五六岁还在吃奶的儿子，却很少是女儿。

中国的男人多喜欢小妻子，所以女人不小，也得撒娇装小。会装小的女人，常是最能把持住男人的女人。男人写情书或是寻欢做爱到了极处，抱着怀里的女人最常喊：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心肝！

中国男人多要两种女人做老婆，一类为妈；一类为小孩。妈类型的女人，付出，不讨回报，像奶牛，饱满的奶子，不挤反而酸涨不舒服。小孩类型的女人，依赖顺从；能让不强大的男人显示出强大，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

追求奶类型的男人，重视女人的心地与德性；轻视色相；常得到「正派」脱赞誉，其实是自私，是实用主义。追求孩子类型的男人，多重视女人的外表，女人的外表又那么易衰老。此类男人易变，多有外遇。

也许，这两类男人；都怕真正意义上的女人。

·缘未尽

一九五三年元旦前，我妈整日蒙头睡觉。一会首长看望，握手照像，让医生汇报病例。一会小学生慰问，又唱又跳，献花献红领巾。受伤的女兵少，她的病室总是逃脱不了这种热闹。

那些少臂断腿的男伤兵，常分到一些从医院或是前线转来的情书情物，我妈同室的女友玩笑说：「瞧，我们两颗漂亮的脑壳子，开了这么大两个洞，全国几亿的小伙子，怎么就没有人知道我们也是《最可爱的人》呢！走，大礼堂有联欢晚会，看看有没有小伙子愿意给我们写情书寄情物。」

我妈推说头痛，等病友走后。爬在床上给她的母亲写信。只写了一句话，就被泪水打住。她心里总是发空，做不成一件事情，包括叙说受伤的经过。她整天流泪；说不清是害怕身边飞舞的弹片，还是悲悼没落的青春和家境。妈丢下笔，雪白的两臂丝带一样搭在雪白的床栏上，泪水无声无息。这镜头；像一幅褪了色的图画，怎么也溶不过火热的社会气氛。

比喻是危险的，正是这幅图画，或是叫着四溢仙气的幻象；烙进了总理的记忆，日子越久，这图画或幻象越是褪色，那图像中的女人就越显得娇弱。

总理丢下随从，跟护士轻轻地推开门。

我妈没有动。

他心一揪一痛，一股怜爱在心窝四下窜动。她孤苦无助，像脚边「只弱小而又在发愣的雏鸡，不小心地捧在手心，就会被别人或是自己踩伤。他上前，握住她的手，一团温热钻进手心：「安然，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

总理能叫出她的名字，而且没犹豫，我妈苍白的脸上出了血气。

我妈站起来。

总理扶她躺下，二十年后，他玩笑时，对我妈说：「当时，你看到我，雪白的脸一下红到耳朵根，我扶你躺下，你全身发抖。你晓得吗？你是在鼓励我。」

可是，那天，他拿起我妈的手，连同淡黄色的睡衣袖，愣看了一会，把它们塞进被筒。我妈六神无主，脸上却露出炊烟渔火一般的想静。她垂下睫毛，装着无意，从绷带里特出一摄长发，遮住被刮光的前额。

总理像产后看不够婴儿的妈，满眼都是疼爱。

二十年后，我妈说：「当时，我头上缠那么厚的绷带，左上额角又刮掉了一片头发，害怕你看到那副怪模样。」

「那天，我第一眼看到你，只觉得你浑身柔软，像丝。雪白的绷带，裹在雪白的脸上，耷拉着眼皮，睫毛又长又垂……现在，只要我闭上眼，还能清清楚楚看到你那天的模样。」二十年后，他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说。

二十年前，他说：「小安同志，你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流血负伤，党和人民感谢你。」

这种既广泛又抽象的首长式问候，象征着党对人民不痛不痒的关怀，不表示个人的具

体感情，像阳光照耀着你，却不表承它对体独钟所爱。

「伤口怎么样？有没有脑震荡后遗症？请值班医生来一下，我要看看她的病例。」总理对女护士说。

护士走出，总理把我妈的那缕头发塞进绷带，头发上细菌多，碰到伤口会感染的。你瘦了，你妈来看你了吗？老年人坐飞机不安全，现在的平沪直快，只需要二十几个小时。你伤好后，可以去上海看看老人家。」他自说自话。

「还记得吗？我还没听到你弹琴呢？有甚么打算？留在部队？还是想转业到地方？」还是他在自说自话。

我妈没有察觉，从那句话开始，总理换掉了政治化大写意的官腔它调，像个老大妈。她看不起遇事脸红心跳的人，此时她却偏偏脸红心跳，说不出一句话。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养伤，不想这些也好，出院后我们再商量。」他为我妈掖了掖颌下的被边，手指碰到了我妈的脸，我妈眼一涨，手脚干冷发抖。

「我想把你介绍给一位很了不起的女士，她经常参加一些国际活动，需要一位你这样的助手。也许你到她那里工作很适合，你们在一起可以说家乡话，也可以说英语。」还是他在演独脚戏，台词不好，干干巴巴。

我妈猜不出那女士是谁，但知道是个大人物。她的出身不好，不能适应那种工作。为了不扫兴，她不想说破。

冷场。

我妈的一只手露在被边外，像一只沉睡的小白兔。他想抓住那只小白兔。

「一切服从组织分配。」好不容易，我妈找出一句同学们常说的话。

「你们为人民立了功，组织会尊重你们个人意见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缺乏你们这样的人才，国家一定不会让你们所学非所用的。」

我妈不知道从甚么时候，哪句话开始，他不再用「你」、「我」，改称「你们」、「人民」、「组织」这一类大字眼，而且转换得极自然。

医生走近，站在总理身后，等他讲完，一个立正，行了军礼：「不知道总理百忙中来这里视察，我姓高，叫高秀峰。」

总理握住军医的手；军医脸青手科。

「高医生，她的伤口怎么样？会不会留下疤痕？」

「转院前，伤口没清洗干净，有感染情况，现在一期愈合。伤在左额上方的发丛里，头发留长后，不会看见疤痕的。」

「小安同志，听见了没有？要留下这么长，这么长的疤痕的。」总理把两只保养完好的手比划出一尺长的疤痕。

他的幽默没有得到回应，我妈心慌意乱，医生护士过分紧张，不敢和总理说笑。

「不，总理，病人的伤口估计没问题……」

「哎，你这就不对了，人家不是病人，是伤员，我们志愿军的有功之臣嘛。」总理仍然玩笑说。

高军医仍然过分严肃，过分紧张：「病人，不，她的伤口基本愈合了，就是情绪抑郁，我们的主任想让她换个环境，与旅大的一家疗养院联系好了，疗养院主动提出，下月

开始，留给志愿军伤员五个床位。」

「请转告你们的主任，这个办法很好嘛，是对抗美援朝的支持。」

「是！」高军医又僵硬地敬了个军礼。

「小安呀，那里的海洋性气候比北京好多了。」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让每一个志愿军同志早日恢复健康！让安然同志尽快去疗养。」军医说。

「今天是星期天，有多少医生值班？」总理跳到另一个话题。

「和平常一样，战士们在前方流血，全院没一个人愿意休息。总理百忙中还抽时间来看望伤病员，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好好工作。」军医说着说着动了感情，泪水涌出了眼睛。

「很好，全国都在支持第一线。我还得去看望一位老同志，明天早查房时，代我向大家问候。」

我妈送总理到门口，像第一次见面，他紧挨着她的手；热呼呼的，没有骨头一样，让她心神恍惚。

第二天清晨，我妈回忆起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觉得自己大多情，有些错觉。总理管着全国大小事情，不会与一个普通的小伤兵有甚么特殊瓜葛的，更不会有父亲般的痛爱。来看望，是领导关心人民的一种形式，假日的报纸上，不是有好多领导人和工农兵握手欢聚的大照片吗？

早查房结束，因为我妈的手被总理握过，又被无数双病友轮番地握住。因为只有我妈一人拥有这么一份殊荣，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病友们的询问。因为总理向过她的伤口

会不会留下疤痕，她的伤口，又被主任、主治医师们轮番察视一遍。

初吻

舞会在孙夫人北京的临时住所里，史特劳斯的精美在留声机上飘逸。

银灰色的软缎鞋、银灰色软缎旗袍、银灰色的软缎一般华贵的微笑，伴着女主人，迎接着政客名流和几位驻华使节。

人们端着酒或饮料，分成几团围着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说笑。

女主人侧着因发胖、因软缎的闪亮，而显得更加雍容庄重的身子，和总理说了句甚么，两道细弯的眉毛往上一提，目光投向了进门处。总理从女主人的眼里感觉出我妈的出现。

我妈迎着众人的目光走进，扬起低垂的睫毛，浅浅地看了看一两个人，朝一个角落走去。

总理与女主人不约而同迎上前。他拉过我妈的一只手，严格地说是抓住一只手，向女主人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请来的客人，叫安然。」

「谢谢你为舞会带来的光彩。万恶的子弹怎么能忍心伤害这样一位天使呢。」女主人带着满脸的喜爱，握住我妈的另一只手，不易觉察地瞟一眼总理仍然紧握的另一只。

总理自然而然地松开了我妈的手。

「谢谢侬的邀请。」我妈和女主人一样也说上海话。她脱下白羊绒大衣，细长浑圆的身

子被一套质地柔软的法兰绒衣裤体现得淋漓尽致。

女主人的目光在我妈身上来回划拉两次，流露出满脸惊讶。中国女人多属半身美人，坐着看，皮细肉嫩，至少比西方的同龄人年轻十岁。前而看！无论多挺拔多窈窕，背后看，两团或大或小的屁股，总是用在大腿的中段。纵横几千年，裙服是主流，国服定为旗袍。难得我妈把裤子穿得这般好看！既不显得腰长腿短，又不像西方女人腿长腰短。当然，女主人惊讶的不仅是我妈完美的外表，而是我妈被自己的美貌所羞吓。

女主人接过我妈的大衣，递给女佣人。我妈说声谢谢，坐到一角，既不显得拘谨，又不让别人觉得别扭。

女主人的眼睛迟迟不肯离开我妈，总理得意。他尊重女主人，不仅仅为了统一战线，为了她曾是中国第一总统夫人，而是她那考究而不奢侈的华贵，大起大落时的从容，经得住荣耐得住辱，流利的英文，待客的趣味，喜弹的曲目，光洁的发髻……都是他理想中的女人形象？他们坐在一起，不论是谈打倒美帝国主义，还是女工的经期保健问题，都像一首歌，一幅画。

《蓝色多瑙河》飘出了第一个乐句，不知女主人是有心避免总理礼节性的邀请，还是无意，她说了声：「对不起，我要去陪一位客人。」翩翩离去。

总理一口喝完半杯葡萄酒：「累不累？我请你跳第一个曲子好吗？」

没等答应，他的右手已经托起我妈的左手，左姆指似有似无地放在她的腰际。

我妈浅浅地一笑，浅浅地看着他的耳际。

时而，他觉得她像一根丝带，任他左旋右转，始终轻柔地搭上他的手臂上。时而，他

觉得她像一只小船，他像一片帆，两人飘流在天水茫茫的多瑙河上。跳到极致处，他统体舒展，与我妈融为一体，他接过那么多明星戏子跳舞，她们的眼里除了爱慕、激动，就是媚态。我妈这般淡泊，宁静，他觉得松弛自在，不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距离。不知是天衣无缝的配合，还是总理的身分，全场恭维鼓掌，很多人停下来，把他们围在中间。

「大家一起跳才有意思，这样不成了我们表演了嘛？」他边跳，边招呼停下来的人们。

人们重新跳起来，第一支曲子终了。

「很久没有这么松弛了，你跳得很好。」总理停下来，醉酒一般红着脸。

我妈一笑，含羞带梦的眼睛刚一触及到他，长长的睫毛像含羞草一般，缓缓落下。

「哈哈！你真有意思。」总理无缘无故地笑起来，一只手拥搂着我妈的后背，大模大样地穿过众人赞叹的目光，走向放置饮料的地方。

「看你们跳舞，真是享受。」女主人及时地走过来。

佣人把盘子里的一块湿热毛巾递给总理，对我妈说：「请稍等，我再去拿。」

「女士第一。」总理说了一句英文，把毛巾递给了我妈。

「安然真是可爱。」女主人也用英文说。

「既然你这么喜欢，就让她留下来给你做秘书好了。」总理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女主人含蓄地一笑，看了一眼我妈，我妈含蓄地一笑，看了一眼女主人。精明一世的总理，被两个含蓄的女人笑得糊里糊涂。

第二支曲子开始，总理正要邀请女主人，一位人高马大的苏联驻华使馆的三等文官，冲女主人大虾似的躬下腰，乱糟糟的红头发，火苗似的四处窜动，无论从哪个角度，也轮

不到这位鲁莽下等官员邀请女主人跳第二支曲子。女主人温和地说：「对不起，我只能陪你跳几圈，我的血压高。」

满头火苗四处乱窜的苏联人，谦卑地挽着女主人走向舞场。

「我们到小客厅，谈谈话好吗？」总理的眼珠子一聚光，照在我妈的脸上。

我妈盲目地看他一眼，跟着他走进了幽静的小客厅。

女佣送上茶点，专为总理端来一杯红葡萄酒，退出：「有事请按铃叫我。」

随着关门声，我妈的脸突然变成蜡白。

「你想干本行吧？」总理似乎毫无觉察，微笑着问我妈。

我妈提着的心刚放下来，失落感像以阵缓缓地爬遍全身。她扬起睫毛，像做白日梦，若即若离地望着他：「我是资本家出身，不能做孙夫人的秘书工作。」

「怎么能背这么重的家庭包袱呢？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有很多人出生于大地主资本家，他们参加革命后，我们就应当一视同仁。再说我们的革命胜利，也得到过许多大资本家的同情和帮助。」他按了桌边的电铃，让女佣再送一杯酒，一口喝了大半杯。

我妈的眼里流露出担心，但没有劝他少喝。

「你的眼睛会说话。你放心，这几杯，我是喝不醉的。我看，你到大学里教书最合适。安安静静，符合你的性格。马上要招新中国第一批自己的研究生，你年轻，可以边教书边读书嘛。」

「我喜欢读书。」

总理两只眼珠子再次聚光，照射在我妈的脸上。

我妈的眼四处游移，没处看似的，稳不下来。最后，像溺水的人，双脚碰到一座小岛，她的目光定在他的脖子正中的棕色痣子上。

「走，我们跳舞去。」总理喝完杯中的酒，拉起我妈，大模大样地走出小会客厅。

「我该回家，老姑妈等我呢。」

「让我的司机送你？」

「不。我和家里说好，有人在外面等我呢。」

总理陪着我妈走到衣架前，取下她的围巾大衣：「在西方为女士拉椅子取外衣，是男士们爱显示的绅士风度。我们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不拘这些细节了。

「孙夫人忙，我不想打扰，请您转告我的谢意好吗？」走出大门，我妈在门口的冷风和黑暗中，伸出一只手，说再见。

「太冷了，别冻着了。」他为她系好围巾，像诀别，一把搂住了我妈，双手捧住她的脸。

扑面的酒味、热气、惊讶、欲望、虚荣、神化……我妈没有反抗。

酒精或是冲动，弄得他浑身颤栗，他抱紧她，一阵亲吻。

突然？大难临头一般，我妈打了个冷噤。她想挣脱，但意志肉体瘫软在他的怀里，不愿离去。她哭了，没有内容，没有意义。

他吓了一跳，放开我妈，直说对不起。

「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妈转身就跑。

总理提着脚尖，摸黑走进大姐的卧室，脱衣更鞋，理平放好，轻柔地钻进被筒。

大姐移了移身子，他没有动，但又睡不着，想吃安眠药，又怕弄出响动，只好忍住，黑暗中，他睁大眼睛，胡思乱想。

共产党领导人员，党的副主席与他同岁，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却截然不同。党的副主席的夫人，一九四四年辅仁大学的研究生，既有头脑，又不失女人味。迎宾宴客，她风度翩翩，既柔和了丈夫的刻板形象，又让人觉得他们有一种默契。党的副主席先后结过五次婚，前妻们留下三个大孩子，她又生下三个，她却能把复杂的家庭关系，调处得平平整整。

陈将军一介武夫，却酷爱作诗填词的小浪漫。他那甜美的小夫人，不论穿中式旗袍，还是西式衣裙，在官场还是在家园，总是如歌如画。陈将军血压高，不能吃肥肉，医生卫士看管不住，只要小夫人眉眼一斜，陈将军会把送到嘴边的肥肉丢到桌子底下。他常说，这不是管，也不是怕，是爱。

性情暴烈的彭大将军，居然娶了一位北师大的高才生。残酷的战争革命，没有粗糙这位大家闺秀，官太太的身分，也没有庸俗她的女学生的气质。丈夫帅兵作战，夫人千里迢迢，赴朝慰问时，战功气势大于修养的彭将军，劈头就骂：「总司令的老婆来了，我的成千上万浴血奋战的官兵怎么办？」夫人忍住了屈辱，羞涩地一笑，感动了大将军和他的众

官兵。

主席夫人是个最有争议的人物。早年，她的聪慧与她的外表一样引人注目。大西北的酷冷，延安窑洞的粗布便装，仍然这不住她的线条与风光？她常为战士唱戏、理发、讲故事，土头土脑的大兵，经她一拨弄；人人变了模样，她为主席和孩子织毛衣，一款款花样，在延安四处流传；她顺应了主席的习性，硬是把一个窝窝囊囊的乡巴佬，打扮得既有帝王的妇气，又含诗人的随意性。她爱主席，怕主席，费尽心机巴结主席，主席的冷落随心所欲！逼着她走上了她的自由王国。

总理与大姐是中南海的典范，但其中的甘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战争年代，南征北战，经常天隔一方。建国后，大姐患糖尿病、妇科病，他工作忙，作息时间不一致，早就没有床第生活。他常常暗自感叹；他扼制了柔情肉欲，换了一个安宁的家，主席纵横男女之欢，失去了一个安宁的家。大姐包容了发生和没发生的是非；筑起一堵高墙，挡住了射向丈夫的明枪暗话，把一个本应该被人同情的家庭，罩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主席夫人却把一个本应受人敬慕的家庭，弄得是非纷扬。

「你怎么还不睡？」大姐拉亮床头小台灯。

他把身子移近她，怯生生地看着她的脸。

「哎，你今天怎么想起过这边了？」大姐连连打哈，露出了满口下垂的大牙。

总理心一紧，拉灭了灯，把脸贴在两只枯萎的奶子中间。

多年后，他对我妈说，「那天我回家，看到甚么都觉得变老变丑了。」

我妈问：「大姐呢？」

他没回答，过一会、绕着弯子说：「我最爱看你的睡相，还记得嘛？那年你在上海养病、我去你家，见你没醒，就坐在床边看，直到走也没舍得把你叫醒。」

我妈说：「那是你在想心事。」

他说：「有句老话，一个人坐要有坐相，睡要有睡相，吃喝行走都要有个形象。你的睡相很好看，鼻子眼睛嘴巴，让人看了还想看！你不晓得，一个男人睁开眼，枕边是个不好看的睡相，心里是甚么滋味。」

「那你每天睁开眼睛怎么办？」

他一笑：「好看的就多看一会，不好看的就闭上眼，回想好看的。」

我妈得意，咯咯大笑。

·伏笔

黄昏，我妈坐在窗前看海。来疗养院一个多月，难得遇到这么暖的天气。金红色的海面，欢笑的人们，并不能阻止住她的消沉。坐在海边，她觉得无依无靠，林间散步，她觉得自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随时会栽进大海，会被树枝钩住。也许，伤感是没落贵族的通病，悲撣过去才是他们的感情归宿。也许，她的苦闷仅仅因为青春潮的姑娘涨满了爱，急于释放；只有让一个男人把它挥霍干净，她才能平静。也许，总理的一吻，让我妈不能忘记，又不敢寄予幻想。直到一位叫「厅长」的男人突然出现，我妈的生活似乎才有所改变。

叫「厅长」的男人扶了扶眼镜，敲开我妈的门，递进一封信：「地址没写清楚，传达室无法投递，我猜是你的。」

没等道谢，他走进金灿灿的阳光里，一根斜长的身影跟着他离去。我妈与厅长在俱乐部打过一次羽毛球，说过两三句话，她只记得他脸上有一副眼镜，笑时张大嘴巴没有声音。

信封上，外婆的字，像一排久病不愈的老人，东倒西歪，挺立不住。外婆说：「我在接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每月的定息已经减少，还能过下去。春节，市政府送来一个光荣匾，承认我们是军属家，所以更应该带头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妈只希望你不要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再做那些难为自己的事情了。」

我妈手脚冰冷，她觉得我外经与她保持着距离；虽然没有责怪她当兵去战场，没有说她为自己的出身自卑，但浅浅的几句，仍然道破了她的心迹。我妈烧了信，推开窗，让灰絮飘过海面，海面上流金淌银。我妈想出去走一走，叫「厅长」的男人，又土地神似的从窗前留出来。他只穿一件薄毛衣，头脸冒热气。他举起羽毛球拍，冲我妈打招呼：「信看完了吧，难得这么暖的天气，出来走走吧？」

我妈没拒绝，披上薄白呢大衣跟他向海滩走去。一路上的目光，像苍蝇叮臭肉一样，爬满了我妈的全身上下。

「你不像个军人，也不像上过战场……」

「我，是不是我的穿戴资产阶级化……」我妈有些胆怯。

在朝鲜，军裤腿肥裆大，一走一摇晃，她偷偷地缝瘦，政委找她谈话：「小安呀，志

愿军要艰苦朴素，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你先要从资产阶级脱胎换骨，改造成无产阶级以后，才能谈得上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此后，我妈再不敢脱下鼓鼓囊囊的大军装，节假日、星期天，女兵们换上便装，她也找不出一件符合劳动人民本色的服装。

「甚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你穿甚么都好看。」厅长说。

我妈很感动，但放慢了脚步，与他拉开了一点距离。

他装作没看见：「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像我们的总理……」

我妈像是被俘虫蜇了一下，浑身机灵，那一吻突兀地显现。

这是总理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时说的。

我妈把头往领口缩了缩，四处阳光灿烂。

厅长领着我妈，沿一条垂柳绵绵的小道走向沙滩。走了一个多小时，两人始终一左一右，中间隔了一尺多宽。我妈很累，但没有提出回去，或是休息一会。

太阳一点一点接近海面，就在我妈走神的那一瞬，突然掉进海里。我妈缓过了神，晚霞已经烧红了半边天。

「小礼堂放苏联电影，肯不肯赏光？」叫厅长的浏览着我妈的脸色。

我妈像白痴，脸上一片空白！用主席的话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叫厅长的没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觉得冒昧，没敢再吭声。

「不早了，我想回去了。」

厅长还想说甚么，我妈温和地看了他一眼，快步往回走。

·哑巴吃黄连

一下飞机，总理给大姐打电话，离家才几小时，别说老夫老妻，年轻时，他也没有这么恋过家。

秘书接的电话：「大姐参加全国妇联二大筹备会去了，有事要转告吗？

「我只是报个平安，没有其他事情。」他放下电话，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

他展开代表主席党中央给苏军的锦旗，又把它卷好放在桌子上。

他换上拖鞋，袜头上露出个小洞。他找出针线，缝补起来。

秘书送来当地报纸和慰问大会的议程表。

「会场布置得怎么样？有没有《庆祝苏军建军三十五周年》的横幅？有没有联欢晚会？地方的文工团是否参加？」

秘书一一答复。

卫士放下他卧室里的窗帘说：「你昨晚没睡，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来汇报之前，你还可以睡几个小时。」

「在飞机上打了会盹，马上准备车，我和你说过，我要去疗养院，看望几位志愿军伤员。」

「我马上去通知疗养院……」

「不要通知了，这就走。」他刻不容缓，已经跨出房门。

「总理，换双鞋吧。」

总理看着脚上的拖鞋，尴尬一笑。

「刚接到电话，也没准备……」疗养院的政委握住总理的手，显的即激动又紧张。

「我想看望几位志愿军伤员，其他的人就不要打搅了。」

政委带路，院长抢前几分钟，把几位断腿少胳膊的志愿军集中在轮椅里，正襟危坐，等候总理接见。

总理问长问短问困难，鼓励他们尽快恢复健康！回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去二十九钟不到，接见结束。断胳膊少腿的志愿军伤员还在激动，总理已经面带微笑，准备离去。

出门前，他握住每一个人的手，顺便问院长，还有其他的志愿军同志没看望到吗？」

「总共就他们七位志愿军伤员同志。」

「噢——」总理的声音拉长，往上一悬，弯腰钻进汽车。

车开出大门，他出了一口长气：「我休息一会吧。」

司机放慢了车速，秘书卫士安静下来。

相思没时间

清晨，正值班的秘书轻声催促值班卫士：「时间到了，请总理起床吧。」

「吃下安眠药，还不到两小时。」

「没办法，八点半要参加国务会议，现在七点半，再不起床会误事的。」秘书为难地

说。

「谁不知道总理太累，谁不想让他多睡一会。但接待外宾开会，离开家门前，提前一小时起床总理的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得延误。」

卫士秘书轻轻地走进总理卧室，轻轻地叫醒了他。

总理穿上睡衣，小跑走进卧室后的卫生间。做了五分钟健身操，开始排泄洗漱。

分管各方的秘书们，纷纷拥进这个被称为「第一办公室」的卫生间，请示汇报急件急事。

总理批阅了航空工业部关于制造轻型轰炸机的报告，关于实行粮食统一计划，统一收购供应的意见日本开始放宽对中国「禁运」的新动向的报告。他没来得及看完秘书用红笔划了重点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来得及刮胡子，时间已到。他走出「第一办公室」，喝一小碗豆浆，匆匆上了车。

国务会议十二点钟散场，水利领导已经在他的客厅等候。他请水利部长共进午餐，边吃边谈河北省灌溉及黄河每年挟带十几亿吨的泥沙的治理问题。两点十分，谈话结束。

秘书们见空插针，拥进办公室，围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有的送取文件宗卷，有的等待请示汇报。

值班护士几次催促他歇息几分钟，或是出去散步。

秘书们望着件件牵系着国内外大是大非的文件宗卷，既希望尽快得到批示，又希望他能够稍稍休息。

值班秘书再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看看表，站起来，向另一位秘书表歉意：「我马上

要去机场迎外宾，你这个问题，又必须今天解决，晚上十二点前你来办公室，我们商量，看看怎么办。」

他把眼镜装进盒，装进上衣口袋，走出办公室，司机已经把汽车发动。

「你稍微开慢一点。」总理掏出自动刮胡刀，边刮胡子，边交代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到机场后，你马上回去，把贵宾的主卧室里一张油画复制品，换成齐白石的真迹。再把日本产的收音机，换成苏联产的。」

车到机场前，他小睡十分钟。醒后，理平衣袖领口，照照车窗玻璃，捋齐头发才肯下车。仪式、致词、答记者问、送贵宾下榻、陪同主席接见、设欢迎晚宴、国宾结束，总理进厨房与厨师、服务人员握手道谢。回到办公室，已是晚上九点十分。车停稳，大姐迎面走来。

「怎么还没睡？」

「两天我都没见到你的面了！」大姐撅嘴撒娇，老姑娘初次被抚爱一般作态。

「这不是见面了吗？」总理超级繁忙，作息不定时。大姐吃喝拉撒定时定点，四季都有午睡，两人每日难得相遇。

「知道你离开北京饭店，我受同志们的委托特地等在园子里，陪你散散步。」大姐上前，与他并肩。

走了几步，总理直朝办公室走去，脚步又快又大，把大姐甩在身后。

「哎，你走慢点嘛，走那么快还算是散步？」大姐有点难堪。

「时间不够用呀。」他回头一笑，让大姐在工作人员面前不失体面。

回到办公室，总理在一摞注明「余启」、「亲收」、「家信」字样的私人信件中，发现一封来自本市一所医学院的蓝信封。

他心急手慢，信封被撕破，一张大白纸上只有两句话：

尊敬的总理先生：谢谢您的关心和安排，边教书边修课程，很合我的心愿，再次感谢！安然。

总理把信原样摺好，揣进衣袋，手心脚心冒冷汗。五四闹学潮，出狱后，他把一首小诗塞给那位后来嫁给别人的女学生时，有过这种感觉。另一次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子女儿扑过他怀抱的那一刻。他把那两句话掏出来，又看一遍，摺好放进小保险柜里。他翻开电话本，拨了个号码，没人接，他坚持不放下听筒。

「吓，谁？」终于传来一个睡梦中的声音，老得分不出男女。

「噢，噢，没急事，我想……对不起……」

「半夜三更的，没急事明天再说吧。」对方挂了电话。

他放下电话，看看表，凌晨两点二十分，他「嘿嘿」笑出了声。

小安：你喜欢教书，很好。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党的关怀。我请你星期六晚七点钟来中南海春藕斋参加舞会。

写完，他愣一会，重新誊写一遍，在小安后加了「同志」，把「我请你」改成「我们请你」。他把第一张信笺烧掉，第二张装进信封，糊上口，装进内衣口袋。

他离开办公桌，看了看玻璃上的影象，满意地走出办公室。

「想出来清醒一下脑子？」

「要不要一杯热豆浆？」

值班卫士秘书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站在他的面前。

「嗯……嗯……」

他看了看身边的卫士，心中只有无奈。雨后，天空干干净净，忽闪着几颗小星星。他穿过流溢清香的松柏，在一株含满雨水的海棠树前停步，感叹：「今年花开的多，有两个枝干部坠弯了。」

「大姐已经用线绑在大技子上了。」卫士说。

「总理，您也早点睡吧，明早九点还有国务会议呢。」

「还有两份急件，明天一早等着下发。」

「要不要热豆浆？」卫士问。

「给我一杯浓茶吧。」

值班秘书走近：「陈老总明天回上海，刚刚来电话，问您睡没睡？有没有时间？还有几件事情，想过来访承。」秘书走近说。

「请他马上过来。」

他回到办公室，还没端起茶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长——陈将军走进。

他迎上前，握手，问候。

陈将军深知道总理的时间珍贵，进门前已向同行的下底打过招呼，不喝茶叙闲，抓住重要的事项，三言两语一请示完毕走人。

陈将军爽爽快快一小时谈完工作，起身告辞：「忙了一天了，您也应该休息了。这么

大的一个国家，一切事情都刚开始，您要保重身体，才有长力可使呀！」走出办公室，陈将军叮嘱送他的值班秘书：「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必须让总理马上睡觉。」

秘书为难地看了看陈将军。

「如果没有急件要件特殊情况，和秘书们通通气，不要送来，明天让他多睡一会。」

「凡是送到这里的，那一件不急，不重要……」

陈将军打断秘书的话一「再急人也要睡觉！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马上睡觉！」

「是，我尽量想办法。」

陈将军走后，总理离开办公桌，活动两下筋骨，正想去睡觉，驻苏的大使电话又把他叫回到办公桌前。抓起听筒，他「噢」一声，没再说话，两撇大姐眉向上提起，向一处靠近，沉了一会说：「密切注意新动向，与越南、朝鲜、印度使馆保持联系，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他们发布消息后，我们立即发唁电。」

总理接通了主席的值班室的电话：「主席睡没睡？」

「没有。闷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主席的值班秘书说。

「告诉主席，我马上过去。」

总理没带秘书卫士，乘车来到面临南海的丰泽园。车还没有停稳，主席的值班秘书来迎接。

总理穿过院子中的十字小路，直接走进四合院南头的值班室，向值班护士：「主席白天睡没睡觉？」

护上急忙起立：「睡了，没睡着。」

「吃没吃安眠药？几片？」

「两片，换新药了。」

「新药有哪方面的副作用？」

「吃多了头晕，影响肝脏。」

总理把主席的吃喝拉尿问一遍，转到西侧北头的菊香书屋。

主席神似的坐在烟雾中。翻开的，卡着的，摺着角的，茶几沙发四处都是书。

值正班的内勤卫士，端着一杯清茶，像走太空步，提着脚尖，无声无息地驶进。把茶杯放到总理面前，又提着脚尖退出。

总理换掉堆满的烟灰缸。

值班卫士手足无措地跟在后面解释：「主席不让我进来打拐地；所以……」

「主席到现在还没吃晚饭，你去煮一茶缸麦片粥来。」总理说。

卫士小着嗓门说：「早就煮好了，热了两三次，快成浆糊子了。」

「再去重煮一茶缸新的。」

主席粉嫩的大手，住外一扇：「不要倒掉浪费；粮食这么紧张。」

总理说：「我也饿了，两缸子都端来。」

卫士心领神会，退出。

总理打开一扇窗，放走浓烈的烟味浊气。

「新中国成立几年了，还没有一部真正完整的宪法。」主席冷不丁地说。

总理早就适应了主席随意即兴的谈话方式，顺着他的思路说：「如果主席能写出一部宪法，可以算是中国的千年大计。」主席需要总理的理解，但他不喜欢被人看得这么这：

「唉，甚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岁月不饶人呀，战争耗去了我们大半辈子，只有抓紧时间，才能为人民办几件事情。我想到外地住些日子，静下心，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个大纲。日常的工作；有劳你们了。」

「主席放心吧；现在交通，电话联系都很方便。」总理说完这句话，停了几分钟。他不想在主席伤感时，说出另一个使他更伤感的消息，也不想把这两种情绪连系在一起。

主席全身骨肉松散地堆放在沙发里，看着窗外的黑夜，长叹一声：「哎——不管怎么说，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卫国战争的胜利。无论怎么说，他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位长老。他的帮助，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主席抹了一把眼泪，嗓音越说越沉。

「主席已经知道了，我就是来向主席汇报这件事情的。想请示主席，我们发消息和参加葬礼代表团的规格。」

「我看，还是你去参加葬礼吧。」

「这是一次重要动集会，主席是不是亲自去……」

主席的手往下一压：「我再和他们几个商量一下，你代表我去吧。」

「我们先作好准备，估计苏联很快就会公布追悼大会的日程。」

卫士端两瓷缸子麦片粥，提着脚尖走进。

总理抢先接过两个缸子，递给主席一缸子新煮的；自己留下后热的。

不知主席习惯了君君臣臣的秩序，还是粗心；摘得计较琐碎小事，他没客气，接过缸子坦荡地喝起来。如果换成总理与他的部下，他一定会推让；或是两人新旧对半。

走出主席的菊香书屋，中南海高墙在医陇的晨盼中显现出沉红。他看了一眼手表，手

司机说：「别着急，我还有两三个小时可睡觉呢。」

司机叹气：「铁打的人，天天这样，也会熬不住的。」

大舞台小舞台

·初次亮相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脑淤血死在莫斯科医院，死在各国的报纸上。

中国有许多大人孩子哭得很伤心，捷克波从一系德北韩北越也有许多大人孩子哭得很伤心。除了报纸，党委办公室的墙上，偶而看到斯大林的标准像以外，哭的人与他毫无瓜葛。仅凭一个抽象的姓名，就能产生出具体的眼泪，这种现象值得动物学或心理学家研究。

总理不同，他的右臂摔伤后，延安的医疗条件差，留下了残疾与疼痛。斯大林关照过苏联最好的骨科专家，莫斯科最好的医院，尽了全力。中共执政后，美国带头封锁禁运，不愿意承认。总理签署了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函，送至各国首府，焦心焦肺地等待着回应。斯大林一带领，十多个卫星国与中国纷纷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中共在国际舞台上不再孤独。

六日，主席领总理等人去驻京苏联使馆吊唁。

七日，总理率中国党政军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八日晚，总理绷着那张生动的脸，低着头走进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瞻仰了大家长的遗容，献了花圈，像个大孝子，参加苏联人的守灵。

九日上午，红场举行葬礼仪式。总理站在一个世界注目的位置上！他是唯一没有站在外宾席上的外宾，唯一一个显赫的东方人。拖车拉着斯大林的灵柩离去，总理与苏联的新

贵赫鲁晓夫，并排定在灵柩的正后面。各国记者的闪光灯，把他的位置照耀得更加明亮。

人人都在问：「谁是中国的新总理？」

「那个东方人就是中国的新总理？」

「站在最前排的就是他？」

总理走在斯大林的灵柩后，尽量不细看赫鲁晓夫脸上的神情，尽量保持「巨星陨落」时的悲痛。

赫鲁晓夫初出茅庐，要摆脱斯大林的阴影，建立自己的威信；在共党主义阵营，还需要中共的合作。他一反斯大林居高临下的大家长作风，葬礼会上，毫不吝啬地拥抱了中共，托举出总理的地位。葬礼后他邀请中国的总理，列席参加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得到「一家人」的礼遇。总理没有抱以幻想，他知道他不是争夺大家长的对手，如果换成主席来参加这次葬礼，两位竞争者之间，将是一幅绝然不同的图景。

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这份哀荣，本该由主席出头持出，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主席会参加这次葬礼，借此摆一下他在这个阵营中的老二的资格。可是，建国后主席已经习惯被人欢呼敬重，习惯独撑一片天空，无拘无束。他不需要再做别人的孝子贤孙，不需要借助死人让自己发光。也许，他还记得斯大林支持他的对头王明，而不信任他。也许，他不记得，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在老大哥的一亩二分土地上，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也许，他还记得，他的前妻、儿女贫病饥饿在卫国战争期间，而苏联无人问津。也许，一切能说出来的理由加在一起，说明主席不参加葬礼的原因仍然显得浮浅。

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离开了陕西窑洞，去西伯坡前；主席脱下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聂司令员找来了裁缝师，为主席量体裁衣，卫士们破例领来了白洋市村衫，美国卡其布的新外套。中共没料到国民党的百万正规军会败得那么快，主席想在解放区先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与苏联的东欧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能一党专政，只能各民主党派联盟。共产党羽翼尚未丰满，对社会各界还要谦和，主席说：「我们不能搞一党制的政府，共产党能有今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都做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独占胜利果实。」

主席主张的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打土豪分田之类的名堂，与斯大林构想的中共政府牛头不对马嘴。主席担心斯大林不给予承认。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想到莫斯科领取大家长的真经，以便在敌对者上方悬置一把利剑。主席早年没在意，始终没有得到斯大林信任。在这关键时刻，他要亲自向大家长解释「联合政府」是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与苏联是一样，搞的也是马克思主义。

主席求见心切，斯大林却捎来了话：「国共两党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主席不能离开指挥岗位。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健康问题，我派代表去听你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天亮前，一驾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斯大林的使者米

高扬一行人，秘密来访中共中央。

西伯坡，主席简陋的办公室里，米高扬代表斯大林说：「两三年时间，你们打了这么多大胜仗，解决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主席如同小学生得到了全优的成绩单：「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斯大林的使者有几分骄傲，几分矜持地说：「我们只带耳朵听取意见，回去向斯大林汇报，不能参加决定性的意见。」

主席说到了打倒地主土豪，把家产田地分给农民私有时，使者委婉地说：「把没收的土地又分给农民个人，太可惜了。照马列主义的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呀。」

主席不愧为农民的儿子，吃透了农民的心思，知道他们要甚么，甚么才能抓住他们的身和心：「中国的农业经济是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农民只有分到土地，才能感觉出真正翻身得到解放，才能踊跃参军参战。打败蒋介石，靠的是两百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战争才会打胜。」

米高扬没直说，绕弯磨角，流露出「再打下去美国势必会参与，停止内战，以长江为线，南北分治」的意思。

主席从杯盏从中回头望了望军委副主席，严格地说是对视。那时主席还有回头征询别人意见的习惯，还没养成他放屁别人也得奉为真理及最高指示的帝王毛病。但是，只要危及中共的根本利益，他绝不会退让：「请斯大林放心，美国胆敢参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会谈后，军委副主席单独向使者汇报了战后的经济与建设，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化与设想。

显然，使者被他的风度，他的细致入微而为迷住。米高扬十分认真地说：「你将是新中国一位很好的总理。」

不久！这句话应验。新中国成立，主席任命军委副主席为总理，不知道其中是否包含了听从斯大林的主意。

苏联人比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富有，个个穿着皮大衣，皮帽子，浑身透出粗糙的帅气。中共五大书记，刚刚走出延安窑洞，大档棉裤旧棉袄，蹲下来活像五大袋土豆。

虽然小乡村弄不出甚么花样款待老大哥，杀猪宰鸡，从河里捞了几条鲜鱼，不算气派，也算尽了全力。但是，苏联人知道中国既穷又脏，随同访问带了许多酒和罐头。

军委副主席的酒量在中共领导人中称老大，一但在苏联人面前，却显得弱小不堪。米高扬一伸脖子，就能倒下几杯酒。中共领导人中没有不是他的对手。

也许，每一次接待国宾伤了共产党人的自尊心，而从不论哪国的死猫烂耗子来访，中共政府总是大宴小桌，乱摆排场，也许，主席不喜欢苏联人处处出锋头，不等客人尽兴，就不耐烦地宣布：「吃饭了，吃饭了，吃我们滹沱河里的鱼喽。」

米高扬脱下皮帽，满头冒着热气说：「中国的饭菜真好吃，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派人来学。」

主席抹一把古典美女般的杏仁眼，得意地说：「一个中医，一个中国菜，将对世界作出两大贡献。」

一条红烧鲤鱼热气腾腾地端上桌，苏联翻译犹疑地问：「是不是活鱼？这里的水是不是……」

主席脸一沉，米高扬逗乐说：「你看，不是还在游么？」

经军委副主席解释后，苏联翻译才肯动筷子。

翻译的行为，再次伤害了主席的自尊心。

・呕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月六日，主席的专列穿过西伯利亚，朝莫斯科奔去。主席夫人夏天去过莫斯科，从不开笑脸的斯大林居然对她热情赞美。丈夫去给斯大林拜寿，带甚么礼物，她当然是绝对权威：带一些农产、手绣工艺品，能够表达国情，像山东大葱白菜、潍坊的大白罗卜、江西的竹笋、浙江的龙井、安徽的祈门红茶、景德镇的陶器、福建的漆器、杭纺绵缎、湘绣斯大林像……来不及随车带的，随后再运去。

中共政府如少女初次交际，过分紧张，过分看重。世界新闻界，当然患了同样的毛病。

苏联驻华大使亲自护送，外交部副部长专程到第一站举行欢迎仪式。

冰天雪地，北风哭叫，主席还没看清仪仗队的面目，已经被西伯利亚的寒流折腾得全身颤栗。他不得不草草地检阅，慌忙钻进车厢。专列到达斯维尔德络夫斯克站，这位晕车的湖南老农民，到月台上活动一下筋骨，突然头昏目眩，虚汗满面，站立不住。卫士急忙扶他进车厢，好几个钟头，恢复了正常，从此再不敢下车活动筋骨。

十六日中午，苏联人有意安排，莫斯科北站的大钟正打第二十下时，专列缓缓进站。主席脸红心跳，一如新媳妇初下花轿。

苏联人知道主席第一次出远门，怕冷，晕车，仪式尽量隆重，尽量短促。怕主席多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特意上车败问加解释：天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行迎接利，您只要绕行一趟，也毋须答礼。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稿子交报社发表。」

主席的书面发言发表，过分地歌颂了斯大林。

主席住进姊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住在这里，地下有一个巨大的指挥部，主席住第一层，随员住第二层？

当天下午六时，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

斯大林破例，领着全体政治局委员及外交部长，在门口站成一排，以示尊重。

「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像端祥久别的儿子，斯大林紧握主席的手；一一介绍他的下属。

「祝斯大林同志长寿健康！」场面热烈，主席心头一紧，泪水差点溢出来。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

在中共领导集团内，斯大林最欣赏中共的王明。红军时期，王明借共产国际的势力打击过主席。主席多次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这些二『洋房子』说我们山沟里没有共产主义，我看他们倒是尽搞些教条主义。」在威严的大家长面前，主席显得定数不够，他像个受了气的孩子，好不容易得了宠，急于诉苦：「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不想提及往事，或是还不能谅解主席曾经排挤了他的信徒，他切断了主席的话：

「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主席把话憋回肚肠，堵得心慌。

会谈开始，从军事到经济建设，从粮食产量到土地改革，人民的情绪，斯大林一一询问，主席一一答覆。

两个小时过去，斯大林转入正题：「你来这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这次该做些甚么呢？你有些甚么想法和愿望？」

「我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二是看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夏天，党的副主席访问苏联，斯大林说等主席来时，双方签订一个条约。也许，此时斯大林意识到他的客人过于敏感，为了不伤害小弟弟的自尊心，不愿意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甚么东西？」斯大林问。

「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甚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又好看，又好吃。」主席自觉答得既含蓄又幽默，即想要，又不丢面子。

翻译老到，直译怕斯大林不懂，特地加注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的。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的。」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听完翻译的解释，苏联人目楞口呆，不知道主席到底想要甚么，有人憋不住，笑出了声。

骄横的斯大林不想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盯着他的客人追问，脸上露出寒冷。

主席的脸像一张清单，目的全都写在上面，只是不愿意说破。他认为老大哥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不主动，就是不诚心。

揣测不出对方的心情和意图，一时冷场。

「我想让我们的总理来一趟。」主席主宰中国一但大小事情的细节从来属于总理。总理不来，主席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

斯大林惊讶，中苏签订甚么样的协定，他们还不能决定？他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甚么事情，为甚么叫总理来？他来干甚么？」

马腿被别住，主席的棋已经下不下去。

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

斯大林坐主席台正中，身边拥着一大堆前来进贡的小兄弟国的首领们。主席的位置紧挨斯大林！显然比匈牙利、捷克、东德、波兰、南越、北韩的高出一头。

像孩子闹别扭，或是像更年期女人，主席的举动被情绪左右，显得滑稽别扭。他的贺词由苏联翻译代读，内容竭尽阿谀奉承。但那双古典美女般的杏仁眼，却像两窗阴沉的冬天。斯大林与匈牙利的克拉西，无话找话，想方设法逗引他说话，他那张无毛的大脸，始终绷得铁紧。

文艺演出时，斯大林与主席同坐者沙皇的专用包厢，两人仍然没有亲近。没有说话。演出后，观众把两人的名字并排欢呼，主席突然挥臂站立，操一口浓重的湖南高腔急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苏联人像听天书，先是愣，经翻译，爆发出七长八短的万岁声。

也许，斯大林存心要杀主席的别扭劲。也许，膘悍的俄罗斯人真的摸不清这位农民的心境。而后，他把主席丢在莫斯近二十天，再没做任何安排。

主席情绪大坏，整天闷在别墅抽烟。苏联的专家总负责人看望时，他大吼大叫：「你们把主席叫到莫斯科来，甚么事也不办，我是来干甚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斯大林祝寿？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不知是因为一年前苏联的翻译不敢吃西伯坡的鱼，还是主席存心要威风，他对随访的日子下命令：「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其实，主席对金钱吃穿极随便，甚么活鱼死鱼他都吃。在克里姆林宫摆出不吃死鱼的架式，仅仅是出气。

不几日，苏联特别警卫队的上校果真送来了死鱼，厨师马上拒绝接收。因语言不通，主席的厨子指手划脚比量半晌，上校不知发生了甚么，急忙去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

上校向厨子保证：马上进一条活鱼送来。

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马上传闻：「中国的主席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斯大林亲自打电话，派人看望，还是逼破主席亮出底牌。

主席憋足了犟劲，绝口不提。

终于有了契机，两个骄横的人，各自有了下台的阶梯。主席访苏近一个月，鸦雀无声，英国通讯社发出一则「斯大林软禁中国主席」的消息。虽然消息不实，但中苏双方都很尴尬。

中国驻苏大使提议，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苏目的。一箭双雕，既破谣言，又能向苏方表明目的。

主席在「答记者问」中说：「我在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我国等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中，首先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贷款问题、中俄两国的贸易协订问题……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主席终于说出了来访目的，斯大林立即回应，同意总理来莫斯科签订友好同盟贷款通商民航各项协定，安排主席向列宁墓献花圈，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兵工场、地下铁、集体农庄的参观活动。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总理带着一个包罗万象的代表团，包括每个细节的谈判材料启程，主席才放心外出旅行。

总理一到，经过紧张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有色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双方设立使馆，苏方低利率贷款三亿美元，中苏共管的铁路和港口移交偿还前，仍然共管协定与一份确定蒙古独立地的公告。

其实，蒙古独立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经手办理的，这次只是再次确定。

比起美国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比起而后中国投在朝鲜，越南的枪炮子弹与鲜血，莫斯科显得既霸道又吝啬。这些协定包函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屈辱，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哪个强国签署的条约不是如此低三下四？

主席是农民，实际咽下了这口气。但他记仇，这口气终身排解不掉。

·照片

一九五三年夏，朝鲜的板门店，朝中美签字停战。八月中国志愿军总司令彭大将军，被胜利、荣誉及成千上万举着鲜花的手臂环绕在北京火车站。

我妈挤在人群中，想表示谢意。在朝鲜负伤，彭将军多次看望，关照过她回国治疗。她想把几张照片寄给他，没有地址，也不想刻意地打听。

彭将军刚走出车门，就被名人、要人、照相献花的人包围。

我妈不再想凑这份热闹，托人把照片顺便转给彭总。

这么重大的功臣，主席当然不再能让彭将军回到穷山恶水的大西北。他的家已经搬进中南海的永福堂，秘书卫士服务人员已经成群结队。比起主席的丰泽园，副主席的福禄居，总理的园中国虽然有点逊色，但毕竟同居一个皇宫大院，毕竟能与主席同朝共夕。

彭将军接过照片，草草地看了两眼，随意丢到一边？他不喜欢拍照，更不喜欢流俗拍马给他拍的人。要给他照相的人太多，几乎统统被他拒绝。他想不出，也懒得去想是谁给他拍的照片。

「这张挺棒，这张也不错。这姑娘的技术还真不错嘛。」送照片的人边看边议论。

「甚么姑娘？」彭将军睁圆了眼睛。

「你不认识一个叫安然的上海姑娘？」

「噢，那个漂亮丫头！」彭大将军直拍脑门：「她头部负伤，去年年底就回国了。我可怜

那孩子，那么弱，一阵风就能吹三里开外。她能在朝鲜坚持一年多，头又负了伤……唉，牺牲伤残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我们胜利了，我们回来了……」彭将军眉里目里是愧疚。

「唉，有战争就有牺牲。」送照片的人长长地看彭总一眼。

「她的伤好了吗？那丫头好，一天到晚不声不哈，心眼子可好。我们司令部的山洞原来采矿井，潮湿大，第四次战役后，我的关节疼得吃不住劲，那丫头把她正在吃的两瓶管风湿的英国药，送给我的医生，当我面从没提过一个字。星期天晚上，我请一些在京的志愿军英雄、烈士的眷属开个招待会，你要是再见到她，就说我请她来参加。」

「好，我一定帮你请她。」

彭将军是个藏不住喜怒哀乐的人，脸上早已笑得像一朵开败的花。

·巧遇

那是个春天，吃完饭，彭总在血红的晚霞中踱步，思虑战事。他偶然抬头，看见一个姑娘在为自己拍照。她把照相机固定在一个小树叉上，按下自动快门，第一次她还没有跑到预定的目标，快门已经响动，第二次，她一转身，相机跟着歪倒。

他看得出神，哈哈大笑。

我妈惊愕地回过头，脸比晚霞还要红。

「来，我帮你照，你的照相机怎么会这么小？你要对好光，教我按哪儿？」

「彭总……」我妈的睫毛缓缓下垂，像一株含羞草。

「不相信我？」

我妈扇起那双雾蒙蒙的大眼睛，犹豫了片刻，退后几步，拉出了照相的姿态。

彭总对着镜头，看着我妈问：「你叫甚么名字？新来的？」

「安然，调来没几天。」

「这相机怎么这么小？哪国造的？」

「英国。」

「哎，甚么时候……好，笑一点。」

我妈等了半晌，彭总终于按下了快门：「不要动，我再给你照个全身的，你来教我怎么弄。」

出于礼貌，我妈接过照相机，轻声问：「我能给你照一张吗？」

彭总居然毫无推辞，爽爽快快地走到我妈刚站过的位置，而且要了一坐一站两个架式。

·还是巧遇

车停在一栋古典式的建筑门口，我妈随着彭将军走过；一条长廊。两扇朱红色的门敞开，门上写着「春藕斋」进门是衣帽厅，再进一道门是大厅。厅前是刚搭起的临时舞台，后是几把软垫靠背椅！再后面围着一排排长板凳。

「悟妙道，好似春梦乍醒，猛一醒又入梦，长夜绵绵……」梅兰芳捏着小嗓门，扭着僵硬的长腰？拖水袖，踩碎步，从大厅右角的小舞台，扭到临时搭的大台子上，唱他的拿手好戏《天

女散花》里的段子。

瓜子花生壳的响动，说笑谈论立即停止，人们伸长脖子往台上望。

我妈与一位英雄的母亲坐在彭将军身边，她出神地看着总理身边的一个女人的后脑勺。

我妈和那个女人同时走进「春藕斋」的大门，相互盯了一眼，各自匆匆朝大厅里面走去。入坐时，我妈见总理在前排，那女人轻轻地坐在他身边。听不清那女人说了一句甚么，只看到两人侧脸一点头一笑。秘书？亲属？还是……我妈脑子嗡嗡直响，台上台下甚么也没听清楚。

「莫休真，便言悟，终成梦境……」梅兰芳唱，仍然扭老腰，拖水袖，踩碎步，打着圆场转。

我妈尽量不看舞台，不让视线穿过那个女人的后脑勺。她看着各型的壁灯，强迫自己打坐，只等散场。

一个段子唱完，下一个是《嫦娥奔月》。台上更衣换物，台下短短的休息。

总理像似早知道我妈坐在他的身后，他走过来，隔椅背伸出右手：「安然同志，你也来了？还好吗？好久不见了，一周几节课？教的怎么样？没留下头疼的后遗症吧？」

「总理见过小安同志？」彭将军满脸惊讶。

「何止是见过，如果我是个基督教徒，一定会说，上帝把这孩子一次又一次送到我的面前。今天听说你彭总请客，这不又见面了。」

我妈的目光划拉一下总理身边的女人，那女人的目光像鞭，一鞭一鞭抽在我妈的心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爸，我们见过面了。一进门，我差点认错了人。我还以为是大明星夏梦呢。」那女人一

声「爸」，我妈知道他就是总理著名的干女儿。

「你好。」我妈出于礼貌，把手伸给干女儿。

「你的手真漂亮！」干女儿夸张地握住我妈的手，介绍自己的姓名时，鼻子眼睛一齐笑。

「安然同志，还记得吗？我说过，等你们几个大学生胜利归来，我还要到你的琴房，听你弹《蓝色的多瑙河》呢？」

「时过境迁，现在您还有兴趣吗？」我妈扇起睫毛，眼里一闪亮，目光直率地照在总理的脸上。

总理浑身一热，左脸上笑出个大酒窝：「如果不怕打搅，明天我和大姐去听你的演奏，就这么说定了。」

我妈垂下眼睫，轻声说：「坐下吧，开演了。」

干女儿的目光再次一鞭一鞭地抽我妈的脸上。

总理笑着坐回原位，我妈没听清干女儿对他说了一句甚么，两人侧脸，点头一笑。我妈眼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若即若离

大清早，我妈整理房间，清扫琴房，老姑妈像看见从西边冒出一个太阳一样惊奇。

「今天，我有客人来听我弹琴。」

给人方便也方便自己，给人面子也爱面子的老姑妈，以为我妈交男友，急忙招呼保

姆：「去叫辆车，咱俩去西山的老房子住两天，乘乘凉，免得青年人看了厌烦。」

「不是我的那些同学，是两位领导人，您留下，不碍事。」

这下老姑妈像看见西边冒出两颗太阳一样，呆愣半晌，问：「政客？政客能听懂甚么音乐？他们来，我可是更要走了。唉，我越来越跟不上这新时局了，就像当初我不懂一个女孩子为甚么要去朝鲜打仗一样，老姑妈的脑子植物化了……」

我妈不阻拦，不生气，一个劲低头笑。

「世道变了，人道天道也跟着变了。虽说老人的话不值钱了，我还是有句话要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真人真情，独独官场宦海出奸猾，出腐败。我们祖祖辈辈凭本事吃饭，与官宦无缘，我希望你也能像老姑妈这样，好好教书，一辈子干干净净」

我妈打断老姑妈的话：「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也有修养好的。近百年来，中国处处受气挨欺，第一次这么独立，这么新鲜，我们不能因为自家的利益受损失，就看不到这个党的长处呀。」

新官上任三把火，老姑妈看多了，哪朝哪代不是先清廉后腐败……唉，我老了，连自己的嘴也管不住了，愣是说废话……」老姑妈生自己的气，让老保姆搀扶，到前厅等车去了。

坐在钢琴前，一整天，我妈的手指仍然僵硬，没有灵性。

一九四三年，外婆说：「音乐与你无缘，弹到死，终究你是你它是它。」

「我再也不弹了。」一九四三年，我妈十指冰冷，飘浮在琴键上。

「你报理智，不弹就不弹了吧。」一九四三年外婆说。

天接近黑暗，我妈看看表，失望但很轻松地离开钢琴，她换上白绸睡衣，散了骨架似的摊倒在床上。

门铃响了，响声停了良久，我妈才跳下床，套上外衣去开门。

总理领口竖立，帽罩压眼，端着右臂，站在门前。

「你……」我妈的心跳随着他的脚步停住。

「可以进来吗？打搅老人家休息了吗？」

「哦，就我自己在家，老姑妈她们明天才回来……」我妈被自己的话羞得满脸彤红，垂下了头。

「等急了吧？」

「不……大姐怎么没来？」我妈拥搂着胸口，六神无主。

「别紧张，别说话……」他拉住我妈的手。

「请坐，我给你泡杯茶？」我妈浑身肉跳，挣脱了他的手。

「那么我就不打搅了，下次找时间再来看你……」他拉出要走的架式，希望我妈挽留。

我妈扬起低垂的睫毛，目光孤独，空蒙。她心里想留住他，但过分的紧张反而令她冷若冰霜，她拉开门栓，轻柔地说：「好吧，再见。」

他本来只是作态，此刻进退两难。他想这个女人，想到了一个堂堂的大总理扯谎编瞎话，蒙避秘书卫士司机，冒着被人怀疑的危险，来见这个女人。他以为她也想他，想得神魂颠倒和他一样。这个和他有过默契，有过一吻的女人，居然冷静地拉开门栓，他不能容忍，不能这么简单地走出这个家门。他把那只端在肚子上的右臂往外一挥，潇洒地一笑，

说：「小安，我可以一步退出你家门，不要因为一分钟的自尊，造成我们一辈子的后悔啊。」

「来，坐一会。」他拉我妈坐到长沙发里。

我妈像干柴，一点就要燃烧。

他喜欢点燃欲火，不喜欢被欲火点燃。看着这个唾手可得，等待他放纵的女人，他纹丝不动。

我妈冷了，睫毛像雨帘，晶莹闪亮。

他再也忍不住，拉过她，走进她的卧房，漆黑的目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上燃起一片火光。

男欢女爱的事，我妈还没有开窍。固然，此时她已经情不自禁。

他老到，十根手指像一群小魔鬼，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妈迷住。

如层层叠叠清冷的波动，如初春的潮水冲击着陡峭的堤岸。我妈突然像溺水，没有羞耻地大叫大喊，而且，再也看不见岸。

他不再波动，整个世界休止在一瞬。我妈脸色煞白，不再挣扎，刺目的鲜血，把他镇住。

他有过性经验，但第一次拥有毁灭一座美轮美焕的敌堡时的亢奋与遗憾……

在这之前，在我妈的心中，他是总理，是接待外宾开会作报告，天安门城楼向老百姓招手的一连串形象。甚么吃喝拉屎放屁睡觉，俗事俗物，与他怎么也连接不上。可以理解，那事后，我妈无法把高不可攀的总理，与宿在胸前的老男人连在一起，无法接受这个赤裸的形象。

他穿衣梳理，躲进了风度翩翩的总理形象里，他微微一笑，像风，匆匆地来，匆匆地去。

无休止地想念，等待，我妈掉进情网，萎糜枯瘦。

也许，他是个情场老手，也许他怕陷得太深，或是初次动真，乱了方寸。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来找我妈。

·孩子问题

大姐请总理的表姐在中南海的家里作客。丈夫尊重这位表舅的女儿，大姐当然知道。总理的两位母来过世后，家境贫困，表舅让他到家里与表姐妹们一起读书做游戏。表舅思想頃向维新，到过日本，家里除许多古籍外，还有一些宣统近代西方文明的书报杂志。他称表舅为启蒙老师，而且感激表姐妹们弥补了他失去母亲后的凄楚，留下一段美好的少年记忆。

表组环视深宫中的园中园，心里滋味说不出。这里有秘书司机卫士医生护士，有花木鱼池小桥流水，但作为家，却显得干枯虚假。不仅仅因为没有孩子，不仅仅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塞给了工作；而是他们极力显示恩爱，作出没有缺憾的姿态。

前呼后拥，无微不至的关照，像一片烟运，随着官运起伏，来去匆匆。他们敢对谁说句真心话？即便他们之间，也把各自最隐秘的事情收藏起来。这里只有戒备客气，只有老

人的孤寂。大姐早已皮松肉懈，但他常常当众称小，以示亲爱。当然，像陈将军，刘副主席，拥有妻贤儿娇的家庭反而不愿要当众造作。

表姐真心实意地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孩子呀……」

大姐挑起松垂的眼皮，三角型小眼睛，阴森森展出一丝光亮。

「谁说我们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看着大姐说。

表姐不知道表弟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演戏，是习惯唱高调，还是触到了痛处不能坦然承认。但是，她知道这个话题太敏感，从此不再提及。

虽然他唬着脸反驳表姐，当晚却带着一肚子的梦想，约见了我妈。

他拿起电话，突然犯难，怎么向她解释这么长时间的中断？说想见又害怕见？怕甚么？责任还是后果？他放下电话，想见面的欲望，像无赖，呆在脑子里，怎么也赶不掉。他再次拿起电话，对方是老姑妈：「安然病了，回上海去了。」

「是不是……」他想知道我妈的病是否与那一夜有关，但是他不敢问，只好轻轻地放下电话。

大会小会宴会文艺晚会批示文件接见外宾，整日整夜忙忙碌碌，仍然压不住他的虚惊与渴望。

深夜，大姐从自己卧室来电话。

「同一个屋檐下，为甚么还要打电话？」电话员为难，问值班秘书：「大姐找总理的电话，是不是马上接过来？」

「当然马上接过来。」秘书知道大姐得流感，怕传染给总理，催丈夫散步休息，不是戴着大口罩站在办公室外看一眼，就是从自己的房间打电话。

面对这样的同志伴侣，也许坦诚才是争取谅解的最好通道。他要去上海看望我妈，希望大姐同行，保驾护航。

一九五二年深秋，他与大姐在一位友人家吃了午饭，拜访了另一位大人，经大姐同意，他从这位夫人家，像一阵风，旋到了上海的一幢旧式花园洋楼前。他下了车，那位夫人见他东张西望，确信四周无闲人后，才敲开了门。

「是你……」我外婆像劈头挨了一个闷棍，看着总理，有点发愣。

六十多岁的人，没有一处干瘪，一处松懈，步态腰肢仍然柳枝一般柔和。一丝不乱的发髻，低垂在一丝不皱的领口上。精心保养的双手，没有眩目的翡翠宝石，一片汉玉佩，随意地挂在胸前。柔软的灰皮鞋，半旧的灰丝衣裤，看不出任何特殊，却周身流溢出合而不得的高贵，她一笑，他看到了我妈神情的发源地，只是前者如晨霜冷凝，后者如晓雾迷蒙。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您是安然的母亲。我是来看望安然同志的病好了没有？」他递过一束白色的马蹄莲。

「你指的是她的脑震荡？」外婆接过花，请他进门。

「不，是这次……」

外婆凝视着他良久，「噢——」了一长声：「谢谢总理的关怀。她在楼上睡觉，我叫她下楼。」

「不要惊醒她了，我去她房间看她。」他露出尴尬，加一句：「她是病人，不好让她下楼。」

「那……我就要出门，和一位朋友有约……」

「那……我只好改天再来了。」

我妈已经走下楼，清瘦的脸上，飘逸出两片红晕。长长的睫毛像两叶含羞草，一旦触及到他马上缓缓下垂。

他上前，接见外宾，礼节性地握了握她的手：「没想到吧？」

「总理做的事，总是让我预想不到。」

固然他们作得自然大方，表情衔接严丝合缝，但是外婆隐隐约约的感觉，还是得到了印证。

「甚么病？为甚么不在北京看？」

「心病在哪也治不好。」外婆说。

他被噎住，干笑一声，像卡在嗓子里的鱼骨头。

「没甚么。」

外婆彻了红绿两种茶：「你爱哪一种，请自便。失陪了，我要去看望一位从香港来的老朋友，答应她一起逛城隍庙夜市，品尝上海的小吃。方便的话，请在家吃顿便饭。」

一方斜阳穿过窗子照在我妈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刺目。

「是不是……」良久，他拉过我妈的手。

我妈浅浅一笑：「一点小病，好了。」

他悬着的心缓缓地放下来。

「我在忙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中的一百四十五项，共有六百九十四项计划。五年内，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的总投资额为五百五十亿元的。这么大的投资建设，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少有的……像大会报告。」他笑了笑，刹住话头。

我妈拿出一小竹篮黄豆芽，掐头去尾：「你大概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你靠在沙发里，闭上眼睛，不要想工作，也别想其他事情，换换脑子，松松神经，我给你做顿家常便饭。」

他像个听话的孩子，靠在沙发里，看着我妈戴上小花围裙，洗菜淘米。

「我真羡慕这种家庭生活，九岁起，我的两个妈妈死后，我就再没过这种生活……」

他嗓音发哑，目光懒散，缓缓地跟着我妈在厨房里打转。

「不是每个人都想，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普通人家生活的？」我妈把银鱼干放进翻滚的豆芽汤里。

「小安呐，你站在炉子后边，我看不见你了。」他走进厨房，搂住她的双肩：「小安呀，再让我工作两年，我们一起过这种生活好不好？」

我妈转身，脸贴在他脸上。她一惊，常出他的泪水。

「这么大的国家，经过几十年内战外患，我们接管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人力财力不足；科技外交人才更是严重短缺。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们包围封锁，台湾叫嚷反攻大陆。三年的抗美援朝，消耗我们那点可怜的资源。等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恢复了元气，我也带出了一班人马，我躲起来过几天自己的日子，对党对国也算有个交代。」他把我妈的头按到胸前。「到那时，我做了中国的温沙公爵，你愿意给我生个小。

宝贝好吗？」

我妈低下了头。

他苦笑，自嘲：「老了，也许上帝已经收回我的权力噢！不，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上帝领导不了我们，收不回我的权力哟。」

「你真想要孩子？」我妈看着他，像是从不认识。

「我认识一个人，小名叫『六十子』。生他时他父亲六十岁，所以他叫『六十子』。」

我妈扇起低垂的睫毛，眼里溢出一望无际的空蒙，像一无所有，又像含有万事万物。

「你愿意给我生个孩子吗？」他抱住她。

「你要在这里吃饭吗？」我妈插开话题。

「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就得走。」他看了看表，匆匆离去。

我妈有些失落地望。

·孩子嘴边的饭粒

从画报上，我妈看到过大姐的照片，多是陪同外宾会影，远景，模糊不清。第一次看清她的面目，是从一本长征回忆录的插页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一张夫妻合级。照片很大，大姐的脸上留下了长征的艰辛与残酷。她一嘴暴牙，满脸粗糙，鼻头裹缩，双目苦笑，军装拘谨，短发外翘，不看说明，我妈辨不出男女。她身旁的丈夫，清瘦的脸，隐露出承受过大起大落的洒脱；浓重的眉毛，茂密的胡须，去耀着男性的雄壮。

「革命，雄壮了一个男人，粗糙了一个女人，甚至天性。」外婆看过那张照片说。

我妈无法把柔情蜜意，娇语娇态，这类女人的小零碎与大姐连系在一起；无法想象这对革命同志加战友，如何亲热。当然，这想法幼稚，在一个联欢会上，总理夫人不费吹灰之力，把它击得粉碎。

「那晚，我妈刻意打扮，细致入微地展示出她的体态。白色细毛长裤，勒在淡蓝色的村衫外，浑圆修长的双腿，让人想像晨跨中的金鹿。但是她脸上的淡漠，眼睛里的空蒙无力，与朝气磅礴的社会情绪极不统一。用时尚的话说，我妈的思想面貌不健康。

我妈走进大厅，小巧精致的中央团胡主席，狠狠地瞄了她一眼，她不知这眼神的含意。

「总理来啦！总理来啦！」

「大姐也来了。」

「热烈欢迎总理莅临指导！」

「伟大的社会主义万岁！」

「伟大的领袖万岁！万万岁！」

建国不久，人民易激动，说话常觉得情绪不够，会突然呼起口号。尤其是青年积极分子。下午的大会上，小巧精致的团中央主席作报告时，在讲台上窜上窜下，三番五次领头呼口号，或是被台下的口号打扰。

总理朝我妈走来，亲切微笑，毫无顾忌。像冲她，又像冲大家，这分寸火候，不是学，不是作，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我似乎得到真传，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与男孩

子偷情，从未轻易暴露。即使露出马脚，也能以自然大方掩盖。如果说，总理能把猜测想象，阻拦在儒雅正派的牌坊外；让怀疑他的人，有一种偷人内裤被当众逮住的羞涩；面我，则以率直大气，让无意撞见我偷情的人，误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妈没有这份天性，当众亲切，她又想又怕。总理走近，她心慌意乱，装模作样与身边的人说话。

一只手拍在我妈的肩头，一股温热钻进我妈的心里，我妈冷噤阵阵，但僵着不动。

「你好嘛，小安同志。」

我妈点头，嘴唇蜡白。

「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位漂亮的志愿军女战士。」他把我妈介绍给大姐。

「真是漂亮，比我想像的还漂亮……」大姐伸过手，第一句话是下意识，第二句，深了一层。

「你手这么冷，是不是不舒服？」大姐的脸上一派慈爱，目光平稳地移动在我妈的身上，一寸不漏，一分不乱。

我妈低眉垂目，仍然觉得出大姐目光的重量。出于礼貌，她偶而抬眼，遇见大姐的眼睛，心一虚，目光就涣散，仿佛视而不见。

刹那间，我妈体会出大姐的厉害，哪怕总理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谁也逃不出她的掌心。她像大地，你躲到哪里也别想脱离它。在大姐面前，我妈觉得自己像个铅笔写错的运点，像皮轻意就能擦掉，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几乎第一眼，大姐看穿了我妈与她丈夫之间发生和还没发生的一切，看破了结局。这

种资产阶级大小姐，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毒液，表面看纯静淡漠，柔弱无力，其实像糖衣炮弹，专门腐蚀男人的革命斗志。尤其那双云遮雾益的眼睛，藏羞含桥，诱惑男人只要抬抬眼皮，不动声色就没人能够抗得住。这种女人，思想和肉体都不健康，没有革命意志，更没有为社会主义献身精神。她看不起这类女人，甚至有着天然的敌意。但是她知道，男人喜欢，而且有传统。林黛玉西施都是这类病态女人，男人照样爱得死去活来。她比丈夫更清楚，他爱我妈已成事实，无法改变。但是，只要她不施合退让，不伤情面，不逼他们走绝路，社会道德，能让一个要面子的男人知难而退，让一个懦弱的女人不打白垮。无期的等待，无望的痛苦，那怕两人爱死，她不做任何手脚，也必将因无奈而分手。大姐微微一笑，妈一样温厚，拥搂着我妈的后背：「安然，多大了？」

「二十四。」

「年轻呀，社会主义建设就靠你们了。」大姐抚摸着我妈的后背，我妈打了个冷噤，看着远处。

「哪儿人。」

「上海。」

像首长们一样，下个问题是父母的姓名年龄职业。我妈自卑，尽量躲避这些问题。她家庭复杂，一两句说不清楚，她也不愿意当众排落家事。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应该保留私欲私心私有及隐私，每个人都应该像一粒细胞，组成集体，融进阶级阵营，成为同志。

「你晓得吗？小安同志的钢琴弹得不错。」总理正与一群青年人谈笑，突然转脸，插开

夫人的话题。

「希望下一次能听到。」大姐随意一笑，脸上的皱纹，像春风吹起的洪湖波浪。

「弹得不好。」我妈解除了窘迫。

再找不到话题，我妈与大姐干巴巴地站在一个乱轰轰的背景中。

「孙夫人来了。」总理过来轻声告诉大姐。

「欢迎你去我们家作客。」大姐随着丈夫离去，回头说。

总理向我妈草草地点点头，与大姐一起朝孙夫人走去。

我妈心一空，眼睛涨痛。她走出了大厅，愣在廊檐下，泪水锈珠一般，艰涩地滚出眼窝。秋风把北京吹得冰凉，我妈抱紧双臂，把自己包裹起来。

讲话寒喧拍照，而后总理东张西望。

大姐贴近他的耳朵，声音只有豆粒那么大：「她八点四十分走的。」

他长久地看妻子一眼，嘴没张开，脸上却像猜中了一个谜语，又不愿说出口。

妻子笑了笑，短鼻头往上一缩，正而看两个小鼻孔更圆更清楚。

两个杂志社的女记者，缠住总理夫妇，一个请大姐介绍如何处理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一个要总理谈无产阶级革命的婚恋观。

「自从参加革命，我们就决定把一切置于革命利益之下，我们没甚么好谈的，你们还是去采访那些战斗在建设第一线的家庭吧。」大姐真诚祥和地说。

「大姐说的对，你们这些记者不应该把焦点老是对准我们这些领导人呀。在生产建设第一线，有写不完的英雄事迹，模范材料，你说是不是，小方啊？」嘴皮子发音的苏北腔

调，总理批评的话显得轻飘亲切。

「总理还记得我！」其中之一的记者，泪光闪烁，腔音变了调。

「两年前，在旅顺口慰问苏军代表团的晚会上，你不是唱了一首歌子嘛？」

「难怪都说总理过目不忘呢，那天，怕您累，领导只安排文工团的两个女同志请您跳舞，我挤过去，被他们拦住批评了一顿……」

「哈哈，他们搞这套，是让我脱离群众嘛。」

大姐知道丈夫心不在，又不得不应付。女记者再纠缠下去，只会让他心烦。

艺术戏院的一颗女明星，张开大嘴，扭动着华丽的大骨架，笑着问候：「总理、大姐都好吗？」

大姐灵机一动，先一步迎上前，拉住女明星的手，一番事业健康的亲切问候。

大姐说：「那边舞会开始了，总理等你跳第一支曲子呢。」

女明星半嗲半夸张地做了个邀请的姿式。

总理笑了笑：「应该我请女士才是嘛。」

「新社会新国家，男女平等，谁请谁都一样。」大姐插话。

「看，大姐可是比我开明哟。」他玩笑着，挽起女明星右臂，穿过满厅敬慕，潇潇洒洒，迈开了娴熟的华尔姿舞步。

大姐目送丈夫旋人舞池，不知不觉舒出一口长气。

众目睽睽，女明星独享殊荣，那气势姿态，早就满足。

一个漂亮女人说：「就凭她那模样。」另一个名女人说：「就凭她那德性。」

的确，女明星大骨架，大嘴巴，长脸无肉，颧骨高突。但是，她是一个好演员，第一部电影，演了一位贵妇人，而且把角色的华贵高雅，自然地转移到自己的生活中。

可以用「爱不深，也忘不了」形象总理对女明星的感情。他曾雪天夜访，曾送她丝围巾与波兰带回的洋娃娃。但文化大革命中，女明星被红卫兵折磨致死，他的态度同样含混不清，既过问，又没真正过问。

大姐在门边的小沙发上坐了一会，觉得有点累，让司机先送她回家休息。刚一出门厅，她和我妈同时愣住。

红海棠与白色马蹄莲

大姐要见我，通过继父。十年后，我才领悟出她的良苦用心。以甚么身分，甚么理由？早能一手磨动天，一手磨动地的继父，是不会让我操心的。

我从肮脏的贝城中，一所清静的医学院走出，回首一片无言灯火，我心疼得不忍离去。

「小蕾。」

「在这里。」

继父在软卧车厢外等我，一只手搭住我肩上。我把书包换到他手下的肩上，他收回手，停在半空不知再往哪里放。

他咧嘴一笑，阴森森，没声音，镜片后，那双永远虚股的眼睛，一闪一灭。我像看到了两只脚，在深夜的门帘下若隐若现。小时，我好憋足劲，盯住他的眼睛，像只小狗咬住一块硬骨头，啃不动，也不放松。

「小蕾的眼睛又大又漂亮。」每次，总是继父咧嘴一笑，夸我一句，算做让步，我才会停止较量，收住蹦出火星的眼睛。

我又开始盯住他的眼睛，我们中间只隔一个小茶几。他没夸我的眼睛漂亮？没咧嘴大笑，指着我胸前的红底白字的校徽，对送毛巾被的乘务员说：「看不出我女儿是个大学老师吧？做过一百多例手术了！」

「首长可真有福气，刚才我们还说呢，普通的白衬衫，蓝布裙子，穿在这小姑娘身上，这么好看。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以为她是个小大学生呢！」

我虚荣，经不住夸我漂亮，我满心感谢，又要作出傲慢，装作不在意的模样。

「告诉车长，给我女儿安排个单独包厢，她失眠，有一点响动，也睡不着……」

继父的周到，让我感动，我想向他表示亲切！试了试，做不到。

快进北京站，继父让乘务员送来我最爱吃的伪豆浆油菜，放在茶几上。我换下揉皱的衣裙，梳洗后无事可做，对着镜子，一根根拔掉我那过分浓的眉毛。

继父走进我的包厢，惊讶地睁圆了他那双原本长型的眼睛：「不要拔，这样挺好嘛！」

像个赌棍，我丢下一张带阴谋的牌，笑着问对方：「留下对你有用？」

继父咧嘴，长时间无声大笑，末了突然甩出个短声，像条响尾蛇，身子连连蠕动。

「人都死了，你何还要做甚么文章？有完没完？」我没有继父老到，或是说比他多点人味。他无动于中，我硬撑着，才没哭出声。

「你妈让你下车时穿这件。」继父走出我的包厢，丢下一件淡黄色羊绒针织背心，别着一根银银白色马蹄莲造型的胸针。巨大的油筒，只有几针在两侧底边处相连，母亲珍藏它，从没穿过，我鼻子发酸，觉得她可怜。我穿上毛背心，摸着胸前银制别针，心里堵闷，想做点事情顺顺气。

跟着继父，走进总理的故居。

这里没有古玩珍藏，却表现出社会主义官僚的艺术极致。朴素廉洁的印象，跨进门的

那一瞬，就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它宽大气派，但不张扬。它呼风唤雨，却丝毫不露痕迹。没有个性的桌椅橱柜，千万个办公室里一模一样的沙发布套，平实地告诉你，主人拥有国家配给的身分。大小客厅一尘不染，门窗地板古旧而光亮，它让我想到在珍贵的主人接客前，成群的公仆早就谦卑地躲在属于他们的地方。

我坐到正面的一套沙发里，东墙是一幅两米多长的总理绣像。固然它的姿态色彩与意大利记者拍摄的那张著名一时的照片一样，但它庸俗了原作的气质，浅薄了它的沉郁。

西墙的画上，大姐作足了养儿育女侍候公婆男人缝补浆洗的良家妇女状。她带着花镜，满脸春风，女战士蹲在一旁，只是配角帮手。画匠正中下怀！补足了女政客的欠缺，可能我与大姐的关系，天然含有敌意，这里的一切，我都觉得违背了死者原意。

我正惊讶，蜜蜂绕花一般的女秘书为何还没出现？谁有求于大姐，不得先拍她的马屁？谁迈进这道门坎，不得经过她的第一关？

大姐走进客厅，穿着丈夫留下的卡其布人民装，枯朽的小身子，大孩子似的陷进了我左侧的沙发里。

我的心被甚么钩住，血像蜡样静住。一个背叛我与母亲的冲动，丢开了几十年的怨恨，让我向她亲近。我不恨她，甚至有点怜爱。也许，我们的新仇旧恨，只是因为共同爱着一个人。这个人死了，再纠缠，不是感情，只是利益。也许，我不忍心吹灭一根残烛，怜爱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也许，母性让我不再计较已经退化成孩子的老人。

我屏住气，不让自己有亲近的表情或举动。

「大姐，我到院子里走走？」继父咧嘴一笑，没等回话，走过后院。

她倒过脸，迟缓长久地看我的眼睛，细碎柔和的温情涌上了她的嘴角。她试探着，要握我的手。

我佯装捋头发，把手移开。而后，内疚不敢正视她。

工作人员送来一碗中药，她示意放到茶几上。又一个冲动，我端起药碗要喂她。

她忙点头又忙着笑，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

「这几年，连连生一场重病，去法国回来，摔一跤，骨折，又是肺炎高烧，胆结石开刀……」她喝了药，缓慢地说，眼睛缓慢地离开我的眼睛。

我握住她的手，心里一阵发空。

「我精神不老，马克思还不要我去报到，还要我留下继续革命，继续为党和人民做贡献呢。我天天锻炼，不像前两年老么虚胖了。我要锻炼好身体，不是为我自己……」

我松开了她的手，希望她闭上嘴巴。

「人民关心我，想念我，我还要为了党和人民多些工作……」

我站起来，打断了她的话：「我想看看他的书桌饭碗茶缸，穿过的衣服睡过的床铺……可以吗？」

她愣了一会，双手撑着沙发扶手，身子往上纵了几下，没能站起来。我像随手持菜篮提马桶，搀起她，走进小客厅兼餐室。

棕色的木格子，把房间隔成东西两半，东侧的一张方桌，我曾跪在带扶手软垫的椅子上，把一碟油炸花生米吃光。他曾看着我笑，不吃不说话。母亲让他吃饭，大姐冷冷地说：「秀色可餐，看也看饱了。」

母亲放下了碗，领着我就走，大姐转成笑脸，硬把我留住。当时，我还不懂总理为甚么吃不下，大姐为甚么没忍住，我母亲多么难堪才吃完了那顿饭……

我拧开西墙上水龙头，哗哗的响声让我心酸。他曾替我本来干净的手，洗了一遍又一遍。七十四岁的老父亲，第一次给十六岁的女儿洗手。也许这种弥补太晚，太辛酸。水哗哗地流，我们低下头不说话，大姐从我们身后拧紧了水龙头。

「这把椅子，他只用过三次就住院了……」大姐像抚摸着婴儿一样温柔小心。我也摸了一下，像摸到了他的手，我的心直发抖。

大姐的卧室，光线不足，她的脸显得灰绿，我推开窗，补充一点光亮，她阴着脸关上了窗。

东墙与北墙的书柜里，摆满了书，其中有一本外国的翻译小说，是母亲当年的赠送。西墙下，低矮的床上，棉被枕巾太旧，看不出原来颜色与花纹，不白的白床单上，有两三处打了补丁。他很少在这张床上留宿，很少有过缠绵；即使偶而缩在大姐胸前，也是同床异梦，心怀鬼胎。大姐怎么能忍住一年三百六十五个夜晚独守空床？再丑的女人也有欲望，再无情的丈夫也有愧意。

「他睡觉认床认被，外出视察开会，专机上总要有一卷他的铺盖。」大姐说。

我愣愣地看着大姐，她也同样看我。

我翻开一本画册，它在墙与床之间的小几上。有一幅，很特别，她与丈夫如同青春期躁动的少男少女，漫步于火红的枫叶丛中……

「这张，我喜欢。香港一位教授画的。在香港展出时，人民都争着站在画前拍照。」她

把我拉到巨幅油画前。

怒放缤纷的梅花衬底，总理沉静刚毅在右，年轻漂亮的大姐，飘逸在他的左侧。一个笑得鲜甜可口，一个笑得光芒四射，两人相依相伴，如歌如画。

站在这幅恩爱万般的油画前，我存在的本身，就像个叛徒，告密者，或是一出恶作剧。

大姐三角形小眼睛一闪，阴森森地盯着我，我头皮发麻，突然有不能活着走出这个高墙深院，回到那个肮脏的小城的预感。我知道，早年在上海，她与总理常让那些叛徒异己一夜之间人头搬家。我憋足劲瞪着她，黑眼珠下斜，像藐视阶级敌人或是死猪烂老鼠。

「不要再麻烦那些画匠了。你们的形象塑造得很完美，很成功，全世界已经知道你们是一对最恩爱的夫妻了！我祝贺你，得到这么高的声誉！」我握她手作祝贺状。

她打一下我的手背，给了我一个冷鼻子冷脸。

「到院子里走走好吗？」我要缓和僵局。

站在庭院左側一条砖砌的小路上，望着红墙深院中的园中园，粗壮的海棠树，枝桠缀满粉色花朵，小桥池塘桃花梨花紫丁香蒲公英，成群结队的蜂蝶翻飞，五颜六色的鱼儿戏水。届时，我正坐在美国尽千万富翁的谭家写这段回忆，谭家除去一方巴掌大的游戏池，比起中南海里的免费的庭园，免费医生护士司机秘书卫士，比起大姐一句话让人升天，一句话让人入地的权势，千万富翁也只像个老百姓。我真不明白，那些来过这里的人，为甚么要用「简朴」之类的谎言，拉近权贵与贫民间的距离。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这里说「简朴」的人，多属于一家老小挤在十几平方米吃喝拉撒的演艺文人。

「他生前爱在这里散步，爱这里的红海棠。有人说他爱白色的马蹄莲，那是误传！」大姐盯着我胸前的银制马蹄莲别针，声音横蛮任性？

看到皮老肉松的老太太，像个吃醋的小女生，我觉得她更亲近，更有人味。

「你笑甚么？谁还不清楚？他从没爱过马蹄莲，那是别有用心，政治谣言。」

「误传也罢，真传也罢，许多重要人物事件，已经把白色的马蹄莲融进他的历史，硬要剜掉，除非伤筋动骨。记得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参加苏共四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与苏联撕破脸回国，主席亲自到机场，特意献给他一束白色马蹄莲。五六年柬埔寨国王授给他最高勋章时，皇后也献给他一束。孙夫人和他一起访问锡兰，第一天，他的卧室插着白色的马蹄莲，孙夫人卧室里是红玫瑰，你不能说主人是无意。他去世前！我母亲和孙夫人托人从广东带回一束白色马蹄莲……还有彭将军、陈将军、国务院妇联的一些老同志，谁不知道他喜欢马蹄莲？我第一个生日，他亲自到上海，提前一天送来了一大把白色马蹄莲。我母亲结婚，你不是与他联名送了一束？就像这小别针，不管你怎么不乐意，毕竟是他送给母亲的第一件信物，毕竟也是白色的马蹄莲……」

虽是春日，斜阳下，大姐的脸，寒光照人。她往前走几步，一双量大的布鞋，在青砖路上，缓使地移动，像铅灰色的海面上，两只找不到岸的小船。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大气点嘛，无论如何，你比我母亲要先去马克思那里与他团聚。」我想安慰她，但一不小心，又刺伤了她那已经受伤的心。

「我知道你们盼着我早点死去。那时，你们可以随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往自己脸上涂金。可以随意兴风作浪，无视党和国家的尊严，无视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

望！」

我不敢相信，面前和我胡搅蛮缠的老马列主义太太，就是那位永远以大姐身分出现的最高权力集团中的女政客，不敢相信，她就是那位接待国宾元首时，以慈母形象出众的红色女官僚。

大敌当前，只有坚决斗争、无情打击，才能防范未然。她很激动，有两名工作人员在西厢房廊檐下走动，她突然闭上嘴巴，脸上一片和平景象。

我嗤了一下鼻子，是嘲讽。

她皱眉，提起上眼皮，三角形的小眼旺闪出两束幽幽的锐光，扎在我脸上。我心里滚出个冷唯仰头装看花。阶级斗争哲学，浸透了她的骨肉，我害怕一个受尽政权蹂躏的家庭问题，再次被政权强暴。

每个人的眼里的历史都不一样，个人国家民族党派都在用自己喜爱的颜料涂抹自己的过去。人有一种病态：在意过去。

「历——史——是——不——容——许——篡——改——的。」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兔子屎，一粒一粒滚出嘴边。

「你不是正在篡改吗？墙上挂的是你为丈夫补睡衣，陪丈夫漫步在梅花丛中的画像。你写的文章，别人巴结你的文章，尽全力夸张他对你的忠贞，对你伪恩爱。你告诉中外的访客，他生前常惦记他们，他们又把对他的感情转移到你的身上，你见人就说他爱红海棠，不爱白色的马蹄莲。你这么注重这方面宣传，其实是心虚。不自信。你怕，怕人们怀疑，风流潇洒的外交家，搂过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跳舞照相，有那么多娇艳的歌星影星

诱惑，那么多女专家女学者的追随，他能不动心吗？一个僵硬的革命老太太，能媲美有情有趣的大总理吗？为甚么他爱的姑娘都被你收作「干女儿」？你怕我这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你怕我长大了，怕我比我母亲有能力，不可能再任你摆布。我有虚荣，有自尊，不可能为了成全你们的道貌岸然，再隐姓埋名，活在你们的阴影里！」

「你讲完了？」出乎意料，她像妈，拉住了我的手。

「没有。在我心里，你大于我母亲。她软弱无能，迷信爱情，不敢面对现实。她逆来顺受，毁了我们两代人的幸福。你也胜过我们的总理大人，他比我母亲更虚伪自私，所以敢做不敢为，为了狗屁不值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乌纱帽，他大义灭亲，早年冷落亲生亲，晚年不敢承认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恭敬每位君王，干尽了违心的事情，说尽了违心的话。他把自己心爱的女人，不是拱手让人为妻，就是亲手画押，让人活活地整死，算一个甚么男人！你呢，忍住忌妒犟脾气，把他的功过是非，缺陷美德，恩爱与伤害，统统包容，保全了他的名节—也毁了他为人夫为人父的天伦之乐。你保存了「完美」的家庭恩爱的形象，却让他跪着活一生，你绑住了他的手脚到死，他却只能对你感恩戴德。你重心计，从不多情善感。你懂得丈夫和丈夫所爱的每一个女人，而他们却无法懂得你。你含而不露，收而不紧，容而不怂，忍不让，气不馁，狠而不绝，所以你是个大赢家。但是，你也输了，输掉了单纯的快乐，输掉了做女人，做母亲的柔美天性！」

她咯咯一笑，把我镇住。笑甚么，不知道。

「说这些，你不怕吗？」

「怕甚么？我从来不知道甚么叫怕。」一出了气，我轻松，得意。

「你野，比小时候还野。憋了这么久，这些话倒给我好，倒给别人，对你不安全：」

「我不在乎。」

「我累了，外面有点凉，进屋里吧？」她慈爱地搀着我的右臂，向客厅走去。

「你这孩子有头脑，分析问题也有深度。」她把我楼坐在沙发里，抚摸我的头发，像爱抚小猫小狗。我毕竟年轻虚荣，经她一夸，不知道天高地厚，还要讲话，她用手止住。她喝了工作人员送来的茶，又把一盘国内罕见的大橘子往我面前一推。

她的从容，让我觉出自己锋芒太露。一口气打完了子弹，还不知道为甚么来到对方的阵地。

她放下多处掉瓷的菜缸，言归正传：「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写总理传记，我珍重历史，希望传记写得真实生动，我想让你写点文章，帮助这个写作组。」

消息太意外，弄不清我将被她送进天堂，还是被卖进妓院。

「你虽然发表过两篇小说，不过还是个医生，又不是党员，进写作组，名不正言不顺。你把过去他给你们的信件字条礼品收集在一起，再写一些你们见面时的回忆文章，然后交给我，我看看，是否能推荐给这个写作组。」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长长地看我一眼。

天呀，她居然知道我的一举一动！她把我当三岁的孩子耍，要消毁我们手里的证据，我不敢再看她那小眼睛。

「你不要胡思乱想，」她又看透了我一，「黄土埋到这儿的人了（一只小而粘的手横在我的鼻子前，我没敢看，只是感觉到），还有甚么顾忌。他一生爱孩子，就你这么一个（鬼知道他的种子是不是遍及天下），至今还没有着落。他生前，政治气候险恶，不能解决你

的问题，他带着心病离开了我们。哎，九泉之下，他也不会安心的。（她眼里溢出莹莹泪花）临终前，他把你的事交给了我，不完成任务，我又怎么去见他呢。（她含哭腔；我鼻子也发酸，不管我们之间有着甚么阴谋，只要提起他留双方都会动真情）要是我不管不问，由你写出去，谁也不敢给你发表，党和人民也不会相信。弄不好，惹大祸，轻则说你脑有病，送神经病院，重则说你污陷党的领导人，反党反革命，被捕入狱。到那里，你就是满身是嘴，也不会让你说清楚。我再大本事，也救不了你的命。」

不怕阴谋发生，只怕阴谋者对我微笑。回不了小城的预感，再次让我心里发空。还没来到世上，上帝就把我系在几个政客的胯下。不管我多么讨厌，多么想远离，注定被卷进这场残酷的政治游戏。

继父坐在我对面，镜片后，像双筒枪管，两粒森森的黑洞，正瞄准我的脑门。

我站起来，对大姐点头哈腰，说回去考虑。

她把一包樱桃塞进我的书包，小手冰凉，落在我的眉弓上。像摸伤口，轻柔地抚来抚去，眼里有泪：「再来看我噢？」

我用劲点头答应。

她突然问：「你医生当得好好的，为甚么要写作呢？」

「有些话，不能说出来，憋得太难受。」突然间，我说出了久经考虑，但不该告诉她的话。

她半张着嘴看着我。

继父咧嘴一笑，仍然没有声音。

我告辞，钻进继父的小车，脸压在玻璃窗上。

她站在门口，像个塞满空心草的小布袋，颤栗在浓重春风里，消失在我的视线外。

车拐出红墙大院，继父从我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微型录音机，装进他的公文包，冲我冰淇淋一脸甜冷地一笑。我觉得甚么也说不出。

·握手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日内瓦国联大厦的会议休息室，总理出人意料，向美国国务卿伸出了那只残废的手臂。

各国总理首相外长睁圆了眼睛。

这位美国人说过：「除非汽车在街头相撞，我才会私下和中国人说话。」

美国在面子和感情上，不能丢下支持了那么久、事质上已经丧权的国民党，不愿意承认中共政府。美国像个护短的丈母娘，既不能承认选错了女婿，赔了钱，就只能假装中共，把干女婿蒋介石赶到了一个小岛上。当然，还有朝鲜战场，死了那么多斯做一个世纪的美国兵！

身患胃癌美国国务卿呆了一会，摇了摇那张沉闷的脸，两手偷来似的，往背后一藏，转身走出休息室。

总理像鸟屎掉落在衣服上，从容地耸耸肩，摊开双手，一笑，不羞不怒。

解决朝鲜停战问题的国际会议，又不是孩子吵架做游戏，真没有风度！

美国国务卿显得无礼粗俗，穿便鞋的中国总理在粗鲁面前，表现得很高贵。总理赢得了各国外交官的赞誉。

美国国务卿拒绝与总理握手，不但没有伤害到总理的面子，反而让自已更生气。他回国休息前，禁令他的代表团团员：会上不得承认中国代表团的任何政策，会下不准与中国任何团员接触。在同一大厅里，面对面，也不准握手、打招呼。

「你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包括丘吉尔先生在内。」代理团长刻意摇晃一下总理的手臂，既弥补了前任团长的失礼又不违反代表团的禁令。

既然国务卿拒绝了总理伸出的手，他只好友握另一双比国务卿永衡而又风的大手。天才查理·卓别林的手，被总理天才性地握住了！这双世界著名的手，热情地伸向总理，总理更加热情地渲染了它们。

七月一日，一个极端美丽的日内瓦正午，总理浅灰色中山装，闪亮的微笑，醉倒了一片金发碧眼。查理·卓别林深灰色西装，柔光飘逸的银发包裹着一脸的幽默，这幽默迷住了一群龙的传人。两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懂得给记者留下最佳的姿态，最适度的微笑。

有人说，共进午餐时，像总理迷恋卓别林的《城市之光》一样，流亡在瑞士的天才，迷恋着总理的儒雅。他们从古老的长城谈到《未来世界》，从小国的传统戏曲谈到西方的电影革命。他请他吃中国菜，他赠送他的影片。两人都被对方迷住，又都迷住了对方。

谈甚么艺术！虽然总理一生与文学艺术拉亲结友，从小爱写诗演话剧，但终究与二者无线。当然，我也不同意一位西方作家把这次会晤说成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外交辞令中，总理完成一次天才性的外交手段」。我想那是两个附庸风雅的人，相互的好奇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一事无成的交际花

五十年代初，是「东亚病夫」大打西方「大洋马」耳光的年代。这时期，殖民帝国结束，殖民地急于甩掉羞耻，走上独立。印尼人反荷兰反法国殖民主义，黑瘦精致的印度支那人，打得拿破仑戴高乐的子孙们节节败退。

朝鲜场上，带着几十年战伤的中国人用土枪土炮，经历了五次大战，把骄横的美国人逼到三八线的另一边，双方僵持，不得不坐下来谈判。

中共政府初次参与国际事务，如同童养媳登堂宴客，受宠若惊，过分用心。总理提前两个月组织了一个二百人的代表团，收集情报，礼节训练。会议前他两次非正式访问苏联，找老大哥商谈初次登上国际舞台的大小细节。

葡鲁晓夫登上苏维埃最高宝座一年不到，但神气架式早已像个农民小沙皇。这个二十岁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小猪倌，管子工，被儒雅的小弟弟恭维得眉开眼笑，得意地教导总理：「这是一次带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要抱过高希望，很难预料出现甚么问题，尤其不能设想一切会按照我们的预计进行。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对策。」

总理说：「中越朝能一道出席这次会议的本身，是个不寻常的事情。那些不承认我们的国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不得不邀请我们手起平坐地讨论国际大事，这就是胜利。假如我能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的原则立场，对若干事情解释，澄

清，也是一种政治收获。我们对会议既不能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得到某种成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

小弟弟自作主张，赫鲁晓夫心里不快乐，总理灵机一动，话一转弯，安抚了这位鲁莽的顿河人：「我们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知识和经验，请你们多加指导。」

赫鲁晓夫爱做老大哥，他让中国代表团员，提前三天到达莫斯科，接受苏联人的训练。

总理兔子似的跑回北京，向主席汇报。一关后，又带着主席的阻谋诡计，兔子似地跑回莫斯科，与赫鲁晓夫敲定会议的联合方针以及各种小动作。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总理身穿黑呢大衣，头带宽边黑礼帽，刚走出仓门，就被各国的记者包围在日内瓦机场上。他们要抢拍新中国的新一任总理，第一个介人欧洲事物的东方人。

总理没有张扬自己，或是太紧张，没有临场经验。他忙得像二小，像马奔，他匆匆赶到郊外莱蒙湖畔的万花岭别墅，还没来及安顿，又匆匆赶回机场，迎接也来参加会议的苏联外长。

总理曝光的时候到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老外长一下飞机，直冲总理走来，两人握手拥抱，边走边谈，亲热给全世界看。

拥挤在机场通道两旁，爬满窗口的记者们，以为他们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其实，他们早晨刚刚在一起密谈。

抢不到镜头的记者大喊大叫，要求有拍下这个历史镜头的机会。

「我们走慢些，停下来说几句话，就可以给记者留下几个镜头了。」老到的苏联老外长，调教初次登上国际大舞台的小弟弟。

总理悟性大，经老外长一点拨，不但自然地放慢脚步，而且微微昂头说笑比划，居然比调教他的人更有魅力。第二天，瑞士各大报纸都有他那东方礼仪之邦的儒雅与潇洒，都有他那一流外交家的微笑。从此，这种微笑，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二十七年外交生涯。

在政治游戏中，美国国务卿过于动真情，可以称死板，也可以称孩子似的简单。贫穷的中共政府，一切刚刚开始，单靠老大哥的施舍远远不够。中苏两国像两个倾心于同一个男人的姐妹，既要合伙对付，又在暗处各飞各的媚眼。莫斯科随时会与西方缓和，牺牲中国的利益；总理也作好了姿态，随时与西方拥抱，尤其是工业强盛的美国佬。

总理像个交际花，使出全身的本事，诱惑了法国总理和英国的外交大臣，像他遭到美国国务卿无礼一样引人注目。

英国的外交大臣是一位标准的英格兰绅士，他不敢相信这位风度翩翩的东方使者，曾经历过长征，打过游击，就是国民党向西方宣传的那样的赤匪土八路。

大臣的助手认为，两人的友谊出自两人同样敏锐的直觉，同样过人的才智。

但是，外交仅仅像口红，它只能美化谈判者的嘴唇，却加重不了谈判的内容。谈判桌上的优势，不是外交家的真诚或才华，而是一个国家的实力。会议的大事一拉，中美像两只大斗鸡，伸长脖子，涨红了脸，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可能。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其中的十六个国组成的联军，正在朝鲜与中国人打仗。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撤退所有的外国军队后，如何举行自由选举？

中国、苏联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偏向着共党北朝鲜。

美国要求根据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而且，暂不撤走联合军。

中国、苏联和北朝鲜认为，联合国只是美国的傀儡，美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参战，已经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

双方争吵了五十一天，最后，一项协议也没签成。

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是解决印度支那的停火、越南的划区、两年后的选举问题。谈判的对手是印度支那与法国。

印度支那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落到了。本人手里。四五年。本人投降，越共借机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也相继建立了对抗法国的政权。

法国人想恢复旧日的统治地位，扶植傀儡政权，先后与三国发动了战争。

美国人不能眼看着南亚被共产势力吞噬，当然支持法国人。

讨论停战问题的前一天，越共奠边府战役大胜，死伤了一万六千多名法国人。

第二天，法国代表们进入会场，低着头苦丧着脸，人人配戴黑纱黑领带。

越共代表中一人没沉住气，噗嗤笑出了声。

法国外长脸一沉，大吼一声：「这么严肃沉重的场合，笑甚么！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其没有甚么可讲的！」

越共总理用满口流利的法语说：「噢，你们原来是跟幽灵打仗？」

大会主持人示意两方停止嘴仗。

正当谈判毫无进展时，法国人民已经厌战，大选时主战派的一方下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西斯上台，亲自率团接替主战派的代表团的谈判。行前，他向法国人民保证，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前，不能达成和平协议，他马上辞职不干。

总理觉得时机已到，他要在法国人面前扮演一个天使的角色。他如鱼得水，随机应变，先把自己的住所提供给法国和越南人秘密会谈，又在伯尔尼与孟戴斯·弗朗西斯秘密会晤。外电评论说，这是他离别马赛港，三十年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到了西欧。西方人遗憾他只到了维也纳和伯尔尼，没能亲眼看到二战后西欧各大工业中心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无法意识到中国物资上的落后程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他没意识到落后，干么老去握西方人的手？再说他意识到又能怎么样？满朝农民元老，能让中国屈就于美国佬？梁启超康有为早就意识到满清政府急需革新，四十年前共产党意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今天我们也意识到共产党的堕落，谁又能左右得了中国的命运？

总理随便抖落出几桩留学时的往事，让法国总统沉浸在老朋友重逢的亲切中。

他像个媒婆，瞄准了对方的利益，一番肺腑之言，弄得法国总统感激不尽。

「我是坚决主张停火的，请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停火，我会向政府提出辞职的。」法兰西总统最后向中国的总理交了底：「你告诉越南人，不要在南北分界线划在十七度还是十五度上争了，法国军队不会长期待在那里的，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总理说：「为了亚洲的和平，我同意停战后，把老挝、柬埔寨看成独立于越南的两个王国。」

这个提法，不但让法国总统，也让印度和一些中立国家感到震动。一个给越南武器，让它走向胜利的中国总理，并不想称霸亚洲，只想达成妥协，作出让步，他们不得不对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警觉起来。

现在，总理不再是需要苏联外长提醒「走慢点」的小弟弟，而是一位熟练的外交家，一位创建亚洲和世界和平少不了的大角色。

当然，为了讨好法国人，他伤害了越南人的利益。法国殖民者没进入印度支那前，越南已经在两个小国树立了盟主权，在越共即将全面胜利时，怎么肯拱手让出半个越南和两个小国的主权呢？

怎么向越共解释？怎么说服越共？怎样避免中越受影响？总理似乎胸有成竹。

他先到新德里，被热带的丛林鲜花水果深深地感动：「你们有这么美丽富庶的国家呀！」

每个毛孔都洋溢出才华与贵族气息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因中国总理的赞美而陶醉。他太爱印度，不能容忍不爱印度的客人。

陌生而又热情，真诚而又没有个人情感的欢呼，以及狂热的鲜花，把中国总理包围。

一位臀肥腰圆的印度少女，盛开着花一样的笑脸，给他套上花环。

尼赫鲁的宝贝女儿——骄傲的印度公主，也就是后来的总理继承人英迪拉·甘地女士，为他接风洗尘。

他那蹩脚的苏北腔口，吡吡啦啦地响在印度成千上万只喇叭里。

就在这一天，亚洲两大国的总理，共同创造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那

些不愿意结盟的中立国家，仍然以此为纲领。

中国的总理知道尼赫鲁对五十年代中共武力解决西藏不满，知道两国边界还有争端，为了抵制美国在东南亚成立反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他向印度总理保证，中国决不会把领土的主权扩大到西藏以外。

得到允诺，印度总理心中的石块放下。

三天后，他又抵达了缅甸，与缅甸总理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后，马不停蹄，奔到中越边境，与越共主席胡志明见面。不知道胡志明对总理的提议有甚么反应，但从迹象看，他允诺了越共，争取让美国承担义务；不在南越开辟军事基地，至少让南越政府签订协议，将有利于北越日后征服南越；否则正面临全胜的越共，不可能无条件地与法国人签订停战协定。

回到了日内瓦当天，法国总统迫不及待地打来了电话。总理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和平使者，总统急于知道胡志明主席的态度。

总理慢条斯理地说：「在我同所有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人们都同样渴望和平。各方都需要向对方靠近……当然不是说每一方都迈同样大的步子。」

固然法国总统不十分清楚他话里的含意，仍然感激他做了法国人的说客。

「美国人想利用南越作为威胁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正在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也是为了反对中国！」总理在会上言词极强硬。会下，不是同北越总理商讨，就是北朝鲜外相跑到苏联代表的别墅，集结东方人，密谋下一天会议，对付四肢发达的美国人。

七月二十日下午，法国人与印度支那三国终于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准备签

字。战场上得势的一方，有意找出各种麻烦，拖延时间。

法国人急得鼻子眼睛冒烟，生怕变卦。其实印度支那三国仅仅是一种孩子似的抱负，他们不想让孟戴斯·弗朗西斯兑现他向法国人民「二十号停火」的允诺。

直到二十号二十四时后，二十一日凌晨，印度支那三国才在文件上签字。

可是，直到最后，美国人并没有承诺任何责任，没有在任何协约上签字，只是在英国外交大臣的调停下，与中国就释放两国被俘人员的事务方面举行过会谈，达成了协议。会后，两国暗处保持接触，一年后升为大使级谈判。当然，这并不等于建立了任何的外交关系。

事后，印度支那的一些共产党人责怪中国的总理：「你真天真，让美国人没承担任何责任，就溜之大吉了！」

多年后，总理对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说：「我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受了很大的骗，但我们摆脱了美国封锁我们的孤立状态。」

·心照不宣

出席日内瓦会前，大姐打开了丈夫的旅行箱，查看衣物带得够不够，一打崭新的丝棉内短裤，商标是英文，她拿在手里，愣了一会，放回到原处。一本翻译小说《简爱》，扉页篆刻着「安然」的图章，她捏起书脊抖了抖，落下一片丝制的小书签，上面绣了一束白色的马蹄莲。她拍掉丝制小书签，换上一片与丈夫游西山摘下的红枫叶，把书放回到箱

角。就在关箱子的那一刻，神使鬼差，她灵机一动，从箱盖的内侧的布袋里摸出一打淡蓝色的信封。每个封套里装一张同样颜色的信纸，纸上没有字，下角有一个小红心。夫人蘸唾沫试了试，指尖被染红；她拿出那打信封，换上一打印着红色字样的公文信封。

晚上，他看见小书签和那打淡蓝色的信封放在箱盖上，没有追问，也没有解释，把书与红叶书签取出，一同留在大姐的枕边。

不久，大姐从院子里剪下一枝红海棠花，压遍封干，连同那片红枫叶，装进信封，托人带到日内瓦。

不久，总理托人给大姐带回压制好的芍药与蝴蝶花，又亲自买了一枚银制的马蹄莲型小胸针，一件毛织背心。

·白色马蹄莲

我妈不再每天查看各报的新闻，也很少与同事家人谈论说笑。星期六下午，政治学习读报纸，她请病假回到家，不吃不喝，钻进自己的东厢房。

「小安然。」老姑妈敲了敲她的房门。

「我不饿。」我妈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我知道你不饿，所以才把这盒子赶快拿给你。」老姑妈对着紧闭的门说。

「甚么盒子？」我妈擦去眼泪，打开门。

老姑妈递给她一个灰纸法文烫金字样的礼品盒，诡秘一笑：「看看里面是不是开胃

药。」

「是谁送来的？」

「大清早，不知是谁放在信箱里面，也许是位小伙子。」老姑妈做了鬼脸，转身就走。

我妈抱着礼品盒，在房间里走了几圈，才想起打开。淡黄色的毛质背心，胸前一枚银制马蹄莲造型的小别针。她套在身上，坐到梳妆台前看自己，怎么看也看不够。

「喜欢白色的马蹄莲吗？它气质高雅，我喜欢。」在上海，他翻看她的影集时说。

「这是几岁？抱着这么大一束马蹄莲，送我好不好？」

「是我六岁生日，一位牧师送我的花。干嘛要我小时候的照片？你看这张，是我十七岁，在家门口照的。一位男同学送我的这束花，是他第一次买花送给女孩子。」

「Romantic。」他说这个英文单词时，比那男孩子送花还要浪漫。

「送你这张吧？」

「还是把Romantic留给你们这些少男少女。」他到底拿了一张我妈六岁时的小照片，夹在地址电话小本子里，我妈觉得他的行为很古怪。

我妈脱下背心，坐立不安，她觉得他会来。他真的来了。

欧洲之行，使他更加生机蓬勃，一进西厢房门，他让我妈穿上淡黄色背心，配上短裙长裙，一次次讲述如何买背心的经历。

我妈像时装模特地走台步，摆出姿式给他看。他搂住她，把一个纸袋塞到她的手里。

我妈打开纸包，噗哧一笑，脸红到脖颈。

他顺势，做了要做的事情，两人躺在床上，亲热着，讲述着日内瓦遍地鲜花，卓别林

和他十八岁的乌兰·奥尼尔……

天快亮，我妈替他穿好衣裤，催他趁黑离开。

他像孩子耍赖，又把自己脱尽扒光，四体拉叉大声说：「我要做一天我自己，不要做总理，我要解放我自己！」

我妈一把捂住他的嘴。

「走，去我家吧。」他挣开我妈的手，纵身坐起来。

我妈端详着他，绕床一周，指着他的鼻子问：「带我去你家？你脑没有毛病吧？」

他哈哈大笑：「看，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懦弱性出来了吧？你怕甚么？怕传统道德把你吃掉？」

「我怕你一时心血来潮，怕你担当不起，怕你更爱乌纱帽。」

他愣住了。

「对不起。」我妈知道话说重了，一时张口结舌。

「你等我，明天去我家。」他说。

我妈看着他，像一尾鱼，游出了房门。

·以不变应万变

车停在院门前，我妈看到那个眼睛鼻子都会说话都会笑的干女儿，搀扶一位老人，钻进一辆黑色轿车。我妈迟疑片刻，跟随卫士走进楼下的会客厅。一位比干女儿更明亮，更

大气的女人，正和总理说话。那女人不长不短的波浪发卷，垂在肩上方，细长的腰肢，柔和地侧偎在沙发里。她的手绵长柔软，一只搭在连衣裙上，一只夹着细长的香烟。半寸的烟灰，竖在暗红色的烟头上。形体的摆布，腰臀的曲线，夹烟的帅劲，应该面对摄影师画家，而不是一位政客。

「你好，小安同志。」总理如同偶遇一位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他握住我妈的手，让她坐在身边的空位置上。

我妈冲那又大又亮的女人，浅浅一笑，说：「对不起，也许我来早了，打扰你们了。」

「不，你很准时，也没打扰我们谈工作。我说过，今天来这里的人，只作客，不谈工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是你，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我妈说。

「你是安然，刚听总理描述，果然，这么漂亮。」外交部新闻司长握了握我妈的手。

「你们坐下，吃块西瓜，还是喝杯凉茶？今天，我躲在这里休息，交代过值班室，除了特殊情况，不要转进电话，不要打扰。司机卫士，工作人员都在那边，我为两位服务，待慢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不敢当。」漂亮的女司长帮忙切西瓜。

总理把西瓜盘放在两位女士之间的茶几上。

「小安呀，我晓得，又工作又学习，你的压力一定很大，来，吃快西瓜，再谈你的事情。」

我妈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接总理的话茬。

司长默读我妈，一遍又一遍。她脸上的两个大而浅的酒窝，往深里旋了一下，用长者的口气，开玩笑：「你可真亮眼，往讲台上一站，学生那还有心思听你讲课。」

我妈不知道司长出自真心，还是有意恭维，只觉得脸红，耳发烧。

热恋中的人，多是病态，精明的变得愚笨，深刻的变得浅薄，一位漂亮的女人赞美我妈，总理有点得意忘形，多嘴多舌：「有一次在孙夫人那里跳舞，一位英国人问小安是做甚么的？孙夫人让他猜，他说是电影明星。孙夫人摇头说，气质不大像。那人又说，是医生，律师，孙夫人说，遗憾，太漂亮了。那英国人两手一摊，满屋大笑……」没等说完这段故事，总理咧嘴大笑，声音突兀，奇怪。

出于礼貌，司长只好跟着干笑。

我妈怕他再泄露甚么机密，忙递眼色。

当然，这举动，比他的傻笑还要傻，两个当事人自觉表演得精湛！没有露出蛛丝马迹。但是，三岁的孩子也能识破他们的小把戏，更不要说经多见广的女司长。

怕介入是非，女司长作出一副比他们更傻更傻的模样，认真地看着他们表演，不动声色。

「要是不约一个朋友，真想和安然多聊一会。」司长掐灭半截香烟，无比遗憾地站起来。

「下次还有机会。」总理送走司长，匆匆回到客厅，一把拉住我妈：「对不起，我没能去接你。这里没有你家安静，不过人来人往，更安全自然。」

「偷情嘛，还是我们老百姓容易。」我妈脱口说出他们一直回避的字眼。不但传统道德

把「偷情」视为下流肮脏之物，政敌之间较量，也常把对方的偷情当成重型炸弹。

像做错习题，想用橡皮擦掉，我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换了一个全新的话题：「这是谁家？甚么地方？」

「你的家。」

我妈不知道是玩笑，还是别有含意，目光水雾一般涣散在他的脸上。

「这里叫新六所，中央五大书记，每家一栋小楼，工作人员住一栋。我们不常来往。你喜欢这儿吗？如果喜欢，今后我们就住在这里……那时，也许我们不能住在这种地方……」他拥搂她，朝卧室走去。

我妈听到他的心跳，也能听到自己的。她从不敢问及将来，她希望有结局，希望得到允诺。但她害怕失望，害怕结局，那一种结局都会伤筋动骨。

他停下脚步，把她搂得越来越紧，恨不得勒进自己的肉里。

卧室里，双人床上，两个长相一楼一样的枕头，亲昵地躺在床头、一套女式睡衣，平整地叠放在一侧的枕旁。床头灯罩上，搭着一块印花小手帕。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他们的银婚纪念照……整个卧室像烙铁，烫得我妈的目光无处投放。

「我还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他突然颠狂起来，双手提起一件婴儿小绒衣，哼着《蓝色多瑙河》，在床前划起了舞步。

我妈坐在床沿，低下头，不看小绒衣，也不让他看见她的情绪。他有老婆，和老婆睡觉，穿或是不穿内衣，天经地义，我妈没想过，就是想，也只是理论、概念，像从没见过面的表叔二大爷。印满夫人痕迹的卧室，微皱的睡衣，真实了他与妻子的床第生活，具体了我妈的想像。她不能容忍同一张床上，昨天或明天，他和另一个女人，重复着他们今天的动作。她被想像羞辱，两眼涨满泪水，站起来。

他丢开小绒衣，沉下脸，看窗外。

「我……我们不要再见了。」

他拉住我妈的手：「你晓得嘛，我和她早就不住在一起了。她身体不好，有妇科病。我太忙？也没有兴趣。你受不了的事情，我也受不了。为了你来这里，我费了多少心思？作了多少戏？找那么多人来，无非是掩人耳目。这么做，就是想让你能……。躲躲藏藏，不是虚伪，只是时机不到。万一过早暴露，后果真是不堪想像……」他微微一震，满脸恐惧，像个怕黑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你不能打退堂鼓，不要耍孩子气。我有计划，需要时机，安然，你要耐住性子等我……」

他怯懦，真实，不是那个眩目的总理。

我妈不再活在梦里，脚尖反而踏到了实地。

「我要找大姐谈谈，你不能退回去。」

「她会怎么样？」我妈的眼里一片惊慌。

「别紧张，她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说出去，会成全我们的。」

角色转换，他回到了智勇的总理形象，回到了公众建造的神龛里，我妈进了柔弱与沉默。

「她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半晌，我妈像只怕冷的小猫，贴到了他的胸前。

弱小无辜，激发了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情绪，他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再好的女人，也不会对她的情敌大发慈悲的。」

「那是一般的女人，大姐不一样。为了党的事业，她牺牲了儿女情长，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她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

总理忽视了一个原则：在情人面前，切忌过分地赞美你的另一个情人或者老婆，否则忌妒的绳套，将勒得你喘不出气。

「她这么伟大，你何必还要和我这样渺小的人……」我妈像被蜂螫了嘴巴，痛得发抖，说不出话。

我妈吃醋，他更加赞美大姐，逗我妈生气：「过去，我以为她没有柔情，不要抚爱，在她临产前。我就去了上海，一走半年。她到上海找我，不管多生气，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了私情，再次让我离开了她……」

背叛了初衷，说着说着，他被山一般沉重的往事感动，被夫妻携手走过三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感动。那一次风险，那一份光荣，那一回生离死别，抵不上和平年代的一生一世！他们的光荣，更多属于过去。他们的过去，属于一体。共同的骄傲、信仰、使命，足能支撑他们的家庭，一个女人的纯情魅力，抗不过他们深厚的过去。他不可能背叛自己这么沉重的过去！在过去面前，他与我妈之间的恋情，像露珠，清纯，但太轻盈，太短暂。

我妈觉得自己像鸿毛，没有重量，无法落在他的身上。

他被我妈的沉默惊醒，抓住现在，丢开了过去：「你晓得，我为甚么买这个小绒衣吗？是给我儿子的礼物……」

「谢谢。你想得那么远。」我妈想用「爱就是付出，不是占有」之类的崇高誓句压服自

己，反而越悲伤，越无望。

「不远，一点也不远，现在就来创造。」他想显示年轻，显示年轻人的激情。

我妈解开衣扣，平躺在床上，像木头人，不动情。

他坐起来，愣一会，扣上她的钮扣：「你错了，安然，我不是只想和女人睡觉的那种人，只要时机成熟，我们会在一起的。」

我妈拗过身子，软缎般的柔软，从头流到赤裸的双肩。

经不住诱惑，他的手，像饿狼，想扑过去，但停在半道上：「我也常问自己，如果我不顾一切，甚至身败名裂，成了一个没有自由的糟老头子，你能受得了吗？我还能让你幸福吗？」

「你为甚么把个人的婚姻问题看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主席、副主席、总司令、中义领导人中，谁没离过几次婚？」

「倘不晓得，我们进城执政后，一切不再属于私事，一举一动都要接受全党全国人民的监督。主席夫妻早就不和，一个住丰泽园，一个住静园，他也不敢提出离婚，他也不能轻举妄动。」

「既然知道是悲剧，我们为甚么还要在一起……」

「你这么年轻，我这个老头子再缠着不放，不道德，也不公平。每次见面后，我赌咒发誓，不再耽误你。你晓得吗？我做不到。我要找机会，先和大姐谈；再写报告给主席和政治局。」

恋爱中的女人，相信太阳能为她从西边出来，能为她变成方型。我妈替这个比自己老

几轮的男人擦泪抹鼻涕，搂住他，像个小妈妈。

「等一等再说吧。」我妈安慰他。

「到时候，不晓得你能不能经得住事。」

「快黑了，我回去了。」

他拉住我妈，两人搂成了一个人……

「这是我们的私事，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我送你出去，到万寿路上等车。」

「我在里面待这么久，你送我出门，值班的，站岗巡逻的，看见怎么办？」

「我常接客送客，约人单独谈工作，正常。走，不要顾虑这么多。遇到人，大模大样和他们打招呼？记住，最让人怀疑，最要隐藏的事，反而要大大方方，光明堂皇，让人不敢怀疑，谁猜忌，谁就显得卑琐小气。」

「难怪你知那位干女儿，大模大样地走进剧场，又大模大样地坐在一起呢。」

「我还不晓得，它也这么尖刻。」他捏住我妈的唇。

我妈拨开他手，拉着他走进客厅。

大姐菩萨一样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里。

我妈脸色蜡白？松开他的手臂。像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秤索似的掉进海里，再不泛泡。

沉默片刻，他离开我妈，无声无息地坐到他的夫人身边。

我妈像孤岛，漂浮在宽阔的客厅中。

大姐的目光探照灯一样照亮了孤岛的每一个角落。

我妈想拿大姐身边的小包，两腿发软，挪不动。

难堪，净场。

他不知道大姐是否听到他对我妈的允诺？是否知道他愿意豁出去，就此抖开？他准备还是随机应变，等待夫人表态。

「我们见过面吧，小安同志？」夫人笑着说。

太突然，像小山羊突然开口说了话。我妈慌乱，小鸡啄米一般点头承认。

「你回家吗？我送你好不好？」大姐嘴角做了个笑的动作，站起来，走近我妈。

我妈退后一步，惊恐无助地看总理，像一只被击伤的小鹿；又被猎人踩住了前蹄。

他弹起来，失控地用住我妈的手：「别怕，我送你回去。」

如鸟归林，迷路的孩子见到了妈，我妈摄住他的手，止住了冷嗽。

我妈不堪一击，大姐拉起我妈的另一只手：「我们一起送你回去，晚了，老姑妈不放心。下次，去那边的家里作客，中南海比这边好玩。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吗？想见，就打电话。我去接你，方便也安全。」

大姐为甚么咽下这口气？为甚么还能笑出来？我妈忘记了羞辱，只觉得可怕。

「好，我们一起送你。」他的声音微弱遥远。

我妈缓过神，松开了他们的手：「谢谢；我自己可以回去。」

「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敢心；我让司机准备好了。」

总理看一眼大姐，满脸惊讶？

·造原子弹

·造原子弹

公元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南海，主席总理一伙人，撅屁股仲头，围成一个小圈。

短小精悍的书记处书记挤在宽大的主席身后，悬起脚跟，斜着肩。

小圈子中间；有著名的孩子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李四光、几小块铀矿石和一个小型探测仪。

盖革计数器接近了铀矿石，嘎嘎直叫。

一尊佛似的三军总司令，嘴角上提，两眼眯成一条缝。

主席仰头大笑，无毛无须的脸上，油嫩闪亮。

「要有原子弹喽！在今天这个世界，想不被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东西！」主席说。

人们见主席激动，争着眉飞色舞，抢着眼睛放光。

总理划动着那只永远端在小肚子前的手臂，脸上笑出了一朵花：「三强同志，给主带和大家讲讲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吧。」

皇上正来兴致，忘记给主席说话机会。他正想像着他的王国，即将挣脱帝国主义的核恐怖、核垄断、核讹诈。「制造核武器，只是为了消灭核武器」的警句，就是此时在他汹涌奔腾的脑子里产生，他站起来，将把主席之所以为主席的大背头？腰肥臀宽的西装裤，中缝斜在屁股为一侧，松懈的大裆跟着他的脚步，水浪一样悠荡。他点着一根大中华，烟

雾顿时混沌了那双美女船的杏仁眼。他捐灭半截烟，白嫩的手往上一抬，[illegible]「我们已经找到了铀矿，进一步勘探，更能找到更多的铀矿床。这件事总是要[illegible]了；该抓了。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今后我们自己干，也一[illegible]只要有人，又有资源，甚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见主席稍稍冷静，总理抓住时机说：「三强同志讲讲吧，抓住重点，越详细越[illegible]好。」

面对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这位科学家有些难为。虽说领导们多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漂洋过海留过学，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革命，没有把心事放在科学上。别说讲解核反应堆，就是初中数学，也是对牛弹琴。最难为科学家的是主席，他像一座没有开凿过的矿山，丰富，封闭。他有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有艺术家的灵性。但是，面对科学，他却像一张白纸。面对这些科学家们，他既珍重，又藐视。吃共产党饭的科学家，给皇上讲课，他就是白痴猪脑子，你也得让他一听就懂。

「先从原子弹的原理讲起。」总理看出科学家为难，尽力引发。

「世界上，一切物质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电子由中子与质子组成，中子和质子目前还不能再分割下去……原子核经过高压、碰撞、裂解，产生出巨大的核热能与辐射。这种震荡与辐射线的杀伤能量大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质子中子为甚么不能再分割下去？从哲学的角度看，万事万物总是能够无限地分割下去的嘛。」主席冷不丁地打断了科学家的话。

不论哪门学科，甚么领域，走进深处，就会发现，像艺术：它们的形式自然绝妙，发现它的本质最终靠灵性。也许，中子质子还可以分别下去的幻想，来自主席的灵感，也许，只是出自他的自大任性。

科学家不得不停下来，对主席的推论表示同意。

主席甚满意，要总理抓住这个头等大事，让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搜刮出大笔经费，投向核实验。

专制扼杀人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同样能压迫出狂热的想像，超人的创造力量。

主席想造原子弹的一个冲动，总理付出八年的行动。谁也不会想到，早就被第一次工业革命甩到跑道之外，做双重鞋还会扎脚歪跟的中国，居然在八年之后，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请卫生部长立即组织卫生防护队，分赴试验场下风口四百公里以外，有人区，开展防护检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请两位大元帅转告代总参谋长，向三军下达一级防御任务，全国戒严，防止美苏及蒋介石军队的空袭及派遣特务破坏。」一切就绪，总理定下了爆炸时刻——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五时。

这一天，总理独自守在电话机旁，既指挥核实验第一线，又要把消息即时传递给主席。

「总理，成功了，爆炸成功了！你听，同志们正在欢呼呢。」第一线来电话。

「主席，爆炸成功！」

主席愚老头一样「喔」一声，连声追问：「真的核爆炸了？真的是核爆炸了？要查清楚，总理呀，查清楚后，赶快给我来电话。」

「马上家清现场的爆炸情况。」

「总理，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红云，是核爆炸。」

「主席指示，还要继续观察。密切注意外国的反应，完全证实后，再向全国公布。」

「总理，东京报道，中国在它的西北部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主席，日本人也说是核爆炸。」

「总理，再听听其他国家的反应。」

「总理，原子弹爆炸时，上海正在发生地震。」

「主席，两个震波相混，还要进一步测清，才能最后确定。」

「总理，上海的地震波可能波及不到大西北。」

「主席，美国广播正在报道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消息。」

「噢——美国也这么说了。」主席咕噜咽下了满口唾沫。

当年，国民党的大炮炸破了延安指挥部的屋顶，总理手里的水杯纹丝没动，主席笔下的进攻路线，仍然平稳流畅。而今天，中共被美国、苏联、印度、日本、台湾包围孤立，原子弹爆炸成功，主席失态，不敢相信。总理却像个孩子，跑出办公室，不是向报纸电台中外记者发布消息而是直奔人民大会堂，首先告诉一群跳舞唱歌的演艺人，也许，他是太激动了。

·大中华的小陀螺

总理像个大中华的陀螺，只要转，就不会停，除非倒下。

五十年代初，中共像个精力过盛的小伙子，虽说傻大胆，好冲动，但一蹦三跳，身心强壮。共产党决心发展经济，建设工农交通国防现代化；让一直跪在外国人屁股后的大中华，体体面面地站起来。

五四年九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主席、副主席、总理与三军总司令，仍然按旧序当选为中国的四大巨头。虽然算不上民主选举，但是代表们举手时，没有警棍抵腰，也没有枪口往在脑门上。即使社今天被称颂的西方民主政治，也只是以人头多少，决定政治动向。除了极少数国家，极少数情况外，人头多少，取决于金钱宣传和各种社会势力，它不一定能够体现善恶是非，不一定能够去劣择优。

虽然，这次选举不算民主，但是它顺应了多数人的心意，显示出稳定的政治结构。西藏的宗教头人达赖与班禅喇嘛第一次参加会议，总理亲自迎送，暗示了西藏归顺中共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国披红戴绿，人民喝酒吃肉，率直地表达出心里的喜悦

十月一日大阅兵，主席站在敞篷车上，接受千百万人的欢呼。此时，文化革命的狂热崇拜病毒，已经潜入每个人的身心。

解放军民兵工人农民学生锣鼓红旗标语口号，解放台湾信[illegible]几十个国家领袖们，不再介意美国的脸色，抛弃了流亡在台湾的[illegible]纷向中共传送贺电。

朝鲜的大苹果，印度的柑桔，泰国的芒果……一车车一筐筐送进中[illegible]最高苏维埃主席赫鲁晓夫，率领各路人马，带着芭蕾舞团和技术研究[illegible]来北京庆贺。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党政要人也穿梭般出入中[illegible]

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各国元首的接待会见签约谈判……事事总理亲自过问[illegible]工农业生产国防预算，全国衣食住行，黄河治理，女工的产假……事事总理亲自[illegible]划。主席的态度，副主席的情绪，元老们的思想动向，总理察颜观色，处处[illegible]

做情人，他躲卫士避秘书，挤时间找机遇，既不能满足对方，又不能让自己尽兴，[illegible]丈夫，他移情别恋，离婚理亏，不离婚心虚。他想停停不住，想走又走不到头，只能[illegible]地忍耐。新六所事件发生，他一直等待大姐恼怒质问，他好撕破脸皮亮底牌。可大姐一日三餐，早睡早起，午休散步！学习开会，平静如常。他多次明示暗喻，大姐纹丝不动。

大姐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他万般无奈。

我妈惊魂未定，不敢也不想见总理。越是还见不到我妈，总理就越是想见。他借口拜访老姑妈，两次扑空，两次被冷在客厅。

孙夫人当选了人大常务委员长，在北京参加国庆。总理托她出面，送给我妈两张苏联芭蕾舞团演出访柬。直到散场，我妈始终没有出现。第二天，孙夫人接到老姑妈送来的一束鲜花，代替我妈表示谢意。

就此了断，再不要扯东扯西，掩人耳目，再不要偷偷摸摸一样的幽会，总理虽然生气，但隐隐觉得侥幸。既然是我妈主动退出，他不再歉疚，不再有压力，[illegible]安眠药无效。他强迫自己不想我妈，不想与我妈有关的过去，但脑子里[illegible]架，一片撕扯！一片混乱。

周末的晚上，谈完工作，吃夜宵时，疲惫不堪的陈将军，提起他那两岁的女娃娃，多肉少表情的脸上，如红日跳出海面一般鲜亮。

「她那双眼睛，又大又圆；活像她妈妈哟。」将军两只长形的小眼睛，尽力睁大睁圆，举着女儿，滴溜溜乱转。

总理心一动，突然觉得手里的碗又笨又重。他哈哈大笑，把它放下。陈将军比他小三岁；从结婚起就盼望有个像妻子一样漂亮的女娃娃。天公作美，五十二岁时，终于送他一个活像她妈妈的女娃娃。」

「没有做过父母的人，感情上是缺了一半呀。」总理感叹。

陈将军收住笑脸，婉转地找到了另一个话题。

总理太敏感，太在意，平时他把疤痕涂抹得像饰物，到头来，连自己也认不出。他没有理由，又一次哈哈大笑，再把话头牵回到原处：「看来一个女娃娃你还疼不够哟，加把油，再生一个嘛。」

陈将军一根肠子通到底，七磨八转，干脆傻傻地一笑，说：「总理，你休息吧。」

将军的体贴，回避，像玻璃屑刺到了总理的痛处。度过了血肉模糊的战争年代，进入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阶段，人前他与大姐相敬如宾。但是关上房门，两人独处时，却像一

对卸了装的台上情侣，恩爱留给了观众，剩下的只是疲惫，[illegible]个平常的家。当主席被孩子们缠着说古道今，吟诗作词，[illegible]边散步，总司令端坐在儿孙中央，弥勒佛一样憨笑时，他只能在[illegible]繁忙成为习惯，早被自己和别人接受。固然，他也想儿女绕膝，一[illegible]长。固然，他仍然精力旺盛，可以播种子孙千亩万顷。但是，他[illegible]伙子，三分钟刺激，不是他的目的。悠长阴柔的东方文化，[illegible]中国式浪漫，把他的机体抒情化。他要一个真人，一个纯粹的女人。他要[illegible]找自己的另一种角色，享受着远离政权斗争的安适，针头线脑的家常趣味。[illegible]多，他爱的女人太少，能让他这么苦想的女人更少。他不能容忍大姐的宽容，不[illegible]妈随意退出；他要让两个女人尝尝他的苦衷。

他找出两年前备送我妈的笔记本，重新在扉页写上赠言，就在大姐的[illegible]

他把《简爱》翻开，放在自己的枕边。

他把我妈怀抱一束白色马蹄莲的照片，夹在新相册的第一页。

他再不去找我妈，但常常独自外出，哪怕只在北海边走一走，天安门前转一转，也要让大姐觉得他和我妈刚刚见过面。

金日成主席为中南海送来了大苹果。小头目，几家分一筐；大头目，每家一筐。大姐把一些苹果分给卫士司机工作人员，把那些大的，好看的分成包，准备送给那些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平时，总理从不过问这些夫人权限内的生活政治，这次，他挑出几只被特别晒出「中朝友谊万岁！」字样的大苹果，装进一只杭州小竹篮子里。

大姐一笑，久久地看着丈夫，像看一步左右为难的棋。

「请你抽空亲自送给小安的老姑妈。」

大姐微微一笑：「我已经准备好了，喏，那一篮大的就是。」

「明天，我要亲自送去。」总理得寸进尺。

大姐忍住笑，看着他像看一出小把戏：「我们好长时间没一起散步了，到院子里走走吧？」

「好呀，我还有点时间。」在陪同印度总理观看演出前，他陪大姐坐到中南海岸边的一张旧木椅上。泛黄的柳枝罩在他们的头上，夕阳把宫墙染成死猪血一般深红。

他时而看水，时而看天，等着夫人开口。

没有风，没有云，四处寂静。

「小安好吗？」大姐问。

「还好。」他的神情，语气都像刚刚与我妈见过面。

半晌，大姐不再说话。

他看看表，站起来。

大姐跟着站起来，扶着椅背，活动一下腰腿。

他闷声不响，走几步，回头说：「她问你好呢。」

大姐一笑。

两名工作人员从外面走进，值班卫士迎面走来。

「不要走得那么快嘛，我都跟不上了。」大姐紧走几步，挽着丈夫右臂，穿过前厅，[illegible]

高了声音。他心里不想，脚步却不知不觉放慢了速度。

「总理，时间到了。」卫士说。

他向已经发动的小车走去。

大姐跟上去，满脸堆笑，冲卫士说：「他走得快，小心点，别又走丢了啊。」

「走不掉，我又不是小孩子。」

大姐走近，掸了掸本来就很整齐的衣襟，少女送情郎出征一样，不放心地嘱咐：「少喝几杯。」

他习惯性地冲她一笑，一招手，钻进车里，才为自己生气。

·各说各话

后人回忆说：

一九五四年冬天的晚上，北京图书馆门前的公共汽车站，一辆汽车开来，乘客蜂拥往车里挤。正是下班的时候，车里一片拥挤。

车上很挤，他抓住吊环，站在中间。

忽然一位乘客叫了一声：「哎呀，是总理！」

「是总理！总理真是您！」

车厢内活跃起来，坐着的，争着给他让坐；离远一点站着的，伸长脖子往他身边挪。

他让大家坐下，自己仍然手抓吊环站在车厢中部。

「总理您这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一个乘客挤上前，握住他的一只手。

「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总理您日理万机，再不坐一会儿我们过意不去呀！」

「你们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劳累了一天，快坐下吧。您老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生活怎么样？」

「我在北安门小学值夜班看大门，儿子媳妇在安定门粮店，老伴在家带两个小孙子一家六口过得还算踏实。」

「上下班要在路上花多少时间？」

「家住建国门烟袋斜街，赶上转车不挤，单趟约莫一个钟头。」

「你呢，小伙子？」

「我在北京站货场，家住积水潭西一点，赶上刮风下雨，转车不便利，三个多小时一来一回。」

路上，他与乘客边聊天边了解北京市交通拥挤、职工上下班不方便的情况。后来他下了汽车，又上了电车。一个晚上绕了大半个圈。经过亲自调查研究！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交通拥挤问题。

有人回忆说：

总理像个普通顾客，多次悄悄地步行到百货大楼。有时他独自从南边的旁门上楼。有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商店就要关门了，但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总理可能要来商店视察。商店立即向货场广播：「顾客同志们，今晚店里有任务，请顾客提前离场。」

正在广播，总理已经来了。他温和地责备店负责人：「这是你干的吧[illegible]个人哪！」店领导让他到会议室休息，他说了声「不用了」，独自走到金笔[illegible]货员递给他一支金笔，谦虚地问：「能不能蘸水试一试？」

售货员正在低头结账，没有发现是总理，半算账半点了点头。

总理蘸了墨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他的名字。仍然低头算账的售货员，眼睛无意[illegible]到了他的名字，猛一惊抬起头，才看清自己慢待的是总理！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大总理会[illegible]这样默默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有人说：

深夜，天桥剧场，戏已经开演很久，他悄悄地走进剧场，正找不到空的位子，却被一个眼尖的孩子发现。

「是……」孩子还没有叫出声，他把一个指头竖在孩子的嘴前，轻声「嘘」了一下说：「不要打扰别人看戏。」把孩子抱在腿上，直到散场也没被大家发现。

·制造孩子的许可证

主席的晚年多数时间在床上度过，读书看报闲聊扯谈，甚至批阅文件，制定方针政策，由一两个叫秘书叫护士的宠物日夜相伴。老婆孩子，副主席，总理要见主席，也得先经过叫秘书或是叫护士的房中丫头。虽说她们不能直接左右朝政，但是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影响力，中南海上下，无不心领神会。

总理不同，他一生花在床上的时间最少。叫护士的房中丫头除了端茶送药，床头按摩，特权地位没有一个比得上大姐。总理的卧室，永远对大姐开放，不是她比主席夫人年轻有魅力，不是她对总理房中的丫头不起戒心，而是她防得更早更深更技巧，那类事情在总理的卧室从来没有机会发生。

总理夜间办公，大姐深更半夜醒来，不是写一张字条送给他，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门前走一走，站一站，隔着玻璃窗往里看。陪值班的护士都知道大姐催促总理休息，夜夜探访，招数变化多样。当然，总理知道，藏在大姐心底的那个更深的用意。

这一天，总理在办公室看一份台湾与美国签定的「联合防御条约」材料，没看完针对中共的条款，谴责美国的声明已经在他的笔下草成：「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美蒋「联合防御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像出了一口恶气，他丢下笔，走出办公室休息几分钟。满天星斗，松柏清香，如同酷暑盛夏的冷水浴，他通体舒畅。

风冷秋深，
一灯旧情。
人去影空，
何处寻觅？

几个句子跳入他空旷的头脑，他一字一字咀嚼一遍，觉得是诗，匆匆回到办公室，把他觉得像诗的句子，匆匆写在淡蓝色信笺上，下面又随手附一句：「细则整整九十五天，惟盼一晤。」这个具体的天数，像针扎到他的心尖。他猛然意识到，他并没有忘记[illegible]

而且每天都在计算。自从他看着我妈走进家门，她居然三个多月不愿见他，[illegible]性，经不起事，怎么能一同度过大风大浪！他撕碎那张淡蓝色信笺，他重会一个[illegible]国的大国，出了一口怨气，心里稍许平静。而后又把诗写在一张淡蓝色的纸上。《[illegible]

「总理，喝了吧？大姐来过，催您快点休息。」值班护士端着一碗麦片，踮着脚尖走到他的面前。

他推开瓷缸，收好文件，锁上办公室的门，朝大姐的卧室走去。到了门口，他愣了神，去求合？还是求离？与我妈已经了断，求离求合，还有甚么意义？

「还没睡？」大姐听见他的脚步，披衣拉开了房门。

「哦，听说你刚去我那里……」他的脚不知是进，还是退。

大姐说：「进来吧。」

大姐灰白色的头发，这一撮那一缕，很乱地塔拉在脸旁！他想把它们理顺，夹在她的耳后，但他没有动。

大姐的喉头咕噜一声水响，上唇拉得更长。

他的心莫名其妙，有点酸。

大姐躺到床的一侧，留给他一片空档。

「你睡吧，还有一份明天要下发的文件等着处理。」他替她掖了掖被，轻轻地拉上房门，在门外呆愣一会。

大姐突然拉开一条门缝。

大姐喉头又有一声水响，平面可见的两只小鼻孔微微扩张一下：「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的。甚么时候需要，我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他低下头。

「星期天，我请了安然去三座门跳舞，她答应了。」

他一把拉住她的手，抖了抖，转身就走。

我妈的日记上说：

那天晚上，在三座门舞会上，我陪一个苏联的同行跳舞，突然看见总理和一群大人物款款走进舞场。我心一惊，头重脚轻，稳不住舞步。一曲终了，我向苏联同行表示歉意，准备提前离开。

他迎面走来，当众说：「小安同志，又见到你了，可不可以请你跳下个曲子？」

那么多人看我，我心慌意乱，又不敢拒绝。

跳舞时，我不说话，也不看他。

他贴进我脸小声说：「我想你。」

我眼一涨，憋住气不让泪水流出。我竭尽全力，阻止自己。几个月不见他，原以为感情已经减弱，往事已经淡化。他的一句话让我不攻自破。我有些头晕，跳不动。熬到一曲终了，他又贴近我的脸，小声说：「到后门口街角等我。」

我不想藕断丝连，摇头，他只是一笑。

我想了想，脚却不自主地走到了街角。

见他走近，我手忙脚乱，取下长围巾裹住他的头脸。

他递能，把围巾还给我，拉着我朝宽敞明亮的街上走去。

我要保持两三步距离，他转身拉着我的手。我吓得要死，转身往回走。

「我就是要看一看到底谁是懦夫！」他站着不动；笑着说。

我想催他赶快回去，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二个下班的老工人一眼认出了他。老头又惊又喜，一个劲叫总理。

他紧握着老工人的手，抖了又抖。几个过路人闻声走近，围着他，像看一个稀有动物。

我跑回舞厅；见到他的卫士正在四处乱找。

外交买卖

二次大战后，人们把世界简单地分成美苏两大对抗阵营。总理看到了一望无际的中间地带：亚非拉众多贫穷、发展中国家。

主席称它为第三世界，而后从干瘪的家囊中，拿出大量的钱粮，施舍他们，作出一副大家长的姿态。

第三世界的特点是，曾经或是正在被西方强国殖民。有的形式上取得了独立，政治经济上却仍然摆脱不了殖民者的羁绊。

殖民国以为安排被殖民国的命运，似乎天经地义。战神邱吉尔曾经说：「英法和其他殖民国家，过早地从亚非国家撤走。要建立民主制度的政体，需要多年的准备时间，以便他们处理民主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当然，殖民者的本意是在被殖民国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需要时间，把一批人彻底殖民化，然后提拔到领导阶层。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可可之都——加纳，成分第一任总统的首要条件，是受过美国高等教育。

总理天性敏感，懂得利用被殖民者因自尊自卑而表现出的反抗心理。他以求同存异为口号，争取被更多的国家承认，打破美国的封锁，把台湾挤出联合国的席位。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在赤道线上的山城万隆，召开了亚非二十九国会议。

上个月前，中共中央情报局接到情报：「台湾特务机构策划谋杀代表团长总理，代号为了谋杀出访锡兰的孙夫人的计划，代号为二。」

最初总理拟定租用一艘荷兰客轮！或是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拟飞香港——雅加达国际航线。

四月三日，情报部门再次获得代号为一的谋杀情报：「台湾特务机关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要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四月七日，总理患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手术后刚拆线，刀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中国不是五个发起国之三但是被邀请参加在缅甸召开的核心国的小型会议。

「要不要去缅甸？」

「我要抓住机遇，按时参加小型会议。」总理躺在病床上说。

为了混淆暗杀者视线，总理决定租另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先行试航。

公安部副局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亲自护送总理去昆明，等待试航结束。

四月九日下午，试航成功，定下飞北线的航程。

总理从昆明打电话通知大姐：「我虽然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但先到香港的其他同志还是要坐的，请你转告有关同志，研究清楚，由交通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

据说，英方答应采取紧急措施，尽力保证安全。

四月十一日，飞南线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起飞。一名装扮为加油工的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放进油箱。机上乘坐九名不知情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三名波士一越南奥地利记者，十三条尸骨燃烧在纳土纳岛上空。

听到消息，总理晚饭没有吃好。

也许是内疚，总理要回遇难者的骨灰，亲自带回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illegible]刻着亿的亲笔题字。为了找到这段历史的原始材料，我的朋友老章曾[illegible]的一段记录：

四月五日晚十多一时，从香港返回广州的侦察员进京，报告台湾特务奉命[illegible]息。

凌晨二一时，总理召公安部负责人，决定并派侦察潜入香港核实情报。[illegible]更多消息。

四月十日晚，总理回家，向大姐透露「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了一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他说：「蒋介石也太蛮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去万隆了，当年重庆百万敌军之地，我也敢闯进去，难道这点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晚饭后，主席在中海岸散步「碰」到了大姐，听说出了一点小麻烦，一时放不下。回到丰泽园，拨通内线电话，把总理邀到书房。最后，两人定下一个根本没有三者知道的秘密措施。

四月十面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在北京机场降落，中共和越南部分代表团员及记者十一人，登上这架飞机。北京机场的保安措施异常严密，甚至连预定进行的仪式也取消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上这架飞机的是甚么人。

十二时十五分，飞机按原定计划在香港机场加油后，飞离香港。

五小时后，在婆罗洲沙劳越的北海上空，突然爆炸，飞机像大球坠入大海。

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发出贺电，欢呼总理的死讯，是反共复国斗争的一大胜利！大姐正在家里焦虑，突然接到主席的口信：「放心吧，总理甚么事也没有发生。」

原来，主席获得情报后五强迫总理连夜秘密提前出发到了云南，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只是代表团的随行人员。为了迷惑对方，他们封锁了一切消息，包括大姐。

「老章，你在暗示甚么？你以为他在拿十三条人命为自己作掩护？」我像劈头挨了一个闷棍，坐在一堆关于这次事件的书报杂志信件采访录音笔记旁，尽量平静地看着老章说：「二战期间，邱吉尔获得希特勒要轰炸考文垂城的整个二战进程，邱吉尔权衡利弊，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被德军炸毁。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手笔。」

老章脸一变：「小雷，这是和平年代！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牺牲！」

·总理的铁嘴

四月十四日，总理率代表团在酷暑中，飞往千岛之国。在仰光停留两天，与缅甸、印度、阿富汗、越南总理及埃及总统举行了小型会议。

十六日，从仰光飞往圣加达，在新加坡的上空遇到了雷雨区。

代表团乘坐的是另一架中型无密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能越过雷雨区，被迫降落。

新加坡与中共没有建交，对机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公安部副部长与警卫提议，总理和全体团员不下飞机，在舱内等天气转变。

没想到，飞机刚停稳，机场老板亲自邀请总理到机场休息室。

总理步行到了休息室门口，一个随行的人员认出两个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illegible]在那里。

情况突然紧张，卫士守在休息室里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守在门口。

总理心里打鼓，表面上却泰然自若。他一面喝茶吃点心，一边与美国[illegible]谈。

特务见对方察觉，没有下手机会，只得匆匆离去。

二小时后，雨过天晴，飞机再次起飞。当然，这次没有一人伤亡。

成千上万的华侨、印尼人，举着小旗，冲着总理呼喊万岁。

三人一群四人一伙的反共排华组织，逃亡印尼的国民党官兵，混杂着美国七十多人的记者团，举着另一种标语，喊着另一种口号，或是欢迎或是咒骂，热热闹闹，把他迎进了耶加达。

国民党驻耶加达直属支部，组织了二十八人的暗杀队，每人持有美国的无声手枪及二十万盾印尼币，击中者另加四十万。

总理每日进出独立大厦，向街道旁欢呼致意的人群握手拥抱，弄得警卫整日浑身冒冷汗。

总理面对的难题不仅仅是暗杀，还有那么多非共、反共的亚洲国家。在日内瓦，重实际的欧洲人，把中国视为具有古老文明，遥远而又暂时无害的大国。他得心应手，创造了一个彬彬有礼的新中国外交家的形象。在亚洲，赤色中国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许多国家对共产党怀有深刻的敌意。

十九日大幕一拉开，攻击中共的发言如暴雨倾盆。

菲律宾代表指着总理的鼻子诅咒，帝国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坏，中共也只是苏共帝国的一个傀儡，一条狗。

印尼政府认为，中国有几百万华侨，具有双重国籍，他们将成为中共帝国扩张的工具。

有人说，中共没有宗教自由，宗教圣地阿拉伯世界自然会产生反感。

更多的国家担心，中美因台湾问题，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战争。

经过日内瓦会议锻炼，总理已经悟出一些外交门道。他压住心火，含笑倾听，精心营造一个开明大国的总理风度。就在他登台的前两个小时，他当机立断，毁掉了带在身边的发言稿，重新写了一份。

「中国代表团不是来吵架的，我们从不讳言共产党人相信共产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好。但是，这个会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之间是显然存在的。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朴实的开场白，打动了会场，几秒钟，落叶可闻的宁静之后，掌声爆发。

各国记者的麦克风照相机早已地准了这个特级新闻人物。

他帅气地提起浓重的双眉，目光四射；他漂亮的一笑，找到了一个更巧妙的话题：

「我们亚非国家自近代以来大多曾经受过，或是正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的痛苦和灾难中找到我们的共同基础，就很容易相互了

解和尊重，相互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排斥和对立。」

他感动了恶言恶语攻击他的人，轻易地把一股反共的情绪，导向了反帝国反殖民主义的轨迹。

他话题一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不信神。你们是君主国，信仰神、上帝和真主，这些『异』，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谁也不能强加于人。我们国家的宪法明白地写着，人民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基督、天主、伊斯兰教都有。（他身边就坐着一位有地位、有学问的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这信徒参加代表团本身，就是他的一步高棋，一个活道具。）中国有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我们随时欢迎你们。」

他说：「本来我们可以在会上拉出台湾和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不打算牵累其他国家。（一个漂亮的判断，这正是亚洲国家要听到的话！）为了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围绕着台湾的紧张关系，我们愿意同美国谈判。中国还很穷，很落后，我们不愿意战争，你们不应该害怕我们。」

许多担心中美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的中立国家，不能不被中国的高姿态打动，不能不促使美国作出让步。他的成功，不是因为机智的言词，而是机智地表露出中共的诚意。印度、印尼、缅甸等国的总理走向他，握手祝贺。

他说：「华侨问题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准备随时解决这个问题。」

不几日，他的行动再次向世界作出友善姿态，他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定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这是个无本生利的买卖。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华侨，不论走到哪里，繁衍了多少代，表格上填着甚么样的国籍，那只是形式。他们离开祖国越远，心就越近。他逗留欧洲四年，体会出种族与国籍的根本差异。

印尼有一千二百多万华侨，像犹太人；在没有或者根本不可能与客居国融合的情况下，就主宰了当地的经济，当然引起本地人的排斥与忌妒。过去，中国主张儿童的国籍决定于父母，所以印尼的第二第三代华侨，仍然保留中国国籍。

总理宣传中国放弃这一原则，由华侨自愿选择单一国籍。这种推出家人讨好别人的做法，对于常常收到外汇样洋物的国内侨属，或是难以穿于客居国的华侨，都显得太无情，太革命。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像吃了一粒定心丸。二十九国代表，却看到了中共雍容大度的外交姿态。

·触动

两位充满权力魅力的东方男人，拥抱在满目苍翠，遍地奇花异草，占地几百英亩的白色宫殿门口。当然，这热情来自中共放弃了一千二百多万华侨的双重国籍的权利。

印度尼西亚总统洁白精制的西装，闪烁在烈日下，雪山一般刺目晃眼。

丝毫看不出已经五十七岁的中国总理，步态神情流逸出刚成熟的苹果压弯枝头的诱惑，堆满印度尼西亚美女艺术珍宝的宫殿，比起他的微笑，黯然失色。

印尼总统，这颗炫耀在千岛之上二十年的热汽球，以他的激情，勇气和蛊惑力，领导

着他的臣民推翻了荷兰人的奴役，走向独立。也正是这个能让千岛沸腾，万众簇拥的印尼君主，任意挥霍着东南亚最丰富的资源；使他的国家贫如洗。这个只会摧毁，不懂建造的印尼人，正以激情大于内容的形式，款待着他的客人。

波光眩目的人工湖旁，千盏火炬环绕，他的客人被鲜花狂热环绕欢呼，跟随中国的总理走到一处又一处，他的微笑印在雅加达的大报小报的头版头条；他的嗤嗤啦啦的苏北腔调，掺杂着嗤嗤啦啦电流声，传遍千岛万户。

性欲如同革命激情一样流烫的印尼总统，妻妾成群，子女无数。这一次，他特别小心破先例，没有向他的客人炫耀他的第几位新宠或是最让他得意的子女。他知道中国的总理少儿无女，妻子又是一位红色斗士。他知道他的客人和他一样精力过盛，只是消耗的途径不同。在印尼七天，总理只睡十三小时，参观走访谈判演讲；却毫无倦意。印尼总统视肉体生活如同政权一样重要，一样能炫耀男人的智慧与力量。他惊讶于中国总理的抑制能力，当然更为他的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遗憾。在总理问候印尼总统美丽的妻妾时，总统在向候总理夫人时，遣词造句，特意下了一番功夫：「请转达我对你坚强的革命的夫人的问候！」

像咬碎了一颗青涩的葡萄，总理一口吞下，没再回味。

·外交买卖

万隆会议期间，埃及总统费尽心机，接近总理。

埃及总统向总理诉苦，「我们的棉花出口收入，占国民经济很重要的比例。现在几大强国把持棉花的国际市场，拼命压价，我们受到了巨大的亏损，现在经济陷入困境。」

总理知道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建交的契机。像今天的台湾一样，饥不择食。五十年代，任何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国，只要愿意建交，中共都会像孝子，马上跪着迎上。为了突破封杀，总理采用了弹性、务实的外交手段。这手段，包含着胯下忍辱，不求名分的小妾心态，经济上吃亏，政治上补偿的策略。

「年产多少担？」总理心里恨不得一把抓住这椿买卖不放，表面却摆足了一副大国大家不在意的架式。

埃及总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早就瞄准中共，看出总理不卑不亢的微笑下，深藏大姑娘急于嫁人的逼切，且不惜丰厚的嫁妆。如果能解决大量的棉花积压，度过饥荒，丢弃一个台湾小岛，得到一个大中华，一本万利的买卖，埃及当然要占这个便宜。

「八百万担。」埃及总统回话。

「我国每人多穿二寸布，就给你们穿完了。」总理露了底。

「只要价格合理，我们不介意美国的禁运政策。」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们的棉花问题。」

埃及总统悬着的心落地，当然知道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总理指示外贸部，中国用稍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买下了埃及的棉花，但是两国的贸易协定上多出了一条规定：「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

埃及尝到了甜头，不再放手，第二年与中共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比起埃及的买卖，锡兰更是赚了个大便宜。五〇年代初，几大强国抛出大量橡胶，锡兰的橡胶滞销。压价，造成许多橡园主破产，大量的工人失业；不压价，卖不出去，换不到外汇，买不了大米解决人民的饥饱。

锡兰还没与中共建交？只能通过驻缅甸公使，向中国驻缅的大使试探，希望中国买进锡兰的橡胶，卖出大米。

锡兰也看出中国缺甚么，在买卖成交前，及时准备好一份资重的礼物。

公使说：「不管别人对中国禁运规定的多么严厉，锡兰政府重视人民的意志与生存的呼声，愿意与北京来往。」

驻缅甸大使立即向总理传话，总理同意锡兰政府派人直接来北京谈判。

其实谈判仅仅是形式，他已经决定，比国际市场高一点的价格，买锡兰的橡胶，比国际市场低的价格卖给锡兰大米，里外差价，足以挽救锡兰的经济困境。

锡兰政府感激涕零，一九五七年八月与中共建交。

离婚的玄机

主席一个鲤鱼大翻身，一丝不挂，拱出被外。一九五六年春，歪曲的太阳正照耀在主席松懈的屁股上。

卫士搭上毛毯，垫好枕头，扶他依坐到床栏边，他穿上睡衣，木愣着两眼，像早晨忘关的路灯，傻亮无光。卫士用湿毛巾在主席那张称为中华牌的脸盘上，横竖擦了几下，主席顿时来了神，夺过毛巾，直冲胸前背后，交裆肢窝，胡乱搞了几把，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喝茶抽烟读书看报，又在床上蘑菇了一个多小时，才肯下地吃饭。

秘书送进一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绝密材料，主席打开，看了两分钟，往沙发里一撂，脸皮铁青。

卫立踮着脚尖走进，开窗放烟，换了一个干净的烟灰缸。

「尸骨未寒呀。」主席对自己咕噜了一句，躺到沙发里，又拿起那份材料。

……抬高一个人，使他成为神，并假定这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尽善尽美，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

主席读到这里，暗自骂道：「斯大林活着，你赫鲁晓夫一口一声天才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人刚死，你就忙着鞭尸！」

赫鲁晓夫的鞭子像是抽到了主席的身子，他苦着眉头，指点着材料，如同指着赫色晓夫的脑门，说：「我看你赫鲁晓夫能把苏联带到哪里去？这样就能巩固你的势力了？」

……为了党及苏维埃的命运，列宁早对斯大林的特性正确的分析说：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调走的问题，应当加以考虑，斯大林过于野蛮，对同志没有适宜的态度，他反复无常，滥用职权。

主席评判：「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刀杀人的老套子。」

……从一九三七——三八年，第十七届苏共党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及后补委员里……

主席评判：「金蝉脱壳，把人民积怨统统推到一个死人头上！」

……在许多小说、电影、历史及科学研究中，所能看到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可信的。苏联的陆军，由于使用了斯大林制定的「积极防御」战术，结果让德国人打进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主席评判：「文人呀文人，你的骨头就是软弱，赫鲁晓夫一变脸，你们就跟着抹杀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把希特拉赶出莫斯科这笔账，无论你怎样窜改，也算不到地赫鲁晓夫的头上。」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萎缩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

主席感叹：「好一个斯大林的信徒米高扬，你居然也转得这么快。」

……斯大林执政二十多年，所创造的个人崇拜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主席嘲讽：「唉，莫洛托夫呀，莫洛托夫，昨天斯大林那么捧你，就是为了你今天对他的辱骂？」

主席丢开材料，在房子里踱了两天方步。

主席夫人刚进入更年期，虽说子宫颈出毛病，与主席分住两院，但主席的吃喝拉撒，还是归她管辖。那时，主席身边的秘书护士的功能只是秘书护士！在卧室里侍候主席的卫士是两个男人，主席夫人出入，还不要经过谁的批准同意。

主席闷在书房，几天不出来，夫人着急，又不敢过问丈夫不告诉她的事情，只好去找总理。上到斯大林的亲信来办公室争论，下到主席护士的粗心，主席的妻子儿女闹别扭，主席夫人总是找总理调停，总理总是有求必应。

开了三个会议，迎送两批外宾，总理马上与主席通电话。主席一开头，闷声闷气地丢下一句话：「他们的事我早就料到了。」

总理悟出了主席的态度，知道他指的是苏联。一夜间，赫鲁晓夫斯了社会主义大家长——无产阶级慈父——的神像，露出了一个血红的大骷髅，吓着了跪拜在神龛下的氓群，笑歪了资本主义大嘴巴。主席受到的震动不是斯大林的残忍，而是残忍地暴露出血红骷髅的人。苏共反对个人迷信，批判个人崇拜，主席当然有所触动。

总理打破惯例，没叮嘱主席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他不能看破主席的惊慌，也不能草率漠然。他说：「苏共二十大已经闭幕，邓小平两天后回来。月初，赫鲁晓夫还要派米高扬来北京。」他的话没说满，港台词是：「不要急，等等消息，再定风向。」

主席「嗯」了一长声，让他通知别主席等人，凌晨二时到他的书房开个头会。

主席惊而不乱，忧而不惧。虽说斯大林曾不信任他，赫鲁晓夫上台后，增加了对华的援助，退还东北新疆的铁路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但是，他更清楚，社会主义的大庙摊塌，砸倒的绝不只一尊神像！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身边当然也有中国的赫鲁晓夫们。固然，他心里发生了九级大地震，固然他一贯极端，这一次却不得不保持几分中庸之道。他没站出来，大张旗鼓为斯大林辩护，中国的经济建设还不能没有苏联的援助。他没有顺大流，与行鲁晓夫唱出一个腔调，他不能引火烧身，不能让这股旋风刮倒他的宝座。他要低调处理苏共的突变？他要报纸电台不做宣传，不加评论。

赫鲁晓夫托米高扬给中国带来了一份厚礼：五十五项工业企业援助、一条兰州到苏联的铁路？

不能再沉默，主席让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三七评估斯大林的功过。

赫鲁晓夫对这种暧昧的态度极不满意，但翅膀未丰，还不敢与中共撕破脸面。

主席既要警醒自己不犯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身边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急于稳住民心，提高经济增长率，急于实现那个完美无瑕，人性拒绝实现的共产主义。

中国是个农业国，轻重工业资源来自农村。主席的革命胜利，靠的是农民武装，主席的战略战术，是农村包围城市。他要建造理想王国，还是靠农民；实验基地，仍然是农村。

主席再次把自己关在书房，不出门，不会客，一头钻进农业合作化的梦幻中。解放时，土地从地主手里夺给农民，现在他要把土地归拢，让农民一起耕种，一起吃喝学习，一起走向共产主义。任凭性格推动激情，任凭激情夸张性格，理想王国的蓝图已经产生，主席急于画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夏天一到，中共中央首长分批去北戴河避暑，主席作诗一样地对他的卫士说：「社会

主义的新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了！」

·吃了熊心豹子胆

固然主席坐在书房，任凭骄躁任性把自己推向一个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但如果没有总理一步一步地落实，也许蓝图、永远是一张蓝图，狂热不可能那么快地转化成毁坏性的功能。

全国计划经济、粮食统购统销、改造利用私人资本工商业、修订税务银行工资制度，总理让它们一一变成事实。从此，人们被户口档案、公房分配、每月定量粮票，死死地绑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由主席的梦境，进入了集权专制的实质，人民像驴，既要卖力推磨，又要被戴上笼头，蒙上眼睛。主席像鞭，总理像个握鞭的老太太。

其实，没有此总理，还有彼总理。主席的理想王国，也就是总理及那一代人的梦想。主席早被神化，谁也阻止不了神的旨意，除非神与神话统统死去。

水一样的人民，早已被皇上的高烧煮沸。五十年代末，不但主席成了神，主席的书也被视为宝书，它们的发行量，绝不下于圣经。他的长卷、单行本及各种版式，至少印了几十亿册，各单位组织订购，发给亿万老百姓。文化大革命前，干部们的办公桌头，文人雅士的书柜里，互赠的礼品，已经到处都是。

也许受到苏共反个人崇拜的影响，也许因为总理掌握着中国真正的命脉——全国的生

产、经济计划，他像吃了熊心豹子胆，一反常态，不再中庸，不再想说东，偏偏说那不是西。出使埃及的商务代表团，每人带一部主席著作，专门开了讨论会。

总理说：「带一部，大家共同学习就够了，不要形式主义。」

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让那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工作，说党人民应该相信他们。

他说：「经济工作要事实求是，有些人头脑发烧，急躁冒进。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很危险。对群众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人头脑发热，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也许，这些话早被主席悄悄地记在账本上，等待时机清算。

招待一个小国元首与夫人的文艺晚会，他公然邀请我妈。幕间休息，他特地把我妈介绍给元首夫人：「她是个非常美丽温和的姑娘，也是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

他提出工资制度—按劳付酬，高于住房也应该交租钱。

他授意《人民日报》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他说：「突然实行高级合作社，一切国家化，对经济建设是一种破坏。」

他说：「共产党应当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他支持彭元帅提议在新的党纲中删去「主席思想」的字句，以防个人迷信。

他说：「下次开会，主席进来时，大家不要起立鼓掌，这样没有好处。」

他约我妈一起游了香山。

·我要你名正言顺

总理把随从丢在客厅，逢直走进东厢房。我妈像个生不出双黄蛋的母鸡，红着脸，憋住气。

「结果出来了，证实了？」

「你知道了？」

「你的脸告诉我的。」他坐在我妈床边，像捧一个易碎的古瓷瓶，小心托起她，倚靠在自己怀里。

总理进门来前，我妈想撒娇，夸大恶心呕吐，让他尽快办理离婚手续。可是，只要投送他的怀抱，我妈心醉魂飞，顾不上任何实际利益。也许，属于他们的时间太少，每见一次，他都要承受风险，她不忍心再给他增加烦恼。也许，我妈害怕黑白分明的结局，害怕万一失败，他们将永远没有见面的机遇。没有他，没有等待他的日子，她知道那是暗无天日。

他像只怕冷的小猫，乖巧地缩进他的怀里：「我害怕。你呢？」

「不怕。你弥补了我一生的缺憾，付出甚么，都是值得的。」

我妈抓紧他的手，怕一松，他就会跑掉。

他松开了我妈的手，端起桌子上冰糖桂元羹，舀一匙送到我妈的嘴边。

我妈避开场匙。

「吃不下去不行，找林大夫再补些葡萄糖水呢？」

「再去找，她会怀疑的。」

「你不晓得，她的医术人品，都到了很高的境界，你是大姐介绍去的，她不会猜忌甚么的。」

「大姐……也知道？」

「来，再喝一口，不要像林黛玉，小肚鸡肠的。几十年了，我了解她。这件事，只有坦诚，才能得到大姐的谅解，才能妥善解决。你先请病假回上海，等我出国回来，马上去见你妈。」

「你又要走？」话一出口，我妈就后悔，她提醒自己，不能利用孩子系绊他的手脚，不能利用孩子要他付出更多。

「你放心，最多十天，我就回来了。现在，我给你一个任务，就是要好好调养，保证我的两个宝贝心情愉快，身体健康。等我回来，办好这边的手续，接你回北京，住进我们自己的家里，我要名正言顺地侍候你做月子。听懂了嘛；我的大宝贝？」

我妈把脸紧压在他的胸口，憋住气，不让自己流泪。

「我想，国家应当成立一个胎儿权益保障委员会，做妈的也要通过考试，领取执照。爱哭的，好生闷气，使小性子的，不能发执照。」他的手划动在我妈那丝毫没有变化的肚子上：「我的小宝贝去哪了？怎么不出来抗议这个好哭的妈妈呢？」

我妈激动！想哭，想笑，但她那与生俱来的忧伤，总是掩盖了她的兴奋。她抬起低垂的长睫，眼里闭云淡雾一般飘渺，淡泊。

「答应我，为了孩子，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

「你也答应我，每天多睡一会，不要事事都要亲自做。这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情，你就是不吃不睡，也做不了，做不好。」

「只管不做，怎么能当好总理？在这方面，你不懂，大姐一直支持我……」

「她是革命家，我是老百姓，她懂得怎么当好总理，我只知道要你身体健康，将来我们才能有个安稳的家。」

他咯咯一笑：「两样我都要。」

「可惜现在是一夫一妻制。」

「我这辈子只见过一个女人从不吃醋……」

「也许只是藏得太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

「能藏住，也是一种修养和风度。」

我妈垂下头，不再说话。

「为了孩子，我再也不会逗你生气了。我该走了。」他停了停，像随便，又像似久经考虑：「小安，在我们的事情没有解决以前，除了你母亲，对谁也不能透露。」

我妈仰起头，眼里的淡泊变成了冷漠。

社会舆论像水，载舟也能覆舟。他吻了她，像棉絮飘在唇边，她几乎没有感觉。

我妈像蜡人，凝在门前不动：「如果太难，去医院把孩子做掉算了……」

他变了脸：「孩子是两个人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力胡来。」

「我……想等你们办完手续，我们再要……」

「再要？得到这个孩子，我们容易吗？」

「我是怕……」

「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到头来不是落人虎口，就是掉进狼窝。我这大把的年纪，终于得了这么一根独苗，你还要做掉……」他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喉节上下滚动。

窗外飘过一股春兰的香气。我妈一阵恶心。

他捧起我妈的脸：「但愿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女儿，眼睛长得和你一模一样。」

「共产党人是没有上帝的。应该说愿马克思恩赐你一个儿子，像你，有一张谈判桌上的铁嘴巴。」

·悲观主义者

没有趁天黑，没有戴大草帽或是化装，他拜访了孙大人上海的家，留下有急事能找他的地址电话号码，捧着孙夫人的转送的一束缅甸兰，请司机送到外婆家的花园门口。

走进小花园，他扶正一棵歪倒在小路边的一串红花，拧紧了滴滴答答的水龙头，捡起两粒踩碎在石台阶上的苹果核，像下了班，或是出远门刚回来。他来过这里几次，从没有这份妻儿老小等待一般的亲切，没有归家的感觉。

外婆放下花锄，站在午后彤红的阳光里。一丝不乱的发髻，低垂在一丝不皱的领口上，铮铮闪亮。

高贵而又淡雅，一定是个好外婆。他在心里为孩子庆幸。

她把手伸给他，松松地握了握，目光轻轻地划过他的额头，他虽然耷拉下眼皮，仍然能觉出他的目光像黑鹰盘旋在他的心上。

「安然好吗？」

外婆一笑，寒气四溢。她领着他走到树荫下，一套精美的藤椅藤几前，坐定，答话：

「刚托一位好朋友查过，孩子大人都很好。」

他的脸上放射出喜悦，坐到她对面，仍然捧着那束缅甸兰。

「有些事情我能帮上忙，有些事情，我是帮不上的。」外婆接过花，插进藤几上的水晶花瓶里。她从瓷钵里舀出一小碗绿豆汤，送给他：「消消暑热。」

他不渴，也不想喝，为了有事做，他接过了那碗绿豆汤：「您放心，我会处理好我的婚姻问题的。」

「按理说，你能料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我应当相信你。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比料理一个国家容易。我不怀疑你的诚意，你的能力，只是你的身分处境让你无能为力。」

「既然有诚意，有能力，还有甚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呢？」

外婆扬起一只已经被岁月老化的小手，往外一扇，止住他，停了一会，足够他批阅一份关于工资改革的报告。她答话：「关键是你看重不着重舆论名利那些身外之物。」

他摆脱了尴尬的等待，哈哈一笑：「我想过。」

他舀了一碗绿豆汤，递给她，反客为主，潇洒起来：「您这么开明，不但没有怪罪我们婚前非礼，给了这么多的帮助，我要好好谢谢您老人家。」

外婆淡淡一笑。

「请您再帮我两个月，等我来接安然回去我们自己的家里坐月子。」

「看到你这么高兴，这么认真，应该说安然已经满足了。」

「我来就是要告诉小安，大姐自愿写了离婚申请报告，等主席从北戴河回来，我们一起找主席谈后，再送到政治局审批。」

「她自愿提出离婚，不那么简单吧？」

「您老人家还不了解她，她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险，从来没退缩过。」

他觉出自己说得有点过火，觉出她的目光像黑鹰，再次盘旋在他的脸上。

他停了停，换了另一种介绍夫人的方式：「从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生育以后，几次提出离婚，给我机会。尤其这几年，她知道我爱孩子，想要孩子，又敏感，从不让人碰这块心病。亲朋好友，见我逗孩子玩，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同情，要送我一个。唉，只有她懂得这是一种甚么滋味。」

外婆身子微微后仰，目光在他的脸上一寸一寸地移动，似乎被他感动。

他也被自己的真诚感动，几次眼圈涨红。

「对不起，我让你提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稍稍平静。看了看表：「我过去看看小安，好不好？」

「她去买菜了。」外婆掏出胸前的怀表。

「噢——她的身体还能去买菜？」

「我给保姆佣人半年的假，这些事都得我们自己做。」

「现在正是要保姆的时候……」话还没出口，他已经明白了外婆的用意：「您想得真周到，我会尽快办理正式法律手续。」

「希望如此。」

「您是位了不起的好外婆。」他发现了藤几底层摆满了中英文各类关于婴幼儿营养、保健、教育问题的书籍，顺手翻开一本，上面有多处的眉批和注释。

外婆没在意他的感激，仍然沉没在忧虑中：「如果有1天，你抛弃安然？我能接受，路是她自己走的。孩子不同，不论父母是哪种人，处于甚么动机，能不能提供一个美满的家庭，孩子都没有能力选择。所以，做父母的也没有权力抛弃自己的孩子。」

「您的担心，我理解。不过安然在妊娠期间，您可千万不能让她有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我是共产党人，是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我是资产阶级。也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愿你的行动能让我乐观。」

「伯母，您别误会，我说得到，一定能做得到。」

外婆叹了口气，双眼阴云密布：「也许我真是个悲观主义者，对这个孩子，我总是放心不下。」

「我会让您放心的。」

「安然回来了，我出去走走。她是个内向的人，知道你要来，表面不露，可是我看得出她心里多高兴。失陪了。」外婆朝花园背后的小门走去。

他转向我妈，背影后仍然有一双目光，像黑鹰盘旋在他的心头。

八月下旬，主席带着主席夫人、卫士及两大木箱的农业合作化的材料，从北戴河回到了中南海。

大姐要求见主席。数日后，主席夫人亲自传话：「主席正在修改关于合作化的两本书，还要审阅准备在八大通过的材料，有甚么事，等几天再说，好不好？」

主席托夫人捎话，料定是私事，大姐偏偏不想让主席夫人介入。主席一直不让夫人参政，夫人日出起，日落栖，午休按摩，饭后散步，生活极规律而又极枯燥无味，有时闲得慌，她只好找警卫护士打牌吵架，或是说三道四解气解闷。那时，中南海里的黄脸婆们，还没有人把这个只管主席吃喝拉撒的戏子放在眼里。总理夫人讨厌她的嘴没遮没拦，甚么事在那里也不会过夜。万一这种事情被她张扬出去，弄假成真，妙手也难回春。

站在大姐面前，主席夫人像个穿开裆裤的小姐，不翻筋斗，那点羞处也会暴露。正因为主席夫人率直，野心欲望一览无余，文革一出道，她便血洗沉怨宿仇，横扫党内党外所有欺负过她的黄脸婆。

大姐提了提三角形小眼，捏掉主席夫人肩上的一根落发，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没有甚么急事。同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经常有各国元首偕夫人前来访问。作为外交礼节，有些活动你出面比我们更合适。所以，我想在主席休息散步时和他谈谈这个问题……」

正中下怀！大姐不费吹灰之力，调遣了主席夫人。当天傍晚，主席夫人通知大姐：

「今天主席心情很好，马上去南海北岸散步。」

大姐带着离婚报告，在南海北岸「巧遇」了主席。

两人边走边谈，直到天黑。

说些甚么，除了天地，鬼也不知道。

·主席夫人

共产党进京后，领导人的夫人们，有的伴丈夫出国，有的陪外宾游览，参加宴会，作报告，上镜头，一个个黄脸婆出尽了锋头，只有第一夫人，没有机会。当年，她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露脸时，黄脸婆们还在穷乡僻壤没见过世面呢？抗日战争爆发，她像今天不出国就不能活的青年人一样，怀揣狂热，投奔了延安。延安缺粮食缺女人，上百万身强力壮的共军大男人，经过二万五千里大逃亡，从南中国流窜到延安，剩下的只有短裤和信仰。当地的粮食，当地的土妞，还没有长熟就被当地的男人采收。复醒不久的共军队伍，人人饥肠辘辘如饿狼，个个身心焦灼冒青烟。偶然来几个城里来的女学生，滋润高级干部还不够，哪里轮上下面那么一大群饿狼？，

主席夫人曾说过，那时再丑的女人，身后也有一两个追求者。

与延安的女共产党员相比，主席夫人确属一等尤物。在上海，她主演过两三部电影，又拉得一手好二胡。她皮白肉细，一戳就会流水一般柔嫩，修长的身段，能把土里土气的

列宁装穿得光辉灿烂。

主席的第二任妻子闹气去了苏联，主席正在闹「旱荒」，女明星一出现，他一眼看中，或是女明星一眼瞄准了他。

移情别恋，女人多被责骂，更何况女明星勾引了延安的红太阳！那时，延安被热血青年神化，主席又被延安神化。延安的男女老少，敬爱主席，如同亲爱亲妈，别说是个风流戏子，又有一张共产党人又恨又爱漂亮脸蛋，就是一本正经的良家妇女，人们也觉得没有人能配上大救星。而且，大救星已经有妻有室，与大救星私通，女明星成为全党的罪人，她每天晚上偷偷溜进主席的窑洞，天不亮偷偷地溜出。主席的警卫在窑洞门前泼水制冰，她一不注意就会摔个四仰八叉。她生病，排队拿药，小护士也敢当众辱骂她。当然，人们的愤怒，绝不是预见到三十年后她将祸国殃民，而是对主席的迷信，对美人的忌恨。

不久，她怀了主席的孩子，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主席能不能与她结婚的问题。

只有总理，当时的军委副主席，保持沉默？老帅们统体反对。

主席一反天性，容忍了臣民们对她的爱人羞辱，排斥，从没恼怒报复，直到临终。也许，主席的天性与谁也和不来，不是做皇帝踩在所有人之上，就是做囚徒被所有的人踩在脚下。对女人，他从来藐视，不当人看待。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一生中的女人们，不是玩物、花瓶，就是万事顺从的小绵羊。只有女明星从没被主席彻底占有，反而利用了主席，作贱了主席不够，还要捎上全党全国人。只有她不仅是女人，也是一个人，挺胸仰头直死，包括后来蹲大狱、自杀。也许，她从没爱过像她父亲一样大的主席，只是羞辱激发了她的好胜心。得到主席，不是爱情，也不是做第一夫人的野心。

那时共产党经过了二万五千里大逃亡？别说统治中国没有鬼影，能不能存活还是个大问题。

会开了一半，等在外面的女明星走进窑洞，会场静得像没有一个活人一样。

老帅们全都唬下了脸，只有主席对她点头微笑。他欣赏她的勇敢，她的犟劲。

她一句话不说，一个人不看，欣长的脖子，高高的举起头，站在会场一角，一动不动。

会场仍然一声不吭。

泪水渐渐溢满了她的两只乌亮的大眼睛，她仰起脸，望着窑洞顶，不让人看见泪水。

无可奈何，政治局只好勉强同意主席与前妻解除婚约，再与女明星正式结婚。其实，主席并不要解除婚约，他与第二任妻子一见钟情，当晚同居，没有任何契约。第二天被人发现时，主席宣布「由同志们爱转变为夫妻的爱」时，他的第一任妻子正带着两个孩子，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宁死也不愿意背叛已经背叛她的男人。主席每一次移情别恋，都是拖泥带水，从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虽说没有盛传的约法三章，但是政治局规定，女明星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不准参政，她咬着牙，咽下泪，一回答应。

就在她用劲点头的这一刻，悲剧的大幕已经在她身后悄悄拉开，主角是她，是主席，也是全中国人。

总理把她送出窑洞，不放心地问：「你能保证永远不离开主席吗？」

她再次憋住泪水，哑着嗓音说：「不离，一步都不离。」

握手时，总理心一酸，她的手像块小冰砖。

十八年来，主席夫人信守诺言，主席不让看的文件，她不看；不让做的事情，她不做。不论主席被政治局的轮盘甩到冰山绝顶，还是懒散在下女们怀抱的黄昏岁月！她的野心，狠劲，让她忍耐着，寸步不离第一夫人的宝座。

进京两年后，主席看了电影《武训传》，让她弄清楚武训是个甚么样的人物。

她偶然抓住了这个小露锋芒的机遇，不顾失眠体弱，亲自去山东武训的老家。回来后，向主席作了调查报告。

后来，全国批判了这个影片。再后来，主席夫人仍然没事干，贤妻良母不是她的天性，第一夫人的空头衔，她不能满足。

·深解其中味之一

共产党最大的毛病，是不会过和平的日子，只要一安顿下来，马上搞运动，整治自己人。

国共全盘大决战前，共产党中央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一个富裕的小镇。主席的全家搬进一座飞檐画栋，纱窗长廊的洋楼涵着窑洞的逃亡地主家里，难得安稳了半年。

共军在战场上逐步转胜，占据的地盘逐步阔大，参共党共军的人数急增，有人怀疑地富反坏分子趁机混进了革命队伍，在农村把持了政权，刘副主席根据自己在平山县的整党经验，提议开展一次「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

没想到，首批查出主席夫人婚恋混乱的历史问题。她曾与一位共党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掩人耳目。结果假戏真唱，怀孕打胎。那人被捕时，她去了上海，并献歌为蒋介石祝寿，怀疑她有叛变问题。

主席非常恼火，不是她有没有叛变问题，而是她和那么多男人有过私情。

主席夫人觉得委屈，在国民党的二十万正规军，围攻陕北时，延安朝不保夕，不再时髦，不再风流，那些梦幻破灭的激进女青年们，和来时一样，怀着各种目的纷纷离去。就是大姐之类的老牌女共党，也都去了后方。只有她一个女人，跟着主席始终留在陕北。

「甚么三查三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主席夫人咬牙切齿，对着主席的卫士发泄。

主席的卫士这样描述：「第二天早晨，我送主席回卧室，进门时发现她夜里睡在主席的房间，拥被而坐，还没起床，我便退出，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她向主席诉说甚么，主席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既然你那么革命，还要我讲甚么话？心里没有病还怕审查吗？」

显然她想让主席替她讲话，主席不答应，所以说话声越来越大。后来她哭了，两人变成了争吵。

主席吼了一声：「你给我滚！」

她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冲出门，稍为犹豫！跑到了总理那里去了。她跟主席闹别扭总是去找总理哭诉。那天她在总理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

·深解其中味之二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共军占了上风。共党中央移向一个小村庄。

大姐在后方的一个小县里忙着土改与整党试点工作，开会时，遇到了转移途中的军委副主席。夫妻一年多没见面，她没有激动，没有脸红，首先握住主席的手，问长问短。

主席存心要逗逗这个穿硬邦邦棉袄，戴硬邦邦棉帽的硬邦邦的女人：「你坚持在第一线，取得了成绩，又有经验，很好。可是你这个后勤部长可没当好呀。这么久，也不来慰问，可苦了我们的军委副主席喽！」

大姐像背党章一样一本正经：「他的身体很好，有警卫员的照顾，又有主席的关心，我不去看他也很放心。」

主席审视这位四平八稳的女人，眨了眨古典美女般的杏仁眼，诡秘地说：「那可不行，哦，我们都代替不了你哦！」

军委副主席红了脸，忙为妻子解围：「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

主席大手一摆：「那可不一样哦，那可不一样哦。」

大姐说：「一样，一样。」

主席说：「不一样，不一样。我要留在这里，等去苏联的消息，你们就在一起多住几天吧。」

「不，主席，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回去做呢。」

「我看，你还是先做我们的军委副主席的工作吧。」说完主席扮个鬼脸，哈哈大笑。

·心照不宣

主席把自己胡乱地堆在沙发里，眯细了杏仁眼，含笑含媚，有滋有味端详着总理。他深吸一口纸烟，从齿缝中丝丝吐出几缕青烟，冷不丁地说：「古人说，男人有三宝：薄地、黄脸婆、破棉袄……」主席本想幽默，话出口自觉不妥，只好干巴巴地停在半道上。总理摸不着头脑，只能似笑非笑。

一不做二不休，主席硬着头皮把话说下去：「为甚么说是三大宝呢？地贫瘠，租少省力；棉袄破旧，田埂路边，随处乱扔，没人偷；至于黄脸婆嘛，指的不是相貌，是平实，不花哨，这样的女人才能安心过日子，后院才不会起火。」

总理的微笑有点僵硬，但他尽力软化。

主席像个初见夫婿的村姑眼含薄雾—双后似张非张，拉出一副「愿意」的小模样，仅仅一瞬，他右手臂在半空中划个弧线，大写意一般，给自己的话作了总结：「女人平实，映点狐仙气，无大妨碍；不能生育，无大错。新中国几万万儿童都是你们的孩子。斯大林的儿子献给了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我的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孩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

总理「哦」一声，明白了主席的话为甚么绕了这么一大圈，但是，他到底知道多深多浅？大姐是否交底？总理还不清楚。

「女人这种事，不可不认真，不可太认真。太认真，太不认真，都会坏大事情的哟？像驴笼头，紧了，它不干活了，松了，它偷吃麦面子。」主席突然停下，坐直身子，头颈前倾，半边屁股离开沙发，随时都会窜起来似的，亲切地喊了一声总理的名字。

总理「嗯」了声，眼睛警犬一般贼亮，一串冷暖流遍全身。

「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主席把头勾到总理的胸前方，等待着答话。

总理尽力微笑不说话。

「有难处，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起翻过这道火焰山。」主席的声音又细又软，温和得像个妈。

总理一感动，差一点说出心底的机密。他被自己的想法惊醒，又一串冷噤滚遍全身。共产党人整人最毒的一招，就是抓住政敌「乱搞男女关系」的证据，让你身败名裂，而后治你手死地。他庆幸自己没有失控，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主席把身子收回，又胡乱地堆到沙发里，裤门口不雅地张着大嘴巴，幸亏露出的是一团乱糟糟的白睡裤。他眯着眼，吐出一个清晰的大烟圈，对着烟图说：「你是知道的，我的婚姻当初草率了，不结不行了。现在革命胜利了，我这种身分，离婚的事情就难办了。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也许是皇帝，没人敢抓辫子。有时主席倒像个真人，说话也比总理多出一点人情味：「她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尽伤人。等我死后，看人家不把她整死。别看都恨她，我要是把她赶出中南海，连你总理也会出来反对呢。」

总理再次被主席感动，死水一样沉静的心绪波动了两下。他看了看主席，又把跑嗓门门的话，偷偷地咽下。

主席猛抽一口烟，慢慢吐出，又慢慢卷吸进鼻孔，细长的目光刺在总理的脸上。他突然转过话头，不紧不慢地说：「你夫人不简单呀，说话办事，会给自己留后路。没有人骗她，也没有人能摸到她的心。这个人厉害，党内党外的同志都羡慕你们的婚姻哟，你要是有个甚么，要比我难得多了。」

总理心头泛紧，他不想在离婚前抖落出孩子的底牌，犯众怒，事情变得更复杂难办。他要让大姐感动，把困难堆在她的面前，最后双方和平退让。就在他怀疑她把底牌亮给主席的同时，他相信不到最后，她不会先捅他一刀，绝了双方的后路。他会辜负过她那么多次，她总是替他收拾残局，从没有整治他的恶意。但是，他错了。大姐虽然容忍他拈花惹草，但真的危及他们的婚姻家庭，她绝不可能心慈手软。

总理双臂环抱，准备了一段十拿九稳的对话，他要站在一处干净的高台上，把漂在水里的东西捞起，又不湿脚：「她一直想让我有个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她用心良苦，出于真心实意。但是这几年，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我也考虑过，这样做将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可惜，总理没有信任主席的真诚，主席看出他的戒备，更不喜欢他说话时绕弯磨角。主席倒在沙发里，翻开了刚印刷成册的新《党章》，表示出不耐烦。

总理硬着头皮，要把话说完：「经过反复考虑，为了免得互相愧疚，影响工作，我同意她的提议，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承担。」

「哦，你也同意？」主席来了精神，身子又在沙发里鼓动几下，坐直，前倾，半边屁股腾空，找出一个随时可能窜起来的架式。

「她要做的事，谁也改不了。」总理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脸上到处都是无奈状态。

主席咕噜声，咽下一口唾沫，或是积在嘴里的气体，吭了吭嘴唇，拉长双眼，盯住总理。四目对照，闪出一片寒气。

像自言自语，主席连叫两声总理的姓名，最后叹了口粗气，像数念珠，说出一串玄机妙语：「跳马蹩腿，象飞不起来，出车拱卒照样将军。别掖别藏，摆出来，两头掂量，哪头重？哪头轻？要是半斤对人两，犯不着伤筋动骨。是你的，扔到海里，埋在土里，还是你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捱。忙甚么？欲速则不达；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事无成两鬓斑的温沙公爵，哪里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哟。」

主席的话，句句到位，把把刺在总理的心窝上。如果不是道高功夫深，经这么一咋一唬，不是马失前蹄，也会尿湿裤裆。他的眼，绝不是心灵的窗口，哭笑也绝不是真情流出。他的心里七上八下，脸上的风景如同进门时一样完好。

他干咳一声，说：「主席，人各有志，我只是随了她的心愿罢了。」

主席不喜欢太聪明，太圆滑的人。其实，总理是现实，如果他把老底全都抖出来，说不定离不了婚，我妈还会被逼流产。大姐排除那么多比母亲漂亮的，有能耐的女人，现在提出离婚，只是做出一种姿态。

主席热脸碰到了总理的冷屁股，被防范，被激怒。他收起了妈一样的关切，孩子般的好奇心，吭了两下嘴唇，摔下了脸，站起来：「既然火没上房顶，水没漫金山寺，不谈了吧。」

「等主席有空，我再来。」

「有空也不谈了。」

主席翻手云覆手雨，总理庆幸没有留下把柄。

「你们在搞甚么名堂，没有人能摸清头绪。没有甚么实质问题，我看谈不到离婚。」

总理控制着脸上的火候，盘算着下一个步骤。

「此事到我这里为止，除了我没有第二人知道。」主席把大姐写的离婚报告往总理面前的茶几上一摔，只抽烟，不再说话。

总理收起报告，也不再说话。

「现在东欧的局势动荡，赫鲁晓夫的变数也很大，党内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猖极，整党整风，只反个人崇拜，只删掉一个名词，是不够的。人民有意见，又不敢鸣放，闷在心里会出毛病的。」主席思路随意，跳跃，话题与前面毫无关连。

但总理听出主席话中有话。党的八大前，秘书局起草新党章，交政治局领导讨论。彭将军提议，为了反对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新党章中删掉「主席思想」这个名词。发明这个词的党的副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主席没在场，总理当然不会出来反对。

回到家里，总理仍然心惊肉跳，给我妈的信上说：「见了主席，我没敢说出实情，他有些不高兴，隐喻暗示，玄机妙语，我以为他已猜出几分，但尚不明朗。现在党内要整风，你放心，先缓一步，我当再做努力。」

主席日落而作，日出而栖，中央领导人，多违背自然规律，顺应着主席的作息时间。

鸡叫三遍，东方泛白，中南海里正在为文化大革命诞生一颗明星——一个疯狂的杀手，一个复仇女神。也许一九三八年讨论她能不能嫁给主席时的羞辱已经把她揉碎，而后主席的冷落又把她铸造成一个仇恨的化身。

总理正在赞美主席夫人：「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在陕北最艰难的时期，只有她一个女同志坚持下来。进城后，负责主席的生活，也是尽心尽责的。我提议，任命她为主席的五位秘书之一」

主席反对，不激烈。

常委们纷纷反对主席，大家心领神会，此时「反对」才是拍马屁的一种微妙方式。

主席像是被逼上梁山，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多数，我只好服从。」

「怎么分工？」

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说：「让她负责国际问题吧。」

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知道与性格乖僻，身分特殊的第一夫人打交道，将有多少麻领。既是自己开的局，甚么样的怪球抛来，他也得硬着头皮接起来。党委们注视着总理，总理同意了这个决定。

一石两鸟

一石两鸟

我长不到两尺，重至多三磅；就把我妈纤细的小腰撑得又粗又硬。她偶尔出远门，白布缠住小腰，憋得我要命；只好在里面乱踢乱蹬。在火车摇晃了两天两夜，不管我怎么反抗，不到深更半夜，包厢里的两个陌生人入睡；我妈绝不会给我松绑。

到北京的一个晚上，我妈龟缩在宽大风衣里，窥视着人头攒动的剧场。

「是您呐，我老眼昏花，差点没认出！」老姑妈家的前任保姆坐在我妈的左边的位上，伸长脖颈，鸦似地嘎嘎大叫。

我妈失魂落魄，急忙躲闪。

「听说您回家养病了？哟，这脸肿胖胖的……」老妈子高声亮语，嘴边像挂了个大喇叭。

四座转头回脸，一大把眼珠子一起照耀在我妈的脸上。

我妈瞟一眼风衣，慌张地说：「吃抗结核药，脸上好起这种斑……」

「噢，还有斑？」老妈又惊叫一声。

我妈讨厌老妈子多嘴多舌，更讨厌自己心虚乱了阵脚，昏暗的灯光；老妈子不可能看清楚她脸上的妊娠斑。她沉下脸，镇定一会，掏出一张票：「我的座位在前排，和你换一个好不好？」

老妈子接过票一看：「喔，这么好的票！这是我的，收好，中场查票。」

老妈子乐得屁颠，朝前排走去，我妈这才松出一口气。

灯光转暗，大幕缓缓拉开，我妈不再缩头缩脑，她伸长脖颈，朝两边的人口张望。突然，她的心被谁揪住，血液不再流畅。

总理从右侧走进，身边紧贴着他的干女儿。她边走，边压着嗓门说话。他侧着脸，满脸喜悦。我妈有过偷情经验，一眼看得出他们在装模作样。她失去控制，哆哆嗦嗦，跟在他们的身后。到了第二排，他的左手轻巧地拨弄着干女儿的左肩，干女儿坐到他的里侧。我妈熟悉这动作，这动作之后，是两人眼看前方，身子直立分开，两条腿的外侧悄悄移近。她知道，仅仅一小片温热紧贴心里却像一万年血肉相连，谁要移开那么一点，对方就会调整坐式，再去接近。干女儿夺走了我妈的专利权，我妈不知所措。

「哎，你不要站在走道上好不好?」有人不满，小声抗议。

我妈没有马上走开，她渴望他能回头看到她。

他没回头，干女儿贴近他的耳边说着甚么。他侧着脸，点头，微笑。

不仅仅嫉妒，失落，他的轻松，甚至惯常的潇洒，对她来说太奢侈，太不可思议。她焦急，等待，每夜被恶梦惊醒，每天长得像一年。她以为他也一样，茶饭不香，愁断寸肠。泪珠爬出我妈的眼窝，一颗颗又大又亮，黑暗中闪闪发光。

「你怎么还不坐下!」一个声音，忍无可忍。

总理和干女儿同时回头，我妈贼似地逃出剧场。

昏暗的路灯下，我妈站了很久，像赌气，解开风衣，解开缠在身上的白布，让冷风吹遍鼓胀的小腹。

就在总理回头的那一瞬！像火烧饭烫，他差点离开座位。不能追出去，秘书、卫士就在身后。也许是太敏感，他不能想像我妈会突然回京，就是回来，他也会事先知道。

舞台上二个孩子大声喊：「我参加革命……」

台下，干女儿说：「这个孩子苦大仇深，他积极参加了合作化。」

台上台下，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像百米冲刺最后读秒，像坐针毡，他熬了一会，低声说：「我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得先走，散场后，你代我向全体演职员问候。」干女儿年近中年，不论皇上大臣，还是艺术家，男人们那几手小把把，早就被她看破，她满脸狐疑，眼在干爸的脸上团团打转。

他起身要走，干女儿像个嘴含糖块的小姑娘，鲜甜，含糊地说：「请你们来看我的戏，可真不容易，一个不来，一个来了又要走，叫我怎么向全团交代。」

他安慰干女儿：「找时间，我们一起再来看。」

干女儿挽着干爸那只永远端着的手臂，送到大门外。

我妈愣愣地看着他钻进小车，直到身子僵硬，我在她的肚子里乱蹬乱踢，她才流着泪走回去。

·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他逢直走进大姐的卧室，她侧身斜卧，脸上的皮肉松懈地堆在枕头上。

「你晓得安然回北京了吗?有没有打电话找过我?」

「噢，你没有见到她？她没有去看戏？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夫人作出一串惊讶状。

他「噢」了一声，像瘪了气的球，瘫软在床栏旁。

「她上午打电话找你，说是刚回来，下午我把我的票送给了她，让你们赶快见面。」大姐像作报告，说书，讲故事一样。

他的脸被激怒，眼睛木讷，不再生动。

「怎么。出事啦？我交代她，见机行事，她是答应的。」

总理摇摇头，双眉提起，又缓缓放下。

「怎么吊丧个脸？又是我错了？」大姐寒着脸问。

「我哪里敢说你有错？感激还来不及呢，你把票给她，为甚么不告诉我？」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今个一整天，我见到过你吗？你忙！」

「忙，忙，不晓得我忙个甚么！忙了大半辈子，甚么也不是，我算甚么东西……」

「现在你需要的是冷静，出生入死几十年，我还从来没见你这么软弱过。」

他嘴角下撇，浓重的双眉，病蝉一样，痛苦地蠕动：「预产期快到了，主席那里还没有通过，反冒进以来，人际关系微妙，我不亮出底牌，政治局怎么能让我们办手续呢？万一不能合法，她生孩子时，我怎么出面，又怎么给她安慰？」

「月底你要去东欧，回来不几天，又要去东南亚，党国要事为重，你没有时间处理这些私事，她怎么能责怪你呢？」

「不，我安排好了，预产期是明年一月二十号，提前一个月，我必须赶回来，安排她待产。」

「噢」夫人挑起耷拉的眼皮，射出两道阴森森的目光：「原来你都安排好了，很仔细，也有责任心。」她猛地拥被而坐，咬着牙说：「当年，我快死在产床上，你一走大半年，了无音讯！」

「那是战争年代，情况不一样。」

「是心不一样。」

「好了，我道过一千次的歉，现在是第一千零一次。一次疏忽；我欠了你一辈子，总不能再让我欠她一辈子吧？」

「那时，我是难产，国民党又在四处追杀，现在和平年代，医疗水平这么发达，不必这么娇贵。」

「你，你变了。是不是主席不同意，你就要落井下石？」他唬下了脸。

大姐盯着他的脸，一动不动。

他低下头，等着她发脾气。

半晌，她压低嗓音说：「如果我想落井下石，你还会有今天吗？如果不是为你好，我能眼看着她怀孕，不吵不闹吗？我不能跟着你一样惊慌失措，也不能火上加油，只能劝你冷静，振作起来。闹了几十年革命，不就是想为国为民多做点事吗？」

她扶他坐在床上：「现在中苏关系这么紧张，东欧动荡不安，西藏叛乱，反革命份子达赖跑了，印度愿不愿意引渡？中印会不会发生冲突？新加坡要从英国殖民下独立，华人政策怎么跟着改变？你反冒进，主席说是打击社会主义积极性。你想第二个五年计划稳步发展，别人说你太保守……阻力太大。我不能看着你的事业，你的理想，毁于一旦。一时

冲动，弄得身败名裂，我会后悔终生的。你放心，只要你生活作风上不出问题，再整一百次党，也不会出问题。只要你政治上稳定，她和孩子平安，产前产后解决问题，有甚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下个月，你有一连串的出访活动，不可能在她产前解决我们的问题。等整党整风告一段落，我再去找主席，坚持要离婚，只要他点头，政治局就会通过。」

「一拖再拖，我担心小安会撑不住。」

「现在除了等，你找不到第二条出路。」

「我可以等一年两年，一个没结婚的女人，就要临产，她怎么能等得下去呢？」

「自古到今，大闺娘私养孩子的也不只她一个。孩子留在上海，她回北京，只要自己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我五十八岁了，千难万险得到这么一个孩子，还要沦为私生子，笑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不信鬼神不信天。」

「嘘——不要激动，外面有脚步声。」大姐披衣走到窗前，从窗帘边缝朝外看了看。

「你们不要逼我这么紧。我要是死了，才能一了百了。可惜，我还不至于为偷鸡摸狗的私事，去寻情自杀。」

大姐没忍住，笑出了声。

「笑甚么？有甚么可笑的？」

「笑可笑之人。」

「谁？」「我。别人骑在我的头上拉屎，我还给他擦屁股，反过来他还嫌我擦得不好，不干净。嘿嘿，要是我不再做这些下贱的事呢？你已经不讲这份情，我还在念那份意，这不是傻子吗？」

「你擦屁股，是怕我连带你遗臭万年。」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怕甚么？」

「好了，你看我的头发都被急白了，别再给我难题了。自从有了这孩子，我走的哪一步，不是听你的？」

「嘿，听我的？世上再蠢的女人，也不会让丈夫去和别的女人养孩子。你们逼我一退再退，还说是听我的？」

「你真变了。」

「老夫老妻几十年，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好吧，我回来再谈，我要去看安然。」

「不是刚才见过面吗？」

「我得马上去看她。」

「戏还没有散场。」

「她没看戏。」

「噢？」

「今晚我不亲自向她解释，会出事情的。」

「这么任性？」

「不是任性，是认真。她性格内向，万一我们离不成婚，可就把她坑惨了。下半辈子，

她该怎么过鸣。」

「车到山前必有路。」

「路在哪儿，我一点也看不到。」他一甩手，走出门。

「还要不要我这个老太太一起去？是不是安全一点？」

「谢谢了。老姑妈是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我每次去看她，名正言顺。」

「现在深更半夜去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怕是不合适吧？明天晚饭后，我陪你去也不算太迟吧。」

·底牌出尽

总理没想到，进门遇见了两位老太太。

「您老人家也是昨天到的？」

外婆与老姑妈像两尊活佛打坐在客厅，见他进门，纹丝不动。

「一路还好吗？」

「安然是我追来的。看看你这边进展得怎么样？」外婆虽然开门见山，提出了单挑总理过河的架式，但仍然轻声细语。

「请坐。喝杯咖啡，吃几片黄油面包。怕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吃不习惯吧？」一直回避总理的老姑妈，破例亲自招待了他。

「老姑妈，我们共产党的老祖宗是德国的马克思，所以也爱吃黄油面包。」

「阿拉不晓得，延安的山洞子里，哪里有黄油面包？」老姑妈讲了句上海话。

「延安窑洞里是没有黄油面包，但是有真理，真理胜过黄油面包。」

「解放七年了，你们胜过哪个西方有黄油面包的国家？我是学生物的，知道共产党八路军都是农民，多食碳水化合物，摄入高蛋白食物，胃肠难消化，多产二氧化碳。」老姑妈狠狠地咬了共产党一口，解了心头闷气，很开心。

「现在民主人士牢骚很大，我们正要整党整风，很想听听批评意见。」总理脸上的微笑，再也挂不住。

「请不要介意老人家的坏脾气。从西方到东方，从帝制到你们的社会主义，哪个朝代她都牢骚满腹。恨之深，爱之切。幸好，老人家年事已高，不要开会参加政治学习，免得被打成反革命。」

总理不怕老姑妈这类爱发牢骚的人物，只怕外婆的慢声细语，笑中藏刀。他双手朝老姑妈一拱，笑着说：「老人家品性高洁，学识超群，桃李遍及天下。尤其是爱国爱民的情操，我是敬佩的。抗战时期，您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学生去东北口管区秘密采集标本，培养出细菌，在国际上指控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罪刑，提供了凭证。」

「那只是为了正义。」老姑妈像孩子生气，一甩手离开了客厅。

「请多包涵，老人家脾气不好。我们谈正事吧。」安然老实，也就是无能，一开局，底牌出尽。现在，她做个堂堂正正的母亲，还是遭人唾弃的女人，全在于你了。」话虽毒，但从外婆嘴里流出，仍然如小溪潺潺流过，闲云飘逸。

总理像被软刀子割了一下，光痛不见血。他也想一吐心火，但是面对一位代他尽责守

职，宁静如佛的老太太，他只好把火气压下去。

「我不认为我女儿没出嫁生孩子，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也不以孩子作藉口，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社会不这么仁慈，舆论不这么宽容……加点热奶吧？」

总理咽下一口热咖啡，满口苦涩：「谢谢，我不要奶，满好的。」

「能生孩子的人千千万万，能当总理的人不多。一国之重臣，我本不该让你为了儿女私情，毁了大好的前程……」

总理打断了外婆的话：「世上的孩子千千万，我的孩子就这一个。既然我要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就必须对孩子负起责任。」

「我是怕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用你们的话说，共产党是特殊的材料铸成的非人，你们大义灭亲，不谋私利，你怎么会为了一个孩子，毁了总理的名声嘛？」老姑妈瞄准时机，走进客厅，又咬了共产党一口。

「共产党的心也是肉做的，有阶级情，民族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灭的是非法非正义之余，不寻损公害众之私情。」（后来这段话被大姐称为：总理舌战两个资产阶级的老太太。）

「我的难处怕是超出了你的想像。别说离婚，连个起诉的地方都没有。离婚报告，主席那里就没通过，送到政治局，更没有人支持。大姐以不能生育为理由，主席说，新中国千千万万个孩子，都属于我们的。」

「他是唱高调，对付你的。」

「绝不是。」总理粗鲁地打断外婆的话说：「他有亲身体会，想得比较远。当年，我们党还没掌权，我们的一举一动还不会影响到全国，他的婚姻还是遭到那么多人反对。现在，更难了，就是主席，夫妻再不和，也不敢轻举妄动。」

「早知道结局，为甚么还要让安然做梦？走到这种地步，是一时冲动？还是只想要个孩子？」外婆的话如蛇，冰冷柔软地钻进了总理的心窝。他像只猎爪子下的耗子，可怜而又无处躲藏。

「我给您解释一下好吗？我爱安然，想和她结婚，想生个孩子，既成事实，不给自己退路。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就此罢休。」说话时，他的双手情侣似的厮磨在一起，时而相互怜爱舔抚，时而像鸽子，一只飞出，转了一圈，又飞回到另一只的身边。

「我相信你想离婚。可是，一动真，害怕了。大姐提出离婚，无非是两人心照不宜，摆出一个姿态，演了一段过场戏。她得到一个高尚的名声，你感激她给你一个『无奈』的籍口，缓解良心上的压力，日后对孩子也有个交代。你不豁出去，这个婚永远离不掉。你豁出去了，这个婚也不一定离掉。为了权力事业，你当然犹豫不定。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大姐使心计，是人之常情。安然虚荣，俗气，资本家出身让她自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总理，一见钟情，热恋她这么多年，她怎么不轻信。就连我这大把年纪的人，也相信过你的承诺。」

总理像个脱光扒尽的老男人，被一只纤柔的小手提到镜子前，强迫他看自己干瘪的羞处。可是他心平气和，脸上无风无浪，静静地等着外婆讲完，替她换上一杯热茶，动作轻柔，温良。

他精心制造一个漫长的沉默；只到外婆等急他才说：「我一向敬重您理智开明。但是，有些事情，也许您还不太清楚。」

一只枯萎的小手往外一摆，像三十年前一样霸道。它不再是加强语气，或是语言的辅助；而是一种表达外婆的独特形式。随着时间的老化，它像精灵，外婆从属了它？总理懂得这手势，它表示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沉了一会，他说：「太复杂了，如果由我提出离婚，党内很多同志同情大姐，老帅们也会反对，安然不会得到承认。现在整党整风，想作我文章的人，正好抓住这个把柄，加以利用。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整治安然，把罪名加在她一个人的头上。别说结婚，就是再见我一面也比登天还难。到那时，孩子会遇到甚么样的恶运，我不敢想像……」

「有这么严重？」外婆僵在沙发里，眼珠子盯在他的脸上。

「我相信共产党甚么都能做得出。」老姑妈捧出一盘抹黑鱼子的小饼干，走进客厅：「我有个学生，从不过问政治，在微生物遗传学方面很有造诣。就因为他与胡风是朋友，常在一起聊文谈武，共产党居然抄了他的家，把他关进了监狱。二十世纪的文明哪去了？还有株连这种事情，太荒谬，太愚昧！」

总理的脸绿了，他的指关节被他折得啪啪直响。他可以说党内斗争复杂尖锐，但绝不容忍一位资产阶级老太太猖狂攻击他的党！像父母护短，只许自己评述儿女嘴大眼睛小，换了别人，马上翻脸。其实，这毛病不仅共产党有，中国人都有。看到国外先进的地方，我感慨，责骂中国人不争气，如果台湾香港或是外国人说三道四，我马上心里不舒服，一睁眼，还会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问题没解决，外婆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僵。她送给他一片鱼子饼干，温和地说：「尝尝吧，这是姑妈的一位学生刚从苏联带来的。」

「谢谢，我吃不下。」总理一直处在被动挨打，还要陪笑脸的地位，他不肯马上缓和气氛。他站起来，脸拉得比马脸还要长：「我想直接和安然谈谈，听听她的意见。」

「不必了。」外婆说。

他第一次反感我妈的亲人，第一次意识到大姐说「安然生活在一个反动家庭」，是事实，而不是出于忌恨。他端着右臂，僵在灯光下。那个由残疾造成的、永恒姿态？震动了从不大惊小怪的老外婆。

「好一个优秀的人物，就凭我女儿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他就得像罪人任我斥责？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的亲人，我会不会让他为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一个尚不知是否值得牺牲的孩子，放弃前程？如果他身败名裂，失去了权势，成了一个被人唾弃的老头子，孩子长大后会不会鄙视他？他将会带给孩子甚么样的命运？」

外婆望着总理，眼里茫然，混乱。

他仍然垂首静立，身影远远地投在阔大空旷的南墙上，像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扭曲不动。

外婆的同情瞬息即逝，她像个还俗的和尚，比俗人还要俗气地威胁他：「没有结局，就不要让安然再做梦了。」

「我要看看安然，马上有一连串的国事访问，都是早安排好的。在她的预产期前一个月，我必须接她来北京生产。到时候，我要抱着孩子去见主席，怎么处理随他去吧！」他

再次被自己感动，仿佛已经置身于悲壮的情境中。

外婆有气无力地说，「我拿你没办法，知道你又是一时激动，还是会相信你说的梦话。」

他被再次羞辱，心怦怦地跳着疼：「安然对我有些误会，我要亲口向她解释。」

「甚么都不要说了，回去做吧。」外婆和声细语，如同冰面上吹过一阵冷风。

总理不寒而栗，犹豫地踱两步，最后头一扬，赌气地说：「好吧，今天我就不见她了。十一月中旬，我会去上海接她的。」

外婆冷冷一笑，小手往外一扇，切断了他的话。

总理没再争辩，他不能切断退路，不能伤害孩子最可靠的保护人。出门前，他佯装收拾茶杯。把一叠纸币塞到茶盘底下。

外婆心一抖，二十八年前，一个星光垂地的夜晚，她的丈夫把一打金条塞到她的枕边，像一尾鱼，溜出家门，再也没回头。二十年年后，这一幕重复，不再悲伤，不再心痛，只是觉得有一只手把王家几代人的命运当成棋子玩耍。

总理走出前厅，在两扇红木门之间犹豫了片刻，脖颈一硬，滑出门外。外婆自以为是，逼他领取一份投胎入世的合法签证。她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戳破了纸一样的道德城墙，让他赤裸地站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看清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不再压迫自己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也许，外婆不戳破，他同样能找出一百二十条理由退缩，保住自己的名誉。发现地球转动、蒸气、电、塑料的人，可以凭个人的智慧改变整个世界。政治人物则属雁类，必须借助群体，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一旦被群体抛弃，他们如同草木一样轻贱。没愚民厮杀的战争，就没有巴顿将军的辉煌；失去一九六四年的英国选民，骄横的邱吉尔顿时枯萎凋零。失去名节，他的一生也将失去分量，他不能不犹豫。

·一念之差

总理拐过青砖隐蔽墙，犹豫不决。

一个人影定定地站在通向后悔的小门内侧，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地方。

身影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他的心往下沉！像一根掉进海底的针。他向黑影紧走两步，心被甚么拽了一把，又抽身返回。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

我妈的嘴被冷风吹疼，想躲进黑影，但控制不住，喊出了声。这二月像死结，让她终生解不开。她被自己羞辱，远远超过那个躲避她的男人。

她挺着肚皮，站在月光下；如同一棵被果子坠歪的果树。

他尽力像过去一样，拉住她的手。

她没有缩回，没有激动，像同志握手道别。

他恼恨自己抽身躲避的一瞬！惊讶她的身体变化。

她不再低眉垂目，不再泪眼朦胧，不再像羔羊偎依到他怀里。她的手仍然握在他的手里，怨恨却像笼子里的野马，扑扇着翅膀往外钻。

他想营造往日的情绪，尽量含情脉脉。

「昨天晚上在剧场，我没想到你回来……」一个陌生的动作止住他的话，她双手托抚

着小腹，微微扬头，全神贯注感觉着胎动。一瞬间，月光勾勒出一张温馨宁静的脸，它仿佛从没有过怨恨，从没挂过泪痕。

「只要一松绑，这孩子就在里面高兴得翻筋斗。」她平静地说。

他的孩子还没出世，就被一条白布紧紧地裹住。他的心弦被甚么使劲地颤了一下，震得他全身发麻。他握紧她的手，让她倚靠在他的胸口。

「孩子在抗议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低下了头。

她看到他的泪光，想把他搂到怀里。但是肚子里又一阵翻腾，她急忙松开他的手，托抚小腹，微微扬起头。

他被她的动作感动，把她搂在怀里：「小安，我没有你想像得那么坏。相信我，让我有信心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踢了我妈一脚，她上半身拥在他的怀里？下半身悄悄地闪开一点距离。

他像被抛弃，松开了我妈，呆愣在月光下。

我妈抓住他的手，憋住直往上冲的眼泪：「谢谢你给了我这个孩子。孩子一动，再苦我也感觉不到了。不要难为自己了，没有父亲，孩子也能长大，我从小就没见过父亲。」

他闭上了眼睛，握紧了她的手。

「回去吧，我们只能各自保重了。」

他一动不动。

我妈晃了晃他的手臂：「别看我妈心硬，最后管事的只有她。只要她愿意，孩子不会受罪，长大了也不会恨我们的。十五岁前，我每年都收到父亲带给我的生日礼物。直到那年，我发现父亲带来的礼物是一条妈妈藏在箱底的小围巾，追问保姆，才知道一些父亲的事情。我把小围巾放回到妈妈的箱底，又从胸前的坠子里扣掉了父亲的小照片。妈妈冷着脸对我说：『你十六岁了，应该学会谅解别人。你父亲是个好人，他所做的一切，自有他的道理。』」

「小安，不要这么悲观，我不要做一个只让孩子谅解的父亲，也不要做一个人人喊打的历史罪人。我的孩子没有大红伞袒护，也不要被大黑锅压迫。正是因为我的孩子一无所有，也许会成为这个世上最丰富，最值得骄傲的人！」

我妈一手抚着一紧一紧的小腹，一手抹掉眼角的水珠：「孩子的天堂是父母亲的爱。再值得骄傲，再伟大的人物，也要有个家。这一点，我和我妈不一样，从小她就告诉我，先让自己事业成功，成不了，再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两样都不成，也要培养孩子成功。她希望我成为一个音乐家，等到发现我不是那块材料，又逼我学建筑设计。老姑妈指着她的鼻子骂：不要借孩子满足自己的野心。功名利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是一片过眼云烟。为甚么把那些身外之物看得比孩子的兴趣还要重？如果这孩子的命运有两条路，一条是普通、快活地度过一生，另一条是穿过地狱就能成为莫扎特、贝多芬，我安家的孩子，只要做老百姓。」我妈笑着说：「做老百姓也是一片过眼烟云。」

「老姑妈是对的，你妈妈也是对的！只有我是错的，我这样的人，连自己都不属于自己的，为甚么还要连累你和孩子呢。安然，我想要孩子，想要一个温暖的家，但是我横着走，竖着走，怎么也走不通。也许，我只能打擦边球。」

「你的处境不是今天才改变的，为甚么突然心灰意冷？」我妈轻蔑地笑一声。

一九五七年

二十世纪有些标榜时髦的艺术家，不再要求平衡对称完美，不再让人说得清看得懂。黑海边的旅游胜地就有这样一幅作品。

雨把被艺术化了的石椅子，爱做夸张动作的列宁，侧愣着脸，对着身边的另一把空椅子，比划着那只曾经让俄国工人发狂的手。像一个神经出了毛病的人，对着臆想中的人物胡言乱语。也可以说，如同维纳斯断掉的那只粗胳膊，展示出残缺的美感。这幅作品出自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政治情绪人们打碎了坐在另一张椅子里的斯大林雕像，完成了这幅划时代的作品。主席夫人把它拍成照片，一张送给了总理。

赫鲁晓夫面目一新，坐上了斯大林的交椅，住进了斯大林的莫斯科郊外，森林深处的豪华别墅。但是，斯大林的巨大阴魂，始终压在他的上空。就像现代的文学艺术家，面对不可超越的巨著巨幅，只能脱裤子，翻筋斗，做怪样，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不同寻常。赫鲁晓夫肆意夸张他的性格，企图冲出阴影，创造出一个粗犷幽默，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领袖形象。他第一次离开苏联，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喝得酩酊大醉。他冲着注重贵族气息的英国首相克米伦，撒野说粗话。他时而狂怒地跳，时而嘲讽莫落访苏的美国副总统。他与骄横一世的中共主席吵得脸红脖子粗。他在柏林起了一道切断德国人骨肉的「民族」墙。他给得最多，但又最后失去了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中华。联合国大会否决他的建议时，他直着嗓门乱喊乱叫，最后脱下一只皮鞋，猛烈地敲击着联合国的会议厅的大圆桌，

让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头头脑脑们惊讶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当然，他也会利用恢谐的另一面。访问南斯拉夫的乡村时，他乘坐的官方汽车轮胎跑了气，他与他的副手在路边比赛摔跤，转移记者的注意力。第二天报纸们的兴趣仅仅放在两个重量级的共党领袖在路边摔跤的逸事，忽略了南国难堪的汽车抛锚事件。事与愿违，他亲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轻狂粗俗的野驴形象！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们不习惯看到一个脏皮球似的玩物，一跃滚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不愿意忘记那个阴森沉稳的斯大林。

不论赫鲁晓夫是一头野驴，还是一只滚到政治舞台中心的脏皮球，他毕竟是破除个人迷信，指出社会主义病症的第一人。一九五六年六月，华沙工人罢工游行，向共产党要更多的面包和自由。一场由波茨南工人燃起的大火，烧遍了波兰，烧痛了共党的中枢神经。军警开始镇压，反抗者也拿起了武器，波兰大乱。

「玩火烧身」是一句中国的老话，赫鲁晓夫应验了它。在社会主义大庙里，赫鲁晓夫第一个破除了大家长的迷信，撕碎了神像，人们当然不会把一个撕神像的人当成另一尊神跪拜。他第一个揭开了共党捆绑人民的绳套，人们第一个反抗的当然是捆绑他们的共党。他推毁的不仅是斯大林，也是苏共对卫星国的绝对权威。固然他给波兰一亿卢布的款，举行波苏友好月，但波兰人民仍然不能容忍俄国佬整天对他们的指手划脚。十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失去了波兰，随后兵临华沙。

布达佩斯的一群作家学生知识分子开始躁动，他们不仅仅反对一切斯大林化，而且懂得要民主、自由，懂得联合党政军宗教国外的同路人，以暴力抢占共党的宣传机构，十月二十日推翻了共党政权。

一时间，匈牙利党派林立，主义混乱，一些藉机复仇，趁火打劫的人，使用共产党的最残酷最恐怖手段，杀害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抓住把柄，把罪恶统统加在反共者的头上。

总理秘密访问了莫斯科与华沙。

布达佩斯的反共势力持续到第四天凌晨，苏联的坦克辗碎这场一方叫革命，另一方叫反革命的大暴乱。四小时后，苏联支持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

总理十一月六日抵达了枪声未断的布达佩斯。

他的角色是说客，以二长老的身分，说服东欧各国的小兄弟，继续臣服于苏联老大哥。当然，另一个目的，正与他的使命相反。他带给匈牙利新政府三千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既不要偿还，又不附加条件。比起苏联一亿卢布的有息贷款，匈牙利人觉得中国更可靠。

在苏联兵临华沙、坦克辗平布达佩斯的一群书生前，总理秘密走访三国，是否暗中参与导演？三国的官兵均无详情记载。

国内外一些报道，把总理这次秘密出访与一个多月后的公开访问三国混在一起。很多文章说，他劝莫斯科出兵镇压波匈民主运动。还有一本书上说，他乘苏军的坦克，进入了布达佩斯。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弄清了一些事情。当他顶着莫斯算的风雪，嘴里吐出一团团雾气，秘书走下「圆一〇四」飞机之前，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戒严，根据华沙条约，召请匈牙利的苏联军队。苏联的坦克出动前，他确实秘密去了苏联，不过，即使他提出建议，赫鲁晓夫不一定全盘接受，况且苏军从来就没离开过波匈两国，这次秘访，一是波匈事件搞得主席坐卧不宁，中南海整天流传着匈牙利暴徒捕杀烧死共产党员的酷刑，于是派他去实地探察。二是中国不同于苏联，它拥有独立试验社会主义的名声，它的话，东欧人还能听进去，赫鲁晓夫需要他做说客。

一本书上说：「赫鲁晓夫而对波匈事件，不得不暂时停止对斯大林的攻击，转而寻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共的支持。中共派刘副主席同苏共商讨了解决波匈事件的办法。赫鲁晓夫送刘副主席到机场时，双方又开了一次一机场会议『从共产主义运动大局出发，中共对赫鲁晓夫表示了大力支持，同意苏军应卡达尔的新政府的要求，平定匈牙利事件。刘副主席在莫斯科机场明确宣布：一中共代代表团这次来是苏联是为了支持赫鲁晓夫而来的。』」

主席的卫士回忆说：「一九五六年总理秘密出国，回来的当天，工作一夜的主席，早上服过安眠药，一个上午不能入睡，先后九次睁眼问我：『总理回来没有？』『总理回来了吗？』下午，我报告主席：『总理回来了。』『噢……』主席松一口气，他没去机场迎接，也没立刻约见总理，翻身安然睡去。据说总理这次秘密出国，是与匈牙利事件有关。」

·我瘦得像小猫

且不论总理在波匈事件中扮演了甚么角色，由于他两次东欧之行，耽搁了亚洲八国的访问计划，没能提前一个月回国。他的迟到，加重了我出生的悲壮，使我成为一个「非法移民」。我应该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离开娘胎，因为一个跛脚的男人两次冲撞，我迷

迷糊糊，提前二十四天下了站。日后不论在哪个国家，走路还是开车，如是天边多了一抹浮云，地上少了一片树叶，我就会认不出回家的路。

回到上海，我妈从不敢离开电话，包括吃饭和睡觉，离开北京前，总理说：「小安，你等着，我给你打电话。」

十一月的一个深夜，我妈终于接到了他的电话：「小安，你准备好了，十二月底我来上海接你。」

她冲话筒直点头。

「你怎么不说话，孩子怎么样？出了甚么事情？」

「没事……孩子也很好，我等你……我等你……」我妈乐极生悲，泪水哽住喉头，再也说不下去。

「小安，不要哭，哭多了，今后孩子见风就流泪。」

我妈差点喷出笑声。

通话后，我妈不再闷坐房间，不再终日竖着耳朵听电话。她清晨在花园里做早操，晚饭后定时散步，每天哼着小调，在一张张台历上记算预产期的倒数。她不无轻浮地对我的外婆说：「妈，林大夫是妇产科专家，他要请她接生，你就别操心了。」

外婆从没有丢下手中的《新法接生》手册，从没有表露过信与不信。

一个金红色的黄昏，我妈正在离家不远的一条幽静的小道上散步，一个男人从背后猛地一撞，她前倾栽倒，四肢着地，屁股先起，护住了肚子没有着地。慌乱中，她抬起头，那人已经无影无踪。

回到家，我妈说，被一个莽闯的人撞倒，膝盖擦掉了一层皮。

「那人甚么样子？」外婆为她擦药水时问。

「没看清，他被吓跑，我也没看清楚。」

「别人不让你，你要主动躲闪别人。」

「那条路，晚上很少有人走动，只有我每天在那里散步，谁知道他会突然冒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天这么冷，就不要出去散步了。」

我妈没在意，仍然每天晚上散步。羊水随着脚步微微震颤，我在她的肚子里轻柔地划动着手臂。偶有一阵冷风掠过，高耸腹壁紧缩，让她觉得心醉。她愿意独处，享受四处的宁静。她已经收拾好行装，做好了准备，包括路上用的手纸与饮料。只要他一声令下，在两分钟之内就能出发。临近他们约定的日期，她有些忍耐不住，只要门铃一响，她的心就会跳着疼。十二月二十六日，她收到了二十天前他从印度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将准时接她，还要送她一本印度总理给女儿的书信集。他给她讲过尼赫鲁爱女的故事，她知道他送这本书的含意。一整天，她压制不住心里的激动，好不容易熬到了傍晚，她匆匆走出家门，要去那条安静的小道，独自回味着信上的每一个字句。

走近小道，她看到了上帝的一大败笔，心里七上八下不是滋味？一个小男孩，方头大脑袋，身子瘦小得像根豆芽菜，走路像个游在水里的蝌蚪。她艰难地弯下腰，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像个鸭子，「嘎嘎」叫两声，黏湿湿的舌头挂在被口水淹红的嘴巴外。小男孩吃力地举起大方头，又鸭子一样嘎嘎两声，她急忙托抚着自己的肚子，不敢往下想。

一位妇女匆匆跑来，像找回了丢失已久的瑰宝，抱起孩子，又亲又吻，急急离去。

我妈愣在那里，不再想散步。

像清晨起床伸懒腰，我在我妈的子宫里，展开四肢，用力一挣，我妈微微一笑，低着头，朝小道走去。

突然，一个拉黄包车的人，从她的身后走来，我妈躲闪，路太窄，拉车人一拐弯，半边车把重重地撞在我妈的肚子上。她来不及叫喊，抱着肚子蹲下来。拉车人调头就跑，我妈爬起来追了几步！又捂住肚子跪下来。她感觉不出腹痛，但全身已一阵接着一阵冒冷汗。

她把手哆哆嗦嗦伸进内裤，抹了一把，拿到眼前，没有血！她舒了口长气，用围巾擦了擦满脸上的汗水，恍恍惚惚走回家。

外婆请来了张大夫，查看了一个多小时，他笑鼻子笑眼地望着外婆说：「胎心蛮好，看不出有甚么问题，没关系。」

「要不要提前吃保贴药？」

张大夫笑服一弯，尖着兰花指，收起了听筒，像个小女生，一扭身，慢条斯理地说：「吃点镇静剂，暂时用不着其他药。我今晚在产院，有情况及时打电话给我。」

「谢谢，请慢走。」几十年来，外婆总是用这种不远不近的口气，款待这位长途跋涉的暗恋者。

这位上帝派下来的老情圣，眯缝起两条弯弯上玄的月芽眼，放心地离去

「甚么样的人？」外婆问。

我妈松了一口气，恍惚中记起那拉车人的背景：「好像也是个脚有点跛的男人。」

「第一次撞你的人也跛脚？」外婆沉下了脸。

「好像是……也许不是……他背过脸跑时，好像有点跛……」我妈惊魂未定，头脑模糊不清。

也许，这段时间人敏感，太特殊，我外婆像个惊弓之鸟，想得太多。也许她成见太深太固执，守在女儿的床前，整个晚上想心事。

下半夜，我突然在母亲的肚子里折腾，我那文静的母亲居然痛得披头散发，翻滚在地毯上。

我那遇事从不慌乱的老外婆，给张大夫的产院打电话，知道他正在做手术，一小时就会赶来。我那坚定的老外婆以为头一胎产程较慢，尚未慌乱。她换上干净的床单，用尽全力把我那翻滚在地上的母亲拖到床上。

我抓破了羊膜，挤命地往外冲撞。

羊水流湿刚换上的床单，可怜的母亲，不敢大声哭叫，古老的雕花大木床被她摇得乱晃。

我外婆再次打了电话，知道张大夫已经上路，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她如临大敌，铺好产包，戴上手套，做足了一切应急准备。

我喝足了血水，憋足了劲，一头撞破了我妈娇嫩的筋肉。

我的柔弱的母亲突然变得像猛兽，血红着眼睛，一窜起来。

外婆一把抱住她的腰，气喘如牛，乞求她躺下。

我妈脖子鼓涨，血管暴怒，嗷嗷直叫。

我那意志如同铁，头脑冰块一般冷静的老外婆，就在我血头血脸，卡在母亲娇小的耻骨上，不能出也不能进的那一刻，就在我妈撕心裂肺的叫喊中，她被恐怖打垮，暴露了一个普通女人的软弱。她脱下手套，去拨那个明知不要再拨的电话，跑到门外去迎接那个不要迎接的张大夫。就在同一刻，我与母亲迸发出毕生的精力，我那青紫的小脸，连同纸片似的小身子；连同母亲筋骨断裂声，血肉模糊地冲出了制造我的宫殿。

母亲「哦」了一声，『堆烂肉』样摊在床上。

我的口腔灌满了血污，闭着眼睛，喘不出气。

不知是胎盘剥离母体时最后的牵动，还是上苍怜悯我们还没开始就已结束的母女关系？我那有着洁癖的母亲，我那下体坠着脐带的母亲，狮子一般扑向我，一口一口吸出我嘴里的血污。直到我病猫似的叫了三声，她像一块丝布，软软地滑落到床前的地上一动不动。

我的惊慌失措的老外婆，拉着那个笑鼻子笑眼的张大夫跌跌撞撞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已经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洗洗刷刷，修修补补的小工程。

张大夫折腾了大半个时辰，罪人一样垂立在外婆面前：「幸亏这孩子瘦得像只小猫，要不然，后果不堪想像。」

「她怎么还不睁开眼睛？」外婆还没恢复她往日的镇静，蜡白着脸问大夫。

张大夫扒开我的眼皮，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张笑脸，匆匆地合上，不再睁开。

「这么小，能不能养活？」外婆惊魂未定。

张大夫再次敲敲打打，查一遍我身上所有的部位说：「没关系，抱到我的产院，放送暖箱里。」

·玩火烧身

虽然苏联的坦克辗平了波匈事件，赫鲁晓夫亲手扶植了两国的傀儡政权，但终日与坦克生活在一起的人民，反苏情绪仍然像干柴遍布，随时要燃烧。

波匈的傀儡们，要坐稳第一把交椅，既要依仗苏联，又不得不顺应民心。赫鲁晓夫要维护苏联的绝对统治权力，需要中国出面调停。固然中共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感到不满，但在根本利益上还是一致的——绝不允许有人推翻共产党！

主席采取了「大骂大帮忙」的方针，电话里告诉总理：「你还要辛苦一趟，俄国人被物质迷住了眼睛，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好好教育他们一顿。」

总理没能按原计划访问阿富汗、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被主席召回北京，只停留两天，又飞往东欧。他匆匆赶回北京的当天，打电话给外婆，刚说有重要国事访问，接我妈要延期十天，外婆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不必找籍口了。」

他还要解释，外婆说：「早产，孩子不在了。」

他被惊呆，话筒被他攥痛。

外婆的那一边挂上了电话，他仍然站在电话机旁抬不起脚步。

当天，他在夫人的卧室里呆坐到深夜，大姐问他出了甚么事情，他说连日奔波，有点累。

两天后，上飞机前，他电话委托在上海的孙夫人，请她去看望上海的一位老朋友。

正像西方的观察家报道的那样：一九五七年初，他抵达多瑙河畔，这是成吉思汗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介入欧洲事务。

随行翻译在一本书里说：总理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会谈，除了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外，针对苏波之间的紧张关系，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调动苏军，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

赫鲁晓夫一听炸了锅，他红着脸对身边的同僚说：「他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气氛激烈尖锐，谈不下去，只好休会。

总理让中国驻苏大使向主席电话汇报，主席说：「劝劝他们嘛，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听不过去就算了，不要再谈了。」

还有许多书上写着另外两则故事。一是：总理指责赫鲁晓夫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用共党最敏感的出身问题，讽刺总理说：「你批评得很好，但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

停了一会儿，他心平气和地说：「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阶级。」

另一则是在宴会上，总理说英文，赫鲁晓夫让他学俄文，他说赫鲁晓夫应该学中文，免得每次会谈都要说俄语。赫鲁晓夫说，学中文太难，他愤怒地说，俄语对于他更难！

当他的「圆一〇四」飞机顶着匈牙利一月的严寒，降落在布达佩斯时，没有红地毯、仪仗队，没有挥舞着鲜花的人群。由机场到住所的路上，车窗外闪过一辆辆苏军的坦克，他看到了与坦克生活在一起的匈牙利人民的反苏情绪。他降低了支持苏联的腔调。

他周旋于波匈苏三国之间的矛盾，同时围绕在苏联养病的主席夫人身边。当时主席还没有和夫人分开，卧室里还没有换成叫护士或是叫秘书的女人，他当然不敢忽视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正在莫斯科治疗子宫颈癌，得到了国家元首夫人应有的款待。护士警卫司机，一流的医学专家，一流的照领，赫鲁晓夫亲自给她安排了别墅。比起主席的第二任妻子在苏联看着儿子饿死，女儿还没断气就被扔进太平间的惨状，第一夫人的生活过分奢侈，但是，总理不顾繁忙，还是去为她锦上添花。第一次探望，他带着从国内运来的各类食品礼物，第二次带去莫斯科最红的歌剧演员，为她开心解闷。第三次，第一夫人邀请他单独聊天，天南地北扯了几个小时，他却没有掏出大姐写给第一夫人的慰问信。

第一夫人亲自为他倒茶剥糖削水果，始终没入正题。

他不时赞美她几句穿装打扮，打发时间。

第一夫人的镜片后，一双仍然不老，仍然闪耀着灵气的眼睛，盯着他说：「其实中央的女同志当中，大姐是最注意打扮的人。」

他哈哈大笑，摇头摆手。

第一夫人板起白嫩的指头：「你看看她接待外宾的照片、书报上，她别过多少种别针，按过多少花样的围巾？再数数她的大衣，大翻领，小翻领，裙式，直筒式，哪样时髦她没赶上？哼，要是放在我身上，那些人的嘴还不讲歪？放在她身上，哼，人们还是说她艰苦朴素呢。」

总理一笑，苍老冰冷：「我们都老了，穿甚么好东西也显现不出了。」

「你不老，一点也不显老，和大姐站在一起，不熟悉的人，还真看不出你们是夫妻呢。」

总理的心被第一夫人扎了一下，不再接话。

「主席说，大姐想让你生个自己的孩子，主动提出离婚。我开玩笑说，那是大姐的高招，想把住总理，做出的高姿态，你可不能上当！老板脸一绷，指着我的鼻子骂：「做姿态也不容易，你做一个我看看！」我顶他一句：「我这种人直来直去，从来不会做姿态。」老板想了一会说：「无空无事，谁要做姿态。」直到第二天，他又问我：「无风不起浪呀，你说他们为甚么要虚晃一枪？」我当时发愣，还没明白过来。他又说：「要说中南海里的老婆，总理的是最好的一个哟。」我还了一句：「要说中南海里的丈夫，谁也没有总理委屈。」主席虎着脸，瞪我一眼。」

总理满脸青菜色。

第一夫人两束尖利的目光，追踪着总理游移不定的眼睛。

他多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吐出心底的淤积，但他没有这样的知己，也没有这样的场合。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雪景，苦涩地一笑，像述说，又像自问：「主席说，新中国千千万万个儿童，都是我们的儿女……」

「哎呀，大道理是没有错呢。但是我走到哪里，最想的还是我那宝贝女儿。」

他的心再次被这个女人打动，他再次忍不住想倾诉，想得到她的帮助。

「其实主席是为你着想，他说过，最能毁人，也是最蠢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

总理像个木头人，盯着手里的茶杯不动。

「总理，有甚么心事吗？」

「现在没有了，心里空得很……」

「哦？」主席夫人的眼睛眯成了两根闪光的小短线。

总理像刚刚走出恶梦似的，放下手中的杯子。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遇到了甚么烦心的事情，快说出来，我帮你参谋参谋。」

他愣了一会，干巴巴地一笑：「赫鲁晓夫这个人太顽固，甚么话也听不进去。主席说，听不过去，就不要再谈了。」

主席夫人的微笑，像是画在脸上，一直到他走，没有变动。

·我像一团烦恼降临人间

我像一团烦恼，降临到我的亲人面前。

一夜间，我的外婆苍老不堪。我再次睁开眼睛，隔着小玻璃箱，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外婆，她满脸青灰，两鬓如霜，又大又重的眼袋，像两只虫爬在颧骨上边。我很失望，改个大美女竟没留下一点过去的痕迹。

外婆揉了揉爬满了血丝的眼睛，张大嘴也没能打出一个卡在嗓门的呵欠。

「你回去睡一会。没关系，小了一点，心跳呼吸都正常。」老情圣眯缝一双笑眼看着我外婆。

「她怎么不动，不喘气呢？」外婆僵硬的指头从小窗里伸到我的鼻子前。

「咯咯」张大夫的笑声像银铃，他送给我外婆一条热毛巾：「擦擦脸，别老是掀开小窗户，手上的细菌很多。你放心！回家睡觉吧。」

「你看，她这么小就会流眼泪了。」

「你太紧张。过几天，你可以抱回家，免得你跑来跑去。」

「不，放在你这里我放心。最好多放一段时间。」

「抱回家，喂人奶，对孩子有好处。」

「你是知道的，安然有肺结核，吃她的奶恐怕对孩子没好处。满月后安然回北京，我要把孩子留下来。」

张大夫沉下脸，但眼睛鼻子还在微笑：「丽裳，几十年来，我一直敬重你。你不愿意做的事，我从不敢勉强；你不愿意说的事，我从不过问。我想了一个晚上，还是要问问你，安然的丈夫是有外遇，还是变了心？也许他们已经离婚了？这些事我不管，只是这个孩子总要有个姓氏吧？」

外婆愣了一会说：「名字无非是个记号。」

张大夫把体温计放进我的腋下，我沐浴在他的笑容里。他柔软细长的手指！在我的脸上划动两下，笑着说：「没关系，叫毛毛吧，满好的。不过，现在时兴户口，报户口要出生证，出生证上要写父母姓名工作单位和地址……」

外婆傻住，盯着暖箱里的我不出声。

「我知道有问题，昨天值夜班的护士小姐问我，哪里来这只小猫？我开玩笑说：路边

捡的。说完，我心里很不舒服。」

「捡来的孩子怎么报户口？领养别人的孩子怎么报户口？」

「捡来的，蛮简单的，到警察局报一下就行了。不过这孩子是……」

「随便问问。」

「不可以这样委屈孩子的。记得吗？安伯钊走后，你派人去找他时说过：『男欢女爱的快乐，一生加在一起只有几个小时，它带来的麻烦却是一生一世的。但我必须对孩子负责。』」

「你帮我这么多，从没有问过一个字，也没有传出去一个字，我家三代人也报答不完这笔情谊。关于这孩子父亲的事情，你是帮不上忙的。不是我不信任你，是不想把你牵扯进去。记住，你甚么事也不知道，这样做你才不会有麻烦。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会尽快把孩子带走的。」

张大夫目愣口呆，一脸愚蠢相：「真有这么严重？」

外婆点点头。

「让护士电话通知你来领养一个没有主的孩子，好不好？」

我外婆握住张大夫的手，眼含薄泪，脸白如雪：「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不过，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对于我，一点也不麻烦。」老情圣终于感动了他的女神，也感动于他自己有的一片苦心。他两眼上立，泪光闪射，握着我外婆的手久久不放。

「这条小命差点毁在我的手里，你就让我做点事情吧。」他得寸进尺，夸张了他的情

绪。

「这样也许会减少些麻烦。」外婆脸上云开雾散，为了照应张大夫的悲壮情绪，她没有马上抽回被张大夫握痛了的手。

我看清母亲的面目，是在我被抱回到外婆家的当天晚上。她将去杭州结核病疗养院。她脸上带着大口罩，骨白色的前额下、一双又湿又红的大眼睛。她要亲我，外婆把她拉开，两人坐在我的小床边，又哭又说，折腾到大半夜。

「为甚么你两次被人撞，我一直想不通这件事情。我要你去北京逼他，也许是一步错棋。」外婆说

「欲速则不达不能做的，不逼他也会做。不能做的，再逼他也不会做。逼紧了，那女人怎么敢让孩子留下呢？孩子就是证据，证据就是威胁。」还是外婆说。

「老姑奶说得对，共产党是甚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你别抖，不是吓唬你，也不是我多心，你两次被撞，我不能不往深处想。」外婆的声音极低极阴暗，像特务之间秘密交接任务，或是述说一椿刚刚发生的凶杀案。

「你要渐渐疏远他，让大姐觉得没有威胁，她才会放过这孩子。只要孩子平安，现在他不承认不要紧，骨肉亲情，谁也割舍不掉。不要哭，哭有甚么用？你哭了四、五年，还不是被他们困在这个不三不四的半道上？退出来吧，重新开始，你还有机会。」外婆说。

「不是我孤单，要留下这孩子做伴，是没有办法。一个没出嫁的大姑娘，拖累个孩子怎么过下去？对孩子有甚么样的影响你想过吗？」外婆说。

除了哭泣，我妈没说一句话。

就这样—我离开暖箱的一夜，在一个女人说教，一个女人哭泣中度过。天亮前，我刚人睡，我妈的哭声又把我惊吓。我没有力气哭，没有力气动，像只小病猫，「喵」了一下。我妈抱起我—把一只红肿的奶头塞进我嘴里。药物阻断了乳汁，我哆哆嗦嗦的嘴唇触及到的只是一片僵硬与火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母乳的抚爱，它给我留下了终生的温存与渴望。我没有啼哭抗议干涸的乳头，含着它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也许，我知道它是我与我妈诀别的仪式，从此，我只能叫这个女人阿姨。

外婆催促：「车来了，天冷，围巾系好。」

「妈，对不起，拖累了你。」我妈把我放到床上，亲着我的脸久久不愿离开。

「你放心，明天我就把陈嫂阿富叫回来。」

「只为孩子找丈夫，体会第二次犯错误，再次坑害孩子。」外婆把一个大包递到我妈的手上。

「不为孩子，我还在这个世上丢甚么人，现甚么眼？人空掉了，不会爱人，也不会有人爱我这样的人了。」

「说这话太早，从头来，还不晚。」

我妈凸睁着那双不再膨胀，不再无力的大眼睛，阴森森地一笑，像个猫头鹰。

我「喵」了一声，她眼里放射出一阵恐惧，转身钻进清晨的冷风前的那一刻，她的脸上葱绿没人色。

结束了欧亚十一国的访问，登上了专机，总理已把波匈事件、赫鲁晓夫的骄躁、达赖喇嘛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拒绝访问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等政治杂务，从头脑中彻底驱除。他要闭上眼，轻松一会，但他天生劳碌命，一分钟不到，揪心扯肺的家事蜂拥而至。「命中注定，我不该有孩子？还是我的自私，毁了两个孩子？」二十九年前，大姐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时，他只有歉意，这一次更多的是苍凉。终日前呼后拥，万目现注，藏一份隐私，得到一点自由，难如登天。这么多年，大姐曾睁一眼闭一眼，给他机遇。我妈敞开胸怀，随时等待着他的蜻蜓点水一般的抚爱，他终于有了孩子。现在蛋打鸡飞，孩子没有了，夫人看破了他离婚的动机……他用枕头盖住了自己的脸。

「总理，总理，你哪里不舒服吗？」护士问。

「噢，没甚么，我大概在做梦……」

专机降落在昆明机场，他清理了一下纷乱的思绪，微笑面具一样，挂在脸上，走出舱门。孙夫人站在彩云翻飞的黄昏里，黑底白点的丝头巾，像旗帜迎风飘荡。

他知道那是我妈赠送给孙夫人的头巾，此时，它像我妈在他眼前哭泣，颤栗。

孙夫人满面春风，伸出了双手。夹杂在闪光灯、照相机咔嚓响声中，她小声说：「一路辛苦了，小安肺结核复发，在杭州疗养，王老太太家多了个可爱的小姑娘。欢迎你们顺利归来！」

总理满脸蠢相，仅一瞬，那张死人能被他说活，活人能被他说死的嘴巴，列开僵硬地一笑。

「谢谢。」他握紧孙夫人的双手，她感觉出他的手冰冷颤抖。他知道这消息太大，一时他的心还容不下。

他想知道更多，更详细，包括孩子的长相，我妈的状况，老太太的态度。也许，太急切，他想邀请孙夫人共同观赏八百里滇池，漫步凤尾竹下，他抓住时机想和她单独相处。

孙夫人几经改朝换代，读遍各式政治人物，她敢于鄙视清本满朝的昏庸，敢于同国民党总统分道扬镳，但一直对她眉开眼笑的共产党，她却敬畏三分。她是国民党第一任总统的夫人，现任总统的大姨子，她是花瓶，摆设，共产党要在她身上表达气派。她与总理的亲切，从未挑明，从未说破，只是在公务中体会出默契与愉悦。

他们同属于政权的奴役，同样有着残酷斗争的经验，所以没有谈论私情的习惯。偶有一方无意地触及，双方都会心惊胆颤。

见她回避，他很知趣，再不提起这个话题。只是在他转道去重庆前，闲谈上海的大闸蟹时，他装着极随便地说：「谢谢你看望了王老太太，对于那些帮助过共产党，帮助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资本家，我们是应该关照的。」

公事公办，一句话解除了孙夫人的顾虑。

她知道事情的轻重、知道有些事，知情就是一种介入。她抿了一口他亲手泡的茶，平静地说：「我非常赞赏王老太太这个人。」

「我也是。」

「三十四年前我们就见过面。」

「那好，下次到上海，我们一道去看她。」

「只要她愿意接见。」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

我出生后的第四天，是一九五七年。

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国民经济最好的一年。

这一年，是文化革命的大铺垫，小预演。受苏联影响，中共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党的副主席晋升为共和国主席和人大委员长，把握国政立法权。功高益主的彭将军控制军队，总理全盘掌管国务外交与经济，主席只剩下党的主席一个空头衔。他历来相信运动可以解决政治政权、党内党外的一切大问题。他要夺回权力，教训同僚，决心发动一场经济「跃进」运动，而且把文化革命的几个主角分别提到台口，准备随时粉墨登场。第一夫人出笼；特务头子康生，新任社会情报部长；林将军的名次，一下子拔到彭将军的前面。

这一年，主席一翻脸，先拿总理开刀。总理急忙认错，免得革了命。

这一年，总理四次去上海，四次被拒绝在外婆家门外，一次留下鲜花，两次留下画装。最后一次冲着外婆破口大骂，从此，通向外婆家的路，在他的脚下竖起来。

这一年，为了把我的户口安在上海，外婆贿赂各路人等，用去三根金条，一只镀金浪琴女表。这一年，中国有五十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加上「中右派」、「同情右派」与右派划不清界的家属亲友，近百万人被主席的「阴谋」残害。

这一年重要的现象是，比草地里的蚂蚱还要多的洋博士博士教授学者工程师文学艺术家，被无辜地戴上了「右派」大帽子，除了证明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没有人抗议荒唐的运动本身，没有人坚持指责共产党的错误，更没有几个人因为忍受不了羞辱而自杀。

这一年，为了微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张大夫，在他那闺房一般温馨的卧室中，服下一瓶安眠药，再没醒来。外婆抱着我赶到他家，他的脸已经被酷暑煮熟放大，像一个泡在水里的大屁股，鼻子嘴巴分辨不清。只有两条青紫眼缝，仍然弯弯下玄，仍然微笑。

我被这个屁股不像屁股，脸不像脸的肉坨吓得哇哇大哭，尿湿刚刚换上的一条小棉裤，从此，我再见到脸或是屁股，心里就发沭。

·右派们

一九五七年，但凡喝过几滴墨水的知识分子，多被波兰匈牙利事件所鼓励，对于中共政权，早就满心怨恨。主席害怕秀才们积怨太深，煽动民众造反，便以开明的君主的胸襟，鼓励秀才们「大鸣大放」，吐出积怨。他要测试这股势力，是否能够动摇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主席，这个运动的大天才，擅长编制一些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琅琅上口的警句，指导运动的走向。那些短句，像咒语，人们咏颂，会头脑发狂，鬼迷心窍。

主席为反右运动！创造一系列爽口悦耳的警句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嘉勉。

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决不打击报复，决不秋后算账……

当希特拉焚烧犹太人的滚滚浓烟，变成两块钱可以重复一次的胶片艺术；当[illegible]下满地西瓜一般的中国人头，成为图书馆里堆积如山的文字；当美国总统下令大兵之[illegible]死工子万头裹白布的伊拉克人，仅仅成为一个没有细节图像血迹的数字时，我们的[illegible]走出电影院，图书馆，或是丢下手里的晨报，随着一杯咖啡，一个喷嚏后，已经[illegible]散，而且，不想重看一遍。所以，历史只得屡屡辛苦，重复演出。

「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的惊悸刚刚过去，人们又被主席编织的民主，自由的盛世景象迷住，他为那些「三天不挨打，就要上房揭瓦」的文化人，宽衣解带，[illegible]阴壮阳，弄得文化人真话实情满嘴流淌。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六月一日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据我看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是自然的。但是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一九四九年开国后，人民政府的六个副主席中有三四个，副总理中有一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改组，原来人民政府中的几个非党副主席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个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没有一人被培植任此样的职务？」

民盟副主席章伯均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政治上也应当有设计院。现在，各民族党派只不过是摆设。」

有人说：「各级共党干部贪污受贿。」

有人说：「现在的共产党比当年的国民党还腐败……」

一时间，秀才们头昏脑胀，忘记了前几次运动的教训，忘记了共产党的狠劲，话说出口，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

一瞬间的重量

张大夫从英法顶回产科与妇科内分泌两项博士方帽，在上海兼任一家医学院教授，又开办一所自己的产院。其实，这些不是他的兴趣。他天生热爱同情女人，虽然在情场上他一直被女人抛弃。早在巴黎大学医学院时，他就希望有一天能从初孕人的一滴血，一滴尿中，测试出是否怀孕，免除女人大月份流产时的痛苦。几十年来，他倾心于「早孕期体内促性腺绒毛膜激素变化」的研究，看病教学开产院，仅仅是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五四年，他的试验成功，从孕妇的一滴晨尿中，就能测出四十天之内的早孕。他仍然不满足，下一步，他要让女人「无痛分娩」，解除这个千古不变的苦难。

在课堂上，他说：「人类能把晚上照得像白天一样亮，飞向月亮，隔着太平洋打电话聊家常，能把坏肝切去一半，在心上安装一根导管，但是女人生产时，撕裂性的疼痛，从没被文明关注！」

他每日除了看病教学，抑制产妇的嚎叫外，还被别家医院请去会诊疑难病症。不要说参加「大鸣大放」运动，就连看电影听戏，找个女人散步这种人间烟火，他也无暇光顾。

我已经能爬能坐，五个多月，户口仍然没有着落。外婆隔代收养外孙女，没有养父养母，管事的人说，没有这样的前例。外婆说：「从我们开始，不就有了前例？」

哪里有人把一个资本家老太太的意见放在心上？我的老外婆四处碰壁，仍然天天外出求人，夜夜失眠叹气，两次热昏在出租车上。

张大夫从来看不得我的老外婆受苦受难，他痛心疾首地说：「你一辈子孤傲，不会求人说软话？让我试试看。」他丢下手边工作，跑了公安局，市政府。最后一次，被一个花秘书用手指脸，羞辱得浑身发抖。

老保姆陈姨的表妹来找她借钱借粮票，手拍胸膛说：「太太，十年河东转河西，眼下我们这些下等人，比你们这些老爷太太办事容易。我女儿是龙华火葬场的党支部书记，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她跺跺脚，整个龙华火葬场都得一哆嗦。哪个大人物火化不想要个体面？哪个不想把那小木匣子放在露脸的地方？这事找她，不出三天，肯定办成。不过，太太，丑话说在前头，这可是要你破费了。」

外婆冲着这个嘴角飞白沫的女人笑了笑，走上楼，没理会。

陈姨避开外婆，把她积蓄的一根金条，外加早年外婆赏给她的一只镀金浪琴女表交给了她的表妹。没出一星期，我的户口果然有了着落。

张大夫知道了这件事，眯了眯弯弯下去的一双细长眼，把心爱的派克金笔尖深深地插进写字台面上。而后，他把自己关在产房观察无痛分娩，两个星期不愿意走出大门。但是，每当夜深人静，小秘书的羞辱，火葬场支部书记和浪琴女表就会出现。他常常胸闷气短？头发紧，他要回苏州老家住几天，调整一下情绪。

也许，上帝知道中国人从此不再需要微笑，只会微笑的张大夫完成了他的使命，将要回到那个只有笑的地方。就在他动身前的几分钟，广慈医院的一位老朋友，登门邀请他晚上参加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座谈会。

他那弯弯下玄的笑眼，表示出遗憾：「你看，我的洗漱包已经放进车了，回老家休息几天就回来。」

「你有车，哪天回去不成？今晚的座谈会是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

「你晓得，除了妇产科，我甚么也不感兴趣。尤其是你们共产党的事情，我从来搞不清爽。」

老朋友咬住他的话题不放，加以诱导，引深：「问题这不就来了，共产党的事情，你从来搞不清爽，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心，你从来摸不着，也就是说，共产党从来没把你们这些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成自己人。」

张大夫上半截身子钻进汽车放东西，屁股和腿撅在外面，闷声闷气地说：「我才不要做甚么政党的自己人呢。」

老朋友看着张大夫撅在外面的屁股和腿，自言自语：「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啊。这几年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受贿比四九年前的国民党还要厉害！」

这个话对了。张大夫猛地从车里抽出上半身，头碰到车门上缘，「哎哟」一声，双手搓揉着头皮说：「前些天，我帮老朋友办件事，按法律，走正路，我这个堂堂的一级教授处处受刁难，遭冷遇。结果，一个火葬场的小党支部书记，用了一根金条，一只手表，两天不到，一切办好。坏人当道，丧风败俗。」

老朋友一把拉住张大夫的手：「好，今晚座谈会上，你就把这些意见讲出来，有事实，有道理，帮助党洗一次冷水澡。」

「帮助党洗澡？」张大夫莫名其妙，脸一红，低下了头。

「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别害怕。」

「我怕？走得正的，为甚么要怕行得歪的。」张大夫动了心，锁上车门的那一瞬，胸口怦怦跳，像初次下海的女人。

「前几天总理专门来上海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他说这次运动奉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

「我是个和尚，从没留过辫子。」张大夫吮晚下嘴唇，想幽一默。

「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就是辫子多。」老朋友也幽一默。

两人都没笑。

·张大夫之死

张大夫带着两斤龙井，笑眯眯地走进了外婆的家。

外婆说：「请跟我到小客厅里坐一会。」

「我想先看看小蕾脸上的湿疹好了没有？」

「等会再看她。你周围的人，有没有和你重名重姓的？」

他想了又想，说没有。

「你是甚么时候参加联盟的？」外婆把「反党」两字含混省去。

「甚么联盟？谁和谁联盟？」

「你和一位市政协的，还有你的广慈医院的老朋友？」

「我们联盟？」

外婆递过一叠报纸：「你的老朋友已经承认在思想上与你结成了反党联盟了。」

他接过报纸，瞄一眼，脸色雪青，喘粗气。

「这些话你说了吗？」外婆的指尖在几行黑体字上移动。

他拿起报纸，看了一会：「嗯……不是原话，意思有点像。」

「噢，真是你说的？」

「我说了又能怎么样？」他头一甩，朝陈姨和孩子走去时眉开眼笑。

一个星期后的深夜，他拿着一叠报纸，再次走进小客厅，外婆看到他脸色青灰，眼珠僵硬，一副白痴，醉汉，尿湿裤裆怕捱打的孩子模样。她知道发生了甚么，但是她鄙视懦弱，尤其是懦弱的男人。

「那天，我不要说，可是……可是他们非要我说：他没有理由诬陷我和他结成反党……」他停在「反党」两个字上，两颗小小的泪珠滚出眼角。

「被批斗了一个星期，也许他是不由自主，没办法。」外婆那双看破红尘，但不含悲喜的眼睛，给他一般温情。

「那也不能承认我们是反党同盟呀……」

外婆丢给他一条手帕，指着一张报纸说：「你们上当了，主席一变卦，说这次鸣放是个『大阴谋』，是『引蛇出洞』。」

他看着外婆，恍如隔世。

「既然他们说你想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

「共产党的汗毛也比我的大腿还要粗，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就是有十八个脑袋，也不敢说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呀！」他突然像一条急疯了的狗，红着眼睛，大叫大喊。

「给张大夫一杯水，一片安眠药。他的精神崩溃了。」外婆吩咐慌慌张张跑进小客厅的陈姨。

「精神崩溃，是精神病？」陈姨问。

他眯了眯两弯下立眼，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想尽办法羞辱我，我有点吃不消，失态了，对不起。」

外婆静静地看着他说：「你先回家休息，事情既然来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你能帮我，只有你能帮我。」他突然直勾勾地盯着外婆。

外婆仍然静静地看着他。

「只有你能帮我说句话。」

「为甚么？」外婆示意让陈姨退下去。

「小曹父亲一定是个大人物……」

外婆一只小手用力往外一扇：「我说过，知道得太多，对你是灾难。」

「不，孙夫人是共产党的红人，她只要肯为我说话，我就会平安无事。」

「你怎么突然想起了她？」

「她来过婴儿室，看过小蕾。」

「你为甚么没告诉过我？」

「她说是路过，顺便看看产院里的孩子。我看她只对小曹感兴趣，还看了她的病例。我猜想……」

外婆「哦」了一声，打住他的话：「你回去，让我想一想。」

张大夫突然弯下玄眼，放射出亮光，表情像哭又像笑，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又摇摇晃晃地走回来，把一瓶小儿止咳糖浆放到桌上：「一天三次，一次一小勺。」

外婆没有为张大夫做甚么，也没有去求孙夫人，是没预料到他会在运动中丧生？还是他知道的事情太多？

（我太爱我的外婆，这件事我不敢，也不愿意往深处想。）

张大夫被斗了二十八场，写了两个月零三天的检查，承认与那位老朋友结成了反党联盟。最后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市政府礼堂，他哆哆嗦嗦，被人架上台时，甩掉了一只鞋，他弯腰去捡鞋，屁股被谁猛地踢一脚。他哎哟一声，栽到台子下，手里仍然抓住一只鞋。

全场轰笑。

他的右额磕破，血珠子一串串流到嘴角。他想爬回到专为他设计的高台，但是身子发软，一次次摔倒。

人们像看一只愚笨的狗熊表演杂技，只取笑，没有人愿意扶他一把。最后，他用尽全力，终于爬上了高台，像国王检阅臣民，眉眼下玄，微微一笑。

「你嘲笑甚么？你嘲笑谁？」有人高声质问。

「我没笑。」他想调整表情，证明自己没笑；却弄得满脸皮笑肉不笑。

「还笑，还在笑！你到底在嘲笑甚么？嘲笑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有人上台抓住他那稀疏的头发，向后拉，展示他的笑容。

他吮了吮下唇，一串又大又亮的泪珠，顺着弯弯下玄的眼角往下滴，像笑得过分，溢出眼里的水。

·冷战

国务政协经济宣传……多如牛毛的会议。回国一个月，总理把自己沉没在工作里。他不敢想到孩子，只要思路轻轻地划过，就会冲动，立即想要见面。怎么面对自己的承诺？没有实现的承诺，如同谎言一样让他难堪。既然老太太声称捡了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对他彻底放弃，不再有任何指望，他告诉大姐，孩子还活着。她嗯了声，没有更多的表示。几天后，她请他到院子里走一走，这是他们闲话家常私事最安全的方式，他期望她为了孩子作出让步。

她走到海棠树下，看着别处，轻轻说：「最近主席脾气很大。」

他停住，一阵失望。

「主席说，反冒进的人，是右倾保守主义。」她补一句。

他懂得她的暗示，也知道主席对他不满。但是他不能忍受大姐借此给他压力。他突然右手抓住自己的左手，在夫人面前抖了抖：「何必抓住不放呢？你看，左手抓住了右手，两只手都不能动了。」

「没有爹，孩子也活得好好的。」她冷不丁地说。

「我活不好，我内疚，我不快乐。」

「我不阻拦你，只要你写报告，我马上签字同意。主席、政治局能不能通过，那不是我所左右的事情。」

「你厉害，我佩服。我要回办公室了。」他丢下她，大步朝着办公室走去。

值班护士迎面走来，大姐笑着说：「你看，他走得多快，我都跟不上了。」

女护士上前挽起她。

他坐到办公桌前，灵机一动，懵懵中要找我妈的决心产生。缺口只能从她那里打开，她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城门永远朝他敞开。

东欧的一位总理来访，他陪同去了杭州。他没有见到我妈，在他到达以前，她就离开了杭州的南山。他的电话跟到上海，外婆听到他的声音，马上放下了话筒，他愣了一会，再次拔通电话，对方再次挂上。其实，他并不知道要对外婆说甚么，只是与她赌气，或是诚心让自己过不去。他又做了一次这种孩童似的游戏，对方干脆关掉了电话。

安眠药再次失灵，他床上枯坐一夜。

几年后，作为理由，大姐责难外婆说：「他回国后，打电话你不接，去送花，你不开门。」

外婆说，记不清是那天，清晨看见门前有一束鲜花，夜露打湿了红缎带。没有人留下姓名，更没有人按过门铃。

仿佛神仙打了盹，主席从反斯大林恍惚中迅速清醒，跳出了权力斗争的重重危机。

主席的一位卫士探家回到中南海，按主席的要求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了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我家乡的农民生活很苦，吃的就是这样的窝窝头，我讲的都是实话。」

主席接过窝窝头，眼圈一红，掰一块放进嘴里，泪水即刻顺着鼻梁往下流。他把窝窝头掰成小块分给身边的警卫护士！带着灌满泪水的鼻音说：「吃，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食的人的粮食啊。」

主席不是呆坐，就是沉着脸对自己咕叨：「为甚么这样呢？到底为甚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地，为自己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啊……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这个样子呀。要想个办法，让人民吃得饱啊……」

主席的老根是农民，早年真心爱农民，贫苦曾逼着农民豁出性命跟党闹革命。打了土豪分田地，过得像地主一样的梦境，诱惑他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的一统天下；没有农民，就没有主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是个农业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解放了八年，农民连黑面窝窝头还吃不饱，主席当然内疚，心急。他急于改变中国的一贫二白，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恨不能一夜间，田野五谷丰盛，学校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工厂浓烟滚滚，农民有吃有穿，钢铁比资本主义炼得多，飞机飞得比老大哥的还要高。他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

疯狂的速度实现他的梦想。他说「十五年内赶超英美，十年后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

最知道中国还有几碗米下锅的总理，伙同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陈云，摸索出一套切合实情的经验，违背了主席的急躁情绪。

总理说：「经济工作是实事求是，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主席要发动一场「大跃进」运动，必须踢掉影响他全速前进的绊脚石，给右倾保守，反对急躁冒进的人来一个下马威，杀一儆百。拿谁开刀，性格刚烈的彭将军，他一点就着，结局很难预料。小喽罗，造不成大势。国家主席？他身后有一批亲信，马上下手，高层领导集团会不会公开反对？他枯坐了两个夜晚，灵机一动，目标选定。

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总理，直到主席扬起鞭子，他还不知道目标是谁。

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主席手中的鞭子，在总理的头上，试探性地抽了一下，他面带微怒，尖着湖南人的细嗓门，挥舞着一只女人般柔嫩的手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

反「右派」「右倾」运动像祸水，正在全国无限度地漫延，人人自身难保，全党中央默认了主席的行为，就连主张「反冒进」的国家主席，也不敢站出来说一句实话。

主席的预演成功，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不再轻举妄动，他把压了一年多的邪火，统统泼到总理身上，不论甚么场会甚么话题，他总是能找到茬口，把刀尖戳向总理。

总理体会出事态的严重，但此时他身心疲惫，既要抵挡主席的枪林弹雨，又要防止自己的后院起火。

「不论小安回家多晚，请她给我打电话，我在找她。」他把听筒紧贴嘴唇，黏湿湿的热气，让他想发脾气。

「我说过也不住在我家里了。」老姑妈不耐烦地说。

「你知道她住在哪？请你转告她……」

「总理先生，我说过，我不知道她住在哪，也不会做你的信使。」

「你会的。请告诉她，明天我接不到她电话，后天去教室抢她。」他唬着脸，做出一个手势，像是要对方看到他的决断。

「噢，总理视察呀，这事你应该让秘书通知学校的。」

他真想骂一句「老混蛋」，但是他不敢，危难时刻，他不能再伤害任何一方。只要这些知情的老家伙，把孩子亮到台面上，内外夹击，谁还会相信他的申辩？谁还会同情一个伪君子的苦衷？恐惧击败了他的自尊和勇气，他和和气气地说了声谢谢，放下了电话。

他没有接到我妈的电话，也没敢去学校找她。晚上，他顶着高远的星空，站在北京天文馆的观望台上，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到织女与牛郎星—颤栗在白茫茫的银河两岸。他身心颤栗，感伤于那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悲剧。闪光灯晃了他的眼，有人在为他拍照片。这些照片不是见报，就是历史资料，他不能哭，只能笑。他是代表党，关怀科学事业，苦着脸，人们会怎样猜测？是忧虑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还是惧怕主席的批判？他用力兜住下唇，不让悲哀流露。

人们不能想像一国的总理会心血来潮，看星星解闷。

也许，国事家事，事事不如意，也许是更年期情绪不稳定，他变得非常脆弱。看到车窗外踽踽独行的老人，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孩子，他就会心痛，就会想流泪。他常常从恶梦中惊醒，睁开眼睛，床前不是站着大姐，就是那位女护士。一年前，大姐亲自审察考核，调来了一位可爱的女护士。他每天睡前醒后，女护士都会静候在他的床前，用那纤柔的双手，为他做一次全身按摩。

大姐不再伸开双臂，拥抱着一个个干女儿，不再做出姿态退让。危难中，大姐对他更加关爱，几点钟起床，几点钟走出办公室，早餐吃多少，是否散步，警卫护士都要随时向她汇报。对外，她四处宣扬他的忠贞，显示他的亲爱，为他带上一顶金灿灿的桂冠。这桂冠，如同孙猴子头上的金箍咒，让他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自由。

从天文台回来的当天晚上，他给我妈的短笺上说：

> 不要恨我，得到多少赞誉，我就得付出多少虚伪，就得承受多少内疚与伤害。我随时地想哭，又随时地必须笑。我连个哭的地方，哭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左右，谁没有过一两次婚变，谁没有过一两次婚外恋，唯独我在这条小径上，走得太远，太艰险，它超出了人们的视线……

总理拄着雨伞，站在伸出廊沿外的台阶上，任凭雨雾吹打。帽沿下的水珠，顺颈滴进衣领，他全身冰凉。昨天，他站在同一台阶，按了两次门铃，屋子里没有动静。今天，他想一直站下去，看看老太太心有多硬，能让他在雨地里淋多久。

文化大革命初，他冒雨参加批斗国家主席的大会，没穿雨衣，也没让卫士撑开雨伞。他淌过没脚髁的积水，蹬上了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一屁股坐下，湿了大半截。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象一团团烧骨燃油的怒火，风雨中越来越旺。他们举起红彤彤的手臂，齐声高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打伞！」

他也举起了红彤彤，湿淋淋的手臂，高声大喊：「同志们，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袖章吗？你们正在经受风雨的考验，让我和你一道经受这个锻炼吧！」

雨地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浑身滚烫，向台下微笑招手。

外婆从二楼的窗口看了一眼，冷不丁地说：「有伞不打，这就是总理。」

走一步摔两跤的我，抱着外婆的腿，小狗一样嗷嗷叫。

外婆抱着我走进厨房，点上一根蜡烛，教我吹灭。

我只有两颗门牙，不关风，对于吹蜡烛的训练很快失去兴趣，急着要到外面去。

外婆把我带到游戏室，用洋娃娃转移我的注意力。

「哎呀，是总理。太太快开门！」佣人阿富急急地敲门。

「你好。我刚到，还没按门铃。」总理一笑，握住了阿富的手。

外婆把我关在游戏室里，才去开门。

「太太，你看看，总理淋在雨地里呢。」

外婆平静地注视着总理，没有马上请他进门。

阿富愣了一下，冲总理一鞠躬，干巴巴地说：「总理您坐，我还要去给小蕾买蛋糕呢。」

总理端着右臂，不卑不亢地问：「我可以进去吗？」

外婆被他的沉稳刺伤了自尊心，冷冷地说：「不必了吧？」

「你这个人太冷酷！太过分！」总理突然横眉竖眼：「因为你自己的婚姻不幸，所以你恨所有的男人。你孤独，想霸占我的孩子，你知道我身不由运如履薄冰，但是你逼安然离开我，变着花样给我压力。如果真心为你女儿好，就该鼓励安然与我同心协力，耐心等待时机。如果你真为孩子好，就不会把她的母亲赶出家门，就不会不让她的父亲见上一面！你记住，父亲有权利来看他的孩子。」他连连打喷嚏，如同火上加油，恶言恶语更加止不住。

外婆的脸色刹白；尽全力不让自己失控。

「我正式通知你，我要通过法院来接走孩子。」

「如果你敢，我觉得你也像个人。」

「你欺人太甚，你知道我有难处，你把我们捏在你的手心里！」他像个恶婆子耍无赖，强进走进了大门。

我拖着一条小毛毯，跌跌撞撞地走来，仰着头，呆看着他。

他镇住。

外婆也像一根木头。

他抱起我，如同捧起一团心头肉。他把我贴到胸口，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涌。

外婆送给他一条干毛巾。

他顾不上擦去脸上的雨水，把我从头到脚围在两臂之间，亲吻，抚摸着我的大眼睛。孩子的手在他脸上划动，他闭上眼睛，喉结急促地上下滚动。

「别把小蕾弄湿了，这孩子太弱，一受惊就感冒。」

「小蕾？小蕾。」

「爱蕾，长大了，她喜欢就沿用，不喜欢由她自己改换。」

「爱蕾……爱情的爱，花蕾的蕾，一朵没有开放的爱情花蕾，好好，谢谢您。」他的眼睛晶亮闪光。

外婆惊讶地看着他。

「对不起，我刚才胡言乱语，是急昏头了。请您谅解。」

外婆抱过我，不再注意他的歉疚、谢意，很快沉缅于另一个世界。她引导我发音，由单字到单词，再到单句。她训练我辨认图片，从动物到吃饭用具。我生性浮华，喜新厌旧，任何项目最多玩一遍，只要重复，马上闹着逃出规范。她不是装猫变狗，就是变幻着花样，像捉迷藏，抓住和被捉住的人同样兴奋。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太太，居然一扫孤傲冷漠，如此温婉耐心，如此纯厚的母爱，他被感动：「有这么的好外婆，真是孩子的福气。」

一旦走出孩子的世界，外婆看着他，像看百八鸡一颗葱蒜一样冷淡：「父母才是孩子的天堂。如果用金钱能给她买到一个完整的家，这座花园洋房，古玩字画，还有你们共产党规定的二十年定息，我愿意全部奉献。可惜，这是买不来的。」

「也许孩子离开我，离开我周围的环境，是一件好事。我们这种人，就像天下的氢气球，不是瘪就是炸，从来就没有安全着陆的时候。你这样安排孩子，我不赞成，也不反对。今天，我只想来看看她，看到她很好，我也放心了。」

外婆沉下脸，看着他不说话。

「我晓得，现在我说东，你会往西想。」

「不，你说东，我要往西南想。」

「你怎么想，我不在意。我说孩子离开我也许更好，不是我要放弃做父亲的权力和责任。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迟早会归在我的名下。」

「又开空头支票。现在你都为人父母，你想见到你的女儿，甚么难听话都能说出口，甚么伎俩都能使得出。我呢？看着女儿为了你约一个电话，一封信，苦熬死等，做母亲的是甚么滋味，你知道了吗？过去你失去太多的机会，现在，她还会不会给机会……」

「我晓得你的意思，但是感情不可能一刀两断，没有那么简单……」

「离开安然吧，我谢谢你，她人世浅，没有野心，也没有事业心，全部生活只有爱情。她做你的夫人情人，都不合适。你的夫人才是你的同路人。」

老太太一语中的，大姐确实是他的同路人。她四平八稳，维持着他周围的平衡。她懂得握手的松紧轻重，宜暄的火候与分寸。她知道怎么微笑，才能让小国元首夫人觉得被尊重；送给大国元首夫人甚么样礼物，才能显示客人珍贵，主人不卑不亢。得意时，她含而不露；困境中，她不气馁，不掉眼泪，像个父亲坚强地托起他的背后。在政权角逐的大转盘上，她搀扶着他，躲开匆忙不稳的，跨过脚下摔倒的，避开险境，逃脱了灾难。大姐在他的脑子里迅速膨胀，美化，但他嘴里却说：「我喜爱安然，和她在一起，单纯，不累。」

「在你这种行当，单纯善良最不值钱。」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分歧，可以换个话题。过来，我的小宝贝，马上是你的第一个生日，我要第一个给她礼物。」他掏出两副系满小银铃的银镯，套在我的手腕、脚脖子上。我手舞足蹈，铃声飘满了客厅。

他抱住我：「叫我爸——爸——」

「爸——」我像只小鹦鹉，准确地叫了他一声。

「我的小心肝，她叫我爸爸了，你看，这是血缘，谁也阻挡不住的。」他突然涨红了脸，把我举到头顶，绕着客厅转圈子跑。

外婆被感动，但心铅锤一般往下坠。这种关系，不论相隔多远，是生是死，亲缘都会，把他们紧紧地缠在一起，像一团盘结的根须，掰开就会受伤。

我妈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突兀，她拎着旅行袋，走进客厅。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吗？你们约好一起回来的？」外婆像是被愚弄，寒着脸问。

「没有。」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产后的我妈，像推窗偶然看见满地静卧的白莲，盛开而又沉静。

她扬起低垂的长睫毛，沉稳地看他一眼，那晃如隔世的朦胧，远离尘世的淡漠不再出现。一种陌生的神情，像一个被冻僵的冬天，生冷地横在他们之间。

他六神无主。

她走近他，亲了亲他怀里的我。

我挣到我妈怀里，如同鱼入水，雀归巢。

我亲着我妈的脸，咿呀半晌，叫了一声「好姨」。

我妈垂下头，侧过脸。

「是我造的孽……」他搂住我妈和我。

我妈冷冷地拨开他的手，让外婆把孩子抱走：「是吗，这结局不是很好吗？」

他被遗弃在客厅中央。

我妈不紧不慢地说：「遗憾这孩子还活着，这是大姐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甚么意思？」

她突然咬着牙，涨红脸：「甚么意思，我去问她吧！」

「放开我们吧，我不会告诉孩子真相的！我们也不会影响你们的名声官运的。她是你的骨肉，就让她平平安安地长大吧！」

「出甚么事了？我不会不问不管的。」

绝望使我妈放弃了温和的天性，或是说绝望让她暴露出天性的冷酷。她盯着他的眼睛

说：「要是一年前，我还会被你感动，我会相信大姐所做的一切与你无关。现在，我明白了，你们是共产党用同样残酷的手段训练出来的同样残酷的人。你们同样看重头上的乌纱，屁股下的交椅，为了达到目的，你们同样会六亲不认。过去我爱慕你，以为你比那些粗俗的共产党员有风度，有人情味。现在我鄙视你，你懦弱，你圆滑，你虚伪，所以更要做得像个谦谦君子……」

「安然。」外婆抱着我走来。

总理尽量不动声色，露出外交家的微笑。那微笑，像底片，可以洗印出成千张一模一样。

「不要紧，让她出出怨气，心里才能平静。」他冲着外婆作出一个十字架上的动作，两臂张开，头歪向一边。我妈怕把话说绝，但是她控制不住，话她越说越绝：「你可以用这些话，把我打成右派，置于死地，然后再收拾一老一小……」

「你疯了。」外婆低声喝斥我妈。

「怕甚么？反正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

「安然，你住嘴。不要互相伤害了，你们三人宜聚在一起，多不容易。总理，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回去吧，找个理由，明天来，我们给小蕾提前过个生日。」

他苦着脸，点了点头。

我妈爬在沙发上呜呜大哭。

·全民炼钢

中国盛产谎言，人人说谎成性，一九五八年打破了世界纪录。写这个句子时，我已经把自己推到两难的境地，因为我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人需要谎言，如同需要粮食武器与空气，保护自己，伤害别人，或是嗜好或是无意。虚荣恐怕幻想忌恨产生谎言，爱情善意同样产生谎言，谎言跟随我们四处飘逸，我们习以为常！不知不觉。谎言让人厌恶，有时真话更让人不能忍受。

林将军一生谎话连篇，但其中一句堪称至理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能变成真理。」

我妈下了公共汽车，一路小跑，准时走进教室。教室里只有两个学生，她退到门外，看了看门上的号码，确信没走错，只好硬着头皮走上讲台。她瞄一眼黑板旁的课程表，开始挂图，擦已经干净的黑板，再给两位学生发讲义。

一位学生见她走近，低下头，五指插进发丛。另一位接讲义时，眨了眨血红的眼睛，撇嘴一笑，想说甚么，我妈垂下眼皮，没有给他机会。

「我们今天讲霉菌，属于真菌类。霉菌不但被食品、酿造、制药、人体的消化系统利用，在一定的环境下，也可以致病……」面对空荡的大教室，我妈心虚而恼怒，但她尽量逐章逐节，一本正经完成授课内容。

老教务长隔着玻璃窗，冲她招手，我妈故意滔滔不绝，视而不见。

教务长做了几个手势，确信她能看见，而不愿意出来，猫着腰，从窗前溜走。

课间休息，我妈敲了两下教务长的门，装出一副天揭下来绝不在意的模样。

「小安老师，为人师表，就应该有你这份涵养。就是还有一个学生要听，我们也要讲好。我佩服你这样敬业精神，我佩服……」

我妈脸一红，觉得面对两个学生，绷住劲讲了三节课，有点滑稽可笑。

「小安老师，这些天，你请病假，还不知道吧？」

我妈心一沉，脸上的红晕隐退：「是不是学生不喜欢我的课……」

教务长连连摆手：「学生喜欢你的课。现在你们微生物教研室，老师分成两组，老的身体不好的一组，领着学生上街打麻雀逮老鼠，也就是「除四害」小组。年轻力壮的和一部分学生在操场上垒小高炉呢。其余的，跟教工到城郊收烂铜废铁去了。」

「垒小高炉？收废铁？」

「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要有了这两样，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公布，全国粮食八八到七千亿斤，铜多少万吨，我忘了，计划两年后，全国钢产量要二千到三千万吨，粮食一万亿斤……所以我们学院也垒了五个小高炉，四人一班，八小时一换，每周三开炉，挑灯夜战，三天三夜，炼出的是钢还是铁，我不清楚……」

「课就不上了？」

「上面没下通知停课，但老师学生都很累……」

「医学院炼钢铁，有意思。请你看一下名单，我被分在哪组？」

「你的肺不好，分到了收购组。每人一百二十斤废铁。」

「一百二十斤？」

「是，大家一般多，这也是大家定的。我只管验收老鼠尾巴，你们组的详细情况，去东操场问收购组长吧。」

我妈转身要走，迎面撞在刚冲进门的吴教授身上。

「对不起，吴老。」

「学生教授敲锣打鼓震麻雀，逮老鼠，成何体统！」这位名噪全球的大教授没在意我妈的歉意，直冲教条长吹胡子瞪眼睛。他人小声高，楼道被他震得嗡嗡响。

「老师您在家休息，没有任务，何苦要动这么大的肝火呢？坐，坐。」老教务长点头哈腰，拉出了狗见主人的模样。

吴教授把一只装血淋淋的老鼠尾巴的乳胶手套，摔在教务长的办公桌上：「我的两位研究员正在观察一个重要的药敏试验，没有时间抓老鼠。我把试验室里的十只荷兰豚鼠的尾巴都割了下来了。给你，任务完成了，我不准你们再去打搅他们！」

「哟，哟，这荷兰豚鼠好贵哟。」

「贵？再贵也没有两个研究员的时间宝贵！」

「老师您先消消气，不过这荷兰豚鼠大尾巴雪白的，我怕交上去，会给您老惹麻烦……」

「怎么，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把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弄成这副模样。」吴教授抖了抖两袖清风，起身要走。

「老师，您老怎么骂，学生也不会讲老师您犯错误的。」

「我犯错误？我要把豚鼠的尾巴直接交到院长办公室去！」吴教授抓起桌子上的胶皮手套往外走。

教务长夺过手套，走进对面的厕所，挂上门，半晌传出抽水马桶的响声。

「这是甚么世道呀！」吴教授叹气摇头往回走。

东操场上，人声浮躁，红旗飘飘。五座浓烟滚滚的小高炉，身上贴满了花红柳绿的标语口号。人们有的拉车，有的抬筐，把废旧的铁器零件，从四处运到操场上。

突然间，五号小高炉前，人们爆炸一般欢呼起来：「出炉了！第一炉炼出来了！」

我妈随着人流涌向五号小高炉。她被挤在用麻绳搁成的圆圈子的最外层，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尖往里看。中间有两个穿工装，戴玻璃面罩的人，各持一把长柄大铁钳，把一锅白光刺眼的铁水倒人刚挖的大坑里。大坑里顿时冒出一团火，火团跳几下自动熄灭，焦土气味呛得人们连连后退打喷嚏。

像魔术，喷嚏没打完，我妈再伸头一看，两个穿工装的青年人已经把几块形状怪异的铁巴巴钳进水槽，嗤啦啦，蒸气四散，前排的人再次往后闪。

冷却后的铁巴巴在太阳底下，青中泛紫，铁钳敲在上面，档档作响。两个穿工装的青年拉下面罩，一脸是笑，一脸是水。

「炼出来的真是钢！」我妈怦然心动，仿佛国家真的会因为炼出这两块铁巴巴，就会富强起来。

「快！报喜去！」人高声喊，众人像忘记了头等大事一般后悔，跟着响应。

两位青年学生抢前扛起铁块，女生们用锦旗系成几朵大红花，手忙脚乱往上套。有人提议先去市政府，有人提议先去院常委，还有人说应该先写喜报……

「冲动，盲目。炼钢可是一门大学问，没做鉴定，怎么知道这就是成功。」我妈的一位同事挤出人群，冲着我妈就说。

「不是钢，你说是甚么，就算不是钢，反正也是铁儿。」另一个老教授和稀泥地说。

「没炼以前就是废铁。」我妈的同事来了脾气。

「嘘，小声点，这是新生事物，不要泼冷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大跃进的总路线。」和稀泥的老教授接着和稀泥地说。

「过去我只知道您在生物化学上有一说，今天才知道，您老在政治上也有绝活！」我妈的同事斜了和稀泥的教授一眼，调头就走。

「唉，青年人都有股子邪劲，就像水，不住这里流，就往那里淌，总要找个地方发泄才是呀。」老教授指着一片浮躁的操场，接着说：「小安老师，你看看这股子热劲，不炼钢铁，也会自引自爆的。」

我妈不再为炼钢的事情激动，她瞟一眼她过去敬仰的老教授，像看见了没有下巴的鬼，从头冷到脚跟。

·亩产十万斤

文化大革命前，主席把无知等同朴素，把农民等同诚实。他忽略了农民的狡猾，忽略了愚昧的毁灭性。

一九五八年，天津郊外的立新村，因为敢吹牛，一度在全国知名。

中国的农田，像人一样，翻来覆去，被折腾了五、六千年，早就疲累。立新村人想出人头地，想让贫瘠的土地长出一个天文数字，男女老少经过上百次会议，决定把所有的智慧精力密集于近路旁的几亩水稻田里。选最好的粮种，最壮的肥料，派出最棒的劳动力，专门看管照顾。

水稻种得太密，通风不够，长腿细脑站不起来。人们先是用绳子木棒把它们扶起，后又集中全村钱财，买回几台鼓风机，连天加夜往稻田里吹风。到了稻子扬花灌浆的关键时刻，一位农业专家说，阳光不足，必须以「人工太阳」补充。

市委也不敢慢待这颗农业新星，立刻调拨了两台小型发电机，表示支持。一天不到，水田四周装上了一排排一百瓦的大灯炮。电机轮班发电，水田里整夜灯火通明。

就在立新村男女老少，贴尽血本，凑足干劲，为水稻整天吹风，整夜照明，全国的大报小纸开始宣传立新村的经验时，主席带着一行人马，赶到立新村。

领导们急于表功，争着献宝，领着主席拜见这片水田。

副市长一口咬定：「绝不止八万，亩产超出十万。」

主席摇头，撅嘴说，「这是不可能的。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干部们当场愣住。主席走到鼓风机前，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出来嘛。」

村干部为了证明给主席看，拉过一个看热闹的小男孩：「娃娃，你站在水稻尖上给毛主席看看。」

主席拉住小男孩：「娃娃，不要上当，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

固然主席也觉得吹牛，不可言，他还是把这种盲目的谎言当成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一片叶子两个面

一位顾姓朋友说：「主席撒娇任性时，总理像他妈。主席气势磅礴时，要「打过长江」、「别了斯徒雷登！」总理像贤妻，爱慕地倾注着他的气魄。

我说：主席、总理如同一片叶子的两个面，风来这面朝上；风去，那面朝上。当然在他们共同朝政的二十七年里，主席的一股风吹到底，所以叶子总是一面朝上。

一九五六年，总理开始反对主席的不切合实际？授意党报写了一篇「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主席审清样时批了「不看」两个字。总理只好把文章取消。

一九五八年一月，在中共杭州会议上，主席籍题发挥，矛头对准总理说：「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前言，在全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了！」

十一日，主席在南宁亲自出席部分中央领导、华东、中南等地区及九省二市领导人大人干脆指名道姓批判总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了！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错误。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一会搞成一般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五十米远了！只剩下五

十米远了！政治局要研究为甚么要写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我批了「不看」一手，因为那是写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社论格子没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弄不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看问题要分清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主席唬着脸，头上一句脚下一句，遣词造句去天雾地。人们虽然跟不上他那跳跃起伏的思绪，也不懂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是从他提高的嗓门，右手不时剁鸡头俯地往下砍劈的姿势中，体味出离右派「只剩下五十米远」的厉害。

当人们蹦紧神经，看着主席眯虚着那双美女般的杏仁眼，连吭不屑，做那个砍劈动作时，总理正心急如焚，但仍然眉开眼笑地举起茅台酒，代表主席欢迎也门共和国的王太子访问北京。总理知道主席正集中火力炮轰自己，知道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利弊。他让一个小国到南宁。下了飞机，他带着两天只睡四个小时的疲惫，查看了主席的住处是否安静，床与沙发是否宽大舒服，安眠药吃几烂，大便是否干燥。妈一样的关切，童养媳一样的巴结，并没有平息君主的暴怒，反而让他更加放肆。

十六日，人们刚刚坐稳，主席抖了抖上海市长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文章，不阴不阳地问：「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全场惊愕，人们战战兢兢地交换着眼神，黑压压的视线一下子全部聚在总理的脸上。

总理被逼到了墙角，一时还转不过来，干巴巴的微笑还没来得及展开，又绷紧脸皮。

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还有副主席一伙人，为甚么专摆总理过河？专冲总理大发脾气？又出了甚么反党集团？难道总理他……一团团疑云，像鬼魂缠绕着九省两市的领导人。

知主席者莫过于总理，但这一次，他前怕狼后怕虎，开局走错了第一步棋。刚到南宁，他急于弄清形势，想知道上海的事情是否走露了风声。上海市长是主席的一条忠狗，他怕他在上海的一举一动被人跟踪。他接连不断地约请领导人谈话，探听各方消息。他的防卫动作，引起了主席的猜忌，他必须公开检讨。升天人地全凭主席的即兴发挥。

十九日晚上八时，总理面对九省两市、华东、中南两地区的大小领导人作检讨。上午，他刚飞往广州会见泰国客人，一路奔波，脸还没来得及洗，便准时地坐到了那个他终生不忘的条桌旁。

他瞟了一眼会场，没人大声喘气，没人动弹一下。像往常作报告，他想先喝口水，润润嗓门。但是，这一次他没敢，不是别人不让，而是他要作出一副痛定思痛，不打自倒模样。

「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不知是破斧沉舟，还是要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一开头就把自己的错误提到了方针路线方面的的绝境。共产党有条规矩，领导人不怕犯错误，就怕犯方针路线的错误，就怕把所犯的错误上纲上线。」

「我执行的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是促退的。反冒进的结果是严重的……」

他像只垃圾箱，把死的，烂的全往自己的肚了里装。

主席的狂妄急躁思潮不但没被阻止，反而更加放肆。人们跟着主席头脑发烧，一场比吹牛，比扯谎的大瘟疫，举国蔓延；后遗症至今未愈。

中共的一本历史书上说，总理没有挺起腰杆，制止主席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一步登天

的左倾狂躁，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为了顾全大局，他的忍让，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政治斗争进一步恶化。

如果没有我的存在，总理是否敢于死谏？像后来的彭将军，面对主席的荒谬，拍案而起？

我妈说：「那种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即便彭将军拍案而起，不但没能阻止主席的左倾荒谬，反被赶出中南海。在被整死之前，他还想念着主席。」

也许，是对神的敬畏，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旨意。

也许，总理把主席当成了人，如果奉为神明；他就不需要作戏，在全能全知的神明面前，谎言与真理一样不重要。他们相处得太久，太深，他知道主席是个会犯错误，而且不能容人的普通的人。

十九日检讨之后，总理枯坐到半夜，仍然把一份预算报告中「十五年之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改成「或更多一点时间」。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删去了「或更短的时间」……在大跃进的气候下，固然这种小修小补扭转不了时局，毕竟可以看出他的苦心与无奈，看出大跃进的首犯与被逼拥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当对他们同样祸国殃民。

二月，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理再次作检讨。十一日，免去外交部长职务。

三月，成都中央各部门、西南、东北地区各省市领导人会议上，总理检讨后，主席厉声批判：「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九五六年发生了打击群众的反冒进事件，给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以相当大的影响！」

总理鹦鹉学舌，重新让罪：「反冒进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冰水，不是主席的多快好省，而是少俊差费，是我的责任……」

主席脸一变，当场打断了他的检讨：「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这样范围，就是谈也没多少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甚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主席的意思是，总理将要在专事权力斗争的全党代表大会再作检讨。这种会议历来最残酷，不是为了某个人的错误，就是为某次运动定质定性，然后一伙人被铲除，另一伙人被托出。国家主席见势不妙，主动做了检讨。

回到北京，总理让一位秘书住到他的办公室宿舍，帮他起草人大二次会上的检讨。

写甚么？怎么写？他枯坐两天后，对秘书说：「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我犯了反冒进错误，在南宁会上已经被提了出来。过去起草文件，我先谈内容，你记录后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不能像过去，因为是我的检讨，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说一句，你记一句。我已经和主席当面谈过了。」

他说：「这次我所犯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这说明今后必须努力学习主席思想。」

秘书正在记录，陈云打来电话，不知道说了些甚么。放下电话后，总理沉着脸，说得更慢更艰难。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有时两人大眼瞪小眼。

干坐到深夜，他实在找不到恰当的句子表达明知无错，又必须承认的错误。秘书说：「我先回宿舍，等你想好一段，就叫我过来记录好不好？」

秘书一走，他的眼泪涌出。怕值班的警卫战士看见，他背过脸，对着墙。两个多小时过去，他仍然枯坐发呆，仍然理不出头绪。大姐查夜，走进他的办公室，在桌旁坐了一会，冷不防地说：「幸亏你没犯糊涂，那事要是捅出去，后果真是不敢想。」

他呆呆看着墙，眼睛被一圈乌朦朦的黑影包绕，眼珠子显得过大，过笨拙。

「你发什么呆？」

他只叹气，不说话。

「秘书呢？我问你话呢！」

「你不要管我的事好不好？」

「你的事？你以为只是你个人的事？论公论私我都得管我要是不管，今天你写的恐怕就不是检讨了！」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一了百了，早了早好。」

「你呀，到老还是这么弱！」大姐一抱膀子，回到自己的卧室，平躺倒卧，换遍了姿势还是睡不着。她爬起来，坐一会，站一会，走出门，叫来了那位和衣躺在床上的秘书：

「总理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睡觉去了呢？」

秘书包忙解释说，「是总理同意的。」

「我带你去找他谈，还是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

「这……总理不同意……」

「走，不同意也不行！」大姐领着秘书见了总理。

「这是个态度问题，我的检讨，怎么能让秘书代写呢！」

「谁执笔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写好。既不能推卸责任，又不能硬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检讨让秘书代写，这是官僚作风。」

「甚么官僚作风？你把时间精力用到认真反省上，算甚么官僚作风？」

「好的，好的，你回去睡觉，听你的好了吧！」像往常一样，最后总是服从，才能平息争吵。

「我与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主席……」秘书为他写的检讨稿里，引了一句既真实，又恰当的成语。

总理却像个惊弓之鸟。训斥着那位熬红了眼睛的秘书说：「我和主席的关系，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在这种时候，你引用这句成语，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了！」

几十年后，这位秘书的回意文章说：

总理在说这句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打印出来，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我和到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总理在起草这个检讨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很多。

五月五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为「大跃进」吹响了总攻号。

十七日，总理检讨时，竭尽全力奉迎主席的大跃进，挖出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八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材料印发给所有的大会代表，遍布全国各地。

一场心惊肉跳的政治运动，一国的总理闭门写了十多天检讨，一个男人的眼泪和两鬓白发，在随意呼风唤雨的主席手里像儿戏一样，匆匆来去。就像主席批判总理时一样，他的手往上一扬，狠狠往下一劈，说：「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中央过去有几个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对多快好省和农业四十条不太了解，但到五七年六月就了解了。比如总理的那篇报告，是很好的一篇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我的一位朋友说：「主席那里是在儿戏！绊脚石已经[illegible]开，他的总路线，虽然被人们争着鼓吹，但是一场打破自然规律的运动，除了总司令外，还需要干实事的人。总理这头怕响鞭的老黄牛，还能派上大用场，没有人能够代替他。」

就在主席为总理舔抚他亲手劈砍的伤口同时，他一次次警告全党：「假如我们的党在某个时候，有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总理当然明白，在这场明知不能为而为的大跃进运动中，他只能扮演一个悲壮的探索者的角色。

·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可以形容被主席打酥了骨架，到死也没有挺起腰杆子的总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主席心血来潮，领着中央的头头脑脑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工地的干部请领袖们题词留念，随意把纸笔递给了总理。总理铺好纸，蘸好墨，在场的人都以为他会先写，他却把笔递给了主席。

「十三陵水库」，主席提笔写下一个不会受历史褒贬的名字。

总理却抄录了一段主席为大跃进制定的总路线，它太应时，历史早就显露它的荒唐与轻浮。在工地上，总理搬石头，挑沙子，与民工们一样冒傻劲。主席不同，他不是芸芸众生，不要像牛马一样出力流汗，干活是摆设，是领袖的一种姿态。主席大母熊一般，弯下腰铲了几锹，丢下铁锹，开始给百姓留下名言警句：「我们不但要改造大自然，还要改造人类自身。人不改自私自利，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干劲。」

一位解放军战士急忙脱下上衣，包起主席用过的铁锹，喘着粗气说：「看到这把锹，我就会想起主席，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

总理的造神形式，虽然不像这位战士这般拙劣，但本质同样做作。主席在工地前后不到两小时，总理却住进一个简陋的平房一个星期，与民工同吃大锅饭，同洗大堂子澡。干活时，他带头高歌『社会主义好』，收工时，组织民工学习主席著作。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总理，明知主席拿七亿人当赌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赌场，违背自然规律，走向极端，不去唤醒民众，纠正错误，却在那里搬石头，筑沙子，是失职，也是苟怯。

我妈说：「既然平不了天下，治不了国！退一步只好修身养性了。」

就在总理挥动残疾的手臂，指挥国务院的老头子们高唱社会主义好的时候，作为客人，我妈被大姐接到中南海的家中。服务员送上一小盘切好的柑桔，两片芒果。

「这是巴基斯坦送来的血橙，这是泰国的芒果。」大姐把小盘推到我妈面前，我妈猜不

透大姐葫芦里头装的是甚么药，不知道为甚么要她来这里。

「你们南方人吃东西讲究。」大姐嫌桔瓣的筋没切干净，特意找来小刀，切一遍，又把芒果片横竖拉出菱积形花纹。

我妈静静地看着她。

「吃吧，外边买不到这种水果。」大姐把芒果盘送到她手里，温柔地看着她。

我妈捏起一片芒果，大姐用手纸擦去了流到她手腕上的果汁，我妈被她指尖上的温柔打动。她瞟了她一眼，臃肿的小眼里，没有算计，没有阴险，湖水一般宁静。

我妈放下芒果，等她说话。

女秘书与我妈寒暄几句，离去。总理夫人呆愣一会，拉起我妈的手：「到院子里走走，或是到我卧房坐坐，说话方便些。」

我妈再次被她手上的温柔触动。

走进卧室，大姐关上了门：「我知道你心里苦，对我们有怨恨。」

一句话，撩开了我妈新伤旧痕，她颤颤抖抖地垂下睫毛，遮掩了眼里的怨恨。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像两座堆墓，无声无息。

「别恨他，他比你还苦。」

我妈扬了扬头，齐耳的短发，像一篷小黑伞。她轻声说，或是轻声向：「比我苦？」

「你妈是个了不起的人，她的决定很高明。孩子跟她，不会一步登天，也不会一步下地狱。不会被社会捧杀，也不会跟着我们遭灾惹祸。普通人家，有普通人家的安逸，这要比中南海里的孩子幸运得多。」

「我妈那里是高明，她是在可怜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肉连肉疼不够。人心都是肉做的，她哪里能不管呢？」

「人心要都是肉做的，哪里还会有衣冠禽兽？」

大姐一惊，抬起头看着我妈：「你还是这么恨我们。我这把年纪的人，给你解释道歉，你骂我们是禽兽。」

我妈的心怦怦直跳，强打精神不让自己退却。

「这半年，他百事不顾，犯错误了。」

「甚么错误？」我妈惊诧。

大姐瞄一眼我妈，料定这小罐还嫩，再恨再爱也不会做出甚么出轨的事情。她看着我妈的目光像两根生锈的钉，钉在我妈的脸上：「他在政治思想上犯了错误，大会小会都被主席批评。」

我妈避开大姐的目光，看墙上的一张大名人的大俗画，心口一阵阵发紧。

「他已经几次公开检讨了。」

「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的错误？我们下边怎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读书不看报，不关心政治。」大姐唬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

「我每天都看《人民日报》呀。」

「这就叫着会看报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没有看到那么多「反反冒进」的社论、文章吗？」

我妈「噢！」了一声，虽然不知道他犯了甚么错误，但从大姐语气表情中可以感觉出

他的错误不轻。

「危险吗？」半响，我妈小着嗓门问。

大姐像玩赏着被吓傻的小猫，心里说：「危险的时候我还能告诉你？」嘴里却说：「谁知道呢，这么多年，党内思想路线斗争接连不断，主席思想解放，变得快，一步跟不上，就会犯错误，犯掉队。」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尤其是你们官场上……」

大姐提起松弛的眼皮，盯着我妈。

我妈闪开她的目光，装着看那张大俗画。

「唉，你妈妈的决定是对的，可以说是个万全之策。」

我妈又「噢」一声，心一揪，觉得憋闷，起身告辞。

「你喜欢这张画吗？送给你吧。」大姐要取墙上的画。

「这上面签了你们的名，挂在我那里不太好吧……」

大姐耷拉下眼皮，送我妈出门：「我去叫司机。」

「我们谈的是私事，用公车不是违反了你们的原则吗？再说我坐你们的车出门，对你们的名声会有影响的。」

大姐看着我妈，陌生惊讶。

「我妈让我转告你们，她的小孙女就是她的小孙女，与我与你们都不相干。她让你放心。我们王家的女人，虽说都不会驾驶男人，但重感情，重义气，刀架脖子上，也不会出卖人的。不要一遇到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把我们往里扯。」我妈看着远处，像背一本

天书，几乎不带表情。

大姐木楞半响，恍然大悟：「小安，你变了。」

我妈浅浅地一笑说：「我能不变吗？」

·狂人与小人

一九五八年七月，赫鲁晓夫与美总统在大卫营会谈后，回国途经北京。北京的南苑机场，没有红地毯，军乐仪仗队，主席与国家主席、总理一些人，冷屁股寒着脸迎接着苏联客人。

赫鲁晓夫像球滚下飞机，朝着主席热烈地张开又短又粗的双臂。

主席硕大的身子机灵地一闪，有预谋地躲过了他的拥抱，草率地握了握他的手。

国家主席准确地模仿着主席，伸出双手，矜待，缓慢，脸上没有表情。

总理更过火，他只给赫鲁晓夫那只、永远变在小腹前的手臂，而且没有伸出去。

机场的客厅里，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感叹：「我亲眼看到了美国，他们是富，确实很富！」

主席抽着烟，得意地说：「中国确实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大好，有的亩产过万斤。」

国家主席接着吹：「我们现在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压着嗓门笑了笑，两只尖锐细小的眼睛，晶亮一闪，不冷不热地说：「那好

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

主席没有在意赫鲁晓夫的嘲讽，含笑不说话。

赫鲁晓夫滚圆的头，随着滚圆的身子摇了摇，叹气说：「你们的「大跃进」一起动，我们不能理解，它超越了阶段，忽视了自然规律。」

主席拉长了脸，国家主席与总理一起表态反对。

赫鲁晓夫只能绕开这个话题。

第一轮正式会谈是在中南海，根据一项中苏协定，苏联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舰队正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他们的主要基地在海参威，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基地。

中国军工落伍，原子弹还没有造出来，台湾也解放不了，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只要美殊的第七舰队不撤出台湾海峡，中共就只能依仗苏联。主席早就有自己的小九九，他要求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制造技术交给中国，而后自立。赫鲁晓夫没能满足主席的要求，当然主席这一次也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主席突然粗鲁地截断赫鲁晓夫的话，尖着湖南人的高腔说：「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呢！」

赫鲁晓夫一怔，稳稳地说：「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下去。我只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共同舰队的事……」

「你告诉我，甚么叫共同舰队？」主席的脸色像中海的宫墙一样红。

「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

「甚么叫共同舰队？」

「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电台。这个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它送给你们，只望尽快建起来……」

主席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大叫：「你讲这么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甚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的脸色紫红，脖子几乎与头一般粗：「我不过是来和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甚么共同舰队？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赫鲁晓夫的两只小眼睛被怒火烧红，阴着脸问：「那你怎么办？」

「我拉队伍上山打游击！」主席站起来。

苏联副外长精通中文，他提醒赫鲁晓夫：「他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不冷不热地说：「上山打游击？同志呀，现在已经是核子战了。」

「去你的核子弹吧！我有人，有小米加步枪，一百年赶不走，一百零一年也要叫你完蛋。」

赫鲁晓夫已经冷静，他摊开两只小胖手，耸了耸双肩，一脸无奈：「同志，没想到引起你这这么大的误解。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主席一只柔嫩的在手从里向外一推：「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情了。」

「想不到你们这么敏感，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也没有甚么麻烦，

我们在这里竟连这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的目光聚成一条线，尖锐地刺在主席的大脑门上。

「不行！」主席像一枝走火的枪。

赫鲁晓夫在骄横的主席面前，并不粗莽。他不再横眉竖眼，不再脸红脖子粗，只是嘿嘿一笑，平静的圆脸上作出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大气度：「为了合情合理，如果你愿意，同志，将来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

「不要。」主席吮吮下唇，也缓和地一笑：「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甚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甚么名堂。」

赫鲁晓夫动了动他那大皮球似的身子，小皮球似的头，长时间盯着主席，不再说话。

主席仍然得理不让：「英国、日本，还有许多外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待了太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好吧，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话既然被主席说死，赫鲁晓夫也不再抱希望，但他十分感慨地问：「为甚么要这么误解我们呢？同志，苏联对你们作出了许多援助，你是知道的。一九五四年我来这里，把旅大港还了你们，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公司中的所有苏方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签定的日期提前二十五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技术援助。我们在太平洋的舰队，也是为你们在台湾海峡的利益。」

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主席也温和地说：「这是另一个问题。你刚下飞机，也该休息了。好，我们明天再谈。」

为了缓和气氛，或是主席要在赫鲁晓夫面前显示雄风，第二轮会谈，被安排在中南海的游泳池畔。

这个露天游泳池，近中海，专供政治局以上的首脑们享用。主席自幼爱游水，水性极好，住进皇宫大院以后，这里便成了他展示体魄与胸襟的表演场地。

阳光照在一片幽静的竹林里，白花花的光斑光点，如同雨后星光垂地。白磁砖镶嵌的水池，浅的一侧，青白晃眼；深的一侧，幽蓝神秘。藤桌藤椅，茶水香烟，秘书护士进进出出，主席见了水心情极好，他拖鞋浴衣，大模大样地抽烟说笑，摆足了帝王也要浪漫的帅劲。

总理、国家主席等人，一排正襟危坐，面目呆板，与这场面搭不上情调。

主席口吐烟雾，慈眉善目。

赫鲁晓夫晶亮的小眼一闪一灭，猜不透主席硕大的脑壳里又出了甚么傻主意。既然实质的要求已经被拒绝，只能谈些虚无的意识形态问题了。

「睡得如何？」主席问。

「心里有事，睡不着呀。」赫鲁晓夫说：

两个寒暄一番，之后进入协共批判斯大林的问题。

「你们为甚么往我们的后院扔石头？」赫鲁晓夫不抽烟，但被主席、国家主席的烟雾团团围住。

主席把嘴里的烟雾嗤嗤地吸进鼻孔，变成一缕青烟，轻轻吐出：「我们不是扔石头，是扔金子。」

「别人的金子我们也是不要的！

主席松松快快地一笑：「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听出主席的话中有话。一年前，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东欧各国要摆脱苏联的控制，主席却助了赫鲁晓夫一臂之力。在招待各国元首宴会上，主席说了一则小故事：「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了。用水一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当时，中国正在反左倾冒进，反个人崇拜，主席正要扑灭自己的后院大火，一篇反总理的《人民日报》社论，正带在身边修改。他不能树敌太多—不能马上得罪赫鲁晓夫，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群龙无首的观念，尽量说服小兄弟臣服于苏联老大哥，现在，中国已经随着他的意志飞转，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吃不完、钢铁产量翻了几番，列宁、斯大林也不曾见过社会主义的这般大好风光，他再也不会附和小小的赫鲁晓夫！」

话不投机半句多，赫鲁晓夫只好再换话题说：「对于亚洲，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你们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考虑欧洲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一些亚洲的事情。」

主席还是不给客人一点情面，他猛吸一口雪茄，大手往赫鲁晓夫面前一划，极快极严肃，只一下便放下，用手指握住过长的衣袖说：「不能这样分，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别国为好去干涉。」

赫鲁晓夫再也找不出甚么共同的话题，只好傻傻地坐着。

主席闷头抽烟，也不再说话。

中共的领导们尽量与主席保持一致，只抽烟不再说话。

烟雾中，赫鲁晓夫看了看总理，无话找话：「总理，你们这里，只有你不抽烟吧？」

「不，在重庆与马歇尔谈判时拍过。」说着，总理拿过主席面前的烟盒，抽出一根雪茄含在嘴上，但不点燃。赫鲁晓夫的目光聚在总理的脸上，咧开嘴，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游泳吧。」主席打破僵局，宽衣解带，甩下浴巾长衫！臃肿的身子，如同一只鸟，轻盈地落进水池。

球型的赫鲁晓夫，像一只大秤坨「扑通」跳进水里，手脚划了几下，急忙爬上岸，套上了救生圈。

主席得意，忽而状如蛙，忽而飞如蝶。

会谈已经结束，总理、国家主席虽然没下水，谁也没有离开游泳池，他们等着为主席助威，喝彩。

带着救生圈的赫鲁晓夫，在浅水中尚未站稳，主席从深处扎进水底，一个猛子划到了他的身边。

也许两大巨头内心在较量，虽然主席使出全部的伎俩，赫鲁晓夫始终视而不见。

主席穿过赫鲁晓夫，穿过中线，仰面朝天躺在水面，四肢手伸，数分钟纹丝不动。

赫鲁晓夫不看主席，有意冲着岸边的国家主席、总理微笑。

「你看，你看，主席能直愣愣地站在水里不动呢？」总理指着水中的主席拍手叫绝。

赫鲁晓夫不得不回过头，恭维主席：「我早就知道你是游泳能手了。」

主席不为岸上的助阵，不为赫鲁晓夫的恭维所动，他眯起女人般的杏仁眼，直立不中，如同身处无人之境。也许，从下水的那一刻，他一句话不说就已经夺尽了说话者的光彩，一点表情不露，就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

戏

老章是作家，在军中专事将军元帅们的回意录。

中共的党政军要人都注重自己的传记，主席总理之类的大人物，共同拥有一个耗资巨额的中央文献宝。除了那位没有炸死主席，反而摔死了自己的林将军，十大元帅各有一个传记组。大将中将们，也各凭实力，在自己的营盘中，网罗一些文人墨客，穿上军装，专门代写传记回意录。这些人写出来的书，不赘自己姓名，不拿稿费，一般只在前言后序中，略略地提一笔，由某某帮助或是整理。当然，他们绝不会吃亏，白干。他们上通天，下通地，吃公粮，拿军响，走遍四方，吃遍上下，每到一处，车接车送，飞机旅馆全都免费。在单位，分房、调级比任何人都快；老婆进城，孩子找工作，只需首长们批一个条子，一句话，就能抵得上平头老百姓折腾一生一世。

老章先在福州军区为一位上将写了两本回忆录，得到了正团级待遇，加上调进京城。在京城，为一位大元帅写传记中的一个章节，除了老婆孩子也调进北京，还加上三室一厅。

那几年，《金瓶梅》、《肉蒲团》属禁书，我从一位外国人手里借到两套，托老章在大帅写作组复印。那里既安全，又有进口的好机器。老章说：「没问题，出事我自己挑，我也要一套。」

老章够义气，从此成了我的好朋友。

一九八六年一月或二月，我又借了老章的光，举着大帅的牌子，一路绿灯，来到了海南岛。宾馆内，有山有水，有奇花异草，有蜂鸣鸟叫。我们被安排在园中园的两个大套房，进进出出的客人哪一个都比我的官职大出好几圈。一日，一队轻轻拖地，满身羊膻气的西藏喇嘛走过，我好奇，追着喇嘛不放。

老章说。「有甚么好看的？不就是那个女活佛嘛。」

是她，她就是那个著名的女活佛！我跟在女活佛的屁股后，朝一个半圆形卡地的小门走去。一个男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站在我的面前：「是你呀，来海南岛采访？头发剪短了？」

听他的口气，像是我的表叔二大爷，我萝匐似竖在他面前；怎么也想不出在哪里见过面。

「噢，我是陪代表团来的，负责安全的。这次中央组织西藏各界代表到各地参观学习，不主张外人随便接触这些民族同志。你呢，我也不好例外。」那男人拦住了我。

越是不让，我就越是对女活佛来兴趣，我硬着头皮往里闯。

「小蕾，你干嘛非要进去呢？」

他知道我的名字？像黑夜里有人突然捂住了我的嘴，我停下来，看那男人，心惊肉跳。

老章走近那男人，一抹微笑斜斜地横在两侧的嘴角，他装着无意，用随便的口气教训我：「我们哪有时间去采访活佛呢？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向老帅交代哟。」

「哟，你是那位大帅传记组的？」那男人立即与老章握手，寒暄。

老章只从牙缝里挤出大帅的一个姓，男人已经毕恭毕敬。十大元帅活得只有一两个，为活大帅写传记自然要比为死的写更能吓唬人。

「你认识她？」老章转入正题，指着我向那男人。

「前几天，她从中南海总理家出来，我……」

「她从中南海总理家出来？」老章突兀地打段了那男人的话，睁大了眼睛。

「哦，怎么？你们不是同事吗？」那男人自觉矢口，索性冷笑一声。

我故意轻松地说：「你准是中南海警卫局的侦探，老盯人，盯花了眼，不知道把哪家的金枝玉叶，按到我这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头上喽。」

「你干这一行的也有着走眼的时候？」老章甩了激将法。

「哈哈，我干哪行不要紧，但认人从不会认走眼。你在中南海小卖部买一包中华牌的烟，穿的是黑呢大衣，黑皮鞋，披肩发，绿围巾，挺时髦的，是不是？对，去年夏天，你从总理家出来，淡黄连衣裙白皮凉鞋，对不对？」

「我希望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就会让我去采访活佛了。放心好了，我又不会策划西藏判乱的。」我心里慌，有意东扯西盖。

「还愣着干甚么？」老章别有用心，催我送去。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谈家事的习惯，每次填写的各种档案表格，也都是张家的，李家的。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子，我再没有心思去看活佛，一个下午躲在房间犯嘀咕。

老章好奇，一直和那男人在园子里聊天。

晚饭后，我们在椰子树下喝新鲜椰汁，老章不说话，想等我存不住气先问他。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我的话头就是不碰那男人的话头。

老章等急了眼，突如其来大写已经过世多年的总理：「军事上，他是个草包，饭桶，历史上从没打过一次胜仗，三十七年前，红军差点全糟蹋在他的手上！你就看他搞的几次起义，哪次不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南昌起义失败，与聂帅乘小木船从海上逃跑，哎唷，你不知道他是一副甚么样的狼狈相……」

我看破了他的用意，玩弄着被冰凉的椰毂，指尖有点痛。

老章真的动了气：「何止军事上，他天生一个奴才的命！蒋介石敬主席的酒，他也要先喝一口。谁掌权，他侍候谁，谁倒楣，他就脸一翻批判谁。历史上，哪个第一把手的马屁他没拍过？哪个遇难时，他转脸就批判？就连主席的那个祸国殃民的臭老婆他也侍候过！」

我慢腾腾吞下一口椰汁，一股甜腻在我胸口滑动。

「他是个没有人格的人，大跃进前，文化大革命初期，如果不是他见风转舵，忙着向主席低头认错，作检讨，要是主席被孤立，根本翻不起那么大的恶浪。嘿，现在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保证了很多知名人士、老干部，你查查，被保证下来的人，哪一个不是主席亲自点的名？就连他的亲弟弟和那个跟他相好的干女儿，坐牢入狱的报告，还不都是他亲自签的字！还有甚么人情味？」

我仍然装作不介意，不吭声，换了个坐姿说：「新鲜的椰汁味道就是不一样。」

「你的高见呢？怎么不说话？」老章逼视着我。

「我又不是你们御用文人，对政治、达官贵人从来不感兴趣。」

老章像看一只笼子里的鸟，转着圈子端详着我。半晌，撇下两边嘴角哈哈大笑：「不错，一点也不错，都能忍，不张嘴都能咬人！」

刺伤了御用文人，我也笑起来。

「性相近，习相远，一个习惯做奴才，一个骄傲得像公主，表面是两极，本性上都是一种从不吐露真情的大假人！」

我递给老章一角西瓜，阴着脸说：「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巴。」

老章说：「凭你能耐再大，也堵不上所有人的嘴巴。」

·老章的来信

小蕾同志：

同志们都很惦念你，本月我住在西山，见了两次老帅。（怕邮局查信，他又亮出老帅的大牌。）现在北京安定团结，形势一片大好。六月四日天安门动乱时，有人听到你在《美国之音》讲话，说播了好几遍。上边已经停发你的工资，准备收回你的住房，开除你的军籍。创作组的同事们都说，不可能是你说的话，可能是收听的人弄错了。哪知道，国家有录音，听起来还真像你的声音，但是同志们还是不相信，都说美国科技水平高，可能是机器模拟了你的声音。同事们要求领导写信问你，要是你承认，再开除也来得及。万一你收不到领导的信，不签名承认，你叫领导怎么能马上开除你呢！

你在异乡他国，脱离了生养你的土地，还能写出东西吗？不日前，从已故的一位将军的秘书那里得到一些关于总理的材料，不知你可感兴趣？当然，感兴趣的也不都是我们这些御用文人！

材料如下：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志愿军的最后一列火车，从朝鲜撤回北京。各界领袖出动，欢迎第一支打败洋鬼子的队伍凯旋归来。人大的晚宴，邀请了一千多人。总理代表党和主席祝词欢迎，要求志愿军要为世界和平再作贡献。讲话时，洋洋洒洒，一副令人仰慕的总理派头。讲完话，他举起茅台酒，一桌桌碰杯。开始时只是象征性地抿一口；不知为甚么，碰了六七个桌子之后，他突然失控，连喝四大杯，接着，碰一杯喝一杯，连着三十六杯茅台下肚；仍然不自量力地搂着一个女人，旋转进舞场。他头重脚轻，一脸苦笑。跳了几步，他突然摔倒在地，四肢瘫开，极其不雅。

众人上前搀扶，他爬在地上，赖着，拒绝爬起来。

他经历过千百次中外酒宴，很少过量，失态。人们习惯他的风流潇洒，习惯他的谦恭礼让，头一次看到这副模样，有人被惊呆，有人去找大姐。

他爬在地上，哭着说：「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自己的果，自己食。」

「你喝多了，我们回家吧。」大姐赶来拉他。

「我又不是孩子，你不会老是管我。」他推开大姐的手，挣扎几下没能爬起来。

「喝这么多，你还怎么站起来。」大姐大大方方地一笑，扶起他说。

「不要扶，我能走。」他再次推开大姐的手。

大姐整了整他的衣襟，对大家点头微笑，仍然架着他朝门外走去。

这是将军的秘书亲眼看到的一幕。平时总理是海量，不贪杯，也不会醉；这一次他为甚么突然失态？是表演，还是有苦衷？是要主席怜悯，还是要人民同情？人们都说他们是模范夫妻，为甚么酒后他会对她那种态度？你可知道总理还有这一副嘴脸？如你有兴趣，本月底，老帅还要接见我，谈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情况，我可把谈话记录寄给你，要不要？回信寄西山老头子传记组，不会丢掉。

老章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

·局长突然出现

老姑妈一觉未醒，过世了。一个星期前，她背着我妈写信要见总理，总理夫妇立即到医院。老姑妈已经枯萎，住进医院时只有三十公斤。她凝睡不语，整日不吃不喝，却查不出任何病症。医生说，老了，各个器官都已经退化，就让她安安静静地睡吧。

按常规，总理听了病例汇报，指示医生：「老人家学习东西，桃李遍及天下，抗战时，为国为民作出过贡献。她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拒绝跟国民党逃跑，留在国内安度晚年。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你们一定要代表党和人民，尽心尽力。」

老姑妈一反常态，突然睁开眼，像个初出闺阁的小姑娘，羞答答，半天说不出话。

大姐弯下腰，对着她的耳朵窃说：「我们来看您了，您老有甚么要求，就说吧？」

「听说，总理带头平了祖坟？」老姑母的声音，象一缕青烟飘向总理。

他点点头。

老姑妈徐徐吐出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无神论者，但我信无质不灭。埋在土里烂掉，是物理变化。火烧掉，是化学变化，生成另一种物质……魂魄是两种类物质，魂可以飘来飘去，魄要有寄宿物的……你们别笑我，这不是迷信，是个不可知的问题。我想了很久……

总理忍住笑，拉住了老姑妈那双失去重量的手，弯下腰，对着她耳朵说：「我不会笑你的，您老是科学家，自然想得多。我们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讲究移风易俗。但我们不强求一律，主张宗教风俗自由，尊重不同的选择。」

老姑妈还要说甚么，但是只张嘴，没有力气发出声音。

大姐把她的手放进被里，「您的意思我们懂了，我们会把您老送回南方入土，与先夫团聚的。」

老姑母摇一下头，蜜蜂一样轻声说：「我与先夫生活了十四年，与保姆四十年，我在杭州有一块坟地，两个人的碑文墓穴都修好了。」

总理与大姐连连点头。

老姑母闭上眼睛休息。

就在总理夫妇正要离开病房时，老姑母突然储足了劲，叫住了大姐。

大姐退回到她的床前，总理知趣地站在门外等待。

她们说了些甚么，事后，大姐不说，他也没问。

两天后，老姑母像个轻盈的纸人，依靠在我妈的怀里，清楚地说：「大姐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她也是个女人，这么忍让，这么包容，也是真爱总理，是个了不起的女

人。安然，走自己的路吧。」

我妈还没来及点头，老姑妈却像一缕青烟飘走了。

我妈看着两个护士像抬一个草人，把老姑妈扔到小推车上。太平房前的一段坑坑凹凹的石子路，老姑妈的一只手臂被颠到推车边上，像根棍，直直跟着小车移动。进门时一拐弯，这只手臂重重地撞在门框上，我妈心一揪，突然觉得人好无趣。一小时前，老姑妈还是个自重自尊的学者，还能教导她如何人生，此时却被当成东西。任凭小护士们东丢西放。我妈把那双冰冷的手臂放回她觉得应该放的位置，像个木偶，愣在太平房门口。

我妈没想到老姑母死后如此风光，主席、总理、孙夫人、统战部、教育部、人民代表大会、北京大学、北京的几家医学院，大大小小送了几十个花圈。一个月前，老姑母就把自己的后事办完，她把一些贵重的收藏，列出清单，由总理交给国家。房屋书籍归我妈！存款的一半留给保姆养老，另一半给了我。

我妈木愣愣地坐在老姑妈常坐的大躺椅里，感伤生死。

叫局长的人，梦一般出现在我妈的面前。他一手拿黑色的公文夹，一手向上推了推珐琅边眼镜：「没有想到吧？」

我妈怔住，垂下长睫毛，眼里一片云山雾障。

「五年了，还认得我吗？」他的眼睛依然躲在镜片后，阴森森地微笑。

我妈没有躲开他的目光，审视着对方：「是你。」

「哦，你变了。」他径直走进客厅，放下公文包，掏出一块手帕：「擦擦，瞧你眼都哭肿了。」

「谢谢，我有。」

他东西南北各看一眼，拉张椅子坐到我妈对面，打开公文夹，拉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我是奉命来安排老人家的丧事的。天热，尸体不能轻易运出太平房。今明两天准备，后天下午开个小型追悼会。会后，当即运上卡车；在郑州换一次冰。杭州市有关部门也准备好了，随到随时下葬。」

我妈看了看一篇写好的悼词与讣告，有些感激，有些茫然。她礼貌性地道了谢，告诉他，老姑妈生前说过，不要仪式，不要开追悼会。

他站起来，走几步，停下来，斩钉截铁地说：「照老人家的意思办。我回去打几个电话，你也准备一下，我们明天下午上路。」

我妈与他握手告别，他用劲地抖了两下，毫不犹豫地放开，匆匆离去。

老保姆见物思人，伤心过度，几次晕厥，被一位远亲接走，说是换个环境。空空荡荡的四合院里，我妈像个游魂，东走走，西站站，心神不宁。她从东侧小门走到后海边，倚墙坐在石级上。粘湿湿的晚风，泼泼的水浪声，往事云烟一般向她涌来。她曾多少次站在这个角落里，揪心地等待他走来，含泪看着他离去。她突然觉得，过去她悲悲凄凄，好无趣。现在像是回想起别人的故事一般隔阂。她微微一笑，像自嘲。

一个人影在不远处晃动，她自觉麻木厌世，不再会害怕，但此时仍然心一紧，匆匆走进屋，拴紧了门。

有人敲门，我妈屏住气，躲在小门后。

「是我，安然。太晚了，别出来了。睡吧，别害怕，明天一早我再来看你。」局长说？

我妈的心从半空中落地，打开小门。
他走进客厅：「有凉茶吗？」
我妈把一杯红豆汤放在他的面前。
半晌，两个都没说话，也没人动弹一下。
「五年前，我追求你，觉得没有希望。」局长说。
我妈不惊奇，不着怯，脸上一片空空荡荡。她等他说下去，但是他愣[illegible]巴。
「你变了，我也说不出哪儿变了。过去你不爱说话，现在也不爱，但是味道不一样了。不管你的变化多大，不管我为什么到你这儿，我像五年前一样喜欢你。」
我妈木愣着脸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请你回去想清楚，我已经三十岁了，又不是个……」
「不要讲了。」他的手在我妈眼前急急地往下一切，止住了我妈的话。「我说过，不管你有多大变化，我还像五年前一样爱你。你可能失过恋，被人骗，都与现在无关，我不要知道。」他压住激动，拉过我妈的手：「如果你愿意，你需要，我愿意和你马上结婚，你一个人孤零零住在这里，我不放心。」
我妈抽回手：「太晚了，你回去想清楚。也许你了解我，也许你甚么也不知道……」
他的手再次从我妈眼前猛地往下一切：「再说一遍，我甚么都不在乎，也不要知道。我失过两次恋，和一个女人的关系已经很深，很不一般。我希望你也不要追究我的过去，一切从头开始，好不好？」

为了让我妈的感情平衡，他有意抹黑自己。我妈有点感动，但喉头僵硬。
「我们约法三章：一不准相互追究过去。二，我喜欢孩子，不知道我这把年纪还能不能生育，如果你愿意，我想领养一个，或是把你妈要的那个孩子过继在我们的名下，就是我们有孩子，也不在乎多她一个。第三，永远同心合力，不离婚。」
「你怎么知道我妈领这个孩子？」
「大姐很敬佩你妈。」
我妈看局长足有一根烟的功夫，他的眼里除了真诚，没有其他。她不能相信世间会有一个这么[illegible]，这么合适的婚缘突然降临。她送他到大门口，避开他伸出的双手，[illegible]的夜空，说：「我希望你再想一想，等我们从南方回来，如果你还没有后悔，没改变主意，这趟送葬也就算是我们的旅行结婚吧？」
「这样不好，不太吉祥吧？我们要好好地选个日子，风风光光地举行婚礼，国庆节怎么样！」叫局长的恢复了平静。
「随便哪一天，只是不要国庆节。」
「听你的。」
「再说吧。」我妈头也不回，钻进了院门。

·恰似春水了无痕

办完丧事，我妈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当地再次推开老姑妈的院门时，惊愕地[illegible]

身边的局长。有气无力的四合院，像个返老还童的老处女，虽说满脸皱纹，但搽脂抹粉，四处里透露出喜气，压井处变成了一片金鱼戏水的小池塘，自来水管道通向厨房厕所锅炉房。西房的一侧，向外推出一间大车库。东厢房通后海的小门伸出一个小平台。飞檐、圆柱、台阶、恢复了原色，门窗玻璃焕然一新。

局长端详了我妈一会，自觉十拿九稳，咧嘴一笑，没有一点声音。

我妈摸着郎柱呆楞。

「老领导们说我这么大岁数才结婚，我现在也是个局级干部了，按说应该安排一套像样的房子，但现在国家还很穷，这个四合院修缮一下，也还不错。我想让你惊喜，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你。」

我妈心一酸，可怜起这个为她用尽心思的男人。

「主卧房的地板上铺了一块羊毛地毯，冬天小蕾在上面玩不会着凉。你看这里换成了两张床，不知道你妈和小蕾住在一起，还是分两个房间好？」

我妈心一酸，握住了局长的手，他的指尖仍然温热如春。

局长让我妈坐进一张舒软的沙发，送给她一杯茶，环视客厅一周，克制了心里溢出来的得意，尽力浪漫地说：「我相信滴水穿石，点石成金，只要我做，甚么都能成功。就像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的正规军一样，靠的是恒心。」

我妈茫然。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我不在乎你现在爱不爱我，只要不反感，相处长了总会生出感情的。但是现在我要让你好好想一想，不要在意我们明天就要登记结婚，不要在意

大家的贺礼，如果你现在说一个不字，我绝不怪罪你。」

我妈淡淡地一笑：「对我，怎么活都一样，我懒得多想！」

「你不要为难自己，我还愿意等你五年。」

「你没结婚是为了多我？」

局长的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灭，嘿嘿一笑。

我妈干咳一声，企图锁住心里的恐慌，沉了半晌，低声说：「我愿意明天去登记。」

「好，你休息，明天上午见。」他怕自己或是我妈改变主意似的，弹起来，慌慌张张的离去。

我妈瘫软在崭新的棕绷床上，直勾勾地望着穿衣镜。她看到了自己卖掉了自己，而且数钱时有一种小小的得意。屈辱、悲哀猝然强暴了她，她放声大哭，直到嗓门刺痛。

尽管我妈没有通知任何人，局长搬进四合院的当天晚上，还是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出乎预料，大姐亲自送来了贺礼，一对淡蓝色软缎绣花枕头二床同样色彩花式的被面、还有一束白色马蹄莲！我妈不知道大姐是有心还是无意。

「大姐，您这么忙，还亲自来一趟，真是过意不走。」局长握住大姐的手抖了又抖。

「我们为干女儿出嫁，哪有不来的道理？总理正在开会，散了会才能来。」大姐一手拉住新郎，一手拉住新娘，笑着向大家宣布：「他们移风易俗，不讲究形式，值得赞扬。但是，以我看，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作为纪念，还是有意义的。今晚，我来主持这个婚礼，大家觉得怎么样？」

局长的老领导们一起赞同。

大姐拿出两朵大红绢花，替他们别在胸前，指着局长的秘书说：「还愣着干嘛？[illegible]大媒，先给我们三人拍一张照。」

局长像捧国宝一般小心翼翼地把大姐拥在中间，咧开嘴，长时间作着笑的表情，[illegible]着快门的响声。

我妈像做梦，虽然弄不清大姐在演甚么戏，但她感谢她的大度与善意。

大姐被自己的真诚感动，像送女儿上轿的妈，她把我妈的云手交给局长，两双三角形的小眼里放射出灿烂的慈爱：「小安是个内向人，甚么事都能忍下，你要好好待她，噢？」

隔着镜片，局长的两眼幽幽放光，大声说：「各位老首长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一定不辜负大姐的希望，作个模范丈夫。」

大家轰笑。

·相对无言

总理来了，人没有穿过庭院，声音已经过了门：「对不起，我来得太晚了。我这里有个难题，不知道这支派克笔送给新郎还是新娘……」

我妈头脑嗡地一响，心像一把纸屑随风四散。趁局长不注意，她溜出客厅，穿过小门，走上平台。

大姐迎出客厅的门：「我说你再晚也会赶来的，我在等你呢。」

「小安呢？新娘子呢？」总理的声音很大，我妈觉得不真实。

「刚刚还在客厅，上厕所了吧。」局长说。

我妈坐在平台上发呆，她害怕走进客厅，害怕面对总理。

大姐轻轻地走到我妈的背后，轻轻地拉了拉她的衣袖，我妈哆嗦了一下，站起来。

「进去吧。」大姐半边脸在明处，半边脸在暗处，我妈望着灰腾腾的夜色，心抖得说不出话。

「你一个人躲在这儿不好。」大姐整个脸处在亮灯下，虽然皮肉松弛，但一片温柔。

我妈低下头，不吭声。

「哎，你的脾气真能让人急出毛病。」大姐笑着拉住我妈的手，手指软中带硬。

「小安呢？我来看你了。」总理朝平台走来。

「哦，这里像个世外桃源，真清静。屋里太闷，小安，我能陪你在这里坐一会吗？」

总理走上平台，把一张摇椅拉到亮处。

我妈点点头。

「让新郎给我们送杯水好吗？」总理问大姐。

「我去拿吧。」我妈想躲开！转身要走。

「我去拿，你陪他说说话，他是专门来看你的。」大姐使劲握一下我妈的手，离开了平台。

我妈的手像两个受惊吓的孩子，颤颤抖抖地缩在一起。大姐在演甚么角色？是最后的恩赐？是怜悯被她击败的对手？还是要感动她的丈夫？我妈直愣愣地看着她的灰暗的身

影，缓慢地走下台阶，缓慢地移向客厅。到了客厅门前，突然暴露在灯光下，全身一团光亮。

总理面向水，双脚蹬在平台的木栏杆上。

我妈依靠在墙影里，一只手搭在亮处的木栏杆上。

他直勾勾地望着那只手，我妈把那只手缩到了暗处。

「总理，喝不喝苏打水？」局长一手搀扶着大姐，一手拿着两瓶汽水，老远走着朝这边问。

「好的。借你的新娘子在这里说说话行吗？」

背着光亮，局长点头，咧嘴大笑，既没有声音，又没人能够看到。

「总理这两天只睡了四小时不到，小安？现在我给你一个任务，陪他在这里坐一会，让他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大姐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好，这个主意好。」局长挽着大姐退出平台。

我妈面对黑呼呼的水面，始终没说话。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吗？」总理把摇椅移到暗处。

「你一直躲在那个戴眼镜的男同学背后，低着头，不说话。握手时，你手像没有骨头，又软，又冷，我问你有没有肺结核……不知为甚么，我真心疼你去那么冷的地方，还是个战场……再过一个月零二十三天，我们认识几年了……我六十岁了，忙，又没有自由，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罪……」泪水堵住他的鼻子，声音发闷发紧。他掏出手帕捂住嘴，停了一会接着说：「我老了，感情变脆弱了。局长是个好人，听说他早就喜欢上你了，看样子他是不会难为你的。好好跟他过吧……」总理的鼻腔再次被泪水堵住，半晌没声音。

「还好，小蕾才两岁，还不记事，将来会跟你们很亲的。」还是总理说。

我妈转过脸，半个身子侧愣在亮处，一道泪光划过。

「你别难过。算了，不谈这些。今后我没有机会来看你了。上海那边，每年能给我报个平安，我也就知足了。有甚么事要是找我不方便，就找大姐，让她转告我。」他不能自己，接过我妈的手。

我妈听不清他在说甚么，头脑嗡嗡直响。她干咳一声，吓退了内心的悲哀和恐惧。她拍了拍他的手背，说了声「保重」，离开了平台。她觉得他的手臂像一节木棍，猛地滑落下去。

总理呆坐在平台上一动不动，直到大姐与局长走近。

我妈准备送他一张我的新照，说句想了几天几夜的告别的话，想大方地和他握手，送他们到上车，但是她觉得太累太苦，戏已经演不下去。没等总理夫妇走出院门，我妈已经恍恍惚惚的走进了卧室。

局长轻轻地走进卧室，拉住我妈的手，她一惊，缩回了手。

局长在床前站一会，低声说：「你太累了，先睡吧。我还有些文件等着处理，要是太晚，我就在书房过夜了。」

我妈默默地坐起来，望着黑憧憧的四周，浑身发冷。

小就是美。

孩子力小体薄，给与保护人权力与施舍的乐趣。从孩子到生育孩子，[illegible]通向孩子的桥梁，否定了孩子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将来和过去。孩子还没有能力[illegible]能力虚伪。人们习惯把孩子比若天使、未来和花朵……赞美孩子已成为戒律，不管孩子在吃饭时拉屎，还是刚刚弄脏你的礼服，不管你是总统皇后社会名流还是大主教，[illegible]里，你绝不敢对孩子表示厌恶，只能微笑。

孩子像一扇天窗，暴露出人性最原始的一端：自私、怯弱好吃、贪婪，而又不能创造财富。三岁以下的孩子是猪，三岁以上的，才具有狗性。孩子懂得父母的脸色，懂得谁是最重要角色，谁是侍候穿衣吃饭的人，他们对待保姆与父母态度却截然不同。

我自幼就不是个好东西，也没有看过一个好东西！外婆为我换过三次保姆，每一个都受过我的气。无奈，她们靠侍候我穿衣吃饭度日子不得不强迫自己宠爱我。日后，我漂泊他乡，寄人篱下，刻骨铭心的伤痛，多来自孩子们对我的伤害。每当大人们压制住内心的偏爱？分给我一份和他们孩子一样多的糖块，喝住他们的孩子对我的欺辱，我那灰暗的小生命，就会因为他们的温存而一闪一闪发亮。如果没有大人们的虚伪与掩饰，我的童年将会更黑暗。

也许，创造我的两颗单细胞相遇时，没有一股洋洋洒洒的正气，没有一个安全的生物场，种子不正，发出苗儿自然阴阳怪气。也许，我的摇篮的周围缺少一股刚柔相济的气息，一缺少一对相亲相爱的男女形象。凭直觉，我一直在寻找，在验证谁是我[illegible]爱的人。我相尽办法伤害自己，观察别人是否心痛，再根据心痛的程度判定谁对我的[illegible]最真。由于外婆的怜爱，周围的人总是对我恭维，忍让，逐渐养成了自我的[illegible]习惯。直到我初吻测试男孩子的恋情仍然运用此道。自从我有了新爸新家，每年寒暑假，我妈总是想方设法把我接回北京。她说，北京夏天清凉，冬天房子里有暖气，对孩子的健康有好处。其实，她想避开外婆的过分宠爱，改掉我的坏习惯。每次离开上海，不论是在火车站还是飞机场，我与外婆总是哭得像泪人，惹得众人看热闹。我妈始终弄不明白，一个从来不对女儿微笑的母亲，为甚么会这般溺爱外孙女？为甚么会被一个孩子降服？我与外婆生离如同死别时，我妈总是想起她那缺少母亲慈爱的童年。与生俱来，我喜欢制造生离死别的悲壮，看到外婆离开我时扯心撕肺一般难受，我会觉得被人留恋，被人深爱。没有外婆送行，我绝不愿意平淡无奇地走出家门。如果我妈阻止外婆送行，我会又踢又喊，弄得我妈寸步难行。久而久之，我妈索性躲到一边，让我们一老一小哭够，亲够，时间一到，她会从某个角落走出来，一句话不说，拽着我就走。

第一次来北京，我哭闹，我妈哄抱了一夜。第二天，我不吃不喝，发了高烧，我妈不得不赶快把我送回上海。

第二次一进家门，我就想和继父闹别扭。我妈替我梳洗，我一面往外挣，一面撕扯自己的头发。我妈急得掰开我的手，局长却装着没看见。我眼一闭，小小的身子猛地摔在局长的脚跟前。我妈哭着抱起我，而局长却躲到书房再不出来。从此，我[illegible]定了局长，两人

水火不容。只要他与我妈亲近，我不是夹在他们之间哭闹，就是偷偷地把他们的合影照片从中间撕开。我妈害怕我哭坏眼睛，又怕局长不高兴，每一次大闹之后，都会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迁就，最后一次接我来北京。但是，只要我回上海一个月，她就会忘记磨难，一天天数着，等着放假再把我接回来。我吃透我妈，一次比一次大胆，一次比一次变本加厉。那年大雪天，破天荒，我妈头一回听了丈夫的话，稍一大意，差点送了我的一条小命。从此，我不再找她胡闹，不再叫她妈妈。直到今天，我像个活到头的老太太，理解了大人的无奈，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哭叫，仍然能在我的心上划出一条血痕。这血痕像鸿沟，永远横在我与母亲之间。我从不敢回意那哭声，但那哭声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一分钟。

我忘记那天晚上有多冷，有多黑，只记得那天晚饭时，局长给我妈挟菜，我妈给局长挟，我被冷在一边。我不再吃饭，不再说话，嚼着嘴，等着他们哄劝。

他们不知道孩子作戏，从来都比大人认真，我妈看了看局长，局长看了看她，两个有意忽略我，又说又笑。

我跑出餐厅，我妈和局长装着没看见，仍然又吃又喝。

我穿过庭院！几次回头，只见飞雪满院，不见我妈出来挽留。我跌跌拌拌回到自己的房间，有意不摔掉身上的雪花，不脱鞋，爬在床上，偷听脚步声。直到我等急，心肺快要气炸，局长才挽着我妈，走进我的房间。局长一只大手压在我的头上。我不喜欢他手上的热气，不喜欢他的手指那么短，不喜欢他喘息声音太大，不喜欢我妈掸掉他肩上的雪花，不喜欢他们身子那么靠近。我想外婆，想回上海，但又不愿意留下我妈和局长单独在一起。我突然推开他的手，仰直头，目光像钉刺进局长的黑眼珠子里，他的眼睫毛一抖，镜片后射出了两道幽幽的寒光。

一秒，五秒，十秒，三十秒钟……四只眼睛死死地扎在一起，像肉搏战，凑足劲，谁也不让。一团飞雷被风从屋顶摔到玻璃窗上，我一惊，心像鼓锤，重重地敲响了我的薄弱的小胸脯。我觉得鼻子发酸，眼睛涨痛，但绝不能让眼珠子动弹一下，动了就是失败。我攥紧小拳头，屏住气，让忌恨膨胀。

「你们看，前屋的凌锥拖到地上了！」我妈想缓和气氛，想让双方下台。

局长愣任片刻，犹豫片刻，一笑，像一团馒头噎在嗓门，呃一声：「小蕾，你的眼又大又亮！」

我又瞧他两秒钟，低下头，愣是把眼水憋回去。

「晚饭没吃饱，把这个苹果吃了吧。」我妈送给我一个削好的苹果。

我哆哆嗦嗦，没接住，苹果滚到了地板上。

「怎么了，你的手这么冷……」我妈握住我的手。

「我不饿……不冷……」我绷紧嘴唇，但牙齿抖得直打架。

我妈把我搂进怀里，吻了吻我的脸。如同久战沙场的伤兵，终于回到了温馨的家，我趴在我妈热呼呼的怀里，冰释，融化，泪水流出。

我妈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对局长说：「这孩子犟得像黄牛。去年在上海，她问，一天一个太阳从东边跑到西边，总共有多少个？我说，只有一个，早上跑来，晚上回去。她不信，要数有几个，居然在外面站了大半夜，你说傻不傻？」

「嘿。这孩子可不傻，长大了能吃人。」

我妈摔下了脸。

局长转换成笑脸逗我：「你长大了会变成一只小老虎，呜——张开大嘴要吃人噢。」

局长两只手抱着头，作怕老虎状。

我毕竟是孩子，憋不住，卟嗤笑出了声。

「好了，小公主笑了，我们可以走了。」

「去哪儿？」

「去看看大姐呀。换双布底棉鞋，路上冰冻滑。」局长的双手鸽子似的落在我妈的肩上。

我瞄准鸽子不放。

「甚么时候约的？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妈的手指插进我的发丛，我的耳朵耸立。

「我没说吗？应该的嘛，我们马上就要有孩子了，也该去谢谢大媒了。」局长的双手双飞起，又双双落在我妈的肚子上。我像警犬，眼睛跟着局长的手，落在我妈的肚子上。局长撩开我妈的长外套，指着隆起的肚子问我：「你猜这里面是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

「是西瓜！」我斜着嗓门叫。

局长咧开嘴无声大笑。

「小东西，别胡说。」我妈放下松散的长外套。

我仍然盯着她的肚子一动不动。

沉了良久，我妈说：「我不想去。」

我斜了局长一眼，得意地歪了歪嘴角。

局长点燃一支烟，吸一口，冲着玻璃窗徐徐吹出。

我装作咳咳，不让局长抽烟自在。

「约好了，怎么能不去呢？下次听你的好不好？快打扮打扮，把那件雪花呢长大衣穿上，又能遮肚子，又漂亮。我知道，你要面子，不肯出门，我的大美人。」他从我身边拉过我妈。我的大眼睛咕噜转了一圈，渴望我妈反抗。

「我……我们一会儿就回来，等阿姨收拾好锅碗，给你洗脸洗脚，再睡觉，噢？」

「小蕾一起去。」

「为甚么要带她去。」我妈僵直地瞪着局长。

「这两天我不在家，你们去过了？」局长也僵直地瞪着我妈。

「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好不好？有话，我们到客厅里说。」我妈挽着局长，走出我的房间。

我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扔到门上，想让我妈听到声音。

外面的风带着哨音，屋里一片宁静，我望着墙上自己狭长扭曲的影子，感到一阵恐怖，一阵委屈。我开始哭，先是抽泣，后是嘤嘤露出一点声音。

我妈没有回来哄劝，她在走廊里换鞋，穿大衣，紧丝巾。

我冲着门缝边哭泣，边竖直耳朵听着我妈的响动。

「阿姨，我们走了。」我妈冲厨房喊一声。

我突然觉得被整个世界遗弃，急忙跑出门，冲着已经发动的小车，大叫大喊。

我妈窜出车门：「怎么了，也不穿鞋？」

悲哀加上刺骨的冷风把我碾碎，我哆哆哭成一团，坐到了冰雪上放声大哭。

「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好不好？」我妈要抱，我拼命挣扎。

「安然，别碰到你的肚子！」

「这孩子楞是被你们惯坏了。」局长驴着脸走过来。

我冲着北风叫喊，两只脚使劲地磋在冰雪上。

像一条刚出水的鲤鱼，局长好不容易把我抬回到房间，摔到了床上。

「不要你碰我，不要你碰我，你算老几？」我又冲着房门，冲着北风，压着嗓子哭叫。

「你瞧这德性，别管她！」局长气得脸发青。

「是被外婆惯坏了，我早就想改，一时半时也改不了。每次离开上海，她都是这个样子，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样下去，对她没有好处。只要你不理，哭累了，她自己会回来的。再不走，已经晚了。」

「外面太冷，会冻出毛病的。」我妈往外走。

局长拉住我妈：「看，你就是狠不下心，才把她惯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狠狠心，试一次，治治她的坏毛病。我们从后门走，回来后，我保证她已经乖乖地睡觉了。」

「你不晓得，她太犟……」

「你不是要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管教吗？要是你肚子里的孩子这么不听话，我早就动手了。」

我妈冷冷地斜一眼，赌气不说话。

局长抹抹眼镜，抿嘴一笑：「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不放心，你去说一声，下次我再去看他们。」我妈看着院子里的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我去有甚么意思？好吧，我给大姐打个电话……但今天你可不能再迁就这个孩子了。」他摇头叹气，朝前厅走去。

我呛咳不停，没有力气把粘痰吐出，小便失禁。我被恼羞激怒，在雪地上滚来滚去，满头满脸都是冰花。冰花被汗水泪水湿透，头发一缕缕贴在我的脸上。我的嗓子干痛，火烧火燎一样难受。我一双拳头猛烈地砸在胸前，双脚被冰碴刺破。我虽然闭着眼睛哭喊，仍然感觉到我妈躲在窗帘后注视着我。我开始脱掉棉袄、脱掉棉裤，北风一吹，身子抽搐成一个小球，在雪地滚来滚去。

局长拉灭了所有的灯光，我妈几次冲到门口，又几次缩回到走道里。

整个世界在我的眼前突然变得漆黑，我以为我妈不再会出来哄我，不再会抱我回房间……那时我的性情如同石膏，又脆又硬，只能断，只能碎，就是不能弯。我眼前先是冒出一串白光，再是红光，最后甚么也看不见了。我像一条冻僵的小蛇，蜷在雪地，不再能动弹。

我妈的哭声把我从火海，蛇群的噩梦中惊醒，我喊了声「阿婆」，再次昏睡。我不记得在医院住了几天，只记得出院时，大姐把我和刚刚从上海赶来的外婆送上火车。

我妈和局长垂着头站在月台上，外婆阴着脸不和他们说话。

大姐拿出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一双毛线小手套给我：「这是我和总理伯伯送给你的，你喜欢不喜欢？」

我看了一眼外婆，外婆说：「快说谢谢，等你脚上的冻疮好了，穿上顶好看的。」

「谢谢奶奶。」

「哈哈，小蕾叫我奶奶了。老了，孩子可不会说假话哟。」大姐说笑，打破了沉默。

饥饿王国

不说旧金山、温哥华、纽约这些华人聚集的地方，仅仅维也纳就有两万多家中国餐馆，在美国，不管你是钢琴家还是公司的大老板，生人见面，常会问：「你在中国城开餐馆？」且不论这句话包含的高低贵贱，中国与吃连在一起，已是举世公认。

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能种壮稼的太少，能吃饭的人又太多。共产党掌权第三年，城市人口、工商业用粮激增，全国吃粮紧张。为了应急，总理没有选市场调节，伙同搞社会主义经济的阵云，制定了一套统购统销的吃粮计划。

从此，中国人的嘴被共产党控制，身子被户口档案单位组织挂在同一条钢丝绳上。主席的理想社会主义，进入了集亿万人生杀大权于一体的专制社会主义。人们于不能随意吃喝说笑，再不能随意移居城市或乡村。

应该说，总理为此立下头一功，他为六〇年的大饥荒做好了铺垫。

一九五八年底，各省各地上报的粮食总产量为八千伍佰亿斤，人均三百斤。

一九五九年，为一万亿斤。

民以食为天，粮食过关，解决了吃的问题，主席大喜，觉得他的理想王国已经实现了一半。

既然特大丰收，粮食多得吃不了，上交国家的公粮，由正常年景的百分之二十胀到三十九点七。

总理不相信上报的数目，派粮食干部下去清查，结果三千三百亿斤不到。农民颗粒不留，把所收的粮食全部交公粮，也还不够。

一九六〇年，那些吹嘘亩产过万，过十万斤的干部，怕失面子，怕担责任，不敢实报产量，总理明知报上来的都是虚数，但又无法弄清。

「秤！生产队的粮食过秤进仓，我要一个真实的数字。」总理说。

结果，全国总产量只有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不到。

「这个数字怎么能够！」总理几夜睁着眼，睡不着觉。他虽然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国控制消费，瓜菜代替粮食，度过难关。但是冬春青黄不接，手中无粮，六亿六千万张嘴怎么办？老大哥早在中俄边境陈兵百万，撤走了专爱项目，把援助志愿军的装备、武器，算出了一笔总账。

「挤出一点外汇，进口粮食。」分管经济的领导人说。

「吃进口粮，是禁区，主席自尊自大，他要赶英超美，要给赫鲁晓夫颜色看。堂堂的社会主义，怎么能没饭吃？宣传出支，共产党人的情面往哪里放！」

总理接到警报：京津宁潘四大城市，粮食总库存只够定量供应几天。

山东的几个城市只有一天的存粮。

安徽、河南颗粒无存。

一个这么多人口的大国，几乎没有存粮，六亿六千人面临绝境。

中央只好同意进口粮食，总理批准了一百五十万吨。

管经济的领导人要求二百五十万吨。

总理知道这位保守老先生，能算出这个数字，一定是全国勒紧裤带，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他请求中央同意。

十二月底，总理参加缅甸独立节十三周年庆祝典礼，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缅甸总统授予他一枚特制的「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有者」的最高勋章，不知道接过勋章时，他的心里是否惭愧？是否想到他的同胞正在受着饥饿的煎熬？但是，访问前，他特意请外贸部副部长陪同，一路上研究怎么向国际市场买粮食。就在接受勋章的当天，他让副部长直飞香港，搞清三件事：能不能买到粮、运轮能不能马上解决及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持问题。

回国后，他连着两个月不油粮，不吃肉。

·贫贱出刁民

老管家阿贵，进门就给外婆磕头：「大小姐，大慈大悲，看在我侍候老爷子二十五年的情分上，救救我一家五口人的性命吧……」

「你临走时，老爷给的那笔钱呢……」外婆话没说完，傻子一样，呆愣着不动。原本精致瘦小的阿贵，现在银盆大脸，水汪汪一片放亮。原本滴溜溜乱转的大眼，现在只剩下白丝线一样的两条细缝。

「我该死呀……」阿贵举起手，刷在自己的脸上。他的手像一把展开的白萝卜，雪白的指印，陷在脸上半天弹不起来。

外婆抓住同贵的手，他的手背上绷烂了一寸长的伤口，只流清水，没有血。

「我瞎眼，我混蛋，我把老爷给的那笔钱买了十五亩地，不到两个月，划成地主成分，全家老少跟我吃苦。眼下，贫下中农从大食堂打出来的稀饭都能照出影子，我们地主富农的小食堂，十天半个月也难见一粒米，一个油花子。我家五口人，每天五坨菜团子，我媳妇我妈早就饿死了。为了多领两个人的菜团子，我把两条尸首藏在床底下。夏天一到，邻居闻到臭气，报告了上边，上边一生气，扣回了我家十个菜团子……」阿贵抱着外婆的脚大哭，说不下去。

陈姨站在一边，早就哭得眼红鼻子肿。

外婆一句话不说，朝门外走去。

阿贵跪着追上去。

「你说实话，庄稼真的颗粒不收吗？」外婆扶起阿贵。

「丰收，丰收呀：掩家黄泥岗子地，一亩还打了两百斤麦。那些千刀刮，万刀子戳，断绝孙的公社干部，打肿脸充胖子，睁着眼说瞎话，说亩产地了五万斤。这一扯谎，好了，原先五担上交一担公粮，眼下说是特大丰收，十担上交四担。大小姐，你想想，队里只收五千担，硬是上报两万担，连交公粮也不够呀。现在大人孩子吃食堂，要是查出你家偷藏粮，偷做饭，停你伙食三个月，还要捱批斗。大食堂每月从上面领回那点油粮，队干部贪，炊事员刮，贫下中农都吃不上，哪里还有我们地主富农的份？先是轮天轮月见不到油星子，后是见不到米粒子，再后来，干脆野菜草根树叶做的菜团子也吃不饱……整庄子的人肿得走不动，遍地是路倒……」

外婆沉着脸，不说话，走进厨房，端出一大盘白黑两色馒头：「陈姨，快给阿贵做碗汤。」

阿资一只咬掉大半个馒头，像只鹅，伸长脖往上挣。

别急，喝口水润润嗓门再往下咽。」外婆夺下他手里的馒头，递给他一杯水。

「不要紧，不要紧，能咽下。」阿资不肯放下手里的馒头。

「不准猛吃，听到了吗？」外婆背过脸，站了一会，朝楼上走专。

「是，是，大小姐。」阿贵如小鸡啄米，冲着外婆的背影点头。

当陈捷端着汤碗走过来，六个大馒头已经一个不剩。她绕着阿贵左看右瞧，放下汤碗，放下了脸。

阿贵抬起水汪汪的大脸，吭嗤一会，从胸口里掏出一黑两白，放回到盘子里：「我家孩子半个月没见过面星子了……你知道，我阿贵侍候老爷子二十五年，从来没贪恋过一个小铜钱……」「唉，阿资，眼下都难。老爷子死后，大小姐把万贯家财充了公，好不容易得到个民主资本家的名分，靠定息过日子。现在我们四口人吃饭，只有大小姐一个人享受公家的照顾？每月一斤油一斤肉，还不够小蕾一个人打牙祭的呢。我们这些普通人每月只有上一斤细粮十斤粗粮，加上十斤花生亮红薯秧子磨成的再生面。馋急了，大小姐才肯出高价，带我们去摊小吃一顿！」

「别说了，这就是天堂了。我们全庄子一年也吃不到你一家一个人吃一顿的油粮。」

「话不能这么说？你还不知道，大小姐过去是甚么日子？猛一下子落到这一步，对她来说，真是吃不消呀。唉，都怪老爷死的不是时候，小姐也不该去北京上那个倒楣的鬼学

校……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大小姐拨根汗毛也比你我的小腰粗，你去劝劝大小姐，给我点粗粮吧！」

「要是有，你不开口，她也会给你的，只是我们也不够。」

阿贵还要说甚么，见外婆抱着我下楼，急忙迎上前恭维。

「阿贵，人可穷，志不可短。」外婆说。

「唉——大小姐，哪里是穷哟，命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志气哟！」

外婆给阿贵送过一个纸包：「我家只有八十斤粮票存底，还有四张嘴要吃饭。这儿四十斤全国流通粮票，三十块钱，是别人送我小外孙女的，你拿着吧。记住，我只能帮你这一次、救你一时，救不了你一世。上个月，阿富家兄从安徽老家赶来；上上个月，阿大派儿子从河南来，都像你急等着粮食下锅，我自顾不暇也救不了你们这么多人。你在这里住两天，养养身子，回去吧。」

「不住了，孩子张嘴等着呢，我去赶晚班火车，下了车，大后天一早就能走到家。不瞒你说，我全家人省了五天菜团子做路上的干粮，我才撑到上海。大小姐，你的大德大恩，我阿贵一家三口人，活着做牛做马报答你，死了在阴间侍候老爷子。」阿贵连磕三个响头，摸了一把水汪汪的银盆大脸，跪着退出大门。

「你这么虚弱怎么走？大小姐让你养两天，你就去前边，住阿富的房里。这么多年没见面，你也该看看他才对呀。」陈姨扶起阿贵。

阿贵又给外婆磕了三个响头，摇摇晃晃朝前院走去。

第二天大清早，陈姨起早做饭，发现粮油洗劫一空，就连我吃的半盒饼干也无影无

踪。

阿富说：「阿贵根本没在他房里过夜。」

陈姨一屁股坐地，放声哭诉：「是我多的事，留下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一粒粮食也没留下，还有二十多天才能到下个月！怎么办哟？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去火车站找他算帐……」陈姨冲出门外，顶头撞到了外婆。

「不要闹了。」外婆冷着脸，喝斥。

陈姨低着头，哭泣。

外婆像游魂，无声地飘向后楼，闷坐了半天，摇头感叹：「当年，阿贵压船去南洋，大把的银子放在他的床底下，四个月，他没动过一个指头。他在我家二十五年，地上的一颗铜板，他也会拾起来交还老爷子……」

陈姨呆呆地看着外婆。

突然，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吃力地站起来，佝下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时自言自语：「共产党有问题……有问题……这是逼良为娼呀……逼良为娼呀……」

·吃墙

半夜，一阵阵脚步声把外婆惊醒。她披衣走到前院，一队推车肩扛的人群涌出。

她轻手轻脚走近前院陈姨的房间，陈姨「啊」了一声，转身就跑。

外婆拉亮了灯，在陈姨与阿富卧室之间的一面墙根已经被掏空。她站了一会，从被掏空的洞里穿到阿富的房间里。

阿富跪下说：「我该死：没有阻拦她。她知道这面墙根是老爷吩咐用栗子面加白糯灌的浆……她老家来的人多，手里又有家伙，怕出事，我不想惊动你……」

外婆小手往外一指，蹲到被掏空的洞旁，用手指沾一下飞沫，放到嘴里，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流出。

·一袋黄豆

国家主席六十二岁又生了一个小女儿，视为珍宝，百爱不够。总理受了感动，让大姐约我妈来中南海的家里谈我。

大姐领着我妈走进自己的卧室，低声说：「听说你妈的存钱存粮全被过去的佣人偷光，现在你每个月都往上海寄钱寄粮票，总理不放心。」

我妈瞟她一眼，确信没有恶意，嗯了一声。大姐接电铃，吩咐卫士：「客人来了；请总理过来一下。」

总理小跑进门，蹲到我妈的脚前，按了按她的脚踝与脚面。

大姐三角形的小眼斜向他们，问：「肿吗？」

我妈躲开总理，低声说：「我不肿，粮食够吃的。」

「还说不肿，你看，一按一个酡子，起不来。你不能这样亏待自己，我们经常给上海全国流通粮票。」总理又蹲到我妈脚前，掀起她的裤管按她的小腿。

大姐拿出一斤麦片，一小口袋黄豆，瞟了一眼丈夫。我妈再次避开总理。

他站起来，拉起我妈的手，按了按手背说：「你妈没有跟蒋介石跑到台湾，没有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共产党初到上海，经济混乱，加上一些军管人员没经验，造成你家的银行、工厂倒闭。老人家深明大义，没有抱怨共产党。如果让这样的老人家受穷挨饿，就是对我们党的讽刺。」

我妈觉得他像演戏，缩回手，望着他，神情如同一张白纸，或是一片没有人迹兽痕的雪地。

总理直直地看着她，目光不再活跃。

大姐「嘿嘿」一笑，仿佛仙境中突然闯入的俗人俗物：「你还是看不出来吧？她和我怀孩子时一样，有点浮肿，属于正常现象。」

「呃，你是怀孕了……总理像触电般缩回手，但又觉得自己失态，手僵在半道上。

我妈突然涨红了脸。

「算起来，他们结婚也快两年了……」

像一个冰雪纷飞的冬天，冗冗地隔在他与我妈之间。从结婚到生孩子，像从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一样简单。但是，他却觉得眼前的小桥冰冻路滑，九曲十八弯。他端着右膀，左手没处放似的在衣襟下不停地晃动。他列嘴一笑，脸上却泛起一层寒光：「好，好，祝贺你，祝贺你们有了孩子。」我妈低下头，仍然觉得大姐的眼珠子像火球，在她的脸上不停地滚动。

「现在全党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共度难关，主席也很长时间不再吃肉。你们选在这个时候要孩子，你可千万要注意营养哟。这斤麦片是从香港买的，营养很丰富。这袋黄豆，本来是要带给上海的，你拿去吧，用小磨磨成豆浆，每天早上一杯，一个星期下来，保管消肿」大姐收到了预期效果，一时兴奋，脸上的松肉四处乱窜。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些东西你们留着吧。」

大姐拉住我妈的手：「和我们还客气甚么？我还有一袋，会请孙夫人带到上海的。」

「麦片含大量的维生素，黄豆的蛋白质含量最高，吃了对你身体很有好处。」总理僵硬地说。

大姐侧过身，尽量神秘地说：「听局长说，他都能摸到孩子的小胳膊小腿乱踢乱蹬，这么调皮，一定是个儿子。」

我妈瞪着大姐，冷冷一笑。

「小安，你和大姐聊吧，客人还在办公室等我呢。」总理转身出门时，目光在我妈的腹部旋风般扫荡一遍。

我妈觉得宫缩，心口火烧火燎一般疼痛。

主席的天国

上帝在那些人灭亡，必须让那些人先发狂。

主席设计的天国，是砸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全民皆兵，全国机构军事化。他的子民个个全能，拿起枪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拿笔能绘画写文章。

主席的灵魂是造反，一反到底，包括他自己。要实现他的天国梦，手段自然是造反。一九六六年，上帝给了或是主席自个配了把钥匙，打开了五千年文明的牢龙，释放出被文明囚禁的另一部分人性。批斗抄家绑架羞辱游街写大字报！人人嘴上沾满了血污碎骨，拿起了棍棒刀枪「把整个国家打得人仰马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染得一片血红。派与派，家与家，甚至父母与子女，常常为求证对方是阶级敌人，反革命而告密、厮杀……

我的朋友说：「只看到文化大革命阴暗阴险的那一面，目光太短浅。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权术？是克荡党内的腐败？还是想剔除五千年传统中的瑕疵，结果连玉也被弄碎？不知道。它是整死了那么多人，但翻开世界史，哪一场革命不付出流血的代价？」

我说：「它整整冶炼出我们整整一代魔鬼和狠孩！」

「那是你看重了一场革命，轻薄了人性。我们原本就有一部分根的属性，只是没有时机闪耀光大。自从哥白尼发现了地球能转动，蘑茹红云飘浮在广岛上，人在月亮上漫步，尼采康德马克思沙特主义……人的自私怯懦贪婪易变从没改变。」

「主席要天翻地覆，规律倒转，工农兵蹬上讲坛，教授学者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

实是仇视知识，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力。」

「它也洗刷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迂腐与酸氣。」

「中国人从此失去了真诚、信仰和宗教，成为一群无神论者的暴民。」

「不，那时代人人心中有神，而且拥有旷古未有的狂热与凝迷。这神不是菩萨耶稣，是主席这个大活人。」

「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荒废学业，是愚民政策吧！」

「每当我与那些珠光宝气的港台小姐对酒当歌，与那些腰缠万贯，只知道名牌与男人的太太们相对无言时，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怀念那龟裂的田野上，一轮能晒出人油的太阳。怀念那如豆的油灯下，来不及洗去脚上的牛粪，手上的泥巴，便捧起主席著作时的纯朴与天真。那些波澜壮阔的苦难，那摇撼我生命之树从此再不开花再不结果的动荡，已成为我的骄傲，我的一部分，与我一起长大。我的心早已洗劫了甜俗，而且再也容纳不下。我来到另一个社会，看到了办公楼里大老板的绝对权威，蒸汽浴室里或肥胖或是怕肥胖的女人们，为了皱纹、体重，用丝瓜筋石块麻制手套揉搓着自己小腹大腿时，我鄙视这群金钱与肉体的奴隶。我们曾十几年从没介意服饰发型与形体，从不介意金钱与权势。我们曾把主席像章刻在胸前的肉而不觉不出疼痛，手术时不要麻药，只要主席的语录。我们曾大悲大喜大真诚过，我们曾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

我说：「这叫做被强奸得到了性高潮：想不到你会玩赏血腥气味。几十年的验证，不论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意想出来的共产主义，还是主席用人民血泪实验的社会主义，人性都拒绝实现。」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否还有存在价值？被金钱肉欲奴役的资本主义，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更多更宝贵？也许这是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课题。」

·不是愚忠

国家主席的功劳，在于创造了「主席思想」这个词汇。在延安杨家岭的大礼堂里，这个词一出笼，就被掌声神化成精神原子弹。人们用它斗天斗地斗人，谁掌权谁就说自己是它的真身，谁下台，谁就被说成是它的判徒。后来，它变成了一张狗皮膏药，不管是牙痛还是拉肚，一张贴屁股，一张贴在嘴上，让人两头不能出气。国家主席创造了这个词，还觉得不够，又主编了主席的雄文四卷。这雄卷更邪，它被几亿人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万宝囊试金石，中国的、世界的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中国的、世界的人都能用它试出敌友。

主席身上有匪气，但知道报恩，他已把国家主席的交椅让给副主席。副主席成为国家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

一九六一年英国的一位老元帅问主席：「谁是你的接班人？」

主席说：「很清楚，他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元帅又问：「他死后是总理吗？」

主席：「他之后的事情，我不管。」

国家主席居功了，误会了，误会自己真的如同墙上的影子一样高大。不是他造就了主

席思想的绝对权威，是主席的绝对权威造就了他。就如同没有主席，中共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的轨迹，依然与今天大同小异一样。

副主席登上国家主席宝座的当天，《人民日报》套红刊他和主席的照片。两张照片一样大小，他的在左侧，主席的在右。中共历来左占上风，右为下家。如九大，主席的左侧是春风得意的主席夫人为首的四人帮，右侧为失势失意的总理和几位老将军。

也许国家主席知道皇帝不到死，绝不肯松开手里权柄。历史上的第二把手，多没有好的下场，他要提前行动，推翻头顶上的大皇帝。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之后是三年大灾害，饿死了六七十万农人，主席的错误已经水落石出。但是农人如水，装在碗里，形似碗，盛在盆里形似盆，无人起诉追究责任，无人扯旗造反推翻共产党。

国家主席权倾一国的时机来临，他要纠正主席的个人崇拜，左倾急躁的毛病，把土地包给农民，让市场，自由开放。

饥肠辘辘的农民起死回生，自然拥戴让他们吃饱饭的国家主席。主席失势了，威望急骤下跌，他的指挥棒对于很多省市失灵，尤其国家的文化宣传部门加上一个北京城。

一九八八四年，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改名换姓了。他停下来，大口抽烟，好一会接着说：「以前两个主席都随我姓，现在一个姓刘了。再过一段时间，两个都要姓刘了。」他的秘书回意说，主席说得极慢，一字一顿，很感伤。

外宾问：「那你怎么办？」

主席说：「我随时准备去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动。」

外宾说：「主席才六十一岁，精力正旺盛。」

主席苦兮兮一笑，丢下这个话题，不再回头捡它。

一九六五年，主席对一个美国作家说：「我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多年后他再次对这位作家感叹：「我们谈话时，许多省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党委内都不听我的话了。」

·导火线

主席急于求成，各级官吏投其所好，全国谎言流行。谎言毕竟成全不了主席的美梦，大跃进毫不留情地失败了。三年灾荒过去，主席痛定思痛，提倡敢于骂皇帝的海瑞精神。

笔杆子们拍马屁，或是另有用意，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的文章。一时间报纸杂志四处可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将军直言不讳，说大跃进是主席头脑发热。主席被激怒，革了他的职，暂时留住了他的命。

几年后，北京的副市长编了一句《海瑞罢官》的历史剧，演出后，整个北京轰动。主席夫人找文化部长，要求一些文艺评论家写批判文章，被拒绝。她一赌气去上海，找到了上海市长，以搞革命现代京剧为掩饰，秘密找人撰写批判文章。此人十易其稿，每稿都是夹在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直送主席审定。

主席夫人下令：「总理好和稀泥，折衷主义，批判稿不能让他看见！」

文章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主席夫人出面，要全国报纸转载。刘主席控制下的北

京市委，大小刊物拒绝转载，而且还准备了大批反击文章。

两周后，主席亲自下令：「出小册子，在全国发行！」

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做求订数，北京的大小书店拒绝发行。

两阵对垒，僵持不下。

主席感叹，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滴不进。

总理出场了。他既迁就了主席，又带着折衷调和的色彩。他让北京各报转载了批判文章，亲自修定《人民日报》的转载按语，强调是学术讨论，不是政治运动，要以理服人。主席知道自己的理想王国，不是被身边的人推翻，也会从根子上烂掉。他要借助运动清除异己与腐败，在人民的灵魂深处，来一场大革命。

一九八八一八年春天，北方大旱，早种的麦苗枯死，晚播的麦粒发不出芽。不知是天生劳碌，还是担心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吃穿，总理亲自兼任河北省委市抗旱工作组长。上从各省的策略，下到从哪个沟渠引水，他都要亲自过问。

祸不单行，三月刑台发生了大地震。共产党人向来打肿脸充胖子，拒绝外国人援助。

总理对外隐瞒震级，对内安抚众生。大地还在摇动。他的专机已经落到了一个打壳场上，一个生死与共的形象，留在了虱虫乱爬的窝篷，惊魂未定的农人心里。

这期间，他还处理印度反华侨事件，而后，忙着陪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从南到北参观访问。他四外奔波，八方张罗，看起来，是没有时间顾及二一一把手之间的斗争的问题。也许，这才是他的高明。他知道主席从没把他当成知己，从没把他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国家主席也早就有意让书记处书记取代他的用意。置身事外，才能保住「总理」这个

不热不冷的第三把交椅，才能为民为己多做一些事情。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一位女学生，因与校党支部书记对立，写出了全国第一张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

主席夫人加赞赏，想藉机掀起全国性的揪斗风气。

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授意写了批判女学生的大字报。女学生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大帽子，国家隔离审查，学校大乱。

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去了东欧，六月底回到北京。

女学生的大字报，是整个运动的导火线，它像征首深层的权力斗争。国家主席镇压了女学生的革命行动，在南方休养的主席被激怒。他下令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女学生的大字报。

北京五所大专院校，全国成千上万大中小学校骚动了！北京大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女学生成了造反起家的新闻人物。

自从走进幼儿园，党的教育已经注入了孩子们的血肉。我们懂得世界上只有两种干脆利落的感情——爱与恨。我们恨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苏修美帝，我们爱伟大领袖、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阵营里的自己人。在这个营垒里，除去伟大领袖一个人不变，任何人都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变成阶级敌人，包括我们的父母亲。一旦我们的亲人被划进另一个阵营，我们就会因为害怕被无产阶级抛弃，站到逼害亲人的行列，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且可以用「大义灭亲」「划清界线」「出生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一大堆闪着金光的大道理，为自己寻找平衡。

既然孩子们的心思铸造已经完工，青春被爱恨沸腾，多少年纸上谈兵，多少年幻想着阶级敌人，等待的就是真枪实弹的时刻来临！

十年磨一刃，青春期躁动的孩子们，亮起了杀敌血恨的上方宝剑。当然，这宝剑就是孩子们灵肉的本身。

国家主席固然有取代主席的野心，但不够狠，不够辣，他没能趁局势大乱搞政变，而是飞抵杭州，请主席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大鱼没上钓，需要放长线。主席说：「我身体不好，暂时不回北京。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了。」

国家主席忧心忡忡地赶回北京，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提议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控制文化大革命。

中央会议通过了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虽然同意，同时又丢下了一句话：「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嘛。」

国家主席昏了头，或是太清醒，另有用意。他让夫人参加了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她抓了一批带头造反的学生，制定了中央八条规定：「不准大学报上街，不准上街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的声讨会……暑假期间，工作组组织学生们下乡劳动，或是遣散他们回家。」

第一夫人哪里容得下第二夫人再出锋头，再占上风？她让她的党羽们鼓励学生坚持运动，反对工作组的八项规定。

在这场旷古罕见、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第一第二夫人，像两只警犬，两支冲锋枪，虽然对方的丈夫是她们撕咬、扫射的目标，但嫉妒才是她们的原动力。

·残酷的平等

李老师双手盘在胸前，从一排排桌前走过，细长的白桦木教棍，骄横地杵在她的刀片一样菲薄的右肩上方。她抿着嘴，眯细着凤眼，把孩子们的脸过滤了一遍。

我听到李老师的脚步声蹭到了桌腿边，知道自己背不出课文，但有意挺胸昂头，作出一副不怕提问模样。果然，她的脚步声从我的桌边噌噌走过，在后排的桌腿前止住，我松了一口气。

高建设，多年留级生，个子瘦长，坐直了高出全班一个头，是老师最容易抓到的目标。他的外号很多：黄豆牙，大虾腰，三年级的小叔，四年级的老舅舅。为了减少老师的注意，上课时，他总是缩头撅屁股趴在桌子上，远远看。他的躬背正好和我们的头顶一般高。

李老师抽出教棍，啪地排在他的桌子上，拖着一尺多的长调说：「我看一眼就知道——啥人会背——啥不会，高建设，你能背出第一段吗：嗯？」

四年级的老舅舅，头勾到桌面上，蜜蜂一样小声嗡嗡：「我不会。」

「昨天的家庭作业是甚么？我是怎么说的？」

高建设一手扣桌面，一手搓着橡皮擦，撅屁股躬腰，答不出话。

李老师回到讲台上，下巴向上一提，目光普照全班：「我昨天是怎么交代的？」

众声齐答：「默写生字——背诵课文——熟记段落大意。」

「刘红丽，你背。」

「卖菜！卖菜！」

「甚么菜？」

「西红柿」。

「多少钱一斤？」

「七卢布。」

「卖菜！卖菜！」

「甚么菜？」

「黄瓜。」

「多少钱 一斤？」

「六美金……」

「谁能说出各段段落大意？李老师问。」

只要不是死背课文，扯主题思想，中心内容都是我显白自己的好时机。我把手举得比谁都高，而且耀武扬威地昂起了头。

李老师偏偏又叫了高建设。

「第一段说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物价暴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第二段说明，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台湾同胞，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课文里提到台湾了吗？」李老师问。

「没有。」众人齐答。

「刘丽红坐下，高建设站好，大虾腰给我直起来！」

高建设的头勾得更低，腰背更弯曲。

「现在我要找个背得流利的……」李老师的目光盘旋一周，落到我的脸上。

我急急地闪开，低下头，让老师知道找错了人。她的目光像鹰爪，在我的脸上狠狠地抓了一下，掉回头去抓其他同学。

我知道露了馅，不敢再抬头。

「同学们，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李老师这个资产阶级大小姐，体罚学生，我们要造她的反，要造她的反！」突然，教育局人事科长的女儿陈嘉汇站起来大声喊。

足有二分钟，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虽然报纸电台已经播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大学女生已经开始斗老师，批校长，但在这所富人家的娇宝宝们聚集的小学校里。「造反」仍然像炸弹。我被吓呆，不敢环顾左右。

「你……你……」李老师平日像君主，此时，却被一个孩子镇住。

「你的档案里是这样写的。」陈嘉汇像公主，昂着头，拍拍手里的练习本。

「你怎么知道我的档案？你怎么知道我的档案？」李老师面色发白，像扇样本门，立在讲台上。陈嘉汇扫一眼被惊呆的同学们，昂了昂头，举起手里的练习本，不急着说话。

「快念呀，陈嘉汇。」同学们刚缓过劲，急着要知道李老师的秘密。

「李老师，不，她叫李燕，爸爸过去是丝绸庄大老板，国民党员，妈是大老板的三姨

太。解放时，全家跑到台湾，有人检举，李燕是她爸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

啊，天天管教我们的李老师，是阶级敌人的女儿，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我绷紧双肩，夹住两条细腿，不让小便流出。

同学们觉得被欺骗，被迫害，仇恨烧着了满屋子的小眼睛。

「现在我们要停课斗她！」有一个同学大声喊。

「对，斗她！」有和个同学如飞笼的小鸟，吱吱喳喳，快话得不知怎么好。

「别讲话了，现在开始斗她，哪个发言？」陈嘉汇理所当然，当上了主持人。

冷场。同学们大眼瞪小眼。

「我来先发言。」李老师已经冷静，像往常一样，双手往胸前一抱，细长的教棍杵在刀片一样单薄的右肩上，她像教生字，一字一顿地说：「我是资本家出身，但是党的政策强调，不为成分论。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中央许多领导人的出身都好，像总理是小资产阶级，总司令是地主，主席是富农……」

「啊，她说主席是富农！她真是反革命！」几个男同学扑上去，把她拉下讲台。

李老师自知失口，像被谁打了一个闷棍，木头木脸，再也说不出话。

同学们把她围在讲台与第一排课桌之间的空地上，「叫她站到桌子上，我们后边的看不到她那张寡妇脸！」一个男生突然来了精神，把一张课桌拉到她面前。

李老师像是被人点了穴，中了邪，老老实实地爬上课桌。

从她的裙子底下，我看到她的兰花短裤和两条细腿上一层绒绒的黑毛，我的心怦怦乱跳。

「谁发言？」主持人发问。

「再加椅子，叫她再站高一点，好不好？」一个总爱把女生的辫梢拴在椅背上，或是在男生的背后画老鳖的同学，绷着小脸大声喊。

「好——」全班齐笑齐答。

李老师手脚一起，爬上桌子上的椅子，两臂张开，上下摆动，维持平衡，像个吓小鸟的稻草人，在风里抖动。

「谁发言？」主持人不耐烦，再次催促。

同学们你推我让，只知道怎么的腾，却不知道怎么发言批判李老师。

「再加一张椅了好不好？」

像杂技演员，李老师居然没有反抗，在两只撩起来的椅子上，晃悠悠的站了起来。

「啊，这么高！」我两个女生惊呼。

主持人冲我们翻白眼。

李老师的头顶到了房梁，无法再加高。同学们吱吱喳喳，仍然不知道怎么批判李老师。

李老师哆哆嗦嗦，站到下课铃响，同学们才松了一口气，结束这场游戏。

回到家，我还在兴奋，把故事讲给外婆听时，我笑得前仰后翻。

·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主席的专列突然回北京。

国家主席赶到主席的住处！请示汇报。住所内灯火通明，门外停泊着一片铮亮的小车。主席正在接见客人，让警卫打发了二月把：主席刚回到北京，很劳累，早已休息了。

回家路上，国家主席心里七上八下，感觉主席的枪口正瞄准了自己的胸口，只是不知道何日扣动板机。

第二天，主席接见了国家主席与总理，劈头就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到处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被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国民党，北洋军伐。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要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主席毫不客气，当头一捧，国家主席头昏眼花，步履蹒跚地走回家，显然他的准备还不够。

·国家主席的下场

国家主席被红卫兵的铁拳砸翻在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全国多如牛毛的报

刊杂志把他说成判徒、内奸、公贼、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再没有发明「主席思想」时的骄傲，再没有阻止主席发表批判文章时的勇气。

一日深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住所，即与召见国家主席。主席顺嘴扯了几句不着边际的废话，本应是党的主席与国家主席之间平等、平常的交谈，但是国家主席及家人根据主席脸上的笑容，对孩子病情的询问，激动得如同一群饥饿在冰窟里的耗子，围着一张主席随意画下的热红薯，幻想着辉煌的国宴。国家主席错了，那只红薯只是主席随意的性格中一个随意的萝吃，他绝不会轻易赏赐他的敌手，那怕只是一只纸上的红薯。

总理也错了，他错误地估计了主席召见国家主席的用意。第二天深夜，他打电话给国家主席的夫人，一语双关，要她经得起革命的考验。

人人自身难保，总理敢打电话是一种政治风险，也是信任的表示，同情的态度。国家主席夫人稳住了神，说了声：「总理你真好。」泪水流湿了紧攥的话筒。

就在主席召见的第四天，中南海里的红卫兵，切断了国家主席家的所有电话。国家主席预感死期临近，精神崩溃。在给孩子们留遗言时，一贯刻板的国家主席竟像一杆走火的枪，突然带着全家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国家主席夫人被三十万人批斗，红卫兵强迫她穿贴身的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总算为第一夫人出了一口恶气。过去，第一夫人被限制，没有露脸的机会，国家主席夫人总是披金戴银，抢尽了第一夫人的锋头。

「你这个罪该万死的女妖精，胆敢反对伟大领袖！」红卫兵喝斥。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主席，永远不反。」国家主席夫人表忠心。

固然国家主席夫妇打死不敢说反对过主席，固然他们一败涂地，这还不是主席夫妇最终的目的。第一夫人组织了一百多个造反团体，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红卫兵要揪出已经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出来示众，几百个高音喇叭日夜狂吼乱叫。总理费尽口舌，把西门的造反派动员撤退，但第一夫人又煽动另一群人堵住了南门。

有第一夫人撑腰，红卫兵当然不肯轻意撤退。

总理住在附近，终日不得安宁。卫士们着急，劝他离开中南海。他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就不敢冲进来。我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里的这么多老同志怎么办？」

国家主席被隔离在前院的办公室，夫人押到后院，孩子们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出来。从此，一家人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团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只红袖标，随着百万只手臂起伏，像血海翻腾，茫茫看不到尽头。录音，照相，拍电影，将实况转播全国各地。

中南海内，国家主席及同伙家院内，第一夫人导演的三场批斗会，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大会遥相呼应。

主席夫人特意邀请国家主席的三个较小的孩子参加批斗父母亲的大会，由两名战士专门监视。

国家主席夫妇分别被几只粗壮的大手拽上场。

一阵拳打脚踢，强迫他们双臂后伸，低头撅屁股作「喷气式」飞机。

新闻记者要照相，国家主席不愿意，或是没有力气抬头。不知谁，一把抓住他的头髮，往后猛一揪，他终于昂起了那张和头发一样雪白的脸。

「哇」地一声哭叫，人们转过了头。

国家主席的小女儿，拼命地哭叫着往大门后面爬。

全场死静，只有惊讶；没有人同情这个六岁的孩童。

另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转身向外跑，几个真枪实弹的战士抓住了他：「你要干甚么？」「你没看见她哭吗？」孩子挣脱了战士的拉扯，抱起哆嗦成团的小妹妹，亲吻，吸吮着她的眼泪。国家主席夫妇正在作喷气式飞机状，虽然看不到小女儿被惊吓的模样，但孩子的哭声却撕碎了他们的肝肠。他们没有冲动，也不能冲动。

「你要老实交代，你让六十一人叛变的罪恶经过！」

「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前，为了保护这些干部不被杀害，党中央同意他们自首出狱……国家主席还要申辩，红宝书劈头盖脸，打得他不能说话。

「你喊，打倒你自己，快喊！」

「共产万岁！」国家主席艰难地举起手臂。

「你喊，打倒你自己！」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呸，你不配喊毛主席万岁，只准你喊打倒你自己，听到没有？」有人在他的腰上重重地踩一脚，他一头栽倒，嘴啃泥。又有人扯着头发，把他拖到两幅漫书前，让他和夫人向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认罪。

国家主席鼻青脸肿，嘴角流着血，脚上只剩下一只袜子一只鞋。他的夫人猛地挣脱人

们的撕扯，扑过去，一把拉住了丈夫的手。

红宝书，红白棍，猩红色的雨点一样落在两人的身上。他们挣扎着挺起来，对看一眼，死死地拉着手。

这是他们的决别，最后的对视。一九六九年深秋，国家主席死在河南乡下的一间地下室里的一块发霉的木板上，一尺多长的白发在严冬里飘散。

他的夫人被关进监狱十二年，出狱后，仍然含泪说：「是党和人民解放了我……」

·天国里的大忙人

「总理像一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僵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了它。」一个外国人这样描绘。

主席点了一把火，烧疯了数千万青少年，然后，带着叫秘书叫护士的女人们一起云游四海去了。

主席夫人领着发疯的人民，忙着造反，忙着革命。

女全国被打倒的各级一把手二把手，忙着去游街示众推批挺斗。

学生们忙着抄家串连写大字报，工人农民忙着批斗书记队长、解放军心着支左，全国人民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是中国临近毁灭，最乱，最黑暗，也是总理最辉煌的时期？铁道阻塞、医院关门、工厂停产、庄稼烂在地里，全国的大小事情只有找总理，也只有找到总理才能解决问题。

他成为全世界上最忙的人，处理这件事与那个事之间，通常只有几分秒。

国家主席被废除，主席相中了林将军做了他的接班人。林将军精通战争权术，拥有拍马屁拍到了不知廉耻的过硬的功夫。他敢在众人面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他敢在警卫战士面前带头跳忠字舞，敢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上一万句。

主席利用林将军打倒了国家主席，达到个人崇拜的极高峰。林将军利用吹捧主席，坐上了二把手的老虎凳。他举着彤红的宝书，向红卫兵们大声疾呼：「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炮！向旧世界撤底宣战！」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在风大浪，大搞大闹，使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

红卫兵们走上街头，演讲游行，张贴标语口号传单大字报，禁止女人化妆烫头穿裙服，剪破男人的尖头皮鞋瘦腿裤。家家悬挂主席画像，人人配戴主席像章。马路商店影院剧场砸烂招牌，更换革命的新名称。著名的北京烤鸭店，必须作八分至两毛五的工农兵大众菜。美术学院撕毁了古今中外的名家字画，维纳斯也要穿上短裤与乳罩。冲进驻华使馆砸，大饭店国宾馆不准给外国人端茶送水擦鞋油。上海推倒了万国公墓里名人外国人的墓碑。四川毁了千年的大佛像。山东烧了祖师爷孔子庙。公安局的档案被抢。监狱的囚犯也要造反。安钢的高炉停产。核试验基地闯进了红卫兵。和尚尼姑每天向主席画像请罪，修女牧师被逼扫街清巷……

红色象征着革命与前进，十字路口上的红灯却表示危险与停止。北京的红卫兵们不能容忍这种反革命的规律，他们强迫车辆行人，绿灯时停止；红灯时前进。多数司机行人，照常规行走，一时间车祸接连不断。

总理跑到现场，既不敢得罪红卫兵小将，就只能陪着笑脸相劝：「红色是短波，穿透力强，黑夜雾天看得比绿灯远。这是科学，全世界都用这个原理。革命要看实质，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势上。」

上海的红卫兵砸了孙夫人母亲的公墓，国民党两任总统的丈母娘的碑文上被划了大红叉。北京的红卫兵勒令孙夫人剪掉传统发髻，以示革命。

孙夫人写信请求总理，总理五次找红卫兵谈话，保住了她的发髻，修复了她母亲的坟墓。

总理东堵西补，主席夫人却拍手称赞小将们干很好。

主席提出要撤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害怕一条路线牵涉太大，希望像过去的运动一样，打倒几个主席的眼中钉，结束运动。他壮着胆子要找主席，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历来党内斗争，都是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

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为甚么事事照采宣科？上到国家主席，北京市委，下到省市生产队，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批指挥棒失灵，我的话不如放屁，你说是不是一条路线？」

总理不敢再坚持，只能继续做那些小修小补的行当。可以这样描绘总理当时的情形：主席放火时，他没有胆量，也没有有力阻止，甚至还用体温烘干潮湿的火柴供主席点火。

一日一主席背过脸，或是上厕所，他又会偷偷地抢救那些没被大火烧毁的人或物。

当年主席想出国留学，经济短缺，求一位为国民党做事的同乡帮助，此人立即为他筹集了二千块大洋。主席最终没有出国，但这书恩情却一直铭记在心上。尤其是此人把他那如花的女儿，给主席做了英文教员以后，主席对这位老人更加关切。红卫兵抄了老人的家，主席指示总理立即保护。

总理借题发挥，列出了一大雄重要人物，接在这位老人的名单，一起送主席批示，主席当然不能只批准一位老人。

总理的举动妨碍了主席夫人的狂热革命，虽然他对她百般恭维，尽量尊重。

主席夫人大骂：「总理是折衷主义！救火大队长！」

总理规定学生停止免费串连，复课闹革命。不能到工厂农村医院军队科研机关，干扰正常生产。

主席夫人说：「小将们应该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不能压制他们的革命热情。

总理说，要抓革命，促生产。

林将军说，「抓好革命，生产自然就会搞上去。」

总理不让造反派干扰军队，主席夫人却授意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鼓动红卫兵名正言顺地冲进军区部队，抢枪支弹药。派与派，地方与军队，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冲突，急骤升级，武斗由棍棒皮带，演变成真枪实弹。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战斗。

总理想方法设法！把老干部藏起来，主席夫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找出来，交给红卫兵批斗。

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虽然都在被保护名单上，仍然人人挨批挨斗，生死难卜。

八位部长，一个被造以派打死？六位被打伤、还有一个听说文化大革命快要收场时，兴奋过度，脑溢血死亡。总理像只老母鸡，看着翅膀下的小鸡，被秃鹰一只只叼走，心里痛得要死，却没有能力保证。一次大会上，他亮出一部长的遗体照片，这位部长死前，被造反派打得全身没有一寸完整的皮肉。

总理哭着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叫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甚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哭，是一种政治态度，主席夫人为此震怒。

是赶快结束，还是把运动无限期地拖下去？这是主席夫人及同伙与总理及遭难的老将门的斗争交点。

主席态度不明，两方都可以利用。

一九六七年二月，总理主持了党政军日常工作碰头会，如以往他坐中间，右边七位军委副主席加上两位副总理，左边是主席夫人及同伙。会场内两军对峙，遭难和即将遭难的老将们，破釜沉舟，大骂了主席夫人的党羽。

主席夫人说，这次会议是反革命的二月逆流，后台是总理。随即，打倒总理炮轰总理的标语、大字报，纷纷上市。黑材料、谣传，四处流窜。

主席夫人的同伙提议「纪念总理的南昌起义的建军节，应改在主席秋收起义的那一天。」

传单上说，总理历次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

被总理关心过的女艺人，不是被批斗，就是被管制劳动。

主席夫人说：「国务院的大权一直落在一个资产阶级黑后台的手中。」

总理办公室被副撤销；秘书们调走、下放，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大量的具体工作，只能由总理亲自承担。

外交部是总理的老巢，一个造反派夺了外交部长的权。主席夫人的党翼把持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支持这个造反派。

一直把炮口瞄准总理的首都红卫生「五百六」兵团，准备揪出总理，把他打翻在地。

主席出面，打了个圆场。国家主席虽然倒台，但手下的喽罗，身后一条路线，还没有清除，此时，不能打倒总理，分散目标。

主席夫人只好另辟途径，寻找机会再把总理打倒。不久，她把一张一九二七年的旧报纸，连同一份调查材料，送到主席手里。旧报纸上，有一则总理用化名声明叛变，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在主席夫人身边工作的线眼，报告了总理。他派人去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资料，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一九二七年他在上海领导工人三次暴动失败，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大洋捕杀未成，又伪造出一则启事陷害。而且他第二天在另一家报上，反驳了这个启事。

主席没有马上表态，总理又写了一封信，并把当年的旧报纸一同转给了主席。

近一年，主席仍然没有答复。也许，主席有意给他套上金箍咒，以便控制。也许，主席在犹豫，他的夫人虽然比总理忠诚，比总理疯狂，但打倒总理，谁能管好这个烂摊子？谁能演好这个逆来顺受的大角色？

总理像身上绑了一颗炸弹，随时随地可能引爆。一旦主席夫人再抓到甚么把柄，一旦主席不再需要他这头吃草酸奶的老黄牛，他们会毫不迟疑，把他扔进红卫兵的火海里。遭难的将不只他一个人。

一年后，根据局势需要，主席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楚，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一个月后，总理亲自批准他的同胞弟弟与干女儿戴上了手拷，投进监狱。

·心里有鬼

一九六六年夏秋交接的那天，午后主席拉着叫秘书的女人的手，闲散地望着势昏了的窗外。

「我终身只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我终身最大的遗憾是，改了中华民国的国号，把一个国家变成两个。」

叫秘书的女人似乎不太懂得他的话，他身边的女人只是宠物，他不要她们懂得他的心事。

「我要到外面走走」。主席说。

「你不是说糊话吧？屋里有空调，外面像个大火炉！」叫秘书的女人不但敢嘲笑主席，还敢骂他是小狗。

主席用书卷，轻轻地打了一下她的手：「就是要到革命的熔炉里去锻炼嘛」。

叫秘书的架着主席走出险柔的菊香书屋，燥热扑面，细汗涸出了他那宽阔的脑门。

他站在小院正中，双腿叉开，双手叉腰，直对着当空的太阳仰望。

他的眼睛被暴烈的阳光刺花，流出了水，他仍然盯着太阳不放。

「好了，伤了眼。」叫秘书的一撒娇，主席不再与太阳较劲？两人在太阳底下走了一会，他突然宁神致气，站定，一动不动。

一阵微风吹过，像枕边的一声叹息。他浑身一机灵。燥热中有一丝撩人的凉意。他把拉住身边的女人：「你觉出吗？」

「觉出甚么？」

「哦，这天道呀。天道不可违呀。」

「甚么天道，地道的？」

「今天立秋，正是此时此刻。」

叫秘书的愣愣地斜他一眼，搀扶着他回卧室午觉。

觉醒后他边看文件，边对警卫说：「一晃眼，我好像看见一个生人进了院子里」。

卫士说：「我好像也看见了。」

为了安全，卫士提议，请主席出去住几天，以便园子大清查。

主席顺口说：「就住在游泳池吧。」

游泳池前，有个体息厅，厅里有一个带卫生间的值班室，主席说：「我就住在值班室啦。」

工作人员在里面摆了一张桌子，两张沙发，很快布置成一个舒适的卧室。

警卫人员查遍了主席的丰泽园，包括主席的床底与厕所的下水道，结果甚么也没看

见。

卫士请主席住回原处，他说：「我不走了，就住这儿啦。」

主席决定留在游泳池，也许是想更远一点离开住在静园里的第一夫人，与叫秘书的事有更多的自由。也许，他心里满了怨魂屈鬼，住在大院子里多疑害怕。

有人说，他是怕办公厅主任在他的家里按了窃听器。

后来，中央为他在游泳池边上专门修建了栋房子，他迷信，不肯住进去。唐山大震，游泳池的房子老，不防震，一位新来的叫护士的姑娘说：「你老了不怕死，我还年轻怕死呢！」

主席摸弄着叫护士的白嫩光滑的小手，半晌，点头同意。

搬进游泳池，一住就是十年，直到死。在游泳池，他曾与林将军亲密无间，防范着总理，又与总理密谋截住驾机逃跑的林将军。在游泳池，他握过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人的小手，直流口水。他接见过美国总统，艰难地扬起了那张肿亮的无毛大脸。

最后的骄横

红卫兵一连三次抄家，第一次，砸烂那些带龙凤图案雕刻的桌椅箱柜，撕碎外婆的锦缎旗袍晚礼服，剪了她的发髻和所有的绣花鞋。第二次，一卡车拉走了古董字画，上万册古今中外名著。外婆怕我受伤害，两次都把骗了出去。第三次，在深夜，来了几个人，只翻箱倒柜，查找照片与书信。

自那以看，外婆简直迷恋起文化大革命。天不亮，我还没睡醒，她就强迫我起床，跟着她满街去看天字报。晚上回家，我们草率地填饱肚子，我上床睡觉，她却在一边收听新闻广播，一边查看一大堆从街上买来或是拣来的大小报纸。她突然抽起了烟，只是在深夜，坐在门口的阳台上。

一天晚上，我妈闪进门。我喜出望外，正要欢呼，她的一根指头竖在嘴边，嘘了一下，不要我出声。这一次，她没给我带糖果和小人书，也没搂着我过夜。她走进外婆的房间，黑灯瞎火！两人一直在小声说话。

一觉醒来，我推开房门，楼上楼下乌黑一片，吓得我往回缩。

外婆咳嗽一声，我壮起了胆子，退下拖鞋，船着脚尖，把耳朵贴到她们的门缝上。

母亲的说话声音很轻，嗡嗡的，词句分辨不清。好大半天，我听到外婆问：「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母亲嗡嗡说了一大段，我没听出个鼻子眼睛。我脖子就劲，很累，正要回房间睡觉，

外婆的话又把我吸引住：「也许又是诡计……我不放心……你别说了，我不会同意的……」

再往后，外婆的声音也听不清楚了，我只好回去睡觉。

一觉醒来，大天四亮，我找遍所有的房间，不见外婆，也不见母亲。我扯开嗓门楼上楼下大叫，外婆从地下室的小门里钻出来，瞪着我说：「大清早，你叫甚么？」

「她呢？」

婆脸一板：「谁？你做梦了？」

「做梦？你别逗了。快告诉我她呢？」

「小蕾，从今天起，你不准再她呀她的你大了，不能再由着性子了，要学会亲近，尊重你爸你妈。」

「咦——不是你说的，弟弟是他们的心肝，我是你宝贝，喊甚么不一样。好，我叫她妈。她哪儿去了？」我围着外婆急得团团转。

「我说过，那是你在做梦？」

「她出差路过，忘记给你带礼物，不好意思见我，对不对？」

「你的想像力很好。」

「资本家就是狡猾。」外婆只要给我鼻子，我就要上她的脸，说话从来不知轻重。外婆愣了一会，没再说话。

我后悔伤了她的心，马上甜言蜜语：「我知道你是军属，是民主资本家，是红色资本家……」

外婆拉着我上楼，拣起昨晚我留在她门口的拖鞋和蝴蝶结，叹气说：「你人大，胆子

也大了。你给我听好，现在外面乱，一，不准惹事生非。二，不准偷听大人说话，恶习不改，有你吃亏的时候。」

我红着脸，连连点头。

就在我点头答应外婆的当天，我又闯下了大祸。停课程，学校成一止了红小兵宣传队，我去报告，没批准。我问，为甚么，队长手里摆弄着我的表格说：「你父母家庭出生都不好，一个地主，一个资本家。他们很早离开家庭，参军参加革命，这是好的。但是，你一直跟着大资本家的外婆生活在一起……」

他哈哈大笑：「甚么红色，再红，再紫也资本家。成分表里只有地主富农资本家，你看过有带颜色的吗？哈哈……」

「你是白痴，你甚么都不懂：我外婆是民主资本家，对上海解放有贡献。总理、老市长都说共产党应当感谢她！」我抓过台历，眼一闭往他头上砸去。

他单手轻轻地接住台历，一瓶墨水随即落到了他的白衬衫上。他抹了一把墨水，大喊：「这是阶级报复，阶级报复！快抓住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

我一口气甩掉了好几个抓我的同学，跑到家里，一头钻到床底，谁也不能把我拽出来。

晚饭前，学校文革组长带着一群红卫兵堵住我家的大门，非要外婆交出我不可。

外婆拿出军属证、房产工厂交公时的文件、上海第一任市长的感谢信、总理、孙夫人及一些党政要人拜访外婆时的大照片，轻声细语地说：「如果还有甚么问题，你可以打电话问总理。」

「你等着，我们会查清楚的。」文革组长白了外婆了眼，带着人马离开我家。

怕捱打，我不敢爬出床底。外婆把我拖出来，食指戳着我的脑门，一字一顿：「敢做不敢为，我最看不起这种人。」

「好，我去找他们拼……」我哭着，假装往外走。外婆没拦，我又自动退回来，低着头脸了红。

「不要不好意思，这么乱，你去拼命是不对的。别人激你，骂你，羞辱你，你能忍住，也是一种勇敢。一旦惹出了事就应该面对，藏在床底下不出来，能解决问题吗？」

我说：「晓得了。下次不这样了。」

「你又勇敢，又脆弱。我担心，万一出了甚么事情，几皮鞋一拍，你准是个大叛。」

外婆的笑话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晚上我偷偷地跑到地下室，把一个手指夹在门缝里，另一只手，一点一点地关门，直到手指痛得忍不住，我才肯停下。练了十几次，我手指肿瘤，浑身冒汗，心里却有些骄傲。

·天性

每次魂之后，总是有那么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二控诉自己如何被逼害，很少有人跪下，来忏悔自己的懦弱、过错；而运动再次来临时，又有那么么多懦弱的人跪下来忏悔，很少有人站起来控诉。文化革命后，全中国人都是受害者，谁是真正的凶手？暴政、压力、四人帮，永远不包括我们自己。

不知道是教育过分的成功，还是一个孩子的自私天性？三次抄家后，我整日冷着脸不说话，开始怀疑外婆，盘算着怎么与她划清界线，怎么证明我与这个资本家没有关系。

第四次抄家，是外婆与一千多个民主资本家挂牌连续被批斗游街径。抄家后，服务厂的造反派头头，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命令，让这座用工人血汗建造起来的花园洋房，归还红工人阶级。外婆与我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到前院的平房。外婆来不及申辨，八户粗俗肮死的人家，连同一车车同样粗俗肮死的被窝行李，已经搬进了楼花大门。抢占过道走廊，分割客厅地下室……锅碗瓢勺满地乱放。

外婆怕我不适应，逗我说：「这下可热闹了，我们家里来了这么多的无产阶级的穷亲戚。」

我苦丧着脸，不说也不笑。

外婆把一块写着「反动资本家，英国特务」的木牌子，往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装着轻松地说：「昨天你看到外婆挂这块牌子游街了？过去，外婆有好多玉牌、玉坠，但没一块比这块大，比这块有意义。你收好，不出一百年，准能发大财，历史博物馆一定会出高价收买它的。」

我仍然苦丧着脸，不说话。深夜，我梦里找不到厕所，急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墙角，解开裤子刚蹲下，突然一阵阵喊声。把我的尿憋回去。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如同石块落地，口号一字一顿。我看一眼黑洞洞的窗上，两腿一软，尿湿了床单。

我抱着尿湿的床单，推开了外婆的房门，满床的金银翡翠各式珠宝石玉器，把我吓愣。两天前一群红卫兵还在追问外婆，外婆一口否认。

外婆想用身体挡住珠宝，见我的样子可怕，伸手想把我搂在怀里。

我后退一步，突然大声说：「你，你不好，为甚么藏着这些四旧？」

外婆愣在一个拥抱的姿式里，良久地看着我。

外面的锣鼓、一字一顿的喊声远去。

外婆说：「这些首饰和四旧不一样，这些是阿婆的奶奶、妈妈、姨娘、姑妈，留给阿婆的纪念物。它们像相片，想谁就戴上谁留下的首饰，看到了首饰就等于见了那个人。本来外婆想把这些都留给你，今后外婆不在了，你可以一天换一样，不会戴厌，又能天天和外婆在一起。」

「我不要，我不要戴这些资产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脏东西……」

「唉，这么好的东西也会让孩子害怕。交出去，就怕再惹麻烦……」外婆木愣愣地说。

「扔到黄浦江里，没有人知道的。我抓住外婆的手，眼睛贼亮。

过半天，外婆说：「好，我们这就去扔。」

虽然已经很晚，公共汽车上仍然有一群群穿军装，戴军帽的红卫兵上上下下。我心虚，两腿抖得站不住。外婆一手扶著围在裤腰里的长布带，一手拉着我，脸上却像没事一样。

到了市政府大楼，外婆拉着我提前下车。青蓝色的路灯，青蓝色的月光下，一大群青蓝色的人，脑后悬浮着一截小曲棍，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和外婆眼前。后来，我才

知道那种小报，北方叫文武卫棍，长五六尺，粗细一把抓，半截红色表示用红色理论攻击，白色的半截说明可以用动力自卫。夜色里红的一端看不清，白色的一端像魔棍悬浮在每个人的脑后。

我抓紧外婆的手，冷噤从两个人的心中同时流出。我们退到市政府大楼门前的罗马式的大圆柱后面，等那群脑后拖着小白棍的人走过，才敢走出。

固然全民得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病，但小恋人们的热劲仍然没被剎住。一家老少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吃喝拉撒，没有甩个眼神，亲嘴摸奶子的空间，这股骚动自然地拥挤到黄浦江边的外滩上。夏季高峰期，一对对男女，肩挨着肩，屁股抵到了另一对情人的屁股边。

外婆拉着我一直走到外白渡桥边，四处是人，外婆没有机会把首饰扔进黄浦江「阿婆，我要困觉了，随便扔了回家吧？」

「指环上多有姓名，沉到江里才保险。」

「我们俩坐近水边，也装着谈恋爱……」

外婆咯咯一笑，像小孩子。

我拉外婆坐下，沙子里的水湿湿地淹进了我的屁股沟子里。

「注意公共道德！」一朵黄米菊般的手电光，照亮了我们身边一对揉在一起的男女青年。

女的呼地坐起来，男的说：「我们是真正谈恋爱……」

「哪单位的？」

「我是国根三厂的工人，她是静安寺区医院的护士。」

「有工人证吗？」

「有。」两人纷纷掏裤袋。

戴纠查队袖标的老头并不真看他们的工作证，他用电筒把两个小青年左右各拨拉一下，说了声，「保持距窝！」随着那团黄米菊样的灯光查另一对青年人去了。

我惊魂未定，一转股不见了外婆，心里在发慌。

「别怕，我在这儿。我们回家吧。」外婆的身影从桥边慢慢地移过来。

「丢掉了！」走进家门，我才敢问。

「丢掉了。」外婆拍拍空瘪的腰间，盯着我反问：「万一有人问起这件事！你怎么说？」

「我就说……我就说，我们把资产阶级的四旧，丢到黄浦江里了。」

外婆摇摇头。

「我就说，我甚么也没看见。」

外婆又摇了摇头。

「我就说……」

「睡觉吧，你甚么也不必说。记住，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我似懂非懂，猛地点头。

「你就是王丽裳吗？」大清早，一个瘦女人，野汉子一般粗声大气地喊了一嗓子，纸片一样菲薄的小身子举起了张大头大脸，站在我们刚住进的小平房门外。

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站在瘦女人身后，小屋子里光线即刻转暗。

「王丽裳，明天八点钟前，准备好行李洗漱用具，去学习班报到！」瘦女人指手划脚，外面的光线随着她的手臂时明时暗。

我躲外在外婆身后，装着铺床叠被，不敢直视那女人。

「甚么理由？」「外婆像似看那女人，但目光怕脏似的，投在她脑后的光亮的地方。」

「学习还要甚么理由？」女人侧愣着身子像一把刀。我被她砍了似的吓得哆嗦。

「当然要有理由，比如你的父母可以在家里学习，我为甚么要住进学习班？」外婆目光涣散，像纱披洒在那瘦女人以外的地方。

「你是剥削阶级，大资本家，当然要进学习班！」

「谁的命令，可以看看吗？」

「不必看了。」长得像干部一样的男人，拉足了官腔说：「工总司、文革会的命令。明天上午八时，车在门口等你！」

「我要把小外孙女送到北京以后，才能住进学习班。」

「你少要花招，我们去北京调查过，你女儿女婿正在隔离审查呢——那瘦女人的尾声拖了两尺多长，像根鞭，抽得我懵头懵脑，两腿发软，站不住。我一把抱住外婆的小腿，想哭，又不敢哭。

外婆像是早就料到。脸上没有一点惊慌，她抚弄一下我的头，尽量轻松地说：「隔离审查，也不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呀。」

「我们查过了，你的女儿五八年底结婚，这孩子是你五六年底在医院门口捡到的！」

瘦女人的话像一把钝刀子，戳了一回，我才觉得心疼心碎。

外婆的目光锥进那瘦女人的皮肉里：「你连一点人道也没有，怎么好在孩子面前说这些呢？」

瘦女人往后缩一步，刀片一样菲薄的小身子一闪，明媚的霞光充满了房间里。

「你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才是对这孩子的真正伤害。你为甚么收养一个孩子？为哪阶级培养接班人？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说话时嘴唇牙齿都不张开。

我懵懵地看了看外婆，又看了看那瘦女人，心一抽一抽地打颤，像是害怕，又像是兴奋。如果外婆承认这是事实，就说明我与资本家根本没有关系，我隐隐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两只大眼睛咕噜一转，冲那干部模样的男人一笑，一点头，眼前出现了一片无产阶级的海市蜃楼。

「孩子大了，已经有觉悟了嘛。我们还需要向她了解一些情况呢。你把她留在家里，组织会照顾她的。明天上午八点正，车在你家门口等你！」干部样子的男人下了最后的通谍，与那瘦女人离开时，两人特意与我握了握手，有意不理睬外婆？

握手是同志、自己人的表示，是被无产阶级信任，我感动得要命，忙着送他们走出院门。那一对男女冲我招手，说再见，我眼睛一红，泪水差一点没憋住。回头看到了外婆，我心一抖，急忙低下头。

像牵小狗或是小羊，外婆把我领回房间，让我坐到对面，替我倒了一杯开水，像招待客人，或是平辈的大人。

我感到别扭，躲闪着外婆的眼睛。
「小蕾，不是我要欺骗你。有些事情，只有等你长大，经历多了，才能懂。现在，我没有办法和你说清楚。」
我突然像一梭子子弹，没头没脸地扫射到外婆身上：「你是在哪家医院门口捡到我的？哪个区？我当时穿的是甚么衣裳？甚么样的小包被？我爸我妈有没有留下字条？」外婆的脸，像一本永远翻不完，也读不懂的天书，我看着她的脸，心脏几乎不能跳动。
外婆的目光遇到了我的眼睛，慌忙缩回。左右游移。
我突然害怕外婆承认自己的猜疑，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似乎比失去无产阶级的信任更可怕。我觉得自己像一可砍断枝叶根茎的小树，无依无靠，随时都会倒下。我望着木头一样的外婆，张嘴哇哇大哭。
外婆没有像往常，拥搂，哄劝，一直等到我哭够哭累，轻声说：「走，我们回客厅打个电话去。」
「给她，给我妈？」
外婆像是对自说话：「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不把你安顿好，我死也会瞑不了目的。」
「为甚么不打电话找总理伯伯」想到总理伯伯，我马上恢复了对于外婆的信心。
外婆走到电话机前，呆呆地看着正在用碗柜饭桌抢占划分大客厅里的人们，没头没脑地说：「真不知道是祸，还是福？」
「总理伯伯对我们好，只要他肯说句话，包证红卫兵不敢让你进学习班。」
「我这把年纪还怕甚么哟，我只担心你这个小眼泪债。」

外婆拨了电话，一遍又一遍，对方总是占线。新搬进来的人们像看耍猴，走来走去绕着我们看。
我被看得脸上发烧，一会喝水，一会拉尿，不住地往外跑。
外婆目不斜视，坐在电话旁两小时，纹丝不动。
有几次，电话接通，我听到外婆奇怪地说：「我要等他回来，请转告他，我是小蕾，有急事要找他。」
我确定外婆是给总理打电话，而且是用了我的名义。一阵骄傲涌遍用身。我扬起头，东张西望，生怕人们不注意我们。
电话接通了，我像只嘈杂的小鸟，围着外婆又跳又叫：「问总理伯伯好！就说我想他！」
大概是客厅太吵，外婆把听筒紧压在耳朵上。
我一跺脚，对着客厅里的人们贼眉竖眼，大喝一声：「是总理伯伯的电话，你们快闭上嘴巴！」
客厅里的人们半信半疑，但顿时鸦雀无声。有人装着扫地，有人装找东西，竖起耳机朝电话机旁告近。
外婆瞪了我一眼，失去了惯常的冷静：「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我是不会麻烦你的。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为了折腾我们这些没有跟蒋介石跑去台湾的人？你们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让天下大乱，就是让人活不下去，我不能理解。」
「您冷静一点，不要说您，我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牵涉这么多人的正

常生活……说老实话……」我凑近话筒，听到了总理伯伯的声音。

外婆像吃了强药，根本不让总理解释：「我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老太太不理解也得忍受。你不同，这种局面，你也有责任！」

「全国一片轰轰烈烈，欲罢不能呀。伯母，您应该清楚，我不能冲动……

楼道里的人们停止伪装，于脆围到电话机旁，望着外婆，瞪大了眼睛。外婆意识到自己的激动，沉了一会，缓慢语气说：「谢谢你和主席的关怀，我和我的小外孙女活得很好，住在两间没有窗子的库房里。他们让我明天进学习班，小外孙女没着落……

「胡闹！您为解放上海作过重大贡献，属于要保护的民主资本家，我马上给上海市文革小组打电话。」他的声音突然放大。

「我这把老骨头早一天，晚一天下上没关系。只是我的小外孙女，她太小，让她一个人丢在家里，我不放心。」

「听说您的心脏病又犯了几回，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介绍您去香港治疗，顺便，请为我们做些统战方面的工作。您晓得我的意思吧？」

「我的小外孙女能不能跟我一起走？」

「不能。」

「如果我愿意一个人走，四九年就走了。」

「还有另一条路，您去杭州疗养院，找他们的院长，就说我让您去找他的。我会打电话给他的。」

「我的小外孙女能不能跟我去疗养院？」

「可以，先把她带到杭州，再想办法把她送到她爸爸妈妈家里。」

「我同意」。

「你们明天就走」。

「谢谢。」外婆放下电话，脸色雪白照人

我挽着外婆，离开客厅时，下巴上翘，横扫一眼客厅。

整个晚上，我沉浸在电话带给我的荣耀中，外婆却始终绷着脸，收拾着行李。

门一闪，隔壁的阿富进门就拉灭了电灯，压低声音：「你给总理打电话的事，全楼都知道了。」

「知道又怎么样此？我就是要全世界都知道总理伯伯要保护我们！」我伸长脖子大声说着，去拉电灯。

阿富抓住了我的手：「别闹了，你」。

「阿富，有事吗？」

「太太……不，老王同志，总理也要被打倒了，街上有炮轰总理的大字报……」

「阿富你胡说些甚么？他是总理，谁敢打倒他！」我大声叫喊。

「小蕾，到外面把风，有人来，你就咳一声。去，你听到没有？瞧你刚才猖狂劲，我还没找你算帐呢！」外婆把我往外推。我不情愿地闪出小门，耳朵贴在门缝上偷听他们的说话。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外婆问。

「传单上说总理是老保，是黑后台，是折衷……投降主义……当年在上海退党叛党

……你知道吗？就是主席的老婆来上海时说的……上午来的那个男人见过她……他一直没有走……就躲在我的房里……阿富抖得说不成句子。

「他躲在你的房子干甚么？」

「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他教育我，没高觉悟……揭发你……他叫人拆了前楼的电话，刚刚才赶回去报告……他让我盯住你，说总理也保不住，天不亮就要把你带走了，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们也能抓回来的……」

「谢谢你。别说了，我只求你一件事，你想好，不要勉强，答应，是人情，不答应是你的本分，我也不会怪你的。」

「你讲吧，太太……」

「我马上把小蕾送上火车，万一他们回来，你掩护我们。」

「这……他说过，要是我放走你，他要抓我去抵……」

「你放心，我不为难你。把小蕾送上火车，我会回来的。」

阿富一脸悲壮，拉出豁出性命的架式说：「好吧！」

「谢谢。唉，总算还有一个真人。」

·离别

外婆替我戴上刚缝好的红卫兵袖章，又在我的胸前别了一枚碗口大的主席像章。我一吸气，扎上宽皮腰带。

外婆横竖扫了我一遍，再把红宝书往我手里一塞：「要是再长高一点，就像真红卫兵了。」

「我不是先去疗养院，再去北京吗？」

外婆愣一会：「有变动，去哪不是一样。」

「你到疗养院就告诉院长，总理伯伯说我也可以去的。」

「不要一口一声总理伯伯，我不喜欢小孩子这么势利，虚荣。」

我做鬼脸遮羞。

外婆早就在我的一条裤子里分五处，缝进两百块钱，五十斤全国流通粮票。她说是防意外，让我换上这条特制的裤子，又把一双家传的象牙筷子装到我的书包里。

「要筷子作啥？」

「讨个吉利，找碗饭吃吧……」外婆眼一红，低下了头。

我没哭，趁她不注意，跑到了前楼的地下室，把手指放进门缝里，一点一点挤压，直到痛出满头大汗。

「你的生日本该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结果早产二十四天，也可以说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记住。」走出家门时，外婆说。

我不知将要发生什么，手心沾出了两把汗。

「外婆叫王丽裳。你妈叫安然。」

我点头，像上战场，浑身绷得铁紧。

「不管到甚么地方，不管遇见甚么人，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家里的事情。说出去，你

就会遭难，记住。」

我对着黑呼呼的夜，使劲点了点头。

火车站像白天，红卫兵，红宝书，红袖标，红旗，红色的大横幅……

每节车厢都有红卫兵把在门口。

外婆瞄我一眼，拍了拍我的后背：「腰挺起来，别害怕。」

「有的红小兵比我还矮呢，我不怕。」

「不怕就好。」

外婆拽着我，挤到了个车门口。

把门的红卫兵伸长脖子看我的袖章：「这节车是我们交大附中的，你是哪个战斗队？哪个学校的？一边站，别影响别人上车！」

「中央有明文规定，要你们停止串连，不要影响交通生产！」一个横长竖短的中年人，被红卫兵赶下车，气得青头紫脸，大声喊。

「少废话，北京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世界人民的心脏，就是停止串连，我们也要去一趟！」横长竖短的男人摇头叹气，挤到另一节车厢，与另一个把门的红卫兵指手划脚。

越过吵闹，越过叫喊，外婆拽着我从车头挤到车尾，说破了嘴皮，我也上不了车。

开车的信号灯一亮再亮，我们被人流拥到餐车门口，还没挤上车的红卫兵和一大群顾客乱了套。把门的红卫兵自顾不暇，来不及查看袖标、证件，抢先钻进车厢。外婆把我往人群中一塞，我被人流拥进了餐车。

车厢里，人挤人，人撩人。我来不及哭，来不及害怕，没能从容地告别，从容地看她最后一眼，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亲爱的外婆。也就是从火车轮嚓嚓启动的那一刻，我便开始浪迹天涯。往日的娇宝贝，从此变成了一只丧家的犬——任何人都可以赏一根骨头，都可以踢一脚的野狗，直到今天。

那天，我没有一点遗憾，第一次单独远门，一切都让我兴奋。火车一晃动，人们似乎变小，车厢里出现了很多空隙。几分钟不到，我和邻座的几个红卫兵已经混熟，跟他们一起比赛背主席语录，比赛唱语录歌，抢吃从各站台小卖部「借」来的面包饼乾茶叶蛋，争着喝汽水，大碗茶。

三天两夜过得飞快，到了北京站，我已经与他们难舍难分。最后，我们交换了地址；约好几天后再见，这才各奔东西。我一路自说自唱，蹦蹦跳跳。到了母亲的家门口，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说明主人地位身份的四合院，从来大门紧闭，只有在工作人员弄清来人的身分，得到主人的同意后。才会决定启开大门，就是大门上的小门，或是左道旁门。今天大门敞开，没有保姆佣人，没有继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只有红卫兵们在院子里忙碌。

像唱戏，披挂着标语口号的卡车上，系着一个嗷嗷叫的大喇叭，停在院子的中央，满地书报衣物和文件，满墙继父和母亲的大字报。我东张西望，母亲的背影像一张画，被挂在墙上。她脸贴着墙，站在墙角的一片三角形的阴影里，薄薄的肩背微微震颤，我知道发生了甚么。看得出她站了很久，也很累，但是我不敢把一只方凳搬给她坐，也不知道告诉红卫兵她刚做过一个大手术，医生说不能站得太久响我没有办法让母看到我，她的脸几乎

贴在墙上，而且低着头。

我大声咳嗽。我踢地上的书报。我找人说话。我想让整个身体发出声音，盖过那只大喇叭。

「小孩子，你来这里干甚么？走开，快走开！」一个横眉竖眼的男人把我往外轰。

「叔叔，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灵机一动，大声说话，尽量往母亲身边告近。

像国庆节天安门城突然跑出一头驴，那人愣住。母亲也回过了头，惊恐地看了我一眼。仅仅那么一瞬，她又转过身，任凭我隐喻暗示，装猫变狗，她再也没有反应。我已经有了上海抄家的经验，知道母亲有意避开我。

「你认识我？你是哪家的孩子？」那人要吃了我似的，一张大脸逼在我的脸前。

我压根不认识这张大脸，也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眼见要被他逼出院门，急得像疯狗，嗷嗷大叫起来。

「小东西，再胡闹我给你关起来！」那男人光了火。

母亲转过身，没看我，也没给我甚么暗示，乾枯的嘴唇哆嗦半晌，向身旁的一个红卫兵：「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

那男人转过脸对母亲大声吗斥：「转过去，不许乱动。」

母亲没争辩，乖乖地转过身。

那男人向我问：「哎，小孩，你在甚么地方认得我的？」

「什刹海的小桥上。我在什刹海的小桥上等你！」我向着母亲的后背大声喊着，转身就跑。

「你疯了？甚么什刹海的小桥上等我？」那男人愣了一会，嘿嘿一笑。

二十多年来，我和母亲绝口不提这次相遇，偶尔冷不叮地撞到上面，我们都会躲开对方的眼睛，一笑，不再说这个话题。

那天，我一口气，跑到什刹海的小桥上，在小桥上徘徊发呆。我盼望母亲理解我那幼稚的暗示，知道我在小桥上。

太阳烧得我头脸发烫，怕母亲来找我，错过了机会，我不敢离开小桥一步。过去，母亲每次带我去天安门买糖葫芦，总是在小桥上站一会，看着西天，讲那个某朝皇帝常带着爱妃站在这个小桥上，看太阳落人燕山山脉的老故事。说到最后，她总是轻叹一声，有气无力地说：「现在的高楼挡住了当年落日的景致……」我急着要吃糖糊萨，催她走，从没让她把故事讲完，尽兴。

我把身子缩成一小团，躲进桥头巴掌大一片凉阴里，像个大哲学家，思想起来。前前后后的事连在一起，我心里有点害怕。根据经验，我知道母亲和继父已经变成牛鬼蛇神、走资派，或是反革命。他们将要被游街批斗进学习班……或许像外婆，我们没法再见面。我浑身打冷战，与头上的太阳，脸上的汗水绝然相反。太阳已经移到我的头顶，我失去了巴掌大的阴影，赤裸在喷着火的烈日下。我又饿又渴，掏出在车上吃剩的一个乾馒头，咬一口，咽不下，我把馒头扔进水里。我开始怀疑，也许母亲没有认出我。我不能站在小桥上傻等，我准备天黑时，偷偷地摸回家。我顺着刹海边，东张西望，随意游荡。

接近北海公园的游泳场，一排剃着阴阳头的老人，面朝什刹海，屁股对着路，跪在水

边。被剥光的半边头，一粒粒汗珠刺目闪光，另一半，如同枯草或是雪霜。

几个比我稍大一点的红小兵，正坐在不远处的大树下，喝汽水吃西瓜。他们把半圆的西瓜刻上各种花纹，先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又一个个地戴到跪在水边的老人们的头上。我想偷一个西瓜瓤，戴在头上，凑到那排屁股后。站了半天，没有机会，只好放弃。我数了数，十个屁股，有尖瘦，有肥圆，有的半悬撅起，有的下垂杵地。我想知道几个是老头，几个是老太太。但他们跪得离水边太近，我无法绕到他们的前面去看。

一个比我大不了两尺的小男孩，提着红白杨从树阴里跑出：「小孩，走开！」他把「小孩」两个字特意放大声。

我盯着他手里的西瓜瓤，心里直羡慕。

他开始给我上课：「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工具，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改变中国的颜色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四代青年身上……」说着，他用红白棍捣一个杵到地上的屁股！「老混蛋，跪直点！」

那个枯瘦的杵地的屁股，往上抽了一截，其他九个拖地的或是没有拖地的也跟着往上猛地缩上去一截。

我来了劲，趁小男孩不注意，用脚尖踢了一个老头或是个太太的屁股、那个屁股又往上猛地一缩。我没敢出声，另九个屁股没有跟着抽动，我有些扫兴。

小男孩唾沫飞舞，满面红光，为了显示他比我的本事大，他用红白棍朝一个微驼的背捣了一下：「挺起来，老娇婆子！」

那人一回头，我一惊，看清那个常给少年儿童讲外国故事的老奶奶。她的照片在报纸、小人书，连环画上常常出现。前年的六一儿童节，她去上海少年宫，给我们讲过《卖女柴的小女孩》。我代表少年宫的小朋友，向她献了一束鲜花，第二天墙报上登了她拥抱着我们的照片。

「小丫头，你也想跪怎么着？」一个高出我半头的小姑娘，有点嫉妒小男孩在我面前炫耀，冲着我吼。她像报幕员，出场前，扶了扶一本正经戴在头上的军帽、腰带，提着红白棍，跑出树凉前，在我面前立正站住。

一出场，她就显示出不一般，她拿出一个讲义来！对着一排缩紧的屁股审讯，有问有答，有记录：

「刘火！」

「是。」她没用棍子掏，老人的屁股自动向上抽了一截。

「叫甚么名字？」「刘火。」

「犯了甚么罪？」

「用半拉主席像擦锅炉……」

「罪有多大，你可知道？」

「不知道。」

「老混你敢说不知道！」她使劲一捣，那老头像乌龟，两手抓住河沿，头和上半截身子是在水上，猛地往上仰。

老头舒口气，跪直身子连连说知道。

「知道了为甚么还不知罪？」小姑娘又捣了一下老头的屁股，老头又作一次乌龟状那老头不知道说知道还是不知道，小姑娘也不知道不还要问甚么。

小男孩子夺过讲义夹，命令那老头「转过来，在审讯记录上按个指印！」老头慌忙说：「没印色。」

小男孩眼一睁：「用你的血！」

老头面有难色。

「小脸鬼，多少革命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难道说你连一滴叛徒的血都不肯流吗？」

老头想了想，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的鼻子上，随后按了个血指印。

中国人不爱游戏人生，难免被人生游戏。现在想来像一场滑稽剧，但在当时，孩子们和老头们演得都很认真。我当时觉得那男孩子有点了不起，他既能制服那个反革命的老头，又能说出一套我还不甚懂的革命的理论。

审讯结束，我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沿着北海游荡。

「小曹。」继父的公务员小杨，从我身边匆匆擦过，看另一边，低声喊我。

像抱着一块破舢版游一夜，天亮时突然发现了一片绿色小岛，我一阵兴奋，急忙跟着他往前走：「杨叔叔，你喊我了吗？」

他装着不认识我，仍然看着一边，小声说「后边有人，快走。」

我跟在他身后，可以用小蹄翻花来形容。

我们拐进一个胡同，他脱下车帽在脸旁扇着风说：「你妈让我出来找你。不躲在家门口等，瞎跑甚么？」他提起被汗黏在胸口的衬衫，抖了抖。

「我不是说在小桥上等她的吗？」

「她怎么能知道呢？幸亏你没走远。我送你去我对象家住两天，让她把你送回去。」

「回去？外婆她……」我想起外婆的交代，急忙闭上嘴巴，不敢多说话。

他看我吞吞吐吐，拍拍我的头说：「别的，你们认识。去年我带她去上海玩，住在你家，你还记得那个小李阿姨吗？」

我点了点头，仍然不说话。

「今天你在院子里闹甚么？还嫌你家的祸不够？你妈是好人，她怎么会犯这么大的罪，我也不知道。」小杨叔叔自言自语。

我急忙抓住他的手问：「甚么罪？」

「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你爸连累了你妈，还是你妈连累了你爸爸。反正是中央文革专案小组的人把她带走的……」

我傻了眼，张大嘴巴。

「我只能送你上汽车，东长安街下车，站住别动，她会去接你的。记住，不见不散，万一走丢，给，这是她家的地址，让警察带你去找……我还要想法子告诉你妈。唉，我到哪去告诉她呀？她临走时快急死了……她对我不薄，所以我才为你冒这个风……」小杨叔一路唉声叹气，自言自语。

我一声不吭，盘算着去找总理伯伯，救出母亲和外婆。

小杨把我塞进车门，我弯腰从众多的腿缝中伸出头，看着这个曾带我玩的人，有点依

恋，但没有表示出来。

看上去，他比我难过。他弓下腰，把头挤进骚动的腿丛中，对着我的耳朵说：「抓紧书包。」

我把手伸进小包里，摸到了他塞给我的一把钱和北京粮票。

「要是小李阿姨给你钱，你就要，别客气，嗷。」

我的头被一个带开斑的股屁股挤到门边！我一憋气，把它推开。为了保险，小杨叔叔又把我的头往里揣了揣。

车已经摇动，仍然关不上门，」个大屁股挡住了我的脸，我看不到小杨叔叔，但能听到他的喊叫：「抓紧书包，抓紧书包。」

人们带头汗臭，热气的身子，不分轻重地碰撞着，拐弯或是路面不平时，人们相互仇恨地拥搂在一起。万幸我被几个屁股抵到车的中间，才知道里面并不挤，只是人们抢着上下，又不顾给别人方便，造成车门前的拥挤现象。

「让开，让开！」车到东市，两位穿军装，抬主席石膏像的红卫兵，叫着挤上了车，人们立即闪向两边。一位解放军主动把自己的座位让给石膏像。

「挤甚么？挤甚么？这里也有伟大领袖！」一位怀抱主席小石膏像的农民大叫一声，解放军立即单脚着地，斜愣着身子站立。

「安静点，安静点，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现在我们学习主席语录。请翻开语录的第二八〇页，第十一行：「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全车厢里的人扯起了嗓门！七长八短地跟着读起来。

过了两站，我才有机会跟着石膏像挤下车。我毕竟是个孩子，脚没站稳，就被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吸引住。怎么去找总理伯伯，晚上住到哪城，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手推车上买了一枝红豆，一枝奶油冰棍，依坐在金水桥边，左舔一下，右咬一口，好生惬意。

广场上，满是外地来拍照的人群。以天安门、主席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背景；人们拉出各种架式。千万张长的扁的老的嫩的脸上，只有一种如愿以偿的笑容，仿佛这辈子只是为了赶来和红太阳一起拍这张相片。

一个大鼻子黄毛的美国、德国或是甚么国的男人，黄军帽、黄军褂上下卡满了各种大小，闪着各种光芒的主席像章。他按下自动快门，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屁股对着主席画像，两腿叉开，站在我的头上方，刹时黄眼珠子里露出了虔诚，等待着「咔嚓」一声。

我的左侧有一个穿着藏袍的红脸姑娘，红宝书紧拥在胸前，作出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流行姿态。另一个男孩子，握宝书的手臂奇在前，握空拳的一臂直拖身后，前腿弓，后腿蹬，拉开马步，作足了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标准架式。

我右边的四个头扎白毛巾；掬腰弓背，围成半圆，有蹲有跪，有伸头有侧脸，只看中间人手里的红宝书。我知道这架式叫着「四个老太大学毛选」。

一时间，我觉得骄傲，广场上的这些动作，在宣传队我都做过，而且比他们的标准，也比他们的好看。

看累了，不知甚么时候，我蜷缩在红砖墙根旁睡着了。一体哨兵把我推醒时，太阳已

经落地。我站起来，前后左右各走几步，辨认方向。懵懵之中，华灯初放。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燥热、流窜、走动的人们，变得灰蓝温情。我手舞足蹈，如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云游四方

我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中南海西北门。红旗飘荡，手臂舞动，门前的街道，人行道上挤满了红卫兵、宣传车和几十顶被挤场的小帐蓬。刀劈火烧国家主席的口号，一阵压过一阵。高音喇叭时唱时说，一片吼叫。

警卫们手挽手，筑起一道人墙。红卫兵像红色的气浪，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那堵人墙。冲不破，红宝书碑吸啪啦冲着人墙乱砸。

又一队警卫从大门里拥出，真枪实弹，红卫兵有些胆怯，开始往后退。

「总理马上出来了，总理出来讲话了！」谁大喊一声，人群鸦雀无声。

我隔着层层叠叠的人群，拚命往前钻，不时跳起来，想看看总理伯伯是不是已经站在门前。

一个红卫兵涮头给我一巴掌：「不要乱动！」

我只好老老实实，夹在人缝中。

一个卫兵对着话筒大声宣布：「小将们，中南海是党中央领导人工作与休息的地方……」

「不是总理，谁说总理要出来讲话的？他出国去了。」人们议论纷纷。

我钻出人群，一口气跑到正西门，软磨硬缠，卫兵们既不听我说明情况，又不帮我往里面打电话，我又试了两个门，卫兵们都不愿意理睬一个孩子。

我傻了眼，灰了心，不想再找总理。我拆下左裤腿里的六十块，加上小杨叔叔的那一把零钱，数了数，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我下定决心，做一件大事情，好向外婆炫耀。深更半夜，一位民警把我领进景山后街小学的一间教室里，那群上海来的红卫兵早已睡着。第二天我扯谎，说父母都走了，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家。她们有点怀疑，还是让我和她们一起滚了几天大通铺。

我四处游荡，下饭馆，逛商店，自作主张买了一套仿造的军装和军帽。军裤太长，我又买回了针线，缝上去大半截。皱皱巴巴，但我觉得很帅气，每天穿在身上乱骄傲。

一混七天，我丢掉了背包，钱也花光。同车来北京的红卫兵们要回上海了，我想来想去，只好去找小李阿姨。

「小丫头骗子，你跑哪去了？全北京的老鼠窟我们都挖了遍，也不见你的鬼影子！」

小李阿姨火爆性子，见了面，又是戳我的脑门，又是拧我耳朵。我懵懂不解，拔腿就跑。她追上，一把将我提溜上车，又提溜下车，最后把我提溜到母亲的面前。

我妈没有小李阿姨激烈，她看我蓬头垢面——衣宽裤长，眼睫毛一抖一抖往下垂，把我隔在她的世界以外。

送走小李阿姨，我妈帮我洗头洗澡，把那套服兮兮的军装扔进垃圾筐里。睡到半夜，我偷偷把它捡回，放进我的小箱子里。

从第二天起，我便很少见到我妈。后来我才知道，她被专案组带走后，总理伯伯出面，把她和继父偷偷送到军区医院保护起来。那几天，我妈冒险回家，只是为了等我，当时，我只知道，继父病重住院，需要我妈陪伴。

老保姆，是他土成分，被红卫兵遣送回乡。新找的是个中年妇女，每天去街道居委会，开会学习，让我在家照看两个小弟弟。在上海，我是中心，是一切，外婆佣人只围我一个人转。我已经习惯独霸，分享就是伤害。不知道是过去继父对两个弟弟的偏护，引起了我的忌恨，还是弟弟们与我分享同一个母爱，我不能容忍。等到他们落到我的手下，我便对他们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我不准他们叫我姐姐，不准走近我的房间，不准碰外婆带来的所有玩具，让他们每天吃我剩下的饭菜，只要反抗或是告状，我就没轻没重地打他们。他们对我又怕，又好奇，我对他们既摆架子，又妒嫉，我们三人，一直在做老鼠和猫的游戏。我妈不放心，时常在夜间回来看我们。后来，保姆被专案组利用，跟踪告密，差一点把他们堵在医院抓走。那天晚上，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我们全家下了卡车，我妈拎着食物，继父背一个抱一个弟弟，我连跑加爬跟在后面。到了西山老姑妈的旧宅里。继父不让开灯，我们合衣睡在霉气熏人的一张大床上。

第二天二继父出去一趟回来说：「我们要在这里住很久，山下是部队，很安全。」白天他和母亲要下山，说是要做点社会调查！让我在家教两个弟弟写字。

「我教他们，那谁教我写字！」我吸着嘴，瞪了继父一眼。

「晚上回家，爸爸教你嘛。」他抚摸着我的头？

「哼，爸爸！你们五八年才结婚，我是五六年底生的，你怎么能是我爸爸？」我想起

上山时他们只顾两个儿子，对我毫不再意，心里一气，把那个瘦女人的话说了出来。

「不准你胡说：你就是欠打！」我妈第一次连着打我两巴掌。很重，我和她都被惊住。我愣了一会，转身就跑，我妈和继父跟着追出家门，像捉迷藏，在山林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继父才把我拖回家。怕我再跑，怕我再乱说，我妈给我说理，道歉。我不理，继父正要大怒，我妈噗通跪在我的脚前哭着乞求……

直到现在，写这一幕的时候，我才能看清楚二十五年前母亲的那张脸，被痛苦压歪，被鼻涕眼泪糟蹋得让我此时心还在痛。

红色十字架

干女儿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多，动作大。不说话，表情更多，动作更大。在领袖们的光环里，她娇媚，亮丽。在大小聚会中，男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她，女人们最防范的也是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她是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少女，眼含薄泪，亭亭玉立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口。

那时，日本人烧杀抢掠，奸淫了大半个中国，南京首府沦陷；国共两党不得不再次合作。武汉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共产党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人路军办事处。姑娘同城市里的一些激情女青年一样，怀抱狂热，要去延安革命。办事处迎来送往，接待去延安的名人雅士还顾及不上，那里在意一个哭鼻子的少女。

那时，总理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安排好国共两党主席的会谈事宜，回到办事处，看见站在路边的姑娘，情不自禁地走过去。经询问，她知道她是烈士的女儿，父亲曾经是他的老部下。他把她叫到办公室，把她拥抱在怀里，不知是提醒姑娘，还是提醒自己，他抚弄着姑娘的头脸，连声叫着：「哦，孩子，孩子。」

初放的少女，暗恋英雄，梦幻的萌芽青涩强烈。她酥软地伏在早已倾慕的男人怀抱，像一只依人的小鸟，令人怦然心动。

三十九岁的男人，已经熟透，爱遍天下女人，还是觉得不够。他拥搂着胸前的少女，

擦泪抹涕，心里一片酥软。

她沉醉在父辈的怀抱，无拘无束。

他爱抚烈士的遗孤，自然大方。

他热爱漂亮女人，不论大姐吃醋哭闹撕打，还是采取人盯人防范战术，他始终能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与漂亮的女人接触。

她生性爱攀高，倾慕成功的男人。

晚饭后，他告诉妻子，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第二天，大姐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全面盛开的漂亮姑娘！大姐一眼看透，他倚老买老，把喜爱藏到了父辈的保护伞下，姑娘倚小卖小，但浑身闪射出一股侵犯的力量。大姐受到的打击，不是姑娘的漂亮，不是她的扑面的青春气息，而是他们站在一处，如歌如画。他拥抱着姑娘走到大姐的面前，一只手自然地搭在她的肩上。姑娘像夜露中的牡丹，含满了娇情憨态。她额头明亮，满脸闪烁着珠光宝气。夫人突然觉得暮色临近，青春已经远去，丈夫却刚刚露出男人的雄壮，今天与十八七岁的干女儿如同天配一对，十年后，与另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仍然如同地配的一双。

大姐心惊肉跳，但说笑中决定了一种管理丈夫的新方式。几年前，丈夫送给一位漂亮的夫人一条围巾，她无意发现，当众吵闹，打了他的耳光。他痛哭流涕，连声道歉。他夸主席前妻的大眼睛水灵，她当场唬下了脸，怕得罪主席，不敢大吵大闹，只好憋气儿无不理他。

大姐从丈夫的手里拉过了姑娘：「欢迎你来家里玩，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帮助你。」

姑娘扬头一笑，没有把夫人的热情放在心上。

第二次再见面，夫人提议收下姑娘作干女儿，当即让姑娘叫他爸，叫她妈。

姑娘搓着双手，红着脸，喊了声「爸」，道德的围幕立即在她和这个潇洒的男人之间落下。固然它是纸糊的，仍然能挡住众人的耳目。

大姐不会让一块咸鱼挂在猫的嘴边，不几天，她派人把干女儿送到了延安。

一九三八年一月，继主席夫人之后，干女儿的光彩照亮了延安的半拉子天，干女儿的柔美，如涓涓的小溪，滋润了窑洞里的常年「旱荒」。烈士的遗孤，军委副主席的干女儿，总司令又是她父亲的老朋友，她像真理，惹得窑洞里的革命党人终日苦苦追求。

中国的历史非常好色，从来充满着粉黛气息。在这里，它偏偏小使诡计，让两个必定要嫁给中国历史的漂亮女人，结下了生死的大怨恨。干女儿夺走了一位女明星的未婚夫，未婚夫挺拔伟岸，浑身冒才气。女明星不仅失去了一个男人，而且伤了一颗高傲的心。

就在干女儿夺走女明星未婚夫的当晚，女明星钻进延河旁的一片树林。她盘腿坐在青石上，剧烈地拉着二胡，动作很大，全身抽搐。她的头一扬一扬往上挣，像绳索勒紧了她那白嫩的长颈，像泪雨呛溺了她那柔美的歌喉。

随着一个剧烈的抽动，二胡声嘎然而止，只留下一串病犬般的惨叫。夜空下，正在寻找她的女友，见她被头散发，二胡猛击着树干，吓得毛发竖起，调头就跑。

她哭了半夜，喊了半夜，直到心底的怒火吐光，死人一般，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女友小心地走近。

清清的月光照在她的脸上，脸上一汪晶莹的水光。她的鼻梁显得特别高，特别坚毅，像一尊石刻的女神雕像。

女友扶起她，她浑身挺硬冰冷。

不久，女明星重整旗鼓，走向了伟大领袖，成为中共的第一夫人。

·天不随人意

一九三九年六月，干爸返回延安，干妈留在战时首都。干爸当天见到了干女儿，在一个光线昏黄的窑洞里。

「真想你……干妈好吗……」十九岁的干女儿，垂眉低目，脸像一块红绒布。

像祈祷时的「阿门」，他又叫了一声「孩子」，把她搂进怀里。

她突然抓住他的手，浑身滚热发抖。他的血像巨浪，身子却像一条小船在漩涡里直打转。他松开她的手，沉了良久，叹气说：「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去党校讲课，你来，我们好好谈谈。」

她眼含薄泪，低头走出。

半夜，他走出窑洞，在月光下徘徊，长叹。警卫走过来，他说，睡不着。

如果天随人意，共党的历史上将多了一段风波四起的风流艳史，但是，历史偏偏绕着道，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一场不幸，如夏日的暴雨，突然降临，让没有带雨具的人们措手不及。

主席夫人喜好骑烈马，驯烈马，再凶悍的烈马，她都能征服，包括骄横的伟大领袖，在主席宠爱的头几年，她常常骑着一匹彭将军送的烈马，披着斗篷，呼啦啦奔腾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她的马上的风姿，吸引过斯大林的摄影师卡门，为她留下了一个个永恒的镜头。

晚饭后，军委副主席去中央党校讲课前，骑马来向主席请示。主席夫人为了表示亲切，骑马相送。不知道是她生性好强，好表现，想展示马上的风采，还是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吃不住劲。她策马扬鞭，往前一冲，惊吓了他和他的马。他摔到在地上，折断了右臂。延安窑洞里的医术太差，他的右臂肌肉萎缩，伸展不开，而且时时隐痛。

中央决定，军委副主席由夫人陪同，去莫斯科重新治疗。

蒋介石派来的专机，载着他与夫人即将起飞，干女儿直闯主席的窑洞，请求护送干爸同行。

主席不同意。

干女儿一哭一嗲，伏在主席的肩头七摇八晃，主席终于同意。

干爸带着两个女人下塌于莫斯科的柳克斯公寓，在皇宫医院接受医疗。除了翻译，两个女人轮番陪伴。固然，他尽量不偏不倚，摆正关系，但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猜忌防范始终接连不断。直到他出院，可以自由活动，夫人的怨气终于爆发。

一位苏联领导人因特殊情况。突然来到柳克斯公寓，看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涨红脸，一个含泪低着头。

干爸指着地上一枚别针对苏联的翻译说：「她们被中国精美的艺术品激动，我却被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所感动。我买了一枚别针，两人谦让，我决定把它摆在地上，供大家欣赏。」

派联人受了感动。而后把这个故事讲给几个中国人听。

也许是干女儿作了让步，从第二天起再也没有陪伴她的干爸。回国时，他们把她留在莫斯科学习戏剧。

一九四六年，干女儿带着莫斯科的红色光环，俄罗斯的洋味儿，再次普照延安窑洞，她第一个拜见的是主席，第二个轮到干爸干妈。这期间，干女儿与干妈、主席妇夫间，如同二八月的云，当人说它像马时，你抬起头，它已经变成了一只猴。

对于干女儿，两位夫人各有一套防身术，一个明亲暗防，一个明里暗里都把她当成贼。在丈夫面前，两人又都作出七分大度，三分相让。

主席夫人总结了主席前妻们的失败经验，学会讨好主席，强忍着延安窑洞里的风骚。那些中外的红色娘儿们，如同蜜蜂袭花，常常环绕在伟大领袖眼前身后。只要不危及婚姻、家庭，主席夫人也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丈夫即兴发挥。但是，对于人见人爱的干女儿，她两眼睁大，还是觉得防范不够。

干女儿见过主席，主席夫人当即拜访了干女儿。她对干女儿花言巧语，献尽了殷勤。

干女儿得宠于中共三大巨头之间，哪里会把一个女明星放在眼里？她不冷不热，不亲不近，让主席夫人自觉没趣。

「你看我现在怎么样？」主席夫人不想走，无话找话。

干女儿故作糊涂，不阻不阳地问：「什么怎么样？」

主席夫人再也忍耐不住，忘记了讨好的本意：她哈哈一笑，指着干女儿的脑门说：「你这个草包，你看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经这么一笑一骂，干女儿只好说：「很好呀，你过得很好呀。」

主席夫人脸一板，阴沉地说：「一点也不好，我吃够苦呢。我一定要收拾那些整过我的人……」

干女儿一惊，勉强一笑，仍然没有介意。

主席夫人强制自己转变成笑容：「你是军委副主席和大姐的干女儿，我是主席夫人，以后，我们要好好团结呀。」

干女儿自觉小鱼翻不了大船，得意地一笑，不再答话。

主席夫人再也坐不下去，只好自找台阶，尴尬离去。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干女儿扭着秧歌进了北京城。不几天，她带着一台自编自演的秧歌剧，扭进中南海，专为主席唱堂会。主席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一起吃宵夜，要她常去他的办公室汇报，两个月不到，主席乘专列第一次出国，没有带夫人，却带了总理的干女儿作了翻译。

主席毫无掩饰，总理一目了然。主席的兴趣不是干女儿的本身，而是总理所拥有的女人。干女儿不分昼夜，如彩蝶翻飞，浮云环绕山腰，一会替主席拍照，一会陪主席说笑。总理仍然微笑，仍然全心全意地侍候主席，但再也没有与干女儿单独相处。

一位真正翻译说：「她从欧洲参加戏剧表演活动回国，途经莫斯科，来看望总理。他是总理的干女儿，我建议把她留下来做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总理同意了，她住在姐妹河别墅的三楼。有一次，斯大林给主席房间打电话，因为我每天陪总理在克里姆林宫谈判，她接的电话。她一听是斯大林，就说：我听不懂，我听不道，吓得丢掉了话筒。斯大林把

我从会场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在电话上讲，你翻译给主席听。」

经许多当事人的印证，不论干女儿先于，还是后于干爸住进主席的别墅，翻译是假，陪伴主席消愁解闷才是她的真正任务。

三个月后，三人同专列回到北京，不知主席为了洗刷嫌疑，虚放一枪，还是真的厌腻了第一夫人。他一本正经告诉总理，他正在考虑与干女儿的婚姻问题。

总理微微一笑，可以理解为默认，也可以说是没表态。

同行的卫士秘书，谁也没长两个脑袋，敢在主席夫人面前饶舌。主席夫人看到主席与所有随员合影，唯独不见干女儿，此地无银三百两！她的怀疑终于在干女儿给主席的几封回信中得到印证。她不怕干女儿上了主席的床，只怕主席动了真情，把第一夫人的头衔让给干女儿。结婚十多年，她还没有享受过第一夫人的风光就被废黜，尤其是再次败在干女儿之下，忌恨太大，她吞咽不下。她先是作出高姿态，多次邀请干女儿谈谈主席在苏联的情况。

干女儿被伟大领袖爱昏了头，拒绝了她的邀请

「论私，我是主席夫人，论公，我分管主席的生活，邀请她来谈谈在苏联的情况，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她到底仗着谁的势力？这么目中无人！哼，在苏联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她不要想得太美，干脆我们来个鱼死网破。」主席夫人在总理家边哭边说。

总理沉着脸不说话，大姐把她拉到自己的卧室里传授技艺：「你一不要哭闹，二不要张扬，三不要追根究底。全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那倒便宜了她！」

「那是便宜了你……」

主席的后院没有起火，既然夫人无妨碍，他也就懒得大动荡。毕竟刚握皇权，一国家的眼珠子都在盯着他。

大姐出面，把干女儿介绍给一位文艺界有权有势的老头子。一箭双雕，明里帮了第一夫人的忙，暗里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干女儿明白嫁给伟大领袖无望，深爱的人又是自己的干爸，年过三十，高不成低不就，只好带着遗憾出了嫁。

婚礼由大姐亲自主持，主席夫人带着礼物，近乎巴结地拉住干女儿的双手：「祝你们白头偕老。不知这礼物你喜欢不喜欢？」

干女儿接过礼物，看也没看，往桌上一放。

「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呢？」

「有什么事？」干女儿心虚，但脸像一个冰冻三尺的冬天。

「还不是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嘛。」

「我没时间。」干女儿丢下主席夫人，招呼其他政客去了。

主席夫人被冷在客厅里，脸色发青。

大姐走过去，陪她说笑。

送客时，干女儿与每一位夫人亲热话别，唯独对主席夫人冷着脸。

出门时，大姐听到第一夫人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干女儿有个习惯，每次排戏，下去体验生活，屁大的事情，总是直接向主席、总理、

总司令们单独汇报。

文化大革命前夕，星转斗移，主席早就有个叫护士的女人相伴，干女儿下油田体验生活，回北京，只能报告她的干爸。

人民大会堂，总理召集大型音乐舞蹈座谈会。干女儿早早坐到他一眼就能看到的座位上。

「你好呀。」第一夫人突然坐到干女儿身边。

干女儿表情很古怪，想起身，想微笑，又想像往常一样冷淡。

「你排过不少戏呢，有没有问题呀？」主席夫人已学会拉长尾音的官腔。

干女儿知道第一夫人暗示她排过一些中外艺戏，干巴巴地一笑，不敢吭声。

「这下你该到我那里去了吧？」第一夫人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让干女儿向她汇报，她已经参政，改革京剧，得到主席的许可，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

干女儿还是没去见第一夫人，这一次不是傲慢，是敬畏。

座谈会前会后，总理围绕着第一夫人打转，既没有坐到干女儿身边，也没有和她闲谈。干女儿隐约觉出，干爸的态度有些改变。

·落花流水之一

一个伟人腐烂，另一个时代必将产生。

主席爆发出最后的余力，怪胎文化大革命诞生，整个中国产后血崩！

古人说：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第一夫人在疯狂的文化革命中应运而生，她苦够，忍够了。她要血洗屈辱，讨回三十年的公道。然而，她毕竟是个女人，报仇雪恨莫过于砍下情敌的头颅。她曾与林将军的夫人有过一笔小小的交易，交换她们的仇人名单，让对方出面消除。

一位副总理被批斗，调查组的人让干女儿证明这副总理如何反对主席。干女儿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厉害，脸一冷，赶走了调查组的人。

解放军总司令，当过土匪，有过众多的老婆，有人说，历史上他与机会主义者一起反过主席，企图分裂党中央。红卫兵写了他的大字报，撬开他家的大木箱。

调查组让干女儿交代与总司令间的关系。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问问你自己？」

干女儿亲近高官，但不随便。要么权倾一国的主席，诗词书法，幽默大气。要么出尽风头的总理，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对于老实巴交的总司令，她只有尊重。调查组的人不怀疑主席，不怀疑总理，却硬是把老态龙钟的总司令往她身上扯，她觉得受了羞辱，压不住直往上窜的怒火。她冷笑一声，指着调查组的人说：「我告诉你们，我和他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与我父亲一起去欧洲寻求救国真理，总理介绍他和我父亲同时入党。回国后，他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父亲跟着总理在黄埔为党工作。一九二七年，我父亲被国民党残杀，他像父亲一样照顾我们兄妹。我哥哥曾是他的秘书，现在是人民大学的领导，这些关系够不够革命？」

调查组还要逼她交代出其他关系，她拍案大骂，把他们赶出家门。

主席夫人非常明智，如果逼迫干女儿承认与主席的关系，惹恼了丈夫，她不敢承当。总理做事向来滴水不漏，不可能找出他与干女儿之间的蛛丝马迹。总司令是中南海公认的大好人，她只能拿他与干女儿的关系开刀。但是，总司令忠厚，老实，臣服於主席，从无野心，主席不会打倒一个无妨无害的人，引起公忿。主席生气地说：「你们要打倒总司令，就必须先打倒我！」

一计未成，第一夫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她告诉红卫兵，干女儿的哥哥是日本苏修国民党的特务，红卫兵立即对干女儿的哥哥实行专政。

一天清晨，长安街上出现了炮轰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批调查人员找到了干女儿；提出一大堆问题，要她交代。

她与总理第一次见面，办公室的门是关着，还是半关着？

在苏联皇宫医院，为什么由她单独陪伴总理？

她与总理、大姐一起去黑海疗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中共领导人，回来的路上，大姐为什么唬着脸不理她？

为什么她陪干爸去莫斯科歌剧院看戏，大姐坐在家里生闷气？

为什么总理几次派她出国，后事与导演毫不相干的政治活动？、

干女儿不如道谁在整她，但是这些细节来自最上层，也是最了解他们的人。她没敢发脾气，也没敢轰走调查组的人。

干女儿的丈夫回忆说：「调查人员走后，她常常彻夜不眠。」

干女儿的辉煌已经过去，再也进不了中南海，见不到伟大领袖和她的干爸。她只好给他们写信，等了很久，没有一个人回应。最后她不得不屈尊，给主席夫人一连写两封长信，乞求她的谅解与回音。

古今中外，强权者从不允许多情善感，单纯的恋情如同一纸轻薄。只有与利益结合，才能牢不可破。主席需要夫人这只疯狗，撕咬他的敌手。他的夫人需要丈夫的权势，达到自己的目的。固然他们早就分居两个园子，但是，一两个人的利益再次亲密。

总理自顾不理，自然会丢卒保车。第一夫人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常常代表主席向小将们致敬，问好。如今也不需要含笑邀请，送礼巴结干女儿。第一夫人拔掉了眼中钉，也是大姐心窝里的一根肉刺，双手不沾血。她自然不会反对。

第一夫人派人搜查了干女儿的家，抄走了她藏在箱底的秘密——与主席、总理的单独合影及信件字迹纪念物。

不久，她的哥哥被小将逼死，丈夫也进监狱七年零四个月。

·灭亲之一

如果干女儿是个纯粹的女人，爱占据全部生命。如果她只出卖姿色，招揽的不仅仅是政客。如果她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功名不靠权势筑造。如果她是纯粹的大野心家，媚俗仅仅是手段。如果她真比第一夫人心狠手辣，她不会死，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国宾馆十七号楼，主席夫人终于看到了主席与干女儿在莫斯科的照片及主席的几封回

信。

照片上，主席或戴四片瓦部帽，或敞着大背头，虽说土，但心高气爽，自负满目。另一张脸，矫情欲滴，媚态横生，忽主席左右，忽前后。背景是莫斯科、别墅室内、雪原、林间，不断变幻，但两张脸上的神情始终没变。

主席夫人心不再跳，血不再流，两片薄薄的嘴唇如琴弦震颤。她愣了很久，头脸一红「啊」地一声叫着，撕扯着照片。太急，或是手太抖，她撕不动，只好用剪刀把干女儿一点一点剪碎，再把肢解的碎片收拢成堆，加上主席的几封信一起焚烧。看着火苗跳跃，眯缝着眼，睫毛上渗出一线水雾。

一位憎恨第一主席夫人的小护士，当晚汇报了总理。

第二天，主席夫人恢复了平静，把总理从五号楼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几张照片轻轻地放到了他的面前：「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总理草率地看了两眼，笑着说：「摄影技术没有你的高明嘛。」

「这张很高明，应当请大姐来一起欣赏才有趣。」主席夫人挑出一张，干女儿狐媚地趴在总理的肩头的照片。

「不必了，这张是大姐替我们拍的，她当然喜欢。」

「你不要和稀泥了。这张也是大姐给你们拍的吗？这张呢？」主席夫人脸一变，把照片与一叠总理写给干女儿的信件往桌子上一摔。

「我说同志，你在背地里做小动作，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北影厂的五个同志去上海图书馆查打一千年代的电影资料，听说有人把他们扣起来了，这是非法的。」总理站了起来看着窗外青翠欲滴的松树。

三十年代，主席夫人是电影明星，婚恋有些随便。有人去上海查找上海三十年代的旧报纸，被她的死党当场扣留。

第一夫人外着尖嗓门：「你要怎么样？延安整风时，部长已经向党中央和主席说明过那些问题，你们还要作文章！」

「同志，请冷静一点，有话可以慢慢说嘛。」总理仍然背脸看窗外。

主席夫人不但是个演技不错的电影明星，也是个演技不错的政治名星，她沉静了一会，捏着嗓门背了一首曹植的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斧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总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做好妥协的准备。

主席夫人作出「自己人」的姿态：「如果我想整你的黑材料，就不会把这些报上来的材料送给你看了。我不像有些小人，今天查我去给蒋介石做寿，明天查我跟那个男人睡觉，那是卑鄙小人做的事情，我受够了，绝不会那样做的！你想想，如果我想整你，也不会拿这个公众的女人开刀的。响水不开，开水不响，更深的事情，倒不会像她这么张狂「你这是什么意思？」总理掉下脸，重重地坐在她对面的藤椅里。

「我不是疯狗，见谁都咬。真诚相爱，不耍手腕，不靠大人物压人的女人，就是偷情

撞到我的枪口上，我也会放她走开的。但是，你的这位干女儿可不一般，她是苏修特务，政治上有问题，我放过她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

主席夫人把一摞公安部整理出来的材料，放在他们之间的茶几上「有凭有证，那一条都能把她关起来。」

「有什么凭证？」总理反客为主，给主席夫人换了另一杯茶。

总理没有马上拿起材料，抽出茶几上的一根女士烟，含在嘴边，不点燃。也不放下。

主席夫人看了看表，镜片后闪烁着光芒。

「这些材料我可以带回去看吧？」总理起身要走，主席夫人少女一般烂然一笑：「总理太忙，应该注意身体，在我这里多坐坐，也算是休息一会。」

秘书走近主席夫人：「客人在楼下的客厅里等了半小时。她说首长忙，下次再来拜访。」

「噢，是小安同志呀。看，只顾向总理汇报工作，却把客人给忘记了。快请她上来。」

一瞬间，总理觉得脑袋胀大，仿佛整个房间也装不下。他翻开干女儿的材料，强迫自己专注。

「小安同志，总理认识吧？」

总理的眼睛在材料的第一句徘徊，一个字也看不过去。他抬起头，哈哈一笑：「怎么不认识？十二多年前，在新六所，你们还换过围巾呢。」

「总理的记性可真好。」

「你们有事情，不打扰了，材料看完，我马上亲自送来。你这么忙，你也要多注意休息。」

「谢谢总理。」

我妈与总理擦肩而过，视而不见。

「小安同志，怎么没和我打招呼？」总理没犹豫，在楼梯口，侧身挡住她。

我妈扬起睫毛，似着非看，似懂非懂，如同初生的婴孩，像看穿天穹，又像一片混沌。

总理握住她的手，高声说：「你也在接受劳动改造？手上的老茧不少嘛！」

我妈觉出他手指在暗示，心慌意乱。

「他的病好些吗？孩子们都好吗？」

「他已经出院了，孩子们都很平安。」我妈稳住心跳，垂下长睫毛，把自己隔绝到眼前的人事之外。

镜片后，主席夫人的目光在两个人脸上来回划动：「喔，我约你来，是要了解一些情况。听说你们有过接触……」

「我还有会，先走了。」总理匆匆离去。

·无中生有

像做诗绘画的灵性，奇妙而又说不清楚。两条一模一样的围巾，把我妈引了进第一夫人的视线。十二年前，主席夫人曾灵机一动，感觉出一点什么，连自己也弄不清楚。那个

星期天的午后，总理夫妇送我妈走出新一八所，顶头遇见主席夫人。没等介绍，她大着嗓门说：「哎呀，这是谁？围巾和我的一模一样。」

主席夫人还没在报纸画册上露鼻子露脸，我妈不认识，看着她发懵。

大姐急忙介绍。

我妈轻轻落下睫毛。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是和你们在一起，我还以为天女下凡呢。少见有人这么标致！你向总理，我可不随便捧人呢。」主席夫人像看猴、一惊一咋，绕我妈转两圈。

我妈红着脸，低下头。

「小安同志，你说我们和你走在一起，是沾了你的光，还是作了你的陪衬人呢？」

总理玩笑，解脱我妈的窘迫。

主席夫人灵机一动，像是从梦里惊醒，在胸口摸到一把冷汗，却再也想不起梦里的内容。她不清楚，是她希望发生什么，还是已经发生了什么，正是她的希望：「远看，小安。有一点像你的那位干女儿，走近，哦，这姑娘好清静，两人的气质，没法子比呢。」

总理拍拍我妈后背：「瞧，她把你捧上天了。」

「我说的不对吗，总理？」

「各有所长嘛，小安太柔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身强力壮。」

「大姐你看，总理多偏袒，怪不得你们的那位干女儿眼睛早就长到了脑门上了呢！」

女姐一笑，插开了话题：「你们的围巾颜色不一样。」

「她的颜色庄重，我喜欢。我的太嫩，不合我年龄。」主席夫人把两条围巾角凑到一起。

「淡蓝色清静，我很喜欢。」出于礼貌，我妈说。

「那好，这么一交换，各得所好。」总理双臂在胸前作反方向交叉动作。

「好主意。」主席夫人不顾我妈的反应，取下自己的围巾递给我妈，总理取下我妈的递给主席夫人。

主席夫人睃了大姐一眼，嘿嘿一笑。

大姐像久别重逢的亲娘，拉住我妈的双手：「这孩子的性情文弱，我喜欢。」

我妈看了看总理，仿佛置身戏台上。

·无言

第一夫人更年期，脾气古怪，我妈进门不到十分钟，她的情绪来回旋转了三百六十度。

她先是摔下脸，尖着嗓门问：「你以为我是请你来换围巾，来叙旧？」

我妈静坐不语。

「我为什么找你来？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要什么威风？这里不是国民党，不是你家的大洋行，摆什么资产阶级大小姐的臭架子！谁是你的黑后台？你那点老底，我清楚得很。不要自作聪明，谁也保不了你！」

我妈的心吊起来。

「你丈夫整天躲在医院里装病，小将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早晚会把他抖出来的。到时，

我看他还有什么病？」主席夫人越气说的话越离谱，最后把自己气得跺着脚在房子里直打转。

我妈垂下眼皮，像一尊睡佛。

「你怎么不说话？你是怎么认识总理的？」

我妈心一疼，像剑刺到了毒蛇的三寸上。她看窗外，数着对面的大楼的窗口，保持镇静。

「干女儿，狗屁！你怎么认识那女人的？你们和总理一起游过西山，圆明园，来新六所……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事情发生？」

我妈在心里数完大小三十个窗口，又重头数了一遍。

「总理派那女人出国，四处活动，笑话！她有什么资格？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恁什么？」主席夫人突然咯咯笑起来，拉住我妈的手，像夜间遇到了没有脸的人，后退一步说：「你的手冰凉，像死人，有没有心脏病？」

我妈摇了摇头。

主席夫人双手搭在我妈的肩上，嘿嘿一笑：「瞧，我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看来，你们资产阶级就是纸老虎。文化革命的对象是那些混进党政军内的走资派反革命，不是你们这些定了型的死老虎。」

「主席说过，我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不革你的命，你也是个受害者。那个女人是叛徒，是总理的一条狗。狗仗人势，很会咬人。五七年，她就逼害过你，你还不知道吧？」还是主席夫人说。

「给你泡杯龙井茶，压压惊。」主席夫人亲自把勤务员送来的一杯茶放到我妈面前，没等我妈端起杯，她的一根白嫩细长的食指，做了个扣枪板机的动作，招呼我妈跟着她走进卧室。

主席夫人回头看了看没有人的客厅，关上卧室的门，从枕下拿出一个纸袋，把里面的材料抖落在床上：「这是你的档案，从你们学校人事处刚调出来。你看看，五七年，你们学校调查那个女人时，她是怎么证明你的反动言论的。她说，在你家吃晚饭时，你说你害怕战争，不论正义非正义者，是血和兽性。你在战场上受了刺激，情绪低落，不想说话，从朝鲜逃回北京……要不是你吐血住院那么长时间，就凭这份证明信誓，就能把你划成右派呢。」我妈再也不能平静，她瞄了一眼床上的档案，心被狗咬掉了一样，又空又疼。那么厚的一摞材料，像影子，跟着她走南闯北。她原本极尊重档案，却原来如此黑暗。干女儿为什么背后捅了她一刀？那些话她是说了，只是随便的，无话找话。我妈扶着床架站稳，尽力宁神静气，但头脑一点一点胀大，大到无边无际，什么也感觉不到。

「你不要紧张。」主席夫人尖着指头捏起那封检举信，一缕缕撕成条，再撕成小碎片，扔进废纸篓里。

我妈有些感激，想表示！但又不敢轻易说话。她再次望着窗外，心乱如麻。

「反革一击的时候到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条美女蛇过去和你说了些什么？你回去写一份报告，直接交给我，或是中央文革小组，重点谈谈她和总理的关系。这件事关系重大，要绝对保密，对你丈夫也不能露出一个字。否则，后果你负责！」像送战友出征，临走时，主席夫人重重地握住我妈的手，抖了又抖。

回家的路上，我妈尽力忘记这次会见，但是床上的档案材料，主席夫人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都像刀刻到了她的心上。

·总理批准干女儿入狱

一九六八年，总理批示，干女儿带上了手铐，关进了监狱。

干女儿死到临头，仍然要保住她的干爸。被捕前，她知道处境险恶，约妹妹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最后一次面，望着纪念碑上总理的手迹，哭着说「我是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我就是死也要保住他。」

姐妹俩仰望天安门城楼，心中一片悲壮。

「人一死，问题就搞不清楚了。我如果死了，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干女儿说。

入狱七个月，干女儿死在狱中。死前鼻青眼肿，皮飞肉绽。死后，尸体上没有一件衣物，没有一块好肉，只有手铐铮亮闪光。

而后，中国的电影，文章里说，总理知道干女儿的死讯，那只永远端在小腹前的右手，猛击在办公桌上，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是，尸体很快被烧掉，总理痛苦地说：「他们怎么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女子呢。」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会开到凌晨，总理噘着嘴，坐在主席台上。

各地群众代表吵红了眼，谁也不肯相让一步。

他两眼发涩，身子瘫软，有点坐不住。

「总理，你太累了，拖到明天也不会有结果的。」我的继父走到总理面前，轻轻嘀咕。

「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的生活必须用品安排在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

「总理，我先走了，八点半我还要去部里作检查交代呢。」接见下一批群众代表前，继父跟总理走进休息室。

「你的病假证明不是到下个月底吗？」

「就是睡在医院，他们也会把我拖出来的。」

「太不像话了。」

「他们说，有人以生产压革命，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就会跟上去。」继父把主席夫人的话重复一遍。

「再革命也要吃饭呀。主席语录发行了七亿多册，主席像章已做了二十二亿个。越做越大，用了那么多国防工业金属材料。他们还是觉得不够，还要搞封建的那一套！」

「安然让我带句话……」继父的活像个缺油的车，突然停在路正中。

总理飞起两道粗眉，半晌！缓缓落下，点点头。

继父压低声：「运动到这里，后遗症已经显现出来了。退一步，洁身自好。跟着走，前途叵测。」

总理坐进沙发，盯着继父，苦笑前说：「去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前年下降九点六。」

「她说了，那个人也撑不起一个天。」

「我早就说过了，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不久地狱谁入地狱。」总理沉了一会，叹口气：「孩子们都好吗？」

继父低头，抑制住激动：「总理再不要为这些一小事操心了，我只要不死，就会好好保护孩子们的。」

总理握住我继父的手：「难为你了。你是个好人。」

「我的大孩子从上海一到北京，吵着要见总理伯伯，我们知道你忙，没让。」继父被自已感动得热泪盈眶。

总理放开他的手，看着天花板伤了一会说。「我也想见呀。这时候，我不能。我在其位，他们就不能谋其政。我不能自私，那样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继父起身，犹豫一会，小声说：「车进西北门前，你把窗帘拉开。」

总理瘫软在沙发里，急急地闭上服服，不再说话。

继父站了一会，提着脚尖退出了休息厅。

·懵懂

天不亮，继父把我抱起来，放在自行车后座上。

「又要躲造反派？」

「不是。」

我「喔」了一声，趴在继父背后，又睡了起来。

「不要摔下来。」

抱住继父的腰，一路迷迷糊糊。

「你醒醒好不好？」继父把我抱下车，提了提我的耳朵，拍了拍我的脸。

我醒了，望着对面的红墙，懵懂地问：「来这儿干吗？去找总理伯伯吗？」

「小孩子，别废话。」继父把自行车锁在街边的槐树下，拉着我沿街来回逛荡。

我无聊，要去买炸糕。

继父哄我，替我扣好衣扣，理顺蓬乱的头发。我不习惯，把头扭开。

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我们面前缓慢驶过，继父突然把我拥搂到腿前，站在红墙对面的马路上，不准我动一动。

车缓缓地钻进大红门，继父仍把我搂在腿前，呆着不动。

我昂头看继父，他寒着脸说：「他太苦自己了。」

「谁？」我问。

「走，买炸糕去。」继父说。

·灭亲之二

继父在被保护的名单上，但最后一算，抄家写检查，挂牌子游街，主席像前罚跪，做喷汽式飞机，那样也没逃掉。他的罪名是特务，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一份特务活动名单，上面有一人与他同名同姓。仅仅三个字，无年龄籍贯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中国有十亿人，同名同姓，不计其数，主穴来风，一时半时哪里能够查清楚。

我妈被牵连，摆在桌面上的原因是大资本家出身，抗战时，在中学集体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在朝鲜时丢掉一份重要文件。以此推测，四九年她没跟国民党逃跑，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一直为美蒋服务。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妈没有写干女儿的材料，主席夫人要验证十二年前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主席夫人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动动中，要逐渐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

清理阶级队伍动动兴起，全国再次大抽疯。检举揭发混过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特务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群众学习班劳改队牛棚干校四处兴起。隔离审查，私设刑堂，攻心攻身，花样百般翻新。

继父被带回部里的劳改队看管起来。主席夫人接见我妈学校的造反派时说：「你们学院，就有个洋权实办资产阶级大小姐混在里面！」

两天后，我妈被立了专案，但孩子太小，无人照顾，专案组只好把她带回到家里隔离审查。

大门被封死，只准我们去右墙角的小门。母亲被关在自己的卧室写检查，两男一女轮班看守。除了吃饭同桌，其余时间不准我们接近。

母亲闭目呆坐两天一个字也没有写出。

看守们拍桌子瞪眼睛，大叫大吼。

第三天，换了三个女看守，她们像影子，盯着母亲寸步不放。母亲写字时？她们站在她的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坐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她的对面。三天三夜，母亲时时刻刻处在敌意的监视之下。她不再闭目呆坐，开始东张西望，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第五天，她呕吐，不想吃饭，看守勒令她吃掉我做的一碗面条。她不吃，她们按住她的头，硬往嘴里塞。

第六天，母亲起不了床，她们让她坐在床上，把纸笔塞到她的手里。她的头竖不起来，一回耷拉到左，一回耷拉在右侧的肩上。

她们在母亲的床头左右各装了一个二百瓦的大灯炮，昼夜照射，母亲的头不敢再往左右耷拉，只能往前伸。

当时，我还不懂这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酷刑，透过玻璃窗，看到母亲的脸被大灯泡烤得红肿，死了一样不再动。一急之下，我用木棍敲碎了她卧室玻璃窗，带着两个弟弟在院子里排队跺脚。双手叉腰，大喊大：「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触及

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要文斗……」

看守们整治不住，把我关进厨房。

我砸碎了厨房里的锅碗盘勺，冲着窗外大声喊：「害人了，害人了！」

她们害怕路过的行人听到我的喊声，找来一个男人。他朝我的屁股上猛踢一脚，我像个脏皮球滚到墙角，仍然大声喊叫。

「别胡闹了，」他又抵到墙角踢了我一脚。

「你打小孩！你犯法！你犯法！」我弹起来，冲着他狂怒。

他一把提起我，恐吓说：「你再不闭上嘴巴，我就把你扔到后海里喂老鳖！」

「你敢！你敢——」我心里害怕，嘴却极硬？

「你要是再闹，就把你关进秦城监狱。」他把我摔到地上。

「你打小孩，你犯法，我要告诉总理伯伯，把你关进秦城监狱！」我连滚加爬站起，双手握拳，眼一闭扑向他。

他对我没有办法，只好让两个女看守把母亲架进厨房哄我。我妈抱住我，把脸贴到我的脸上。她的脸滚烫，嘴唇一圈亮晶晶的大水泡。我用手抚摸着水泡，她拉住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冰凉刺骨。她把一个小纸条塞在我手心，我浑身一颤，急忙拱在她的怀抱！把纸条含进嘴里。

母亲的嗓子里像风吹壶嘴，嗡嗡直响，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猜想是她不要我再闹了，让我好好带弟弟。

我点头离去，躺在床上装睡觉。等看守回到母亲的卧室里，马上吐出小纸条，是一行

电话号码！我心慌意乱，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偷偷地模进了前厅，哆哆嗦嗦数着拨盘上的小孔，拨了三次，才接通。

我的心怦怦直跳，等待着总理伯伯的声音。

一个陌生的女人说，她是孙夫人的办公室。

我很失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对方挂了电话。

我想好台词，再次拨通电话。尽量老腔老调，不让她觉得我是个小孩子。我说出了父母的姓名，请孙夫人亲自听电话。等了一会，我果然听到孙夫人「喂——」了一声。我急忙三言两语，说出发生的事情。对方只听，不说话。我请求她转告总理伯伯，快救救我母亲。

对方始终没说话，听我讲完，放下电话。

我换回到自己的房间，两腿抖得上不了床。

我等了整整两天，母亲还在受酷刑，总理伯伯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我恨孙夫人没有转告，又怀疑自己说错了话，我想偷跑，去中南海，纠缠门卫给总理伯伯打电话，但看管很严，我根本出不了家门。

母亲像我一样失望，一个星期后，她拒绝进食进水。

看守把窗子打死，我看不见她们对母亲做了些什么，只能在半夜听到她的哭叫。

最后，是母亲连续三次大出血，两次休克，看守不得不把她送进妇产科医院抢救？

总理找专案组谈话：「住院养病期间，不准进病房强迫病人检查交代。」

继父去干校劳动改造前，总理批准他留下照顾病人。

母亲出院两个月不到，就被带走了。那天夜里，我惊醒，赤脚跑过她的卧室，她急忙把手铐藏到衣襟下面。

一群人把她推到前院，她转脸冲继父点点头。

继父把一大包药塞进她的胳肢窝，拉着我的手，跟着跑出大门口，我们看没哭，看着她被推上车，看着车开走。而后，继父再没和我们说话，每天坐在家里抽闷烟。

一天深夜，继父领着大姐走进我的房间。

我像见到了救星，咕噜爬出来，劈头就问：「总理伯伯救不救我妈妈？救不救我外婆？我同学的爸爸就是在群众学习班里跳楼自杀的。」

继父背过脸。大姐搂着我的头：「很快，你外婆的历史是清楚的。」

「是清楚，不是清白吗？」我惊恐万状。从加入少先队填表格时，我就知道历史清楚与清白之间的差距。

大姐没张嘴，用鼻子嗯一声，我像听到了外婆死刑判决书，眼泪哗啦流下来。

她搂住我：「历史问题，清楚就好。我们会想办法让她出来的。你妈的问题也会解决的？你先到外地住一段时间，运动结束了，我们再把你接回来，好不好？」

我看了看继父的后脑勺，问大姐：「我非走吗？」

「嗯。」

「我要留在北京等消息，到时也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呀！」

总理夫人摸着我的头，嘿嘿一笑：「小孩子太任性不好，你要是听话，就是助了一臂之力了。」大姐又把我搂在怀里。

我天生吃软不吃硬，真诚，能让我吃黄莲也不觉得苦。我从小认定总理夫人对我好，她帮助我们家解决过许多大问题。每次见面，我总是像只小哈巴狗，跟着她跑前跑后。

「什么事都要记在心里，什么话都不能乱说。这样可以减少一些事情发生，外婆和你妈的问题也就简单了。你懂不懂祸从口出！」

我冲她点点头。

「你要守口如瓶。」

「嗯，我要守口如瓶。」我鹦鹉学舌，重复一遍。

「要不要和总理再商量一下？」继父突然转过脸。

大姐的脸色不再好看，小眼直视继父说：「够他受的了，昨天昏倒了两次。」

「查没查出什么病？」继父问。

「你别出去乱说，没有病，硬是被那个女人（第一夫人）气的！她四处围攻，到处收集黑材料。前两天还在人民大会堂发疯，说总理在里面开黑会，国民党在报纸污陷他职党的事情，她还是抓住不放。你看我的包里，带着药和洗漱用具，随时准备被他们抓去。你也要有所准备，安然的事情……」

我贼眉竖眼，听他们说话，大姐与继父造了个眼色，换了话题。

「这孩子被外婆含在嘴里长大，走出温室，到外面闯闯，也许对她是个锻炼。」大姐抚

弄着我的头。

「外面太乱，她又太小，不知道今后安然会不会怪我。」继父的脸被日光灯照得青紫两鬓泛白。

「你的女儿，你不作主，谁能作主？为了孩子的安全，谁能怪你。」大姐站起来，看我傻呼呼看着她，搂我坐在她身边。

两个小男孩在另一个房间哭闹，继父顾不上礼貌，丢下我和总理夫人，跑进儿子的房间。

我忌妒，对着他的后背，又哧鼻子，又作怪相。大姐嘿嘿笑起来，她送给我一个军用黄书包，里面有一小包油炒花生米，一打封条没拆的新钱，面额一毛，她说，是一百张。一个真正的军用黄书包，市场上绝对买不到。我抱着不放，心里感激得很，嘴里直说她好。

「现在你说我好，长大了可不能翻脸骂我哟？」

「不会，永远也不会。」

「好，把你的话记在你的鞋底上。」

「走路不就磨掉了吗？」

「不磨掉，今后你怎么好骂我呢。」总理夫人又是嘿嘿一笑。

我跟着笑，笑得莫名其妙。

长集

长集史地传说：三条大河在这里交媾，长集镇从中轻轻地穿过，四个卵形小河滩，在它的东西两侧分散。

长集三面环水，一面通路，南北长四华里，东西只有两排房子宽。

过去，逢双日为小集，逢五逢十为大集。邻近的村民渔夫赶庙会听戏，孩子上学，病人抓药，米面油盐酱醋柴到这里买卖交易。

长集人说：「长集蛇变的，开天辟地，蛇王生下了金银铜铁四个蛋，头一挨地，断了气。」

长集人说：长集是小，一泡尿浇到头。可金银铜铁四个小河滩，县里有名，区里有字。

西南的银滩，只要伸手，不是一条鱼，就是半斤虾。西北的铜滩，天鹅碰腿，野鸭绊脚。东北的金沙滩，原本是片乱坟营，说书卖唱的、姑娘寡妇偷情自杀的、死婴短命鬼、三教九流，按长集规矩死后进不了老茔的，统统被扔到了这片金沙堆上。传说明皇帝朱元璋小时被害，逃到金沙滩上无退路。他把自已埋在金沙里，一股旋风扫平了整个金沙滩。追兵赶到，望著金光晃眼的金沙滩，没有鸟迹兽痕，只好撤回，从此这里有了名气。东南的河滩上，遍地铁灰色沙石，寸草不长。有一天远方来了一个老和尚，带着五个光头小尼姑，在上面建了一座庙。进庙烧香求神的人，夏日划小船打雨伞。冬日干了河底，一袋烟

的功夫就能走到。乾隆年，香火旺。老和尚置了八间庙堂，挖河里淤泥铺出六亩庙地。瓜果蔬菜，四季长绿。逢到天灾人祸，病瘟不孕，方国八十里的香客，前来求签拜佛，许愿还愿。那对的热闹劲，现代人做梦也想像不到。

八国联军打进中国时，一个黄毛绿眼睛的博教士来到长集，传经教学，济众医病，势利的长集人不再去大庙。老和尚带着五个光头老尼姑，关上庙门，不吃不喝，枯坐七七四十九天，成了六条人干。就在六条人干被长集人扔进河里的第二天早晨，黄毛绿眼的尸体被一群鱼龟从水塘子里顶起来，东拉西拽，已经不成人形。

日本人打进中国，大庙挂起了青天白日旗。长集的大闺女小媳妇，整船拖进庙里慰劳皇军，大庙里日日夜夜鬼哭狼叫。一九四四年，长集人一把火烧死了大庙一个连的皇军，外加八个长集姑娘，一个也没逃掉。

四九年，共产党在大庙的残垣断壁上，重建了一个收购站。上面派来了一批男女青年。收鱼运虾，又说又笑。

五八年，大庙改成了钢铁厂，女青年四处收购破铜烂铁，男青年建炉冶炼。两年不到，小高炉倒塌，男女青年遣散回家。满河污水死鱼，满滩铜铝铁块。

长集的建筑：五八年，长集成立了人民公社，办公室设在一个被镇压的大地主家的四合院里。

街北头建了个水产公司，鱼虾从这里装船，运到十几个省布。

中间，有小学百货公司商店饭馆和医院。

最南边建了一群粮食库，它是长集人的骄傲。四排高头大马般的瓦房顶上，白漆漆了

四句口号：「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外地人找长集，指路的人会说，你看见「人民公社好！」就快到了。或是说，你冲着「毛主席万岁！」走，保管没有错。

长集的人物，长集人刁懒馋猾坏，五毒俱全。长集人等级分明；三个钱的人从不和两个钱的人说话。国民党时期，地主财主鱼霸，是第一等人；种田逮鱼的最下等，生意买卖人是第二等。共产党时期，公社机关干部、商店粮站学校职工、吃国家粮票、拿固定工资的为头等人；生产买卖，小商小贩，虽说不拿工资不吃粮票，但零钱活络，仍然为二等人，种田逮鱼的，不论政多少朝，换多少代，永远属于下等人。

长集人本该属于第三等，但多数人吭哧吭哧爬到了二等上。他们从不下河捕鱼抓虾，也不下田种地，除了磨豆腐、开药店、卖茶水、染面修鞋外，家门口的地皮可用来收钱。每逢集日，鱼挑虾担，瓜果蔬菜，摆到门前买卖，长集人收地皮费，每天至少一两块。长集人看不起四邻乡亲，称渔民为猫子？种地的人是乡瓜子。

长集人尖酸刻博，能言善辩。长集最著名的有四大寡女，人苟四个大嘴巴。只要四大嘴巴一张开，长集白日黑夜再无安宁。

第一嘴，叫老徐。丈夫五〇年死在朝鲜战场，烈属，吃粮票，按月领取抚恤金。政治经济高人一等，公社干部也得让她三分。她天生嗓门大，说话像把刀，开口就能让你浑身冒血。

第二嘴叫老阮，大地方七婆子生的第十三妹。她知书达理，但从小受尽正房嫡亲姐妹的歧视。十八岁，她背判家庭，跑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改名叫真理。从来延安的男人们，人人追求「真理」，离不开「真理」，结果她的党籍被警告。土改时，她带着八路军工作队回到了长集，第一天枪毙了她的亲爹，第二天当选为贫协主席。她打腰鼓扭秧歌，字正腔圆，外号「一曲难忘」。

第三嘴叫老查。男人那年死的不清楚，反正很早，早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没出世。她没姿没色，大屁股大脸大嘴巴。说话时，唾沫星子乱飞，弄得你不敢睁眼看清她满口的大黄牙。但是，长集的老光棍们，统统跑在她那双男人般的大脚下。据说她床上有道，同时伺候两三个男人，还轻松自如哼小调，外号「一夜难忘」。一夜难忘的谋生手段，多得像她睡过觉的男人一样无法计数。她自称半仙，阴阳两界来往自由。驱魔、除鬼、送神、治病、春风水、接生，样样精通。解放后，无神论的共产党，破除迷信，本该让她劳动改造，但干部们多与她有过床第之欢，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让她改造成新式接生婆，维持母女俩生活。

最后一嘴，叫黄菊。她父亲是对岸的大财主，但重男轻女，只让她读过几年塾书。她敬重书和读书的人，从鼓词戏文里，知道了古今纵横。她知道，万般皆下品，谁有读书高；知道诸葛亮草船借箭，李白杜甫易安君。她心高气盛，开明来源效悟性。她不图钱财土地，挑肥检瘦，最终带着二十亩地，嫁给了长集小学堂的张先生。

张先生肺搭缠身，当年卧床，单靠她的一点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时值青春，她的生殖权旺盛，怀孕生产，生产怀孕，连着三男四女，只得变卖土地。四九年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正赶上她生孩子，刚卖掉最后一块地。经贫协会反复研究，最后定成「小商兼有土地」，属于贫下中农这一类。政治上站住了脚，她的下一步计划是让孩子们上学；长大进

城，做个上等人。

解放后，她最后生了两个小姑娘，便绝经绝育。而后，专心开茶馆挣钱，包管公社机关，商店饭店的茶水供应。她第一个从城里学会制造五颜六色的汽水，装在瓶子里出售，长集的大人孩子争得头破血流。她第一个从城里买回皮鞋，让大女儿穿着上学，孩子们跟着起哄，大人们骂她出洋相。女儿不敢再穿，她自己穿上，仰着头，从南走到北。茶馆收入，只能维持生活，不够七八个孩子的学费。她缝制十床棉被，租给那些来公社开会，送猪送羊到肉食品加工的过路人。新被每晚三毛钱，旧的两毛五。攒到年底，足够孩子们的学费。孩子们没有辜负老娘一片苦心，大女儿教育学院毕业？留在城教书，大儿子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县城师范学院。五八年，城里招工，三个中学毕业的女儿全都考进了钢铁厂当徒工。

每逢节假日，张家的一群漂亮的儿女走在小街上，像从天上借来的展品一样，与刁猾的长集人格格不入。长集人既忌恨，又常以他们为荣。长集人叫张家妈，余老太君——这位中国古典文学里的老母亲，子孙们战死在沙场后，亲自率领一门女将，南征北战。从余老太君的称呼，可以看出长集人对她的敬畏。

夏日一景：长集醒得早，天一麻亮，便开始叫买叫卖。四大寡妇，没头粉面，杭纺真丝沙麻纱绢绸，各领一款风骚。或是轻摇纸扇，手捧着柴沙茶壶，或是半握丝帕，吮着刚出锅的豆腐花，分头站在两大油条锅边，专等那又粗又大的第一刀。炸油条的人都知道，她们只吃刚下锅就捞上来，又软又嫩的；或是回锅再炸一遍，又酥又脆，放进碗里丝丝响的。早饭后，四大寡妇各扭着碎步，鲜鱼青菜摊前，尖着兰花指，点一尾活蹦乱跳的鱼，指一把青菜小嫩葱，或是鲜红的大萝卜，丢下钱，让人送到家里。而后，她们在小街上，吱吱扭扭逛荡一遍，见到个有头有脸的男人，打一会儿情，骂一会儿俏。见到个头等人家的女人，寒暄说笑。清晨，亮过相，一天的食物卖好，四大寡妇这才各奔东西，经营起自己的生意。这样的情景，断断继续，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〇年的一景：没有人再买茶水，没有过客再租棉被，张家妈的丈夫吐血，命归西天。留在家里的三个女儿，早就饿得半死不活。

大女儿因为一句玩笑话，被打成右派，每月只有最基本的生活费。大儿子还在学校读书，从没吃饱过三顿饭。三个徒工，四省胜挪，每月只能攒下两三块钱。

张家妈权衡利弊，作出决定：大女儿勒紧裤带，分出一半口粮，养活十一岁的小弟弟。

七岁、五岁的小女儿，一个就近送给富有的渔民，另一个先交给三个徒工。找机会，再把好送给城里人家。她自己四处走动，靠车船上的供应，充饥保命。

难题出在渔民来抱孩子的前一夜，两个小姑娘都要进城找三个姐姐。

半夜里，她从床底找出一个大信封，倒出藏了半年，留着救命的一把红薯面，蒸出一个黑光闪闪的大窝。第二天清早，张家妈把窝塘子摆在大桌子的正中，对二个小女儿说：「小七，小八子，你们饿了好几天。都想要这个窝坨子，可你们要看好，听好！」

两个小姑娘咕噜咕噜咽口水，细软的脖颈立即支起了两只皮包骨头的大脑袋，四只凹陷的眼珠子，盯着窝坨一动不动。

「听好，要吃这个窝坨子的！就得去渔民家做闺女。不吃的，跟我进城找姐姐。」

话没落音，小七子手快胳膊长，一把抓过窝圪子，猛地咬一口，然后急忙揣进怀里。五岁的小儿子，偎进妈妈的怀里，抓住一个瘪奶子。

渔民来了，抱起了小七子。

张家妈低下头，半天不喘气。

小七子挣出渔民的粗胳膊大手，从怀里的窝陆子上掰下两小块，一块塞给妹妹的嘴里，一块放在妈的大腿上。

张家妈突然扬起头，眼里血红，冲着渔民大喝一声：「你还不快抱走，让我看着焦心！」

第二天，她背着五岁的小八子上了路，进了城。

·蚊帐后面的小儿子

三个徒工，二姐忙着谈恋爱，一个月只能给小儿子「一斤粮票两块钱，再加一顿饭。」姐四姐的厂里有规定，学员不得留宿亲朋好友。白天，小八子带着两个茶团子，在厂外的树下，墙角，死等苦熬。夏日夜长，躲在姐姐的蚊帐与后墙之间的床边过夜。怕查铺，姐姐只好把蚊帐的后壁上挂一张巨大年书，两头搭满了衣裙杂物。整夜蚊虫叮咬，小八子忍着，从不吭一声。

姐姐们知道她太累太苦，周末总是轮着带她看一场电影，或是到安稳的地方，让她休息。

一日，姐姐们放假，卖了两个鸡蛋，一斤玉米面粉，带她到姨妈家借锅烙饼。小儿子头一回走进姨妈的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整天，她睁大眼睛看不够。

姨妈到底是姨妈！她把一家四口人一天的白面，用小秤分成四分，把自己的一分掺进小八子姊妹们的玉米粉里，而且还舀出一小勺豆油。黄亮亮的大饼烙好，小八子口水拖了二尺多长，姐姐们不停地使眼色，用脚踢，她也没能忍住。

姨妈用小秤把大饼分成四块，小八子捧起了份，只咬一小口，揣进口袋，不舍得再碰。姨妈把自己的那块，掰下一半递给小八子，小儿子当场给她跪下。

「起来吧，这年头姨妈家也苦，你来一年了，姨妈还没给你吃过一个糖块，一顿饭。」

小八子不起来，又软又细的脖子吃力地举起一个略略显大的头：「姨妈，你行行好，帮我找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家，只要能像你家这么富，做甚么我都愿意。」

「要是我把你送给人家做养女，熬过了荒年，你妈把你带回家，那可怎办？」姨妈问。

「我妈说，再穷的城里人，也比再富的乡下人好，我就是要做城里人！」

「小八子！我们口省肚挪养活你，你还不知足！」三姐提着耳朵把小八子抬起来。

小儿子挣开，又跑到姨妈脚下：「只要进城，我死也不要再回长集了。」

任凭三姐四姐拉扯，小八子不哭，也不起来，细长的脖颈挑起一个大头，直愣着眼说：「姨妈不帮助我找人家，我就不起来。」

姨妈被感动，只好答应：「等我和你妈商量，再找找看。」

六三年，张家的闺女们从城里下放回长集，两年多还没下地干过农活。两个闺女作裁缝，一个闲在家织毛衣，钩台布。姐妹三人每天午睡后，上街买家里需要的粮食。蓝草帽蓝短裙，六根雪白的大腿，洋洋洒洒地晃动在只有几尺宽的小街上。长集人觉得扎眼，不能容忍，不能习惯。女人们恨得咬牙切齿，男人们常常躲在宙前门后偷看解馋。

张家的闺女们绝不嫁给农业户口的男人，非农业户口的男人又绝不会娶农业户口的张家闺女们。政府有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娶了农业户口的女人，将世世代代果死在乡下，再也回不了城。高不成低不就，张家的闺女很难嫁出去。

「没有人要那三个浪货！」那些娶不上，不敢娶的男人们，只能骂话解馋剥恨。

张家的左邻是个剃头匠，虽说非农业，但两条腿一长一短。他向张家献殷勤，张家的闺女们却笑着说：「我们不会嫁给你的，在平的路，你也走得坑坑凹凹。」

他脸色煞白，从此，见到六根大白腿，心里就发狂。

张家的斜对门，是个卖肉的。两家素来少仇无根，两代人和睦相处。自从六根雪白大腿终日在他的眼前晃动，一天醉酒，他把吹刀往肉案子上猛地一劈，对天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剁断六根大白腿，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骨头！」

一日，张家妈出门，闺女们把乳罩内裤晾在后院的弯枣树丫上，邻居家的女人破口大骂，说是想勾引她的男人上床。

「你男人的嘴冲我说句话，我洗三遍脸，还是觉得臭呢！」三姐翘起下巴，看着天，丢下一句话。

那女人扯开嗓门，大骂脏话，逗得小街人围在张家门，亲然大笑。

张家的壮大女们关上门，在屋里看书写信，有意大声说话。

「往屋里藏什么？大白腿合生霉生蛆烂疮的，还是出来凉着吧！」那女人骂。

小街上的人正轰笑，张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六根大白腿洋洋洒洒走出了家门，三姐妹一起昂头挺胸，下巴冲着天上。

「打骚货，打白骨精！」邻家的女人带头冲上前，抓破了三姐的短裙。

看热闹的人拥上去，有的撕四姐的衬衫，有的拽二姐的草帽，推推拉拉，三姐妹被众人围在中间，青头紫脸，衣不遮体。六根雪白的大腿上，模三竖四血痕遍布。她们哭爹叫妈，捂着羞处躲进了家门，再也不敢出门。不久，张家的四闺女去了大姐家，二姐远嫁边疆，三姐陪送远行。

张家闺女们蛋打鸡飞，但是六根大白腿种下的祸根，并没有消逝。直到文化大革命，这祸根再次爆发出来。

虽说城里的文比大革命还没波及到车船不通的长集，但收音机、有线广播、街头巷尾的议论，已经传出省里县里干部提批提斗的风声。

此时，长集像一只惊弓之鸟，经不起任何微小的刺激。哄孩子时，母亲们会压低声音：「别哭，文化大革命来了！」老人嘴馋时会说：「还不让我吃个够，文化大革命一来，还吃个屁！」那些成分不好的，有仇人的，过得太好而招人嫉妒的人家，更是左右瞧

视，神经兮兮。那些不务正业，或是失意的人，既想借助运动，产平强者，改变自己的命运，又觉得盲目害怕。只有那些闲散无聊，渴望闹事的地痞流氓，急切地等待着运动来临。好在腥风血雨中幸灾乐祸。政治灵敏的生产队干部们，已经像蚕要平地蠕动，组织党团员学习，集中非农业人员听广播，让农业户口的闲散人员下田劳动。

张家妈的茶水炉子被封，生产队逼她每天割一百斤青草喂牛，完不成任务，进学习班加上扣口粮。

像电流，线路越长，杂音越大。文化革命越往乡下走，就越是扭曲变形。在城里，文化大革命已经疲累，打砸抢，批斗游街，也成了旧把戏。大批的红卫兵像无头的苍蝇，正不知去向，长集的瘸腿剃头匠却激动得浑身发抖，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十问余太君」：

一、土改前一年，你家到底有多少地？

二、彭雪蜂队伍里的一个营长藏在你家，是养伤？还是叛逃？

三、你家南墙上的主席像为什么有一个黑墨团？

四、你睡过多少男人？小七子，小八子，是什么人的种？

五、你用了什么手段，让三个女妖精离开了长集、勒令你把三个妖精找回家……

·推销

在贝城大旅会住了一个星期，可以用猴子屁股上抹辣酱形容我的继父。他每天看着表，等待航办主任，也就是他的表姐夫出差回来。

「我不能再等了，讲好的事情，怎么好不算数呢？」他像玻璃缸里的一尾鱼，在表姐家的斗室，游来游去。

「我们等了两个多月，以为你是开玩笑，怎么会把孩子送给我们这种人家？所以才收养了小八子。」那表姐瘦得像眼镜蛇，脸上留下了多处人类进化前的遗迹。她一咳三喘，两腮纸一样非薄深陷。

「这还不好办，把小八子退回家，我留下来，表姐夫回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还有什么办法。」继父手一挥，像交警放过乱闯红灯的行人。

「你是知道的，你表姐夫性子不好，我不当他的家……」难堪让她咳喘，或是说她用咳喘掩盖难堪。薄如纸张的两腮一鼓一鼓，让人担心随时都会震裂。

「表姐，你也受过高等教育，不论教养、见识，学习，两个孩子一比，你自然会明白谁去谁留。」继父张大嘴一笑，末尾甩出一小截声音，像段粗细不匀的小香肠。他把我往前一推，像卖菜，总是把大个一点的青菜萝卜摆在最上面。

那表姐躲闪着表弟镜片后时明时暗的目光，伸长脖子，蓄了一口长气，说：「实话不瞒你，那天你领小蕾一进门，我心里一瞥，还以为是小八子呢！再细看，那眉眼，举止，小八子那一点都在小蕾之上。」

「这是你的偏见，不可能，不可能。」继父摆手摇头，满脸讥笑。

「再说，你表姐夫去工地，一走就是大半年，丢下我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在家，他也不放心。要个小闺女陪伴我，长相、学习都是其次。」

「表姐，你别搞错了，你要的是闺女，不是找保姆。」

「就是我亲生闺女，也得照顾她妈呀。」那表姐突然鼓起眼睛，皱巴巴的小脸顿时伸展开来，目光在我身上仔细地扫视一遍，最后落到了丁字形的白皮鞋上：「表弟，你看这孩子，统身上下的气派，我们这样的人家那能放得下哟。」

我的脚像两只怕见人的小白兔，一时不知往哪里躲藏——

继父又厚又热的大手，拍在我的头顶，表示出温存。

我没有厌恶，也没闪开。在这异地他乡，这个一咳三喘的女人的拒绝，击碎了我的自尊心，我自卑，害怕，觉得天下的人都不会爱我。「我们回旅馆，要是表姐夫今天回来，让他马上来见我。自从你前年在北京住院，我再没有见到过他。」继父丢下一句话，足够那表姐寻思半个月。

「唉，要不是你出面，哪里还有我这条小命哟。你表姐夫一进家门，我马上叫他去找你。」

继父的眼由阴转晴，脸也跟着开朗。

「妈——早上的药吃了吗？我怕你忘记，提早回来了。」小八子左手一串中药包，右手一大篮子青菜，春风杨柳一般飘了进来。

继父把镜框连连往上推了两下，绕着小八子走了一圈，不再说话。

那表姐干巴巴地一笑：「小八子，我不是叫你中午才回来吗？也好，既然你们遇见了……这是你表舅，在北京作大官，前年我犯病，没有他，早就没有这条老命了。」

「妈，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家。噢，这是表舅，您喝茶吗？」小八子一脸汗水，大大方方走上前，看着继父，两粒糖豆大的小酒窝往下一旋，满脸都是微笑。

继父倒像个孩子，慌慌张张地拍了拍她的头，傻傻地看着这个早熟的小姑娘。

小八子走近我，略略矮我小半寸。她拉住我的手，小酒窝一旋说：「不知道我该叫你小姐姐，还是小妹妹？」

忌妒与喜爱在一瞬间同时出现。我不想搭理这个抢了我位置的小姑娘，但又抵抗不住好奇心，想唬住脸，又经不住那甜甜密蜜的微笑。我缩回手，往后退一二步，依到继父的腿跟前，脸一红，扭开了头。

「大概你比我小一点点，你要不要吃我刚买来的水萝卜？」小八子自找台阶，放开我去拿水萝卜。

继父盯着小八子不放，小八子不怯阵，大眼睛咕噜噜乱转，毫不怯懦地迎着他的眼睛。

「小八子，我就不瞒你了。她叫小蕾，比你小一岁，你表舅家孩子多，想把她送给我们。两个月前，我和你爸爸答应过。唉，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表姐开始大咳大喘说不出话。

小八子突然低下头，替那表姐垫好身子后的枕头，倒杯水，塞到她嘴里两颗白药丸。过一会，那表姐安静下来。小八子抬起头，眼含薄泪，作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妈，你好好养病，不要为难。爸怎么决断，我都不会怪你们。」

「是这样的，在你来之前我们就……」继父要解释，小八子老兮兮地做了个制止的手势：「我都知道了。这几天，我知道妈有难处瞒着我，我前后想了好几遍，只怪我没命留在城里，不怪你们任何一个人。」

继父被她的悲戚震住，直觉得这个小人精不平凡。

「我跟三个姐姐在城里度灾荒，她们下放回家，我就是不想回乡下，我求过姨妈家的邻居，他们家只有儿子没有闺女。听说上海新华印刷厂一对老夫妇要孩子，我忙写信推荐自己。没有一家有回音。听人说牡丹江招工，我扒车跑去。连个鬼影子也没有找到。听说华阳河农场要人，我要饭找到那里，哪有人理睬我这个小孩子？这一次，是碰巧，他们家留下了我，还要帮我安城里户口……我以为时来运转……现在又绝了路……」小八子双肩颤抖，哭得像个小泪人。

「小八子，别哭，妈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母女一场，我们有缘。等你爸回来，对你总要有个交代的。」那表姐纸样薄的腮帮子连连鼓起，端坐，喘不出气。

小八子抹一把眼泪，急忙给她捶背。

继父沉着脸，在房间走动。他突然拉过小八子，想说什么，又放下了她。

小八子昂头，眼睛雪亮：「你官大，总该不会欺负我这个小孩子吧？」

继父又沉一会，转身走出房门？回过头，对床上的表姐说：「别忘了，我在旅馆等表姐夫。我不回去上班，部里会乱了套的。」

「噢，你还这么忙？我们这市里的小头子都被造反派打倒了。」表姐惊讶，凹陷的眼睛猛地凸出。

继父停住脚步，阴阴地一笑，「我还没靠边站呢。」

我一路小跑，跟着继父回了旅社。房间里的东西被人翻过，写字台上，留着一张小纸条：请带身分证明，去一下办公室。

继父愣了一会，打电话回北京，等了半天，接线员说，北京没有这个电话号码。

他看了看当天的报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傍晚，我看到他嘴唇边，起了一圈小水泡。

我买回两金旅行饼干，泡上一杯茶，端到继父的面前。

「唉，你的事，比处理一个部的问题还要难呐。」继父坐起来，大口吃饼干。

「爸，你说实话，为甚么我是家里祸害？为什么非要把我送给别人？为什么不送两个弟弟？」我坐到继父对面，像两国首领谈论重大的国际问题一样严肃。

继父张大嘴笑了一会说：「现在的小孩都比大人厉害。」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我瞪大眼，唬着脸。

继父把两块饼干拿起来，往嘴里塞。

「我是不是你亲的？」

继父放下脸：「是不是都一样，我跑到这里，低三下四，求那忘恩负义的女人！家里发生的事你也知道了，把你送出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运动一停，我会来接你回去的。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我的心快急烂了，那些人要是再找不到我，是会去找你妈的麻烦的。」

我缩着头，坐在继父对面，不敢再追问。

有人敲门，继父警犬似的窜过去开门。

表姐夫闪进门，继父的眼睛像吸到最后一日的烟头，彤红一闪，随即变暗。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表姐夫定额阔嘴，满脸红光。他声厚音重，柳叶眉梢帅气地往上提了提。

我觉得眼熟，像当时画报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让他做爹，一定没有政治问题。

「你为什么躲着不见我？躲能解决问题吗？我明天一早必须赶回北京。」

「表弟，我把话挑明了吧。我已经把小八子赶走了，让丈母娘来照顾你表姐。」

继父的右手拍在表姐夫的左肩头，像欣赏小猫小狗，老部下：「你做得对，做得好。」

「小八子又哭又闹，又要自杀给我看，真出了人命，事情就会闹大。事情闹大，对你我都不太好吧？为了方便，不招惹麻烦，两个孩子我都不能要了。」

「你？」

「别说了，表弟，我们丑话说在前面，你就是说破嘴皮，你的孩子我也绝对不能要。过去在你家，我可从来没见过这孩子。万一这其中有什么跷蹊，也许你……运动这么紧，我可担当不了。你劝劝这孩子的父母，往远处看，运动迟早会过去，到那时，再把这孩子领回去，这不叫着光脸系裤带，多这么一道子吗？」表姐夫不说话或少说话时，杰子憨厚可笑，话一多，眉飞色舞，像个老滑头。

「表姐夫想得太多了吧？」继父冷下脸，下巴冲着天花板。

「表弟这几天没看《人民日报》吧？」

继父张大嘴，大笑，没有声音。他扶了扶镜框，有滋有味地说：「原来表姐夫一直躲在家里研究报纸呀？」

「表弟多心了，你看我的车票，你看……」表姐夫浑身上下四个口袋摸八遍，什么也没有摸出？

继父的脸，笑开了花：「表姐夫不是说运动早晚会过去的吗？对了，完全正确。总理说过，文革多说两三年，少说一两年，你看前不久报纸上不是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了吗？」

「鬼知道风向又要朝哪方变。」

「大虫死而不僵，变到大天上，我也能帮得上你。这样吧，这孩子暂时留在你家住一段时间，就算是亲戚。这是五百斤全国流通粮票，一千块钱。有问题，随时把她送给我。」

「表弟，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你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敢留下这孩子。我琢磨这事不简单，要是你的孩子，表弟不会黑着心，把她硬往外塞的。」

两人闷头抽烟，慢腾腾地说话。

「有些事情扛在我肩上重千斤，挪到你肩上，也许四两不到，这就是明知故犯与本知不招罪的区别。」继父慢腾腾地抽着烟，慢腾腾地说。

「这年头，惹上麻烦就不得了，谁分青红皂白……」表姐夫说了一半，闭上了宽阔的嘴巴，还原了英雄人物的满脸红光。

继父手一挥：「好，不谈了。记住，全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明天我们回北京。」

那表姐夫干巴巴地一笑，走出房门，大摇大摆。

继父和我正要离开旅馆，小八子红肿着眼睛冲进门，质问我继父：「你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专来坑我？」

「你胡说什么？」继父甩开小八子，拉着我往外走。

小八子一把抓住继父的衣襟，泪水哗哗往外流：「你砸了我的饭碗，毁了我的前程。」

「小八子，你不懂，他们不要你，是做给我看的。等我们一上火车，他们还会去找你回去的。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他们到哪里还能找到你这样的？」

小八子放开手，饱含泪水的眼睛，咕噜一转，想了一会，憋不住惊喜，笑着说：「噢，怪不得爸交代我，不要走远呢。你到底是大官，比我想得多，看得远。」

「我不还是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吗？」

「不就是躲运动吗？有钱有粮票，找个安稳的地方还不容易。」小八子像个精明的小大人，拉把椅子坐了下来。

继父拎起行李，逗她说：「噢，小八子能帮我解决困难喽？」

小八子拉住他：「你别小看人。」

「我那敢小瞧你，要是我没有孩子，也愿意收养你。」继父边走边说。

小八子紧跑了两步，拽住继父手里的旅行包带子，急急地说：「我能帮你们，真能替小蕾找个好地方。」

继父退回来，笑着说：「有好地方留着你自己去吧，总比侍候一个病人好。」

小八子拉住我的手：「你可以去我家。我妈脾气不好，却是好人。她心软，耳朵根子也软，爱帮人。她看重城里人，镇子上谁家来了城里亲戚，她都要请回家，借钱打酒买菜。你们带钱带粮票，再带上我的信去找她，保准她愿意帮忙。」

继父放下行李，看着小八子半响不说话。

「那你怎么不回去？被红卫兵抄家了吗？」我问。

小八子咯咯笑出声，「抄的都是干部的家，哪能轮到我们老百姓。」

「那你怎么不回家？」

「我不喜欢乡下。」

「我爱乡下。我跟外婆去过崇明岛，我们挖了一篮子野芥菜。我还用柳条编了一只防空帽，戴在头上像解放军演习。」

小八子丢下我的手：「你喜欢乡下，一天的毒太阳就能把你晒成黑鬼子。」

「晒成鬼，也比没有家的好。」

「乡下还有几口人？」继父放下行李，点了一根烟，猛抽一口。

「父亲六〇年饿死了，现在姐哥都在外面，只有妈一个人在家。」

「她凭什么生活？」

「过去烧茶炉，现在靠二姐寄一点点钱。我不能回去吃闲饭，看她脸色。你们要是能按月给她寄钱寄粮票，你叫她干什么，她都会愿意的，我保证。」

「好，小八子你够意思。有朝一日，我一定让你进北京城。」

「我才不信呢，运动过后，北京那么大，我到哪里去找你？」

「运动过后，我可以带你去北京呀。」我说。

「是呀，小蕾在你家，你们就能顺藤摸瓜……」继父突然闭上嘴巴，愣征一会，说：

「小八子，去叫你爸来一下。」

·第二次叫人妈

我脚底的血泡，密扎扎里挤在一起放血光。只看一眼，心里直想发疯。我倒在彤红的高粱地边，大哭大叫不起来。那表姐夫装聋作哑，只愿往前走。

我直着嗓子，鬼哭狼叫。

他屁股后拖，脖子伸长往前勾，身子斜斜地向前移动，没有一点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一阵风横着吹过，高粱叶哗哗啦啦四处乱响。我往深处一望，高粱秆像人影，一队一队，摇摇晃晃冲我走来。我心里发冷，眼前冒金光。我恍恍惚惚看到那表姐夫走回来，我闭上眼装睡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真的睡着了？再一睁眼，我躺在一辆摇摇晃晃的牛车上，乌天地黑，那表姐夫把我从牛车上抱下来。

「醒醒吧，到了。」表姐夫拍拍我的头，叹口气：「幸亏我没做你爸，你可真难缠。」

「到哪了？」我东张西望，灰暗的小街，几乎没有行人，没有灯亮。

「看你忘性多大，不是和你说好了嘛。记住，别多说话，照眼色行事。小八子的信给

我。对面就是她家。走，打起精神。」

一进门，我像见了鬼，一把抓住那表姐失，哆嗦成团说不出话。

豆粒大的油灯，被我们带进来的风煽动，一跳一跳像鬼火。冲门的小床上，一团分不清男女的老人，窝在一头，半人高的柳条编的帽子占了小床的大半截。老人满脸黑墨，颈上挂着一串大大小小的破鞋。

那表姐夫也受了惊吓，油灯下，他愣头愣脑，不知所措。

「哈哈……不，不，我不去，我不去。你不要打我，我不是反革命。哈哈……我的闺女都是破鞋，哈哈……」老人边笑边打自己的嘴巴。

「请问你是不是小八子她妈？」表姐夫缓过神，弓身问那胡言乱语的老人。

「你们不能抓我家小七子，小八子也不能回来……你不能抓我家小七子回来。这两个孩子早就不算我家的人了……」老人突然看见躲在门后的我，两手前伸，但柳帽子太重，挣扎几下，没抱起来，缩在床上呜呜大哭。

表姐夫把头伸到门外，左右看几眼，回身关紧门。他上前抓住她的手：「这儿没有外人，我是你家小八子的养父，特地带个孩子来看你……」

「哈哈，谁叫小八子，谁叫小八子？我不认识小八子，你走！你走！他们要整死我，小八子不能回家，哈哈……」老人想坐起来，柳条帽子又把她抱回去。

那表姐夫替老人摘下帽子，拿起她床头三节电池的大电筒，扒开她的眼皮，照了几下，坐到她床前的木凳子上。

「你是什么人？哪来的？谁叫你摘掉她的高帽子？我要让她带到死。」一群人破门而

人，说话的是个瘸腿子。

那表姐夫不慌不忙掏出一大把身分证，往地上一摔，重重地哼了一声，停了大半分钟，开口说：「我是县城《八二七》战斗队的，小八子的养父，党中央九大政治报告你们学过了吗？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你们看过吗？乱来，看看你们小镇子上，正经的资产阶级大树，你们一棵没吹倒，却在这里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要把这里的情况反映上去，到时候就怕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谁是负责人？还不快把她的帽子摘掉！」

长集人毕竟以精明狡猾出众？瘸腿子虽说没见过大世面，但也没被表姐夫的话镇住。他们将信将疑，捡起地上的身分证明，凑在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

「是假的？」那表姐夫冷笑。

瘸腿子阴森森地看他一眼，不屑地说：「假是不假，但是我们长集，上有公社区县委，你们县城管不着我们。」

「省里能不能管到你们？我们是不是一个省的？好，请你代表我给省文革小组摇个电话，就说我要反映这里的情况。」

「有话好好说嘛，摇电话还要跑到公社，公社转到县，县里才能转到省里，太费事，我看就算了吧。这老家伙资产阶级思想，也可以算成人民内部矛盾，改造教育。」一个白脸高个子的男人出来打园场。

「老家伙，你听着。从今天起，只许你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不许你乱说乱动！」

瘸腿子半截身倾斜，企图把那条短腿伸长。

「你听到没有？」高个白脸人跟着帮腔。

「小八子，你给我听清楚，你刚回来不要犯湖徐，你妈要是有反革命行动，你要立即向我报告！」瘸腿子一瘸一点走到门口，回过头，有意不看那表姐夫说：「我们大队革委会主任叫张年，你送小八子回来，应该去找他汇报。」

「带个话给你们大队主任，就说省里自然会来人找他的。」表姐夫双手卡腰，又开两腿，往门口一站，像英雄人物，哈哈大笑。

我缩在那表姐身后，对那表姐夫充满了敬意。

·大队书记的弟弟

张家妈开始清醒，或是说她不再需要装疯卖傻。

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又要流落到一个陌生人家，又要喊什么人爸或是什么人妈。自从离开外婆，我害怕这种没有血肉相连的临时亲情，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关系。

张家妈开始穿纺绸衣裤，透明丝袜。开始用鸡蛋清梳头，开始捧起紫砂小茶壶对着窗口发愣。

我每天为她端汤喂药，但从不敢正视她的眼睛，我吃不准她是否真清醒，我是否要交出小八子的信。

表姐夫临走时留下话：「你不要吭声，看她怎么办。」

其实，表姐夫怕瘸腿子找麻烦，第二天一早，丢下我就走。我哭着追到「人民公社」的大瓦房跟前，要跟他回贝城。他急得两手拍打着自己的屁股，冲着我大骂：「带你回去

交给谁？副部长好得很，我哪里还能找到他？回去吧，这女人怕挨斗，装疯卖傻。没问题，一个小老百姓斗到大天上，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你别哭，我最恨小孩子哭，这世道眼泪一分钱也不值，你就是两眼哭瞎，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你这个孩子是个扫帚星，你到哪家，哪家就要倒楣，谁敢要你。」他的话伤害了我，我一声不吭，回了张家。我天天坐在张家屋后的板台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河里升起，再看着它一点一点落进河里。我已经想好，实话实说，能不能留下，随便张家妈……

一天，我独自坐在板台上，想到上海的小花园。每天傍晚，外婆坐在紫藤下的摇椅里，让我背那些一我一句也不懂的古诗古词。一遍两遍，一首两首，没完没了。累了，我想撒娇，靠在外婆的怀里，外婆推开我，直到我把一首姑涩的诗词背自兀，才会抱住我，连声叫小心肝。那时，我恨傍晚，怕傍晚。

「你天天偷哭？」

我一瞥，回过头，张家妈坐到我的身边，我却一点没有觉察到她。

「你见过我家的小八子吗？她比你高还是比你矮？」张家妈摸了摸我嘴角下的一颗黑痣，手指像雪地里的鹅卵石。

我的脸发热，心中怦怦跳着说：「我没有骗你，是他们叫我小八子……」我的头勾到胸口，眼里涨满泪水。

张家妈点了点头：「哎，孩子再多，就是一百年不见，剥了皮我也能认出我孩子的骨头。你父亲是好人，他救了我一命。随他们怎么叫，只要对你有好处，我是不会说破的。」

「他不是我父亲……」

「那你家在哪？」

我想起外婆、总理伯母的教导，不再说话。

「你这孩子嘴紧，不会惹事生非。凭你这身细皮嫩肉，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城里高级人家的千金小姐。是落难了吧？小八子真在他家吗？」

我低着头，不说话。

「小八子精，那丫头到哪我都放心。我少钱无权，是儿女们的负担。我想小八子小七子，她们不想我。唉，古话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才知报娘恩。不到年纪，她们是不知道回头的。知道回头了，也老了，来不及了。我生了十一个，活八个。谁想到，大难临头，只有你在我身边，这叫缘。从今后，小八子不回来，你就是我家的小八子。小八子回来，你就是我家的小九子。」她搂过我，下巴杵在我的头顶上蹭来蹭去。

我愣住了，我不相信这一关，这么轻松地通过。我怀疑张家妈神经没有恢复正常。

「我的儿媳妇、闺女、女婿一大把，只有二丫头孝顺，靠她养活我。要是孩子们知道，我收个白吃闲饭的，不得了。」

我被感动，掏出继父留下的钱包，交给了张家妈。

「小孩拿这么多钱危险，我就收下了。你这孩子懂事，过了乱劲，我送你上学。说不定你今后有出息，能给我养老送终呢。」

我满心感激，想喊她妈，但怎么也张不开嘴。

张家妈搂着我，像晃摇篮，轻轻摇动。

太阳擦到水面，远处的小船头高高地翘起，绕着芦花怒放的银滩捕鱼抓蟹。渔网一朵

朵张开，一朵朵收拢，如花开花落。钦鱼的姑娘，站在船头左摇右晃，「咕噜」响声四处流动。浅处，孩子们三两成群，挣扯着毛巾，汗衫短裤的边角，闷在水里等着小鱼小虾们游来，再猛地提起。一片欢声笑语。岸边，家长们叫骂着粗俗的话，在一堆堆衣裤鞋袜中寻找自己的孩子。我觉得长集突然漂亮起来。

「噢！听说瘸腿子向公社写了一封检举信。」

「再过几天！要把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拉到「共产万岁！」前的洋泥场上，开批斗会。」

「公社张书记是在洋泥场上丧的命。」

「闺女儿子都被叫回来陪斗。」

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短墙，寡妇老阮像背台词，有意把话甩到张家妈这边来。

张家妈竖起耳朵，屏住气、一字不漏听下去。

「那瘸腿子心黑，还在记恨小三小四子呢。」寡妇老阮甩下最后一句话，再没声响。

「听说，大城市贴大字报抄家，戴高帽子游街，挂黑牌子挨批斗，大人孩子都受牵连，真的吗？」张家妈嘴角下撇，眉头碰到一起。

我点点头，心跳加快。

「别怕。我娘家成分不好，可我是十八岁以前，也就是土改前嫁到张家的。张家是小商兼有土地，属于贫农一类人。」张家妈像是安慰我，其实安慰自己。

「听说你大儿子是县委秘书，大媳妇在公社当干事，为什么不找他们出来说句话？」

「我这辈子想读书，想做国家干部，没有命。大儿子生性弱，怕老婆，不敢明着为家里做事。在外人眼里，他是县委的秘书，为我张家争光，是我张家的梁柱。我就是死，也不能去连累他。」

「这儿离公社只有十里，你大儿子常在他老婆那里。你不找他，他也应该主动来帮你呀？」

「长大你才能明白，世道上没有应该不应该。我该不该把六个丫头都送进学校，送进城？小七子，小八子该不该回家？你爸你妈，该不该让你这么个小人流落到我的门下？这些事情，谁能知道对不对？」

「你很有文化。」我琢磨一会说。

「就凭你这句话，我也算没白活这辈子了。」张家妈忘记了恐慌，扯长脖子雁似的嘎嘎大笑。

突然，长集南北两头的高音大喇叭响起来，像钢挫挫铁锅，又像吱啦吱啦的电流，我头皮发麻。

「文化革命真的又要来了。」张家妈的脸像麻将牌中的白板，骨白没有表情。

河里的渔船，戏水的孩子，岸边叫骂的女人们，突然愣住，像一幅呆板的静物。

「万点长江波浪翻，我家的红灯有人传……」李玉和的嗓子过后，大喇叭像拉肚，吱吱啦啦窜出一句，又一句，过了半天，语录歌痛快淋漓地流出来。刚唱完几句，一个粗壮的男人说了话。我汗毛竖起，听出了那是瘸腿子的声音。

「各小队请注意，长集大队广播站成立了！俺代表全大队五千名革命党团员、无产阶级群众。明天晚饭后，在「共产党万岁」前的洋泥场上，分开个批斗大会。自带板凳，大人小孩子一个不准缺会！」

张家妈站起来，裤裆湿了一大片。

天全黑，河水空衍遥远？湿源浪的鱼腥气味温馨扑面。不知什么时候，渔船和孩子们已经离去，我盘算着万一张家妈被抓走，我怎么回去找外婆。只有外婆那干枯的怀抱，才是我的家。我恨自己曾经怀疑外婆，对在沙家田红卫兵。我咬着指头对天发誓，只要能回到外婆身边，上刀上，下火海，永世不再分离。

雨打着窗纸，我惊醒，黑呼呼的床头，两粒火球忽闪，蠕动。我已经习惯人们在深夜说话，习惯看不见脸的说话声音，不过，还是觉得两粒移动的小火球像密谋或是暗杀。

「明天我给瘸腿递句话，他不卖我的面子也要卖我大哥的。」声音低沉，有烟酒气味！这个男人来过这里，大高个，毛腮脸，长集革委会主任的大弟弟。他姓张，张家妈万里弟。按辈分，小八子该叫他叔叔。

我与张家妈的床九十度对角，一只手筒把持在她的手中。半夜撒尿，只要我喊一声：「灯——」一道火红的光柱就会及时准确地照耀在青花夜壶上。

一粒小火球从张家妈的床边突然升起，向我的床前缓缓平移。我睁大眼，除了小火球，什么也看不见。小火球蠕动在我的上方，一个青草气味的大屁股落到了我的脸旁。

「回来的是小七子还是小八子？」他的嘴里烟酒气大于屁股上的青草味，我想吐，但抑制住。张家妈没回答。

我被烟哈咳。

「哦，我的小乖乖，叔叔哈你了……」一他的一只手在我的脑门与脖颈之间游动。

我浑身蹦紧，头往被里缩。

他的手跟着编进我的被里。

「灯——我要电筒。」一我挣脱他的手，喘着粗气说。

张家妈没打开电筒，也没吭声。

他的手伸进了我的被窝，两个指头捏住我刚刚隆起的小奶头，又揉又搓。我犹豫了一下，至多一秒钟（为什么迟疑？怯弱？讨好？不知道。但是，我为这一秒钟付了代价——二十年的羞辱，二十年的悔恨）。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大叫着，冲出被窝，扑到张家妈妈的床头，抓起电筒，一道粗壮的红光照耀在那张毛腮的脸上。

他被照花了眼，他被我吓呆，他连连后退，两手在眼前的光柱里乱挠乱抓。

我赤脚光着腿，蓬乱着头发，一步步逼向他。

张家妈点亮了灯，他像条鬼影，一闪，扑到门外黑夜里？

我抹掉不知什么时候流下的泪。（眼水，决不是眼泪！）

「你太小，他不会怎么对你的……」

我两眼像钉，刺进张家妈的眼里。半响，我把阴冷的小脸猛地逼近她的脸，咬着牙问：「你要他搞你家的小八子吗？我就是你家的小八子，我就是你家的小八子！我不走，我要和你干到底！」我的心疯狂起来，我大口喘着粗气，两眼瞪出血丝。

张家妈，低下头，像个犯了错误的女学生。

第二天一1早，我没起床，瘸腿子一路人闯进来，直冲张家妈走来。

我像个小木头人，赤着脚站在床上，看着张家妈被腐腿子一伙人从被窝里拖出，看着

她挣扎着穿上背心和一只鞋。

张家妈被拖到门口，突然挣开所有的手，扑到我耳边，急促地说：「我的枕头里，去老阮家过夜……」

瘸腿子用那只短了一截的细腿朝张家妈脸上一踢，血随着那只短了半尺长的瘸腿从张家妈的嘴里流出来。

「小八子，我相信你的觉悟！你家那么多妖女，为什么把你送给别人？你应该和她划清界线。」瘸腿子冲我一笑，我的心抽了一下，说不出话。

张家妈怕我不懂她的话，再次挣向我。

瘸腿子抓住她的头发，拖出了家门。

我愣了一会，从张家妈的枕头里摸出继父给我的钱包，和一把新疆割肉刀，塞进总理夫人送我的黄军包里。

·逃回上海

我没有去老阮家过夜，背着黄军包，一路屁颠，离开了长集。我天生是个迷路虫，午后，太阳极恶毒，沿着河堤，左绕右拐，不一会，犯了糊涂。一个模样的高粱，红薯地，一个模样的小村庄，茫茫的大平原上，走了一两天，轮船码头的影子也没看见。第三天，我走了运，一位老大妈帮我挑破了脚上十三个大水泡，又让儿子把我送到上了船。在贝城下了船，我突然发现黄军包里的钱包和新疆刀全都不见。船警陪我找遍了三等舱，最后凑

了四毛钱，打发我下了船。

买火车票要钱，要证明，我去找那表姐夫。一位高头大马的老太太把门闪出一条缝。眼镜蛇样的瘦女人，像刚爬上了十级楼梯，青紫着嘴唇，喘了一会粗气说：「你还来搅什么？要不是你，小八子照顾我多好……」

「他呢，你家的那个叔叔？」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继父的表姐夫。

「又去出差了……」瘦女人伸长脖子，喘不出气，高头大马的老太太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我又站了一会，扭头就走。

去找外婆。我顾不上母亲的再三叮嘱，只好走这最后的一条路，小火车站里，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列列去北京上海的火车，我绞尽脑汁，总是攒不进站台。

过了两天，不知是饿昏了头，还是急了眼，我游魂一般沿铁轨走到了货车站，不费吹灰之力，爬上了一列货车的首车厢里。天一擦黑，一堆肥肉样的守车员上了车厢。他左手提着信号灯，右手不时提着坠到胯下的制服裤。等到他在小窗前的木板上坐定，才看见躲在角落里的我，「你不要命了？屁大点的孩子也敢扒我的车？下去，快给我滚下去！再不下去，火车把你拖到上海，我看你怎么办？」

「我就是要去上海找我阿婆，就是要找我阿婆。」

「车要开了，快爬下去，爬下去。」他急急地朝车窗外挥了几下小绿旗，又急忙去提溜我。

我第一次给人下跪，这一天我不满十二岁。

守车员忍不住噗哧一笑，把我拎起来轻轻地放到木板凳上：「我最看不得小孩子的眼泪了。」

我没有劲再哭，也没有劲再说话，随着火车的摇晃，看什么都模模糊糊。车走了不久，守车员捧起一只手提铁饭盒，一根又粗又长的粉丝搭拉在饭盒外，悠悠晃晃，越拉越长。我连咽口水。

我闭上眼，不敢再看那根粉丝。

守车员把粉丝吸得吱吱作响，两片肥厚的嘴唇又红又亮。

我双肩上提，跟着他的嘴巴用劲。我想哭，哭不动。想不看，又不能不看。

他把雪白的馒头撕成一小块，沾着一小团鲜红的辣椒酱，张大嘴，把它送到嘴的深处，尽量不碰到鲜红的双唇。

我猛地把头缩到劲口，两手紧紧地抓住头发，不让它再抬起来。

守车员喝于吃尽，打了个惊天动地的饭嗝。他搓了搓又短又粗红萝卜样的指头，站起来，抖掉身上的馒头渣。

我再也忍不住，一跃窜到他的脚前，用指尖粘着唾沫，再粘地板上的馒头渣。

「哦，哦……」守车员哦了半晌，哦不出声音。

我睁大眼睛，寻找木板上的馒头渣。

「饿了，也不说话，别舔了，下站我给你买吃的。」守车员伸手把我提溜到木板凳上，不再看我，不再说话。

火车怎么也穿不过黑夜，怎么也到不了下一站，我觉得已经等了一百年！我想问还要等多久，但是我不敢，我怕听到「半夜」或「明天早晨」这类让我等死也等不到的字眼。我闭上眼，不再想，一条小小性命全部交给了下一站。

成年后，我曾绕中国的版图几乎走一圈，也曾从地球的这边飞到了那一边，但没有那一次这么漫长，这么难耐。

一声足能让我上天堂，也能让我下地狱的长鸣响起，我像皮球，弹起来。

「不是到站，是给快车让道。」那大胖人咕噜一声。

我全身一冷一热，感觉到直往后跑的夜幕里，冒出了一串串金花。我两腿软软地跪下，身子跟着堆到地板上。

我醒时，仍是黑夜。一勺子糖水，小虫一样爬进我的嗓门。

「把这个也吃了吧？」守车员拿出一个大馒头，我眼睛顿时放亮，小手的动作像闪电，一把抓住馒头，指甲把他的拉出一条小血痕。

「就是给你的，还是像个碱。这么小屁点的孩子，闭着眼睛昏睡还能咽下了两个大馒头。」大胖人舔了舔手上的血珠，笑着看我。

我低下头，红了脸，喊他亲爹亲妈，心里还是觉得感恩不够。

我摇摇头，想起电影里叛徒告密。

「你爸妈是牛鬼蛇神走资派吧？」守车的大胖人捏着小嗓门。

我低头，等被他赶下车。

「是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都在五七干校改造？」

我低下头，等被他赶下车。

「噢，你不说我也猜到了……你爸你妈是现行反革命，你也被扫地出门。唉，这年头，乱抽疯。」

「不，外婆打我，我逃出来……」我第一次扯了个迷天大谎，而且，脸不变色心不跳。

老守车员脸拉长：「我最恨小孩子逃跑。你拍拍屁股跑了，你可知道大人多着急？我家小三子，就是你这个样了，我逮到他，就往死里打！」

我想笑，不敢，低着头看着脚尖。

第二天下车，守车员像押解犯人，把我送到家门口，又虎着脸咕叨一遍：「我最恨小孩子逃跑。你拍拍屁股跑了，可知道大人多着急？我家小一三子就是你这个样子，我逮到他就往死里打！」

我急着要见外婆，没来及问他的姓名，没来及道谢，只说了声再见，一蹦三跳冲进了家门。

下面的事，我的记忆拒绝接受。它像录影带上的一段空白，每次转到这里，只有刺耳的电流和一片茫茫雪花飘动……平静的生活温存了这么久，我只能想到老守车员把我送到家门口时的情景，再往下，怎么也不敢回忆。我记得那天，红日当空，眼被照疼。我一蹦三跳，冲进大门……

后来，我记得，阿富说：「雨大，你披上雨衣，别把你阿婆的骨灰盒淋湿了。」

我缝着眼睛，回头望了望已经变成大杂院的小洋楼，窗口挂满了滴水的短裤与尿片。

我没有哭，抱着骨灰盒，走在阿富的身后……

火车站，大包裹小行李，人们来去匆匆。阿富说：「雨大，你抱紧骨灰盒。」

我抱紧骨灰盒，阿富抱着我，把我塞到车厢里。

隔着车窗口，他说：「她说心口闷，我送她去医院，走到半路咽了气，医生说是急性心肌梗死。她走得急，也没受罪。找不到你妈，天热，不能放，我作主给火化了。」

我把骨灰盒放在腿上，看着阿富的身子在车皮外渐渐后退，变小……

母亲全家离开了北京，我只好抱着骨灰盒，回到长集。进村前下大雨，我选在一棵大树下，扒了一个小坑，让我的外婆入土。我连磕三个响头，坐在大树下的草地上发呆。

深夜，雨后天晴如洗，清目星光垂地。我浑身一机灵，像似第一回看到满天的星星。

忍

太阳小寡妇似的焦燥在旷无一物的天空，我像一根烫熟的黄豆牙儿，蜷缩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坝上。大坝上，没有任何遮阴避阳的地方，只有一片片野草丛生在畸形怪状的砂硬块之间。

热浪一阵又一阵，从地底冒出，攒进我皮肉。我四肢张开，任凭太阳把我抽尽吸干。我的手指抠进草根，凉丝丝，一阵快意划过，没到头，消失了。我想找回那滋味，但是我已经热昏，做得再费力气。我觉得小背心黏兮兮地裹在身上，紧得让我直喘粗气。

一扇太阳的巨大影翼，从我的头顶慢慢下移，阴惨惨地包住了我的全身。我浑身酥软，红豆粒般的乳头突然勃隆，崩紧。仅仅一秒钟不到，那阴柔把我再次抛给暴烈的阳光，影翼悄然远去。

「看，小洋鬼子乐得像虾米！」一群割草的姑娘，像一窝鸟，卿卿喳喳围着我。

「你们看哟，她就割这鸟毛二十四根草。我就是脚丫巴夹，也比她用刀割的多。」

「你嘴拉肚子？别这么损人，给你儿孙积点德吧。人家在城里过惯了，一时半时不习惯。」

「什么习惯不习惯，我三岁跟我妈拔猪草，比我妈拔得还要快。」

「你命贱。」

「他命不贱，为什么还要回来？」

「唉，你到底叫小八子，还是叫小蕾？快起来，马上就要去交草去了。」

我仍然躺在地上，望着皮粗脸黑，大屁股罗卷腿，分不清孩子还是大人的小姑娘们，我想起了外婆讲过的童话《小人国》。

「哎，听说城里的女人不结婚就和男人亲嘴，有没有？」

「听说城里的女人裙子里面不穿裤头，是不是？」

「做孽，你们看她穿这么好的裙子，歪在砂礓上，多糟蹋哟！」姑娘们说得不过瘾，纷纷动了手脚，掀开了我的短裙，看里面有没有短裤。

「你们干什么？」我唬着脸，坐起来。

姑娘们愣一会，相互伸舌头挤眼扮鬼脸。

我看了姑娘们的草筐，拿起了镰刀。

「这样割，贴地皮连草根割下，压秤。」叫白菜的姑娘说。

「闭上你那屎窟窿，让我教她。挑没砂礓的地方，刀不会吹崩口，你看就这样囫囵。」叫华子的抢着做示范。

「哎哟！」我一刀下去，用劲过猛，镰刀从砂礓块蹦到左手，横切在四个手指头上。我的右手一把捂住左手，抵在胸口上，血从指缝喷涌。

小华子夺过我的手，冲着伤口，连连吐唾沫。

我缩回手。

大芝子抓起一把土，忙往伤口上捂。

我把烂手藏在怀里，不让姑娘们折腾。

小白菜拽了一棵芳草，三搓两揉，强行掰开我的手。

「不要，这样乱弄伤口会感染的。」我挣脱了小白菜的手。

「好心当成驴肝肺。死不了，我们割草去。」华子最先翻了脸。

「哟，那片草这么好？」小白菜像发现了狗头金，一声惊叫，抢占了一片，屁股一撅一撅，草地儿一绺绺倒下。

「你能带我去诊所吗？我不认识回家的路。」我忍不住疼痛，乞求一个最矮小的姑娘。

小姑娘没抢占到一片好草，看看那些撅屁股割草的姑娘，咬着牙说：「你看，那几个小婊子，忙得像投胎。我家摊二百斤，回去一趟，怕是完不成任务了。」

「太疼了，我受不住。」

「要是完不成任务，我妈会打死的我……」最小的姑娘丢下我，也去争夺那片好草了。

伤口剧烈地疼痛，我想哭想叫想发疯，但姑娘们的冷落，让我忍住，一声不吭。我爬在地上，把手臂死死地压在身下，让它麻木失去知觉。

太阳西斜，姑娘们背起一筐筐比身子高大两三倍的草筐，经过我面前，像游行示威。

我抱着烂手，傻傻地看着她们把草筐一排放在我的面前歇息。

「我们一人给她凑一把，总不能让她空手吧！」小白菜带头往我的筐里塞了第一把草。

「你管得太宽了，鬼知道她从哪块石头缝里钻出来的野种。」华子撩起衣襟，抹去脸上的浮云，往我的筐里塞进了第二把。

「张家指望她挣工分，别笑掉两颗老门牙了。」最小的一个，斜一眼我手上的血，从结结实实的一大筐草里，也抽出一小把，往我的筐里一摔。姑娘们你一把，我一把，不一会

给我裹了一筐。

「你是活尸首，还傻愣着不走？」小白菜把草筐提起，放到我的肩上。

我第一次体会出，长集人说话像蛇蝎，句句咬人出血，字字让你疼半天，当然包括表达友善。

我的肩上从没压过超出书包的重量，走了两步，只好把草筐拦腰抱在怀里。刚止血的伤口再次张开，我想丢下草筐，跑回家。我不能任性，也不敢再任性，这里没人娇惯我。只要在这里，我就必须学会忍受。我幻想着各种死亡时的情景，抵抗着手痛。汽车轧碎肢体，脑浆飞溅……狼一口咬掉了我的头，一觉不再醒来……好不容易捱到了牛屋前，我的全身已经疼硬，抱着草筐，一动不动。

「交草喽——」姑娘们冲着牛屋一齐喊。

「叫你娘的，叫什么！」随着骂声，一个眼睛眉毛鼻子嘴巴一律呈三角形的丑男人，抬一杆比他高大的大秤，走出牛棚。

姑娘们不再吭声。

「把泥土抖落尽再过秤。」那三角形长相的小男人含着粗大的杆烟卷，说话时屁股缩紧，胯骨往前一撅一伸。

「尖嘴华子，秤你的。」小男人饿着屁股，向前伸着臀胯，走到磨盘大的草筐前，挂上秤，两人抬起来。华子的膝盖使劲把草筐往下抵，一百八十斤，秤杆仍然往上翘。

「见鬼了，这么重？」小男人竖立起三角眼。

「水草压秤。」小华子柔声说。

小男人把筐猛地旋转两圈，分量突然减轻一半。

「吊操的，我看你再敢骗我！」小男人大怒，一脚踢翻草筐，又把叫华子的操到一边。

华子爬起来，热脸对着那小男人的冷屁股，低声下气地说：「发这么大的脾气，重称就是了。」

「重秤你个头，只算你四十斤。」

尖嘴华子不敢再喘大气。

「我的亲乖，小白菜，秤你的。」小男人双手叉腰，头往前勾，胯骨越发往前撅，整个身子像个大S。

小白菜乖乖，她在筐底铺上一层长草，抬起筐，秤时，她的身子远远地离开草筐，脚尖却踩着长草，根据秤上的斤数，酌情脚尖上用的力气。

小男人一口烟吐到小白菜的脸上，列三角形的尖嘴笑着骂：「一百二十八斤，你这个小娘了，还真是个飞刀。」

「比我的筐小，比我的重……」华子咕噜一句，小男人斜了一眼，她赶紧闭上嘴。

小白菜朝小男人抛了一个眼波，小男人厌恶地转过了脸。

「你就割这吊毛二十四根草呀？你家该一百斤？你知道不知道？」小男人一只脚尖轻轻地挑起我的筐，抖了抖，松松垮垮的几把青草随风飘走。

我昂起头，只看蓝天，不看他。我瞧不起长集和长集人，在这里，什么样的脏人坏人都有，什么样见不得人的事情都会光明正大的发生。我做梦也没想到，人间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外婆说过：「遇到无知无赖，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吊操的假洋鬼子，你怎么不和你老子我说话？」小男人丑角一般跳到我面前。

我往后一闪，仍然看着蓝天，蓝天宁静辽远。

我的傲气刺伤了小男人的自尊心。他跺着脚大骂：「吊操的假洋鬼子，老子一斤都不给你，到年底让你家吃西北风！吊操的，你是哑巴……」小男人骂累骂够，朝我脚前吐了一口浓痰：「再骂你，我嫌恶心！」他丢下了仍然看着蓝天的我，钻进臊气熏人的牛棚。

我不知道小男人为什么满口脏话，无人管教，不知道他凭什么霸道，姑娘们为何逆来顺受。

「他妈和秃头队长有一腿。」回家的路上，小华子凑近我的耳窟说。

「两个人怎么只有一条腿？」我问。

「哈哈，就是那个，那个……」小华子满眼淫荡，仰头大笑。

姑娘们一起笑起来。

多少年后，我才酌情这句荤语，才懂得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的威风，来自他妈与权力做爱的床第之情。

·炼

拉车：大清早，我缩头憋颈，双手抱着双肩躲在一个大屁股女人身后面。

秃头队长开头一句「狗鸡巴的」我面前的大屁股往上一抽，缓缓地放下来，左右转动两下。

我低下头，从一堆破棉袄中看了他一眼，以后的两年，我再没敢冲他睁过眼。

秃子说：「老牯子，小瘸腿累了整整一年，没见过麦麸豆皮星子。脚目下，一个眉眼不睁，一个两腿科得站不起来。歇一阵子了，春天也许有指望。」

秃头队长头皮腐烂，帽子里常垫一块油纸。走动时，油纸打滑，露在帽活外的纸边，被风吹得哗哗啦啦。我不知道谁最老牯子，谁最小瘸腿，但羡慕队长能让他们歇一阵子。

「狗鸡巴的，整劳力、好粮食，全被县里抽去挖新洋河了。脚目下，要积肥，不积肥明年吃个狗鸡巴。从今天起，你们娘们顶替老牯子小瘸腿拉大车去。」秃队长放大声，压住了哗哗啦啦的油纸涧动。

「个大的，你，你……跟我下沟底甩塘泥。你，你，面条一样软木叶的，跟华子装车。剩下的十人挂车。」

大屁股挪走了，露出了小不点的我。

秃队长绕着我打了一个转圈：「狗鸡巴大的孩子，谁家的？叫幌子？」

「张家的，叫小蕾。」

「狗鸡巴的，连说话都没力气，干个屁的活。」

我担心没人要和我一个小组，尽力伸脖，挺直腰杆。风太大，直往我的皮肉里吹。

「死秃子，你刁难个孩子干什么？小蕾，来跟我拉大车。」秃队长的老情人救了我一命。

我揉了揉北风吹红的眼睛，冲秃队长的老情人鞠了一躬，点了一下头。那黑干瘦瘦的老女人放声大笑。

大车四个，辘八只角，全是木头做的。车头拴两根长绳，粗绳上打着五六个节，每个

节上发出数根小细绳套，每人肩上一只套。两边上的人用劲要均等，一边大，一边小，车轱辘斜着走不快。把只要瞄一眼你的绳子直不直，就能断定你是真使劲还是假作戏。然后，变着花样修理你。

车一动，领号子的人，见物唱物，见人唱人，剩下的人一跟着尾音打哼哼。第一二趟，我跌跌撞撞，将就着跟上。第三趟，我的腿越走越软，气喘到半截，就会胸痛胸闷。上坡，把车的老头把我的绳子一点一点抽到手里，下坡时他大喝一声：「小丫头，用点劲！」

我一惊，拼命往前挣，他猛地松开抽在手里的绳，我头拱地嘴啃泥，一下子摔大道边上。

大车轮飞转滑下坡，绳套拖着我，跑了半里地。

车停了，我鼻青眼肿，嘴里都是血。

把车的老头冲我咯咯一笑，没事一样。女人们帮我擦洗血迹，既不责怪把车的，也不责怪我的偷懒。此后，我在梦里常常拉大车，而且每次都是秃头的老情人为我擦洗脸上的血。

·落尿

拉了半月的大木车，我满脚血泡，大腿筋子肿得闪闪发光，下不了床，走不了路。张家妈去找秃队长，送了一条纸烟，一瓶口子酒。第二天大清早，秃头队长没打招呼便冲进张家大门，直奔到我的床前，掀开我的小花被。

我害羞，想圈起腿，遮住小短裤，腿却怎么也不能动。秃队长在我的两腿上各捏一把，各拍一巴掌。我低着头，听到他的帽沿外，油纸哗啦响了几下。

「狗鸡巴大的孩子，歇两天，落尿去。这个轻活你要是再干不了，狗鸡巴的，我也没办法了。」他说完转过身，哗啦哗啦的响声离开了我。

我抬起头，看到他站在门口，正把拖皮帽沿的油纸往帽子里塞。

第三天，天麻亮，我抱着一杯大钩秤，哆哆嗦嗦地站在生产队的大尿池子边。人们把聚了一天一夜的尿，装进大小瓦罐，提到池边，让我过秤。我把斤数记在本子上，八斤折成一个工分。五天一结帐，十天报给小队会计。

第一天，我不知道尿的臊气熏眼睛，秤尿时，也不知道偏过头。不一会，我两眼红肿刺疼，像个小泪人。而后，我秤一罐子，抹一把眼泪，越抹眼睛越疼，直到两眼昏花冒金花。回到家，我怕张家妈嫌我身上的尿臊气味重，偷偷地跑到小河边，砸开个小冰窟窿，用香皂把头脑搓洗一两遍。当晚，我开始发烧流涕，但是第二天一早，我又抱着大钩秤，硬撑着去落尿。我不能失掉这份工作，它对我合适，不要出大力气。好不容易第四天我退烧，秤完最后一罐子尿，我哼着语录歌往回走。秃队长火急火燎追到了我，我急忙低头，快步往前走。

「小鸡巴丫头，你给我站住！」

我站住，看着脚尖，听到油纸哗哗响。

「我问你，一天一夜你能尿多少斤？」

我红着脸说：「不知道。」

「自己尿多少，也不知道？」

「一小罐子，大概三四斤。」

「不用脑子，用脚也能想一想，你一夜只能尿三四斤，算算看，我们队除了外出的人，老老小小总共不到一百五十口。四天，你却收了一万斤尿！一人一天能尿四五十斤吗？就是那家伙再大，一夜也喷不出一个大黄河叉子呀！」

「那……」

「尿里掺了水，你也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没长脑子，也没长鼻子吗？不会闻闻臊不臊？」

「嗯，下次我闻就是了。」

秃队长拽了换我的耳朵，说：「你要记住，要是再多种出尿，我非得让你全喝掉！」

「嗯，我喝掉。」

秃队长噗哧一笑，转身就走。

此后！尿罐子一到，我先闻，后评。一人一夜尿过五斤，就是我亲爹，我也不敢再相信。

·评工分

吃过晚饭，人们围在一粒黄豆大小的油灯下。女人纳底补鞋袜，男人们编筐打柳抽旱烟。狗和小孩子们绕着人缝桌底，穿来穿去。

秃队长干咳一声：「评吧。」

人们一齐看着小队会计。

秃队长的老情人，名叫大洲子妈，会计一提出她的名字，人们纷纷往高分说。

「我提八分。」

「八分半吧？」

「我说九分。」

「九分，再高我不要。」秃队长的老情人不耐烦，一挥手，站起来。

众人齐答：「同意。」

「小华子？」

「八分？」

「只能七分，她天天拉滑尿撒滑尿。」

「你的是堵上的？谁不拉谁不尽7」小华子站起来，指着给她七分的人就骂。

「拉和拉不一样，人家拉尽，才去上工。你只要一上工，就去拉尿，一拉就是一顿饭功夫。给七分，算你脸比屁股大！」

「别吵了，七分半。」秃头队长一锤子定音，没人再敢吭声。

「小蕾？」会计念到我的名字。如果地有裂缝，我会一头钻进去。我渴望谁能开口说个数，多少我全不在意，只要能快点通过。可是，没有人替我说话，只是看着我皮笑肉不笑。

「说呀，都哑吧了？」秃头队长退大家。

人们仍然看着我？皮笑肉不笑。

「明早还要下地，为她熬油不值得，大家随便说，给她几分都可以。」秃头队长不耐烦，站起来双手拍打屁股上的浮土。

秃队长的老情人「噗哧」笑出声，过了一会，忍住，说：「按她干活那鸟样，一分也得不到，还要倒扒她的工分。可是一个小孩子，跟着我们这些老娘子从早熬到天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总要给点同情分嘛……」

我的头勾到了胸口的瘦骨头上，希望秃队长的老情人说出个结论，但是她没说。

「一分吧。就这样，下回也不要再评了。」秃队长看在大洲子妈的情分上，给我开了长远的价。

那时，男劳力一整天，到年底只能折合一毛钱。我再不为评工分难堪。没有意外，一律给我一分。我的外号「一分工」，从此传开。

·告示

贝城中级人民法院告示上，那表姐夫的照片，排在第一位。他虽然光头。脸上被划了个大红叉，但笑盈盈平视前方，仍然像电影里的英雄人物，照片下面，有两行小字：「李犯元明，现年五十二岁，贝城人。该犯以收养女为名，诱奸少女五人。十三岁以下的一人，因堕胎致死的一人。判决李犯元明死刑，立即执行。」

·落花流水之二

西北，风吹裂了地板和人的手脸。

劳改农场的女犯们，在枯草丛生的小岛上寻找鸟蛋。

国庆节放假一天，农场要改善伙食，女犯们的任务是一人一天找回十只鸟蛋。枯草没膝，北风刺骨，我悄走了半天只捡了两个鸟蛋。中午有11十分钟吃饭时间，人们一反常态，各自躲在一片草棵里，阿声不响。平时在田里吃饭，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吃边闲话家常。

我妈啃了一个硬邦邦的玉米面窝坨子，喝几回湖水，仍然饥肠辘辘。她走进一处深草，宽衣解带，刚一蹲下，一个女犯从她身后咕噜爬起来，没站稳，一屁股坐回到草棵里。

我妈惊得没有解出小便，呆呆地蹲在那位曾经红遍江南的女医生面前。

女医生抹掉嘴边粘兮兮的蛋黄，忙把蛋壳踩在脚下。

我妈站起来，朝另一处深草走去，她恨得想打自己不耳刮，为什么说出自己捡了两个，不然的话……她不能想下去，越想肚肠子闹腾得越慌乱。她哄劝自己，如果下午再捡到一个，一定喝掉它。人算不如天算，到收工时，她手里仍然只有那两只鸟蛋。就在走出草棵，即将集会回家的那一瞬，她突然蹲下，一口喝掉了一只鸟蛋。回到了农场食堂交鸟蛋时，她心里一抽一抽，脚步不敢迈进门槛。一直等到最后一个，她抖抖嗦嗦，掏出一只鸟蛋。

「那个呢？上午你不就捡了两个吗？」

「打……打破一个。」她拖泥带水，说话不利落。

「哼，我看是躲在草棵里喝掉了吧。」曾红遍江南的女医生，抢先一口，咬到了我妈的三寸上。

我妈的睫毛战战兢兢扬起，看她一眼，不再说话。

全场震惊，没人再敢说话。

「脸皮比城墙拐弯子还要厚—你好大的胆子，看我怎么收拾你！」女看管食指猛然戳在我妈的脑门上。

我妈连退两步，屁股抵到墙上，身子才稳住。

「开饭！」女看管大嗓门震得食堂嗡嗡直响。

我妈像一堆麻疯病人的遗物，人们绕着她，坐到饭桌旁。

她站在墙角，闭上眼睛，几百片嘴唇，上千次吱溜吱溜的吸面条声响，声声像鞭，鞭鞭抽在她的心尖上。她没再羞耻，没有怨恨，只能觉得胃里滚烫。她数数，但吸面条声越来越大越尖利，像乱剑，她怎么也躲不掉。

鸟蛋事件后，我妈像个幽灵，进食堂，回宿舍，无声无息。不小心弄出一点声音，会把自己惊得面色土黄。她在等待处分，像头上顶了一棵冒烟的炸弹。她疑神疑鬼，一会觉得女看管忘记她偷喝的鸟蛋的记录，一会又觉得女看管的眼一直盯在她的背后，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怕引人注意，怕提醒女看管的记忆。走路时，她看着自己的脚尖，走着走着，会猛然回过头，抹一把冷汗，又急急忙忙地转过头。熬过了十天，她四肢发软，说一句话也要分两段。一个月不到，她开始眼睛睁大，终日贼似的东张西望。女看管再没提起处分的事，有时甚至对她点头微笑。当然只要女看管微笑着看她一眼，她就会整夜失眠，或是整夜做恶梦。

一天，女看管笑着拉住她的手，她一阵猫喘，不知道怎样躲闪。

「你解放了，你的特务问题查清了，那个该死的叛徒集团陷害了很多你这样的老干部。总理亲自派人到自治区来找你了。」

我妈像根阳光下的冰柱，汗水泪水湮湮流出。

「安然同志，你应该感谢党，感谢主席，感谢总理。」

「感谢？」我妈控制不住！张开嘴哇哇大哭。

「我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激动。回去收拾行李吧，总理派你丈夫在场部等你呢。」

·第一个档案

长集办了个农中，张家妈说：「上学去吧，反正你一年也挣不到几个工分。」

我心里想去，嘴里说：「不。」

张家妈说：「我五十五岁了，按规定不要下地遭罪了。你不上学，就得天天熬太阳。」

我提了个午饭盒，走十里地，找到两排土墙茵草房。我惊讶草房里有一位仙女般的老师冲我微笑，温和地拉住我的手，抖了一下说：「欢迎，你是新生吧？」

久违了，微笑、温情、发乳的清香、洁白的领口、酥软的小手！我想家，想外婆和母亲。

她发给我四本书，想了想，掏出一杆精美圆珠笔：「我叫郑淑芳，贝城师范学院毕业，刚调来教化学的。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学生，这枝笔送给你作个纪念吧。」她把圆珠笔夹在我的白茄克的衣襟上，动作又小又轻又优美，我感动，直想叫她妈。

「谢谢。我会珍惜的。」

「跟父母下放到长集的？」她拿出一个登记簿不动。

我摇头：「长集的。」

「长集人……」她看我半天，笔停在登记簿上方。

「怎么说话一点也不像？一点也不像。你老远走来，我对校长说，来了个小洋孩。什么成分？」

「小商……贩兼有少量土地……属于贫下中农。」我脸红了，按照张家妈的教导，说得结结巴巴。

「你在哪里上的小学？」

「上海……不是，嗯……嗯……是长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下头。

「张小蕾同学，你现在是中学生了，第一次建立档案。今后你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所作所为都会记录在档案里，它很重要，不但跟你一辈子，还关系到你的下一代，所以要真实，准确，你懂吗？」

「嗯，我懂了，我的大哥是共产党员，县革委会秘书——大嫂也是党员——公社干部……」仙女敬慕地「哦」了一声。

我立刻意识到大哥确实是张家的一杆红旗，扛着它，你就会鲜明耀眼。

二十年后，我在贝城又遇到那位满身仙气的女老师，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小洋孩长大了。那天我就不相信，长集那样的鬼地方，怎么会冒出一个穿白茄克白皮鞋的小洋孩。说话的口音也让我吃惊。那时，我想家孤独，看到你好亲切。填表时，你吞吞吐吐，我知道你有问题，但是没有难为你。那个档案，对你升学工作，入团入党都有好处吧？」

「谢谢你。」我拥接着她，哈哈大笑，两人都流了眼泪。

·十年风雨两茫茫

历代皇帝不到撒手归天，权柄绝不会轻易丢下。

党章上规定，主席的新宠林将军为党的接班人。但是他们等得太久，失去耐心，决意提前篡位行动。

主席觉察，林将军驾机逃跑。

总理全权指挥，林将军机毁人亡。

五年文化大革命，该杀的杀了，该打倒的打倒了。过了热劲，人们精疲力竭。再没有使用价值的中学生们被送到农村，经受了风吹日晒和农民们的再教育，苦不堪言，正找不到出路。林将军是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为什么会叛党叛国，驾机逃跑？人们惊慌失措后，想破这个迷魂阵。

主席夫人利用特殊地位身分，在爬上权力顶峰时，得到了林将军夫妇的鼎力帮助。

文化革命最热闹时，林将军决定，主席夫人的行政级别由九级一下子提到五级。当年秋，主席夫人在一次修改党章的讨论会上，执意要把林将军作为主席接班人的提议写进党章。她尖着嗓子大叫：「这一条不写上党章，我们不通过。」

第二年，党的九大，主席夫人再次说：「副统帅的名字还是要写进党章上，写上了，别人才不会失望！」

林将军受了感动，两人之间，仅仅十天，通了四百多次电话。

林将军准备政变时，主席夫人亲自登门为他拍了一幅作学习主席著作状的大型彩色照片，而且马上刊登在两家最大的画报上。

接班人决意要炸掉主席的专列前两天，托夫人向主席夫人问好，又送了几个海南岛的大西瓜。

就在林将军驾机逃跑的前几个小时，主席夫人正带着送来的四个大西瓜，游览颐和园。她拜着西瓜，得意地说：「这些是副统帅亲自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副统帅对我们大家的关心和热爱，我们要衷心感谢副统帅！」

林将军突然机毁人亡，主席夫人惊得发懵。

虽然林将军做了历史的替罪羔羊，一笔总帐算到了他的头上，但是人心浮动，人心难测，主席只得再次倚仗总理，收拾残局。

主席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军中的元老们说：「凡是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总理抓住了大权，急忙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平反冤假错案，争取联合国席位，筹划中美日建交。

林将军摔死的那个国庆节，北京没有烟火，没有阅兵，没有庞大的招待会。继父刚被解放，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

我妈初次回到北京，顶着老姑妈侄女的名义，参加了民主人士组织的小型联欢晚会。吃喝闲聊到一半，突然人们起立，鼓掌声大作。

总理款款走进会场，刚被解放和等待恢复工作的牛鬼蛇神臭老九们，如同喜儿深山遇太阳，人人老泪纵横。

我妈抬起头，被惊呆。两年不见，总理瘦了一圈，老了一轮，失去了原有的光亮。他仍然潇洒，但不再英俊高大，像个干枯的老人，走路直发飘。十五年前，他们比过，他比她重二十五斤，有一百一一子七，高九公分，有一米七十二。那天，他硬是挺胸昂头，非

说自己一米六十三公分。

总理挨着桌子握手，问候。

我妈坐在最后一桌，当总理笑盈盈向她伸过双手，她犹豫一下，才迟缓地伸出了那双被西北风吹裂，关节变型的双手。

太多的人围着总理，渴望多说几句，多看几眼。他用力握了握我妈的手，满脸亲民如子的温存，却没能认出这个曾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

我妈从他那笼统的热情中，看到自己的变化，她开始恐怖，害怕被他认出。她垂下长睫毛，垂下头！两手急忙缩回，藏到了台布下。

就在他转向一位老人的一瞬，猛然回过头，愣愣地看着我妈那张被西北风吹成综紫色的脸。在她那粗糙的眉眼轮廓之外，他认出了那仅仅属于我妈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他顾不得老人颤危危伸过来的双手，顾不得老人的问候，再次抓住了我妈的手。像吞咽噎在嗓门里的异物，他的喉节上下滑动：「小安……是你回来了？」

我妈挺住劲，不让眼泪流出。

「孩子们呢？好不好？」

我妈低下头，说不出话。

「我对不起你们！」他动了感情。

我妈刚刚张开龟裂的心胸，浸入了他的激动，他已经转身，面向大家，高声说：「我对不起你们，没有保护好你们。」

瞬息间，他把一种私人的情绪，转化为智能统的政治热情，我妈脸色变白、瘫软在座椅里。

「要是没有总理的保护，哪里还会有我们的哟！」

「总理，党和人民需要你，你也要多保重身体。」

「总理，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感激，泪水，掌声再次把总理包围。

我妈没有机会说话，也说不出话，她扶着桌子站起来，退到僻静的一角，撕下墙上的一角标语，写了一行字：我不放心小蕾。

·忍

张家妈说：「当初留你，不知道你会住这么长久。现在城里学生都来乡下修理地球，月进十块钱四十斤毛粮，以后选好的进城上大学，当工人。你念中学也没有大用处，不如去当知识青年，今后直接上大学。你大哥现在是公社副书记，有权有势，找他去，省得窝尾蹲，白吃我的粮食。」

从此，我青云直上，命运来了个鲤鱼大翻身。

当时，公社掌管青年人的命运，招工上大学当兵，样样由公社干部决定。公社书记是皇帝，副书记就是二皇帝。队长们想尽办法巴结我这个二皇妹，农民们再也不敢欺负我。

十四岁不到，我当了民办教师，月薪十块，生产队每天还给我十分工。分柴分粮，大队干

部抢着送到大哥的家，小队干部根本轮不到分。

在外人的眼里，我耀武扬威像个土公主，但在大哥的家里；我却连仆人也不如。大娘冷艳刚强。她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早亡。冬天青黄不接，母亲带着兄弟姐妹十三人，围着一床烂被，忍饥度寒。那时，她全家只有一件破棉袄，轮换穿着出门讨饭。伯父成亲当年过世，十八岁的伯母领养了她。寡母勤劳能干，供养她上了小学，又上了县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人民公社当干事，县委秘书来公社视察工作，两人一见钟情，定了终身。婚后大嫂极厌恶张家人，张家没人敢轻易上门。

大嫂愿意收留我，纯属无奈。当时走后门风气盛行，公社副书记的权力荒废着不用，等于过期作废。她想提拔娘家人，可惜兄弟姐妹从没有上过学，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眼见大哥的下属们，沾亲带故，鸡犬升天。大嫂自然不甘心。张家的兄弟姐妹大多已经工作，小太子小七子又无音讯。张家妈求大哥收留我，正赶上无人提拔的大空缺。

大哥生性温良，既爱姐妹兄弟，又怕老婆。他不通家政权术，爱吟诗填词作文章。他资历极深，但官阶不高，家事官场，事事难为掉眼泪。

在大哥家，我最怕一位老太太。她小脚小手，挺胸昂头。走路时，脚跟杵地，两臂左右晃动，像一只可爱的小企鹅。她是大嫂的养母，掌管全家吃喝拉撒。她勤劳热情，懂得清早把桂圆红枣汤端到大嫂的床头，懂得怎么对付张家的亲朋好友。她擅长在有意无意之间，让张家人知道大嫂的娘家每年带来多少花生绿豆，大娘的兄妹在这里没有白吃白喝。

我感谢这只可爱的小企鹅，她让我第一次看清人的属性，第一次精通家庭关系学。

我第一天进门，她挺硬着圆滚滚的小身子，一走一扭，晃动着两侧微微向外张开的手

臂：「可把你盼来了，我年纪大不中用了，一篮子衣裳洗半天，刷锅做饭弯不下腰。这下好了，我这把老骨头，总该歇息了。」

见面礼的分量很重，我知道了我的角色。

大嫂是女王，我知道怎样巴结，怎样看她脸色说话，怎样顺着她的心意做事情。孩子们最不好对付，又不能得罪。我知道不吃他们爱吃的饭菜而且装出无所谓，悉随人意，又不让自己太难堪。

胯下忍辱负重，夹缝中求得一点自如，和我过去的骄横一样，我不学自通。它属于我天性中的成分，只是在不同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显露。我要忍，我不能不忍，只有忍辱留在大嫂的身边，我才能离开羞辱、离开她的家。但是，我毕竟是个孩子，对于羞辱偶尔也会暴怒。一日午后，我在小河边洗了半天的衣裳，眼珠子被晒掉了一样疼痛。我挑着两大篮子洗好的衣服回到家里，头昏口渴，端起桌子上一碗绿豆汤就喝。

主人家四岁的小女儿尖叫：「是我的！」

我放下碗，小姑娘再次尖叫：「你是驴呀？一口气喝大半碗！」

「我再给你盛满好不好？」怕她的哭叫被老太太听见，我几乎要给她下跪。

「不要你的臭嘴沾过的碗！」

「换个碗，好不好？」

小女孩天真无邪的小眼睛，咕噜转一圈，像赏给小猫一个鱼头，得意地说：「好，你去盛一碗给我。」

我感恩不尽，跑进厨房，盛出一碗，双手送到她面前。

小女孩接过碗，抿嘴一笑！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真的比天使还要让我感动。

「快把你那半碗喝干净。」

我摸一下小天使的头，伸长脖子，一口喝尽。就在我放下空碗的那一瞬，一双报了血海深仇的孩子眼睛，让我终身难忘。

「饿死鬼，连我的鼻涕唾沫都喝掉了。」

「小畜生！」我夺过她手里的绿豆汤，整碗泼到了她的身上。

「你敢打我！」小女孩的尖叫，吓得我魂不附体。我看到可爱的小企鹅扇着优美的小翅膀，挺硬着圆滚滚的小身子朝我扭来。我拔腿就跑。

在外面一直躲到天黑，也没有人出来找我。我不敢回家，也不敢留在外边过夜。我从门缝中看到大哥全家围着桌子吃西瓜，人们争着把瓜心挖给大嫂，没有人为我不回家而焦急，没有人为我打了小女孩而生气，我就是死，也吓唬不了谁。我渴望大哥看到我，给我一点怜爱，让我下台。我等他吃完西瓜，等他转身拿起公文包，等他睡觉前去厕所路过，等他拉窗帘时看见我缩在墙角……一夜间我会不会变成狼，似乎全系在他看我一眼的机遇上。不幸，或是说万幸，他终究没有看到我，我只能稳底地丢掉自尊、廉耻，回去向每一个人低头求饶，包括再次笑着吃张家的李家的孩子或大人的鼻涕。

我变了，变成一只道地的哈巴狗，不管被谁踢了一脚，或是不让啃桌子底下的骨头，我始终冲着大小主人摇尾巴乞怜，大小的主人们也开始喜欢我。

不久，大嫂用了二十斤花生、十斤麻油，让我上了县五七大学。大学里管吃管住，每月还能余下四五块零花钱。我真心实意在感谢大嫂，她让我第一次自由。

第一个暑假，我没去看望刚刚回北京住院动手术的母亲，没回长集看望张家妈，我毫无犹豫地选择去看望大嫂。

美丽的小企鹅远远地跑过来，挺硬着滚圆的小身子，水泥地在她的脚跟下步步直响：「哟，真是想死你喽。」

我急忙递上一包点心，蹲下来帮她洗衣裳。

她打开点心，只拿出一块，看了半天，没吃一口，放到床头。孩子们一拥而上，很快把点心分光。

我呼啦呼啦搓完一大盆脏衣裳，硬扒下老奶奶身上并不脏的衣裤，一起洗掉。

「我现在没有钱，等分配工作后，领第一个月薪水，一定给您买块好衣料。」我帮老奶奶刷锅洗碗扫地，抹一把满脸汗水，尽量真诚地讨好她。

她坐在床头，半天没响声，我猛回头，只见泪水爬满她的脸。

「哪里不舒服？」我蹲在她面前，紧张着急，要马上送她去医院。

她摇摇头，扶着我肩，脚跟着地，挺硬着身子站起来：「唉，我懂。」

我装成个大孝子，就差没有跟着她流眼泪：「年纪不饶人，您一定要注意身体。等我工作，您就不要这样起早摸黑地累了。」

她拉住我手，重重地叹了口气：「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你的用心，我都懂。鸡肉贴不到鹅身上，其实我和你大嫂也没有血脉关系，也和你一样。」

我的心一动，差点露了真情。但是，一想到她毕竟是大嫂的养母，我马上装得像天使一样单纯，屏住气，挤出两行眼泪说：「没有您，哪有大嫂的今天？没有大嫂，又哪有我

的今天？我的用心就是要让大嫂帮我分配个好工作，今后我也好报答您们。」

老太太见我不开窍，真的对大嫂忠心耿耿，急忙转过话头：「你还小，你像我皮肉里出的一样让我心疼。」

我心里一阵酸痛难忍，真的感激这位勤劳的老太太。

识破天机

我伤心的不是母亲的两鬓斑白，不是她得了子宫颈癌，而是她安宁的神态。我恨的不是总理自私，抛弃，而是他的虚伪欺骗。

全国大学开始招生，大嫂允诺，只要我劳动满一年，走后门也要让我上正规大学。我刚摆脱野狗般的生活，刚觉得前途有点保障，急着要把一直随我迁移的骨灰盒交给我妈，让外婆有一小片安息之地？

我抱外婆的骨灰盒，站在敞亮的大客厅正中，先是觉得走错了家门，后是想扔出手里的骨灰盒，砸碎巨大的穿衣镜。镜子里，我土头土脸，神情狰狞。我伤心、伤心我那比天大比海深的苦难，在这里无关痛痒。我想哭，但再也受不了眼泪的羞辱。

像放学，或是从公园回家，我妈说：「回来了。」她接过外婆的骨灰盒，左右看了看，放进里屋，出来时，眼圈有点泛红。

保姆送来了一杯热茶，我头重脚轻，稳不住神。

「阿姨，放水，领小蕾去洗澡。」我妈恢复了酥软的女低音。

从公务员保姆的神情判断，继父的官阶比过去高了一截，我妈当然又成了贵妇人。继父钻出小车，屁股后面跟着一个挟公文包的男人。

「好，团圆了，全家团圆了。把那瓶总理送的茅台酒拿出来，庆贺庆贺！」继父脱下衣帽，保姆接过，挂在衣钩上。

「去洗澡吧。」我妈轻轻推了推我的后背。

「如果我不借钱跑回来，这个家不是早就团圆了吗？」我闭上眼，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妈满脸惊愕，眼睛不再空衔。

两个弟弟像小杨树一样挺拔，大的抱个篮球匆匆跑进，冲我点点头。小的傻傻地看我一眼，四处去找球鞋。

我妈示意他们退下，她坐在一张皮沙发里，挪了挪身子，找到一个极舒适的姿式，不再动，懒做地看着我。

我直视着她，几分钟一动也不动。

「小蕾，不要闹了，大家都是九死一生。我刚恢复工作，你妈出狱后直接进医院，动了这么大的手术，我们都还惊魂未定……现在党内斗争那么尖锐复杂，谁知道还能过几天安稳日子呢……」

「我像一条野狗，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绝不是你们亲生的孩子，否则你们不会这样待我！」我转身就走，继父一把拉住我。

「你老是怀疑我们，等你长大自然会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我妈很激动，身子挪了又挪，再没找到一个舒心的姿式。

保姆敲门，把一碗中药递到我妈手里，小心地说：「趁热喝下去。」

我妈的脸即刻春暖花开，她对保姆轻轻点头，轻轻微笑说：「好的，我这就喝，你让司机备车，再把我的白亚麻衬衫烫一下，晚饭后，我们要去看一位老首长。」

保姆小心点头，小心退出。

我妈收回脸上的表情，又回到了阴沉与忧愁。

我冷笑一声：「行，一级演员，官太太的角色，你很能胜任。」

「不能对你妈这样说话。」继父的声音不太，但又重又狠。

「我没有妈。」我的牙齿咬得咯嘣响。

「你不小了，快满十五岁了，不能再胡搅蛮缠了。」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为什么把我送走？为什么不送走你们两个儿子？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们知道张家贫农成分，大儿子党员，公社书记，二儿子党员，军人。我们知道你「五．七」大学刚毕业，现在是民办教师，还要一年，就能上正规大学了……」

我傻了眼，愣了半晌，一头钻进浴室，门挂死，把冷热水龙头开到底，让水声遮住我的哭声。

隔着花玻璃门，我妈与继父在浴室门外来回走动。

我像尸体漂浮在浴缸里，脸卡进水底，不让自己喘气。

我妈与继父仍然在浴室门外来回走动。

我妈敲门，继父也在敲门。

锅炉里的热水流尽，冰冷的水往把我的脊背打红，打痛，我没有感觉。

我仍然把头闷在水里，双手按住，不让自己往上窜。

我妈敲门，继父也在敲门。

我浑身冰冷，手脚僵硬。

继父砸破了玻璃，开了门，我妈把我包进棉被里。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要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对自己说：「就是死了，我也要让他们的鬼魂托梦给我。」

我整天抖落脑子里的记忆，有时连着蹦出一串又一串。有时只是一句话，一个镜头，一种感觉，没背景，没顺序。为什么我出生在父母结婚前两年？为什么过去叫妈为阿姨，运动一来，又改叫妈？为什么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里……我把零星的记忆串在一起，猜测每一个熟人都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又恁零星的记忆，一一否定。我每天折磨自己，几乎快成了神经病。不知从哪天，我开始行动。爸妈上班后，我潜进他们的卧室翻箱倒柜，整天偷看旧照片旧信旧日记。在一摞旧照片本里，除了外婆和我妈，我发现一张老佣人阿富与人的合影，我的心一动，避开父母，去上海找阿富盘问我的底细。

小洋楼已经失去过去的面目，前后的花园里只有一片低矮潮湿的防震棚。

在把边的一间小窝棚里，找到了我少年时所亲爱的老佣人。他更老了，五官已经模糊不清，我晃醒他，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挣扎着站起来，哆哆嗦嗦侍候我坐在唯一的方凳上。

我不肯，他晃了晃那张模糊不清的脸，水牛一样哼一声：「这是规矩，这些年破了规矩，天下就大乱，就败落。」

我扶他躺下，他大口喘粗气，两条细腿硬撑着站在我面前，浑身筛糠一般，抖个不

停。

我强迫他躺到床上，乞求他告诉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情形。

他睡着和我说话，极不情愿，吭陈半晌，一句话没说出，憋出满头大汗。

我装生气，背过了脸。

「那年，太太给我们半年假，我回乡下老家，工钱一分也没扣。我身穿杭纺手拿纸扇进了村，全村人都出来看我，你晓得那风光多大哟。她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忘不掉。」

阿富终于说话。

「你说，我是不是从马滩边捡来的？」我扭转化的话题。

阿富沉浸在过去，一时半回出不来。他闭上眼，手作扇子状，不管我问什么，他顺着自己的思路绝不转弯：「村长请我吃饭，大闺女小媳妇围着我问太太、大小姐的装扮……」

「阿富，我是不是阿婆从医院门口边检来的？」

「从老家回来，我第一回见你，就这么长，小脸只有鸡蛋壳那么薄。你像只小病猫，见我喵了一声，太太那疼劲。含在嘴里怕你化，捧在手里怕你掉下来。陈姨不洗手漱口，绝不能碰你一下。唉，是天意，你就是喜欢我，再哭再闹，只要我一抱，你咯噔就老实了。为这，我天天打扫卫生，洗头洗澡刷牙擦鞋。为这太太可没少破费，给我买新衣新帽香皂角精，一买就是一大堆……」

「我到底是从哪条马路捡来的？」

「她待大小姐可不像对你，那年大小姐肺病从疗养院回来，怕传染，太太就是不准她

走近你一步，最后让她提前回了北京……」

我已经不抱希望能从阿富嘴里得到什么线索，我起身，准备找外婆的友人。

阿富仍然闭着眼，仍然止不住话头：「谁能像我这样亲近你？除了陈姨，大小姐也不能呀。那年，你出疹子，我和太太轮换抱你七天七夜。总理来拜访，要看你，太太也没让他走进你的房门，那是个大总理哟！」

「阿富，我走了，我会让我妈寄钱给你的。」我为他拔好被子，鼻子直发酸。

「小小姐，我不要钱了……太太留下的，还没花呢。」

我抓住了他的手。

「太太是个明白人，办事有分寸，从不让人难堪。她常常说，眼睛睁得太大，好招灰尘。她最喜欢给我们讲「七天混沌死」的故事。她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地为忽，中央之地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再混沌的人，也应该知道自己的父母呀。」我虽然不很明白他的用意，还是说中了要害。

他闭上嘴，微睁双目，看了我良久说：「我记不清楚，那年你几岁，孙夫人和总理夫妇来作客，太太让你咏诵辛弃疾《元夕》词。三遍，你错得一塌糊涂。太太一笑，说：「阿富，你带小蕾回房里默写这首词，记住，要二十遍，才准回来吃元宵饭。」去年，我在前接过道里看见了这个练习本……拿去吧，那上面有你外婆批改的红字。」他从床下找了一个小本。

我打开小练习本，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展开了我久别的童年。那个晚上，它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委屈，流泪。那个晚上，它让一个十五岁流浪儿获得了如此温馨的记忆。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

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的心一动，泪水滚热流出，仿佛我要找的人，背着脸，就站在阿富的小屋外。我走出黑暗渺小屋，阳光花花一片刺眼，我什么也看不见。

·失真的记忆

我的八岁生日。

总理进门，掏出一个笔记本，一杆新农村牌的钢笔。他向外婆要了一根缝衣针，把我搂在怀里—让我看他用针在笔杆子上刻字。

他用下巴磕一下我的头顶：「小狗头，不准动。」

我用头顶抵了一下他的下巴：「老狗头，不准动。」

「哼——小孩子没礼貌。」外婆瞪我一眼。

总理哈哈大笑：「人人平等嘛，是我先骂她的嘛，她为什么不能还嘴骂我呢？」

外婆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是要有个上下尊卑，才能有序不乱。」

「那是旧东西了，我们的小蕾是新中国的小主人啦。」他边说边开始刻字。我缩在他怀里凝神敛气，看着每一笔划。

「来，我教你刻。」他握着我的手。

「真的？」我天生人来疯，一高兴，抱着他的脸，猛地亲一下。

他开怀大笑，抱住我，不分头脸，猛亲猛吻。我左躲右闪，笑得喘不出气。

「鱼水千年和呀。」外婆感叹着拿出照相机，让总理夫人和我妈让开，给我和总理伯伯拍照。

「瞧，你们乐的，外婆要抢拍这个镜头喽——」大姐大声说。

总理止住笑，用手一挡：「来，安然，外婆，大姐，生日是母难日，第一张照片，应该是你们和小蕾。」

「你们想得总是这么周到。」外婆收起了相机，收起了微笑。

「我生过孩子，确实苦不堪言？养育孩子，更像万里长征。我知道您什么也不缺，这是今年夏天我在东北买的冬虫夏草，给您老人家补补身子。」大姐打破僵局，把一个包裹塞给外婆。

「谢谢，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消受不起，还是你们带回去吧。」外婆推却，我妈接过。

「为了小蕾，金山银山您也受之无愧。来，我们先来个合映。」大姐说。

「不必了。」外婆说。

「什么是冬虫夏草？」我问。

「是一种动植物，冬天变成虫，夏天变成草。」总理说。

「为什么？」

「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的解释对吗？」总理抬头问外婆。

「我有点累。」外婆没有回话，走进自己的卧室，再也没出来。

「外婆不回答就是默认，来，我们把最后一个字刻了？」总理伯伯又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又热又软。

「向雷锋同志学习！」刻完最后的惊叹号，他掏出手帕，擦去上面的白粉末，读一遍：「去给外婆看看。」

我一蹦一跳来到外婆跟前问她刻得好不好？

「钢笔好。」

「我问你总理伯伯刻得好不好？。」

「雕虫小技，话不合适。」

「为什么？」

「一、生日大吉大利，不能学习一个死于车祸的人。二、雷锋从小没爹没娘，目不识丁，胸无大志，只要做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你四岁能背几十首唐诗宋词，五岁能写短信，六岁走进校门就上三年级，为什么要学习一个只会帮人挑水扫地的小战士？」

「你反动，你挑刺！全国都要学习雷锋叔叔。」我大叫大嚷，跑到客厅，鹦鹉学舌，把外婆的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一遍。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比学校还重要，你们夫妇应该把她带回到北京喽。」总理夫人瞟了一眼总理，对我妈说。

总理看看表：「小蕾，我祝你生日快乐！伯伯帮你点蜡烛，看着你切开蛋糕，还要去接见蒙古共和国的客人呢。」

「我给你最大一块。」我吹灭蜡烛，把四分之一的蛋糕放进总理的盘子里。

他把蛋糕切成两半，放进两个盘子：「小蕾，一块端给外婆，她把你养大最辛苦，应该先谢她。这块放进冰箱，等你爸爸出差回来给他。他爱你，照顾你，更不容易。」

「你的呢？」

「我……我就不吃了吧。」他眼圈突然一红，眉头往上一提，匆忙站起身。

大姐跟着总理站起来，要走。

「都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我拉住总理夫人问。

她拍了拍我的头，满脸阴气。

我心一惊，松开她的手，转身就跑到外婆的房间。

·雕虫小技

资料：美国总统访华前，白宫发言人要求：总统来华期间，大批记者随行，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请中国给予方便。美国和其他国家，家家有电视，总统本人对此极重视。

总理的助理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紧跟着第一夫人的文化部长说：「我们绝不能为美国总统向全世界人民宣传，这是首长意见。」

总理的助理憋了满肚子的意见，不敢表态。他知道「首长」指的是主席夫人。

总理听了助理汇报，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过去美国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访问，这是历史转变。全世界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美国总统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美国总统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你们告诉白宫发言人，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们帮助我们租一个。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白宫发言人说：「我没有租过卫星的经验，估计租金可能很贵，总统来华访问八天，

大概要一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这么多钱租卫星，只要中国愿意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

修建三个地面站要不了多少钱，何苦让老美出这几个小钱，显得穷哈哈的呢。总理的助手说：「建地面站我们出钱，只要你们在技术上协助。是否租用卫星，我们再作考虑。」

「既然美国政府已作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卫星。」助理向总理提议。

总理脸一沉：「我让你去商谈租用通讯卫星，你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钱的问题，是涉及我们的主权问题。在主权的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你告诉美方发言人，一、请他为中国租用一颗卫星，租期八天。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美方和其他国家要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收取使用费。三、租用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他提出具体数目。」

助理懂得了总理心里的小九九，既要面子，又怕做冤大头。了解了国际行情，心里有了底数，助手向白宫发言人转达总理的意见。

白宫发言人一脸的惊讶，想了一会，明白了总理的小九九。经这么一拐弯，一转手，中国几乎不花钱，却得到了卫星的主权。他提起双肩，摊开两手幽默地一笑，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因为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关连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的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出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总理的精明，我更佩服他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我将把这个深刻的印象报告我们的总统、同事与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国务卿的看法：总理是世

界上罕见的政治和外交家。」

·权倾一国

资料：七二年初，主席再次犯病，医生护士措手不及。

主席肺心病，严重缺氧，处于休克状态。

「快来，主席休克了！」值班的心脏病专家走了腔调，打开了一扇从不使用的玻璃门。

医生护士警卫秘书涌进已成为卧室兼治疗室的客厅。

主席头脸发青发亮，侧身躺在床上，死了一样。

心脏病专家给主席把脉，太慌乱，哆嗦着嘴唇说：「摸不到脉了。」

「不得了！快报告总理！」值班秘书吩咐卫士。

「注射强心剂，吸氧……」主治医生口述急救措施。

心脏病专家重述药物名称后，立即执行了主治医生的医嘱。

一针针强心剂直接注入主席的心脏，主席却进入全昏迷状态。

在场的人，似乎跟着停止心跳。

总理放下电话，坐车从办公室来到游泳池，两腿打软，怎么也下不了车门。

卫士扶着他走进急救现场，像蜡像，他站在主席的床前不能动。

心脏病专家扶起全身赤裸的主席，用力而有节律地捶着他的后背，不停地呼叫：「主席！主席！」总理从满屋子的惊愕中镇静。不久前主席犯心病，他领导医疗小组，在这里

全力抢救，但是，在全国上下一片「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到中央委员、省市县各级党组织及亿万人民，对主席的病情、身体状况一无所知。万一这次主席死了，他怎样向全党全国说明情况？怎样让人民平安接受这个现实？

主席必定是个生命顽强的农民，能用的急救措施用尽，医生无奈，他却睁开了眼，由青变红的脸上，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问号。他四下乱看，像个走出迷宫，又找不到家的孩子。

人们放下一直悬着的心，怕主席紧张，装得没事一样。

「怎么回事？」主席用尽全力，声音却像翅膀未硬的小蜜蜂。

「是休克。」总理缓过了神，拉住他的手，柔声像妈。

「哦，我好像睡了一觉。」

「是的，你要好好睡一觉。」总理为主席掖好被褥，示意众人退出。

主席病重期间，主席夫人一伙正在反戈一击，清洗与林将军之间的密切关系。此时，总理权倾一国。

美国总统指日即到，主席虽然虚弱卧床，两国第一号人物会面仍然要作给世界看。主席全身浮肿，旧衣服穿不上，做新礼服，病情不能泄露，缝纫师不能进中南海量体裁衣，只好找一套旧的，让服装店放大一圈。服装店赶紧缝出个样子，由医生监护，在病床上试了个大概。主席从不讲究穿戴，只要求个宽大舒服，尤其病中。马马虎虎总算有了一套临时的礼服。主席两脚肿亮，过去的鞋子一双也穿不上，最后订做了双宽大的圆口黑布鞋了事。

在北京清冷的寒风中，总理到机场迎来了第一个承认中共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没有忘记十八年前，老国务聊拒绝与总理握手的往事。他走下旋梯，老远就伸出了手。

屈辱与得意从两个时代同时袭击了总理，他故作矜持，等到对方的手伸了两秒钟以后，才款款地伸出那只、永远弯在小腹前的手臂。

在去宾馆的路上，十八年前的屈辱占了上风，总理以潇洒风趣的口气，暗示了陈年旧帐：「你的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的那边，经过二十五年的路程，伸过来的。」

美国总统的回忆文章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大难不死？怕被总理架空？还是激动？不知道。主席卧在病榻，头脑清醒异常，他要知道美国总统的专机抵达的时间，下榻宾馆后的每一个细节。秘书们进进出出，不停地向他汇报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到北京不到四小时，刚刚从总理为他举行的盛大午宴回到国宾馆。

主席按耐不住，马上要见美国总统。

秘书报告总理。

两国敌对了二十三年，第一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是件世界瞩目的大事。主席刚从死里回生，无法确定哪一天身体状况允许会见，总理没有具体安排在哪一天，也没有估计到会有这么快。

总理通知美国国务卿：「主席要见总统，请你一同去。」

国务卿同样惊讶，这么快就能见到中国的头号人物。他立即陪同总统，赶到了游泳池。

叫秘书与叫护士的女人替主席更衣洗漱，梳理了乱糟糟的头发后，那个久违的伟大领袖形象再现。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的样子，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哟。」叫护士的说。

「也只有他才能打扮成主席，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叫秘书的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妆的？」主席吐字不清地说。

两个女人左右扶起主席，走到游泳池大厅，帮他坐好躲到幕后，让主席独自在美国总统及摄影机前，完成了任务。

美国总统离京前夕，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主席夫人参加。宴会在七时开始，总理六时半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总统的邀请。六点四十分主席夫人突然来人民大会堂，拜访美国总统及夫人。宴会早应该开始，总统和夫人不能慢待主席夫人，也不能让客人等待主人，只能频频看表。闲聊客套之后，主席夫人达到目的后，得意地起身告辞：「对不起，我耽误了总统和夫人的时间，今晚我没有空参加宴会，特地来向你们表示歉意。」

总理拖着疲惫身子，焦灼不安，在新疆厅来回踱步一个多小时。

·我们在镜子里

我用自杀绝食威协母亲，说出我的亲生父母，她始终沉默。

第二天中午，母亲给我静脉注射高渗葡萄糖，我砸碎针管，把她胁推到门外。我嘴干舌苦，胃一抽一抽地疼。床上地下，到处都是大白兔奶糖。母亲知道我自尊心强，给我制造许多偷吃而不会被发现的机会。我看了看窗外，几片静止的白云，像纸糊在淡青色的天空上，突然一股恨劲，把我身心撑破，我直着嗓门大叫：「安然，你出来！」

母亲午睡没来得及穿鞋，跑到我的房间：「吃烧饼好吗？要不要吃你最爱的烤咸鱼？」

「虚伪。」我猛地坐起来，把桌子上一块烧饼扔到窗外：「你知道怎么做，我才能吃饭。你想让我饿死，到今天还不说实话！」

母亲坐在我的床头，眼睛肿得像两双熟透的水蜜桃。

我突然觉得她爱我！像我亲生母亲。我心里发软，不想再折磨她，嘴却不由自主，更加恶毒：「你是不是对我父母做了什么亏心事情？我是不是你的拖油瓶？你甩掉了我的亲生父亲，现在怕丢人，不敢说出实情？你们为什么把我送走？为什么从来没去看过我？我要写大字报，贴满全北京城，揭发你们的阴谋诡计……」

母亲起身就走，我趴在床上，咬住枕头，没哭，但动作显得受苦受难。母亲回过头，木呆呆地站了一会，而后关上我的房门。

晚饭前，前厅里有很多人说话，我把头埋到枕头底下。

「孩子们都好吗？喔！这棵梨树开了这么多花呀。」

是总理伯伯，我以为饿花了眼，总理端着一只瓷缸，已经走到我的床边。

「来，我喂你，还不快张嘴，愣什么？」他把一勺麦乳精伸到我的嘴边。

我不知所措，连喝两勺还没有反应。

「对，这才是好孩子。」他又舀了一勺触到我嘴边。我突然觉得难堪，下不了台，推开他的手，麦乳精洒了一床。他掏出白手帕擦拭，搂我坐起来。

「我不是他们的孩子……」

「嘘——」他的食指竖在我的唇上，轻轻地吹了口哨音：「你妈在招待客人呢。」

「她不是我亲妈！他们从来没真疼过我……」我憋住泪水，憋小了声音。

他扣掉我的眼屎，黑眼珠盯着我发愣。

「我要找到我的亲爸亲妈，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大颗大颗的泪珠涌出，我泣不成声。

他咯咯一笑，端起杯子说：「把麦乳精喝了，我告诉你。」

我不相信他能告诉我什么，也不相信他知道谁是我的亲爸亲妈。我太饿，想吃饭，又不好意思，只好顺着他的杆子往下爬。

「真的？」

他点头。

我喝了麦乳精，急切地问：「谁是我亲爸亲妈？」

「你是安然生的，我晓得。」

「不是，她不疼我！」

「她为你作出的牺牲太大，心里也很苦，你不能再这个样子折磨她了。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你长大以后？良心会不安的。良心不安，哪里还有幸福呢。」

「我是外婆带大的，她根本没尽母亲的责任。」

他的黑眼珠左右动了一下，双手拉着我的双手：「你刚过十五，十六岁不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多事情知道了，不能理解，反而不好。」

「我不小了，他们要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又怎么放心把我送给别人吃苦受罪不过问，呢？」

「这几年，谁没受苦？你妈你爸？你的两个弟弟寄放在一个远亲家里，也是吃尽了苦头。你晓得吗？我从小吃的苦比你的还多。从小吃点苦，离开温室，到外面闯荡，不见得是坏事。现在，你就比那些和你差不多大的孩子坚强，能干得多。我十五岁时，去东北，火车一叫，我吓了一跳。你呢，从南到北有钱买车票，无钱扒货车，干农活，做家务，教书，上五七大学，这么小的人就能为人民服务，就有这么多宝贵的经历，我和你爸你妈都为你骄傲！」

「过去都受苦，我没话说。现在呢？他们回北京快两个月，为什么不去找我？」

「你妈得了子宫颈癌，住院动了大手术，你晓得吗？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刚出院，还没有缓过神，没能马上去找你，你也应该谅解。」

「我爸呢，他没得癌症吧？我早就猜到他不是我亲爸。他五八年底才见到我妈，五六年底我就出生了，我能是他的女儿吗？」

「谁生你不重要，也不一定有资格做你的父母亲。抚养你的，对你尽责的人，才值得你爱，你尊重。你长到这么大，亲爸爸还没尽一天的责任，没有给你一天的父爱，他不配做你爸爸。你现在的爸爸有时偏心，疼两个弟弟，这是人之常情，他能接受你，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应该感谢他。」

「要我做他女儿，就该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有没有那份器量，能不能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没有，干脆不要我。这样勉强，对他们，对我都没有好处。我亲爸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我不明白，鸡猫狗兔丢掉个小崽子，还知道四处去找，为什么我亲爷亲妈能忍下心不要自己的女儿？既然不想要我，为什么要生我呢？」

「也许情况很特殊，也许他当时真心想要你，后来又真的没有办法承认你这个女儿……」

「如果特殊情况发生在我妈怀我以后，我不怪他们，要是在以前，他应该估计到这种特殊情况。生我，就是不负责任，就是犯错误。主席说，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怕就怕不愿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你长大了，真的长大了。你亲爸向你承认错误的时候到了。」

「我亲爸压根不知道我在哪儿呢？」

「他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知道？」

他愣了一会，剥一块奶糖放在我嘴里，愣愣地看着我说：「你晓得吗？人家都叫我「铁嘴」，你像我，比我还能说。」

我浑身一机灵，迷一样猜测着他的苦笑表情。

他东站站，西看看，像无事可说，又像有太多的事情要说，一时不知先从哪里说起。沉默中，我们在互相猜测，互相打量。

他转过身，帮我穿上毛衣，拉我起床：「看你的头发乱得像只卷毛鸡，来，我帮你梳梳。」他从我的背后拥搂着我，让我坐到老姑妈的古旧的梳妆镜前。

我昂起脸，咯咯笑起来：「滑稽，你帮我梳辫子？长这么大，我爸还没有这么亲近过我呢。」

他两手抚摸着我的头，看着镜子里的我，像个初恋的少女，红着脸，羞羞答答地喊一声：「小蕾。」

我「嗯」一声，心里乱紧，盯着镜子里的我和他，紧张得不敢大声喘粗气。

他把我的脸拜在手心，眼里蒙上一层水雾，晶亮闪光。

「你看我们的眉毛眼睛鼻子，你侧过脸，你看，我们都是撅撅嘴。照正面相看不出，侧面相，一眼就能看得出。」他把我的手和他的手心翻开，平放在一起：「你看我们的手形，就连手心的纹路都一样……」

镜子里，两张不同的脸，深处，同一个影子似的东西钻出来，一闪而过，我心里直打哆嗦，双手紧紧地抓住他。

他扬起头，嘴微张，喉节上下滚动，像把一团要说的话憋下去，又像一团话卡在喉头吐不出来。

「小蕾，我要是你的亲爸，向你认错，你还恨不恨我？」他突然脱口而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或是好不容易游到了岸边，吐出一口长气。

一种迷迷糊糊的感觉被突然印证；或是突然明朗的答案把我弄得迷迷糊糊。我白痴傻子木头人一样，看着镜子里的他，他像一片白花花的阳光，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帮我统理头发，冰冷，柔和得让我想哭。我低下头，静止的气血慢慢地流回到了心口，我分不出是他，还是我，在怦怦的心跳中，瑟瑟颤抖。

他抹掉我眼角上的泪珠，抱住我的头，呜呜大哭。

我挣开，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眼前乌天地黑。

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跟在我的身后，我停住，对着他的黑影说：「我不要再见到你们所有的人。」

·不再回北京

第二天，我坐在去贝城的火车上，我妈跑进月台，挨着窗口喊我。

我想躲，狠不下心，终于伸头，应了一声。

隔着车窗，我妈拉着我的手。我低着头，不看她，不说话。

「他没骗我们，是他没办法。他老了，没有几年了，昨天又犯了心脏病。现在国家千疮百孔，全靠他一个人撑着。那些人一直盯着他不放，我们千万不要再给他惹麻烦了，哦？」

我仍然低头，仍然不吭声。

「这是他给你的数理化复习材料，明年就要恢复高考他把两百块钱夹在数学书里，买点好东西营养自己，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复习。要是有把握，尽量考北京的大学。」

我摇摇头。

「我的病……也许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报考北京的大学吧……」。

我使劲夹住眼泪，接过了一大包书，把钱包退给了我妈。

我妈接过钱，在手里搓弄，不知所措。

一声长鸣，我妈抓住我的手。

「你保重，我不会回北京了。」

我妈一震，松开了我的手。

·哪个人没有几张脸

第一夫人从惊愕中清醒，镇定了情绪。林将军毁灭，扫除了她攀登权力顶峰的一方竞争敌手。转脸间，她变成了多次被陷害的对象，而且她与林将军一直斗争。

她对那些吃了林将军西瓜的颐和园职工说：「我被他逼害得厉害啊！一九六八年，他两次用医疗事故，想干掉我呢。」

一年前，主席夫人去南海、青岛，林将军派亲信驴前马后的侍候。在南海，主席夫人为了玩水，封锁了一个港湾，作为她的游泳场，虽然她不会游泳。一天，她游泳回来，身上起了几个红点，立即叫来了要塞的司令员，唬着脸说：「海水里有毒！一定有毒：有人要害死我，你马上去把陆海军两个防化连找来，连夜化验海水成分，消毒海水！」

在批判大会上，这次事件成为林将军要害死她的证据。

林将军机毁人亡的前一个多月，第一夫人去了青岛，为了安全，林将军亲自标好路线，派自己的驾驶员为她开专机送行。

到青岛前，她对工作人员说：「要注意安全保密，头几天休息，不出去。」

下了飞机，几分钟不到，她又改变了主意：「我要到鲁迅公园和栈桥游玩。」

警卫们难为，没有事先通知地方准备，不能保证安全。

「你们就是保守，到群众中去！不要准备，现在就走。」

谁也不敢挡主席夫人的即兴发作，警卫只好随从。

到了栈桥，人群把主席夫人团团围住。那年月，别说是第一夫人，光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谁不想看一眼这颗政治大明星！

万众欢呼，如同瞻仰女王一般疯狂，她醉了。这是她做电影明星时就渴望的辉煌时刻，是政治家一次最满意的民情测验。她是个好演员，唯妙唯肖地仿着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招一示，拉足了女王的派头，没有代表主席，而是以她自己的名义，向疯狂的人群忽招手向好，忽微笑鼓掌。

道路阻塞，水泄不通，她出不去，卫兵也进不去。

警卫们调来了几百名战士，手拉手组成人墙，才把她从激动不止的欢腾中保驾出来。

回到别墅，她甩开鞋子，赤着脚丫，坐在床上放声大笑。

警卫护士开始摸不清头脑，既不敢跟着大笑，又不敢扳着脸，像一个个表情僵硬的木偶。

「今天是有组织的还是群众自发的？」她笑出了眼泪，连声问。

在场的人齐答：「自发的。」

她得意难忍，再次大笑：「好，我今天最高兴，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场面！」

第二天，她要在海上拍摄太阳与舰队。舰队们像大雁，在夫人的命令下，一会儿排成「人」，一会儿排成「一」，一会全档飞速，一会缓慢倒转。一整天，她拍了上百卷胶片。

第三天，从薛家岛回青岛。路上，她遇到农人，便同农人一起拍摄握镰劳动状。遇打石头的人，便一起拍摄举锤姿态。

像魔术，在批判会上，她突然变算子变脸地控诉林将军：「在栈桥，他故意聚众，妄图乱中谋害我。在拍照事件中，他有意安排人手拿着镰刀锤头围着我，一有机会，就会向我下毒手！」

受害者常常受到人们的同情，也是一种政治资本。她已经洗清了与林将军捆在一起的污垢，急着要坐上接班人的交椅，总理成了她的主攻敌手。

美国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热呼起来。八月，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题目是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一位美国女记者要求见主席夫人，总理批示：「如愿意见，谈上一、二小时可以；如不愿意见，也可不见。」

主席夫人当然要见，而且花了大功夫。

人民大会堂，第一夫人失去了应有的矜持，握住那位美国女记者的手久久不放。而后，又是宴请，又是陪同看戏。从童年谈到上海做明星，从脱离前夫跑到延安与主席结婚，谈到中共只有她一个女人留在蒋介石的炮火之下，滔滔不绝，一谈就是六、七个小时。

两天前，这位普通的美国女记者见过总理、总司令夫人及几位爬雪山过草地的女红军，她们谈的内容干巴巴，千篇一律，如同中共党史教课书。只有第一夫人大胆从容，说出的话既生动，又有人情味。

「关于我的经验，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在中国不能出自传，请你给我写一本在外国出版，我说的都是可以发表的。美国的斯诺写一本《西行漫记》闻名世界，我希望你也能走斯诺的道路。」主席夫人紧握着美国女记者的手，像是突然握住了整个世界。

美国女记者做梦也没想到，她会得到这么不寻常的第一手资料，她当然愿意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写传记。

第二天，主席夫人赠送女记者九幅自己拍摄的大型彩色风景花卉照片。在山汉阳照片上题诗一首，隐喻自己。

女记者表示感激，主席夫人手一挥，打断了她的话：「去广州后，我们还要接着再谈呢。」

第一夫人的一举一动，总理了如指掌。他托人传话，要主席夫人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问题。

第一夫人大怒：「我的事不要他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了。」一气之下，在广州连着六次接见女记者，总共谈了六十多个小时。

美国女记者的采访整理成书，尚未问世时，香港突然出现一本《红都女皇》，此书抖

出了主席夫人三十年代做电影明星时的多次婚恋离异，算起来主席只是红都女皇的第四任男人。

总理出巨额，托人买下了《红都女皇》的版权，下令偷偷销毁，不准张扬。

《红都女皇》的产生与销毁，是不是总理的用心安排？迄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这本书与美国女记者尚未出版的第一夫人传记被混为一谈，弄得满城风雨，也许这才是总理的高明。

·死亡通行证

资料：总理抓到大权，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治国意图，癌细胞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知道死期的人，不是钻进恐怖的深渊，被死亡打倒，就是精神解放，不再约束自己。

七二年五月，常规检查，发现总理的小便里有少量的红血球。观察一段时间，血尿增加，发现细胞变异现象。保健医生劝他停下工作，全面检查。

他说：「先不要忙，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情就可以了。」

专家们会诊，确认他得了膀胱癌，是早期，多次向上面汇报，要求为他及时治疗。

上面指示：「继续观察，保守治疗。」

第一夫人说：「七老八十的，还开什么刀！」

「是否告诉总理本人？」保健医生请示大姐。

大姐说：「他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意志坚强，可以把病情如实的告诉他。」

当天晚上，他呆坐了一个多小时，仰天长叹：「时间不多了，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些事情做不了，我是不能安心去见马克思的。」

「事情越做越多，永远也做没完，公事私事都一样。」夫人说。

「趁我还没倒下去，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糟蹋这个国家。」总理领到了死亡通行证，似乎对权力斗争更加热中。

敌手不打自倒，主席夫人感谢冥冥上苍，藏不住的喜悦常常不适时宜地闪露。

他既然被自己和历史推到了擂台，既然横着竖着都是死，不如最后一拼搏。

总理抓住了一个国家权势的筋脉：「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解放他们，还要正确地使用他们。」

全国上下，靠边站的老干部们纷纷重获权势，总理成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

第一夫人要提前抢权，她知道总理死前，不会把接力棒交给敌手的一方。

总理授意北大副校长，著名的物理学家撰文，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研究。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不济，不能只突出政治，业务知识也要补习。

第一夫人络织反驳文章，派人去北大调查物理学家写文章的背景。主席夫人的同伙说：「现在有人拿著名的物理学家压我们，我们也可以用物理学家压他们。这篇文章有后台，不管后台多硬，我们就是要批判！」

另一位说：「那些口口声声要研究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

总理认为批林将军应该批极左，《人民日报》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要登几篇批左的重要文章。

第一夫人说那些文章是毒草，林将军叛党夺权是极右。反左是右倾回潮，复辟，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报纸们面对两个主子，像妓女，一会上了这个的床，一会投入那个怀抱。

老百姓却糊里糊涂，跟着拉大锯。

总理说：「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粮为主，全面发展，允许集体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

主席夫人反驳：「农村仍然是以阶斗争争纲。」

总理说：「要普及小学教育，扫除文盲，教学质量应从中小学抓起。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下乡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

主席夫人的同伙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

主席夫人把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报纸刊登他退党的启事再次提起来，在党中央批林整风会上，总理再次向全党解释，证明事情经过，要求把录音记录存档。这期间，他的身体已经支持不住，每天尿出纯血一百多CC，血块尿不出，常常疼得摇晃着身子，满脸大汗。

御医们从没有治疗方案的决定权，只好请他自己向上面表态。

上面指示：「保守治疗。」

卫士秘书急得大哭。

大姐说：「有什么办法呢？共产党员嘛，他的一切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

对于她的冷静与官话，后人有大量的讴歌文章。

总理的医疗小组，开始有五人：两名第一夫人的同路、二名主席的忠臣，只一位大元帅是总理的自己人。

保健医生拿着血尿，去找政治局的常委们。

主席夫人的同伙说：「你们不要急，总理是党内外、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从现在到明年五月三十日，接见马来西亚总理以后，才能住院。」

保健医生急了眼：「我想不通！总理病到这种程度，如果他死了，外交工作总还有人接着做吧？是不是要牺牲总理的命呢？」

主席夫人的同路拍着桌子，气青了脸：「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你是什么态度！」

不几天，主席的忠臣传达了最高指示：「总理的病，一不准开刀，二不要告诉大姐，三要加强营养。」

总理的保健医生、卫士们不能理解，只好去找那位参加医疗小组的大元帅。

大元帅无能为力，只能安慰保健医生：「你们别急，过几天我陪外宾见主席，再跟主席说一说。」

病情发展急速，总理亲自给主席写信。

主席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晚，根据主席意见，总理请了两周假，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手术。早期，癌细胞仅仅侵犯膀胱黏膜下的小血管，从尿道插进膀胱镜，把小病龟烧灼后，

立即止血。人们误认为这种见洞补油的疗法已经成功，其实癌细胞正在发动一场最猛烈的进攻。

党的十大就要召开，敌对双方都想自己的同伙拉进权力的最高机构。手术后不久，总理像中了魔，又开始找同党没日没夜地密谋活动。

第一夫人夺权心急，总理的手术表面上又是那么成功，她还不能同情，不能给他即将死亡的豁免权。他掌握着军政大权，她不能容忍，不愿意持久地等待他那看似遥遥无期的死亡。

批林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敌对双方都在利用这次运动。总理想籍批林的极左思想，让全国静下来，恢复生产秩序，不要再搞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主席夫人说，批林就是批极右，全国的形势应该更左，更革命。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就会跟上去。

两方坚持不下，主席约来了双方。他仍然使用惯常的伎俩，睁一眼闭一眼，让两股势力不断角斗，制约。表面上，他抽身事外，由叫护士叫秘书的女人们陪伴养病。其实，他抓住了几根命脉，今天扶左打右，明天按右打左。他是双方的盟主。没有一方够得上与他亲自交手，没有一方不要依仗他的力量，才能击败对方。总理的声望过高，实权太大，主席不能容忍他的王国控制在一个宰相的指挥棒下，他要轻轻地压他一下：「批林是批极左？我说是极右。是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金口玉言，皇帝的说话是真理，是令箭。第一夫人大胜，一场反右倾回潮运动顺时兴起，矛头直指总理。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夫人传达主席关于历史上儒法两派斗争的谈话。

总理说：「我们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主席夫人背后破口大骂：「总理觉得来不及了，迫不及待要夺权了。同总理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的斗争！」

主席夫人没能悟出主席的真正用意。文化革命折腾了七年，国民经济、心理，早已疲惫，不能再来一次路线革命。中国人擅长同情不幸者，此时打倒身患绝症的总理，人们的感情不能允许，共产党国还需要这条苟延残喘的老黄牛收拾残局。但是，要带上锁炼，不能失去控制。主席当众训斥了他的夫人，总理得到了一条只能低头干活，不得指手划脚的夹缝。当然，他善于利用这种非人能够通行的夹缝，发挥他的作用。

·光荣的老茧

我和小陆同在一个小学校教书，同时复习功课。全地区二三十个县市大专院校联考，两人的总分同时选人前五名。

一年来，我的悲哀与仇恨一起增长，我把它们发泄到一个人的身上。自小引以为荣的人，原来是个自私、虚伪的小人，最神圣的偶像，原来是个抛弃女儿的父亲？我珍藏着他所有的礼物，珍藏着每一次相见时的幸福。他摸一下我的头发，亲吻一次脸额，一句普通的问候，一个平常的眼神，曾让我沐浴殊荣，傲视天下。现在，这些珍藏统统变成了仇

恨。我满怀杀机，终日寻找着报复的途径。我再不看北京的来信，第一封都被我原封不动地退回。最后我写了一封信，把我能想到的恶毒全都压缩在一张纸上。我的笔尖捣破了信纸，眼睛血红暴睁，叫喊写道：「总有一天，我会揭开你的面具，让全世界可怜你这个敢做不敢为的小小人！我要拼命努力，战胜你的业绩与名声，让你以我为荣，而后毫不留情地鄙弃你！」

同仇恨相位而来的是感激，我感激那些与我没有血缘关系而帮助过我的人。张家妈、大嫂、继父，甚至谅解了那个吐唾沫在我碗里的小姑娘。没有亲情，没有义务，每一天的收养，每一碗米饭，都让我觉得终生报答不尽。我开始给张家妈写情书，把每月攒下的零花钱全部寄给了她。我开始可怜我的继父，感激大嫂，决心像亲人一样热爱他们。

考试前，我妈出现在我常常出入的大门口：「我出差路过见城，弯道来看看你。」

「我和朋友约好，去补习物理。我不想为一个讨厌的人耽误一丁点时间。」

「我不会打搅你复习的，只是想告诉你，现在上面斗得很厉害，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希望你报考远离北京的学校，最好学理工，避开政治、文学、外语那些靠不住的专业。」

「不就是怕我回北京吗？放心，我是个小人物，喊破嗓门也没人听到我的声音。」

「你别误解，这是为你好。我们不知道还能活几天，怕保护不了，反而连累了你。」

「大老远来的，就是怕连累我？」

「写信你不看，总理还不放心……」

「别提他！我知道报考哪里，学什么专业，请你回去吧。」

「张家待你好吗？要不要我去拜访一下？」

「他们比你们好，我不准你来搅扰我们的感情！他们是我的恩人，我转到这里不够一年，大嫂走后门送礼，让大小队推选，公社政审通过，为我什么都肯做。」

「这样作假不好吧？」

「不好吗？不作假我怎么会叫张小蕾？你怎么会慌慌张张跑到这个无爹娘时地方？」

「你怎么变得这么尖刻，玩世不恭……」

「龙养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两个卑鄙小人的私生女，本来就是个见不了天日的下贱货色，你还指望她成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对不起，到点了，我要走了。」我转身就跑，把我妈扔在大门口。

「快点，都过十分钟了。」等在路边的小陆朝我招手。

「那个漂亮女人是谁？」

「是个王八蛋！」

小陆一楞：「我看长得倒像你。」

我哈哈大笑。

我的一切行为，只为了对父母的反动。我妈让我报考北京的大学时，我偏偏在申请表格上填了三所远离北京的大学。我妈要我远离北京时，我又千方百计托人改成三所北京的大学。而且，都是文科。正当我为自己的举动得意忘形时，中央电台播送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个曾当过生产队长的考生，考试前，来不及复习功课，语文得了三十八，数学六十一分，理化只答了第一题的三分二，按理得六分。面对试题，他傻了眼，把一封老早

准备好的信抄在试卷后面，扬着头交了白卷。

总理提倡文化考试，第一夫人正要找茬，她让交白卷的考生一夜间成为了反潮流的英雄。

她说：「文化考试，把无产阶级有希望的青年卡在校门外。」

主席的侄儿说：「文化大革命刚刚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现在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遏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学制度，这是资产阶级反攻倒算。」

考试，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复辟；同理，分数高的考生，多数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只想上大学；不好好劳动的落后青年。无产阶级的大学，只能录取那些满手老茧交白卷的英雄，我和小陆被理所当然地挡在大学的门外。

挣不断的红丝线

·考教授

下午，我妈接到通知，马上去学校开座谈会。

一辆华沙牌轿车载着一位国务院科教组的同志，和一包试卷，停在会场门口。

「今天，国务院和北京市的科教组开会，决定对你们这些教授副教授来一次突然袭击。现在，我们的二十辆小车，带着同样的试卷，正在十七所大专院校。这是在清华大学刚刚出的考题，不偏不怪，中学水平，你们一直考学生，今天考考你们。」科教组的同志一边发试卷，一边洋洋得意地解说。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唬着脸，拄着拐杖，走出了考场。

另外几位，也一声不吭地跟着他离去。

「不要怕嘛。这只是摸底，找出一条教育革命的经验。」来人拦住了教室的大门。

「我们怕？怕什么？」带头离开的老教授用拐杖拨弄开科教组的同志，捋了捋满头的雪白，回过头说。

我妈想走，但是不敢。她呆坐一会，拿起试卷。咋一看试题，觉得容易，做起来却很吃力。十十多年前学过的公式定理，突然模糊起来。尤其是具体运算，常常丢三落四，不着边际。她看一眼周围，不是大眼瞪小眼，就是看着试卷抽闷烟。

不几天，有了结果：参加考试的六百一十三位教授副教授，得六十分及格的只有五十三人；二百人交了白卷，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

突击考教授的风气，在全国各大城市流行。主席夫人一路根据教授们得分较低的现象，否定了总理制定的考试方针。

·批判大儒

全国的报刊，见风转舵，迎合了新主人。主席夫人策划，发表了一连串的批林批孔的文章，当然批判两个死人的本意，是影射总理。

党的十大后，主席夫人政治实力突增，亲信们大多进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五人，三个是她的死党，其中之一，补上了林将军的空缺，成为主席的接班人。

军权二对二，中间的一个，是主席的亲信。

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抢夺政府部门大权，又是一场新的战役。

总理太劳累，中南海上下，谁不知道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他太能忍，报纸杂志新闻纪录影片里，他总是迟到最不起眼的地方，让红得发紫的第一夫人和一任一任的接班人，走马灯一样，轮番亮相。

他的德性太好，敬爱他的美女如星如云如牛毛，他却没有露出过什么花边新闻。

他是个不倒翁，与主席的关系微妙得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抓不住。

他的威望直线升起，得到普天下人的同情。如果老百姓知道他身患绝症，还要忍受主席夫人的精神折磨，他不死，九亿颗心也会被疼死。

功高盖主，主席不能容忍。他提议批孔，他的夫人心领神会，直舒了丈夫的胸意。作

为女人，主席早就对夫人失去兴趣，但在主席的棋盘上，她始终是一颗四面威风的过河卒。横拱坚吃，将军逼帅，无人能够取代。她不只是那个被描绘成撒泼放赖、歇斯底里的老娘子；她的多情善感，争强好胜，早就被延安时的羞辱，主席十分的冷落，铸造成一门走火入魔的大炮。铸造者有时也失去了控制。她连续召开党政军国家机关万人大会，组织几个写作班子，发一批文章，捧法家、秦始皇，隐喻主席的功德。批孔子、周公、宰相、现代大儒、党内大儒，直接影射总理。

主席表示支持，指示同意转发她编选的批林批孔材料，供全国人民天天学习。

大年初三，主席夫人在北京体育馆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她提前设计批判方向，交代发言内容，亲自请来总理。总理被叫到会场前，对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但十分钟不到，他已经觉出大会的枪口正瞄向自己的脑门。虽然还没有人指他的鼻子，骂他的名，但是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谁是目标。他正襟危坐，细心听完主席夫人及同彩对他的影射辱骂，仍然微笑。

等到敌手驾够骂累，他微询大会主持人的意见，宣布散会。

主席夫人的一位死党突然跳出来，几乎指着他的鼻子，继续大批大骂。

他仍然正襟危坐，仍然泰然自若。会后，他便血尿不止，心脏病两次发作。

主席夫人对同路哈哈大笑说：「总理都叫我整得没有一点办法！」

·蜗牛事件

一年前，四级部向中央建议，从外国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经总理批准同意。年底，四级部派人到美国考察，美康宁公司送给代表团每人一只玻璃制造的蜗牛工艺品。批孔运动一来，四级部设计院有人写信给主席夫人，说美国人送蜗牛是一次政治事件。

主席夫人找到了那个写信的人，商谈后又装模作样地回了一封可以公开的信。信中，她一口咬定：「美国人送蜗牛是污辱我们，说我们像蜗牛一样跟着他们爬行！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辱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在四级部的办公室，她愤怒地拍着桌子说：「那个蜗牛在哪里？快拿出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

看了蜗牛后，她命令四级部把蜗牛退回美国驻华联络处，提出抗议，告诉他们：「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了！」

如果单方撕毁合同，仅仅是一椿买卖信义与法律赔偿问题，但是她要向美国政府抗议，指控美方污辱中国人，制造国际事件，给总理一个难堪。

总理知道主席夫人的用意，知道她在胡闹，仍然拉出公事公办的架式，派人专门追查「蜗牛事件」。

外事部门调查后，给政治局写了一份报告，说明蜗牛是工艺品，康宁公司并没有恶意。

总理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生意不变，主席夫人在四级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

传，已经印传出去的，立即追回来。

主席夫人再次失算，强咽下这口恶气，准备随时向他喷出。

·忍字心上一把刀

癌细胞在总理的膀胱内壁，转移复发，两三个月插一次膀胱镜，烧灼病灶暂时止住尿血，而后病灶再次转移复发，再次出血，再次烧灼……

专家们说：「总理的免役机制不好，易出血，必须住院手术根治。」

全国的生产刚刚稳定，总理怕权力再次落到主席夫人一伙的手里，怕批林批孔运动演变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仍然总理中央日常工作，迎送各国元首，频繁地往返在首都机场路途上。他仍然左躲右闪，抵挡主席夫人的明枪暗箭。他要垂死挣扎，挺到最后的胜利。但是癌细胞的巨大消耗，却让他四次缺氧休克，多次心跳紊乱。他只能靠毅力，靠输血，维持着垂危的精力。

他的医疗小组集合了警卫部队的战士，普查血型，挑出身强力壮，血红蛋白十五克以上的，养在医院。战士们每天吃好喝好，强身锻炼，轮流供血，形成了一个总理的活血库。

主席夫人要加快他的死亡步伐，常藉商量工作，扰乱他的治疗。一天，他正在医院输血，接班人电话通知他马上去开会。

医生不想叫醒总理，告诉接班人，总理正在输血，请他们等一会。

接班人说：「有重要指示，不能等他。」

医生不敢违抗指示，只好叫醒总理。

他知道他们有意刁难，干扰他的治疗。他可以不去，或是晚去，但是，他看了电话记录，马上让医生拔掉了针管。

大姐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忍让他们？」

他叹了一口气，看着病房的天花板良久，在自己的手心写了一个「忍」字，轻声说：

「它是心上的一把刀啊。」

·血缘

佛经上说：五百年缘，同一条船。

我越是恨，越是强迫自己与父母一刀两断，就越是想他们。母亲来了电报，只有一行字：

病重，盼速归一见，免得后悔。

我动了心，几次眼泪叭嚓地走到轮船码头！又几次臭骂着自己走回来。我坐立不安，像是丢了魂，神经出毛病。接到母亲的第二封电报，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两条腿已经把我托运到轮船码头。

月台上，母亲苍白的小脸，躲闪在雪花和吐出的热气后面：「他得了膀胱癌，马上要做一次大手术，他怕万一下不了手术台，想和你见最后一面。」母亲抖得说不下去。

我的头在刺骨寒流中突然胀大，身子轻得感觉不出是走还是飘。

「这是绝密，说出去不得了，不告诉你，怕你今后怨恨我们……」母亲的激动已经过去，只剩下害怕。

我没有给她一安点慰。

「新年，家里老是来客人。现在你爸有空，他在书房等你呢。」进门前，母亲小声说。

我说累了，躲进了我的房间，直到黄昏降临，才从小侧门走到伸向后边的木台阶上。无风无雨，雪花飘得极漫，极温情。融融的天空，融融的水面，对岸的房舍，踽踽独行的老人，一片银灰，一片宁静，我受不了这种温馨，那么弱小就被推给波澜壮阔的命运，忍受着烈日与冷脸，小小的心早已粗糙，只有大刀阔斧，才能流出血，才能觉出疼痛。

两个冬泳的小伙子，在对岸做下水前的准备，我昂起头，让雪花落在我的脸上。

「小蕾。」。

总理张开黑呢大衣，站在我的身后。

我冷噤不止，全身已经冻硬。原来没穿棉衣，我居然毫无感觉。

他搂紧我，我螳缩身子，伏在他枯瘦的胸前。他拜起我滴水的脸，用脸磨蹭一下，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到胸口。如同两块烂肉紧贴在一起，谁也分辨不出那揪心的疼痛来自于我，还是他。这一瞬，如同十年大旱突降甘霖，如同碾碎的灵肉瞬间触为一体。这一瞬，是上天对我们历经沧桑的报偿，它把我一生的亲情亲爱浓缩，而后不再亲爱别的男人。在他的怀里，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付出一生的不幸，死守这场悲剧。

「走，进屋去。」他拉着我的手，凄苦地一笑。

他强装轻松，坐在我对面的小沙发里：「你信里骂我的话都对。」他一字不漏地背了一段。

我拉起他的一只锈迹斑斑的手，捂在脸上：「不要提了，一分钟前我还是个孩子。」

「我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你。党和国家的几件大事都办了，美国、法国总统、日本首相，该来的也都来过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该办办自己的事了。现在的政治气候险恶，还不晓得我的脸上什么时候被人家画红叉呢。你就要熬出头了，我不能毁了你的前途。」

「常看报纸，我懂。」

他用枯树枝一样的手指，敲了敲桌子上一摞报纸：「武则天还立个无字碑，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也不留，免得人家鞭尸。你从来没沾过我的光，也不应该背我的黑锅，要是这种时候你被连累，好就太不公平了……」

我斜一眼桌子上母亲收集的报刊上的文章：「主席为什么阻止他们？」

他丢下我的手，眼睛像重锤把我砸扁，又敲圆：「我没对你尽到父亲责任，不敢要求你什么，今天不说，怕是再没机会了。你答应我两件事：一、这辈子远离政治，远离名利，过普通人家的生活。二、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时，不要被个人的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你妈单纯，温情，大姐理智，大度。我们都不在世时，希望你能正确地评价她们。」

我心往了沉，一个死结正套在我的颈上。他的脸上泛起一层死黄的光，我不由自主地点了头。

他像溺水时抓到了一株水草，既不敢放松，也不敢用劲。他闭上微凸的嘴巴，长叹一

声：「你还小，点头也不算数。到了三十岁，恨消了，也许能理解我和你妈现在的处境」

「这么多年，我像走独木桥，无搀无扶。现在长大，还需要什么呢？你放心，你们的尊容不会被我涂黑的。」我觉得尖刻，急忙盖了一句：「姓氏只是代号，人们记得贝多芬，并不是因为他的姓氏。」

他飞起浓重的双眉，缓缓落下，再次抓住我的双手，看了一会，慢慢地放下：「不要有野心，我这一生都是在戏台上。谢了幕，什么也没有。过去我喜欢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现在更喜欢他的《舞台生涯》，那是他晚年的心境，和我现在的一样。」

我抚弄着他上衣左胸前的主席语录牌，轻换了话题：「人们都说父亲最爱女儿，是真的吗？」

「我去见马克思，第一句话就会告诉他，我也有个像他的劳拉那样可爱的女儿。」

「他要是让你在那里也当总理呢？有私生女的人怎么能登上马克思的殿堂？」

「不要挖苦我了，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愿意从为我的女儿换尿布喂奶做起……」

话太重，太伤感，我有意把下唇后缩，上唇伸长，作出撅嘴的模样：「看，这是你给我的，很实用，生气时可以挂油瓶。」

「哈哈……不生气，也能挂油瓶。正面照，我们都是美人；侧面照，像个极嘴鱼鹰……哈哈……」

我们手拉着手笑出了眼泪。

总理夫人进门，低声说：「快一小时了，车在门口等你呢。」

我抱住他的脖子，怕一松手就会永远失掉。

「来，让我最后抱你一下。」他的手臂揽着我的腰，哆哆嗦嗦，没有一点力气。我的脸再次贴在他的胸口，呜呜大哭。

「乖，乖，不要哭。我相信物质不减，生生死死，都是自然规律……快回去吧，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等你上了大学……」他说不下去。

「小蕾，控制一下，人在外面等着呢。」母亲的脸雪白无血。

大姐她拽住我，像撕掉了我身上的一块肉，我痛得直发懵。

·隐喻已经不够

资料：

《孔丘其人》一篇文章里说：

孔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地爬起来，摇摇晃晃去朝见鲁君……他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到处碰壁的丧家犬

《从乡党看孔老二》说：

他端起胳膊……极端虚伪奸诈，是个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下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架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

《评吕氏春秋》说：

《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势表现出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们

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极右的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地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挣不断的红丝线

一架飞转七十四年的破机器，终于停下来，他躺到手术台上，接受第一次大手术。

离别了生活二十五年的中南海前，他在大姐的卧室里转了一圈，融融的目光，东张西望。

「家里的东西，你都清理好了吧？私人信件大多数可以不要。」他对妻子说。

如果不是被革命战争运动阴谋把神经磨粗，如果没有宗教般狂热的共产主义理想支撑，一个多情柔弱的东方女人，面对这样的生死诀别，大姐会哭昏哭死。但是，此时她没有流泪，只是阴沉了一会，点点头。

可能，中国被折磨得太苦，泡在苦水里太久。可能，人们从来迷信青天、好人，把全部的希望押在一个人的身上。从总理得癌症到痛死，中国像老人丧失了独子，幼子失去父母一样，无依无靠。知情的人，相互间谈不了三两句，就会眼泪汪汪，说不下去。医生护士也终日沉没在一种悲剧气氛中，研究病情时，他们小心避开那个心惊肉跳的「癌」字。卫士秘书司机，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如果能把眼泪汇集，足够洗净中南海的血迹。

总理拿出一个虎皮纸大信袋，递给大姐：「要是我下不了手术台，请转交安然保管，等小蕾长大，再交给她。」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点东西。」总理夫人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更大的信封。

他接过大信封，昂起头，兜住了泪水与激动。

「并成一个好不好？」大姐问。

他点点头。

大姐打开自己的信袋，拿出一叠钱，一张总理祖父，一张总理父亲，几张总理的旧照片。

他抓住她的手。

她没有打开他的信封，只是把他的装进自己的大信封里。

他拿出她的那叠钱：「我的那个信封里也有一千多块，够了，钱多对孩子不一定是件好事情。无产阶级本来一无所有，一切要靠自己创造。」

「你平时身无分文，一下子哪来多那么多的钱？」

他看着一片空墙，再看窗外的园子，静了一会，说：「每天一分两分，一毛两毛不定，零钱聚整，十多年了……」

「你这是何苦呢？我又不是……」

他吃力地摆摆手：「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这样，我觉得每天都在为她做点事情……心里好受些……」他斜仰在床头，憋住气，两眼像钉钉进天花板。

「想哭就哭吧，不要憋心里了。你就是憋得太多，才憋出了毛病的。」夫人像妈，抓住了他的手。

他没有力气放声大哭，只是全身抽动。

「你想认她……」

他摇摇头：「唉，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长大组织一个普通的家庭，要比我们这些人幸福得多了。我的脚已经踩到死亡的门槛子，护不了她了，可是她还这么小，我放不下心呀……」

「十七岁，不小了。我们十七岁早就参加革命了。她从小娇惯，现在吃不了大苦……」夫人觉出失口，叹息，急转语气：「这几年这孩子也吃了不少苦，不过，这倒是件好事，锻炼了意志，增强了生活能力。」

「都怪我！怪我私心太重，没有保住外婆！」他突然冒出在心里忏悔过一百遍的话。

「你尽力了。」

「可我没有尽全力，你打电话给小安，就说我请她来一趟。全国的冤假错案都在平反，我要在死以前解决小蕾的问题。」被死亡恐吓，或是被死亡解放，他一骨碌窜起来。

「不要激动，人家的炮口正对着你呢。你倒下不是你个人问题，是大权旁落，牵连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你抖落出这件事情，正好给人家当把柄。再说，万一你下不了手术台，谁能收拾这个烂摊子？谁能保住这孩子？不要临阵拉孩子和我们一起当炮灰，让她平安地上大学，才是真正为她好呀，你怎么犯糊涂呢？」

他冷静了，或是从大姐身上看到了更可怕的东西，他躺下，死死地盯着房顶。半晌，哑声说：「你总是比我想得全面，想得远。」

「当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他仍然像死人，面无表情。

·心术

第一次手术成功，医生估计可以根治。两个月后，病灶转移，动了第二次大手术。

谁是总理接班人？总理选择了刚刚恢复工作的副总理，主席夫人当然反对。

第一夫人依仗着主席的势力，总理懂得怎么离间她与权势的关系，什么是主席的禁忌。

不知道是总理的巧妙安排，还是老将们厌恶张牙舞爪的第一夫人。不知道通过谁，主席知道了他的夫人请了一位服装设计师，做一件下摆一寸一褶，褶褶手绣大红梅花，涵盖唐宋元代女服特点的梅花百褶拖地袍裙。这是女皇登基时的龙袍，民间不得伪造。她命令绣花厂：「只许做此一件，任何人不得再做。」

总司令亲笔写信给主席，反映了《红都女皇》事件及她与美国女人的谈话内容，寥寥数语，让主席知道了他的夫人借助批林批孔，宣扬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女皇的功绩，正在做女皇的美梦。

谁窥视皇位，谁就是主席的大敌，女皇的美梦，把皇帝激怒。

主席脸色气青，当即用铅笔在总司令的信纸上写下几句话：

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主席把信批转给总理。

也许总理从来缺少临门一脚的狠心，总是为人为己留下一条后路。也许，他觉得令主

席大怒，：已经达到目的，在主席转给他的信，批了个「暂缓执行」。

主席带着叫秘书的女人再次远居南方，他的眼线却更加严密地窥探着北京的一举一动。

主席夫人派接班人专程去南方告状：「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然病重，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

主席批评了接班人：「她有野心，你不要和她搞在一起，搞四人帮。」

总理委托主席重用的两个女孩子，向主席解释了北京的情况。

绝症逼迫总理即将退下战场，主席既得意又伤感。他们相处得太久，太深，很难用好坏形容他们之间说复杂不复杂，说简单又不简单的感情世界。主席说：「总理还是总理，人大的筹措工作和人事安排还是由总理负责。」他不但同意了总理选定的接班人，而且加封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全权头衔。

总理拖着半死不活的病体，远行叩谢皇恩。

·脸红的舒情

过五关斩六将，上万人报名，最后只录取几十个人。走后门送礼，当官的上欺下压，男知青流须拍马，女知青卖色卖身，甘心情原被各级干部轮番奸污。我有公社书记的大哥、直通县委书记的大嫂、大小队推荐，经公社审查，县招生委员会最后评定，一路顺风。考生们尽量避开农林师范医学院，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十有八九分回到农村。我的后台硬，各类学校随我选择，大哥偏偏选中了贝城医学院。

一切忙完，一切就绪，我妈接到我人学消息，像厚礼，当天送给了她的老情人。

紧邻北海公园西北角，文津路上的一所解放军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气派十足的套房，一套为主席准备，另一套住进了总理。

继父被总理召见，乘车直接到达总理病房的门内大厅。

我妈从正门走进大院，迎面两扇硕大的玻璃门，照出她满脸的皱摺。她走进敞亮的大厅，跑进厕所，洗了手脸，涂上了层润唇膏。见上下无人，撕下红纸标语的一角，把双唇染红，又轻轻擦去，留下一种似有似无的红晕。她对着镜了看了一会，匆匆离开厕所。沿着丈夫指点的路线，往左直走，过了两道门，过了一段长廊里，就是总理的病房。与丈夫约好，她在长廊里等待机会。

丈夫出现了，老远张嘴无声大笑，做了个想跳跃的动作。

我妈垂下颤栗的睫毛，对丈夫苦苦一笑。

病房高大，木条格子与红丝绒把它隔成客厅、办公室、卧室三个单元。每个房都有门通向走廊，另一面是一个个落地大窗。

我妈走近办公室，总理从一只可以升降的大躺椅里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像二十二年前一样，她的脸突然涨红。

我妈颤危危地扬起低垂的睫毛，像久病的孩子无力地看着他，又像是看着远不可及的地方。那眼神空衔遥远，像雨夜无尽的诉说，像一片寂寞的晨空。他受不了这种眼神，急急地捋一把枯瘦的脸：「我的样子把你吓了一跳吧？」

她望着他，恍如隔世。良久，一串泪珠流出：「还是像我第一次看到你一样。」

他的脸又一红：「不可能，不可能。」

护士进来送药，我妈坐到一只小沙发里，看着墙发楞。

「我知道了，学医好，学医可以解除人的苦难。不过我是看不到她穿上白大褂了……」他坐到她的对面，眼圈红涨。

我妈看着他，他看着我妈，两人不再说话。

房子里没有一声音，只有时间在他们中间汩汩流淌……

良久，我妈犹豫一下，站起来：「时间到了，我该走了，你保重……」

他握住她的双手：「我给小蕾留下一个大信袋，里面有几样纪念品，还有我平时攒起来的一千块钱。你去拿，在大姐那里。」

「她会给我吗？」

「不要误解大姐，她也给小蕾留下一个信袋。万一我不行了，不要让小蕾回来，让她安心把学业完成。」

我妈点头，退出病房，跌跌撞撞地走到长廊，一屁股坐在廊沿下，半晌站不起来。

·习惯成自然

总理暂时战胜了主席夫人，但战胜不了癌症。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前，他做过两次大手术，三次膀胱镜下电烧癌病灶。他极度地劳累，体质急速下降，近肝脏的大肠壁又多出一个恶性肿瘤。他请示主席，批准做了第三次大手术。

手术结束，医生正在包扎伤口。他在手术台上，张开了鼓胀的眼皮，昏暗的目光左右寻找。

麻药的效果不好？伤口疼痛？想知道手术的结果？还是感谢竭尽全力的专家们？医生猜不出他的意图，冲他俯身，侧耳。

他屏住劲，好不容易叫出一位肿瘤医生的名字。

刚走出手术室大门的女医生，急忙回到他的身旁。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的情况……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他的鼻凹、眼窝累出了汗水，嘴巴无力再张开。

「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注意休息。」女医生被他忘我爱民的精神感动，憋住眼泪说完，退出手术室失声痛哭。

众人也被感动，跟着女医生流泪。

手术后不几天，大姐带了密封件，来到他的床边，像表演魔术，她当众替他拆开，转身背脸，等他读完，收好，她才走近他。一封遵守组织纪律的楷模，现场教育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姐走后，护士把一勺勺萝卜送进他的嘴里。吃了几口，他避开送到嘴边的萝卜，看

着碗里的牛肉说：「该吃牛肉了吧？」

「刚给你吃过一口牛肉，现在该吃萝卜了。」

「不对不对，你记错了，这下该吃牛肉了。」

护士笑着劝他：「大姐让你多吃萝卜，红白紫萝卜，吃得越多对病越有好处。」

「我不爱吃萝卜，不爱吃白菜，可大姐非要我吃。」说完他像个打破花瓶怕捱打的孩子，再三叮嘱护士：「不要告诉大姐啊。」

护士呵呵一笑。

·到死也不糊涂

总理去世的前半年，在病房与泰国总理签发中泰建交国书。签字后，他们的话题由战争谈到和平。

他有气无力地对泰国总理说：「请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侵略泰国。」

泰国总理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递给他：「请亲手写下你的诺言。我要拿回去复制九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们，以及所有泰国人的脖子上。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瞬间，如若他接过泰国人的长纸条，不论今后中泰亲如兄弟，还是血流成河，人间便会多了一段悲壮的梦境。但是，他是个不爱白日做梦的人，不愿意再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空头支票。他笔直端坐，目光深不可测。

泰国总理盯住他的眼睛，一动不动。

半晌，他说话：「我的手抖得太厉害，写不下来。」

他的精明，让他永远立于不尴尬之地，但这精明，也让他显得圆滑小气。怕什么？不久将与人世永别，怕谁看？有七亿条恶汉的大总理，跺跺脚，泰国也会科一抖。他也不满意自己的回答，只好尽量真诚地说：「我病得太重了。」

泰国人失望，在场的人都有丢了件珍宝的感觉。

他看着泰国总理，微微一笑，像个玩累了的老孩童，纯真而又疲倦。

泰国总理似乎在他的眼里捕捉到了什么，似乎看到了他心底的那个深不见底的沟壑。他的豪言壮语，他的狡猾应变，让他受到了同样的感动。

道别时，泰国总理说：「可以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

泰国总理盯着他胸前小牌上的主席头像和主席语录：「这次访问贵国，我发现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主席的像章了。上次我来北京时，每个人胸前都戴像章……」

「这就是你的问题？」

「不，」泰国总理一笑，意味又深又长：「问题在于阁下你。文化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主席像章，你只戴「为人民服务」纪念章，即使是七一年革命最热闹时你也是如此。而现在人们都不戴像章了，为什么你还在戴？」

应该说，泰国总理是位一流的探险家，只用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做引索，轻易地触到了

中国总理心中那个深不见底的沟壑。他的问题听起来不重大，事实上它却像块三角镜，梗在中国总理的喉门，横着竖着吐不出。

「你对中国的像章很感兴趣，我知道你想要我这枚纪念章，送给你吧。」

小小的精明，打个擦边球，一闪而过，虽然没失分，但它的份量太轻。

·到死不下戏台

主席患白内障，一只眼睛失明，一只眼睛视力微弱。医生要求手术，女儿夫人朋友及政治局委员们轮番劝说，他始终不肯。

他说：「医生的话不能全听，最多听一半。」

一个二十八岁的舞蹈演员，通过另一位与主席经常来往的女演员搭桥，来中南海找主席叙旧，要求平反。

舞蹈演员十五岁开始进中南海，陪老头子们跳舞。第一天被主席看中，从此成为中南海的特殊客人。小姑娘经常与伟大领袖接触，当然张狂，当然遭人忌恨。文化革命开始，小姑娘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牢。中南海的舞会早已取消，主席的特别客人太多，经常吐故纳新，老人家早就把她忘记。八年后，她终于再次走进中南海，再次做了主席的特别客人。

主席细细地摸着她的手，她的脸，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少女的甜美被他的触觉勾勒出来。他心血来潮，当即留下舞蹈演员，命名为护士。顷刻，姑娘突变，从此与反革命绝缘。

叫护士的姑娘来得匆忙，没有和新婚的丈夫告别，她要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服，离开主席几天。

主席酸溜溜地说：「看来，你在我这里还是不安心噢在我这里，吃饭穿衣住房不要钱，看书管够，你的衣服可以在这里做，我出钱。」

从此，叫护士和那位叫秘书的姑娘权利平等，轮流与主席昼夜相伴。叫护士的给主席读书读报，主席为她说古论今，吟诗作文章。两人同出同进，隔日揩手相伴。

不久，叫护士的姑娘说：「您做手术吧，很简单，手术后您就可以看到我了。」

主席没反对，也没点头。

下午，主席拉住叫护士的手，细细地摸了一会说：「我要看到你，我要做手术。」

叫护士的立刻打电话给医生，半个小时后，主席躺到了手术台上。

同样躺在病床上的总理，几个月前，亲自找医生谈话，审查了主席眼睛的医疗方案，命令医生在主席卧室与客厅的通道上布置了手术台，每天消毒好手术器具，随时准备手术。为了获得手术经验，主刀的医生提前做四位八十多岁老人的病例，手术全部成功。

手术前要用镇静药，总理不放心，亲自服用实验，确实没有不良反应，才让主席服用。

主席听着京剧，顺顺当当地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手术。总理硬撑着随时可能倒下的病体，提前两小时守候在游泳池大厅，一直等到手术完毕。

第二天主席重见光明，夸奖了医生的手艺，感谢叫护士的说服他做了手术，并没有提

及为他以身试药的总理。

·形象

「你们要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总理疼得浑身汗湿，却像询问秘书是否抄写清楚一份文件一般平静地问陪他散步的医生。

医生想作出笑容，想用轻松的话搪塞他。

他定定地看着医生，像枪口抵住敌人的屁股：「你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告诉我，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交代。」

医生红着眼圈说：「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怎么说呢……」

他静静地望了一会明明的长空，长空湛蓝无物，他像看到什么，微笑良久，收回目光，肃穆地点点头：「你不用说了。」

他瘦得只有八十斤不到，身长缩短了一寸多。他拿不动碗筷，走不动路，但头脑始终清醒。他看到自己的肉体，被癌细胞一点一点吞噬，即将消失。像搬家后的大清扫，或觉得要去的地方与这个世界仍然有着什么关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洗涤美化着他所留下的全部家当——历史与形象。他早已拿不起笔，但是，就在他接受第五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大门前，在澄清国民党报纸刊登他退党事件的录音记录上，挣扎着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和日期。

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就能进天堂。

但是共产党人，打起绑腿，背起行囊，走向共产主义的天堂。不但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主马克思，还要有个固定的形象——挺胸昂头，视死如归。共产党时期的小说电影里，烈士们赴刑场，走向断头台，总是挺胸昂头，唱《国际歌》，或是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

就在小推床进入手术室的大门的那一瞬间，总理作出了小说电影里的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前的固定形象，他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中发现，癌细胞全身扩散，目前的医疗技术，无能为力。

·共产党员与疼

总理膀胱及下部全部烂掉，第六次大手术后，补液进食，排便排尿靠八根管子维系。

怕止痛药过量会中毒，他只能盯着天花板，忍受着疼痛。

他一生受面子，爱仪表堂堂，但是现在他已经枯槁，丑陋。上牙床骨突出，眼窝深陷，灰黄的皮肤皱皱巴巴地贴在骷髅般的脸上，说白不白，说灰不灰，头发胡须，长短不齐，乱糟糟地像一团枯草一般。他拒绝为他服务二十多年的老师父为他理最后一次发，拒绝亲朋好友们看到他最后的模样。他不愿意照镜子，卫士们早就把所有的镜子收藏起来。

呻吟是精神忍受不了痛苦，向肉体表示同情、投降的方式。共产党人是钢铁做成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精神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向敌人、苦难投降。

卫士们劝他哼出声，大姐拉着他的手，提醒说：「共产党就是要坚强，要忍耐。」

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绝不轻易败坏共产党的形象。他始终没有龇牙咧嘴，没有哼出声音，只有忽阴深或燃烧的目光，忽青紫忽灰白的肤色，飞起落下的粗眉，豆大的汗珠，屏住的呼吸，表露出撕心裂肺一般的疼痛。

他从一次深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问医生：「主席的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变化。」？「刘帅，刘帅……身体……」也许，他要建立一个毫不利己专门为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一股割痛突然涌来，他再也控制不住那个固定的形象，一把抓住医生的手。

他全身缩紧，哆嗦，出汗，脸色铁灰……他想咧嘴笑，怎么也笑不出。

剧痛暂时撤退，他透出一口气，看见医生护士流泪，看到他的手仍然老虎钳一样紧抓着医生的手，他意识到失态，不符合他应该留下的形象。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劲笑着说：「哎呀，你的手这么凉呀？」

医生再也忍不住，泪水流出。

「别管我……一个人……要管全局……」他松开了医生的手，恢复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最后，麻药对他失效，疼痛狂风恶浪一样奔腾不息，他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放弃了形象，开始呻吟，哭泣。

「小声点，夜深了，不要干扰外面的同志呀。」他那坚强无比的夫人，全国人民敬仰的大姐，此时心里仍然顾及着同志们。

癌细胞浸蚀了他全身所有的神经，他终于向疼痛投降，哭着乞求医生：「大夫……快打……打一针止痛……」

他那坚强无比的夫人，全国人民景仰的大姐，再次超越了凡人，请求医生：「这么痛苦，让他活下去，太难受了，不如……」

人类罪孽深重，即将沉沦。救世主把亲生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以纯净的宝血为人赎罪。

党和人民还不能让他死，他必须疼昏死在红色的十字架上。

医生泣不成声：「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国人民都有重大的利益，那怕一分一秒都有重大意义，现在党和国家不能没有总理……」

掌握军权重镇的大元帅说：「要想办法，能延一天就一天，那怕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一切努力！」

·风景这边独好

就在总理浑身插满管子，哭着乞求医生打止痛针，大姐再一次超越凡人，要求放弃治疗时，中南海的红墙外，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都在若隐若现地宣传主席的生平事迹。近上层的家庭，中央机关的食堂，多在这一天吃面条。这是没被明确的规矩，就像没有领结婚证，并不影响同居一样。

主席说过，全党干部婚丧喜事生日，不要公开庆祝仪式—不要接受礼品。中央执行了他的提议。

文化革命中，人们把主席当成真神后，不敢明着破了他的规矩，只好变着花样，钻漏

洞。

主席也说过，私人亲朋一既例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主席亲」，几亿人哪个不是主席的亲人？哪个不是例外？

朝鲜金日成主席派人送来一篮子苹果，阿尔巴尼亚送来了大香蕉，越南芒果、菲律宾木瓜，还有印尼、马来西亚……

成千上万的礼品，主席一样看一眼，也要看上好几天。叫秘书，叫护士的女人，按送礼人的身分，礼品的含意，分成三六九等，挑一些重要的让主席过目。过目之后，主席说：「你们拿回家去，分着吃吧，我吃不了也是浪费，你们吃好了。」

叫护士的女人把金日成主席送来的一竹篮苹果，提到主席面前，理起篮把上的大红缎带，让他看了看金日成的亲笔贺词。

主席拿出一个大苹果，捧在手心看了良久。也许，他想起了死在朝鲜，埋在朝鲜的儿子，他木愣着脸说：「这篮子苹果留下两个，剩下的，你们分着吃吧。」

叫护士的又把一根长十米，细如丝线，盘旋成圈的长寿面捧到主席面前：「您看看吧，这是您老家专门派人送来的。」

主席知道他的家乡，为了讨吉利，每年总要精选出一些身怀绝技的面食工匠，比赛着做出一根最长的面条，加上各类鞭炮礼花，派专人送来为他祝寿。他接过面条，脸上露出了孩子一样的微笑。也许，他想到逃学时的故事，父亲追着打他，他一头钻进水塘里，憋住气不出来，吓得母亲绕着水塘哭喊。

最后一年，主席像只金丝笼中的老马，除了叫秘书的叫护士的两个女人，没有人可以接近，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女们。上到政治局常委，下列老百姓，请示商量工作，决定方针政策，朋友探望，亲人来往，一概由警卫或房外的护士打电话，或是写条子，放在卧室外大厅里的桌子上。叫秘书的叫护士的女人，根据主席的身体心情睡眠情况，决定何时向他。报告。来人是否能被召见，公文是否被批准，不但取决于主席的态度，还要看两个女人选择报告的时机。中南海里的大小官吏，无不鄙视，无不巴结这两位斗大的字不识一车的女人。

这一天，两个很少见到父亲的女儿，来到主席的身边。她们每年只来一两次，而且每次待一会就要离开。

半年前，主席的住宅外加了一道大铁门，据说是为了专门挡主席夫人。主席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得打开大铁门，她也不得入内。」

主席夫人想来往方便，得到一些主席的消息，不得不经常送礼，巴结那个叫秘书的女人。这一天中午，她带来了主席最爱吃的胖头鱼墩汤和肉丝炒辣椒，经叫秘书的女人通融，没有请求主席，私自放她进门。主席夫人特意化了淡装，乌亮的短发，齐刷刷地背在脑勺后，银灰色的全毛套装的领口，露出一片玫瑰红的衬衫。走进过道，她挺胸昂头，尽量作出一派女主人的风度。

进了大厅，她遇见了叫护士的女人，她知道她是主席的新宠，急忙换了一张笑脸：

「你好，是刚来的吧？」

她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夫人，叫护士的心里还是有点发怵。

第一夫人作足了能容三妻六妾的大度，笑着说：「你辛苦了，主席今天过生日，我来看看。他最近吃饭怎么样？还得加强营养啊。我今天带了山东大白菜大葱大枣核桃。别小看这普通的家常菜，很有营养的，山珍海味也不能代替呢。」

「主席今天精神不错，你进去吧。」叫护士的没敢拦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心里感激，嘴上却仍然装腔作势：「主席的生活、身体全靠你们关心了，我得感谢你们哟。」

第一夫人提着脚尖，像走钢丝绳，小心踱进丈夫的卧室。

主席半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像是看到了她，又像什么也没看到。

夫人捏小嗓门，温柔地说：「主席啊，我给你祝寿来了。」

主席微微睁开眼，轻轻地移动了一下头，呆痴地望一眼他的夫人，脸像一块木板，无悲无喜，无惊无怒。

夫人欣喜，以为丈夫要说话，满脸堆笑，恭敬地垂立到床前。

主席沉默了几秒钟，闭上眼睛，再不看她。

夫人面对闭着眼睛的丈夫呆站一会，提着脚尖离去。

该来的人来了，该走的人走了，主席立刻来了精神。

叫秘书叫护士的新宠旧爱们，欢聚到主席的膝下，他那张干木板一样的脸上，不时放光露笑。他拉拉这个的手，摸摸那个的脸，再不愿意躺在床上。

两个女人左右挽扶着主席，走出卧室，坐到大厅里。

叫护士的新宠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孩子要给老人磕头。」

主席张大着老是流水的嘴巴，半推半就地说：「你的意思是给我磕头？我可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噢。」

「您都不敢当，还有谁敢当？我先给您磕。」没等人们反应过来，新宠连磕三个响头。

主席向前欠身，回敬。

新宠带了头，叫着秘书的接下来也磕三个头。

那些过去也叫护士的女人，纷纷跪下，磕头如捣蒜。

主席来了劲，张大流哈喇的嘴笑着说：「小时候，在我家乡，母亲常常带我去庙里烧香拜菩萨。那时，我比你们现在小多了，很信神，一边给菩萨磕头，一边嘴里念叨，要菩萨保佑。你们今天给我磕头，我不是成了神啦？你们也让我保佑吧。」

新宠旧欢一齐大笑。

叫秘书的抢嘴说：「我们心里也想要您保佑，只不过没有说出声来。」

「现在不是我保佑你们，是你们保佑我噢。」

众人再次大笑。

叫秘书的跟了主席十八年，老人家仍然没看腻烦。在新宠旧欢中，她像个领班，敢与主席顶嘴，敢放大胆子撒欢。她擦一把主席嘴下的哈喇，像作总结，挥手说：「不要客气了，让咱们互相保佑吧。」

饭桌上，主席看看这个，摸摸那个，胃口大振。

「这胖头鱼汤，今天的味好香噢。」主席哆哆嗦嗦地自己去舀汤。

叫秘书的接过主席的勺子，喂他喝汤。

主席习惯被女人喂饭，并不觉得难堪。

「主席，您知道吗？这个莱是谁送来的呢？」新宠问。

主席白了她一眼，而后装聋作哑。

新宠不敢造次，不敢再提主席夫人。

「我提议，咱们都举杯，祝愿主席长命百岁。」一位远道赶来为主席祝寿的旧护士长举起杯。

茅台，红葡萄，香槟，众女人纷纷跟着举杯。

「谢谢你们，祝我长命百岁比祝万寿元疆好。能长命百岁也不错了，有几个能百岁呢。」主席手抖，举不起杯，把杯子往桌前推了推，以表谢意。

女人们一一去碰主席面前的酒杯。

主席眯觑着那双东方古典美女般的杏仁眼，昏花地观赏着簇拥在他身边的女人们，肿亮的脸上直放光芒。

夜深，客厅里荷花瓣型壁灯，像一张张迎着主席开放的女人，一片柔情蜜意。主席吃喝玩笑直到深夜，由新宠挽扶，回房歇息片刻。

有人提议，放礼花庆贺，主席同意。

警卫们拿出主席家乡送来的鞭炮礼花，在离主席卧房十米远的窗外燃爆。

主席由叫护士叫秘书的两个女人陪伴，透过大玻璃窗，躺在床上观看。

·信

第十三次大小手术后，总理死前的倒数第八天，是元旦。

全国的收音机都在播放，全国的报纸都在头版套红刊登。而后全国人都在学习主席的两首旧诗。

总理让卫士上街买来了诗词，让护士读给他听。

诗词杀气腾腾，最后一句是：「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总理听后，笑出了声音。

上午，大姐来到病房，陪他唱了《国际歌》，又读了一遍主席「不许放屁」。沉默良久，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好多话没有说。」

大姐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好多话没有说。」

「我要火化，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可以喂鱼喂虾，可以肥上长庄稼，为人民服务。」

大姐点了点头，临走时说：「早就说好了，你放心吧。」

深夜，值班的护士听到病房里有响动，没开灯，悄悄地走到总理身边。月光下，他依床而坐，两行泪水晶莹闪光。

护士擦了擦自己的眼睛，柔声问：「您怎么啦？」

「我老了。」他突然剧烈地咳喘，护士要扶他躺下。他摇了摇头，要求再坐高一点，但

是他早就坐不起来了。

他昏迷时多，清醒时少。只要睁开眼，窗外的每一个新口号，新名词的含意，他都清清楚楚。他知道主席夫人的势力再次抬头，他已经不是她的对手，她要否定的是他的接班人和他身生的一条路线。

大元帅天天来看总理，重大的问题总要和他商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总理的声音一天天弱下来，谈话的时间一天天缩短，大元帅一点点坐近。后来，只好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

总理发不出声音，大元帅仍然天天坐在他的床前，像情人默默地拉着手。数小时，你看我，我看你，那份默契，情谊，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心抖。

最后一次，大元帅让警卫医护全部退出，下令，送水送药，不按门铃，不准擅自闯进。总理哆嗦了半晌，断断续续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掌了权，国无宁日，人民遭殃……」

一个小时过去，大元帅走出，身子沉重，脚步飘忽不定。

卫士们提着心，走近大元帅。

「你们两个准备好纸笔，二十四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要发泄的你们一定要随时记下来……」

他死了，身边无儿无女，无亲无友。他张着嘴，睁大眼，面对大花板，像诉说于积心中的遗憾，像一个无奈的惊叹。

卫士们把两张白纸交给大元帅，纸上没有一个字。

就在他死的前两天，大姐来看望，他挣扎着要说话。

大姐耳聋，听不清楚，她的秘书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最后的两个字：「信……信……」

大姐看了看他，阴着脸走出病房。

在场的人不懂得什么信，也不知道信的含意。

中央有规定，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人才能探望，只有大姐例外，可以天天来看望。就是中央不允许，在这种时刻，大姐就是全天守候，又有谁敢、谁忍心让她离开病房呢！可是，她再没有来看他，在最后的两天里，她没有来与丈夫话别。为什么？只有天知道！

咽气前，他普光反照，飞起浓眉，睁大眼睛，四处张望。

护士问：「要吸痰吗？」

他清清楚楚地摇头。

「要翻身？」

他又清清楚楚地摇头。

他头脑仍然清楚，如果他想见大姐，合情理，也很容易。他只要发出一个音，一个暗示，跟随他多年的护士，也会马上明白。然而，他看什么？等什么？要什么？护士始终不知道。

中央等待主席的态度，决定悼念总理活动的规格与规模。六小时过去，主席只有眼泪与沉默。

继父接到电话通知，脸色铁青，跑进车房。

不知是巧合，还是在意，我妈一个月前从广州订购的鲜花，突然在这一天午饭时送到。二十根白色马蹄莲，三根折断，三根发蔫。

继父回来，得在门分：「消息还没有公布，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

「总理过世了，这花……」

我妈像块冰，立在窗前冒冷气。

继父像条眼镜蛇，盯住我妈不放。

半晌，她缓过一口气，花茎被捏碎。她选出六根马蹄莲，找出总理送她的白丝娟杂好，送给丈夫：「本来我就是为他订的，还是放在他身边吧。」

「怎么放？以什么名义？」

「小蕾……或是……我……」她可怜巴巴，望着丈夫，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冬天飘逸而来。

继父第一次对我妈变脸：「你怎么还不醒呢？你以为小蕾是谁？你是谁？为了你们会

本来无一物

损害他的名誉？你以为大姐杀人非得用刀？她忍了这么多年，就不恨你们？你敢抖落出这件丑事，她不置你死地，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你！你不为我，也要为两个儿子想想，到了那一步，他们还怎么抬起头做人？」

「我不认为我们做了丑事。」

「也不算光荣吧？既然他到死也没认自己的骨肉，你们何必硬是往上凑呢？」

「你……你不懂……」

「什么我不懂？」

「你不懂他有多难多苦……」

「他难还是你难？他苦？还是我苦？你为他生养，为他承担一切，这不苦？一个跟我这么多年的女人，从来身在心不在。他今天来看小蕾，你明天去谈小蕾，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老婆与老情人藕断丝连，带要陪笑脸，给方便，我不苦？我喜欢戴绿帽子？喜欢喝脏水？」十八的积怨，十八年的委屈，逼着继父狂怒起来。

我妈的气血不再流动，像蜡，像空壳，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

「年前，他拉住我的手，眼泪汪汪。我以为死到临头，他会放弃名利，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有个交代，有个安排。我错了，他只说了声「谢谢，为国为民，我们只能一起吞苦水。」为了一个敢做不敢为的人，你这样苦自己，值得吗？」

我妈像是在远处看到了什么，身子往前倾了倾。

继父知道自己的话太重，想收却收不住：「十八岁小闺女痴迷，是可爱，四五十岁还不悟，是可恶……」

我妈的脸煞白无光，冲丈夫莫名其妙点了点头，拿着花束，飘一样走出房门。

继父一把拉住她，满心后悔说不出口。

我妈陌生地看着他。

继父四处张望无人，噗通跪在她胸前：「安然，你别这样看我好不好？我憋得太久，情不自己。我替你送去，一定插到他身旁，好不好？」

第二天零点，电台播放哀乐和讣告。中国被雷劈电击一样惊恐万状，中国人被掏去心肝一般疼痛无望？先听到广播的人，不敢相信，战战兢兢地向亲朋好友询问。

一整天，继父接待了十几批客人，二十几个询问电话。

我妈把自己关进卧室，再没离房门一步。

第三、第四天，党国军政重要人物、群众代表向总理的遗体告别，人数由六万减到四万。总理的遗体被放在北京医院一间百米不足的停尸房里，房前无通道，一扇大门直冲窗口，吊唁的人只能缓慢移动。但是，院墙外，几条大街上，昼夜徘徊着哭泣的人群。

我妈随着呜咽的队伍，挪动着僵硬的脚步，走到总理身边。他躺在鲜花丛中，整容师为他涂粉抹红，张大的嘴强行合拢，仍然显得僵硬。她看见了白色的马蹄莲，就在他头前的一片花丛中，她想走近，一束目光像夏天的烈日！照得她眼花心慌。

大姐在守灵，向我妈伸出了双手。

我妈像蜡像，被后面的人拥着走到她面前。

「谢谢你送的花。」

松开了她的手，去握下一双手。

我妈被后面的人拥着走出停尸房，像白痴，木呆呆地走在大街上。

·心祭

一个不倒翁的宰相，死时比活时更出锋头！总理拥有这份殊荣，把主席摆在什么位置？主席沉默，主席夫人更加嚣张。她特地穿上大红毛衣，与亲信打牌，看电影，听音乐，钓鱼台十七号楼一片欢天喜地。

她的死党们下了一道道禁令：不许报纸上出现「敬爱的总理」的字样。《人民日报》还向记者们宣布：关于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出去采记，不要出去拍照。主席夫人命令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关于总理的纪录影片，不得超出十分钟！不得过分突出总理在历史上的作用。

各单位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白花，不许去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大学，主席夫人的一个同路说：「目前主要精力是学习，是批右倾翻案风，你们不要悲痛嘛，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在清华大学，不准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提到总理就是犯忌。

在上海，不点名批判总理竭力荐举的接班人。

在人们的心中，总理是个完人，是一头活活累死的老黄牛。他无儿女，不贪不霸，风流倜傥，殉道于一位女人。几十年来，他谨慎地侍候主席，忍让着主席的新欢旧宠，获得了比主席更高的威望。这威望让他战战兢兢，更加谨慎，更加忍让。循序渐进，他成了人

们心目上的圣人。人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第一夫人在总理的遗体前不脱帽，顿时大怒，许多人狂吼：「撕碎这不男不女的白骨精！」

谁也挡不住九亿人流泪，谁也挡不住九亿颗心祭。人们自动臂戴黑纱，胸前别着小白花，各单位偷偷地组织追悼会，各家偷偷设灵台，挂遗像，披黑纱。一夜间，中国的大人孩子学会了做花圈，亿万万的花圈，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盛开。一夜间，北京的花圈全部出动，涌向天安门广场。广场正中的纪念碑四周，栏杆松树灯柱上，缀满小纸花。远望：一片洁白，像暴风雷，铺天盖地。

北京像个哭瞎眼睛的老人，悲凉脆弱，颤颤危危。滴水成冰的寒风中，一批批，一团团人群，素衣素帽，臂戴黑纱，胸襟别着小白花，脱帽默哀。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灵堂。它披麻戴孝，被泪水白花淹没。

第四天下午，总理的遗体火化。

我跳下车，母亲拉住我，直奔东长安街。

北京人冒着零下十二度的阴冷一早就站在十里长街的两旁。他们来和总理最后告别，是发泄于积多年的苦闷，也是一种抗议。

灵车缓慢通过，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巍巍壮观的奇迹：几十万人齐声痛哭，北京被泪水吞没。

主席夫人恼很人民的情绪，她的同伙们指示报纸们：

不要突出宣传总理，标题要缩小字号。

广场群众吊唁的场面不要登。

外国唁电不要登在第一版，从三四版开始，数量太多，太集中：有些可以合并，一个国家三四个领导人合并成一条，几个国家几个领导人的也可以并成一条。要发表一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文章，压压现在的气氛！

人民把报纸撕碎，寄回到报社。报社一天之内，接到三百多个辱骂电话。

与论控制着人们的情绪，情绪渲染着人们的与论。人民离中南海太远，看到的主席与总理，只是一个模糊的远景。人们哭肿了眼睛，也仅仅是一种盲目膨胀的群体情绪。灵车已经远去，面对着空空荡荡的长安街，人群久久不散。我在悲愤中穿行，热血一涌一涌直冲脑门。我的漂泊、沉默，成全一个「圣人」一座丰碑。我的血泪，染红了「圣人」头上的光环。一个道德上的矮人，必须站在无数个叠摞的脊背上，才能显示出高大。一个饮尽血泪的心灵，才能接近纯净。我被自己感动，觉得自己正在创造一种伟大。

一位老人看我浑身颤栗，拍拍我肩上的大提包，泣声问：「闺女儿，从外地赶来的？」

「刚下车。」

他给我一个黑袖章，一枚小别针：「带上吧，北京城保准你买不到一块黑布。这么好的总理给活活折腾死了……那帮两条腿的畜生还活蹦乱跳，天理哪去了……」

「他太苦了，是为我们老百姓累死的。」一个女人插话，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他无儿无女，太高尚，太无私……」一位中年人挤上前就哭就说。

悲忿把陌生的人们聚到一起，人人都有自己的悼词，人人都在寻找听众。

我拉着母亲冰凉的小手，朝着灵车去的方向，慢慢地走着，走着，我突然站住，盯着母亲说：「如果我大声喊，他不是无儿无女，不是圣人，他软弱，他自私，他的女儿就在这里，却不能叫他一声爸爸！」

母亲望着阴深深的天空说：「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或是送进精神病院。」

因无奈而沉默，只是明智，并不高尚。我被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压迫、羞辱，悲哀滚滚涌来，我放声大哭。

母亲突然眼睛敞亮，哄我说：「别哭，我会想办法，让你也去参加追悼会的。」

死不服输的犟劲克制了我的悲泣，我像狼，冲着母亲张开血盆大口：「你们让我藏在阴暗的角落太久，你们用寻欢作乐留下的尿酸、粉墨登场时扔下的废纸屑、憋在宝座下的臭屁，全都堵在一个孩子的嗓门里，这样太残酷！总有一天，我会一吐为快，让全世界明白，我小蕾是两个不配为人父母的小人寻欢作乐的产物，总有一天，我要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向你们证明，承认你们，仅仅是我对你们的抬举与宽恕！」

我妈像见到恶魔，惊恐万状。半晌，她战战兢兢，扇起低垂的长睫毛，像望着我，又像望着一个远不可及的地方。那眼神空蒙遥远，像雨夜飘散的云雾，像冷风吹乱的清晨。

我的心一揪，抓住她的手。

总理死后的第七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会。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停泊上海码头的中外船舶自动拉响了汽笛，持续二十七分钟。

各大城市的红灯指示车辆停止，警察行人默立街头致哀。

主席是否参加追悼会，是个迷，人人在等待迷底揭开。

主席的卫士都知道，主席多情恋旧，用破的毛巾、瓷缸，骑过的老马，从不忍心丢

掉。看电影听戏，遇到了伤心处，常常哭红眼睛。但是总理住院二年，他从没有去医院看望过一次。总理死后，他没有与遗体告别，没参加吊唁，没有为总理说过一句公道的话。五十多年来的共事，同时支撑着一个门面，如果他不参加最后的追悼会，太不合情理，太冷酷，人们不谅解，不能接受。

一直等到下午三时，追悼会开始，主席仍然没有露面。

人们被激怒，像一堆堆干柴，一点星火将会燃起冲天大火。

·哭总理，还是哭自己？

总理死前的十几个小时，病危报告，抢救方案，源源不断地通过叫护士和秘书的女人，传到主席的卧室。

主席静静地看着，一声不吭。

第一个来汇报总理死讯的人，恨不得一步跨到主席的床前，但他不敢，抑制了冲动。他把消息告诉了主席外屋的值班护士，女护士又把消息写成字条，放到了卧室外大厅里的条桌上。

主席躺在床上看《鲁迅选集》，叫护士的听到外屋有响动，悄悄地走出卧室，拿起那纸条，呆愣着流了一会眼泪。

十亿人民眼巴巴等着主席的反应，叫护士的女人却把这个巨大的恶耗拆叠起来，放进了衣袋。她擦去泪水，装着无事一样，回到了主席的身边。主席还在看书，叫女护士的也顺手拿起一本书。

按摩，起床，午饭后，叫护士的侍候主席再次上床午休两小时后，总理的死讯在叫护士的衣袋里已经等了足有六小时。

下午四点钟，政治局派人送来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讣告的遣词造句，是一个共党人的盖棺论定，是一生功过是非的总分数。没有主席的首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叫护士的收下清样，见主席睡醒后精神很好，她开始为他读报读文件。像往常一样，读了一些各省各地的消息，停了一会，她开始读讣告清样：「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因患癌症，医治无救……」

主席听着，闭上眼睛，泪水流出。

叫护士的泣声念完了讣告。

两人沉默，卧室一片寂静。主席始终一句话不说，任凭泪水流下脸额，流下嘴角，流进衣领。

全国人哭了七天，伸长脖子等了七天。人们的灵魂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狂欢中大醉清醒，刚刚觉出疲累，仍然习惯于被统制，需要崇拜。人们渴望绝对权威有句话，有个动作，那怕只在遗体告别，或是追悼会上露一面，也是对于总理的肯定。

主席夫人读懂了主席的眼泪与沉默。

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老拍档，一笔恩恩怨怨的糊涂帐，随着一方的消失，而永远地消失，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昨天的主人，都将成为今日历史。他原以为文化大革命一两年收场，该倒的倒，该死的死，他再领着全党匆匆上路。万万没想

到，乱哄哄近十年，最钟情的人民变了质，最亲密的接班人一个个背叛，林将军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固然他一生壮志凌云，自喻是虎，但暮年多病，早已无力回天。到头来，万岁声中，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他怎么能不暗自落泪。

永远不亮出底牌，永远卧薪尝胆的老对手，「化作泥土香如故」，在人们的泪水中永生。自从主席病重，总理也住进了医院，一种生命竞赛，在全党全国人心中默默展开，先走的就是失败。结局不随人意，先走的不是他，活着的不是胜利，反而被死人的威望压迫。他不服气，人民也不服，他只能沉默。

既然主席夫人读懂了主席的沉默，她将变本加厉地利用他的沉默。她伙同亲信，一道又一道的禁令再次下达，一个个阴谋正在暗处交易。

中南海警卫局？早就勘察好到北京医院、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大会堂的路线，叫女秘书的也把轮椅、氧气袋等一切急救的措施准备妥当，等待着主席随时参加遗体告别、吊唁或是追悼会。

叫护士的说，追悼会的前一天中午，她给主席读第二天追悼词清样，主席不再是默默的哭，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但依然没说一句话。

晚上，叫护士的给管中南海安全的领导打电话，问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

领导回答：「政治局未发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当然，事情不可能像叫护士的想像得那么简单，一国之首，治丧委员会的第一人，要谁通知？外交部长陈将军的追悼会，谁也没有邀请，他不是穿着睡衣就跑出去了吗？

追悼会后，人们失望，愤怒了。

既没有参加任何悼念活动，又没有一句公正的评价，主席错了，也小气了。正如总理的威望直线上升一样，主席夫人的气焰与人们的反叛情绪同样急剧膨胀。人们终于撕破脸，以最疯狂的悼念形式，发泄着空虚与不幸。

也许，不需要苛求主席不参加追悼会。追悼活动是为了活着的人，而不是为了一个死的，一个多病快要死的老人。快要死的不去参加已经死的追悼会，你可以找出成千上万的政治说词，但最重要的也许只是年老体弱的主席已经懒得走路，懒得说话，不参加追悼会，可能只是一念之差。有人问为什么十多天后，主席又接见了英国前总统尼克逊？那是作戏给世界，他也没有办法。

·本来无一物

追悼会后，总理的骨灰放回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暮色降临，零下十二度的寒风中，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门敞开，几辆公安摩托车引导，一辆高级轿车开出，经长安街向西开去。

等在寒风中的人群，结成冰冻的泪珠再次被热泪融化，门外顿时哭声一片。中外记者急忙尾随，拍照。

不久，大门再次敞开，几辆破旧的吉普车开出，沿长安街向东驶去。

门外已经冷清，没有哭声，没有记者尾随，也没有人知道破旧的吉普车里载着总理的骨

灰。

天阴沉沉地黑下来，吉普车停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内。

由于高度机密，飞行人员从上午就被关在滑行道旁的小楼内，等待任务。 六个皮衣皮帽的人，抱着四个三十公分长，十五公分宽的白布口袋，从吉普车里走出。

一架破旧超龄的苏制安——二小飞机，内有整套的喷洒农药设备，供空军运输大队执行农林灭虫防害任务。 飞行人员把总理的骨灰装进农药箱内，按照画好的飞行航线图起飞。

哆哆嗦嗦的小飞机，经密云水库上空，五百公尺的高度，飞行员第一次拉了撒播农药的把手，总理的骨灰落进水中，到了天津市上空，第二次拉了撒农药的把手，骨灰飘散在总理走向革命的起源地。 最后，小飞机哆哆嗦嗦地飞到黄河边上，把剩下的骨灰全部洒进混浊翻腾的黄河里。

四小时半，事毕，总理化为乌有，小飞机哆哆嗦嗦飞回，将继续执行着它的农林杀虫防害任务。

总理去世后的几天是春节除夕夜，北京没有欢笑，没有人喝酒放鞭炮。 主席的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同事，和平常一样，只有叫秘书，叫护士的两个女人。 一直木愣着脸，不怎么说话的主席，环视一周空旷冷清的大卧室，对两个春意盎然的女人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该过过节了。」

就在主席住的游泳池门口，不但主席的工作人员大放鞭炮，极度衰弱的主席，也一破惯例，由叫秘书搀扶着，亲自点燃了一个二踢脚……传说，第二天早晨，鞭炮屑拉了一卡车。